

◆先秦諸子繫年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5

錢賓四先生全集

◆ 先秦諸子繫年

聯經



A89015







## 出版說明

本書最初係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刊印，其後曾於四十五年六月增定再版，由香港大學發行。當時出版經費係得美國哈佛燕京社之資助。錢先生來臺定居後，曾於六十四年據港版在臺重印，惟未再修訂。

本次重印，即據民國四十五年香港發行之增定本重新鑄版。凡舊本偶有誤字及錯排處，皆隨文改正。

本書標點及樣式，大體皆依原版，未作更動。

新版整理由戴景賢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 FOREWORD

The present edition of Professor Ch'ien Mu's wellknown *Chronological Studies of the Pre-Ts'in Philosophers* is the climax of more than twenty years' work. Soon after its first appearance from the Press in 1935, the author reminds us in hi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the war in the Far East broke out. Since that time to the present day Dr. Ch'ien Mu has been continually in exile—in West China, in Formosa, in Hong Kong; but with the strong instincts of the true scholar he has never ceased to revise, correct and amplify his text, 'annotating like eyebrows the upper margins of the book in writing as small as the head of a fly', with the result that to-day the first edition being long out of print, it is possible to bring out this second and revised edition.

Soon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edition, I purchased a copy by chance, and took it with me into Concentration Camp in Shanghai. There between the years 1942 and 1945 it became one of the chief source books of my study. Wholly unacquainted with Dr. Ch'ien, as I was, I formed a very high opinion of, not to say reverence for, his scholarship. Working systematically through the early philosophers during the









# 先秦諸子繫年

林仰山序 ..... 一

新版增定本識語 ..... 一九

自序 ..... 二一

##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 目次

### 卷一

一 孔子生年考 ..... 一

二 孔子爲委吏乘田考 ..... 二

三 孟懿子南宮敬叔學禮孔子考 附南宮敬叔南容非一人辨 ..... 三

四	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	五
五	孔子適齊考	一〇
	〔附〕 晏嬰卒年考	一一
六	孔子自齊返魯考	一二
七	孫武辨	一四
八	陽虎名字考	一五
九	孔子五十學易辨	一七
一〇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孔子考	一九
一一	鄧析考	二一
一二	孔子仕魯考	二三
一三	孔子相夾谷墮三都考	二五
一四	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辨	二九
一五	孔子去魯適衛考	三一
一六	蘧瑗史鮪考	三二

一七	孔子畏匡乃過蒲一事之誤傳與陽虎無涉辨·····	三五
一八	越句踐元年考·····	四一
一九	孔子去衛適陳在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歲非魯定公卒歲辨·····	四二
二〇	孔子去衛適陳在衛靈公卒後非卒前辨·····	四八
二一	孔子過宋考·····	五〇
二二	孔子在陳絕糧考·····	五三
二三	孔子至蔡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辨·····	五五
	〔附〕 楚昭王興師迎孔子辨·····	五六
二四	孔子自楚反衛考·····	五六
二五	孔子自衛反魯考·····	五九
二六	孔鯉顏回卒年考·····	六〇
	〔附〕 項橐考·····	六二
二七	宰我死齊考·····	六四
二八	孔子卒年考·····	六八

二九	孔子弟子通考·····	七〇
----	-------------	----

三〇	孔門傳經辨·····	九六
----	------------	----

## 卷二

三一	墨子生卒考·····	一〇三
----	------------	-----

三二	墨翟非姓墨墨爲刑徒之稱考·····	一〇五
----	-------------------	-----

〔附〕	孟子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解·····	一一一
-----	---------------------	-----

〔附〕	莊子儒緩墨翟釋義·····	一一三
-----	---------------	-----

三三	趙簡子卒年考·····	一一五
----	-------------	-----

三四	計然乃范蠡著書篇名非人名辨·····	一一九
----	--------------------	-----

〔附〕	鴟夷子皮及陶朱公非范蠡化名辨·····	一二四
-----	---------------------	-----

三五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	一二六
----	----------------	-----

〔附〕	越徙琅邪考·····	一二八
-----	------------	-----

三六	晉出公以下世系年數考·····	一三二
----	-----------------	-----

三七	魏文侯爲魏桓子之子非孫其元年爲周貞定王二十三年非周威烈王二年辨……………	一四二
三八	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考……………	一四四
三九	子夏居西河在東方河濟之間不在西土龍門汾州辨……………	一四五
四〇	魏文侯禮賢考……………	一四九
四一	公輸般自魯遊楚考……………	一五八
四二	墨子止楚攻宋考……………	一五九
四三	三晉始侯考……………	一六三
四四	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考……………	一六八
四五	宋昭公末年在周威烈王四年非二十二年辨……………	一六九
四六	魏文侯二十五年乃子擊生非子罃生魏徙大梁乃惠成王九年非三十一年辨……………	一七〇
四七	魯繆公元爲周威烈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	一七八
四八	魯繆公禮賢考……………	一七九
四九	越滅郟乃晉烈公三年非四年六年辨 附越滅滕考……………	一八四
五〇	吳起仕魯考……………	一八五

五一	田莊子卒年考·····	一八七
五二	田齊爲十二世非十世辨·····	一八八
五三	吳起爲魏將拔秦五城考·····	一八九
五四	魏文滅中山考·····	一九〇
	〔附〕 中山武公初立考·····	一九二
五五	寧越考·····	一九四
五六	田和始立在齊宣公五十一年非四十五年辨·····	一九五
五七	墨子遊齊考·····	一九七
五八	子思生卒考 附顏般 王順 長息·····	一九九
五九	列禦寇考 附南郭子綦·····	二〇三
六〇	魏武侯元年乃周安王六年非十六年辨·····	二〇六
六一	墨子遊楚魯陽考·····	二〇七
六二	墨子弟子通考·····	二〇九
六三	孟子生年考·····	二一五



六四	田和始立爲侯考	二二七
六五	齊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非桓公午立辨	二二八
六六	吳起去魏相楚考	二二九
六七	吳起傳左氏春秋考 附鐸椒考	二二一
六八	孟勝考 附徐弱 田襄子 腹䟽	二二五
六九	宋辟公乃桓侯辟兵其元年當周安王二十二年非周烈王四年在位四十一年非三年辨	二二六
七〇	田桓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其弑君自立在魏武侯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辨	二二八
七一	韓哀侯懿侯昭侯三世名諡年數考	二三一
七二	老子雜辨	二三三

### 卷 三

七三	商鞅考 附甘龍 杜摯	二六三
七四	齊威王在位三十八年非三十六年辨	二六七
七五	稷下通考	二六八

七六	孟子不列稷下考·····	二七二
七七	申不害考·····	二七五
七八	魏園邯鄲考·····	二七八
七九	季梁考 附季眞 ·····	二八三
八〇	楊朱考·····	二八四
八一	子莫考·····	二八七
八二	白圭考 附趙武靈胡服考 ·····	二九〇
八三	逢澤之會乃梁惠王非秦孝公在梁惠王二十七年非周顯王二十七年辨·····	二九三
八四	齊魏戰馬陵在梁惠王二十八年非周顯王二十八年辨·····	二九八
	〔附〕 毛氏本索隱異文校·····	三〇〇
八五	田忌鄒忌孫臏考 附司馬穰苴 ·····	三〇二
八六	梁惠王二十八年乃齊威王稱王之年非齊威王卒年辨·····	三〇七
八七	屈原生卒考·····	三〇八
八八	莊周生卒考·····	三一二

八九	子華子考·····	三三四
九〇	尸佼考 附公羊女子及北宮子沈子·····	三三五
九一	宋君偃元年乃周顯王三十一年非四十一年乃幼年嗣位非弑兄自立辨·····	三一八
九二	齊魏會徐州相王乃魏惠王後元元年非魏襄王元年乃齊威王二十四年非齊宣王九年辨·····	三二〇
九三	惠施仕魏考·····	三二六
九四	匡章考 附周最·····	三二七
九五	蘇秦考·····	三三〇
	〔附〕 蘇代蘇厲考·····	三四一
	〔附〕 鬼谷子辨·····	三五七
九六	楚威王與齊威王同時考·····	三五九
九七	齊因燕文王喪伐取十城乃威王非宣王辨·····	三六二
九八	孟子在齊威王時先已遊齊考·····	三六三
九九	宋偃稱王爲周顯王四十一年非愼靚王三年辨·····	三六七

〔附〕 宋王偃卽徐偃王說·····	三六八
〔附〕 社亡鼎淪解·····	三七二
〔附〕 戰國時宋都彭城證·····	三七四
一〇〇 秦始皇稱王考·····	三八〇
一〇一 韓始稱王考·····	三八一
一〇二 韓宣惠王卽韓威侯考·····	三八二
〔附〕 韓舉乃趙將非韓將辨·····	三八四
一〇三 荀卿年十五之齊考·····	三八六
一〇四 齊魏韓會平阿及齊魏會甄考·····	三八八
一〇五 五國相王考·····	三九〇
一〇六 魯平公元年爲周顯王四十七年非周赧王元年卒在赧王十二年非十九年辨·····	三九三
一〇七 惠施去魏考·····	三九四
〔附〕 張儀初入秦考·····	三九五
一〇八 惠施自楚至宋考·····	三九六

一〇九	靖郭君相齊威宣王與湣王不同時辨·····	三九七
一一〇	孟子至宋過薛過鄒考·····	三九九
一一一	孟子遊滕考·····	四〇二
一二二	魯平公欲見孟子考·····	四〇四
一二三	許行考 附索盧參·····	四〇八
一二四	田鳩考 附腹癰 唐姑果 謝子·····	四〇九
一二五	孟子遊梁考·····	四一一
一二六	惠施返魏考·····	四一三
	〔附〕 南方倚人黃繚考·····	四一四
一二七	孟子自梁返齊考·····	四一五
一二八	湍于髡考·····	四一七
	〔附〕 辨越絕書吳越春秋記越年·····	四一九
	〔附〕 湍于髡爲人家奴考·····	四二一
一二九	魏襄王魏哀王乃襄哀王一君兩諡考·····	四二三

一二〇	齊伐燕乃宣王六年非湣王十年辨·····	四二四
〔附〕	燕昭王乃公子職非太子平辨·····	四二六
一二一	屈原於懷王十六年前被讒見紂十八年使齊非卽放逐辨·····	四二八
一二二	孟子去齊考·····	四三一
一二三	宋鉏考·····	四三四
一二四	尹文考·····	四三八
一二五	惠施卒年考·····	四四一
一二六	張儀卒乃魏哀王九年非十年辨·····	四四一
一二七	屈原居漢北爲三閭大夫考·····	四四三
〔附〕	戰國時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四四九
〔附〕	屈原沉湘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四五三
〔附〕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解·····	四五五

卷 四



一二八	齊潛王在位十八年非四十年其元年爲周赧王十五年非周顯王四十六年辨……………	四五七
一二九	魏襄王十九年會薛侯於釜邱考 附馮驩……………	四六〇
	〔附〕 孟嘗去齊相魏考……………	四六三
一三〇	宋元王兒說考……………	四六五
	〔附〕 唐鞅田不禮考……………	四六七
一三一	楚頃襄王又稱莊王考……………	四六九
一三二	春申君乃頃襄王弟不以游士致顯辨……………	四七〇
一三三	平原君爲相考……………	四七三
一三四	王氏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補正……………	四七四
一三五	宋康王滅滕考……………	四八九
一三六	荀卿自齊適楚考……………	四九〇
一三七	慎到考……………	四九二
一三八	接子考……………	四九五
一三九	田駢考 附彭蒙 王觸……………	四九六

一四〇	春申君封荀卿爲蘭陵令辨·····	四九八
一四一	公孫龍說燕昭王偃兵考·····	五〇二
一四二	公孫龍說趙惠文王偃兵考·····	五〇三
一四三	荀卿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考·····	五〇五
一四四	鄒衍考 附鄒奭·····	五〇七
	〔附〕 鄒衍著書考·····	五〇九
一四五	莊子見趙惠文王論劍乃莊辛非莊周辨·····	五二二
一四六	魏牟考·····	五一四
	〔附〕 論詹何環淵年世 附召滑·····	五一八
一四七	虞卿著書考·····	五一九
	〔附〕 國語采及鐸氏虞氏鈔撮考·····	五二一
一四八	孔穿與公孫龍辨於平原君所考 附子思以下孔裔生卒年表·····	五二六
一四九	荀卿赴秦見昭王應侯考·····	五二九
一五〇	陳仲考·····	五三〇

一五一	荀卿至趙見趙孝成王議兵考·····	五三二
一五二	鄒衍與公孫龍辨於平原君家考 附秦母子 毛公 桓園·····	五三三
一五三	魯滅在楚考烈王七年非八年非十四年辨·····	五三四
	〔附〕 武內義雄六國年表訂誤論魯譜之誤辨·····	五三六
一五四	再論魯譜歧點·····	五四三
一五五	魯仲連考·····	五四五
一五六	李斯韓非考·····	五五〇
一五七	龐煖劇辛考·····	五五四
	〔附〕 龐煖卽臨武君考·····	五五六
一五八	鷦冠子辨·····	五五八
一五九	呂不韋著書考·····	五六〇
一六〇	孔叢子載孔子順事跡辨·····	五六四
一六一	春申君見殺考·····	五六六
一六二	尉繚辨·····	五七〇

一六三	諸子攬逸	五七一
-----	------	-----

## 先秦諸子繫年通表 目次

例言	五八九
----	-----

通表第一	五九三
------	-----

相當於考辨第一卷

通表第二	六〇五
------	-----

相當於考辨第二卷

通表第三	六二三
------	-----

相當於考辨第三卷

通表第四	六三九
------	-----

相當於考辨第四卷

附表第一	六五五
------	-----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附表第二	六八三
------	-----

戰國初中晚三期列國國勢盛衰轉移表

附表第三	六八九
------	-----

諸子生卒年世先後一覽表

附諸子生卒年世約數	六九三
-----------	-----

跋	六九九
---	-----

考辨索引	一
------	---

書名人名索引	二五
--------	----









## 自序

余草諸子繫年，始自民國十二年秋。積四五載，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萬言。一篇之成，或歷旬月，或經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餘易，而後稿定。自以創闢之言，非有十分之見，則不敢輕於示人也。藏之篋笥者又有年，雖時有增訂，而見聞之陋，亦無以大勝乎其前。茲當刊布，因加序說，粗見凡例。

蓋昔人考論諸子年世，率不免於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貫，一也。詳其著顯，略其晦沉，二也。依據史籍，不加細勘，三也。惟其各治一家，未能通貫，故治墨者不能通於孟，治孟者不能通於荀。自爲起訖，差若可據，比而觀之，乖戾自見。余之此書，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歲。前後二百年，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一子有錯，諸子皆搖。用力較勤，所得較實。此差勝於昔人者一



冢紀年。晉太康時，汲縣人發古冢，得竹書七十五車，中有紀年十三篇。自杜預諸儒，皆定其爲魏襄王時魏國之史記。然今世所行，復非原書之真。而唐司馬貞爲史記索隱，時采其文以著異同，可資比準。惟貞自謂：「紀年之書，多是譌謬，聊記異耳。」又曰：「辭卽難憑，時參異說。」因亦未能悉心參校，以救史記之失，良可惜也。

原昔人多不信紀年者亦有故。一則魏冢原書，久逸於兩宋之際。今本爲後人蒐輯，多有改亂，舛誤缺略，面目全非。學者不深辨，遂謂汲冢紀年不可信，一也。再則其書言三代事，多與相傳儒家舊說違異。如益爲啟誅，太甲殺伊尹之類。儒者斥其荒誕，遂不依引，二也。又謂其書記春秋時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倣往例而爲之，與身爲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因遂忽視，三也。夫紀年乃戰國魏史，其於春秋前事，容采他書以成。至言戰國事，則端可信據。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事之例乎？至益爲啟誅，太甲殺伊尹，則戰國雜說，其與儒家異者多矣，紀年亦本當時傳說書之，孰信孰否，今且未能遽斷，要足爲考古者備一說，不當姝姝於一先生之言而深斥之也。自清以來三百年，學者治其書，不下十數家。至於最近，海



侯師，已踰百歲。今依紀年，則文侯元當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無可疑。而李克吳起之徒，其年輩行事，皆可確指。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三也。史記魏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而紀年在惠成王九年。閻若璩本此論紀年不可信。然細覈之，惠王十八年，魏圍邯鄲，齊師救趙，直走大梁，三十年魏伐韓，齊田忌救韓，亦直走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衛鞅圍魏安邑降之。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證。據紀年則史記之說皆可通。專據史記，則自相乖違，不得其解。此紀年勝史記，明證四也。三家分晉，田氏篡齊，爲春秋至戰國一大變。其後魏齊會徐州相王，秦亦稱王，宋亦稱王，趙燕中山韓魏五國又相約稱王，爲戰國中局一大變。史記於此，年事多誤，未能條貫。今據紀年，證以先秦他書，爲之發明，而當時情實，猶可推見。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五也。其他不勝縷舉。要之紀年乃魏史，魏在戰國初年，爲東方霸主，握中國樞紐，其載秦孝公前東方史實，自當遠勝史記六國表。徒以存十一於千百，不明不備，不爲學者所重。霾塞千年，未覩豁關之期。余粗爲比論，而積古疑晦，頗資發蒙，則其書之非不信可知也。

史記之誤不一端，而有可以類比件附，以例說之者。如誤以一王改元之年爲後王之元年，一也。梁襄王元年，實梁惠王稱王改元之年。魏文侯元年，實魏文稱侯之年。宋王偃元年，亦宋偃

稱王之元年。齊威王卒年，實齊威稱王之年。此其例一也。有一王兩諡，而誤分以爲兩人者。如梁襄王一人兩諡，史記誤分爲襄王哀王。趙烈侯又諡武侯，史亦分爲兩侯。楚頃襄王又稱莊王，史公不知，遂誤以莊爲春秋時莊王之苗裔。此其例二也。有一君之年，誤移而之於他君者。如魏文伐秦，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史誤以爲卽魏文之十七年。齊宣王五年，與騶忌田忌謀救韓伐燕，史誤以爲齊桓公五年。逢澤之會，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史誤以爲周顯王之二十七年。齊魏戰馬陵，本梁惠王二十八年，史誤以爲乃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如齊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史誤以爲桓公午立。皆其例，三也。亦有一君之事，誤移而之於他君者。如梁惠王會諸侯於逢澤，史誤以爲秦孝公。宋剔成逐桓侯自立，史誤以爲宋王偃逐剔成自立。此其例，四也。有誤於一君之年，而未誤其並世之時者。如魏文滅中山，史稱在文侯十七年，實誤。而繫之周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則不誤。齊魏相王於徐州，史以爲齊宣王梁襄王，皆誤。而繫之周顯王二十五年丁亥，實不誤。又如齊封田嬰於薛，應在威王時，史表在湣王三年，誤。而繫之周顯王四十八年庚子，較紀年僅後一年，亦不爲誤。此由史公自據秦紀，於周秦之年卽得之，於東方諸侯世次，則略而未能盡明，此誤其年未誤其世之例，五也。有其事本不誤，以誤於彼而遂若其誤於此者。如楚世家簡王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家均不合。且旣稱韓



武子趙桓子，其非稱侯，顯矣。卽其自語亦不合。今據紀年，魏文移前二十二年，是歲實魏文始侯之年，則楚世家此語雖誤，而實有其不誤者在也。又如魏世家魏武侯九年，使吳起伐齊至靈邱，而年表是時，楚悼王已死三年。吳起與楚悼王同死，豈能重爲魏將？據紀年，魏武年代移前，則魏武九年，吳起尙在魏。魏世家此語固非誤。此由史公博採傳記，未加考定，雖有錯互，而轉得證成史實之真。其誤在彼而不在此之例，六也。亦有似有據而實無據者。如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特以前年滅中山，有子擊下車避田子方事，遂連類書其事於此。春申君列傳春申君爲相八年，以荀卿爲蘭陵令，特以蘭陵魯地，是年楚取魯，故姑推以爲說。本無確據，而後人輕信，轉滋惑誤，其例七也。有史本有據，而輕率致誤者。如左傳昭公七年，記及孟釐子卒，史遂誤爲釐子卒在是年。孔子世家因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戰國雜說有涓子髡說齊威王以隱，威王感悟，國乃大治，威行三十六年，史公採之，因謂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其實威王前後三十九年，威行三十六年者，除其不飛不鳴之三年言之也。此史自有據，而輕率致誤之例，八也。亦有史本無據，而勉強爲說以致誤者。如魏文侯本魏桓子之子，史記移文侯之年於後，遂謂文侯乃桓子孫，然亦不能說桓子子爲何人。年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營生，本爲太子擊生。史公既誤移魏文滅中山之年在前，因疑子擊不應轉生在後，率改子擊爲子營。不悟營在文侯時不得稱太

子。又田齊世家齊桓公五年，聽鄒忌田臣思謀，起兵擊燕。田臣思即田忌也。此本齊宣王事，史公既誤以伐燕歸之湣王，桓宣字相近，乃以意移此於桓公。遂至鄒忌田忌皆已預列桓公之朝，史公亦無以自解。此皆勉強彌縫，而不能自掩其誤之例，九也。亦有史公博採，所據異本，未能論定以歸一是者。如上舉楚世家簡王八年三晉始列爲諸侯，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家定在楚聲王五年者不同，秦紀與秦始皇本紀列秦諸君年數不同之類，皆史公各據異本，自造矛盾之誤之例，十也。亦有史本不誤，由後人率改妄竄以致誤者。如孔子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載孔子往返衛宋陳蔡各節，及魯世家六國表載魯哀公以下諸君年數，牴牾顯見，尤難理說。此必後人竄易致誤之例，又一也。復有史本非誤，由後人誤讀妄說以致誤者。如史記孔子世家載孟僖子死在孔子十七年下，水經注因謂孔子十七適周之類，是也。斯二者，與前舉十例誤不同科。而要之凡史之誤，必有其所以誤。尋其所以誤者，而後其爲誤之證益顯。而其所以誤之故，亦每每有例可括。粗舉數端，不能盡備。讀吾書者，循此意而求之，可自得也。

且不僅於史記之多誤也。今所資以相比勘而知史記之誤者，有索隱諸家所引紀年，而諸家之文正亦多誤。讀史者愛其文，往往忽其事。史雖多誤而莫辨。注文樸率，尤嬾循省。遂有傳鈔失真而致誤者。如魏文侯初立在晉敬公六年，而晉世家索隱引紀年誤爲十八年，十八實六字之譌，









也。殷本考證杭世駿釋之云：「徐廣云二十二者，以踰年改元計也。正義云二十一者，以當年改元計也。徐廣以是年爲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時，注云年五十。如正義之說，則崩年止四十九。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廣曰乙巳，則始皇生年，當是壬寅。十三歲時，當是甲寅。項羽本紀注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歲生，則始皇元年當是乙卯。此處自當以踰年改元計，作二十二歲爲是。但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廣曰：獻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則獻之末卽孝之初，又不拘踰年改元之說矣。」今按：杭氏此辨，分別集解正義得失甚是。蓋其所以爲計者不同，而遂致相差，其事初非關於傳寫之乖譌也。而其論獻公年則又有說者。考秦始皇本紀：「獻公享國二十三年」，而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兩說自不同。杭氏謂獻之末卽孝之初，不拘踰年改元之例，其實非也。不踰年而改元，古人自有其事。然大率前君被弑，後君以篡逆得國，不自居於承前君之統緒，則往往卽以前君見殺之年，改稱篡立者之元年，不復踰年而改元。此在春秋時不多見，而戰國屢有之。若孝公則非篡立，獻公亦非被弑，何爲亦當年改元哉？據秦紀，獻公前承出子，出子二年，庶長改迎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諸淵。其事亦見不韋春秋當賞篇。出子，春秋作小主，庶長改，春秋作閼改。蓋獻公實弑君自立，故未踰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卽獻公之初。元丙申，卒己未，得二十四年。今年表於出公二年後









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月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喪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禮，至秋期年之喪畢然後書孝文王除喪，猶勝旣葬而除者多矣，猶爲近古。然其失禮處，亦不可不知。秦旣用建亥月爲歲首，孝文王元年，應有十月，今於除喪後又書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踰二年矣。豈享國一年者乎？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卽位三日，不仍之爲二年，遂改爲莊襄之元。觀書子莊襄王立下無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於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終始之義。況又革先君餘年，以爲己之元年乎？失禮莫大焉！惜千載讀史者，俱未推究及此。余特摘出，以正通鑑孝文王元年書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薨之誤。今按閻氏此辨，精矣而未盡也。其謂秦自昭襄以下，莊襄以前，旣首十月，則誠然矣。而定孝文在位已踰兩年，則又失之。孝文亦旣葬而除喪耳。昭襄王以庚戌之秋卒，二三月間，竣喪葬之事，孝文以歲首十月正改元之位，三日而薨，前後不踰五月。若以歲首正月計，則尙在昭襄三十六年庚戌，烏得有二年之久？徒以孝文之立，年已五十有三，非孺子君比。又親莊襄之父，雖不幸卽位三日而死，而秦之君臣，不忍沒其先君在位之年。又孝文固已踰年而改元，又不當上侵昭襄畢世之歲。故以孝文繼體嗣位之數月，仍屬之於昭襄之三十六年，而所謂孝文在

位一年者，其實則自踰年改元，僅得三日之數。其子莊襄王若仍以踰年改元，則爲壬子。而辛亥一歲，實亦莊襄享國之日。戰國季世，何嘗有所謂三年之喪？更亦何嘗有所謂三年喪畢而正踐祚之位之禮？三月而喪畢，踰年而改元，此其常耳。至於秦者，尤不當以東方儒生所唱古禮律之。正惟孝文在位不出五月，故史乃無事可紀，特曰「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爲循例虛美之詞。而莊襄王享國之期，實有四年。今年表既上割其元以爲孝文之歲，故秦紀莊襄四年事，年表僅得三年。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紀在三年，表在二年。王翳擊上黨，初置太原郡，及五國攻秦，紀在四年，表在三年。而蒙驁攻趙，定太原，紀在二年，表則無之。依上例推校，此當書於莊襄之元年。而蒙驁取成臯，呂不韋取東周，紀在元年，表亦同在元年者，其實應上移孝文元年格中，乃始符耳。今閻氏又下奪莊襄之年，以上予孝文，則於秦始皇本紀及年表與秦本紀異同，皆無以通其說，此乃其考覈之未盡也。又按：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秦人已以十月爲歲首之證，既如上述。而「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事伐趙武安，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張文虎謂：「自此年以後，復用夏正，故書其十月云云，遂不以爲歲首。」今按張說誤。此年先書十月，卒又書十月，以白起傳校之，秦使王陵攻邯鄲，乃九月，則秦紀此年「其十月」實「其九月」之譌文也。又「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張文虎謂：「此年先書正月，後書其十月，文甚明白，爲秦改復夏正之證。」然再校之白起傳：「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又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彌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還之陰密。」自正月以下歷八九月而武安君以罪免，適爲五十年之十月，則其時秦仍以十月爲歲首甚明。正月後八九月，即九月，及明年之首十月也。白起傳又云：「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又使使者賜之劍，自殺。」十月罪免，居三月賜死，正合本紀十

二月武安君有罪死之文。而起傳又云：「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知是『十二月』字譌。據此推之，秦紀『四十九年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一語必亦字誤，而張氏遽謂秦以其年復用夏正，是亦考之未詳也。」

綜上四君，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及年表所記年數之差，皆可以不踰年而改元之一例爲說。而史文及注，亦頗有譌字。至悼公一君，年表秦紀皆作十四年，而秦始皇本紀作十五年，與下四例不符。下四例皆年表與秦本紀同，與秦本紀異，此例獨反之，知不可以一例論矣。亦無說以處，則當爲始皇本紀之字譌也。

凡上所論，足證史公博采，所據異本，未經論定，以歸一是，遂若相矛盾，而其實史固不誤。後來注家，未能爲之發明，又間以傳鈔之誤，紛亂乃不可理。梁氏志疑僅以「篆隸遞變，簡素屢更，傳寫乖譌」之一事說之，固未當於情實也。

又按秦本紀「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杭世駿考證云：「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當得四十九年。」夫杭氏既辨集解正義得失，而云當以踰年改元計者爲是，則始皇十三年而立，踰年十四歲改稱元年，至三十七年固得五十年，非四十九年也。同屬一人之考證，又考證同一之事，先後一卷書之隔耳，乃其是非相乖已如此。然則史文記載年數之多誤，又不盡於傳寫之乖誤，與夫所以爲計之不同，而人之不能盡其心，以輕心掉之，忽而多誤，又其一因矣。輾轉之忽，誤乃益滋。如亡羊於歧途，歧之中又有其歧焉，而乃至於不反。此又後人考年之一難也。

古人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言夫毫釐之不可忽也。又云：「寸寸而量之，至丈必

差，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失。」此言夫銖寸之不可泥也。考年之事，將爲毫釐之不可忽乎？抑將爲寸寸之不可較乎？曰：善用之則皆是也，不善用之則皆非也。夫古人之年，運而往矣。後之論者，曰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曰非也，孔子生襄公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其爭歷二千年而不可解。甲曰孔子年七十二，乙曰孔子年七十三，其爭歷二千年不能決。此何爲者？故謂孔子年七十二與七十三，必有一失，否則俱失之，不能俱得也。然而今人之智力，無以大踰乎昔之人，則孔子之年，終不可定，將以後息者爲勝。謂生魯襄公二十二年可也，謂生魯襄公二十一年亦無不可也。孔子或壽七十二，或壽七十三，孔子則既死矣，一歲之壽，於孔子何與？於後世亦何與？於考孔子之年者又無與也。何者？自一歲之爭以外，他無可以異同也。此丈量既得，不必較之以寸之說也。非固不可較，不能較而必爲之較焉，非闕疑之道，又且自陷於愚誣之嫌也。史公曰：「墨子與孔子同時，或曰在其後。」同時之與在其後，相差則既遠矣。其傳老子曰：「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百六十之與二百，相異則既甚矣。今之學者，爲古人考年，率好爲辜較之辭，曰某生至早在某歲，某卒至晚在某年。然而有不可者。以某生至早之歲，上承某卒至晚之年，父子祖孫可以爲友矣。今易其辭，曰某生至晚在某歲，某卒至早在某年，以某卒至早之年，下接某生至晚之歲，則友可以爲父子祖孫矣。此又毫釐之辨之不可以不謹也。其實非毫



諸子事蹟尤不備。塵晦而不彰，霾翳而莫明，猶有待於今日之推尋者，則何歟？曰：此非古人之知不及此，亦其時則不至此也。古人不知考年之可重，則亦無怪於其用心之不精，求證之不廣矣。夫史記之誤易見，捨史記而求是則難尋。紀年之佚文，散見於集解索隱諸家之注，以及水經注諸書者，其與史記異同，一一可按。然碎文單辭，知其異於史者，無以定其是。而史之異於紀年者，亦無以定其非。今六國表及諸世家，記事明備，一按可得。紀年遺佚散亂，荒晦難尋。學者既不以考年爲重，好易惡難，習常疑怪，則亦誰爲考覈詳定其是非者耶？夫判兩家之異同，貴乎參伍以爲驗。求定紀年史記之得失，不得不參伍以驗之於諸子。而昔人治史，往往不信諸子。掩目捕雀，宜其無得。是用心之不精，考證之不廣，所以爲論年之難，而其端在夫不知論年考世之重。此乃時緣之未至，非聰明智力之不逮也。

且有非考年之事，而爲考年之所待以成者二端焉：曰擄逸，曰辨僞。夫事之不詳，何論其年？故考年者必先尋實事。實事有證，而其年自定，此易知之說也。爲諸子考年者，當先定六國表，而後有所依據，固也。其次莫大於爲諸子擄逸。何言乎爲諸子擄逸也？史記惟孔子有世家，孔子弟子及老莊申韓孫吳孟荀有列傳，其他則闕。墨子則曰「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得二十許字。許行陳仲惠施魏牟之徒無其名者不可勝計。其略既如





僞其人者，有僞其世者，有僞其年者，有僞其事者，有僞其地者，有僞其書者，有僞其說者，有僞之於多方者。僞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則不足以考其年。將一一而辨之，則辨僞之事無竟，而考年之書不可作。此固考年之事之所待以成也。何言乎僞其人？吳有孫武子，僞其人也。何言乎僞其世？尉繚見梁惠王，僞其世也。何言乎僞其年？孟子遊梁，當惠王之三十五年，此僞其年也。何言乎僞其事？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子，此僞其事也。何言乎僞其地？孔子畏匡，公孫龍對空雒，此僞其地也。何言乎僞其書？列禦寇有列子，子思有中庸，此僞其書也。何言乎僞其說？孔子老而繫易，孔門六經有傳統，此僞其說也。何言乎僞之於多方？凡僞其人者，必僞其事焉，僞其時焉，僞其書焉，僞其說焉，而後可以掩其人之僞。僞其事，僞其時，僞其書，僞其說者，亦然。非僞之於多方，則其僞不立。諸子之僞不勝辨，其不能盡著於篇者，將別爲書以發之，此不能備也。

夫言有定於此而後可以見於彼者，亦有定於彼，而後可以見於此者，此相與爲功，有待而成之說也。爲諸子考年者，有待於摭逸，爲諸子摭逸者，又有待於辨僞。然而辨僞摭逸之功，亦有待於考年焉。夫必易繫決非孔子作，而後孔子無繫易之年之辨可定。夫必孔子無繫易之年，而後無商瞿傳易之人之辨可定。夫必無商瞿傳易之人，而後孔門無六經傳統之說之辨可定。反而言

之，以六經傳統之可疑，而疑及於商瞿之傳易。以商瞿傳易之可疑，而疑及於孔子之繫易焉。其事如循環之無端也。夫孔子繫易之年，與夫商瞿之年，以及夫經師先後授受之年，則信可疑矣。然則商瞿梁鱣年長無子之逸記可以滅，繫辭十傳之爲偽書可以定。此又考年之功之有裨於揅逸辨僞者也。

且揅逸辨僞考年之相待以有成，其事有不盡於此者。蓋事有非逸，而無異於已逸。語有不僞，而有甚於本僞。則以考年之未精，遂相率以俱譌。及其既譌，遂轉以爲考年之障者有之矣。請據孟子以爲說。夫孟子七篇，盡人所誦，歷二千年，至精至熟也。其事則非逸也。其語亦非僞也。考孟子之年者，非不之及也。然而爲孟子考年者，類以史記繩孟子，而不知史年之有誤。卽有本孟子疑史年者，亦不能定史年之眞是也。然後孟書之非逸者，無異於逸。孟書之不僞者，轉致於僞。人異其說，而皆無當於是焉。余以紀年校史記，知齊梁世系之誤，重定齊威宣梁惠襄之先後。而後知孟子初遊齊，當齊威王時，遊梁，見惠王襄王，返齊，見宣王。以此求之，則匡章不孝，孟子與遊之事，情節復顯。余又以史記魯世家與六國表互覈，知魯表之誤，而世家之可信，重定魯平之元。以此求之，然後樂克進辭，臧倉沮見之事，理勢乃符。凡此皆學人之所研慮，先儒之所極論，縱橫反覆，紛紜莫定，一朝發難，雲破天朗。其事則同，而所以說其事者不同。此





之餘，漸歸老謝，紛披已甚，主於斬伐。荀卿爲之倡，韓非爲之應。在野有老聃之書，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鄒衍之頡頏，呂韋之收攬，皆有汗漫兼容之勢，森羅並蓄之象，然猶不敵夫老荀非斯之嚴毅而肅殺。此亦時運之爲之，則先秦學術之歸宿期也。四卷之書，因事名題，因題成篇，自爲起訖，各明一意。遂若破人多，而立已少，積緒繁，而統綜絀。此則體勢所限，有不獲已。至於發揮引伸，極論學術，將有俟於通論，非此之得詳矣。

且著書成學，不徒有其外緣，而又不能不自止於限極焉。吾書之成，其爲之緣者則既論之矣。至於其限極，亦有可得而略陳者。蓋首卷考訂孔子行事，前賢論者已詳，折衷取捨，擇善而從，其爲已說者最渺。至於次卷，墨子吳起之世，史文荒失。於此不理，則荆棘未斬，取途無從。而欲加關治，又徒手空指，利斧難覓。墓路藍縷，艱苦惟倍。凡所論列，雖已疎闊，而史料既減，文獻不足，則亦無以爲增。至於三卷，如理亂絲，異說紛呈，諸端並列，條貫則難，尋證則富。四卷諸篇，以當時諸子著書，往跡頗詳，親歷轉略。秦廷焚坑，學術中絕。而汲冢紀年亦盡於魏襄王，以下惟有史記，無可互勘。如春申不韋之死，荀卿之老，鄒衍之遊，皆有可疑，無以詳說。其他亦幽晦。較之墨翟吳起之世則顯，較之惠施孟軻之世則略。此亦史料所限，無可爲力者也。若夫見聞之未周，思慮之未詳，智慧之所不至，功力之所未盡，進而教之，期乎方聞君子。



#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

## 卷一

### 一 孔子生年考

孔子生年，聚訟二千年矣。春秋公羊穀梁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馬遷史記，

謂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依前說者，賈逵左氏解詁服虔左氏傳解詁邊韶老子銘何休公羊解詁楊士勛穀梁疏王欽若冊府元龜

劉恕通鑑外紀胡安國春秋傳洪興祖闕里系譜黃震黃氏日鈔馬端臨文獻通考宋濂宋學士集胡廣四書大全王圻續文獻通考崔述洙泗考信錄錢

曾讀書敏求記江永鄉黨圖考孔子年譜及羣經補義李鏊尚史孔繼汾闕里文獻考錢大昕養新錄及三史拾遺李惇羣經識小孫志祖讀書脞錄蔡孔圻孔子年譜

狄子奇孔子編年諸人。依後說者，杜預左傳注陸德明左氏音義蘇轍古史劉安世元城語錄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孔傳東家雜記鄭樵



通志朱熹論語序呂祖謙大事記葉大慶考古質疑羅泌路史餘論孔元措祖庭廣記金履祥通鑑前編薛應旂四書人考鄧元錫函史彭大

翼山堂肆考夏洪基孔子年譜呂元善聖門志黃宗羲南雷文約萬斯大禮記偶箋馬驢釋史孔子年譜閻若璩因學紀聞箋齊召南帝王表梁

玉繩古今人表考陳宏謀四書考輯要鄭環孔子年譜孔成蓉鏡經義駢枝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考諸人詳見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考韓非有

言：「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其一人曰，吾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

以後息者為勝耳。」外儲說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將以後息者為勝。余茲姑取後說，近人俞樾劉師培從前說最近崔適史記探源從

後說至於詳考確論，不徒不可能，抑且無所用。今謂孔子生前一年或後一年，此僅屬孔子私人之

年壽，與世運之升降，史跡之轉換，人物之進退，學術之流變，無足重輕如毫髮。而後人於此，

月之日之，考論不厭其詳。而他學者，如老莊，如楊墨，則人之有無，世之先後，年之夭壽，茫

不加察，晦淪終古，是烏足當知人論世之實哉？今所考論，一以確有援據而有關大體者為斷。至

於細節，則略勿致辨，以避勞而且拙之譏。

## 二 孔子為委吏乘田考

孟子曰：「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史記

孔子世家作：「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畜息蕃。」司職者，毛大可四書改錯云：「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機，杙也，所以繫牛。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古乘與甸通。季氏史，索隱云：「有本作委吏。」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崔述洙四考信錄云：「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誤，後人又妄加氏字耳。闕里志年譜云：二十歲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吏，殊無明據。大抵在鄉子來魯之先，否則不能自通於國君也。」今按：舊說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隱引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始仕通贊，君賜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則不能自通於國君爲說，而賜魚之說非虛，則崔意與舊說，其可信之程度正相類耳。左傳昭公十七年鄉子來，時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則似可信。

### 三 孟懿子南宮敬叔學禮孔子考 附南宮敬叔南容非一人辨

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懿子及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崔述云：「春秋傳此文在昭公七年，按今史記魯楚兩世家及年表，並誤在昭公八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遞推之，則孔子至是當年十七。然孟僖子之卒，實





求其年，則莊子五十一之說，庶幾近之。」今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其事不見於論語。孟子。史記所載，蓋襲自莊子。而莊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後人必信爲眞者，徒以有曾子問從老聃助葬日食諸語爲之旁證故也。然其事若斷爲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無日食，則曾子問所載爲虛。而孔子適周之事，益見其不足信矣。閻氏所舉四說，云史記載適周在昭公之二十年者。史記特敘孔子適周事於昭七年後，二十年前，含混其辭，未嘗實指爲在昭二十年也。此自是閻說之誤。水經注按此引皇甫謐高士傳。十七適周之語，特以史載孟僖子之死在孔子十七年下，遂從而爲之說，錯謬益不可信。

昭公二十四年之說，既具如諸家之駁。且索隱但解僖子之死與使其子學禮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謂二十四年適周問禮。此皆由誤讀古書而來。毛氏經問辨此頗詳。至莊子五十一之說，則又與禮記相舛。何說

而必以莊子之寓言十九者爲可信？鄭環孔子世家考謂：「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無籍敬叔之請車，而亦無暇適周矣。」是五十一之說，又難憑也。即諸說之自相矛盾，亦足見其事之非信史

矣。孔廣森經學卮言又定孔子適周在定公之三年，其說曰：「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然家語爲王肅偽書，其言非可徵信。則定公三年之說，亦復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補訂亦疑劉文公以定四年卒，則適周當在定二年。然又以與莊子衝突，疑孔叢僞託非實。良以孔叢家語，其可信之價值，尤在莊子下也。

且孔子適周見老聃問禮一事，又不徒其年歲之無考而已也。汪中老子考異曾列舉三疑，謂：

「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爲

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玄注謂古壽考之稱，黃東發曰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傳昭二十一年，司馬適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當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於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爲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今按：汪氏疑楚人隱者不爲周史，是也。顧余謂戴記出於晚世，其語亦何可信？論語孔子言禮，皆關君臣名分，國政大體，絕不拘牽小節。曾子亦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與曾子問所記四事皆不類。則不徒史傳可疑，卽戴記亦虛造。蓋出後世小儒，轉襲孔子問禮老聃之語而假托其事。汪氏必謂孔子之所從學可信，亦非也。論語述而篇竊比於我老彭，包注：「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集註本之。王弼則云：「老，老聃，彭，彭祖。」何義門曰：「老聃之生在彭後，不應反居其上。」翟晴江曰：「大戴禮孔子云，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此最足明聖人竊比之意。孫奕讀彭爲旁，旁側也，謂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也。強生異端，穿鑿無理。」崔東壁亦云：「論語不載老子。」（互見考辨第七二）推此言之，則戴記之不可信益顯。

抑余猶有辨者：莊子云：「孔子南之沛，見老聃」，則固非適周。後人混而論之，亦非也。

南榮趯見老子，亦南行七日七夜而至。則莊子書中之老子，固一南方之隱者。惟天道篇謂「孔子

西藏書於周室，見老聃，繙十二經以說，此則漢人之語。何者？藏書乃秦人焚書以後乃有此想。姚鼐云：「謂聖人知有秦火而預藏之，所謂藏之名山。」十二經乃六經六緯，皆非戰國時所有。則明非莊子時書。莊子書中捨

此固不見老聃居周爲守藏室之史也。且本篇又云老聃免而歸居，則孔子雖欲西至周，而仍見老聃於沛耳。寓言篇云：「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此已言老聃適秦。然謂逕自沛往，非以周史官隱也。養生主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則亦未嘗謂其出關而隱，莫知所終矣。史公老子傳雖本莊子，已遠非莊子原書之本相。此必史公旁採他書，混爲一談，竊恐老子爲周守藏室之說或猶出莊子之後也。凡言孔子師老聃，似皆出莊子後。墨子所染與呂覽當染大體相襲。然呂覽有孔子學於老聃語，墨子所染無之。疑所染較先出，故尚未知有孔子師老聃。荀子韓非則亦屢言及老聃矣。

又按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

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相表裏。」所引與今家語觀周篇文不

同。臧琳經義雜記謂此乃真家語文。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辨之云：「嚴彭祖公羊經師，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白選嚴顏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賈逵亦在王肅偽造家語前。劉氏必謂此說尙出肅後，則無證。是漢時家語自有此說。

然則初本謂孔子適周，乃爲修春秋而觀書，與左邱明偕。其信否且勿論，而一事兩傳，遂謂

孔子與南宮敬叔往見老子也。此猶如莊周本謂孔子問道於老聃，而後人又以爲問禮矣。韓詩外傳三說苑敬慎皆謂孔子適周，於太廟

見欽器，而荀子有坐及淮南子均謂在魯桓公之廟。足徵傳說遞變，初不謂其適周者，寢假而遂以

爲適周。初不謂其見老子，寢假亦遂以爲見老子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此亦謂孔子如周爲修春秋，然未言在何年。林春溥孔子世家補訂乃謂：「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蓋孔子是年復適周。曾子問從老聃助葬，應在此時。」不悟魯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乃孔子春秋絕筆之歲，未必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觀書於周室。且是年六月，陳恆弑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時孔子已年老，豈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魯，爲此道路之僕僕耶？春秋說：「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此謂孔子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國寶書，乃至成春秋，先後不逾六月，說固難信。然亦不謂孔子身至周。且縱謂孔子適周，彼其時已德尊道成，豈猶瑣瑣問日食小節於老聃。林氏強爲比附，何也？

世家又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崔述云：「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君之與之？」今按說苑雜言篇：「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此亦傳說，敬叔少孔子二十餘歲，未必前卒，孔子何乃稱其諡？此即可疑。而較近理。蓋孔門弟子多出微賤，惟敬叔最爲貴族。故有乘我車而道加行之說。及其傳而益遠，遂謂敬叔請於君，與之車馬而適周矣。凡此皆足以見孔子適周見老子之爲傳說，非信史。

故孔子見老聃問禮，不徒其年難定，抑且其地無據，其人無徵，其事不信。至其書五千言，



亦斷非春秋時書，此當別詳，茲不具。

## 五 孔子適齊考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奔齊，魯亂。世家繫孔子適齊於是年亂後，是也。時孔子年三十五。世家又記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與孔子問答。齊世家云：「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年表亦同。江永鄉黨圖考辨之云：「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店，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嘗有適魯之事？豈齊侯來而春秋不書乎？」崔述洙泗考信錄亦同此說。梁玉繩史記志疑謂爲六國時人偽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爲此說者，因是年齊侯田於沛也。今按：世家載孔子秦繆之對，以王霸分說，誠爲戰國時人語。春秋時無言王天下者。江氏諸人之辨良是。殆以孔子奔齊，臆想其預與景公晏子相識，遂誤會於田沛之事而爲此說耳。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卷四云：「知獵後入魯問禮者，案下文云，齊侯至自田，傳采拾列國之史而成，凡行於國內，史不書至，惟入魯故書至。傳卽承舊史而書之可知也。觀虞人之對，歷陳田禮，蓋景公感此而問禮矣。史公說當得之鈔撮虞氏春秋等書。」今按：謂傳采拾列國之史，甯有記虞人之對，而略其入魯問禮之理？若曰行國內不書至，僖四年皆獻公田，六日，公至，定亦出國者耶？章說殊牽強。左傳自有虞人陳田禮，及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之語，故後人誤以爲景公入魯問禮遇孔子矣。世家又稱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志疑引景吏部曰：「欲通齊景，不恥家臣，孔子而

如是乎？且據史所說，孔子三十歲時，景公與晏嬰適魯，既有秦繆之對，而景公悅矣，至此又何必自辱爲家臣以求通也？」今按：孔子先見景公，自不必爲家臣以求通，史說矛盾固矣。然梁氏既疑魯昭二十年景公未嘗入魯，又引此以駁孔子爲家臣，則亦進退失據。崔述亦疑孔子無爲家臣事。然孔子弟子爲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則孔子不恥爲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獨非家臣乎？此等俱難詳考，不得輒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說爲定。如晏子沮孔子，其語本墨子非儒，固不足信。（參關孫論墨子閒話）。然必謂晏子必不沮孔子，則同一無據，猶如謂孔子必不爲家臣也。

## 〔附〕 晏嬰卒年考

史記齊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今按：左傳記晏子言行，止於魯昭二十六年，即齊景之三十二年也。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其文又見於劉向之說苑。其說若可信，景公五十八年薨，晏子沒，至遲當在景公四十二年前。晏子曾歷事靈莊景三公，莊公被弑，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古人四十強而仕，其時晏子名德已高，當近四十，則其壽殆踰八十，故有相景公老而辭邑之說也。左襄十七年

晏桓子卒，晏嬰纒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是其時晏子已居大夫之位。自此下距崔杼弑君尙又八年，其時晏子當已過三十。以此推之，孔子適齊，晏子年逾七十矣。齊侯田於沛之年，晏子亦當六十五六，而孔子正三十耳，此亦可證是年景公晏子適魯與孔子問答之不可信。至晏子言行，大率見於左傳者最爲得實，今傳晏子春秋有明襲左氏者，亦有襲取之孟子者，如吾欲觀於轉附朝舞之一章是也。其書晚出，多不可據。如謂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云云，不知子貢是時尚未及孔門。又有晏子使魯，仲尼使子貢往觀，不知子貢之從孔子，晏子則已卒矣。至曰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更不足辨。又謂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則孔子相夾谷，晏子已先卒矣。若謂晏子卽以是年卒，何以左傳於魯昭二十六以後，歷十六年之久，更不載晏子一言一事乎？證以晏子春秋沒十七年之明文，其爲不可信明矣。至後人謂晏子春秋出於墨家，觀其多載孔門事，知亦非是矣。

## 六 孔子自齊返魯考



## 七 孫武辨

史記孫吳列傳有孫武爲吳將兵。漢書藝文志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本傳則稱十三篇。然其人與書，蓋皆出後人僞托。葉水心習學記言辨之云：「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預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又書論將能而君不御，春秋時固無中御之患，戰國始有，而未甚。又云智將務食於敵，城濮之勝，晉入楚師，三日穀，邲之役，楚亦穀晉三日，然未有敵以爲食者。」全謝山鮎埼亭集又申其說云：「吳楚交兵，吳本勝，而用兵實無勝算。左氏內外傳紀吳事頗詳，絕不及孫武。卽越絕諸書，出於漢世，亦不甚及孫子。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事其書，皆縱橫家之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於知兵者之手。」姚姬傳惜抱軒集讀孫子亦有發明，云：「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與師十萬者也。況在闔廬乎？田齊三晉，旣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



專明禮大夫有賜於士云云之意，故不稱季氏家臣，而變文曰大夫，並不以為兩人。至家臣稱大夫，亦多其證。左昭七年，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云云，即家臣稱大夫也。閻氏四書釋地又續毛氏四書臆言論此頗詳。宋崔之說皆非。

宋氏又以陽虎謂即楊朱，其說尤怪。引鹽鐵論廣地篇：「楊子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因謂：「西漢人稱陽虎爲楊子，陽楊古字通用，疑陽虎即楊朱。韓非外儲說左下篇曰：『陽虎議曰：主賢明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以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又曰：『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侯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侯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虎善取，不善樹人，即孟子楊子取爲我之說也。言務取以爲己，若樹人則且爲己害。孟子韓非之所言，正是一家之說。仁者治人，其言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富者務取，爲己者不爲仁，亦取爲我之說也。』宋氏之論如此，可謂荒誕不經之尤矣。務取之云者，即善竊人國之謂，與楊朱爲我，風馬牛不相及。不善樹人者，韓非下文明明自言之，曰：「夫樹相梨橘柚







## 一〇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孔子考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此事疑者眾。趙翼陔餘叢考崔述洙泗考信錄辨之尤力。

大意謂：「公山弗擾卽左傳公山不狃，據左傳，不狃以費畔，在定公十二年。是時孔子方爲司寇，主墮費之議。弗擾不肯墮，至率費人以襲魯，豈有弗擾欲召孔子而孔子欲赴之理？」此據左傳謂弗擾以費畔在定公十二年也。然僞孔注論語謂：「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陽虎執季桓公在定公五年，此以弗擾召孔子亦在定公五年也。

朱子集注，毛奇齡四書稽求篇從之。

世家云：「

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

按定公九年，孔子已年五十一，此誤。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

孔子，是謂其事在定公之九年也。

江永鄉黨圖考從之。

狄子奇孔子編年引鄭氏環曰：「不狃之召，當在定

八年多陽虎入譙陽關以叛之時。

史記繫之九年陽虎奔齊之後，非是。」狄氏又云：「世家雖繫之

九年，然云此時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則又謂其事在八年也。

蘇氏古史載論語以費畔，亦在八年。

三說孰當且勿

論，而趙崔專據十二年一說以疑論語，可知其未是。

趙氏又云：「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爲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

梁懷弗敬。不狃乃嗾陽虎，虎逐之。是時不狃僅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濮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構陽虎發難，而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此敍不狃事甚晰。而曰：『不狃在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以費叛召』，則又泥於論語以費畔召之語，而未得其解者。夫論語謂以費畔召者，此著其實耳。在當時不狃之召孔子，決不以叛亂爲辭也。特以孔子有名德，爲世所重，欲借以收人心。陽貨亦曾欲見孔子而勸之仕矣。是時不狃雖有不臣之實，而未著變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復止。蓋雖季氏未及討，而固不得謂論語於此不應下一畔字。」毛大可云：「畔是謀逆，非稱兵」，此說極析。崔氏又云：「使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是皆泥文拘字之害也。惟江永鄉黨圖考云：「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謂畔，其實未嘗據邑與兵也。」斯爲得之。若論語其爲東周之語，或出孔子一時戲言，或由後人記者潤飾，尤不足深辨。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孔子實未往，其事當在定公八九年之間，則斯足矣。鄭環定不狃召在定八年多，以九年春孔子爲中都宰也。至其後子路主墮費，而季孫從之者，正由當時亦自知弗擾之有叛志，而憚于力征，因借墮都之名，以收削權之實，而弗擾遂終出於一叛也。

翟灝四書考異，沈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謂公山不狃以費畔，而季氏召孔子，則並句讀而失之。考古者不一

本情實，而先以爲古人必若是必不若彼，宜其愈出而愈謬也。

## 一一 鄧析考

呂氏春秋離謂篇：「鄧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又曰：「子產治鄧，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鄧國大亂，民口謹嘩。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列子力命篇亦云：「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鄧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荀子有坐篇云：「子產誅鄧析，史付。」皆謂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黻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前後相去二十一年，是鄧析及與子產同時，而非子產所殺。杜預注左傳謂：「鄧析鄭大夫，欲改鄧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云竹刑。」正義：「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鼎。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鄧所鑄舊制。若用君命遣造，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獨專

其名。駟黻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爲作此書也。」今按：左傳子產鑄刑書，叔向諫曰：

「民知爭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今鄧析之所爲，即是叔向之所料。是駟黻之誅鄧析，正爲其教訟亂制。然必子產刑書疏闊，故鄧析得變易

是非，操兩可，設無窮，以取勝。亦必其竹刑較子產刑書爲密，故駟黻雖誅其人，又不得不捨

舊制而用其書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有鄧析子跋，云：列子楊朱篇，子產以兄朝弟穆爲慮，密造鄧析而謀之，鄧析使誘以禮義之尊，朝穆鄙之。鄧析曰：子產與眞人朝穆居而不知也。疑子產所殺，當是鄧國有此人，鄧析收得其

書，列其事指與刑鼎相難者，別條爲竹刑，即荀子所謂好治怪說者。子產卒後二十年，駟黻以他罪殺之。初子產所殺者，人不得其名，以其術盡鄧析所輯書中，遂以書名其人耳。此亦臆測，聊備異見。時晉亦有刑鼎，在魯昭

年，後鄭鑄刑書二十三年，前鄭用竹刑十二年。

仲尼曰：「鼎在民矣，何以尊貴！」蓋自刑之有律，而後賤民之賞罰，得不

全視夫貴族之喜怒，而有所徵以爭。鄧析之竹刑，殆即其所以教民爲爭之具，而當時之貴者，乃

不得不轉竊其所以爲爭者以爲治也。此亦當時世變之一大關鍵也。其後不百年，魏文侯用李克，

著法經，下傳吳起商鞅，然後貴族庶民一統於法。而昔者「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制，始

不可復。然鞅起皆以身殉。今鄧析，其爲人賢否不可知，其竹刑之詳亦不可考。要之與鞅起異行

同趣，亦當時貴族平民勢力消長中一才士也。

漢藝文志名家有鄧析二篇，劉向敘：「臣所儲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

以相校除復重，爲五篇，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今按韓非子云：「堅白無厚之





中都之語，是孔子爲中都宰之證。其爲司空，他書無徵，蓋不久卽升爲司空也。崔述云：「世家有爲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語有事無年。年譜則云：四十七歲定公以爲中都宰，四十八歲遷司空。按：年譜所云四十七歲者，爲定公之五年。是年自六月以前，權在平子，六月以後，權在陽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魯之亂莫甚於陽虎時，孔子於此時猶爲宰與司空，亦何時不可以仕？而論語乃有或人不爲政之問？陽虎威制魯君三卿，多行不義，孔子身爲卿貳，終不肯去，及桓子受女樂，乃不脫冕而行，不幾輕重顛倒乎？春秋陽虎以八年戰敗，孔子以十年相定公會於夾谷，爲司空當在虎敗之後，夾谷之前。」江永亦云：「定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楊虎將以璠璵斂平子，仲梁懷弗與，見左傳。而家語云：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階而救焉。年譜遂敘宰中都於孔子四十七歲。是時陽貨方張，豈夫子仕時？且陽貨途中之語，又何謂耶？」因定宰中都，在定公九年。其說殆是。

### 一三 孔子相夾谷墮三都考

孔子爲魯司寇，其政績之大者，凡二。對外爲相夾谷，對內爲墮三都。夾谷之會，在定公十





以費叛，郈費之墮，叔季自墮之。郈費不叛，則二氏方欲資爲保鄣，卽欲墮之，其將能乎？觀圍成弗克可見已。乃左傳述此事，一若墮郈及費，皆出孔子仲由之謀。左氏作之，公羊附之，史公信之，而三言成實，豈情也哉？家語襲左傳史記之文，謂孔子墮三都之城，並墮成邑，誤甚。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墮都辨，以爲其謀非出孔子。淳南集五經辨惑云：三山林少穎，近代名儒也。其於兵萊人，墮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可謂卓識。」今按：梁氏此論，可謂似而實非也。考古者貴能尋實證。實證之不足，乃揆之以情勢，度之以事理，而會之於虛。孔子之墮三都，左氏言之，公羊又言之，史記又言之，三家之言，如出一轍。其爲信史也，有實證矣。卽捨是而揆之以情勢，度之以事理，孔子非不能唱墮都之議者，季叔非決不能聽孔子之說者。夫謂郈費，叔季自墮之，固也。然而圍成弗克，又誰實主之耶？今詳考事實，孔子墮都之議，實自郈費之叛而發。八年，陽虎作亂，費宰公山不狃隱贊之。九年，伐陽關，陽虎出奔齊，季氏猶未顯討不狃也。十年，侯犯以郈叛，亂既定，孔子乃唱墮都之議。公羊載其言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且論語亦言：「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此自是孔子平昔君君臣臣正名復禮之主張。孔子既以相夾谷見信，乘此時而言之於季孫。季孫懲於陽虎之叛，憾於不狃之詐，而聽之。叔孫亦自鑒於侯犯之事而先墮郈，季孫遂繼之墮費。而不狃自餒於往日之助陽虎，乃先叛以逃罪。獨成宰

公斂處父能臣也，始終忠於孟孫，於陽虎之亂有力焉，故孟氏信之。而慚於孔子復禮之論，又二子皆先墮，乃僞不知而隱抗命。此皆事理之甚著，情勢之極顯者。故謂孔子鑒於魯之內亂而相機進言，可也。謂季孫叔孫亦鑒於私門之變，而遂信孔子之言以自墮其都，亦可也。公羊注「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

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悅其言而墮之。此注爲得當時情實矣。吳英曰：左氏謂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疏云：當是仲由自立此謀，是也。孔子時爲司寇，國有墮都之事，則必孔子以爲是可知也。公羊以爲計出於孔子，然墮郕墮費，實出叔季兩家自思其都爲叛夫之藪，孟孫亦與及焉，故皆有從墮之議。子路與之果決，孔子不過在其位謀其政，以爲合於古者已無百雉之制而可墮也。故復古即所以靖亂，而非孔子創謀以爲必不可緩之急務也。今按吳氏此辨，蓋亦以三都不果墮，而爲孔子作解脫也。今尊孔子者，不詳考情實，昧於因利乘勢見可而動之理，若孔子憑空發此一段墮都大議論，叔季二氏，皆惑化於聖德，而孔子仲由，遂能不藉實力，不湊機會，自有神妙作用，墮此二都，固屬遠於情理。而矯其謬者，因謂墮都之議，絕與孔子無涉，乃不惜蔑棄實證，視同市虎，則豈不兩失之哉？此如夾谷之會，世家謂齊懼，歸魯侵地而謝罪，其說若未免過侈。

而矯誣者因遂並排其事而不取，亦不得謂識之卓者也。即如崔述考信錄所辨，一若齊之歸地，與孔子之相，固可無涉，而全不足以爲孔子功者，是亦矯枉過甚之說也。方夾谷之會，魯爲齊下，而既會之後，齊人歸地。雖齊不爲懼魯之用孔子而與魯會，而齊之歸地，要不可謂非孔子折衝壇坫之功。見於左傳者，如魯叔孫豹鄭子產宋向戌，即如孔子弟子子貢，皆以弱小知禮，而抗強敵，以自樹其國體。應對朝聘，文采斐然，照映一世。雖後世誦者，猶有餘慕。孔子相夾谷，夫亦猶之。即謂不足以盡孔子之能事，豈得抑而沒之，謂與孔子無涉乎？故左氏所記，縱如葉夢得氏之疑而不信，要之會夾谷而孔子相，必有一段外交情節，則無從而疑者。崔氏之論，未得爲適當之見也。魏禧曰：夾谷既會，齊侯謂其臣曰，夫人率其君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索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景公於是歸魯出。可知此會孔子有平仲爲內主。即因梁邱據，亦當由平仲得之，不得草草看過，謂聖人開口半言，齊人遵服也。此考古論世者，就事論事，不以己意抑揚乎亦可備一解。然若左氏所記根本不可信，則魏氏之言亦僅爲一種猜測爾。

亦可備一解。然若左氏所記根本不可信，則魏氏之言亦僅爲一種猜測爾。

其間，庶乎得古人之情實矣。

又按姚際恆春秋通論世無傳本，余曾見其鈔本之殘者，亦論此事。大旨與後來志疑之說同。謂一春秋孔子所修，論語孔子所作，此等事當參觀始得。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則孔子之不罪弗擾可知矣。」蓋弗擾叛季氏，非叛魯也。墮費之議，實由於叔孫季孫，非孔子與子路之為此謀也。弗

擾以費叛，而孔子欲往，孔子豈反謀墮費，使季氏得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邱叛而叔孫仲孫墮邱，費叛而仲孫墮費，皆率師以往，憤疾家臣之叛己而欲自墮之也。其墮之意，則將以爲家臣無所持以復叛而我以安。惟孟氏之邑則異是。其宰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墮。但二氏以己邑既墮，亦欲墮孟氏之邑，乃強公使墮之，此公之聞也。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墮。」又謂「墮費之於魯，無利而有害。三都者，固不特三家之保障，而實亦魯之保障也。使聖賢于魯得位行道，自必有正本澄源之計，次第設施，豈在于紛紛毀裂其城池，以吾君相漫然嘗試于叛人哉？」今按姚氏此論，其誤亦與前後諸家同，而爲辨較深刻。然當知孔子欲赴弗擾之召，其意非在助弗擾以去季孫也。若謂定公圍成，乃定公之闕。而孔子在當時，似并不贊三都之墮者。則彼之所謂正本澄源之計，又將若何而爲設施哉？虛辨無實，不足翻前古之成案也。又按葉夢得春秋獻，亦辨此事，蓋自來疑此事之最早者。葉氏謂孔子欲正三家，必有其道矣，何致使仲由爲之，此亦虛辨無實也。

## 一四 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辨

世家：「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攝相者，江永云：「攝相乃是相禮，如

夾谷相會，論語趨進翼如，賓退復命是也。若魯相自是三卿，執政自是季氏。孔子是時但言之而從，公羊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耳，未嘗攝魯相也。」余觀荀子有坐云：「孔子爲魯攝相。」晏子春秋云：「孔子聖相。」則戰國晚世，已有誤以孔子爲魯相者。史記特承其誤。崔氏考信錄梁氏志疑皆有辨。

誅少正卯，語本荀子，崔梁亦辨之。余謂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於陵仲子尚存乎，何爲至今不殺乎」，此爲始有誅士之意。齊負郭之民有狐咼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呂覽貴直篇作狐援，古今人表作狐爰。乃有誅士之行。下至荀卿，乃益盛唱誅士之論。其有坐篇所載湯誅尹諧以下七事，周公誅管叔爲不類，子產誅鄧析爲誤傳，此外則爲虛造。蓋猶非荀卿之言，而出於其徒韓非李斯輩之手。韓非書外儲說右。亦載太公誅華士狂裔，其所舉罪狀，爲「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畊食掘飲，無求於人」，是即趙威后之所欲誅於仲子者也。有坐之言少正卯曰：「心達而險，行僻而堅，信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而非十二子篇亦云：「行僻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則知少正卯即十二子之化身矣。荀卿先倡非十二子之論於前，其徒乃造爲孔子誅少正卯之事於後，戰國事如此例者甚多。至於李斯得志，乃有焚坑之禍。崔梁辨此事甚盡，顧未及於此，故爲引伸之。家語亦載此事，繼以子貢進曰云云：余考子貢從遊尚在後，（參讀考辨第二十九）則家語言復誤。又

荀子稱：「少正卯魯之聞人，聚徒成羣，小人之傑雄」，殆猶僅爲一在野之學士。然觀其氏少正，則至又非在野之士也。史記始以爲大夫亂政者。崔述曰：「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況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產遠甚，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況孔子耶。」專據史記爲辨，亦未是。尹文子聖人篇亦載孔子誅少正卯事，宋鉅

尹文接萬物以別有爲始，當無取於誅殺。蓋尹文在荀卿前，而書語出荀卿後矣。至首辨其事者，當爲朱子。其言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亦不道也。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稍次葉適習學記言亦辨之，亦以爲出荀氏之傳。

又按左傳駟黜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正值魯定公九年，孔子爲司寇之歲。豈少正卯乃由鄧析誤傳歟？

## 一五 孔子去魯適衛考

孔子去魯，世家在定公十四年，魯世家在十二年，衛世家在靈公三十八年，則當魯定公十三年。十二諸侯年表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行，衛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江永鄉黨圖考謂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常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今考世家又謂孔子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則去魯正定公之十三年也。且魯世家書孔子去於十二年毀三桓城孟子不肯墮成之後，左傳圍成不克在冬十二月，知孔子去在十三年之春矣。

定公多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已去魯矣。使十一月不去魯，十二月圍成有弗克乎？不悟春秋固用周正，其說疏陋，殊無足辨。又世家載齊人歸女樂，崔述疑之，謂：

「孟子但言不用，從而祭，腍肉不至，未嘗言歸女樂。且其事不書於春秋經，又不見於傳，惟論語微子篇有之，疑出戰國策士僞撰。」翟灝四書考異謂：「語孟俱不專於記事，各見一邊，理無嫌也。」余謂孔子去魯，亦不載於春秋，何論於歸女樂？且韓非書下內儲說亦載其事，其與史記所敘，

雖誠有類戰國策士口脂者，然孔子在當時，主復古禮以折私家之奢僭，故內則權臣抗其政，外則敵國忌其事，讒間交作，決非一端，女樂之事，何必無之耶？

林春溥孔門師弟年表後說謂：「武叔之毀仲尼，桓子之受女樂，亦當由墮都之故。蓋始患家臣之

強而墮之，繼聞處父之言而疑之，物必先腐而後蝨入焉。使桓子不疑孔子，豈女樂所能問？」劉光黃烟霞草堂文集卷一孔子周遊列國說則謂：「孔子周遊，爲避禍，非爲行道。陳氏於齊，猶季氏之於魯。孔子用於季氏，抑私家，強公室，齊魯近而相親，魯治，齊必效之，陳之謀篡齊急，故忌孔子之用魯，爲女樂以饋之，所以間孔子。孔子用於魯，實季氏主之，故孟子見行可之仕，魯不曰魯定公，而曰季桓子。用女樂以饋季氏，與爲密謀，謂孔子利魯不利季氏。季氏欲殺孔子，公不敢違。郊不致驢，即食不設箸之意。以孔子去之速，知季氏必欲殺孔子，而聖人已見其機也。孔子在外，屢發思歸之歎。其出也，師已送之，曰：「夫子爲罪也。當時不罪夫子，師已何爲辨其無罪？」而夫子亦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則出走爲避死明矣。故其歸也，必待再有用於季氏，季氏召之而後敢歸也。既信孔子而用之，不信去之可矣，曷爲必欲殺之？」曰：所謂交不終兮怨長也。且不殺孔子，無以對叔孟，更無以挾定公，三月之間使兩易其政也。謂女樂之饋出自陳氏，以昭公之出，陳氏援季，簡公之弑，三家庇陳知之也。」今按兩家所論，雖非的證，而頗得當時情事，抑劉辨深刻矣。又王荊公行述謂古之人僕僕然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惑矣。孔子始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於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留則烏乎之。曰衛靈公之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於是之衛，衛不可與處，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宋鄭鄭陳蔡。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於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王氏此論，頗若與劉說爲近。然時人固曰知其不可而爲之。孔子亦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斯二義者，合而觀之其可也。」

## 一六 蘧瑗史鮑考

襄公十四年衛獻公之出，蘧伯玉始見於左傳，時必名德已重，故孫甯思引以共事。最少亦當三十。後八年孔子生。世家哀公二年，孔子至衛，主蘧伯玉家，上距孫甯逐君，六十有七年，伯

玉當在九齡外。全祖望經史問答本此，疑近關再出非伯玉事。崔述洙泗考信錄則力辨孔子再至衛主伯玉家之說爲妄。謂：「伯玉已先卒，論語使人寡過之答，當在魯昭世。」今按二說皆無據，殊未有以見其必然者。考呂氏春秋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覲焉，曰：「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簡子按兵而不動。淮南主術訓亦云：「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此兩事皆當在定哀世。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引蔡邕釋海云：「蘧瑗保生」，則伯玉固長年。若及靈公卒歲，伯玉僅亦望百之齡，豈遽不可信？其人既老壽，又以弗治治國，蓋道家之先聲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語見莊子則陽篇。謂昔日之所謂是者，或今日之所謂非，又今日以爲是者，或乃昔日之所謂非。不存成見，故曰化。此本非論語寡過意。淮南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則誤襲莊子。不惟誤其年，抑且誤其義。莊子非謂伯玉自見己非，特謂伯玉不固執己是非耳。朱子又錯憶淮南語爲莊子語，引此二條，混而同之，以注論語之寡過。於是莊子書中之伯玉，逍遙時順者，一變而爲南宋道學家之伯玉，日惟以內訟己過爲能事，若拘拘然不獲一日之安矣。夫若是則烏能化？故論語之「欲寡其過而未能」，乃使人之謙辭，亦君子之虛心。至於莊子乘



化，是非俱泯，則爲隱几夢蝶之流。而淮南知非，是投老生悔，少壯全非也。此固孰爲得伯玉之

眞乎？此層毛氏四書改錯亦有辨。乃崔氏重蹈朱子之誤，亦以淮南語歸莊子，因以證伯玉之非高壽，其言曰：「莊子曰：『蘧伯玉行年

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固有期頤之壽，莊子必不僅以五十六十言之。」豈不疎哉？寓言篇亦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乃又以伯玉爲仲尼。且孔子年踰七十，何亦僅以六十言

？以此知崔說之疏。

史魚，孔子稱其直，其事跡屢見於諸子之傳記。據左傳定十三年，公叔文子與史鱣語，則二

人乃同僚。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至衛，已與蘧瑗史鱣公叔發相交。時孔子僅八歲，史鱣當已在強

仕之年矣。其後四十八年，孔子至衛，得交蘧瑗史鱣，則鱣亦壽者也。崔適史記探源謂公叔文子卒於定十三年，此由誤讀左傳，非也。

又謂季札歷聘之文，非當時語。以觀樂與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云云，良非當時信史矣。然謂季札至衛交蘧瑗史鱣公叔發爲不可信，則與疑孔子至衛不及交伯玉史魚相類，皆無證以見其必然也。說苑記衛靈公問史鱣

以子路子貢，是鱣固至今尚在。惟大戴禮韓詩外傳有史魚尸諫蘧伯玉事，則史魚死在伯玉前。要之

兩人皆及春秋之晚世，而史鱣之名，尤盛於伯玉。莊子胠篋篇云：「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

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史鱣陳仲並列。不苟篇云：「田仲史鱣不如盜。」意史鱣在戰國世，必負盛

譽，故莊荀之言有此。戰國學者，好爲托古。有托之遠者，如墨翟言大禹，孟子言堯舜，許行言

神農之類是也。有托之近者，如法家有管子，名家有鄧析，兵家有孫武，道家有老子，墨家有晏子

之類是也。此外如太子晉萇宏師曠尾生高介之推之傳，爲後世稱道者，何可勝數？而春秋晚世諸

賢爲尤盛，史魚亦其一矣。年往事湮，信否莫辨。亦惟以考古之當慎，與闕疑之不可免，而置之可也。

## 一七 孔子畏匡乃過蒲一事之誤傳與陽虎無涉辨

世家：「孔子適衛。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過匡。匡人拘孔子。孔子去匡，卽過蒲。月餘，反乎衛。」又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鬪甚疾。蒲人懼，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今按：世家文字，前後多錯。如兩敘過蒲，實爲一事，非有去陳復過蒲也。孔廣森經學厄言亦主錯簡之說，惟其排比推論，亦多誤，茲不詳辨。考

之左傳，定公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世家公叔氏畔，殆指此。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魯適衛，居十月而去，過匡過蒲，適遭公叔氏之畔，核其年月，正復相當。集解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括地志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是匡蒲近在一處。去匡過蒲，稽其地位，亦復相接。然何以於同時同地，連罹兩厄，而論語惟及匡事，絕不言蒲難？以余考之，匡蒲之難，蓋本一事。今世家所載孔子畏匡

事，蓋出後世誤傳，不足信也。

世家之言曰：「孔子過匡，顏剋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崔述辨之曰：「孔子在魯爲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爲虎。況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匡人欲殺孔子，斯殺之矣。如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欲奚爲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武子仕衛，在僖文之世，成二年，武子之子相，將兵侵齊，其時武子非老即死，自此下至孔子來衛，尙九十餘年。甯氏之亡，亦數十年。甯氏亡在襄二十七年。從者將欲爲誰臣乎？此其爲說至陋，皆必無之事，而世威信之，其亦異矣！」

且論語記匡事凡有兩章。一則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推其文義，與史記所載畏匡事絕不類。夫使匡人誤以孔子爲陽虎而拘之，則一言而解耳，亦非可以爲匡人罪也，孔子何以言之如此？其又一章曰：「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亦與史記載畏匡事不類。崔述辨之曰：「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同免。匡人果圍孔子，曲三終而解去，此家語說。則顏淵當同圍而同解。何以論語云顏淵後乎？」又史記仲尼弟子列

傳無顏刻，但有顏高。王應麟困學紀聞六謂卽顏刻，惠棟九經古義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並主此

說。解詁云：「高乃亭之謬。（亭隸作克）亭刻同聲，古字通用，論語憲問篇克伐怨欲，馬注克好勝人也，意與驕相似，故字子驕。」然左傳高斃陽州，在定公八年，何以十四

年尚能御孔子過匡？全謝山經史問答云：「厚齋先生考古最嚴，獨以顏刻卽顏高，稍不審。顏高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

五十歲計，過匡之歲，定公之十四年也，顏高亦止七歲，凡此皆無從審正。惟不問其生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

年尚能御孔子過匡，是則厚齋之疏也。」余謂全氏若疑及史記畏匡之非信史，則不爲此辨矣。仲尼弟子傳正義云：「孔子在衛，

南子招夫子爲次乘過市，顏高爲御，」志疑云：「王肅妄以則知史記敘孔子畏匡事，不必爲信史也。善乎王鑒

之言曰：「匡人遭陽虎之暴，識虎必眞，不應以貌似而誤圍夫子。夫子亦必明言非虎，不應託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畏，恐有他說。」

則論語之所謂子畏於匡者其事果何如乎？曰：以今考之，殆卽世家過蒲之事也。所謂爲甯武

子家臣者，徐堅初學記引左傳注云：「蒲甯殖邑也。」此注今無考，或當是賈服舊注。春秋大事

表亦云：「甯殖以蒲出獻公，甯氏誅，繼受蒲者爲公叔氏。」余疑孔子過蒲，公叔氏方畔，止孔

子不可，強盟而出之。後人誤以公叔氏爲甯氏，蓋以其同爲蒲邑之主也。於是孔子以要盟於公

叔氏而得脫者，遂謂其使從者爲甯武子家臣也。然則以甯武子一人之誤傳，不益足以證明畏匡過

蒲之爲一事耶？

余又考春秋名匡邑者非一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綿訾及匡。杜

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今陳州扶溝縣西有匡城。定六年侵鄭取匡，此鄭國之匡也。在今開封府潁川縣東南。僖十五年諸侯盟於牡邱，遂次於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論語子畏於匡，即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如顧氏說，則孔子畏匡，與陽虎暴匡，並非一地。然顧氏特據杜注分說。江永春秋地名考實則謂：「文元年之匡，亦在長垣，不在扶溝。」梁玉繩史記志疑則謂：「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南，與潁川新汲縣東北，二縣相近，疑匡是一地而分屬。」按之地圖，梁說頗疏，未可信。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云：「鄭之匡，在今開封府潁川縣東北，去蒲甚遠，距陳已近，孔子何得又過蒲返衛？蒲爲今大名府長垣縣治，衛之匡在縣西南十五里。左氏文八年，晉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今晉令鄭還衛。以此推之，知匡既還衛，後又屬鄭。定六年所取鄭地，實衛地也。」毛奇齡四書改錯云：「左氏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時陽虎實帥師，令皆由虎出，故虎得暴匡。」由此說之，則定六年魯人取匡，亦在長垣。陽虎之所暴，即孔子之所過也。然則孔子過匡，自招公叔氏之要盟，而特以其邑乃往者，陽虎之所暴，故遂誤傳而爲匡人以孔子爲陽虎而見圍耶？

畏匡之事，論語以下，又見於莊子秋水篇。其文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莊子書本寓言無



故佛肸即據中牟以畔。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即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今按：哀五年孔子在陳，詳考辨第十八。何有佛肸遠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事？此亦虛也。索隱云：「此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蕩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當衛走邯鄲之道。」據此中牟正在晉衛邊境，與匡蒲亦近。而考左傳定十三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至冬十一月，晉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氏與范中行氏之爭始此。孔子以魯定十三年春去魯至衛，居十月而至匡蒲，正值其時，故或謂佛肸以中牟畔召，或謂孔子欲見趙簡子，皆其時也。佛肸畔在魯哀五年，而此云佛肸以中牟畔者，如公山不狃畔在魯定公十二年，其召孔子在八年，而論語稱以費畔召，情事正相類。故余定佛肸召與孔子欲見趙簡子，亦爲一事兩傳，或併兩無其事。其傳說之源，則自孔子過匡蒲而起。而孔子過匡蒲，則其時當魯定公十三年冬，或十四年之春也。今世家既分敘四事，又散列前後，遂使後之讀者，茫不見其真際。崔氏之辨，有見其誤，未見其所以誤。崔述又以過蒲爲自陳返衛時，以蒲王衛西，匡在衛南，佛肸之畔在趙襄子時，考覈均未精愜。而一概抹殺，以爲謬悠之談，全無根極，亦不足以發明其底裏矣。

## 一八 越句踐元年考

國語越語下：「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韋昭注：「句踐三年，魯哀公之元年。」杜

預春秋世族譜：「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左傳宣公十八年正義引。今按：「史記越世家：「句踐元年，

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索隱曰：「事在左傳定公十四年。」然則允常卽以是年卒，

句踐卽以是年立，韋注卽以句踐立年爲元年也。通鑑外紀目錄，皇王大紀，通鑑前編，皆以周敬王二十三年爲允常卒，特據句踐元推前一歲言之，初非別有據，不知古人庸可卽其

立年稱元年也。越世家又云：「句踐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韋注：「句踐以魯哀元年棲會

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句踐改修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

也。」吳越春秋第八云：「越王句踐臣吳，至歸越，句踐七年。」注：「國語當魯哀公五年，是爲

句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句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越世家索隱引紀年：

「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則爲句踐之三十二年。

又按左傳哀二十年越圍吳，二十二年滅吳，爲句踐二十四年，蓋亦首尾三年。故越語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云：「留圍之三年，吳師敗。」均與左傳合。吳越春秋繫之句踐





貞子，蓋本之孟子。其再適陳，以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爲三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論語。按論孟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孟子敘其道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爲二，其謬一也。論語云：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孟子云：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此亦一時之語，而所傳異辭，史家亦分以爲二，遂謂孔子凡兩發嘆，一屬之初至，一屬之再至，其謬二也。此條索隱釋史均辨之。過匡之役，未出境也，無故而反。臨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而復反。去就苟然，僕僕道途而不憚其煩，其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皆無之。卽其所自爲說，已自改之，而學者反皆遵之，甚不可解也。崔辨如此，足以破千古之迷矣。又云：「孔子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去，非定之末卽哀之初，所謂魯定公卒之年去衛者近是。」則立說猶疏，未見所以爲去取之故。以余考之，孔子去衛，當在衛靈卒歲，請舉十證以明之。

年表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桓魋惡之，宋世家亦同。孔子以前歲去衛，今年過宋，前後適合。若於魯定公卒歲已去衛，何緣至是始過宋乎？此一證也。

志疑謂過宋在景公二十二年，臧庸拜經文集上錢曉徵書謂在二十三年，皆據孔

子在魯定卒歲去衛爲說，故改易過宋之年以就之耳，其實非也。

左傳：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

火，曰：其桓僖乎。」是孔子哀三年夏在陳。蓋以是年過宋而至陳，年亦適合，二也。其後孔子

以魯哀六年自陳避兵適蔡，卽自蔡返衛，

詳考辨二二及二四

在陳不出三年。若自魯定公卒歲去衛，則至魯

哀六年返衛，在陳將踰五年。孔子自言之，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玄云：「不

及仕進之門。」故孟子亦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則孔子之在陳蔡，不比

其在魯衛，何以留滯如此之久。此不可信，三也。孔子至衛，衛靈公祿之如魯，其敬事孔子至

矣，孔子又稱衛之多賢。若以定公卒歲卽去，則去衛何其速，留陳何其久。不可信，四也。且世

家云：「孔子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去衛適曹，去曹適宋，文本一貫，何

以中間橫插是歲魯定公卒一語？此不似史記原文可疑，五也。余謂後人妄添此句，正緣妄據孟子

未有終三年淹一語而然。自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至十五年恰及三年，故謂孔子於是年去衛矣。

又世家云：「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冬，蔡遷於州

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夏，魯桓釐廟燬。秋，季桓子病。」史

記探源云：「案春秋蔡遷於州來以上，皆在哀公二年，齊助衛圍戚以下，乃在三年。此文是歲以

上有闕文，本不謂一年之事。故上文已言冬，下文復云夏秋也。」

志疑云：「是歲當作明歲。」以下文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之

例，知其非是。崔述云：「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爲三年，」尤失之。余謂上文孔子去衛適曹，去曹適宋，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一節，正當在此。以後人妄疑孔子於魯定卒歲先已去衛適陳，移之於前，又妄爲增竄，遂使今世家文理種種，先後僭舛，不可依據，六也。

年表孔子來陳，在陳湣公六年，尙在魯定公卒前一年，其誤不待辨。然其所以誤，則亦有可得而言者。世家云：「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自魯哀三年孔子至陳，居三歲爲哀公之六年，吳侵陳而孔子去，避兵適蔡，見葉公，年數正合。後人不知適蔡卽適楚，見葉公，又誤謂孔子去陳至蔡，去蔡至葉，遂因孔子居陳三年，而誤演爲孔子居蔡三年。因誤謂孔子自陳避兵，在魯哀公元年之役，遂移年表孔子來陳於湣公之六年。以其年至魯哀元年吳伐陳，前後亦適及三年也。然與世家居三歲之文已不符。且孔子於魯定公十三年至衛，十四年卽來陳，尤不合。並與世家以魯定公卒歲去衛之說相乖。使子長自爲之，不應僭違如是。明出後人移易，痕跡鑿鑿，七也。陳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時孔子在陳。」按吳伐陳，一在湣公八年，一在十三年，有年表可證。何嘗有六年伐陳取三邑之事？此後人妄據年表改世家，謂孔子來陳，應在湣公六年，而八年吳伐陳之事，亦因誤在六年也。志疑云：「六年當作七年」，不悟吳伐陳尙在八年，此決非一二字之誤。是同有後人改易之跡，八也。且年表之經後人妄加改易，猶有不止於是者。世家：「孔子自

楚反乎衛，是歲，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今年表孔子自陳來衛在衛出公八年，當魯哀公十年，與世家相差四年。此何以誤？曰：亦誤於妄增孔子居蔡之三年耳。蓋孔子居於陳三年，被兵亂，而至蔡，見葉公，卽以是年返衛，則爲魯哀公六年。後人不知至蔡卽至葉，遂謂孔子去陳先至蔡，又三年而後至葉。於是自哀公六年至蔡，又三年而後返衛，則爲魯哀公之十年也。然則孔子來陳，今年表已移前四年，而孔子返衛，今年表又移後四年。故索隱疑孔子在陳凡經八年，何其久。語見陳世家而據年表，則孔子在陳乃有十二年。此決非史記本來之誤，而其妄爲移易以致誤者，又決非出於一人之手，又可得而徵論者，九也。又考今年表，有孔子至陳去陳之年，無孔子至蔡去蔡之年，蓋孔子適陳，年表所固有，而後人從爲移易。孔子適蔡，年表所本無，而後人亦未爲增入也。然蔡世家則有之，云：「蔡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因遷蔡於州來。」是孔子適蔡，尙在蔡未遷州來之前。然則其居蔡三年，又將隨蔡而遷乎？其謬抑又甚矣！茲考其致誤之原，亦有可得而指者。孔子世家云：「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後人據此，誤謂孔子是時避兵亂，自陳至蔡，則在蔡未遷州來之前也。此又史記所載孔子行跡，多經後人妄竄，其謬誤之尤易見者，十也。而余謂孔子以魯哀三年至陳，其論證猶不止此。孔子世家索隱云：「按系家潛公十



## 二〇 孔子去衛適陳在衛靈公卒後非卒前辨

余既考定孔子去衛在靈公之卒歲，而猶有說者，余疑孔子之去，未必在靈公卒前，而應在靈公之卒後也。何以言之？凡言孔子去衛在靈公卒前者，以論語「衛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爲據。然此事與左傳答孔文子語大相類，而彼尤詳備。崔述曰：「此本一事而傳聞者異也。以理度之，靈公問陳之失小，孔文子問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則當去，彼可因所問而導之以禮，此則但當以不對拒之。竊疑左傳爲得其實。」是論語此章，固已不可信。世家據論語而增之，曰：「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是謂孔子並不以靈公之問陳行，而靈公乃以孔子之一對而遽衰其禮貌也。其去理益遠。其他世家載孔子去衛之故，又曰：「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此事亦本論語子見南子章而增益之。子見南子一事，昔人自孔注以下，率多疑者。次乘過市，尤爲難信。必謂孔子於靈公卒前去衛，實無的據。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亦謂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文選注引家語，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於是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今按曹適陳，實一串事。惟謂居衛日餘即去，決不可信。若果如此之決，亦不當屢去而屢返矣。故知家語與世家，實同一不可信也。

孟子曰：「孔子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

孔子至衛，已當靈公三十八年，至靈公卒，先後五年。衛多賢臣，靈公亦好賢，於孔子未必遽失禮。故余疑孔子之去，乃在靈公之卒後也。

年表衛靈公卒後一歲，孔子過宋，是年夏，卽至陳。靈公卒在前年夏，若孔子在夏前行，何以淹滯衛曹之境，有一年之久？謂孔子以靈公卒後去，則時日適合。又論語有冉有子貢問爲衛君乎一章，崔述曰：「論語爲衛君章，冉有子貢問答之辭皆似在衛之時，有所諱而不敢深言者。」

又曰：「此章所稱衛君，先儒皆以爲出公輒，玩其辭意，良然。此章問答，當在孔子返衛之初。」余則謂此章在孔子去衛之前也。春秋哀二年夏，衛靈公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子父相抵之形已成。時孔子猶未去衛，二子之間如此，最切情事。論語集解引鄭玄曰：「衛君謂輒，衛

晉趙鞅納輒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石曼姑圍戚在哀公二年春，時孔子方過宋適陳，鄭氏未能詳定孔子去衛之年，而漫述輒輒相抗之事，故援引石曼姑圍戚以明以子拒父之實。實則當晉師納輒而衛不之迎，已顯有敵抗之跡，二子之間，寧必俟衛人圍戚以後？然鄭氏此注，猶不以此章問答爲孔子返衛後事。史記孔子世家於孔子返衛後僅記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一節，似亦不以此章爲同時語。至蘇子由古史乃以此段問答謂在魯哀六年孔子返衛之後，而崔述承之。不悟以子拒父，自是當時驚人一大事，且孔子與諸弟子在衛已久，於其事尤應關切。雖已去衛，而師弟子之間，豈有不相與問答討論以定其理之是非。而謂遠在出公四五年後，孔子重返衛，乃始見詢及之耶？此皆誤於以孔子在衛靈卒前已去衛，故於論語此章，不得不繫之於孔子返衛之後。今定孔子於靈公卒後始去，而此章問答，正在臨去之前，若較舊說爲遠勝。又按：朱子語類「夫子爲衛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有疑夫子爲衛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輒亦義所當立者也。以輒常立，故疑夫子助之。方實問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時，曰：然」，是亦見此章問答當在靈公初薨，輒初立時矣。惜爲舊說纏縛，未能明白辨析耳。又張文麓江日記王崧樂山集皆不信夷齊讓國事，對此章特創別解，然定爲靈公初薨時問答，仍無害。則孔子之去衛，當在此年六月後也。

又按：論語儀封人請見，閔氏釋地云：「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都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



而後至儀邑，或由儀至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喪失位去國。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踪正合。」余謂儀邑既遠在衛西南境，孔子自魯適衛，何須迂迴而過其地？此殆孔子去衛適陳時事，封人所謂亦可通，不必定指去魯言也。閻氏既詳考其地域，而猶曲爲之說者何哉？林春溥孔門師弟年表後說亦主此事在去衛適陳時。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謂「儀乃浚儀，今祥符，非儀封，乃去衛適陳要道。」其辨已去魯適衛時，自相牴牾。

## 二一 孔子過宋考

世家：「孔子去衛，過曹，適宋，又適鄭，遂至陳。」臧庸拜經日記云：「二適字，皆過字之誤，宜據年表校正。」今按：過曹事他無所見。過宋之事，論孟皆有之。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皆是也。而其詳見在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莊子所謂伐檀於宋，蓋與史合。而崔述疑之，謂畏匡過宋實似一事。其言曰：「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莊子與荀子皆以匡爲宋邑。」按荀子當係說苑之誤。鄭東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偃陽也，以予宋，魯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在宋，理或然也。此

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惡知非魋聞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爲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一事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詞小異。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難，卽爲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以爲二。」崔氏此辨，其先蓋起於疑畏匡之事之無實，因以爲或卽桓魋之所使。然子畏之匡在蒲，鄰於晉遠於宋，與桓魋無涉。且畏匡據世家在魯定公十四年，過宋據年表及宋世家在魯哀二年，亦不得謂一時事。至莊子謂孔子遊匡，宋人圍之者，誤以桓魋之事牽涉畏匡，古書如此誤者甚多，不得卽以爲據也。陸德明音義引司馬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誤圍孔子以爲陽虎，此卽不據莊文，亦不以畏匡卽由桓魋。論語絕糧章孔注「之宋，遭匡人之難。」檀弓疏畏匡，亦引微服過宋，自屬昔人筆誤，並不以畏匡由桓魋也。左傳文十一年，有承筐，方輿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孔子自衛適陳，或當過此，不必繞道走扶溝之匡。扶溝之匡，前人亦無以爲宋邑者。又以其如子何二章語意之同，遂謂似出一事，尤屬輕斷。今定孔子畏匡過蒲爲一事兩傳，而桓魋之難，則別爲一事，庶於論孟史記均可通。而孔子以貌似陽虎而見拘之說，要爲不足信，此則崔氏疑之而得者也。

世家又謂孔子過宋之後適鄭，則復不足信。崔述云：「鄭在宋西，陳在宋南，自宋適陳，必不由鄭」，是也。世家云：「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狀云云。」崔氏力辨，以謂此乃齊東野人之語。余考韓詩外傳謂孔子出衛東門，逆姑布子卿，卽其事，而文詞小異。據外傳，



謂孔子是年過鄭，又誤爲子產以是年卒也。故鄭世家因孔子世家而誤，年表又因鄭世家而誤。然可以因其誤而證孔子畏匡實在至衛十月之後，與微服過宋非一事，又可知孔子過鄭之不可信。故孔子自衛至陳，過宋則有據，過鄭則無實。

## 二二 孔子在陳絕糧考

論語：「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又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康成以爲：「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孟子亦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今按厄於陳蔡之間，卽在陳絕糧也。何以言之？孔注絕糧章，「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此言孔子之厄於陳，以被兵亂而乏食也。世家：「孔子遷於蔡之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之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此亦言孔子之厄在吳伐陳之歲。而謂絕糧乃由受兵圍，

則不足信。自朱子已辨之。全祖望經史問答申論尤析，其言曰：「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情理之所必無者。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乃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謂自宋適陳，即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按全氏此處，據世家孔子再適陳之說，故云然。若單就孔注言，未見其必爲哀之二年也。蓋哀公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參伍求之，而其不可信者，置之可矣。」全氏此論極明覈。蓋言厄於陳蔡之間者，爲其時之自陳如蔡也。言在陳絕糧者，爲其行之猶未出境也。崔述亦辨此事，顧未能考定其年歲，因謂孔子往來陳蔡間，原無定居，其厄亦非一日之事，則亦誤。梁氏志疑「孔子厄於陳蔡，孟子以謂無上下之交，必去之惟恐不及。乃自定十五年至哀六年，徘徊陳蔡，一至再至，母乃非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未識當時情事若何，參考無由，深所難曉。」今按，梁氏此條，凡有二誤：謂孔子自定公十五年即至陳，誤於世家再適陳之說，一也。又不知厄於陳蔡乃被兵亂，亦同崔氏之誤，二也。故乃有深所難曉之歎。今定孔子自哀二年後至陳，歷三，四，五，三年，所謂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者，即其時事。至六年吳伐陳，避兵至蔡，在途絕糧，則所謂無上下之交之際也。



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卽州黎之丘也。（古讀來如黎，故州黎卽州來。）劉氏此說，引鹽鐵論證史記，謂孔子適蔡，乃新遷之蔡，然鹽鐵論後於史記，則此非有力之論證。

## 〔附〕 楚昭王與師迎孔子辨

世家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前人歷辨其誣，已略見如上考。金履祥曰：「孔子至葉，卽是至楚。」梁氏

志疑亦謂：「孔子未嘗至楚，但至葉。」朱子語錄云：「昭王之招，無此事，鄉魯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崔述又論之云：「蔡，楚境也。之蔡卽至楚也。既相傳有至楚之事，故疑以爲昭王之聘之。既聘之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爲子西之沮之。吾惡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埒會而爲之說乎？」今按：崔氏此論極是。此其傳說之遞衍，有似於孔子之至齊。以孔子之至齊也，而疑以爲景公已在魯先見孔子而善之。以孔子之卒不用於齊也，故又疑爲晏子之沮而已之。凡其因臆度而遂埒會以爲說者，率如此類，亦可推例以求也。

## 二四 孔子自楚反衛考







## 二五 孔子自衛反魯考

世家：「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乃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集解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索隱云：「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今按：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三年。詳考辨第十五。則去魯實十四年也。孔叢詰墨篇謂：「魯哀公十五年，孔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亦以孔子在魯哀十一年返。狄子奇編年又謂孔子於定公十四年，哀公六年，均曾返魯，則其語殊不足信。言孔子於定十四年反魯者，以定十五年有子貢觀朝禮，哀元有吳使至魯問骨節，兩事。子貢觀朝禮，蓋自衛往觀，反衛與孔子言之。詳考辨第二十九。骨節之對，其語荒誕，未可取證。崔述考信錄有詳辨。至孔子西見趙簡子，臨河而反，息乎陬鄉云云，其爲傳說，已辨於前。考辨第十七。其不得爲孔子反魯之證者抑明矣。言哀六年孔子反魯者，狄氏之言曰：「孟子云：未嘗有所終三年淹，是孔子於歷聘諸國，皆無連居三年之處。今云六年自楚如衛，十一年乃自衛反魯，今按此說實是。則在衛不止三年。云六年在陳，十年乃自陳入衛，則在陳亦不止三年。云六年在楚，十年乃自楚反衛，則在楚亦不止三年。皆與孟子不合。」狄氏必

欲強合於孟子，故爲此彌縫之說。不知孟子之言，容亦有不足信也。又曰：「左傳哀七年，子貢卽仕魯，亦孔子自衛反魯切證」，則不必孔子反而後子貢得仕矣。

## 二六 孔鯉顏回卒年考

世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孔子二十歲生伯魚。」家語未必可信，姑據以爲說，則伯魚之卒，孔子年當六十九也。史不書顏子卒年，今家語作三十一。索隱及文選辨命論注引家語並作三十二。家語又謂回少孔子三十歲。而據論語先進篇伯魚先回卒，許慎王肅因謂論語乃設事之辭。此固甚謬。四書釋地又續謂回少孔子三十七歲，卒於哀公十二年，方合三十二年之數。志疑依之。論語稽求篇以家語作三十一回死爲是，少三十是四十之誤，回死與子路同時。經史問答從之。李鐔尚史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享年四十有一」，四史發伏鄉黨圖考四書考異等同之。今按：毛氏云：「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據家語推算，顏子當死於孔子少孔六十一歲，哀公之四年也。

子三十歲，原是四十之誤。」其辨最析。可證顏子卒年，斷在子路卒前一年。而三四字誤，尤爲屢見不鮮之例。惟少三十可以爲少四十之誤，則壽三十一又何弗可爲壽四十一之誤耶？論語哀公問好學，孔子對以顏回，曰：「不幸短命死矣。」尚書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孔傳雖僞，自是古訓。臧庸拜經日記亦謂五十以下而卒，亦可謂之早。惟定顏子年四十，較李說少一年，則爲無據。且顏子之在孔門，最推高足。畏匡之歲，孔子年五十七八，顏子從而後，孔子疑其已死，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師弟子之情感既深。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其時年僅十七八，尙在童齡，而從學更在其前，或竟從魯隨行。則孔子五十五歲去魯，顏子十五卽從也。此雖非必不可有之事，而似以少三十爲尤近情理。則顏子卒年，後二說之所同，而其年壽，則以第三說爲尤當也。

三國吳志孫登傳登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況臣年過其壽。」列子力命篇曰：「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四八。」兩說皆與索隱及選注引家語顏回三十二卒之說合。然列子出張湛，在王肅後，四八之說，正襲家語。孫登之卒，在赤烏四年，當魏正始二年。肅自黃初中出仕，至是垂二十年，或其時僞家語已出，故孫登據以爲說。且家語自襲史記，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而家語云：「顏淵少孔子三

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較史記多三十一歲四字。沈濤論語孔注辨僞云：「家語係王肅僞撰，全是剽竊史記，當是今本史記脫此四字耳。」則肅前史記固有三十一歲早死之語，王肅不知其爲僞文，故既襲取以入家語，而又爲之註曰：「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校。顏淵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後伯魚，或爲設辭之詞。」依此注詳之，王肅自據史記誤文可知。故許慎先有以鯉也死爲假言之說。許既先王，其據史記，尤爲明白。則吳志與列子即非襲之家語，亦必本於史記。而史記既云少孔子三十歲，又云三十一歲早卒，兩說相合，必有一誤，尤爲顯見。後人徒據吳志列子謂家語三十二歲死之語實不誤，而所誤必在少孔子三十歲一語，實思辨之未精也。

## 〔附〕 項橐考

秦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淮南子修務訓，劉向新序，王充論衡實知篇皆同。隸釋漢童子逢盛碑：「才亞后橐」，后項雙聲，即項橐也。顏氏家訓以項橐與顏回同爲短折，弘明集亦云：「顏項夙夭。」董仲舒對策：「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





雜，以致一人分爲二三也。」此則信宰予死難事者。

史記齊世家，成子將殺大陸子方，田逆請而免，田豹與之事，勿受，曰：逆爲子請，豹與子車，余有私焉。事

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予謂此亦子我即宰我之旁證也。孔門諸徒盛於魯衛，故子方如是云云耳。

余每疑宰我子貢同列言語之科，而宰我居

先，孟子稱其智足以知聖人，其在孔門，明爲高第弟子矣。而論語載子我多不美之辭，如晝寢及

三年之喪兩章尤甚。諸弟子中，獨寫宰我最無情采。論語本成於齊魯諸儒，其書出於戰國時，田

氏已得志，而魯亦爲田齊弱。豈田氏之於宰我，固有深恨。而朝政之威，足以變白黑。則魏之何

晏，唐之王叔文，固自不免爲小人之傑。而宰我之於孔門，乃亦負此重冤。則甚矣知人論世之非

易，而良史之不多得也！史記謂孔子恥之，豈不宜哉？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有使民戰栗之對。宋蘇轍古史考云：哀公將欲去三桓，不敢正言，以古者戮人於

社，故託社以問。宰我知其意，亦以隱答之。蓋欲哀公伸威。夫子見事勢不可妄動，故疊辭以折之。清儒方觀旭論語偶記亦曰：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劉賓楠論語正義則曰：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

出遜之前，遊於陵坂，遇武伯，呼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机捏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此社主之間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云夫子所云既往不咎，疑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以爲禍本，而欲聲

罪致討。夫子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爲，而不可輕於舉事也。今按據此，宰我在魯，已主去三桓，其仕齊而主去陳氏，殆無足怪。韓非說林下，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此明指宰予實當時一政治人物，特以官位未至六卿，故文不詳其事耳。若宰我僅屬孔

門弟子，未嘗從政，如顏閔之儔，韓非何以作此語？又弟子列傳於顏回子路之儔皆著其年，雖或不足盡信，亦自有傳述，獨宰我無年可考。見當時孔門於宰我之疏。慮宰我與同賜年相上下，既久於從政，及其死，無門人弟子爲之道譽，而多權實譏毀之辭，

故致然爾。容齋隨筆據孟子所載三子論孔子賢於堯舜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極稱之，謂其妙在虛會。全謝山經史答問云：「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野人之言。宰我雖未知長於子貢與否，然孔子歿後，並無宰我出處踪跡，則

先死又何疑？」容齋又云：「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以此疑死齊之妄。則又不悟記載之容有闕也。又大戴禮五帝德稱宰我問，言五帝德，乃在齊驕衍諸人後，疑亦齊

人，而託之宰我。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何緣獨宰予一人憊？此其無理尤顯。無亦以晝寢者有朽木之喻，故遂以憊

病歸之一身耶？

論語比考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扞目，宰予獨顧，由廬隨車。」其輕誣宰予，亦與呂覽一例。

蓋呂氏此文，襲自莊子讓王曰：「孔

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

言。」固無宰予。而情事遠勝矣。使崔氏據此而證左傳之闕止，決不能爲論語之宰我，則亦疏闊

之論也。崔氏又謂：「史記宰我與田常作亂之說，卽本之李斯，謂與田常相爭，而措辭不審，遂

若黨於陳恆然者，非與李斯爲二說也。」誠如其言，則孔子恥之一語，又作何解？

弟子列傳又謂：「宰予利口辨辭，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宰我子貢，同在言語

之科。孟子亦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此乃行人之職，才長專對，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泛

言利口也。

宋翔鳳論語發微謂善爲說辭，乃以微言垂教，非爲行人使四方之謂。強以公羊家言說書，尤爲無理。

子貢常相魯衛，如孔子粗來谷之相。

其文辭多見於左傳。

後人又爲虛造存魯亂齊亡吳強晉霸越之事。

此見列傳，前人辨者已多。

雖非信史，然假托者尙猶知子貢之善言

語，爲聘使之辭令也。今宰我在齊八年，見信於其君，而有言語之才，嫻於辭令。豈不有接遇賓

客，應對諸侯，嘉言美語，足以傳世？而遺聞軼事，曾無存者。徒見稱爲利口，一若與子貢之善

言異其類。而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若以爲言行不相顧之小人。不知宰我之善言語，乃指

政事應對，非指其私人之利口也。子貢曰：「惡居下流，眾惡歸焉。」司馬遷傳仲尼弟子，亦謂：

「學者多稱七十之徒，譽或過實，毀或損眞。」若宰我之與子貢，一則增美，一則加醜。甚矣是非傳說之不可憑也！

## 二八 孔子卒年考

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傳文亦同，史記世家亦同，自來無異說。杜預注左傳，始謂：「四月十八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長曆說同。孔傳東家雜

記又謂：「當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聖薨，先儒以爲己丑者誤。」此殆卽據杜氏傳疑之說爲斷，非別有確本也。至吳程以大衍曆推定四月己丑乃十一日，杜氏謂是月無己丑實誤。江永成蓉鏡諸人，遞衍其說，以相證明。至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日考依之，而其說乃定。陳玉樹卜子年譜據易林睽之恆云：一

孟己丑哀呼尼父」，謂焦氏當西漢世所見左氏續經正是乙丑，與元凱之說合。然何以今春秋經傳及史記盡作己丑，陳氏亦不能爲之說。數日之差，於知人論世無預，姑存勿論可也。自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此，孔

子年七十三也。若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則至是當得七十四。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疏有云：「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言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賈氏旣主孔子生魯襄二



未細覈。不然，何以既從周歲增年之算於前，而又取相距之歲爲計於後？此決不可通矣。又按左氏昭二十年疏：「服虔云：孔子是時四十一。」今自襄公二十一年起，以相距之歲計之，至此得三十一，知今本四字乃三字之誤。四十一又四十之誤，據阮氏校勘記正。則服虔亦自以相距之歲計，何說於賈逵之獨以周歲增年計耶？狄氏又謂：「孔子之以周歲增年，正有明據。孔子世家索隱云：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歲增年也。」然索隱之說，遠在賈後，安知其不誤據賈算，而持此辨？又烏從據索隱而逆定賈氏之以周歲而增年？又烏從據賈氏而逆定古人之以周歲而增年哉？周歲增年之說，要爲錢氏彌縫之論，恐未足信守，以釋前人之誤也。

## 二九 孔子弟子通考

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今按：孟子云「七十子」，呂氏春秋遇合篇「達徒七十人」，韓非五蠹「服役者七十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受教者七十有餘人」。淮南要略「孔子述周公之訓，以教

七十子」，漢書藝文志序，楚元王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則孔子門人，固僅有七十之數。

烏得三千哉？淮南泰族訓云：「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越絕書亦同。養徒與弟子有辨，史記遂謂孔子弟子三千人矣。然孔子亦豈得有三千養徒者？此淮南據晚世四公子養客爲例，深不足信。主衛訓又云：「孔丘墨翟，慕義

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則近是矣。七十言其成數，七二七七，則自可無辨。

世家又云：「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今按崔述云：「孔子弟子，魯人爲多，其次則衛齊宋，皆鄰國也。」則至自遠方之說，亦不如後人所想像。今分別舉其著者列之如次。

顏回，魯人。見列傳。

崔述云：「顏氏之著名於魯者多矣。春秋傳有顏高顏羽顏息，呂覽亦有顏闔，則顏子爲魯

人信也。」又林春溥曰：「仲尼弟子傳顏氏居其八，顏路顏回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

何皆魯人。顏之推云：「仲尼母族。」開卷偶得卷六。

閔損，魯人。集解引鄭玄曰，弟子目錄云。

冉耕，魯人。集解引鄭玄。

冉求，魯人。集解引鄭玄。

仲由，卽人。列傳。







顓孫師，陳人。

列傳，集解引鄭玄云陽城人。

崔述云：「子張乃顓孫之後，顓孫於莊二十二年自齊奔魯，歷閔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張之非陳人，明矣。蓋因其先世出自陳，而傳之者遂誤以爲陳人耳。若子張爲陳人，孔子亦將爲宋人乎？子張之子申祥，亦仍居魯。」今按：呂氏春秋尊師篇：「子張，魯之鄙家也。」子張果魯人也。檀弓「申祥之哭言思」，鄭注「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因謂：「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爲婚姻。」不知其實皆魯人也。

曾參，南武城人。列傳

崔述云：「南武城者，魯南境之邑，吳越至魯之衝，卽子游爲宰之地也。孟子書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則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馬氏蓋見孟子書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誤以爲武城人耳。」今按曾子果武城人，未必不可避寇而去。雷學淇亦以曾子之去，證武城非祖宗邱墓之鄉，其說實迂。孟子稱曾子師也，父兄也，亦未必見其卽非武城之人。崔氏乃謂非武城人明甚，殊嫌速斷不足信。武城在費縣。秦策：「曾子處費，新序作處，鄭誤。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梁氏志疑引西京雜記云：「昔魯有兩曾參，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云云，卽與秦策同述一事。梁氏據之，謂：「曾子爲北武城人。南武城爲魯邊













事，爲孔子反魯後由再仕季之證。又引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挾粟餐長溝之眾，季孫讓之曰：「將奪肥之民耶？肥爲康子名，爲由求共仕康子之旁證。今按：小邾射之事，子路自以爲民居國，義當從令，故有「有事小邾，死其城下，不敢問故」之對，不足以爲再仕季氏證。至於韓非書郈爲叔孫氏邑，子路爲郈令，又烏得謂再仕康子。又謂孔子駕而去魯，寧有其事？寓言小說，殊不足信。水經濟水注引韓子：「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蒲乃衛邑，與魯事益無涉。其說亦不足據。又弟子列傳：「子路爲蒲大夫。」又曰：「爲蒲大夫孔悝之邑宰。」蒲本寧氏邑，後歸公叔氏。疑公叔畔後，乃歸孔氏。則爲蒲大夫，卽孔氏邑宰也。春秋公邑稱大夫，私邑稱宰。然如陽貨亦稱大夫，則蒲宰亦得稱蒲大夫矣。蒲人嘗圍孔子，故孔子之戒子路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

端木賜，少孔子三十一歲。列傳

按：子貢少顏子一歲，觀孔子與回孰愈之間，見二人在孔門之相伯仲。禮記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孟子云：「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全謝山經史問答云：「孔子





不識也。私於使者曰「云云，是其時子貢仕於衛。翌年，越后庸盟魯於平陽，季康子病之，思曰：子貢若在此，吾不及此。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吾將召之。」其後子貢事無考。史記貨殖傳謂：「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然考論語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是子貢貨殖，孔子已言之。據子貢前後行跡考之，其鬻財曹魯之間，或在其仕魯之際。其仕衛已在孔子卒後，史記之說，不足盡據。列傳謂子貢卒於齊，其年亦無考。

言偃，

少孔子四十五歲。列傳

按：孔子反魯，子游年二十三。蓋其從遊當在孔子反魯後也。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僅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旣以文學名。」此閻氏誤讀論語從我於陳蔡以下兩章爲一章，故云爾。又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旣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禮運注亦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考孔子年五十一爲司寇，子游年六歲，孔子五十五歲去魯，子游年十歲，孔子與語大同小康，有是理乎？後人猶有信禮運大同爲眞孔子當日之言者，皆坐不知論世考年之咎。

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列傳

按：游夏在孔門相伯仲，猶回賜也。晚年爲魏文侯師，詳考辨第三十九。又按：檀弓：「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其語不足信。何者？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三年。至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去魯乃之衛，非之荆。一也。冉有以魯哀三年自陳召還，不得復使荆。二也。孔子世家云：「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用事大夫發徒役圍之，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陳蔡之圍，與昭王之迎，既均不足信，則子貢之使亦不足信。三也。此又云子夏。孔子厄於陳蔡，子夏年十九，蓋尚未從遊。又不聞子夏長於聘使專對。其時既年少，孔子何特使之爲先容？四也。臧庸拜經日記疑子夏當爲子貢之譌，其說亦無據。陳玉澗卜子年譜駁之，益無聊。金穎鄭環以子夏從游陳蔡疑其年，亦誤。今定子夏從游諸說皆可無辨。崔述云：「檀弓篇所記舛謬殊多，而此章所載曾子速貧速朽之說，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洙泗考信錄卷二。「蓋自孔子歿後，諸弟子之門人，各私其師，故多自尊其師之說，而譏他人，因而撰爲此等語耳。」洙泗考信錄餘錄。不足信，五也。然崔氏既論此章不足信，又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語，證其時冉有尙從孔子未歸魯，何也？韓詩外傳有「衛靈公使人召勇士，道遭行人卜商」云云，子夏與衛靈公年不相及，外傳妄也。陳氏年譜強改靈公爲出公，又謂事之有無不可論也，殊牽強。年譜其他多類此，不盡辨。

顓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列傳

按：弟子列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云云，潯南集辨惑曰：「子張問行，孔子語以忠信篤敬，此平居所講明。史記因陳蔡之困而發，何所據耶？」翟灝四書考異亦辨之云：「陳蔡之厄，孔子年六十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時才十五歲也。史文豈可盡信？」今按：孔子六十八返衛，子張亦纔二十歲。則其從遊，蓋在孔子自衛歸魯之後。韓非顯學篇：「孔子之死，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子張亦能別立宗派，而其學說少所考見，可慨也。子貢問師商孰賢，以二人爲後進，子貢先達，見後進之賢而問此。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則子張先曾子卒，殆非高壽。據掘坊志：子張卒年五十七，則魯悼之二十一年也。

又按史記儒林傳：「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子路已先孔子而卒。子張之死，曾子往哭，似子張卒於魯。史公既稱子張陳人，又稱孔子卒而子張居陳，殆不可信。

孟子盡心篇：「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之名，又見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賈逵鄭眾以琴張爲顓孫師。服虔駁之云：「子張少孔子四

十餘歲，孔子是時三十一，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琴張爲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蓋本賈鄭。今按牧皮無考。

近人馬叙倫莊子義證疑牧皮即孟子反。謂牧皮音同明紐，皮反形既相似，聲亦歌元對轉，其說蓋信。

曾參父，年或稍後於子路。據論語侍坐章。最多不後孔子二十歲，於子張乃父行。孟子先琴張

次及曾皙，則琴張非子張，當與子路曾皙之傳同輩行也。莊子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侍事。」桑戶山木篇作桑寧，楚辭涉江作桑扈。

云：「接輿髡首，桑扈羸行。」或謂卽論語之子桑伯子，所謂太簡者也。說苑脩文記其不

衣冠而處，卽涉江所云羸行也。孟子反疑卽論語之孟之反。又見左哀十一年傳。「奔而

殿，將及門，策馬，曰非敢後」者。琴張與桑戶孟反爲友，又爲輩行前於子張之證。時冉

有使樊須御，季孫嫌其年少。子張與樊遲同輩，年又稍後，則決非琴張矣。

不必卽爲子張。王肅僞家語以琴張爲琴牢，漢書人表琴張在四等，今作琴牢，王引之已辨正。

皆少孔子四十餘歲。金鶚皆疑謂少孔子三十餘歲，誤也。又前後引金鶚，皆見求古錄禮說。

少孔子四十六歲。列傳

按：曾子於孔門爲後進，孔子死，曾子年僅二十七。

顏氏家訓勉學：「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孫志祖讀書記錄疑七十爲十七之誤，今按曾子年

十七，乃孔子自楚反衛之歲，曾子是時始從孔子於衛乎！孔子稱「參也魯」，門人記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無曾子。則曾

游夏子張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按武城近吳，吳滅，與越鄰。越以新興，禮賢下士，墨子弟子多游越者。儒林傳：「孔子卒後，子羽居楚。」楚越鄰國，子羽南遊至江，容有其事。然孔子當不及聞其顯。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語既不足信。詳考辨第二十七。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者，亦

後人之虛造也。

子羽籍字亦後人筆。

宓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

列傳或說少三十歲。索隱引家語。

崔述云：「孔子稱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是子賤已成德矣。其親師取友，已歷有年矣。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四十九歲，則當孔子卒時，年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金鶚亦辨之。據此，則家語之年爲當也。志疑云：「索隱引家語作少孔子四十九歲，與史同。今所傳毛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引史作三十，並

誤。又各本史記改索隱元文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三十九，不全，妄也。」今按：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注年數者，或注不同，或以符缺。若曰與史同，則顏子以下，何不逐人爲注，獨於子賤下此一條，疑未允也。此正是今傳家語誤取史年耳。不當轉疑索隱之非元文。又按：子燕史云少孔子三十歲，今家語作四十。疑毛本以子燕誤子賤而錯校者。

漢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論衡本性篇云：「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葉德輝曰：「韓非外儲，呂覽，新書，淮南子，韓詩外傳，說苑，論衡，家語注，及宓子賤語，皆治單父時事，當在十六篇中。」

韓非子難言篇：「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宋書：「畢萬保軀，宓賤殘領。」則宓

子蓋不得其死者。李氏尙史不之信，而亦無說。

顏無繇，少孔子六歲。索隱引家語。

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列傳。

葉夢得云：「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易商瞿。瞿本非門人高第，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今按：據列傳，瞿年長於回賜，其從遊當不在後。而孔子晚年喜易，瞿得其傳，亦當在孔子晚世。則瞿之從學久矣，而顧無一語見於論語，又不見於其後羣弟子之稱述。則其人尚在若有若無間，遑論傳易之事哉？

列傳又云：「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他日，弟子以問有若，有若不能對，遂斥其師座。」其語荒誕，不足信。今家語有「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妻，瞿曰：『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孔子曰：『無憂，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此又變史記而益謬。據列傳梁鱣商瞿同年。瞿有五子，鱣年何得僅三十？即如今家語謂鱣年少留十歲，則鱣三十，瞿年恰四十，豈得謂夫子五丈夫子之言果然？此殊不足辨，姑舉以見偽書之多謬耳。論衡有孔子病，商瞿卜云云，御覽引莊子則云孔子病，子貢出卜，皆論語子路請禱之訛。

高柴，少孔子三十歲。列傳。

按：據此則高子顏子同年也。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崔述云：「此事當在子路爲季氏宰之時。魯定公五年，公山不狃以費宰見於傳，至十二年奔



齊，而費始無宰。然則子羔之舉，當在季氏初墮費之後也。」今按：魯定公十二年，子羔年二十四，故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矣」。哀十五年，衛蒯聵之難，子路死之，子羔則去，時年四十二。子羔去衛，遂重仕於魯。左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高柴云云，其證也。崔述云：「論語子羔僅兩見，皆非美辭。然其事旁見於傳記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蓋子羔年少，其仕魯在孔子卒後，是以不著於論語耳。」余意子羔長於子貢，不得謂年少。論語載孔門諸弟子言行，自有詳略，亦不得以年少爲說。

樊須，

少孔子三十六歲。列傳

按：左傳：「哀公十一年，魯及齊師戰於郊，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其時樊遲年三十二，不可謂弱。文十二年傳，有寵而弱，十四年傳，穀之子弱，成二年傳，二君弱，皆謂年少。疑當

少孔子四十六歲，時年二十二也。今家語正作少四十六歲。費氏門人考依之。

有若，

少孔子十三歲。列傳或說少三十三歲。正義引家語。又論語邢疏引史記作少四十三歲。

崔述云：「吳之伐魯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當是少壯時事。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十三歲，則當時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應孔子在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甚多也。」金鶚亦有辨。據此則家語之年爲當。微虎之事在魯哀公八年，有子蓋

年二十四。檀弓載：「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是有子卒在悼公世，先子游。據言氏舊譜子游卒年六十四，若其說可信，則爲魯悼公之二十五年，而有若猶在前。

顧氏曰知錄：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不可。慈谿黃氏曰：「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愚按論語首篇，卽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又曰：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聖人，史記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

又按列傳有有若不能對弟子問，因而撤座之說。洪邁容齋隨筆辨之云：「此兩事近於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孔子言之？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游夏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未嘗深詆也。論語記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前。檀弓載子游曰：有子之言似夫子。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

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列傳

崔述云：「論語多以子路冉有並稱。季康子問從政，以由賜求，孟武伯問仁，以由求赤，

其年皆似不甚遠。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二十九歲，子貢少三十一歲，公西華少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金鶚云：「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與其母粟五秉，卽夫子之粟。此蓋夫子爲司寇時，故有粟如此之多。又與原思爲宰同時，故類記之也。」原注：毛西河說如此。若少孔子四十二歲，則是時方十二三歲，安能出使乎？四字或爲三字之譌。

按：閻若璩四書釋地續，疑「子華使齊在孔子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不悟孔子使子華，何需冉有季氏之粟？且亦與四子言志之文不合。閻說非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侍坐，此以齒序。冉有少二十九，子華少三十二，序於冉有之下，亦自合也。」今按：金說甚是。論語侍坐章當在子路爲季氏宰之先。今姑以魯定公十一年，當魯三都前一年。時孔子年五十三，子路年四十四，曾皙年當三十許，冉有年二十四，則子華年二十一也。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華爲志。」時年四十一。

原憲，少孔子三十六歲。索隱引家語。

按：論語「原思爲之宰」，包咸注：「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崔述洙泗考信錄狄子奇孔子編年皆從之。其說蓋信。孔子年五十一，爲司寇，原憲時年十五，是亦有誤。三十六或當作二十六。金鶚亦有辨。

漆雕開，少孔子十一歲。正義引家語。

按：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

宋氏過庭錄謂：吾疑后字之訛。啓古字作后，漆雕子名，避景帝諱作開。

其語氣，漆雕年當遠後於孔子，不止少十一歲也。韓非顯學篇云：「孔子之死，有漆雕之

儒。」漆雕亦與子張諸人同其輩行，於孔門爲後起，故能於孔子卒後別啟宗風，自關戶牖。

若其年與孔子相隨，則孔子沒後，爲時亦不能久，無緣自成宗派矣。韓非所舉八家中，惟顏子乃孔門前輩弟子，此由後

儒推托，與顯孫漆雕之自關蹊徑者不同。

韓非又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

諸侯。世主以謂廉而禮之。」孟子亦云：「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

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又曰：「曾子謂子襄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皆所謂漆雕儒之風也。

陶潛聖賢羣輔錄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

墨子非儒篇云：「漆雕形殘」，孔叢子作「漆雕開形殘」，則知韓非

漆雕之爲漆雕開也。

孫詒讓開詰曰：孔子弟子列傳尙有漆雕哆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開也。孔叢僞託不足據。又曰：韓非顯學漆雕之儒，亦非漆雕開明甚。今按叢孔固不可盡據，然非別有確證，亦

何以知此漆雕之決不爲開乎？孫辨亦失之於固矣。

漢志有漆雕子十二篇：列曾子後，宓子前，疑其年世亦當在曾宓之間。

漢志每有自後至先爲列者，此其例也。班注：「孔子弟子漆雕后後。」宋翔鳳論語發微謂

後字當衍，是也。正義引家語或脫一四字，少孔子四十一歲，差爲近之。

崔述云：「春秋傳多載子路冉有子貢之事，而子貢尤多，曾子游夏皆無聞焉。戴記則多記孔子沒後曾子游夏子張之言，而冉有子貢罕所論著。蓋聖門中子路最長，閔子仲弓冉有子貢則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時，既爲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沒後，爲時亦未必甚久。而子貢當孔子世，已顯名於諸侯，仕宦之日既多，講學之日必少，是以不爲後學所宗耳。若游夏子張曾子，則視諸子爲後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學者之日長，是以名言緒論，多見於孔子沒後也。」今按：崔說甚是。余考孔門弟子，蓋有前後輩之別。前輩者，問學於孔子去魯之先，後輩則從遊於孔子返魯之後。如子路，冉有，宰我，子貢，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原憲，子羔，公西華，則孔門之前輩也。游，夏，子張，曾子，有若，樊遲，漆雕開，澹臺滅明，則孔門之後輩也。雖同列孔子之門，而前後風尚，已有不同。由，求，子，賜志在從政，游，夏，有，曾乃攻文學，前輩則致力於事功，後輩則研精於禮樂。此其不同一也。故子路之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冉有則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子又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道即指禮樂文章。宰予自哀公六年卽從陽生仕齊，歷八年之久。子貢務貨殖，鬻財曹魯間。二人同列言語之科，應對使命，皆不專事於學。至子游爲武城宰，乃有弦歌聲。故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劉逢祿論語述何云：「此章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

人，志於撥亂世，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於致太平。」此以先進後進爲及門之先後是也。惟以公西華爲後進，則誤。子華願爲小相，亦先進之志於事功者。故孔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又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此爲先進言之也。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爲後進言之也。所謂言各有當，非一端也。孔門四科，德行顏閔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惟文學一科屬後進，餘則皆先進。顧先進弟子，亦未必皆汲汲仕進。如顏子陋巷，孔子最所稱許。季氏使閔子爲費宰，則曰善爲我辭。列傳亦稱其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今家語謂閔子嚙當費宰，問政於孔子。大全辨謂是孔子爲魯司寇，桓子未墮費前。今按其說妄也。時居費者乃公山不狃，閔子何嘗爲費宰？雍也可使南面，雖爲季氏宰，無所表見，殆亦勇退者流。冉伯牛少可稱述，而居德行之科。後進則風氣又異。漆雕開立議不辱，澹臺子羽設取予去就。子張堂堂，故爲難能。樊遲小人，乃問稼圃。大抵先進渾厚，後進則有稜角。先進樸實，後進則務聲華。先進極之爲具體而微，後進則別立宗派。先進之淡於仕進者，蘊而爲德。行。後進之不博文學者，矯而爲瑋奇。此又孔門弟子前後輩之不同，而可以觀世風之轉變，學術之遷移者也。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其見於列傳者，冉求爲季氏宰。仲由爲季氏宰，又爲蒲大夫，爲孔悝之邑宰。宰我爲臨淄大夫。端木賜常相魯衛。子游爲武



門一重公案也。

漢儒傳經之說，有可信，有不可信。史記儒林傳記漢儒傳經，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此可信者也。蓋自秦人焚書，又經陳項之亂，書籍散亡，學者亦稀。漢興，乃有一二大師，出爲教授，始有傳統可言。史公本所見聞，記其源流，自可信據。至推而上之，謂某經自孔子若干傳至某師云云者，大率妄造假託，不可信也。

言孔門傳經系統，莫詳於易。史遷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此有可疑者。易緯乾鑿度曰：「仲尼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則謂商瞿乃孔子前輩，孔子向之請益，決非少孔子二十九歲之弟子。一說乖僻，同爲無根，可疑一也。孔子晚年治易，既所重視，其實此說亦不足信。傳之商瞿，則瞿亦孔門高足。其年事長於回賜，於游夏爲前輩，何以姓名獨不一見於論語？孔子沒後，諸弟子論學，亦絕不及商瞿，可疑二也。石林葉氏云：「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易商瞿，瞿本非門人高第，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則前人已疑之。史記云：「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洧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而漢書儒林傳則云：「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



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不但姓名里居不同，傳授先後亦互異，可疑三也。

即謂馬班二氏當有一誤，然孔子六經，何以無子游傳禮至二載，子夏傳春秋至嚴顏云云，而顧於

易之傳統，獨班班若是？可疑四也。荀謂：「秦人禁學，獨易爲卜筮書，得不禁，故傳授者不

絕。」史記儒林傳。然其他五經傳統雖絕，其秦前大師遞受必有可考，不應均無稽。可疑五也。且孔子九

世孫鮒爲陳涉博士，而田何當漢興，距孔子僅七世。時壽又不符。崔適史記探源云：「瞿少孔子

二十九歲，是生於魯昭公十九年。至漢高九年，徙齊田氏關中，計三百二十六年。而商瞿至田何

止六傳。是師弟子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師必年踰七十而傳經，弟子皆十餘歲而受業，乃能幾

及。其可信耶？」此可疑者六也。

韓非顯學，儒分爲八：有公孫氏之儒，陶潛羣輔錄公孫氏傳易，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朱彝尊孔子門人考謂

公孫段卽八儒傳易者。今按據上諸書，又見商瞿傳易之無徵，公孫段亦未必孔子弟子，蓋七十子之後學也。

易統之說既興，其後乃有詩統。經典釋文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

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大毛公以授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考河間獻王立

於景帝二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生於魯定公二年，相距三百五十八年。而子夏至小毛公僅

五傳，其不可信，尤遠甚於商瞿之與田何矣。或說：「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

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二說名字年代絕不同，雖後說

世隔差似，而子夏與李克同世，曾申雖同時，輩行不先於克，云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亦已

謬。至孟仲子，或謂乃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趙岐或云乃子思之弟子，孟氏又無可據信。日知錄卷七詩維

天之命傳，閼宮傳，皆引孟仲子曰。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習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今按孟子尚不及子思，遑論其昆弟？李克子思同

時，亦不得爲仲子師。今考史記無毛詩。班氏藝文志，儒林傳但言毛公，無名。鄭康成詩譜有大小毛公。見毛詩周

南正義。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有毛亨毛長，其後又爲毛萇。遞相增益，已增疑難。必遠溯毛傳迄

於子夏，實爲渺茫。

蓋周易本不與詩書同類，故秦人焚書不之及。而漢初之傳授獨廣，故乃最先有孔門傳統之說。及漢武立五經博士，而毛詩猶晚出，故亦詳其傳受，以自引重。凡今之所以證彼之僞者，皆彼往昔之所以自鳴其眞者也。

其他傳統不可信，有春秋三傳。徐彥公羊疏引戴宏，謂：「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

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則

子夏以後，公羊乃傳於一家，又五傳而已至漢景時也。公羊傳統之不可信，明矣。按公羊一姓，自傳春秋外，惟一見於

檀弓，有公羊賈。洪頤煊經義叢鈔謂「公羊賈疑卽論語公明賈」。（沈欽韓漢書疏證亦有此說）明古讀如芒，與羊聲相近。春秋家公羊高，亦卽孟子所謂公明高也。「日人武內義雄著孟子與春秋篇」，（見支那學第四卷）推引洪說，謂「公羊地卽公明地」。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有子池，池地二字形近易誤，蓋卽其人。又池字爲沱之異體，則公明沱卽公明儀，儀與沱亦聲近也。」今按公明高爲曾子弟子，見孟子萬章上注。公明儀與曾子問答，見小戴祭義大戴曾子大孝。鄭玄注亦謂公明儀曾子弟子。若洪氏武內氏之說

可信，則公明高公明儀同爲曾子弟子，未見其相爲祖孫也。且既同出曾氏之門，何以又謂受春秋於子夏？又公明高弟子長息，當魯穆公時，與子思同世。蓋公明儀公明高年輩，皆當在曾思之間。又莊子馬蹄義臺路寢，章炳麟解故謂：義借爲巍，巍巍即峨峨也。是儀得有高義。以古人名字相訓之例推之，則公明高或即公明儀，說苑脩文有孟儀問曾子疾，即公明儀（墨子與公孟子義問答，亦即公明儀也。說苑又有公明宣亦學於曾子，則當是別一人矣。又訛而爲公明沱公明地。此猶如穀梁赤又名穀梁叔，穀梁實也。惟穀梁子尙知其爲一人，而公羊則一人而訛爲數世耳。今公羊傳稱公羊子與引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同類。漢初舉其書，或言春秋，或言傳，並不繫諸公羊。則知造爲公羊一家數世之傳統說者亦妄也。應劭風俗通謂：

「子夏傳穀梁赤，一傳而爲荀卿，荀卿傳申公。」楊疏是子夏三傳而至漢也。穀梁傳統之不可

信，又明矣。

漢志本注「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晁氏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廩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叔，字元始，皆未詳也。」崔述云：「說穀梁者，名既不同，世亦互異，學者將

何以爲據乎？蓋戰國以後，簡牘文絕，傳穀梁者莫詳其初，各以意增會之爲說，是以參差而不一耳。不但風俗通諸書不可信，即漢志之注，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日人武內義雄論穀梁氏名字，（見支那學四卷孟子與春秋篇）則云「其名當爲叔，訓始，故字元始。楊士助疏作淑，乃叔字之誤寫。叔字又單作叔，古文作六，與赤形近而誤。又王充云，穀梁名實，則以淑實音近，實又自實誤也。」惟於顏氏名喜一注仍無說。近人吳承仕檢齋則謂「赤與赤聲相近，寂寞之案前歷反，赤音昌石反，是其比。六又與喜聲近，贍昌志反，字亦作叔，與贍同音。實即置之異文，置喜同部，赤淑叔實喜五文聲轉通作，故論語孔子稱左丘明，字異而人同。」（經典釋文叙錄疏證）觀其一名之紛綸，即知非確有師承傳統，歷先秦迄漢弗絕矣。論語孔子稱左丘明，

其人蓋隱君子，而爲孔子之前輩。故記者以之與夷齊微生高諸人並列，猶其前之以孔文子子產晏

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寧武子諸人並列也。明非孔門弟子。杜氏集解謂左邱明受經於

孔子，可謂無根之談。

論左氏春秋傳統，參讀考辨第六七及一四七諸篇，論公穀傳統，參讀考辨第九〇。

書之傳統見於孔叢子。

然孔叢書不可信，其言尤不足辨。

禮樂論語無傳統。

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

孔子，使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知儀禮尙出孔子後。

大抵史遷言漢初傳經本師，其可信者也。諸師或出荀子之門，則有可信，有不可信。荀子在





## 卷二

### 三一 墨子生卒考

墨子生年，自馬遷已不詳，僅附著於孟荀列傳，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二說相較，後者爲是。漢志云：「墨子在孔子後」，後漢書張衡傳注云：「公輸般與墨翟並當子思

時，出仲尼後。」皆是也。余考墨子止楚攻宋，在楚惠王四十四年後，五十年前。時墨子年三

十餘，下逮周安王十年，墨子當死於其時，年壽蓋踰八十。

葛洪神仙傳：「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孫詒讓聞詒謂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子年

壽必逾八十，余謂或可墨子壽八十二，後世遂謂其入山學道也。然既不得定其生卒的年，則此事無足深論。

上推墨子生年，當在周敬王之末年，或猶及孔子之未死

也。孔子卒，至安王十年共八十七年。

近人梁啟超墨子年代考頗精密，然謂墨子生於周定王初年，

元年至十年之間。約當孔子卒

後十餘年，卒於周安王中葉，

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

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則猶微有誤。余考墨子之生，至遲

在元王之世，不出孔子卒後十年。其卒當在安王十年左右，不出孟子生前十年。較梁考移前十許

年。以止楚攻宋一事爲主眼，似粗得墨子年世之真。梁考又謂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於鄭繻公被弑之後三年。因謂是周安王十二年，亦非是。鄭繻公被弑，在安王六年，故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也。卽棄去一年計之，鄭繻公被弑後三年，亦僅爲周安王之九年。梁氏以安王十二年起算，蓋一時之誤。

淮南要略稱：「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蓋墨子初年，正值孔門盛時，故得聞其教論，受其術業，非謂墨子親受業於孔子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對曰云云，子墨子聞之，曰：『葉公未得其問，仲尼亦未得所以對。』」今按：墨子幼年，正當孔子晚節，或竟不及與孔子並世。孔子遊蔡，遇葉公，墨子尙未生。此云聞其問答，亦得之傳聞，非謂其時墨子已生，有知識，能云云也。耕柱篇又載子夏之徒問關於子墨子。孫詒讓墨子閒詁曰：「史記索隱引別錄云：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後。」此亦誤。論語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豈得謂子張在子夏後？謂墨子年事較晚於子夏則可，謂墨子在七十子後則非也。





徒，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六藝者：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此六者，厥爲當時貴族之學，亦儒士進身於貴族之學也。習禮樂，所以爲相。習射御，所以爲將。習書數，所以爲宰。故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又曰：「學也祿在其中矣。」蓋其先儒士習六藝，皆以進身於貴族，而得穀祿也。其後乃遂以稱經籍。禮王制以詩書禮樂爲四術，卽四藝也。漢書儒林傳：「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此則漢儒之言。昔之儒者身習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至漢既不傳，乃以儒者所傳古經籍足其數，以附會於六藝焉。史記儒林傳又云：「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卽謂六藝傳於術士也。左傳哀二十一年，齊人來責魯稽首之禮，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此爲其時儒者傳習禮樂，故謂禮樂書曰儒書。而儒書多傳於魯。故仲孫湫曰：「魯秉周禮。」祝佗言：「伯禽封魯，分器備物而有典冊。」韓宣子言：「周禮盡在魯。」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中庸孔子對魯哀公，亦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故知魯存周禮，其書卽禮書，後世之所謂六藝也。而魯之學人，則傳習其書，嫻熟其事，故遂有藝士術士之稱。卽當時之所謂儒也。夫嫻習禮樂射御書數，以進身於貴族，所謂宦學事師者，其事不限於魯。至於原本先王，稱道詩書，以推見禮樂之因革，世變之流失，而欲以所謂文武周公者易當世，則其事

必待於魯。

因魯有古典冊。

而孔子由此起。然孔子之戒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論語言

儒者惟此。則儒固先孔子而有，而孔子猶未嘗自承爲儒也。目孔子之徒爲儒者，當出於墨。墨子初

亦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繼以爲其禮煩擾，厚葬靡財，久服傷生，乃始背業，自倡新義。而

有非儒。

至孟子尚不自承爲儒，故其書惟張師道，不言儒術。及荀子乃始以儒自居。

惟儒者所習皆當時貴族相沿傳守遵行之成法，而墨子乃非

禮樂，尚功用，而大儉約。其衣食操作，一以刑人苦力之生活爲準。儒者有譏之，曰：此非吾先

王文武周公所傳之道也。墨之徒則曰：此古者大禹之道矣。是墨之善爲解嘲也。故墨子稱道曰：

「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

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

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蓋墨子之所倡，在其時，則刑徒之所爲。至於貴族，固不親操勞作。故

墨子言禹道，對儒者之稱文武周公而言也。儒者曰：夫禮樂者，文武周公以來相傳之道也。墨子

無以加之，則曰：我之親操勞作以自苦爲極者，則禹道也。而後人乃以爲墨子真有得於夏禹之

道，是豈足與語夫學術流變之真哉？然墨子雖自稱以爲禹道，而當時非笑之者，則仍曰此刑徒之

所爲，黥墨之所務也，而遂呼之曰墨。呼之曰墨者，猶其呼孔門以儒。蓋儒之與墨，皆當時人物

流品之一目，人生行業之一端耳。儒者初未自認其爲儒，而墨者則直承其爲墨，曰：「人呼吾墨，吾則以爲大聖夏禹之道也。」故曰：非夏禹之道，不足爲墨。人以墨致譏，而彼轉以墨自誇焉。然則名墨翟者，猶後世有黥布。黥布不姓黥，人知之。墨翟非姓墨，則不知也。墨爲刑名，人知之。而墨者之稱，猶謂黥徒，則不知也。故當時所謂儒墨，易言之則士與民之分也，君子與刑徒之等也。謂余不信，請熟繙之於先秦諸子之古籍。凡所記儒者之衣服飲食起居動作言論，豈不儼然一所謂士君子者之衣服飲食起居動作言論乎？至於墨則不然。其衣服，奴隸之衣服也，飲食，奴隸之飲食也，起居動作言論，奴隸之起居動作言論也。在古代奴隸罪人一體，今則有別，故用奴隸字，從今制也。要之一派爲模擬上層之貴族，一派爲代表下層之庶民。彼自爲士君子，人亦從而士君子之。彼自爲刑徒奴民，人亦從而刑徒奴民之。儒墨之稱，由此生也。劉師培左倉集釋儒謂：說文，儒，術士之稱。今考說文訓術字云：邑中道也。邑中猶言國中。意三代授學之區，必於都邑，故治學之士必萃邑中，卽小戴王制篇所謂升於司徒，升於國學之士也。儒爲術士之稱，示與野人相區異。今按劉說亦可通。竊猶嫌其泛說而不切。如後云道術方術，皆由禮樂術藝演變引伸，而非由邑中道引伸，亦可證劉說之未諦。墨子至楚，穆賀見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吾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夫其曰賤人之所爲，猶之云刑徒之所爲，而不過稍緩其辭而已。此當時以刑徒視墨之證一也。太平御覽引墨子佚文有云：「賤人何可謂薄也。」想當時謂墨者爲賤人，故墨子有此語。墨徒公尚過爲越王迎墨子，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萌者，今所云客籍之民，猶刑徒矣。量腹而食，



皇周浹，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民者賤稱，卽爲俘虜奴隸，故字象械足之形，與稱百姓不同。荀子謂外於禮者爲民，猶云外於禮者爲奴隸爲黥墨也。

下云「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不言民而言百姓，知前之稱

民爲貶賤之辭。

其言祭禮，亦曰：「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

地者事二世，恃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楊倞注云：「有三乘之地者，祭法所謂適士。恃手而食

者，謂農工食力。」今墨子自願比於賓萌，而孟子則曰：「不仕則不能祭，爲不孝。」此可證儒墨

之不同矣。故儒者力爭上流，墨則甘與下伍。而儒者譏之，乃謂如黥墨之徒也。荀子又言之曰：

「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王霸篇豈不明以

墨子之說爲役夫之道哉？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國篇墨子非禮，尙

力，固宜爲役夫矣。然則稱之曰墨者，卽無異斥之曰役夫也。或者猶疑吾言乎？則孟子固言之，

曰：「墨者無父」，荀子亦言之，曰：「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禮論無父禽獸，

與刑徒役夫之誚何若？夫誰疑其非孟子荀子之言者。或又謂墨子與孔子並稱，古之大賢也。當時

旣儒墨平分天下，墨者何以自甘於刑徒役夫之誚？此則墨子已自言之，曰：「非大禹之道，不足

以爲墨」，墨者亦何慚其爲墨哉？且近世有工黨，勞工豈不爲人賤視，乃以此名相號召，則無疑

乎墨之爲刑徒之名也。

或疑墨既爲道術之稱，則墨子當何氏？余意古人不必盡有姓氏也。女子稱姓，男子稱氏，氏所以別貴賤。貴者始有氏，賤者則不必有氏。且如春秋寺人貂寺人披徒人費之屬皆非氏。介之推燭之武之類，亦不知有氏。復如師襄師曠卜徒父卜偃卜招父屠牛坦屠羊說之屬，亦非氏。然孔子弟子有卜商，晉膳宰有屠蒯，見左傳，檀弓作杜蕢。越有寺區，後世有徒氏介氏燭氏師氏，姓氏之起，至無準矣。則孟子何不可以據當世之稱墨翟而呼爲墨氏乎？要之墨家稱墨，乃本道術，不由姓氏，則斷斷然者。否則墨子之氏墨，殆亦如屠牛坦屠羊說之流，彼固躬自親於役夫刑徒之操作矣。孔子之道，有教無類，墨子先賤人，自習於儒，乃苦其禮而倡墨道，墨子其固古之偉人哉！

## 〔附〕 孟子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解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趙岐注：「摩突其頂，下至於踵。」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焦循孟子正義云：「突禿聲轉，突卽禿。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放至於踵者，卽莊子所謂將使後世之墨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也。」今按摩頂蓋如刑徒之禿。摩頂與拔一毛對舉，明是自髡其頂。田叔孟



服之履者，正君子野人之別也。墨子之至楚，裂裳裹足，

見呂氏愛類，淮南修務，又詳墨子公輸篇閒詰。

其不履不乘，以履

屨爲服也可知。禮記內則：「偁屨著綦」，釋名：「偁所以自偁束，今謂之行滕。」注：「綦，

屨繫也。」正義：「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未知然否。」或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

於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黑屨青紃云：「紃之言拘也，以爲行戒。」

韓非外儲說左下，文王伐崇，至鳳凰黃虛，鞵繫解，因自結。呂覽不苟作武

王。史記張釋之爲王生結鞵。是古人屨有繫，鞵亦有繫也。

此可見古人所以飾足之禮，貴於偁束拘戒。今墨徒重勞作，尙便事，乃不

遵偁綦之制，放爲野人跛躄之服，不自拘戒，故曰放踵。放者，猶謂縱肆，與偁束正相反。然則

孟子言摩頂放踵，實爲兩事，而同譏失禮。墨徒既自頂至踵，靡不違禮矣，而曰將以救世。故孟

子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則放踵之云，與莊子所謂腓無胫脰無毛者，雖義得相通，而

所指自別。焦氏卽以腓無胫脰無毛釋之，亦未當也。

## 〔附〕 莊子儒緩墨翟釋義

莊子列禦寇篇：「鄭人緩，呻吟裘氏之地，三年而爲儒，使其弟墨。儒墨相與爭，其父助

翟，十年而緩自殺。」此寓言。墨子初亦治儒術，繼而背棄，則墨固從儒中來，而儒反受其抵



排。故孔子既悟而告老子，曰：「丘得之矣，烏鵲，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

天運篇。

則儒墨之謂也。緩猶不悟，不能與化為人，宜其為秋柏之實矣。緩者指凡儒言，翟者指凡墨言。

孫氏為墨子弟子考，乃謂鄭人有某翟，是不識莊生寓言之趣者也。顧儒何以名緩，墨何以名翟？

此雖寓言，當有命意。余謂此皆本當時之服飾言也。何以明之？莊子田子方篇記儒服云：「儒者

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孔叢子云：「孔穿履方屨見平原君。」殷本為墨徒所服，至於後世既盛行而孔穿乃履方屨，仍不失句屨之意。孔叢特記之以見儒服之異於衆也。

緩佩

袂者事至而斷。」緩者，儒服大帶。

論語。

「子張書諸紳」，紳即緩矣。云居裘氏之地者，釋文

崔云：「裘，儒服也。」以裘為儒服，知緩亦儒服矣。翟者，說文：「山雉尾長者。」古之野

人，以翟羽為冠飾。知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狼

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則冠雞羽為鄙人，非儒服可知。翟羽亦

雞羽之類爾。

葉德輝曰：「今漢武梁祠石刻畫像，有曾子母投杼，閔子御後母車，及子路雄冠佩劍事。冠作雉形。」據此則墨者冠翟，正猶子路野人之雄雞冠矣。

然則儒者何冠？曰冠鷖。莊

子天地篇所謂「皮弁鷖冠，摺笏紳修，以約其外」也。然則鷖冠言其飾，圓冠言其形，其實則一，

儒者服之。墨者又何以冠翟？翟冠本野人之服，墨者自比刑徒，親操勞作，摩頂放踵，不尚禮文，

故或冠雉羽，不脫鄙野也。

莊子天下篇云：「宋鉅尹文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釋文「華山上下均平。」郭象之注亦云然。余疑宋尹皆墨徒，而作為平冠，亦自異於儒家之圓冠也。

淮南主術

訓：「趙武靈王貝帶鷖冠而朝，趙國化之。」玉篇：「鷖，南方雉名。」漢書佞幸傳：「孝惠

時，郎侍中皆冠鵠鵠，貝帶。」師古曰：「以鵠鵠毛羽飾冠，鵠鵠即鷩鳥也。」皆古人以雉羽飾冠之證。云趙國化之，明初不以爲尙。侯幸冠之，知非士大夫之服。武靈胡服，志變國俗以尙

武。

高誘注：「大貝飾帶，胡服。」

故冠鵠鵠而爲鄙野。用意又與墨徒不同。

典略云：「靴始起于趙武靈王。」學齋佔畢亦云：「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變履爲靴。」今按武靈

之變履爲靴，亦與墨氏以跛躄爲服相似。要之皆以便事而尙功，遂於古昔禮制有所不顧也。

至閱籍乃以爲美觀焉。左傳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鵠冠，

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殺子臧。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則其時鵠冠尙爲新奇，非法服，爲人指目。其後乃爲儒冠，亦猶翟冠初見鄙野，其後乃成時好也。

杜預注左傳亦謂「聚鵠羽爲冠，非法服。」顏師古則謂「鵠水鳥，天將

雨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象其形當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曰知天文者冠鵠。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而出奔，常有復讎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計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人誘殺之。若直以鵠羽飾冠，何必惡而殺之也。」又謂「左氏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數語，係後人妄加，非左氏原文。」顏氏不悟服飾好尙之有變，逸禮已當晚世語，轉引以疑左氏，不信鳥羽爲冠而云像其形，皆誤。

### 三三 趙簡子卒年考

趙世家：「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年表：「周定王十二年，襄子元年。」梁氏志疑辨之

云：「左傳魯哀公二十年，越圍吳，趙襄子降於喪食。時居簡子喪，故遣楚隆問吳王於軍中，稱先主先臣，則簡子先一年卒，明矣。自魯昭公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鞅始見於經，至卒凡四十二



晉君之卒，簡子豈得獨擅而除三年之喪？且定公卒而除三年之喪，此當著於晉世家，與趙世家不涉也。今滅之於晉，而見之於趙，其義何居？竊疑此當爲：「定公三十七年而簡子卒，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本記趙簡子卒，除三年之喪，與晉定不涉也。而史公此條，又本之呂覽長攻篇。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高誘云：「服衰，謂期年，勿復三年也。」是高誘亦謂趙簡子之卒，告其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也。梁玉繩曰：子校補謂

「史趙世家因趙孟降於喪食之文，謬謂簡子居定公喪改三年爲期。高氏仍史誤，而又移爲襄子居父喪葬年。其實服衰者，謂服未除也，觀下服衰以遊可見。」今按梁氏謂襄子居喪改葬之說，乃由誤會呂氏文義，是也。惟史記趙世家本有誤文，並非謂簡子居定公喪，則梁氏未能訂正。左氏傳越圍吳，簡子降於喪食，其事已在冬十一月，則簡子卽以是年卒，不必在去

年。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今又降之。」此所謂三年之喪者，特謂是父母之喪耳。

梁氏據傳文，乃謂簡子卒在定公卒前一年，三十六年亦未的。

然史記既云：「定公三十七年，簡子卒，除三年之喪」，又曰：「趙襄子元年，越圍吳」，何也？依常例，新君改紀元，應在故君卒之明年，此卽以君卒之年稱元耶？曰不然。春秋魯曆，哀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趙用晉曆，已爲翌年之正月，禮固得稱元。由是言之，世家本云：「定公三十七年而簡子卒，除三年之喪，期而已，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襄子元年，越圍吳」，而中間又橫插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一節，又云：「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兩說矛盾，或經後

人妄驛，或史公誤於傳文，如上所列而兼存兩說，未及汰并。要之簡子卒在晉定公三十七年，此則據呂覽校史記而可定者。今重寫史記趙世家一節如下：

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卒，除三年之喪，期而已。

「是歲，越王句踐滅吳。」

按此年吳滅，吳尚  
在後三年，此誤。

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

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

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

十七年，簡子卒。」

此一節  
應刪。

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

上文已言越滅吳，此又  
言越圍吳，顯見衝突。

又按：戰國策史記載襄子滅代事云：「趙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

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

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世家敘其事在

越圍吳後，年表其事在襄子元年。若簡子固以魯哀二十年卒，則代滅在魯哀之二十一年也？

呂覽  
記此

事，謂簡子卒，襄子服喪登夏  
屋，始以姊妻代君，亦是。

淮南人間訓：「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

爲墨而殘。」其時墨子初生，墨術未起，烏有爲墨而殘之事？其後趙武靈王時，中山君好墨而亡

於趙，豈淮南乃誤中山爲代耶？

又史公於簡子世載扁鵲事，其語荒誕，可以不論。又爲扁鵲傳，稱扁鵲其後過虢。又過齊，見齊桓侯。當簡子時，虢亡已久。齊桓立，去簡子卒亦百年。扁鵲見簡子，尙在其卒前二十餘年。而桓侯十八年卒，扁鵲見桓侯，當其卒歲。兩事前後相去百四十年。鵲何其壽？志疑齊桓侯乃趙桓子。謂：「說苑號作趙，甚是。趙簡子之子爲桓子。鵲冠子世賢篇魏文侯問扁鵲，魏文與趙桓竝世，可以爲驗。」又稱：「或曰，晉孝公紀年作桓公，與魏文侯同時，當是扁鵲所見者，亦通。」今按：趙桓子去簡子卒亦五十年，晉桓公又在趙桓子後三十餘年。或者之說決非，梁氏說亦未見其必是。韓非喻老言扁鵲見蔡桓侯，國策言扁鵲見秦武王。蔡桓侯在春秋初，秦武王在周赧王時，相去踰四百年。傳說多錯，又何從必據一說以定之？

### 三四 計然乃范蠡著書篇名非人名辨

史記貨殖列傳：「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蔡謨曰：「計

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其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今按：蔡說是也。余嘗熟復史記貨殖傳文，而知蔡氏計然乃書名，非人名，其說確不可易。所引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云云，卽撮引書中語。漢志兵權謀家有范蠡二篇，蓋計然在其內。刺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蒯子。淮南內二十一篇，本名爲鴻烈解，而止稱淮南。又儒家王孫子一篇，班注：「一曰巧心。」孫德謙藝文志舉例：「一曰巧心，書之別名也。」太史公書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後稱道德經，莊子稱南華經。有古名樸而後入於華者，有古名華而後入於樸者。范子書，別名計然，正亦其例。自班氏古今人表計然列第四等，後人乃始以計然爲人名，非書名矣。今再就貨殖傳所引計然語論之，大抵言農事，言財幣貿易，此乃中原自李悝白圭以後人語耳。范蠡當春秋世，又居越，何由作此論？則漢志范蠡二篇，殆亦出後人假託也。

馬總意林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汎汎，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此





於吳越春秋與越絕書。吳越春秋作計倪，越絕書作計倪。夫國語敘吳越事甚詳，獨不及計然。先

秦書亦無一及計然者。

春秋繁露對膠西王，列舉越王與五大夫謀伐吳，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車成，亦無計然。

吳越春秋越絕書出東漢，乃誤讀史

記貨殖傳而妄爲之，與班氏同耳。

梁玉繩人表考：「計然名研，見班書敘傳，答賓戲。倪水硯之謬，硯與研同，研然音近。」余謂此可證三書之同誤，不得據三書而證計然之實有其人也。

然曰

「大夫計硯」，則直以爲其人姓名，又非別有姓辛字文子之說也。又曰「計倪官卑年少」，則其

人又非范蠡師，不肯見越王而遨遊海澤也。以國語史記言之，知吳越春秋越絕書之誤。以吳越春

秋越絕書言之，又知范子計然一書之妄。其不可信八也。又史記稱：「計然七策，越用其五」，

漢書作十策，越絕書有「伐吳九術」，語出大夫種。吳越春秋亦有文種九術，而語益荒誕。是二

書以計然誤爲文種也。梁氏志疑遂據二書以校史漢，謂七與十皆字誤。則志疑復以文種誤爲計然

也。文種稱文子，而范書計然亦字文子，實自文種九術而誤。此不可信九也。至今傳文子書，半

襲淮南，牽引老子，又不知出誰何人依托。而北魏李暹作注，遂以爲卽計然。洪容齋辨之云：「

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

事，云餘並陰陽歷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

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洪氏此說，已知范子之非文子，而不知唐志農家十二卷

之范子，非卽漢志兵權謀家二篇之范蠡也。蓋史記所謂「計然七策，越用其五」者，計然乃范蠡

爲越謀富強報吳復仇之書，故入之兵權謀。范蠡功成，又欲移其致富之術，試之私家，故史記摘其語於貨殖傳。後之造僞書者不辨，專以天時陰陽農事殖產爲說，故入農家。此不可信十也。

漢志農家有宰氏十七篇，班固云：「不知何世。」王先謙補注引葉德輝曰：「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傳云：陶朱公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據此則唐人所見史記集解本亦作宰氏。宰氏卽計然，故農家無計然書。志云不知何世，蓋班所見，乃後人述宰氏之學者，非計然本書也。」是又不然。計然本入兵權謀，葉氏疑漢志農家何以無計然，此誤以唐志范子僞書，而謂計然應列農家耳。若謂唐人所見集解本作宰氏，北史蕭大圓有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又何以說之？蓋辛之誤宰，又係後人見漢志農家有宰氏，而唐志范蠡僞書入農家，故疑辛乃宰字誤，而妄改之也。若宰氏誠卽計然，班氏人表列計然於四等，豈有不知，而云不知何世哉？葉氏謂所見乃後人述宰氏之學者，非計然本書。此於漢志有大例。凡後人所述，非本書者，云依托，不云不知何世，如道家力牧二十二篇，班云：「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小說家天乙三篇，班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托也。」兵陰陽家風后十三篇，班云：「黃帝臣，依托也。」如此之例，班於宰氏下，亦應釋其爲范蠡師計然，而云不知何時何人依托。豈得謂不知何世哉？如農家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王氏六篇，皆云不

知何世，此即指尹都尉趙氏王氏言，非謂不知述其書者何世也。則班氏自不知宰氏爲何世人，而葉氏妄以元和姓纂一字之誤，遽斷爲即計然，又所謂亡羊多歧之尤矣。且古之非常人，建非常之業，豈必盡有非常之師！如范蠡師計然，蘇張師鬼谷，皆子虛烏有，不足信。而計然之爲書名非人名，則史籍昭然，熟察文理者，自能辨之。

### 〔附〕 鴟夷子皮及陶朱公非范蠡化名辨

又按范蠡事亦多異說。沈欽韓漢書疏證云：「呂覽悔過范蠡流乎江。又離謂范蠡子胥以此流。新書七范蠡破石而蹈五湖。則以爲死。貨殖傳稱其適齊爲鴟夷子皮。韓非說林鴟夷子皮事田成子。墨子非儒孔子怒景公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淮南汜論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故使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田恆之亂，在魯哀公十六年。越滅吳在魯哀公二十二年。信有鴟夷子皮，當齊簡公時，非范蠡矣。」今按說苑卷二：「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屈春乎？又說苑卷十八：「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

疇中。王子建居城父事在魯昭十九年，下距田常弑簡公已四十三年，然則鷗夷子皮必先爲楚人，後而適齊也。伍員既被讒，賜之鷗夷而浮之江，范蠡蹈五湖，遂亦有鷗夷之號。或者子皮浮海去齊，因亦稱鷗夷子皮。史公不深考，遂誤謂卽范蠡之化名耳。沈氏又曰：「新書五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梁王曰：『陶之朱叟，布衣而富降國，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新序雜事魏徙都大梁，於陶爲近，其事在惠成王時，則陶朱公又非范蠡也。以理論之，范蠡既霸越滅吳，苟非逃諸山林，仍處通都爲富人，則蹤跡之者必不已，亦不得爲智。」又按張文蠶螺江日記，亦辨此事，云：「史記稱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命長男往楚，求救於莊生。索隱疑卽莊周，范蠡焉得與莊周交往。然小司馬亦非貿貿，其意似疑史記所載朱公，未必果越之范蠡也。卽其本末考之，始在宛佯狂。疑與文種仕越，已在壯年，乃二十餘年而破吳雪恥，句踐以霸，當不下五六十歲，繼而扁舟五湖，變姓名爲鷗夷子皮，復相齊國，立談而致卿相，戰國或有之，春秋時從未見。且齊相安有鷗夷子皮？韓非載田成子家臣鷗夷子，非齊相。若云齊國一時有兩鷗夷子，豈非怪事。至稱在陶時，其長男與俱，見苦，爲生難，是朱公諸子俱在去齊居陶後生，乃其少男亦能乘堅策肥。使往楚，則其年可知，長男之年更可知，蓋總不下二三十歲，計朱公年已八九十，乃又曰後至衰老而聽子孫修業，此小司馬所以致疑。而既注其書，不欲正言其失，故於莊

生微示其意，使莊生果是莊周，則朱公之非范蠡明矣。」今按索隱亦多疎謬，而張說厚護古人，其意要爲可存也。又考陶爲天下商業中心，亦應在魏都大梁宋通鴻溝之後。參讀考辨第九九。孔叢子枚產謂子順曰：「聞猗頓善殖貨，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聞陶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當畜五特，於是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也。」是則猗頓與孔子順同時，值戰國之晚世，陶朱公輩行稍前，固可與莊周並世，而此莊生或亦可爲莊辛也。又按蔡澤傳，澤之說應侯曰：「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其辭固未必卽當時之口語，殆出策士虛構。然知史公前固已有此傳說。史公好奇博采，後世愛其文，傳誦弗衰，遂若爲信史耳。

### 三五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

孟子離婁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之，寇退而返。」焦氏正義引周柄中辨正云：「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魯，此並無所據。左傳哀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報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人納衛

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修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今按：謂越寇季氏，非寇魯，實有確據，非臆度也。說苑云：「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復迎之。」此即孟子越寇事，鄭君者，季孫也。孟子書有費惠公。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則季孫固宜稱君矣。孟子言越寇，而說苑稱魯人者。魯世家：「哀公如涇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鄭，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吳越春秋亦謂：哀公奔涇，三桓攻哀公，奔衛，又奔夫三桓攻公而出之，國人迎而歸之，越人送之，攻鄭而數以十罪，必此時矣。又按左傳云：「秋八月，公如公孫有涇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晉語：遂施邢侯氏，韋注：施，効捕也。杜預曰：有涇氏即有山氏，公孫有山氏，乃上年公如越，與越太子適郢相得，適郢將妻公，多與之地，而公孫有山以告於季孫者也。正義據左傳駁史記云：「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呂東萊引穎濱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歿於魯，而史稱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氏。歸于有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信。」竊疑哀公歸國而卒於有山氏，正爲有山氏所弑，有山氏殆當魯越通道，而黨於季孫。

魯人劫捕之，正爲其弑君。定哀之際多微辭，即傳文亦不明顯耳。

及門黃少荃女士謂諡法恐懼從處曰悼。考春秋以來，如晉厲公弑於欒書中行

偃，齊晏孺子弑於田乞，衛出公被逐亡死，楚聲王盜殺之，皆不得其死，其次立之君均諡悼，謂其恐懼從處，承叛亂之餘而即位也。魯哀公卒，子寧立，諡悼公，則魯哀之不得其死信矣。

曾子於此時前後，皆居武

城。王符潛夫論：「郕畢之山，南城之塚。」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足徵曾子居武

城之久。

俞氏癸巳類稿，書武城家乘後，謂「檀弓云：季孫卒，曾皙倚其門而歌，以曾皙在費，故附會其事。又云：曾子之席華而院，曰：季孫之所賜。知曾子父母及身，始終皆在費。可證南武城在費。」參讀考辨第二九。

## 〔附〕 越徙琅邪考

越都徙琅邪，事見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今本紀年，於越徙都瑯琊，在晉出公七年，當魯哀公

之二十七年，是歲，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公與盟平陽，蓋即越北徙時矣。

吳越春秋，句踐二十五年霸於關東，徙瑯琊起觀臺，周

七里，以望東海。今按：越滅吳在句踐二十四年，其明年，決不急遽北遷。與越春秋記句踐滅吳年，及卒年，皆誤。見考辨第一八。

然則武城被寇時，越都已在瑯琊。今考瑯琊地

望，古有三說。漢志東萊郡琅邪，越王句踐嘗治此，起臺館。史記秦始皇本紀：「窮成山，登之

果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集解：「地理志云：『越王句踐嘗治琅邪縣，起臺觀。』」正義，

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句踐觀臺也。臺西北十里有琅邪。」吳越

春秋云：「越王句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齊晉秦楚，以尊輔王室。」水經





云：「游水東北逕贛榆縣北，又東北逕紀鄆故城南，東北入海。舊吳之燕岱，常泛巨海，憚其濤險，更沿溯是，濱由是出。」則贛榆爲自昔海道要港，秦末之田橫，東漢初呂母，避居海中，皆在此邑。越爲海國，其北徙瑯邪，以爭中原，宜當在此。自贛榆北七十五里，卽達山東之日照，縣北四十里有會稽山，縣志相傳，越王嘗登此，號小會稽山。又贛榆西境八十里有羽山，尙書殛鯀羽山，越爲禹後，故鯀之故事，亦迤而在此。山東鄒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羽山，卽贛榆之羽山也。郭璞山海經注，謂羽山在東海祝其縣東南，亦卽此山。此皆越都瑯邪，其傳說之猶有遺跡可推尋者。墨子非攻中篇：「東方有莒之國，不敬事於大，東者越人夾削其壤，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莒在日照西五十里，越都瑯邪在贛榆日照間，則莒在其西，地望正符。顧氏謂春秋時瑯邪，爲今山東沂州府。考瑯邪爲臨沂國治，乃東漢時事，雖臨沂日照贛榆三邑，疆境毗連，適如鼎足之峙，然證以秦始皇瑯邪碑石，則越都瑯邪，當定在贛榆日照一帶濱海之地，爲尤愜也。

顧氏大事表又謂：「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與魯泗東地百里，越既滅吳，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在今滕縣，非江蘇徐州也。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魯山東諸侯之侵界，豈其棄江淮不事？且既棄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來，及出兵侵魯，豈反假道於楚耶？又范蠡既雪會稽之恥，變姓名，寓於陶，陶爲今曹州府曹縣，蓋先時吳屢伐齊魯，沂曹之邊地，吳蓋

略而有之。哀八年，吳嘗伐魯，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於吳境，拘鄆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遂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因有其地，則其遷都瑯琊，蓋盡吳之境，與北方諸侯爭衡，豈有反棄江淮之地，以資勁敵之楚耶？」按顧氏引史記見楚世家，越滅吳，在楚惠王十六年，徙都瑯琊，在惠王二十一年。越三年，惠王二十四年，句踐卒。楚東侵地至泗上，則在惠王四十四年，已在越朱句時，不得牽混爲說。又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其事皆當在元王時。而句踐之徙瑯琊，則在貞定王元年。裴駰集解誤以楚東侵地至泗上，釋越以淮上地與楚，呂東萊大事記仍之，顧氏大事表又仍之，皆誤也。越絕書亦云：「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此與越世家文大體相合。浮陵地望無考，殆卽所謂淮上地。開陽者，左氏哀三年，叔孫季孫城啟陽，杜注：「瑯琊開陽縣」。大事表，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臨期亦無考，史記有臨原侯國，在山東臨朐縣東，或其地。此皆所謂泗東地也。以越絕證史記越世家，知句踐一時實有正疆界歸諸侯地事。惟所謂不能正江淮北者，張守節正義謂，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

此說似較諦。考春秋吳與楚爭，其出兵常在今安徽境，而吳之北爭中原，則或由邗溝，或遵海道，皆不經安徽。越人乃襲吳北爭中原之故道，而無意於西向與楚角逐。故楚世家謂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當指吳楚角逐之舊戰場言。越世家謂越滅吳而橫行於江淮東，則指吳齊爭衡之新路線言。越人承吳北爭中原之故道，而又以海國，便於舟船，故徑北徙瑯琊，雄踞今贛榆日照一帶之海濱，西向而會諸侯於滕，北指而奪齊晉中原之霸權。今皖北豫南，凡昔吳師西向以入楚者，則棄不復問，於是楚人乃得乘間東侵，廣地以至泗上也。春秋戰國間，史文缺佚不詳，故爲約略推測其形勢焉。

參讀考辨  
第四一。

又按今安徽滁縣亦有琅邪山，元和郡縣志，晉琅邪王伯出滁中，卽此地。太平寰宇記，東晉

元帝爲琅邪王，避地此山，因名。

又按：史記田齊世家，田常既殺簡公，立平公，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今按：句踐徙都琅邪，在齊平公十三年，時田常尚在，其勢方盛。琅邪在其封內，是必指諸城琅邪言。古史地名，往往連綿移植，一名之同，散播數處。或其時諸城日照，本已俱有琅邪之名。則滁之琅邪，安見必遲起自東晉時乎？惟句踐所徙，殆不在滁，則略可定者。

### 三六 晉出公以下世系年數考

史記載晉出公以下世系年數，世家年表互歧，細核多誤，頗不足信。余考晉世家索隱引紀

年，文字雖略，實可依據，以訂史記之失。今具列異同，重爲寫定。如韓趙魏殺知伯，乃出公二十二年事。而史記晉世家及晉表均謂在晉哀公四年，此與紀年說迥異。蓋年表出公僅十八年，世家又止十七年，其實皆誤。考出公十七年，據世家乃知伯與三家共分范中行地。世家乃卽以是年爲出公出奔之年。年表因於明年書襄子元，而晉哀之元則又誤後一年也。史記晉世家：「出公立十七年，知伯與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韓怡竹書紀年辨正謂：「出公蓋以晉之十七年奔齊，堯在周貞定王十七年，道死謂死於外，非必奔齊而遂死於路也。史記統序未見清析。」今按如韓說，出公以十七年出奔，又七年而始卒，其間晉不得久無君，則韓說非也。史記自誤以三家殺知伯事爲四卿分范中行事。又或誤以貞定王十七年爲出公之十七年，而今本偽紀年又據史記而誤。韓氏遷就偽紀年立辨，宜亦誤矣。韓氏書極少見，而疎陋無可取，姑采一條於此。

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敬公。世家爲哀公驕。年表作哀公忌，後又有懿公驕。梁氏志疑云：「考索隱正義引世本，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與晉趙兩世家稱驕爲昭公曾孫合。則忌是哀公，驕是懿公。忌與驕乃父子。晉世家誤以懿爲哀耳。紀年謂立昭公孫敬公，蓋懿又謚敬，特誤以曾孫爲孫也。疑忌既早死，未嘗爲君。哀公之稱，當是其子追謚。繼出公者，必懿公驕，非哀公忌矣。」雷氏義證則謂：「晉世家明云立昭公曾孫驕爲哀公，趙世家又謂驕是懿公，則哀懿自是一人之謚。猶周之貞定王，左傳正義世本或稱貞王，或稱定王也。竹書又謂哀懿公卽敬公耳。謂敬公是昭公之孫，孫卽曾孫，猶魯頌謂僖公爲周公之孫。蓋孫是後裔之大名，非必皆子之子也。」今按：哀懿古音近，雷氏謂哀懿乃一人之謚，是也。又按年表正義謂：「出公

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號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是忌與驕爲父子，忌早死未得立，梁氏之說亦信。惟謂忌追諡哀侯者則誤。今定晉哀懿公名驕，而竹書又稱爲敬公者，如韓威侯卽宣惠王，亦一君三諡也。

附出公以下史記世本紀年三家異同

史記			世本		
晉世家	趙世家	六國表	世本	紀年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雍戴子)	(一)		(離桓子)		
(忌)	(一)	哀公忌	(忌)		
哀公驕	懿公驕 (昭公會孫)	懿公驕	懿公驕	敬公 (昭公孫)	





又按顧觀光七國地理考：「屯留長子，漢志並屬上黨。三卿分晉，惟此二邑尙爲晉有。梁惠王元年，韓趙遷晉桓公於屯留，而長子歸趙。故趙成侯五年，韓與我長子。蓋趙成侯五，正當梁惠王元也。至惠王十二年，韓取屯留長子，於是晉無一邑，而桓公寄居於韓。其子悼公，爲韓昭侯所弑，故韓世家云：「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也。」史與紀年大致相合。惟史表以桓公爲孝公，悼公爲靜公，而孝公卒於安王二十四，靜公卒於安王二十六，則韓趙兩世家之文，皆不可通矣。」又曰：「水經引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較趙世家肅侯元年先二十一年。據史表，三卿分晉在周安王二十六年，遷晉屯留不宜遲至二十餘年後。疑竹書得其實。」今按顧氏論趙韓分晉事極析。以孝公爲桓公，靜公爲悼公，與余說皆合。惟不信趙肅侯元年遷晉事，則以水經沁水注引紀年一條說之，可以知其誤矣。

余既考晉桓公悼公事，猶憾不得其年數。因讀晉世家：「孝公十七年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據六國表，靜公俱酒元在齊威王二年。立後之明年稱元年，故與世家差一年。惟史記齊威王元，誤前二十二年，其時尙爲晉桓公之二十三年，知靜公俱酒之卒應尙在後。今姑依紀年，齊威王元在梁惠成王之十四年。若是年晉靜公立，則桓公即孝公實得三十二年，而靜公即悼公有九年。晉取絃武潁澤，乃悼公六年事。或史公所記，「齊威王元年晉靜公俱酒立」一語並不誤，而特誤其年世。惟







悼公

趙肅侯元

韓昭侯十四

梁惠王二十二

趙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趙世家）

韓姬弑其君悼公（韓世家）

按悼公爲晉最後一君，

被弑於韓，惟未詳其立年，或此乃悼公九年也。晉至是始滅。

又按崔述考古續說趙韓魏之侯一條，亦論三家分晉事云：「按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

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趙世家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即晉靜公二年事也。

而成侯十六年，又云與韓魏分晉。夫既於敬侯之世滅晉而分之，成侯之世何又分焉？此文必有一

誤。按如余上所考定，則竹書紀年云：趙成侯韓共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考其時乃成侯五年，魏武侯卒

之歲。

按晉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以後無晉事。」崔據此爲說。惟時爲魏武侯卒後一歲，崔云武侯卒歲，蓋亦誤。是時魏懿

方與公子緩爭國，故韓趙得乘間而分晉耳。蓋晉六卿中韓趙爲睦，春秋傳載之詳矣。而魏文侯尊

賢重義，號爲令主。其子武侯，亦尙能守家法。故秦嬴之亂，魏文侯以兵誅之，而立烈公止。攻

周之役，分周之舉，皆韓趙連兵，而魏獨不與。竊疑晉室既衰，魏獨忠於公室。是以文侯武侯既

卒，韓趙無所顧忌，然後敢遷晉君而分周室。揆其時勢，似紀年所載爲近情理。然則晉當爲桓



表或有脫誤。然紀年魏史，其記魏事不能無所飾。或史記所載，誠如陳氏之揣，本與紀年不同。而陳氏強引秦嬴爲盜名而疑索隱，則失之也。

### 三七 魏文侯爲魏桓子之子非孫其元年爲周貞定王二

#### 十三年非周威烈王二年辨

史記：「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索隱：「系本桓子生文侯斯。」集解：「徐廣曰：世本云：斯也。」是史記誤斯爲都，誤子爲孫也。考年表，

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滅知伯，在周定王十六年，下去魏文侯元二十九年，其間不著桓子之子名字，及始立年歲。蓋桓子之子卽文侯斯，史記誤移文侯之年於後，疑其相差過遠，因謂文侯乃桓子孫，然竟亦不能確指其子爲何名也。余考文侯元年，實在周定王二十三年，去桓子滅知伯祇七年，明其爲父子矣。

高誘注中山策，亦誤以文侯爲桓子孫。又韓詩外傳七「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去而北遊，謂簡主曰」云云，文侯立在智伯滅後七年，趙滅知伯係襄子，此稱簡子必誤。簡子死在魯哀二十年前，下

距魏文侯立近三十年。又語與陽虎同，李氏尙史亦辨之。

知文侯元在周定王二十三年者，年表文侯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而索隱

引紀年，文侯乃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兩世相差，凡二十二年。依紀年則文侯元在貞定王二十





夏經藝云：一長節，乃總敘文侯早年尊賢禮士得譽諸侯之事，非謂其系統在二十五年也。此下自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以下至三十八年文侯卒，又爲逐年紀事之文。此本甚爲明白，而不憚詳辨者，緣昔人讀書，於此等處每易誤。如孔子世家敘適周見老子，本不定在何年，而酈道元注水經，指爲孔子十七年適周，實由誤讀史文，見其前爲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云云也。而史公此文，亦由誤讀左傳，乃以爲孔子年十七而孟釐子卒焉。余意文侯賢者，其初卽位，子夏年已六十二。方孔子之未死，子夏固已顯名，至是則巍然大師矣。文侯師子夏，雖不可以年定，而其在早歲可知。余又考魏文二十二年始稱侯，子夏若尙存，年八十四。壽考及此，固可有之。

### 三九 子夏居西河在東方河濟之間不在西土龍門汾州辨

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西河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是也。」正義則云：「西河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



今見在。」困學紀聞郡國利病書方輿紀要孫星衍校水經注均從正義說。陳玉樹卜子年譜辨之云：「子夏西河，戰國時屬魏，不屬趙。謁泉山今屬文水縣，趙大陵地也。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六年，武靈王十六年，皆游大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文獻通考文水有大陵城。一統志大陵故城在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文水縣既不屬魏，則文水西南二十五里之謁泉山，不屬魏國何疑。謁泉山北屬文水，南屬汾州府汾陽縣。汾陽亦趙地。文獻通考與地廣記寰宇記皆謂汾州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是也。謁泉山既與魏無涉，即與子夏之西河無涉。故困學紀聞闕注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皆辨之。」至索隱之說，蓋本鄭注檀弓，謂：「西河自龍門至華陰之地。」又水經河水注：「細水東流注於崤谷側溪，山南有石室，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蹟，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無以辨之。」又云：「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堂也。河水又南逕汾陰縣西，又南逕郃陽城東。」故禹貢錐指謂：「子夏石室在今郃陽縣界。郃陽縣北爲韓城縣，寰宇記謂子夏石室在韓城者，即水經注所言崤谷之石室也。」然孔子弟子，不出魯衛齊宋之間。孔子死，而子貢居齊衛，子游、子張、曾子在魯，何以子夏獨僻居郃陽韓城，黃河之西，龍門之附近？其地在戰國初尙無文教可言，謂子夏教授其地，事殊可疑。則韓城郃陽之石室，猶之謁泉之石室，謂子夏居之者，胥出後人附

會，不足信也。

考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問孔子，蒲可伐乎。對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集解引王肅曰：

「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本與公叔同畔者，不過四五人。」據是言之，西河即指匡蒲迤北之大河而言。渡河乃走晉境，婦人恐懼，無戰守意，欲逃西河，就強援天險自保也。竹書紀年：「王放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叛，彭

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戰國策：「齊伐魏，取觀津」，高注：「故觀邑臨河津，故曰觀

津。」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是觀在東郡而據西河

以叛，西河亦應近東郡矣。今考春秋衛蒲邑，在今河北長垣縣境。東郡之觀，則今山東東觀城縣

境。南北相距不二百里。大河故瀆，流經其西。其在當時，殆必有西河之稱。管子小匡：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

方舟投柁，乘浮濟河，至於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處，而秦戎始從，語又見齊語，管子注：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此誤。韋昭曰：西河白狄之西，亦未是。蓋此西河亦指在大行以東者言也。隋圖經：

「安陽有西河，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之地，以趙魏多儒，在齊魯鄒之西，故呼西河。」太

平寰字記亦謂：「相州安陽有西河。」胡渭禹貢錐指引「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

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潞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



史記魏世家：「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夫稱東得，則又子夏退居，不在西土韓城郃陽之一證矣。且魏文居鄴，魏武居魏縣，亦與子夏居河濟之間者爲近，而與西土龍門之河爲遠。聖門志：「子夏墓在山東兗州府曹州西四十里卜堽都」，則子夏之終，亦在東方也。據此諸端言之，子夏居西河教授，決不在龍門華陰之間，而實在東土。當在今長垣之北，觀城之南，曹州以西，一帶之河濱。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蓋王制之所謂東河，殆卽檀弓所稱子夏退居教授之西河。隋圖經之說，決非偶然。陳玉樹乃以此說古今引者絕少，遂謂殆無足辨，可謂不知別擇矣。

#### 四〇 魏文侯禮賢考

魏文以大夫僭國，禮賢下士，以收人望，邀譽於諸侯，遊士依以發迹，實開戰國養士之風。

於先秦學術興衰，關係綦重。

韓非外儲左上：「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襄主使爲中大夫，中牟之人，棄田耘，賣宅園，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其事又見呂覽。則襄主下

士，猶在魏文之先。惜載籍闕略，無可詳徵。史記趙世家又載趙烈侯時，相國公仲連進賢士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則在魏文晚世。茲略敘梗概，以徵世變。

子夏

田子方

名無擇。

見莊子田子方篇。

學於子貢。

見呂氏春秋當染篇。

魏文侯友之。

見呂氏舉難察賢，又說苑尊賢篇。史記魏世家則謂「文侯師田子方。」要之子方在文侯朝，甚見敬禮。其

名繫在子夏段干木間也。

嘗使齊。

說范奉使篇，有舍人毋擇，爲魏文侯獻鶴於齊侯，疑即子方。

魏文滅中山，

子方尚在。

世家云：「太子擊遇田子方，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爲

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其同之哉。」其事信否無可必。然戰國傳說，凡言士階級之

高自位置，以氣節跨君卿貴族之上，大概託始於田子方子思之倫。則亦約略可以推見當時士族方張，學者得勢，已非往昔孔墨初興之比矣。又史載子擊謁田子方在擊守中山後。擊守中山年始十七，（詳考辨第四六）則魏文之四十一年也。

（詳考辨第五四）

其年世輩行，當與孔伋曾申相隨。若以魏文滅中山，子方年七十計，則生當周元王之元，

與墨子略同時。子貢時年四十六。若子貢七十而卒，子方年二十六，固得師事矣。

又按莊子田子

方篇，載子方自稱師東郭順子。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又墨子非儒有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見田常。馬敘倫莊子義證謂「檢風俗通姓氏篇東郭氏東郭牙，齊大夫。左哀十一年傳，齊有東郭氏，則齊有東郭氏，尚書大傳說苑作東郭者楚。惠順脂真對轉，詩終溫且惠傳，惠於宗公箋，晉語若惠於父母注，皆訓惠爲順。是東郭惠子即東郭順子。以呂氏田子方學於子貢推之，東郭順子蓋子貢弟子，田子方爲子貢再傳矣。」今按馬說亦可通。然據荀墨二書，未見東郭順子固爲子貢之弟子也。且齊亦自有東郭南郭二氏，田子方師東郭子順，亦無害其師子貢。則仍依舊說爲得。

段干木

姓段干。

焦氏孟子正義，謂：「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參讀考辨第七二）集解

曰：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於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

干也。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

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

見呂氏尊賢篇。

魏文侯欲見段干木，段干木

踰垣而避之。見孟子。子。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秦興兵欲攻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

未可圖也。」見魏世家。期賢篇亦曰：「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魏禮之，不可加兵。』余謂文侯所禮，不止一木。不應僅言段干木。」又按秦魏交兵，據秦本紀最先在秦靈公六年，其時已當魏文侯二十八年。

其前秦魏勢力尚未相觸。司馬唐之諫，應猶在後。或者子夏之倫已先卒歟。」白圭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見呂氏舉難篇。

蓋段干年序當較子方稍後，與李克同事子夏，而或者視克爲長也。高士傳：「段干木少貧賤，心志不遂，乃師事卜子夏與田子

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爲將，惟段干木守道不仕。」此記干木世次最得。

## 魏成子

文侯弟，名成。集解「徐廣曰：說苑作季成子。」人表誤分公季成魏成子爲二人。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文侯以爲相。見魏世家。魏文卜相事，又見於韓詩外傳說苑，語均略同。惟外傳謂「魏成子食祿日千鍾。」則妄說也。史記載孔子在魯衛，俸粟六萬，索隱云：「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

斗。」今魏成子祿千鍾，至齊宣王時，陳戴祿萬鍾，皆以年計。遷後則仕祿遞高。此雖未必盡信，亦足覘世變之一斑矣。又孔子以遊仕至衛，故衛人致俸粟。今陳成子親文侯弟，亦稱食祿千鍾，疑是無封土。蓋晉已無公族，行縣制，三家繼之，乃不復有分封也。封建之制，至此大壞，是亦一證。又魏文一朝大臣，惟成子乃親族，此亦貴族世卿制至此已不行之一證也。新序雜事四，有「公季成論田子方，文侯曰：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與世家文不合，恐無據。

又按韓非五蠹：「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千仞之山，跛牂易牧。」李斯傳亦言之。集解

「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今按：樓季之兄也句疑有脫誤。枚

乘七發：秦缺樓季爲之右。李善注：季，魏文侯弟；右，車右也。韓非難一魏兩用樓翟而

亡西河，舊注樓緩翟璜也。史記始皇本紀索隱亦以樓緩爲魏文侯弟，似誤。梁氏人表考據許說以樓季魏成子爲一人，則是也。

## 翟璜

名觸。

見說苑。

吳起樂羊西門豹李克屈侯鮒韓詩外傳作趙蒼。皆其所進。

見魏世家。

又論任座之忠。

見呂氏自知篇新序雜事第

一，作翟璜對而任座論其忠，未知孰是。又按呂氏下賢篇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則相，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文侯明君，璜亦賢者，豈有如此語？特後人驕貧賤驕人之意而虛造此說耳。又韓非子內儲說下「翟璜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此乃以後縱橫之士所爲，魏文明主，翟璜賢臣，又在早世，風氣尙淳，烏得有此？亦妄說也。（沈欽韓漢書疏證，對此兩條均有辨。）又淮南道應訓：「惠子爲惠王爲國法，以示翟璜。」御覽六百二十四引作翟璜。余考惠施至魏，在惠王二十七八年後，翟璜不能至是猶存，御覽誤也，以

## 翟角

主謀伐中山，亦翟璜所薦。

韓非外儲說左下「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

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又爲將，敗齊於龍澤，入長城。」水經注子水注「晉烈公十一年，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又爲將，敗齊於龍澤，入長城。」又水經注水注「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翟員蓋卽翟角字誤。時當魏文侯四十一，四十二兩年。蓋角之爲將，當李克已老，樂羊不用之後。雷氏義證誤以翟角爲地名，謂是廩丘之近邑，其說大謬。其人與任座同爲世家卜相篇所未及。

## 吳起

衛人，或曰衛左氏中人也。

見韓非外儲說右。

先仕魯。

詳考辨第五十。

聞魏文侯賢，遂來仕魏，爲西河守，

## 李克

見呂氏觀表。令民償表立信。

見呂氏慎小，韓非內儲說上謂從車轅赤菽，與商鞅徙木事略類，而吳起事在前。今不知孰實孰虛，或兩實，或兼虛，而今人則徒知商君徙木事矣。

漢藝文志有

吳起四十篇。

子夏弟子，

見漢藝文志班固注。釋文云：「子夏傳詩於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傳詩事未必信。李克與子夏同時，以班氏說爲是。」

中山爲魏別封，而克爲之相，相即守也。此即漢制王國有相之先例。漢志有李克七篇，在儒家。又有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見漢書食貨志。

蓋即李克也。史記貨殖列傳，平準書皆云：「李克務盡地力」，而孟荀列傳及漢書食

貨志作李悝。索隱志疑辨史之誤，崔適史記探源則謂：「悝克一聲之轉，古書通用，非誤

也。」余按：如顏籛由之爲顏濁鄒，申枨之爲申黨，古多有其例。漢志有李子三十二篇，而

別出李克七篇者，如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而兵家復有公孫鞅二十七篇之類。分部別出，

一篇中亦屢見其例，

兵家中又有李子十篇。沈欽韓曰：「疑李悝。」

未足卽爲二人之證。或至班氏始誤分爲二人也。

人表李悝在三等，李克在四等，此如公季成魏成子亦爲二人。司馬遷已不能辨老聃太史儋

老萊子，宜班固不能知李悝李克矣。且魏文時賢臣，已盡見於卜相一文。苟別有李悝，何

獨不見稱引？

御覽七四五引韓子：「李悝爲魏文侯北地之守，欲民之善射，乃令民有狐疑，射鈞中者勝，不中者不勝，民皆習射，與秦戰，大敗之。」年表：「秦簡公二年，與晉戰，敗鄭下。」林春溥戰國編年以悝此

事系之。教射勝秦，因傳兵書，是亦悝克一人之證也。

漢志李子三十二篇，班注：「名悝，相文侯，富國強兵。」班氏於李克亦云：「相魏文



侯」，淮南泰族訓：「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愛，此異行而歸於善。」是亦謂克曾相魏。淮南道應訓：「

魏武侯問於李克」，高注：「李克，武侯之相」，則克殆繼相兩君者耶？晉書刑法志：「

律文起自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

賊須劾捕，故著網經一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

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說本於桓譚。桓氏當

西漢晚世，博學與揚子雲劉子駿並驅，必有所見。惜史公未載，遂不爲後人注意也。

又按韓詩外傳二，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請死。文侯止之，李離不聽，卒服劍而死。竊疑此晉文侯乃魏文侯，李離即李悝也。其果服劍而死，不及相魏武與否，則莫可參稽耳。要之李克爲法家祖，此亦一旁證也。又按商君生，已值李克晚世，或先卒，商君不及見，蓋聞聲私淑。

## 西門豹

爲鄴令，見魏世家及魏策。引漳水以溉鄴。

見史記河渠書。志疑云：「引漳溉鄴，漢書溝洫志據呂氏春秋樂成篇，以爲史起，有史起議約不知漳水溉鄴語，續滑稽傳謂約引河水溉鄴。然考後漢書

安帝紀，初元二年，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約引漳以溉鄴，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又堰漳水以溉鄴田。呂氏恐不足據。左氏鄴都賦所謂西門溉其前，史起溉其後也。」今考御覽六二八引淮南，西

門豹治鄴，亦翟璜所任。又八四二引呂氏春秋，吳起爲鄴令，民歌之曰：「鑿十二渠。」見史記滑稽傳褚少孫補。余終古斥鹵生稻粱」，今呂氏樂成篇，漢書溝洫志，皆云歌史起，御覽誤。意李悝盡地力，西門豹興水

利，同爲東方田制一大興革。井田隨封建爲存廢，理亦然。周官以井田與溝洫並說，似亦誤。（參讀考辨第七三）韓非難言篇稱其「不閼而死人手」，則約乃

不得其死者。

## 樂羊

爲將伐中山。

見魏世家魏策，及呂氏樂成篇。又按鄒陽上書云：「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還拔

中山。」余考白圭不及仕文侯，（詳考辨第八二）鄒陽殆由樂羊誤記，而張氏亦誤承鄒陽之說也。然則樂羊本中山將，亡而走魏，其子尚在中山。中山人乃來而殺之。又鄒陽云：「中山人惡之，魏文侯」，蓋樂羊叛其故國，又親啜其子之羹，其爲人之忍，不徒中山人惡之，魏人亦多疑之。故中山亡而文侯示樂羊以謗書兩篋也。文侯之用樂羊，亦特以就其一時之功，其後乃不見任使。

## 屈侯鮒

爲太子傅。

見魏世家，說苑。

## 趙蒼唐

爲太子傅。

見魏世家。韓詩外傳作趙蒼，說苑作屈侯鮒，而二人均見於魏世家。史公僅亦摭撫雜說，未定其爲一人或二人也。茲姑仍之。

余又考魏文時賢臣，盡見於世家卜相一文。

又見韓詩外傳，說苑。

其略曰：「文侯卜相於李克，曰：所置

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璜之家。璜曰：聞君召先生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作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

之言克於君，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卜相之文如此，而此文實吳起之徒潤飾爲之，非當時信史也。知者，史記韓詩外傳列序諸臣，如西門豹、樂羊、李克、屈侯鮒之屬，皆名，獨西河守不名。西河守卽吳起，明是起徒所爲矣。說苑云：「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計事內史無考，史記外傳皆無之。劉氏博採，非原文矣。且敘述諸臣，吳起居首，亦

見推尊之私。否則自樂羊攻中山，李克守之，屈侯鮒爲傅，皆依事序。起之守西河，乃在得中山後，何獨先列於前？若論輩行，起實晚進。此中痕跡宛然，其出起徒所爲無疑。起先學於曾子，

習儒者之業。又仕魏文侯，爲崇儒之主。慮其好文學，多稱述，如今傳西河之對，文采斐然。昔

人疑左傳成於起手，此亦足爲助證也。

說苑又有田子方渡西河，與翟璜論賢一節，此全襲卜相文，而稍易其面目，不足據。

且卜相一文，其非當時信史，尤有可論者。史表載此事於文侯二十年。余按紀年文侯紀元，

當移前二十三年，而用吳起，滅中山，均在晚世。伐中山，在趙烈侯元年，魏文侯之三十九年

也。三年而滅之，則四十一年矣。

詳考辨第五十四。

卜相之事，應又在後。魏成子，賢臣也，又親文侯之

弟，豈至四十一年後而始相？且翟璜、李克、均相、文侯，應猶在魏成子後。豈有文侯於晚節十年之

間，三易其相，而皆賢者。而以前四十年，誰何人爲相，顧漠無一聞於後耶？余意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皆在文侯早年，三人中段干木又稍後。而魏成子進之。魏成子之爲相，應在前。吳起樂羊西門豹李克屈侯鮒皆在文侯中晚，而翟璜進之。翟璜之爲相，應在後。似無同時卜相二人之事。至吳起守西河，顯名，子夏之倫，或已謝世。魏文一朝賢者，先後輩行，必有不及同事其主者矣。若卜相文中語，花團錦簇，顯出後人潤飾，非信史也。然年表卜相李克翟璜事，在魏文二十年者，亦自有故。竊謂魏文以十七年伐中山，三年而克，乃十九年。樂羊爲將，吳起助之。起爲西河守，宜在二十年後。李克守中山，屈侯鮒傳太子，皆其時。慮西門豹之守鄴，或稍在前。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時當魏文侯三十年。

年。魏俗爲河伯取婦，其風未知視秦孰先後，然竊疑其時西門豹或尚未治鄴，秦魏兩國媚河之俗，蓋一時東西並盛。豹之治鄴，革鄴俗，自應在魏文三十年後也。然亦大略同時。滅中山後一年，翟璜與韓趙兩君聯師伐齊，則翟璜在當時，蓋爲魏相，故謂諸賢盡其拔用。而魏成子之相，則自在前，至李克爲相，則猶在後，此均約略可推者。今於諸人年世，既未能一一詳定，因爲綜述於此，以見一時之風會。而先後之間，粗爲論別，爲考史者要覽焉。

魏文禮賢，其可考見者，略如上述。其間有二端，深足以見世局之變者，一爲禮之變，一爲法之興。何言乎禮之變？當孔子時，力倡正名復禮之說，爲魯司寇，主墮三都，陳成子弑君，沐浴而請討之。今魏文以大夫僭國，子夏既親受業於孔子，田子方段干木亦孔門再傳弟子，曾不能有所矯挽，徒以踰垣不禮，受貴族之尊養，遂開君卿養士之風。人君以尊賢下士爲貴，貧士以立節不屈

爲高。自古貴族間互相維繫之禮，一變而爲貴族平民相對抗之禮，此世變之一端也。何言乎法之興？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晉鑄刑鼎，孔子非之。然鄭誅鄧析而用其竹刑，刑法之用既益亟。至魏文時，而李克著法經，吳起償表徙車轅以立信，皆以儒家而尚法。蓋禮壞則法立，亦世變之一端也。劉向別錄云：「刑名者，循名以實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得此中之消息矣。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本地，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明董說七國考謂：「此是李愷以前魏國相仍之法。」亦足爲劉說證佐也。要以言之，則由於貴族階級之頽廢，而平民階級之崛起。

#### 四一 公輸般自魯遊楚考

墨子魯問篇：「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亟敗楚人。公輸般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鈎強之備。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亟敗越人。」據此，則越自滅吳，與楚接壤，沿江舟戰，已非一日。初屢越利，逮公輸至楚，而楚乃得勝算也。公輸與楚惠王同時，孫氏閒詁謂：「史記楚世家惠王時無與越戰事，蓋史失之。」今考：楚世家云：「惠王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

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此卽惠王時與越戰事，豈得謂史失之？江淮北者，正義謂：「廣陵縣徐泗等州也。」則楚之東侵，邊江沿淮，皆不能無水戰。然則公輸之遊楚，宜在惠王四十四年前矣。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此與楚世家所載絕異。一謂越以淮上地與楚，一謂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一在句踐時，一在句踐卒後二十年。志疑引顧氏大事表，力辨句踐棄地之不可信。然以繫之楚世家東侵廣地之下，而曰越世家亦云以淮上地與楚云云，兩事併爲一談，實爲疎失。蓋其誤始裴氏集解，而顧氏梁氏不能辨也。參讀考辨第三十五。

汪中墨子序云：「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

在哀公二十七年。按康子於哀三年始見傳。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般固逮事惠王。」今假定公輸生於魯哀元

年，康子母死，公輸年當二十許。檀弓：「康子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鄭注：「般，若之族。」劉端臨經傳小記云：「若疑般之字。」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從之，曰：「鄭公子班字

子如。廣雅：如，均也。孟子：若是班乎，趙注，班，齊等之貌。是班亦均也。公輸般卽孟子離婁篇注所謂魯班也。漢書揚雄傳：般僅棄其劍胸兮，顏注般讀與班同。公輸班字若，與公子班字子如同義，若猶如也。」今按檀弓既云公輸若方小，則其時般

年決不在二十以上。至楚惠王四十四年，公輸年當五十，至遲不踰六十也。楚既得志江淮之北，般以有功見

用，遂獻攻城之器而圖宋，則爲惠王四十五年以後事矣。

## 四二 墨子止楚攻宋考

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閒詁譏其疎謬。余考攻宋之

謀，自公輸之製雲梯。而公輸來楚，在惠王四十四年前，其獻雲梯，則在四十四年東侵得志之後。何者？楚既廣地至泗上，遂北向而窺宋，此自地理言之而可信也。且證之墨子書。公輸篇云：「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畢云：「呂氏春秋愛類篇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則墨子來楚，與公輸初相見，正楚方圖宋之時也。又魯問篇：「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此公輸與墨子事後之談。公輸既不欲宋，必不復思侵越，此製鈎強在製雲梯之先也。又「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此尤公輸製鈎強，早在遇墨子之先，故聞墨子論義而以爲詢也。本此三文，公輸製雲梯圖宋在製鈎強破越之後，又斷然矣。故余定楚謀攻宋在惠王四十五年後也。

又考公輸篇：「墨子赴楚，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守宋。」禽子即禽滑釐。備梯篇：「禽滑釐事墨子，三年而後問守道。」孫氏墨子傳略謂：「墨子止楚攻宋，年未及三十，正當壯歲。」則禽子年又當更輕於墨子，而已爲諸弟子長。墨子以早歲即學成行尊，致弟子三百人。又師弟子皆年少，預人國事，疑未然也。余定墨子止楚攻宋時，年不過四十，否則亦不能「百舍重繭」，語見宋策。「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呂氏春秋。禽子年三十左右。循是推其生卒年壽，





二年滅蔡，四十四年滅杞，東侵廣地至泗上。」時方大啟疆土，北爭中原，決無南遷舊郢之理。  
 漢志江夏郡西陽，王先謙補注引清一統志：「故城在今黃岡縣東」，則於都不能謂近。自都還  
 郢，亦不過此。竊疑曾侯鐘之西陽，不當以漢志西陽爲說。史記楚世家昭王十二年去郢，北徙都  
 郡。正義引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在故都城東五里，此故都疑指鄢郢  
 言。水經沔水注：沔水過宜城縣東，故城鄢郢之舊都，沔水又經都縣故城南，古都子之國也。縣  
 北有大城，楚昭王爲吳所迫，自紀郢徙都之，卽所謂鄢都盧羅之地也。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謂  
 鄢，楚之別都，後楚徙郢於都，兼稱鄢郢。楚又嘗自都徙鄢，踰年而復。竊疑楚自昭王遷都，自  
 後又徙鄢，遂稱鄢郢，絕無重返江陵舊郢之事。而都亦不得稱鄢郢，高說復誤。宜城有西山，  
 楚先王冢墓所在，此西陽殆卽指宜城西山之陽而言。或楚都屢徙，而要不出此鄢都盧羅之區，則  
 可斷言也。參讀考辨 第一二七則墨子十日十夜自魯至郢，亦宜城之郢耳，固未深歷江漢奧區，達於江陵之郢  
 也。路史楚文都南郢，卽江陵，又謂故郢。昭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爲北郢，卽郢州。惠王遷鄢，在宜城。鄢非  
 久都，故惠王沒，墨翟重遷趨鄢。此謂惠王遷鄢，是也。而不知墨子至郢，正卽鄢郢，非南郢，則路史復誤。又墨子晚  
 年居楚魯陽，漢志在南陽郡。清一統志故城今魯山縣治。其地在方城之北，河南之中部。然則墨  
 子居楚，其足跡亦未遠離中原，而至江域也。墨子時越都鄢郢，則墨子弟  
 子遊越，亦未遠涉江南。





烈子。獻侯於紀年稱獻子。史記謂追尊爲獻侯，其語不足信。同時魏韓皆無追尊事。又趙世家：「烈侯九年

卒，弟武公立，十三年卒。」梁氏志疑云：「武公前爲烈侯，後爲敬侯，不應武獨稱公。大紀稱

武侯，是也。」然索隱引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武公事。」而索隱引紀年，烈侯尚有

十四年，見上引。是烈侯並非九年即卒。史載烈侯名籍，烈侯子敬侯名章，獨武公無名，知趙實無此

君。史公誤說，故不得其名。此例甚多。如魏文侯父無名，（考辨第三七）韓文侯無名，（見下節）是蓋烈侯亦

以稱侯。後改元，史遂誤分爲兩人耳。若然，則烈侯以六年立爲侯，應在七年。改元，何以史記之

誤。又爲九年與十三年乎？今按趙世家又云：「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此中山武公乃魏文侯滅

中山而復封者。詳考辨第五十四。趙獻侯十年尚在魏文伐中山之前，此必誤。或係趙烈侯之十年，史公不深

考，遂誤疑是年爲趙武公元，又誤移中山武公初立於獻子之十年也。此兼采近人楊寬說。余考魏文侯召太子

擊，改封少子摯於中山，應在趙烈侯之七年。考辨第四十六。而此又稱烈侯之十年者，乃至是中山始正式

復國，列爲諸侯，故以是年爲中山武公之初立也。

又按趙世家：「烈侯太子章立，是爲敬侯。其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

邯鄲。」六國表略同。又云：「是年魏襲邯鄲，敗焉。」魏世家稱：「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敗

而去。」單稱公子朔，朔朝形近，未審孰誤。然並不謂其乃前君之子，似較趙世家爲得實。然則

今趙世家武公子朝亦因前武公而誤。

今史表韓景侯列侯文侯，趙烈侯武公敬侯，兩國三世六君，元年皆同，無如此巧合事。

又按史記韓世家：「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云：「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虔。」此

景子時，韓未稱侯之證。又云：「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云：「系本作武侯。」「列侯

卒，子文侯立」，索隱云：「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今考史記世本紀年三家異同，則史記

失景侯名，故索隱引世本紀年補之。今世家云：「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下虔字疑後人補入，非本文。史記已載列侯名，故索隱不復引

世本紀年。史記又失文侯名，而索隱亦不引世本紀年以補者，知世本紀年同無此名也。然則其時

韓君實止兩人，一名虔，即景子。一名取，則史記之所謂列侯與文侯，亦即世本之所謂武侯也。

戰國時一君兩諡三諡者頗有之。如韓宣惠王即威侯，考辨第一楚頃襄王又稱莊王。考辨第一則史記之

韓列侯文侯，與世本之武侯，實即紀年之列侯一人也。今史表分作兩人者，蓋亦由其稱侯改元而

誤。然則今表列侯元年，乃其君即位稱元之年。文侯元年，乃其君稱侯改元之年。是年正齊田和

始立為侯之歲。前一年，田和會諸侯於濁澤，蓋韓人亦於此會後與田齊同時稱侯也。又是年趙敬侯初立，內亂

魏趙不睦，或魏引韓為重，而助之稱侯。然則三晉之侯，魏最先，趙次之，韓又次之。周威烈二十三年，特趙人始侯年。

其前二十二年，魏已稱侯。其後十六年，韓始稱侯。此三晉稱侯之始末也。史記楚世家簡王八

年，乃魏事，聲王五年，乃趙事，獨韓最微弱，故其稱侯不見於他國之載述焉。

附韓武子以下史記世本紀年三家異同

史記	紀年	世本
景侯	景子	景子虔
列侯取	列侯	無
文侯	無	武侯

又按：呂氏春秋下賢篇稱：「魏文侯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梁曜北云：「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作上卿，訛。史漢范滎傳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按：勝齊長城事，即水經引紀年翟員帥師伐齊入長城者也。參讀考辨第四〇，又考辨第五六。自是以往，周室震於魏文之威，賜以上聞之禮，故魏史誇之，於是役也，曰王命。而史記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晉命爲侯，蓋是年當魏文侯四十四年。其前二年，即勝齊長城之歲。賜以上聞，或即命爲諸侯矣。校其年，亦合。

又按：魏勝齊長城，當齊宣公卒，康公立。虜齊侯獻諸天子之說，恐無據。

#### 四四 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考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鄒陽傳作子冉，誤。考子罕有二人。一在春秋魯襄公

時，呂氏春秋召類篇，稱其「相平公元公景公，以仁節終其身」者也。其事迹詳左傳。一在戰國初

年，韓非二柄，外儲右下，說疑，諸篇。李斯上二世書，見史記本傳。韓嬰詩外傳七。劉安淮南道應。劉向說苑君道。諸氏書，言其刼君而擅

政者也。韓非內儲，「皇喜與戴驪爭權，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左傳子罕樂喜字，則此子罕乃皇

喜字也。殺者，孟子殺三苗於三危，虞書作竄。左昭元，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

殺蔡互通，謂竄逐放之耳。子罕刼君當爲昭公。宋前後亦有二昭公。韓詩外傳六，賈子先醒篇並

有昭公出亡反國事，皆指後昭公言。而高誘注呂覽，謂春秋時子罕殺宋昭公。見召類。此當由戰國時

子罕與後昭公同時，擅權逐君，高氏誤記，遂謂在春秋時也。梁玉繩呂子校補則謂高誘注子罕殺昭公爲無據。據此則墨翟當與

宋後昭公同時。史記孟荀列傳：「墨翟爲宋大夫。」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孫詒讓則斷爲正在昭

公時。年表昭公薨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孫氏墨子年表云：「疑昭公實被放弑，墨子之囚，殆其

末年事。」余考昭公末年在周威烈四年，去墨子止楚攻宋已踰二十年。墨子若仕宋，應卽在止楚





君，謚爲昭公。」則又若昭公非被弑者。就其在位之久，或先被逐，而又得反國，而終見弑，如魯哀公之見逐於季孫氏，雖反國而終不得其善終也。詳考辨第三十五。韓嬰賈誼皆漢人，恐可信不如韓非書。戰國以來，宋以弱小，史料殘缺，蓋不可得而詳定矣。

## 四六 魏文侯二十五年乃子擊生非子營生魏徙大梁乃

### 惠成王九年非三十一年辨

閻若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論紀年不足信，舉兩事。一曰：「紀年云：惠成王六年，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公孫鞅未相，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遷都以避之？」又曰：「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營生於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四歲乎？紀年不可信如此。」今按：紀年與史牴牾，閻氏以史說繩紀年，宜其不可通也。余考魏滅中山，在文侯四十一年，詳考辨第五十四。其時子擊尙年少，故文侯見中山使者趙倉唐，而曰中山君長短若何也。韓詩外傳

說苑

疑史書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筮者，是年實子擊生。史公既博採雜說，誤謂伐中山在十七年，而

子擊之生轉在其後，顯屬舛乖，故乃謂子擊又生子筮也。其實擊生於文侯之二十五年，至四十一年滅中山，擊年十七，始守中山。後三年，倉唐爲使，則擊年二十左右。其少子摯，韓詩外傳作訢，此從說苑。當

十五六以下，正舐犢愛厚時矣。是年召子擊，改封子摯，卽中山武公也。詳考辨第四三又五四據此則武侯年

二十六始立，立二十六年，五十二歲而卒。至惠王年歲無可考。惟武侯之卒，猶未立嫡，惠王與

公中緩爭立，在位又五十二年，則其卽位在壯歲可知。此不得謂紀年之誤。

其前一事，細按知亦史誤。惠王十八年，魏圍趙邯鄲，齊救趙。孫臏教田忌曰：「救閫者不

搏，形格勢禁則自解。今梁趙相攻，輕銳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

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魏志王昶傳，高貴鄉公三年三月，王昶增。則其時魏已都大梁也。若猶

在安邑，大梁乃外鄙，何爲釋其久圍必得之趙，而渡河遠救乎？世家魏徙大梁在三十一年，而三

十年魏伐韓，齊田忌救韓，亦直走大梁。龐涓太子申去韓還救，涓死申虜。語均詳孫吳初傳。此又情勢之至

顯者。使大梁非魏都，何以大將太子傾國奔救，若此之惶促耶？通鑑於此兩役，皆云直走魏都，

易去大梁字，蓋亦已疑史說之不可通。而不知史言大梁固不誤，特誤於不知其時大梁之已爲魏都

耳。又秦紀：「孝公十年，卽魏惠十九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年表商君傳均載此

事，而獨不見於魏世家。蓋安邑魏都，其君在焉，豈得圍而便降？而徙都猶在十二年後。殆史公亦自知其不可安而滅去之者。通鑑於周顯王十七年書秦大良造伐魏，不書安邑降秦，亦爲魏世家所惑。志疑覺其不可通，而謂安邑乃固陽字

誤，日知錄亦謂是字誤，然不應三處皆誤也。則亦曲爲彌縫，而不悟其破綻之不止於此也。又秦策：「魏伐邯鄲，因退爲逢

澤之遇。」此即齊策說閔王篇從十一諸侯以朝天子事。詳考辨第八三。通鑑：「顯王二十六年，秦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胡注引括地

志曰：「逢澤在汴州浚儀縣東南二十四里。」據此則逢澤近大梁。秦策云「退爲逢澤之遇」，知其時魏已都大梁。否則渡河而南，遠至逢澤，何云退？故知史記三十一年徙都大梁之說必誤，不得據以疑紀年也。且其前趙徙邯鄲，韓徙鄭，亦豈得以見逼而遷爲說？又是年與秦戰敗少梁，公叔見虜，卽謂見逼而遷，亦正合情事。閔氏考古精博，而論孟子年歲多疏。以自來治先秦史，多不信紀年，閔氏亦未能免也。

胡肅明論紀年，謂：「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往往稱諡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倣經例而爲之，與身爲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閔若璩則謂：「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當時之事乎？與春秋曷異乎？」今按二氏說皆是也。蓋紀年於戰國事多可信。



見。雷氏書亦能辨紀年眞僞，當與朱氏存眞輯校同列，非陳氏集證以前諸賢之見矣。然余猶得讀其介菴經說，略窺一斑。其論孟子時事，蓋亦得失參半。粗具涯略，未盡精密。而論魏徙大梁，則其說猶在朱氏存眞之前。朱氏之說，雷氏又復先言之。茲再鈔錄，以見考古之事，雖若茫昧，而燭照所及，苟有眞知，無不同明，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而亦所以志余之陋也。雷氏之言曰：「魏徙大梁之說，當從竹書。魏之遷都，不必定因秦虜太子，地東至河，逼近安邑也。戰國時，秦及韓趙皆嘗遷都，豈皆有所逼乎？且世家謂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七年，始盡入上郡於秦。是惠王三十一年時，秦地亦未嘗東至河也。若云遷都之歲，秦實虜其太子，則年表亦有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之說，此史遷之所以誤此爲彼歟？考竹書九年遷都後，與趙榆次陽邑，發逢忌之藪以賜民。韓人來伐，軍於皐澤，王與釐侯會於巫沙。十二年，又歸鄭侵地，釐侯數來朝。二十八年，齊敗我馬陵。三十一年，爲大溝於北郭以行圃田之水。」按惠王十年先已入河水于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見水經

渠水注。顧棟高云：「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此實皆九年遷都之證。蓋惠因遷都而睦鄰惠下，韓疑其逼近相並，故來伐。卽史記敗韓於澮之事也。澮卽鄆水皐澤，乃韓梁界上之地，今在尉氏西南。韓旣敗而就趙，遇於上黨，原注：見趙世家。使爲解和，故與釐侯會於巫沙也。馬陵之戰，國策稱申爲梁太子。史記謂齊使田忌將而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設非九年遷都，此何以云耶？蓋子長誤以三十一年公

子印之事爲虜太子痤，又誤以三十一年北郭之役謂即遷都也。」

原注：索隱疑遷都當在二十九年師敗於秦之後，亦誤。遷都在四月，敗在十月。

越一年，得見雷氏義證寫本，其議論與經說大同。

雷氏義證初無刻本，其家以稿本送北京大學蔡子民校長，請求傳刻，由象山陳漢章教授爲之校字。余見其稿於北平圖書

館，遂寫一通。嗣爲排印流傳。適值抗戰軍興，遂不及有所題識也。

余復節錄十數條，散入諸篇，間加商訂。又越月，得見其考訂十四

卷，議據略同，而不如經說義證之詳。

又按：謂史記誤以北郭之役爲徙梁之年，周廣業孟子四考亦先言之。

余又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亦辨此事，謂：「史記魏世家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

公孫座，而年表則曰虜我太子，蓋誤以是年虜公孫座之事爲世家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印之事，因又

誤以是年徙都大梁之事移於三十一年。」此說亦與雷氏相似，皆主梁於九年遷都也。再觀於雷氏

陸鄰惠下，韓疑逼來伐之說，則遷梁之年，固當以九年爲定。

又閱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謂六年之說，與近本在顯王四年者同，當從之。然今本或自據水

經注漢書定在六年。今本之去取，不足卽爲九年六年說之定讞。

又按漢書地理志魏縣，應劭曰：「魏武侯別都。」王先謙補注引續志：「魏縣故城內有武侯

臺。」元城，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水經河水注：「河水左會浮水

故瀆，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卽是瀆也。」據此，魏之去安

邑，且不自惠王始。武侯已徙魏縣，其公子元食邑元城，亦正與武都密邇。至惠王益徙而南，遂

越大河而居梁。趙以中牟易其故都。決不爲避秦而徙，益以顯矣。

中牟有河南河北兩處。河南中牟近大梁，時蓋趙地，故以易之魏也。

又按水經濁漳水注：「鄴，本齊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以衛諸夏也。後屬

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然則魏文初年，先會都鄴矣。

西門豹治鄴，屢見稱述。魏世家卜相一文，「西河之守，臣所進

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於鄴稱內，正以其爲魏都。故寰宇記（卷五十五相州下）云「史記曰，魏文侯出征，以西門豹守鄴」，即爲魏都也。而魏策「西門豹爲鄴令，辭乎文侯」云云，淮南子「西門豹治鄴，文侯身行其縣」云云，則似西門豹治鄴，魏文已不居鄴。則或仍居安邑。要之其時諸侯都邑，遷徙無常，又不一其居，固不得以後世之事相比例。漢志謂魏絳自魏徙安邑，至惠王而徙大梁，其實亦疏說耳。

秦策：「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韓康子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則魏至桓子時固尚居安邑。

方氏通雅云：「趙自晉獻賜趙夙耿，趙襄子

居原，簡子居晉陽，獻侯居中牟，敬侯元年始都邯鄲。」屢遷其居，正與魏似。

又濁漳水注同條引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於平陽。」考之魏世家：「武侯

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頤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今魏罃得王錯，挾上

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伐魏，戰於濁澤。

雷氏義證云：「濁澤近安邑。括地志

所謂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者也。」

魏氏大敗。趙欲立公中緩，割地而退。韓欲兩分魏。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

夜去。」索隱云：「紀年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

水經沁水注，路史國名紀皆作蔡。索隱作蔡，乃字誤。司馬

彪郡國志：「山陽有鄴城。」京相璠曰：「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鄴城。」雷氏義證云：「今故址在河南修武縣西北界上。」

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

義證云：「濁陽趙邑，即上黨濁漳水北之邑名也。」

七年，

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也。」王氏竹書輯校云：「武侯元年，當作惠成王元年，據本文

自明。」余考魏武侯立年二十六，公子緩又惠成王弟，誠不能於武侯元年封。王氏辨是也。竊疑。

惠王元年封綏蓋居鄴，而惠成王則居安邑。一爲文侯武侯舊都，一則魏終以來所居。東西分踞，對抗之勢已成。故公孫頌謂其挾上黨，固半國也。七年，公子綏如邯鄲作難，雷氏考訂謂是七月之誤。惠成王封綏七月而綏與趙謀，結韓伐魏，欲殺釐自立也。惠王封綏本出不獲已，非情欲封之。云鄴師，正指公仲綏而言。否則紀年魏史，不應自稱本朝爲鄴。韓人主兩分魏地，雖不能行，而綏之與釐固已東西對峙，儼若兩國。公仲綏居鄴近趙，趙主立綏，無緣相攻。蓋韓以與趙不合而去，魏惠遂得敗趙鄴之師。疑水經注所引，當作敗鄴師邯鄲師於平陽。後漢郡國志鄴有平陽城。水經濁漳水注：「漳水又逕平陽城北」，卽此。義證：「平陽故址，在鄴城西北二十五里。」是平陽卽在鄴。趙鄴之聯軍既敗，惠王乃得固其位。世家所謂：「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二家謀不和，明指趙韓而言。趙韓聯軍，故先敗魏於濁澤及葵。及韓退而趙敗，魏以得全，然亦未能並鄴。自是魏縣鄴城終入於趙，魏不得復有之。卽水經河水注所謂：「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也。而此後韓與惠王睦，魏乃修宿仇，卒拔邯鄲，胥於此種其因。此雖推測之辭，亦差可補逸史之闕文。而鄴之曾爲魏都，亦可藉作助證也。

陳氏集證亦疑水經注此條，而云「原文當作敗鄴師邯鄲師於平陽」，則未是。雷氏義證謂「邯鄲之師取道於鄴而歸，鄴之守令要而擊之」，更屬強說。又按太平寰宇記卷五十五引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敗邯鄲之師於平陽」，足爲我說之證。

又按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索隱引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



朱右曾紀年存真云：「洛陽當作洛陰。史記文侯攻秦，還築雒陰是也。故城在陝西同州府大荔縣西。安邑故城在山西解州夏縣北。王垣故城在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徐文靖統纂「洛陽疑當作汾陽」，不如朱說爲審。蓋皆邊秦兵爭之地，故爲城之。」此亦足證其時魏都決不在安邑。否則當時史官，亦不如此爲記。

#### 四七 魯繆公元爲周威烈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

史記魯世家載魯哀公以下列君年數，與年表多異。而曰：「平公立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文公七年，楚懷王死於秦。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皆據秦事爲說，其語或本之秦記。余爲之考其異同得失，而知世家之可信，年表之不可依也。惟世家於悼公稱三十七年，集解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今自秦惠王卒年上推，悼公當得三十一年，乃符。疑集解本作三十一年，而今本誤脫之。今定悼公元甲戌，三十一年終甲辰。元公元乙巳，二十一年終乙丑。翌年丙寅，爲魯繆公元，則威烈王之十一年也。較今年表移前八年。

史載子思年六十二，而繆公元年，距孔子卒已七十五年。即依今世家，較年表前兩年，亦七十三年。子思生，孔子未

死，何及爲繆公師？卽謂伯魚遺腹生子思，年六十二乃八十二之誤，然子思之卒，至晚亦在繆公六年八年間耳。繆公初元，子思年已踰七十矣，而孟子猶謂：「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其事頗難信。又繆公子思同世既不久，何以爲後人稱述如此？今若移前繆公元八年，則諸疑可釋。

又檀弓：「陳莊子死，赴於魯。魯繆公召縣子而問。」余考陳莊子卒，在齊宣公四十五年。詳考辨第五一。依年表，繆公元年在齊宣四十九年，相差已四年。卽據今世家繆公元年移前兩年，在齊宣公四十七年，亦與莊子卒歲相隔一年。與檀弓所記皆不符。檀弓魯人，記魯事，又乃七十子弟。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與繆公世隔非遙，不應有誤。若改悼公在位三十一年，則繆公元乃齊宣公四十一年，田莊子卒，乃繆公之五年。」

上舉兩例，證今世家悼公三十七年，實不如作三十一年爲審。其他論魯世家記魯君年數可信諸證，散見於後，此不並著。參讀考辨第一〇六，一一二，一五三，一五四，諸篇。

## 四八 魯繆公禮賢考





按：年表：「齊宣公四十四，伐魯莒及安陽，四十五，伐魯取都，四十八，取魯郕。齊康公十一，伐魯取最，韓救魯。康公十五，魯敗齊平陸。康公二十，伐魯破之。」皆值繆公

世。

又銀畏齋四書客難云：「史記魯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悼公卒，季昭子孟敬子見檀弓，三桓猶無恙。不知元公二十一年中，三桓廢與何以大相懸？以通鑑考之，穆公二年，（按實八年）齊田和取成，似孟孫已奔邾。鄒孟

子爲孟氏裔可證。季孫似已據費下東野等邑爲小國君，費惠公師子思亦可證。叔孫則無可考。」按如龔說，三桓衰微，惟存一家，又離魯獨立，則魯之削弱可知。 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博士始見此，其制或亦繆公創之？賈山祖父祛，爲魏王時博士弟子，應在後。魏亦尊儒，則博士本由儒生。宋書百官志：亦謂秦漢博士，原自六國。」

說苑政理篇：「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云云，似公儀休卒穆公後。孔叢書有公儀潛，砥行不仕，蓋自公儀休而誤。沈欽韓漢書疏證有此說。

泄柳

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內。」魯繆公元年，當魏文侯三十二年。二

人年世正相值，而輩序亦相當也。渚子晁云：「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

臣。」鹽鐵論相刺章作：「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盧文弨羣書拾補云：「子原，

說苑雜言篇作子庚，乃泄柳字。」今按：說苑作子思子庚，子庚爲泄柳字，疑或近是。至

子原乃子思字譌。云子柳子原，則子原非柳字明矣。盧說誤也。

申詳

子張子。見檀弓注。宋翔鳳孟子趙注補述云：「子張姓顓孫，合言爲申也。」孟子曰：「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按：孟子既謂泄柳閉門而不內矣，又云此者，將以顯子思之見敬禮，而故加輕重於其間。余又考申詳字子莫，孟子謂之執中無權者，詳考辨第八十一。

## 墨子

墨子魯問篇：「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吾願主君上尊天事鬼，下愛利百姓，厚皮幣，卑辭令，徧禮四鄰諸侯，敵國而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孫詒讓曰：「以時代考之，此魯君疑卽繆公。」今按：孫說是也。其事當在繆公初年。詳考辨第五十七。墨子年德已高，譽聞亦大，故繆公咨以國事。然儒墨既相攢，繆公弗能用，而墨子遂至齊。

## 南宮邊

呂覽長利篇有辛寬南宮括論於魯繆公前。梁玉繩漢書人表考：「南容卽南宮适，字子容，亦曰南宮縚。适又作括，縚又作韜，魯人。呂覽南宮括見魯繆公，未知卽南宮否。」今考論語：「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則南容在孔子

時，年已不甚弱，殆與子貢子賤相伯仲。曾子最幼，魯繆世已不在。魯繆一朝，如子思曾西申詳，皆七十子後，烏宜有南容哉？呂覽所記自誤。說苑至公作辛櫟南宮邊子。人表有南宮邊，正與子思公儀休泄柳申詳魯穆公同時，梁氏僅云見說苑至公，未能據正呂覽之誤，亦其疏。又繆公時有縣子，屢見稱述，亦賢者。

#### 四九 越滅郟乃晉烈公三年非四年六年辨 附越滅滕考

史記越世家素隱引紀年：「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不壽立。

十年見殺，朱勾立。三十四年滅滕，路史國名紀注引作朱勾三十年，未能詳定。三十五年滅郟，三十七年朱勾卒。」據

此，越朱勾滅郟，去句踐卒五十一年。鹿郢六，不壽十，朱勾三十五，合五十一。自晉出公十一年後，五十一年，當晉烈

公之三年也。出公二十三年卒，敬公幽公均十八年。出公十二，敬公十八，幽公十八，烈公三，亦合五十一。而水經沂水注引紀年云：「烈公四年，越滅

郟」，此四乃三字之誤。今本偽紀年，越滅郟在周威烈王十二年，上距周貞定王四年勾踐卒，凡

五十一，是也。是年正晉烈公之三年。而今本偽紀年爲烈公六年，蓋由今本紀年誤以敬公爲二

十二年，幽公爲十年故也。參讀考辨第四十三。





曰：「起猜忍人也，少時以游仕破家，殺其鄉黨謗己者三十餘人，與母鬻臂而盟，曰：『不爲卿相，

不復入衛。遂事曾子。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又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

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魯君疑之。謝吳起。起聞魏文侯賢，遂去之魏。」今考年表：「齊宣

公四十四年，伐魯莒及安陽，田齊世家作葛及安陽。志疑云：「安陽、安陽皆非魯地，疑有誤。而葛乃莒字之誤。」洪頤

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其地與魯莒相近。」四十五年，伐魯取都。」世家云：「取齊宣公四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四年。」史表誤爲

年，詳考辨第四十七。其後三年，爲周威烈王十七年。吳起爲魏將伐秦，詳考辨第五十三。則起之將魯破齊，正在魯繆四

年也。其去魯，至晚在魯繆五年六年間。魯繆雖禮賢，而尊信儒術。觀或人譏起之言，皆本儒道

立說，宜乎魯繆之疑起矣。起至魏，「魏文侯問李克，吳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

兵，司馬穰苴不過。」穰苴在吳起後，此史公文飾之詞耳。史記穰苴傳及晏子春秋劉向說死皆以穰苴爲景公時，誤也。詳考辨第八十五。於是文侯以爲將。則文侯雖亦

尊儒，然其用人行政，固與魯繆不同。起仕魯年當近三十，下至楚悼王卒歲，起與俱死，相距三

十一年，則起壽亦且六十矣。韓非說林上：「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人說之，吳起乃去

之晉。」考諸魯世家，魯君無被弑者。此當指魯哀公，詳考辨第三十五。然下距楚悼王卒，凡八十七年，吳起

決不若是之壽，亦復與魏文年世不相及。蓋韓子誤記，不足信。江中經義知新記云：「韓非喻老篇：『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其時蓋當悼公之

世。悼之爲諡，其以此歟？」今按：悼之爲諡，蓋因前君被弑，已詳考辨第三十五。汪說誤也。且據其年代時事亦不合。悼公卒，在周考王四年。（史表誤後八年，詳考辨第四十七。）下距楚悼王之死五十六年。循此推算，起之仕楚，已及八十，而觀其治

續，精練強悍，殊爲不類。又韓非書謂吳起卽去魯之管，而悼公卒，當魏文侯十年。（史表尚在魏文前七年。）與余考吳起爲魏伐秦滅中山事皆不符。又其時齊魯交兵事亦無徵。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孟敬子爲君何食」，觀二子之言，亦見悼公非被弑之君。汪氏說不足據。或韓非書本謂季孫自弑費君，非魯君，則益無考。

## 五一 田莊子卒年考

史記田齊世家：「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

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

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

得錄也。」今按：據史記，田莊子卒在齊宣公四十五年。索隱引「紀年」，僅明莊子後尚有悼子。一

世，未言莊子卒歲有異。又謂悼子立年無幾，此自據紀年爲說。而紀年悼子死在宣公五十年。詳

辨第五十六。若莊子以宣公十五年卒，下至宣公五十年，凡三十五年，豈得謂立年無多？張宗泰竹書紀年校

莊子卒於齊宣公十五年，宣公五十年田悼子卒，是悼子立三十五年，而誤脫一四字也。考諸他籍，亦有可證。呂氏春秋順民篇：「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

十五年，而誤脫一四字也。考諸他籍，亦有可證。呂氏春秋順民篇：「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

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林春溥戰國紀

年云：「田莊子之時，越王死者惟朱勾。而朱勾滅滕滅郟，故有猛虎之喻。」嚴可均三代文以猛虎指句踐，相距太遠，蓋誤。  
 今按朱勾卒在齊宣公四十四年，此越朱勾卒而田莊子尚在之證一。檀弓：「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云云。魯繆公元在齊宣公四十一年。詳考辨第四十七年表誤後八年。田莊子死，爲繆公之五年。此田莊子死而魯繆已立之證二。  
 故知索隱所引紀年，本亦爲四十五年無疑也。周季編略未能辨證今本索隱之有脫字，而據以校檀弓，謂「莊子乃悼子之誤」，疏矣。朱右曾紀年存真亦與黃氏同誤。余繆史卷百一云：「魯繆公立，在齊宣公四十七年，據檀弓，是無田悼子。」故表列莊子死子和代立於齊宣公四十六年，亦誤。

## 五二 田齊為十二世非十世辨

莊子胠篋篇：「田成子弑齊君，十二世有齊國。」鬼谷子亦有此語。史記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世。田

齊世家索隱引紀年：「田莊子卒，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又云：「齊康公二十二

年，田侯刻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則尚有悼子及侯刻，適得十二世，與莊子合。蓋史記

誤也。釋文：「十二世，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雖亦得

十二世，然敬仲奔齊，豈得遽謂有齊國？且莊子文明自成子起算，豈得遠引敬仲？胠篋爲戰國晚

世作品，殆已無疑，亦不應捨宣潛以下，而以威王爲斷。卽謂是莊子原書，莊子亦下逮齊宣潛，

何勿之及？陸氏之說，蓋存心迴護而自陷者也。

朱右曾紀年存真謂：「莊周當齊威宣時，鬼谷書蘇秦所述，不應豫知潛襲王建。」因謂：「田之稱侯自田鄰始，則有齊國者當亦指鄰。自鄰以前有十二世也。」信如其說，當日：田成子弑齊君，五世而有齊國，乃爲近是耳。不然，自敬仲至刻，則十二世而始有齊，不得謂田成子弑君，十二世有齊也。此亦由不知胙篋爲晚周僞品，鬼谷尤非真蘇秦作，故乃強爲之說。則

## 五三 吳起爲魏將拔秦五城考

史記吳起傳：「起去魯之魏，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繼敘爲卒吮疽事。考韓非外

儲左上：「吳起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起自吮其膿。」說苑復恩篇云：「吳起攻中山，爲卒吮

膿，其母泣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涇水之戰，涇字或誤作注。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知何戰而死？』藝文

類聚御覽引韓子，亦云涇水。按諸史記魏世家：「魏文侯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

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水經河水注：「河水又經郃陽城東，周威烈之十七年，魏文

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汾陰乃洛陰字譌。卽此城也。故有華邑矣，爲大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

在渭之浹。』又云：『續女維莘。』謂此也。』郝懿行陳逢衡均謂：「水經此條不云出紀年，想係脫

誤。」今本僞紀年有之，據此則事在周威烈王十七年，而史誤以爲魏文之十七年也。實當魏文三十八年。陳氏集

證謂在三十二年者誤。又年表在威烈十八年，誤後一年。是年當秦簡公六年。秦本紀孝公謂：「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三晉攻

奪吾河西地。」是矣。其時正當吳起去魯後。志疑：「洛陰郃陽，其地皆在同州。」正義：「雒沮水也，城在水南。郃陽郃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又按地里志：『京兆鄭縣，鄭桓公邑，魏文侯伐秦至鄭而還，卽此。』推其地理，亦與涇水相當。說苑所謂涇水之戰，起傳所謂拔秦五城者，殆卽其事。陳氏集證亦謂「吳起爲將擊秦拔五城，卽此時。」惟未有證說。又水經汝水注：引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史記魏文侯三十二年敗秦於注者也。今按秦簡公時，秦地不能至河南梁，當之間，參證上列諸條，知鄭氏之誤。又魏世家記魏伐中山在魏文十七年伐秦至鄭之前。余考魏伐中山，當在周威烈王十八年。且國策諸書，皆言樂羊圍中山三年而拔，則中山之滅，猶在後。蓋樂羊主其事，而吳起將兵助攻。據說苑所云，固當在涇水一戰之後也。

## 五四 魏文滅中山考

魏文滅中山，年表在十七年，實周威烈王十八年。據紀年，是年乃魏文侯三十九年。魏文二十二年始稱侯，以二十三年稱元年，則是年正魏文稱侯始元後之十七年也。中山之伐，當在其時。知者，中山事跡附見於趙世家。史記載三晉初年事，惟趙最詳，而差少誤。蓋趙史或有存者。烈侯元年，魏伐中山，載於趙世家，足資旁證，一也。中山之役，吳起預其事。前年起初

仕魏，爲魏擊秦拔五城。若中山見伐，移前至魏文十七年，則與吳起事跡不符，可爲反證，二也。又魏文滅中山，使子擊守。余考其事，亦當在魏文四十一年，即稱侯改元後之十九年，

詳考辨第四十六。

三也。又呂氏春秋載晉太史屠黍與周威公論中山亡徵，周紀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

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亦正當威烈王時，四也。若依史記，則魏文伐中山，其時尚未稱

侯，而子擊已稱中山君，參讀考辨第四十六。益不合，五也。然則年表魏伐中山，在周威烈王十八年，實不

誤，特誤以文侯稱侯改元後之十七年，爲即文侯即位後之十七年耳。凡此之謂誤其年而得其世。

如齊魏會徐州相王，表列周顯王三十五年，本不誤，而誤以齊威王爲宣王，梁惠王爲襄王，此亦

誤其年而得其世也。孫氏墨子年表魏滅中山在周威烈王二十年，周季編略亦然，蓋據樂羊圍中山

三年而克言之。

又中山策：「魏文侯欲殘中山，常莊談寰宇記引作張孟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

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年表文侯立，襄子已卒。鮑因改襄爲桓。今

按襄子卒實魏文侯二十二年，考辨第三十七。魏之處心積慮於中山，非一日，不能據此疑策文之誤。惟其

請公子傾以爲正妻云云，則實與襄子不類。然鮑改桓定誤，後人謂當改烈侯，庶爲近之。今其事

已不可詳說，要之中山復立，趙必與其事，則無疑也。

又韓非說林：「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肅侯在惠成王圍邯鄲後，豈得上及魏文？其誤則甚。

## 〔附〕 中山武公初立考

趙世家及六國表：「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雷學淇紀年義證云：「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漢書人表謂中山武公是周桓公子。史記音謂初立之年，當周威烈王十二年。其立之七年，爲魏文侯十七年。似武與桓立七年而卽滅。周威公卽桓公之子，與中山武公實係兄弟。」沈欽韓漢書疏證辨其事云：「按本紀：桓公卒，子威公代立爲西周君耳。河南之外，一民尺土，皆非周有，何得爲中山之君乎？」此層蘇氏古史亦辨之。魏世家：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說苑：文侯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又魏世家：中山君相魏。此是魏所封，趙滅之。蓋姬姓之中山滅於魏文侯，魏所封之中山又滅於趙主父。而趙世家及年表皆倒置中山武公之文於文侯伐中山之前，故迷惑難考。何以明之？若中山武公尙是舊時之君，則彼不數年而亡，史取之何義？按諡武亦不合。呂氏大事記謂：「是時中山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與諸夏抗。」仍指其爲春秋鮮虞之中山，蓋誤。若以爲中山本未嘗亡，則魏克其地而守之者又何處？是中山武公爲





余又疑中山武公初立應在趙烈侯十年，而非趙獻侯之十年。今史記誤以趙烈侯十年爲趙武公元，而又於趙獻侯十年誤列中山武公初立之文，遂使讀史者迷惑而難考耳。參攷考辨第四三又四六。

又按寰宇記卷六十，兩引史記云：趙敬侯救燕，與中山公戰于房，其時中山以別封稱公，故有中山武公。則當時公稱視侯轉卑。

## 五五 寧越考

漢志儒家有甯越一篇。班固云：「中牟人，爲周威王師。」今按：呂覽貴應篇：「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此班說之所據也。又呂覽不廣篇：「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大敗之，甯越教孔青歸齊尸。」考其事在周威烈王二十一年。周威公立在威烈王十二年。據外紀，大事紀。相距凡十年。其時正魏文魯繆尊儒禮賢，子思仕魯，吳起仕魯之際也。游仕漸得勢，故甯越亦苦耕稼而從學問。其事雖微，足徵世變，故特考而著之。又呂氏先識篇謂：「晉太史屠黍說苑權謀作屠餘與周威公論中山亡而君繼之，威公

懼，求長者，得義蒔田邑史驕趙駢。」說苑作鑄驕，田邑，史理，趙異。莊子記田開之見周威公，及公問祝腎養生，

則威公亦好士之主也。今姑以周威公立，甯子年三十計之，則其輩序，蓋在段干木泄柳之後，而

與李克吳起爲伯仲。

賈誼過秦論：「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甯越之謀，殆卽指教孔青歸齊尸事之類，然其人尚在早世，與後來戰國之局無關，此文家渲染耳。又高誘云：甯越趙中牟人，蓋河南中牟，時猶屬

趙。參讀考辨第四六，第一六三。

## 五六 田和始立在齊宣公五十一年非四十五年辨

史記田齊世家：「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子太公和立。」中間漏去悼子一代。宣公四十

五年，乃悼子始立，非田和始立。已詳考辨第五十一。顧悼子卒於何年，索隱不著。今考水經瓠

子水注引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邱叛於趙。田布

圍廩邱。翟角趙孔屑卽呂覽孔青韓師救廩邱，及田布戰於龍澤，田師敗逋。」又汝水注引紀年：「晉

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而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宣公五十

一年，公孫會以廩邱叛於趙。」三說相參，知爲一時事。翟員卽翟角字譌。晉烈公十一年，當齊

宣之五十年。是年田悼子卒，去其卽位前後五年也。然水經注引公孫會以廩邱叛在晉烈公十一





恐未必能興樂如此之盛。竊疑其爲景公之悞，惜無可校證也。」今按：不能主國政，未必不能縱淫樂，此不必疑者。史記田齊世家云：「康公淫於酒婦人，不聽政。」與墨子興樂之說足相證，尤可明其無悞。而孫氏墨子傳略又據此推齊康公卒時，墨子猶存，則誠大悞矣。昔人於此等處每易悞。如子夏爲魏文侯師，則謂必在魏文侯之歲，墨子見齊大王，則謂必田和列爲諸侯之後，此據非樂篇載齊康公興樂，因謂墨子卒後康公，皆是也。

魯問載墨子見齊大王，先見項子牛。牛爲齊將，三侵魯地，墨子弟子勝綽三從，墨子退之。

孫云：「三侵魯不知在何年。以史記六國年表及田齊世家考之，魯元公十八年，伐魯，葛及安陵，

按實繆公四年，當作葛及安陵。一十年，取魯一城，實繆公五年。穆公二十一年，齊伐魯，取郕，實繆公八年。十六年，伐魯取最，

實繆公二十二年。或卽三侵之事。」今按：取最在齊康公十一年，當鄭繻公被弑後兩年，其明年墨子與魯陽

文君論伐鄭事，其時墨子已老，不久而卒。余疑齊伐魯取最之歲，墨子已在楚。且其事與取郕

以上三役相距已遠，則三侵殆取郕前事，乃當田莊子悼子時。參讀考辨第五十一，五十六。墨子來齊，則取郕以

後三四年，值和子當國時也。魯問又載魯君問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可救乎？」墨子說以事

齊。其事當在之齊之先。孫云：「魯君疑卽穆公」，是也。及其至齊，而諫項子牛齊大王勸毋伐

魯，則猶如止楚攻宋，亦先見公輸般，後見惠王矣。

參讀考辨第四十七。

## 五八 子思生卒考 附顏般 王慎 長息

孔子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

庸。」子思生年無考。伯魚之卒，在周敬王三十七年。考辨第二六。或謂遺腹生子思，則子思生，至遲

亦在周敬王三十七八年也。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是子思有嫂也。子思既有

嫂，則知其有兄矣。袁枚隨園隨筆引宋白續通典，子思兄伯魚早卒，而子思有兄，則子思之生，不能甚前。死，使其子白續伯父，未知何據。

或謂其親受業於孔子，決不然矣。孔叢子有孔子子思問答，不可信。又謂子思從孔子於郊，遇程子，又孔子卒，子思爲喪主，四方來觀禮。若子思年既長，尤非也。相傳伯魚生

一子子思，未爲得實。而年壽亦可疑。孟子記魯繆公尊禮子思。漢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班氏

云：「爲魯繆公師。」余考繆公元年，在周威烈王十一年，詳考辨第四十七。去孔子之卒六十四年。若子思

年六十二，無緣值魯繆。或謂六十二，乃困於宋作中庸之歲，或謂六十二乃八十二之誤。此毛氏四書臆言載

王草堂復禮辨，及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之說。此皆無證。然中庸僞書出秦世，則前說尤不足信。孔叢稱，「子思年十六困于宋，作中庸。」益荒誕。孟子稱：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盍去之？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衛齊之事，不審在何年。

年表繆公元年，實已魯繆公之九年，詳考辨第四十七。齊伐衛，取毋丘，以前則無考。然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

觀魯繆之重敬子思，知子思居衛當在中年壯歲。大抵子思先曾事衛，歸老於魯，乃當繆公世也。孔叢：「子思居衛，魯穆公卒。」其誤不待辨。卒年亦難定。若以壽八十二計，則最晚不出繆公十四年，乃在周威王末年，其年世與墨子正相當。孔叢子：「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陳莊伯即田莊子，其卒當

魯繆公之五年。惟孔叢不足據，子思果遊齊與否，其遊齊而見莊子，當在何時，今亦無可詳定也。通鑑據孔叢，書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周安王二十五年，去孔子卒百二年，此決誤。孔叢舊注謂衛敬公，亦未詳所據。何孟春餘多序錄論其事云：「子思居衛，必是衛悼公昭公時。昭公時衛屬於晉韓趙魏氏，賢者已自難安其國。懷憲憤類皆弑君賊，衛非父母國也，子思忍復面其人，爲之謀而不去耶？孟子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尊禮子思如此，子思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又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尊禮子思如此，子思之自尊如此，子思是時年登期頤，於父母國有賢君焉，公饒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子思顧不老焉，而適亂國，與逆賊語邪？子思居於衛，有齊寇，子思不去。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子思言苟變於衛，果有是事，必在悼公昭公時，而記者誤耳。」孔叢又云「田子方遺子思狐白裘」，二人年正相當，然事不足信。崔述已辨之。

章太炎文錄徵信論有辨子思不師曾子一節，謂：「宋人遠跡子思之學，上隸曾參。尋制言天圓諸篇，與子思所論殊矣。檀弓篇記曾子呼伋，古者言質，長老呼後生則斥其名，微生畝亦呼孔子曰丘，非師弟子之徵也。檀弓復記子思所述，鄭君曰：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今按：漢志，曾子宓子皆著孔子弟子，李克子夏弟子，世子公孫子七十弟子，獨子思云「孔子孫，爲魯繆公師」，不云師曾子。雖章氏所據制言天圓諸篇，未必眞曾子書，檀弓亦難盡依信，然子思師曾子，其說不見於先秦，則誠可疑也。

又按：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鄭注：「子思伯魚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今按：「子思曰：吾何慎哉？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則子思之所憾，在於無財無時，不得盡其禮，未見欲爲嫁母服恐失禮之意也。鄭注謂其嫁母者，乃據檀弓別章：「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鄭注：「子思母，嫁母也，姓庶氏，嫁母與廟絕族。」鄭謂子思母嫁母，特據本文「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而云也。然子思母既再嫁，則葬祭之禮，別有主其事者，柳若何以有四方觀禮子其慎諸之戒？子思亦何以有無財無時不得備禮之歎？此又不可通之說也。竊謂子思有兄，而子思亦非嫡。子思生母，殆非伯魚之正妻。禮喪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何以總也？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又曰：「士爲庶母總。」庶妾不得與嫡妻比尊，即不得入於大宗之廟。故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也。」謂庶氏之母者，謂子思非嫡出，故子思生母乃庶氏之母耳。

劉師培左龔集，謂本文庶氏之母當作庶氏之女。母涉注文嫁母而訛。急就篇卷一庶霸遂，顏注曰：庶氏之先出衛之公族，以非正嫡，遂號庶氏。禮記曰：子思之母死於衛，庶氏之女



也。則唐初本經文作女，不作母。竊謂檀弓正文若果作女字，亦謂其非伯魚正妻，即義不得爲妻，故曰庶氏之女耳。然子思母卒，年壽已高，或人豈得當子思面者稱之爲庶氏之女乎？且鄭注嫁母，明是直順正文庶氏之母來，故又增曰姓庶氏，是謂其嫁庶氏。殆後人疑其不可通，於是又子思本居衛，故其母在衛。其母之死，子思適返魯，聞其赴，哭之。又故說爲庶氏女。非別有的據也。

至衛營喪葬，故柳若謂四方於子觀禮也。正義引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嫡子。或者兄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鄭謂子思非適是也，謂其爲嫁母服，則非。

參讀考辨第一四八附

篇。又張蕲菴閑詁亦云：「昔者子之先君喪出母乎，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爲生明矣。」此辨出母乃謂所自出之庶母，與余說可相證。又謝梅莊遺集纂言外篇謂「子上不喪出母，庶子爲父後也。門人先君子喪出母之間，謂孔子於顏夫人也。以自出爲被出，以先君子爲伯魚，此讀檀弓者之鹵莽。」又夏忻檀弓辨誣，亦辨孔門三世出妻之誣。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謂：伯魚早死，故其妻改嫁。是聖門本無出妻事，康成注惟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見其精慎。既知非出妻，而又同護鄭注，是五十步與百步也。

又按：孟子：「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人表費惠公顏敢王慎長息同列四等。敢般形近而誤。慎順字通。費惠公卽魯季氏之僭。困學紀聞八

參讀考辨

第三五，顏氏世系云：「無繇生回，回生般。」則謂般乃顏子之子。又謂般與王順同師子思，則顏

子之子，其年不下於孔子之孫，何乃師子思乎？其信否無可考。長息，公明高弟子，見趙岐注。

## 五九 列禦寇考 附南郭子綦

莊子讓王篇：「子列子窮，客言之鄭子陽，子陽令官遺之粟，列子辭。其卒，民果作難，殺

子陽。」子陽之事，見呂覽適威首時，又見淮南汜論。云：「子陽好嚴，舍人有過而折弓者，畏

罪恐誅，則因獬狗之驚，而弑子陽。」高注均云：「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而史記鄭世家

則云：「鄭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

楚世家亦云：「悼王四年，伐鄭，（本作周，字誤。）鄭殺 子陽，以說於楚。」

二十

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與呂覽淮南異。據史記則列子乃周安王時人也。今列子書有劉向叙

錄，以列子爲鄭穆公時。柳宗元辨列子謂：「鄭殺子陽，當魯穆公十年，

按實魯穆公十八年。

不知向言魯穆

公時，遂誤爲鄭耶？」然今列子書既出後人掇拾，

如其書中言魏牟，孔穿，鄭衍，皆出列子後。

向叙不在七略別錄，後人

自得僞爲，無足深論。高氏子略謂：「太史公不傳列子，莊周末篇叙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

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濛列缺者歟？」然考韓策：「史疾爲

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楚國多

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有鵠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曰：鵠。曰：謂之

亦不得稱相子駟。以國相遺窮士粟，其事正當在戰國。子產時猶無有也。所謂壺邱子林，伯昏無人，縱非鴻濛列缺之類，然韓詩外傳七記狐丘丈人與孫叔敖問答，狐丘卽壺丘也。參讀考辨第七二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壺邱及見孫叔敖，豈又爲子產師？此等已難確定。伯昏無人尤渺茫，特以子產乃鄭之聞人，而列子亦鄭籍，故言兩人事多牽混。此如諸書言孔子師老萊子，又稱子思師老萊子，豈得證孔子子思同時？先秦書如此類者甚眾，馬氏據不可據以疑可據，何耶？老子關尹，其不可據，與壺邱伯昏亦同。參讀考辨第七二否則楊朱師老聃，亦得謂楊朱與子產同時耶？竊意列禦寇，仍當列戰國爲允。

又按莊子齊物論稱南郭子綦，其人蓋亦道家先宗也。徐无鬼：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游入見，子綦告之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南伯子綦卽南郭子綦也。則子綦乃齊人而當田太公時。田和之尊禮子綦，蓋亦如魏侯師田子方，友段干木，以大夫僭國，乃敬文學高士，以收譽而籠眾望。子綦正與列禦寇略同時。今列子仲尼篇，有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云云，南郭子卽子綦也。乃後世言道家，率言莊列，子綦之名，若淪若晦，若真與鴻濛列缺爲伍矣。爰特表之於此焉。又按大宗師南伯子綦，釋文引李云：「葵當爲綦，聲之誤也。」莊書三稱子綦，皆涉忘我之學，固知亦有所受，非虛矣。

亦不得稱相子駟。以國相遺窮士粟，其事正當在戰國。子產時猶無有也。所謂壺邱子林，伯昏無人，縱非鴻濛列缺之類，然韓詩外傳七記狐丘丈人與孫叔敖問答，狐丘卽壺丘也。參讀考辨第七二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壺邱及見孫叔敖，豈又爲子產師？此等已難確定。伯昏無人尤渺茫，特以子產乃鄭之聞人，而列子亦鄭籍，故言兩人事多牽混。此如諸書言孔子師老萊子，又稱子思師老萊子，豈得證孔子子思同時？先秦書如此類者甚眾，馬氏據不可據以疑可據，何耶？老子關尹，其不可據，與壺邱伯昏亦同。參讀考辨第七二否則楊朱師老聃，亦得謂楊朱與子產同時耶？竊意列禦寇，仍當列戰國爲允。

又按莊子齊物論稱南郭子綦，其人蓋亦道家先宗也。徐无鬼：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游入見，子綦告之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南伯子綦卽南郭子綦也。則子綦乃齊人而當田太公時。田和之尊禮子綦，蓋亦如魏侯師田子方，友段干木，以大夫僭國，乃敬文學高士，以收譽而籠眾望。子綦正與列禦寇略同時。今列子仲尼篇，有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云云，南郭子卽子綦也。乃後世言道家，率言莊列，子綦之名，若淪若晦，若真與鴻濛列缺爲伍矣。爰特表之於此焉。又按大宗師南伯子綦，釋文引李云：「葵當爲綦，聲之誤也。」莊書三稱子綦，皆涉忘我之學，固知亦有所受，非虛矣。





世，蓋在韓殺幽公之後。梁啟超墨子年代考謂：「幽公之弑，上距寬爲司馬時亦已六十餘年。

今按：自白公作難，至韓殺幽公，凡五十六年，梁說誤。

若此則寬非惟不能見繻之弑，恐並不及見幽之弑。」因謂：「魯陽爲寬封

邑，固無可疑，然文子未必即寬。

按：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乃與之魯陽。」則魯陽乃文子始封。若謂文子未必即寬，如何又謂魯陽爲寬封邑，可無疑耶？此亦梁說疎處。

安

知其不爲寬之子？孫氏據漢人之注以改先秦古書，甚非當也。」今按梁說亦疎。然疑文子未必即

寬，則爲有見。淮南覽冥訓：「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

高誘注：「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稱魯陽文子也。」高氏此注，以

魯陽公即魯陽文子，是也，顧謂即司馬子期之子，則非。何者？楚韓交兵，始自悼王之世。悼王

二年，三晉伐楚。九年，伐韓，取負黍。是年爲周安王九年，適當鄭絰繻公後三年。

黃氏謂周安王八年，誤。

前一年鄭負黍反韓，殆韓鄭交爭而楚收漁人之利也。

後二年悼王十一年，三晉又敗楚，又後十九年，楚肅王十年，而魏取魯陽。

援戈撝日，其

語荒誕。然韓魯陽構難，其事當起楚悼之世，則無可疑者。其時去公孫寬爲司馬已八十六年，而

高注顧以爲司馬子期之子，其失實可知。則梁氏疑文子未必即寬，固非虛矣。且幽公見殺於韓，

非鄭人自弑其君。若依孫說，改二世弑君謂當韓殺幽公後，則語氣情理益不合。知魯問所記，確

係安王八九年事。墨子其時尚存。若生於孔子卒歲，至是已八十七年也。今綜述墨子生平，南至

楚，見惠王，在四十前。遂仕宋昭公，見逐，當不出五十。其後殆常居魯。其至齊，見田和，已

踰七十。重遊楚，見魯陽文君，則八十外老人。齊康元至鄒康三，凡十一年。墨子殆終於魯陽也。

## 六二 墨子弟子通考

儒墨同爲先秦顯學。呂氏尊師篇謂：「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今考孔子弟子七十人，而淮南書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公輸篇記墨子說楚王，謂：「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在宋城上」，是墨徒之盛，猶踰洙泗。此非孔墨有優劣，蓋時益晚而學益昌，亦可以覘世變也。惟孔子弟子，尙有史遷列傳，存其梗概。獨墨徒湮沒，莫爲紀述。近世孫詒讓始爲墨學傳授考，綴拾遺文，網羅墜緒。傳記所載，編次略盡。今特申其未備，糾其疎失。大體則詳原書，不具引也。

禽滑釐 困學紀聞集證：「墨子耕柱篇作駱滑釐，呂氏當染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黎，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古今人表作禽屈釐。」孫氏閉詰謂：「正字當作屈釐，漢有丞相劉屈氂，應當作釐，謂強曲毛也。」

呂氏當染篇：「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

史記儒林傳云：「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此蓋承襲呂書，而下語未晰。云子夏之倫者，以子夏概子貢曾子墨子而言也。孫氏據以爲禽子



先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後學於墨子，乃大謬。又按王厚齋困學紀聞已先誤。

閻百詩四書釋地又續：謂「儒林傳子夏之倫，承上文子路子張子羽子夏子貢言。」亦誤。沈欽韓又譏史公爲援墨入儒，此皆不識史文來歷，故臆測無當也。

楚惠王將攻宋，墨子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圉器，在宋城上，待楚寇。其時禽子年當近三十，先吳起約三十年。時當吳起生年，或幼時也。

禽子與楊朱問答，語見列子。考楊朱曾見梁惠王，當在惠王早世。而惠王元年，去楚惠謀攻宋已踰七十年，去吳起之死亦踰十年。禽子至梁惠王元年，壽已踰九十。若楊朱與禽子相值，是楊朱早年值禽子之老壽也。然觀列子文，乃似禽子輩行轉後。僞書晚出，不可盡據。此特設爲楊墨兩家相難，寓言無實，猶如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也。孫氏博採，未加辨正。

### 高石子

墨子使管黔傲遊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而言無行。高石子去之。墨子悅，曰：「倍祿鄉義，於高石子見之。」

### 公尙過

墨子遊公尙過於越，越王悅之，使迎墨子，墨子辭。呂氏高義作公上。潛夫論志氏姓篇，

## 耕柱子

衛公族有公上氏，廣韻一東衛大夫有公上玉。疑過亦衛人。

### 墨子遊耕柱子於楚。

今按：墨子弟子事迹，少可考見。見者皆仕諸侯，又皆由墨子之遊揚。孔子主正名復禮，其學說若深帶貴族化之傾向。又曰：「不仕無義」，遑遑走天下。顧深不願其弟子之急於仕進。今墨子雖非禮樂，力斥貴族生活。其爲學立說，雖若務爲平民化，力與儒異趣。而顧汲汲遊揚其弟子，爲之謀祿仕。卽此亦足以覘世變。「有遊於子墨子之門者，欲使隨而學，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暮年而責仕於子墨子。」見公孟篇。此可見來學者率志於仕祿也。故孔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此孔墨之門人一也。「墨子遊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處楚，無益矣。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莊生謂「河潤九里，澤及三族」，門徒之相望以仕進者，又儒墨之所同也。故覲仕爲心理之同，游仕爲世風之變，雖大師無如何。史稱吳起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游仕之風當盛於其時。



胡非子

藝文志有書六篇，班氏云：「墨子弟子。」

藝文志有書三篇，班氏云：「墨子弟子。」葉德耀曰：「元和姓纂云：陳胡公後有公子非。後子孫爲胡非氏。」按通志氏族略亦云然，胡非蓋齊人也。

今按：隨巢胡非，名字不見墨子書，其著書亦不傳，其雜見於他書稱引者，亦未見其必爲

墨子弟子也。隋書經籍志云：「巢非似墨翟弟子。」則下語爲慎矣。今墨子書如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

命，皆稱子墨子曰，明其爲門弟子所記。又每題各分三篇，或乃墨分爲三後，各記所受於

師者。墨經尤晚出，當在墨學二三傳以後。其書皆有條貫，不自爲稱說，疑當時墨子門

徒，並不著書。隨巢胡非，殆出後世假托。馬國翰有輯本，謂：「隨巢書多言災祥禍福，其論鬼神之能，即中庸體物而不可遺之意。胡非五勇一篇，與莊子相

出入，說弓矢亦本韓非子矛盾之喻。戰國人文字相襲，往往而然。」據此，二書皆晚出無疑。至其人事跡全不詳，似不當與前列諸人並視也。

孫氏集墨子弟子，凡十五人，除上所稱引，餘皆僅見姓名，無補稽考，茲不贅。

韓非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元和姓纂作伯夫氏，或當作柏。有鄧陵氏之

墨，墨離爲三。」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

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成玄英疏：「相里勤，南方之墨師也。」今按：莊子

文於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前，特冠以南方之墨者五字，姓纂，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是鄧陵子乃楚人。越有大夫苦成，是苦獲亦南人。已氏無考，疑並楚人也。則

相里五侯蓋非南方之墨也。姓纂，晉大夫里克之後居相城，因為相里氏。後晉有建雄節度使相里金，并州人。今按山西汾陽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相里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碑云：「晉大夫里克，其妻攜子避地居於相城，時人遂呼相里氏。相里武為漢御史，相里覽為十六國前趙偏將軍云云。又考北齊寺碑題名，亦多相氏。又今安邑縣北亦有相里村，則相里勤疑乃北方之墨師也。孫詒讓云：「五侯蓋姓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按：春秋伍氏興於楚，而子胥之後有在齊者，五侯亦未必是南方人。又按陶潛集聖賢羣輔錄謂：「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眾，此宋鉅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謫不同，相謂別墨，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此言三墨又異。然其不以相里五侯為南方之墨，則殊可據也。又相里之弟子五侯之徒與鄧陵子同輩行，則相里蓋前輩。此如儒分為八，以子張氏與孟子孫氏並舉，輩行縣絕，則三墨亦未必同世也。

梁任公墨子年代考謂：「公孟篇記墨子與告子語，而告子又曾與孟子論性，參合兩書言論，其為一人無疑。孫氏據趙岐孟子注，謂告子曾學於孟子，疑其年代不相及，因謂當是兩人。案孟子本文，無以證明告子為孟子弟子，恐直是孟子前輩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過十餘年，告子弱冠，得見墨子之晚年，告子老宿，得見孟子之中年，並非不相及。」今按梁氏以告子定墨孟之年



集註，尤精力所萃。今觀其推論孟子生年，知其時尙未有譜，故爲朱子所未見。否則以爲不足憑，抑且不屑辨數也。以此推之，譜之不可信尤益顯。顧孟子遊梁，去孔子之卒，實已百六十年。詳考辨第一五一。朱子亦復誤。則其推論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者，亦未必可信也。周廣業孟子四考，又據朱子未百年之說，湊會以八十四之壽，謂：「舊譜生年，當改定字，去三字，爲安王十七年，則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其卒當在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而譜倒爲二十，又衍六字也。」夫年譜既不可信，集註又未可據，今兩憑其說，而奮改其舊，其爲不足信尤甚矣。其他論孟子年世者，紛紜之說，不一而足。顧余考齊宣王梁惠王世次，史策既多誤。諸家據以論孟子，則宜其治絲而益紊矣。今既於齊梁宋滕諸國世系年代，一一重爲釐定，而孟子遊仕先後，亦詳加審核。參伍錯綜，斟酌情事，而定孟子生年，最早當在安王之十三年，最晚當在安王二十年。乃與朱子周氏之所推定，亦若相符。然其立論造斷之所以然，則固自不同。且尤有進者，知人論世，貴能求其並世之事業，不務詳其生卒之年壽。今謂孟子生於烈王四年，或謂生於安王十七年，前後相去不越十五年，此不過孟子一人享壽之高下，與並世大局無關也。苟既詳考孟子遊仕所至，並世情勢，及列國君卿大夫往來交接諸學士，則孟子一人在當時之關係已畢顯，可無論其年壽之或爲七十或爲八十矣。無徵不信，必欲穿鑿，則徒自陷於勞而且拙之譏，又何爲者？余茲所陳，固非

以爲定論，而摧廓舊說，開陳新義，亦足以見考古之意。至於援證之細，將逐事備詳於後，此不具也。魏氏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云：「史記索隱謂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闕里志從之，而謂壽九十有七歲，逆推之，當生於安王十七年。惟近日索隱本誤作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當以闕里志所據索隱原本校正。」今按索隱並無孟子生年，未曉魏說何據。

又按孟子名軻，其字趙岐已云未聞，徐幹中論序云：「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

## 六四 田和始立為侯考

史記田齊世家：「康公貸立十四年，太公遷康公於海上。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集解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云：「徐廣蓋依年表爲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張文虎史記札記謂：「依索隱，似三年上有又字。」今按：據下文「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和立二年而卒。」則索隱十八年之說是也。蓋十八年會濁澤。其時爲魏武侯十年，今稱魏文侯者誤。翌





## 六六 吳起去魏相楚考

史記吳起傳：「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害吳起，起懼得罪，遂去之楚。」今按：魏策：「公叔

座爲魏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賞田百萬，座以讓吳起之後。」其事年表在惠王九年，

吳起已死十九年矣。其年公叔亦卒。明年，商鞅遂入秦。觀公叔之待商鞅，不似害賢者。呂氏觀

表執一諸篇，言讒起者乃王錯。

考魏策：「魏武侯與諸大夫浮西河，王鍾侍。」姚云：「鍾一作錯」，即此王錯。魏武侯自矜河山之險，而錯附之，爲吳起所折。魏武盛獎起，王錯之忌起，當肇於此。

魏世家集解徐廣引紀年：「惠王二年，大夫王錯出奔韓」，卽此人。史記吳起奔楚之由，蓋誤。

又起爲魏武侯伐齊至靈邱，在武侯九年，

考辨第六十。

則去魏當在十年以後。據說苑指武篇起至楚先爲

宛守，

說苑云：起爲宛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屈公不對云云。今按說苑穰謀篇有屈宜咎論韓昭侯不獲出高門。史記六國表韓世家皆作屈宜曰，白咎古字通。然考韓昭侯築高門在昭侯二十九年，距此當五十年，疑不能爲一人。淮南道應訓作吳起，特後人模倣趨良之告商君而造爲之，屈子固不與吳起同時也。居一年，乃爲令尹。不識其前又曾爲他職否。

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若亦咎之誤文也。恐屈宜曰之告吳

其爲令尹，史記載其政績云：「起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

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

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今按：陳滅在惠王十一年，蔡滅在四十二年，何待悼王？楚世家

於悼王十一年，即書二十一年悼王卒，更不記平越卻晉伐秦之事。檢諸越世家，楚破越在威王世，亦與悼王無涉。則卻三晉而伐秦者，其語殆同爲無稽也。且其時亦尙無縱橫之言，史蓋誤襲秦策蔡澤語耳。或史本作：「起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前後文氣本相承接，中間用兵一段，係後人據秦策妄增也。淮南道應訓記吳起之語曰：「起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說苑指武篇同。可與史文互證。知蔡澤之語，乃策士潤飾，欲明功成身退之理，故盡以惠威二王前後戰績，一歸於起。此如記燕昭王得賢，乃云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矣。呂氏貴卒篇云：「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此又吳起治楚不主以兵力擴地之證也。其徙貴人墾荒，殆秉李克盡地力之教。韓非和氏篇稱其教悼王曰：「楚國之俗，大臣太重，封君太眾，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此起之所以治楚而招貴戚大臣之忌者。淮南泰族訓亦云：「吳起爲楚張滅爵之令，而功臣畔。」孔子以正名復禮繩切當時之貴族，既不得如意，後之言治者，乃不得不捨禮而折入於法。是亦事勢所驅，不獲已也。且禮之與法，其本皆出於糾正當時貴族之奢僭，李克吳起，親受業於子夏曾西，法家淵源，斷可識矣。起治楚政績，略如此。

呂氏義賞篇：「鄧人以兩版垣，吳起變之而見惡。」注韓非和氏篇云：「悼王行之期年而薨，吳起枝解」，大云：「教之用四。」可見吳起爲治注重民生之一斑。

則起爲令尹期僅一年，愈徵楚無擴地之事。推迹以求，起之在楚，蓋不出三四年也。枝解之說，

又見墨子親士，「吳起之裂其事也。」韓非問田，「吳起支解，商君車裂。」淮南繆稱，「吳起刻削而車裂。」主術，「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商鞅之說。及韓

詩外傳卷一。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本傳不書，蓋失之。

## 六七 吳起傳左氏春秋考 附鐸椒考

漢書藝文志六藝春秋類，有左氏傳三十卷。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左傳出左邱明。左邱明

受經孔子，而傳春秋。魏晉以來儒者無異議。至唐趙匡啖助，始謂左氏非邱明。宋後諸儒，相繼

並起。其著者如王荊公，

左氏解既不傳，荊公集亦無考，其所疑十一事，不可詳矣。葉石林，葉氏春秋考，謂「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而孔子卒。傳終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十三年，左氏解專辨左氏，爲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十七年，決非邱明。此當爲十一事中之。今

年。魯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趙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辭，僅以哀公孫于越，盡其一世之事爲經終。泛及後事，趙襄子爲最遠，而非止於襄子。不知左氏後襄子復幾何時。豈有與孔子同時，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以左氏爲邱明，自司馬遷失之也。今考其書，雜見於秦孝公以後，鄭漁仲，鄭氏六經奧論謂左氏非邱明，爲六國時人，凡舉八驗。其說曰：「左氏終紀韓事甚多，殆戰國周秦之間人無疑。」魏知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邱明與孔子同

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率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實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明驗

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謠，而稱帝王子孫，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明驗五年。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辯狙詐，真游說之士，排闥之辭，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燬猶拾潘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朱晦庵，朱子亦謂，虞不臘矣爲秦人語。皆疑左氏非

孔子時書。至清儒崔述則謂：「昭襄之際，文字繁蕪，遠過文宣以前，而定哀間反略，率多有事

無詞。哀公之末，事亦不備。此必定哀之時，紀載之書行於世者尙少，故爾。然則作書之時，上

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爲戰國後人也。」姚鼐則謂：「左氏書非出一人，累有增益，而由吳起之

徒爲之者蓋尤多。據劉向別錄，左邱明傳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

人虞卿，卿傳荀卿，則左傳源流誠與吳起有關。吳起始仕魏，卒仕楚，故傳言晉楚事尤詳，而爲

三晉之祖，多諱其惡而溢稱其美。又善於論兵謀。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多。魏絳在晉悼時，甫佐

新軍，在七人下，安得平鄭賜樂，獨以與絳？獻子合諸侯于位，而述其爲政之美。魏風至季札時，

亡久矣，與邶鄘等，而札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

談，皆造飾以媚魏君。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有也。」諸家之說，愈辨

愈精，而尤若以姚氏爲最得。又左氏書好爲預言，其言有驗有不驗。顧氏曰知錄卷四舉其事，如

「三良殉死，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此至孝公以後卽不驗。又季札至魯，聞鄭風，以

爲其先亡，而鄭至三家分晉後始滅於韓。

按鄭滅尙有晉君，顧氏此條微誤，參讀考辨第三六。

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

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

按滕先滅於越，顧氏此條亦微誤，參讀考辨第四九。

衛遷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

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日人狩野直喜爲左氏辨，

文收高瀨博士可曆紀念支那學論叢。

據此推論，謂：「左氏預

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孝公後概無徵，則左氏時代從可推斷。」又謂：「王孫滿卜年七百，卜世

三十語，自成王定鼎後七百餘年，當在威烈王三十一安王三十二時。其言卜世三十，特舉成數。」

以狩野此論，會之姚說，兩節適符。吳起死於威烈王二十一年，周室日卑，正切卜年七百卜世三

十之數。時蔡曹滕皆已滅，鄭滅惟在吳起死後五年。自吳起之卒上推衛遷帝丘已及二百八十年。

所謂卜年三百者，亦恰肖。則顧氏之疑辨，狩野氏之推測，豈不正爲姚氏說之證成耶？此左氏傳

出吳起不出左邱明之說也。

顧亭林曰：知錄卷四春秋闕疑之書一條，亦主左氏成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而夫子當時未必見。

啖助之言曰：「邱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

左氏，遂以爲邱明。自古豈止一邱明姓左乎？」崔述曰：「史記但以傳爲左邱明所作，不言爲何

時人，而亦未有親見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耶？抑相傳爲左氏春秋，而司馬氏遂臆料以

爲論語之左邱明耶？說論語者，以左邱爲複姓，與公羊穀梁正同。乃傳經者云公羊氏穀梁氏，而

此獨云左氏，不云左邱氏，又似作傳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然則傳春秋者，其姓名果爲左邱明與

否，固未可定。」此又疑因書名左氏春秋而傳者遂誤以爲出左邱明也。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矣。今按葉氏此說，分辨左氏左丘氏，別成一解。然古人居丘稱某氏，氏丘義通，如乘丘漢稱乘氏，則左邱氏即左氏耳。惟謂左傳國語非一家書，則是也。近人或疑左氏傳由劉歆自國語中分出，殊無據。參讀考辨第一四七。余考諸韓非書：「吳起，衛左氏中人也。」然則所謂左氏春秋者，豈即以吳起爲左氏人故稱，而後人因誤以爲左姓者耶？

此層章炳麟氏曾論及。其言曰：「韓非外儲說右上有曰：吳起，衛左氏中人也。左氏者，衛邑名。內儲說上曰：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吳起傳其學，故名曰左氏春秋。猶詩傳作於大毛公，而毛詩之名因小毛公而題與？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則猶齊詩魯詩之比與？或曰：本因左公得名，及吳起傳之，又傳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爲左氏學者羣居焉。（猶齊之稷下）因名其地曰左氏。以人名地，則黨氏之溝之比也。因有以韓非之文證左傳爲吳起所作者，發此二義正之。」（見章氏春秋左傳讀）章氏必擁護左氏成於邱明，故曲爲之辨如此。

又按：藝文志，易有淮南道訓，詩有魯說齊雜記，論語有燕傳說，五經異義易有下邳傳，此皆以地名繫者，則亦何疑於左氏。

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此亦吳起傳春秋之證。吳起西河之對，亦與左昭四年司馬侯對晉侯之辭相似。晉汲縣人發魏

襄王塚，有師春，即採左氏，亦可見左氏書與魏之關係焉。雷氏學淇介菴經說謂：「吳起以左傳傳其子期，魏人多與聞者，故襄王時史臣述紀年，師春言卜筮，石申言天象，多與左傳符同。」

洵不虛也。全祖望經史問答：「鬼神之說，始於墨子。故漢志數墨子宗旨凡數條，而右鬼其一也。左氏蓋亦惑於墨子。內傳載之不一而足，外傳不知出左氏與否，而鬼神之說，則相爲表裏。如杜伯射宣王事，紀之自墨子，而外傳首載之。」今按全氏此說，亦似主左氏出墨子後。然墨子言鬼，本引百國春秋，此乃古之史職。（參讀汪中述學左氏釋疑。）惟左傳既多及鬼事，則自可謂近染墨說也。又韓非子：「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樂正氏之儒。」陶潛曰：「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樂正子春乃曾子弟子，傳孝道，與曾申同學。

陶氏謂其傳春秋，亦春秋出曾氏，與吳起有淵源一證。







公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諡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爲狂也。司馬彪曰：「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爲狂也。」洪頤煊讀書叢錄

云：「辟公既名辟兵，不得諡爲辟公，當從紀年作桓公，辟字卽涉其名而譌。」今按：洪說是

也。雷氏義證亦云然。又魏世家索隱云：「惠成王十四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則

梁惠王十四年，宋桓侯尚在，是歲當爲桓侯二十四年，雷氏義證推爲桓侯六年者誤。知世家三年而卒之說，亦有誤。

又考宋世家索隱王劭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梁氏人表考：剔成肝索隱引紀年作易城肝，肝是其名，封於易城之地，因以爲號。雷氏

義證云：「剔成肝乃易成侯之誤。」則桓侯乃見廢者。剔成之後爲宋君偃，史記稱其襲攻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

然余考偃立年尙少，其庶兄大尹主政。又在位五十三年，國亡見殺，其爲少主嗣位，非弑兄自立

可知。詳考辨第。九十一。則世家乃以剔成之逐桓侯者，誤爲偃之逐剔成也。偃爲剔成弟，宋人兄弟嗣立，猶有殷商遺俗。呂覽禁暴篇高注：宋偃

辟兵之子，此據史記剔成辟兵子，而偃爲剔成弟，故其嗣立年尙幼，則剔成在位不久。史稱剔成在位四十一年，

云。剔成爲辟兵子與否，今不可考，則高注未可守。則其弟偃年決非弱，何以弑兄自立之後，猶得五十三年而亡？即據史記世家原文，亦有四十七年，剔成在位

立，年相雁行，則殆亦四十外矣。又四十七年，余疑四十一年，乃桓侯在位之年，則桓侯見逐，尙在朝梁後

已將及九十，與所謂桀宋之虐，益見其不符。十二年，而剔成則在位三年，不壽早死，故其弟偃嗣位尙年少，則諸疑皆釋，無不合者。惜索隱

於此條獨引王劭著桓侯乃見逐，而不並詳其年，則余說若猶嫌其無的據。然深思明辨之士，比其

前後而熟論之，當不恠余言之爲逞臆妄測耳。

韓非論戴氏每與齊田氏並列，而曰戴氏取子氏於宋。呂覽於宋偃之亡，亦曰：此戴氏所以絕。疑剔成乃戴氏，故王偃一朝，如戴不勝

戴盈之皆戴氏，蓋佐新君幼主以固其位者。蘇時學文  
山筆話首疑及此，惟謂剔成肝卽司城子罕，則誤也。

## 七〇 田桓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其弑君自立在魏武侯

### 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辨

史記田齊世家：「桓公立六年卒，子威王立。」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之十三年，當齊桓

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立十九年而卒。」索隱既云齊桓公十八年，威王始見，則桓公卽以十八年卒也。而又云立十九年而卒者，人君於卽位之翌年稱元，故一稱十八，一稱十九也。

釋史年表誤後一年，遂爲梁惠王之十四年。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誤後二年，遂爲梁惠王之十五年。皆緣不辨索隱此條文理而誤。洪頤煊校紀年，威王立在周顯王十一年，獨爲得之。史記作六年者，六乃十八二

字并合之誤。如晉世家索隱引紀年：「敬公十八年，魏文侯初立。」十八二字，乃六字分離之誤也。今自梁惠王十三年，逆溯十九年而上，爲魏武侯二十一年，卽田午弑君自立之年。

雷氏考訂，定其事在魏武侯之二十二年，較余說後一年。其言曰：「田敬仲世家索隱引紀年，

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剗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愚案：

後十年者，謂自侯剡始立之年數之，至此共十年，實侯剡改元之九年也。知在魏武侯二十二年者，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以魏武侯二十六年卒推之，是齊桓實以此年弑其君，且卽以此年爲己之元年也。」今按：雷說可解於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之說，而無以解於桓公立十九年而卒之說也。今定桓公弑君自立，在武侯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紀元，則桓公十八年，當梁惠王十三年，及桓公立十九年卒，兩說俱通矣。余定田侯剡立，在齊康公二十一年。詳考辨第六五。其前一年，齊康公二十年，田和卒，田剡卽立。下逮魏武侯二十一年，田午弑剡，前後適得十年。與雷氏所謂自侯剡始立之年數之，至此共十年者正合。雷氏定田剡元，亦較余說後一年。雷氏蓋自推校未盡也。

又魏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幽公蓋桓公字誤。雷氏考訂亦曰：「幽卽桓字之誤。否則兼諡爲幽。立是立爲太子，否則桓公退老，使威王攝政。至明年桓公卒，而威乃踐位也。威王立三字，當是索隱約舉之詞。未審紀年元文何如。後威王始見，卽指平阿等事。蓋桓公之卒，威王之元，紀年元文亦未之載，索隱故云。」今按：謂幽公卽桓公，是也。謂威王立乃立爲太子，否則桓公退老而攝政，此皆無證臆測，實不可從。蓋雷氏定威王元在梁惠王十五年，則桓公卒自當在十四年。而又與索隱引紀年桓公十八年威王立，及惠王十三年威王始見

兩條不符，故不得不強爲之說如是。而雷氏所以必證威王元在梁惠王十五年者，又以不知威王在位實有三十九年而然也。參讀考辨第七四。

又田齊世家索隱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黃氏逸書考云：「桓公立十年，弑齊康公，及其子，絕姜姓之祀。至是又弑康公之夫人，故曰弑其君母。」今按：黃氏此條，蓋誤讀索隱田剡立後十年，田午弑君及孺子喜之文而誤。康公於十九年遷海上，至二十六年而卒。其時乃田侯剡六年。其後三年，田午弑君，乃指田剡，非康公矣。然則君母者，殆指田剡之后，否則尙爲田剡之母也。

莊子則陽篇：「魏瑩與田侯牟約。」司馬云：「魏瑩，魏惠王。田侯，齊威王也。」然威王名因齊，不名牟。俞樾曰：「田齊諸君，無名牟者。惟桓公名午，與牟字相似。牟或午之譌。然齊桓公與梁惠王又不相值也。」今按：梁惠王十三年，爲齊桓公卒年，則惠王與桓公正相值。惟其時田忌尙未用事於齊，惠施公孫衍亦未用事於魏，與莊子文仍不合。莊書隨文寓言，未可盡據爲故實也。

又按吳式芬攬古錄金文陳侯午鐘，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作陳侯午殷，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作陳侯午鐘。「佳十又四年，陳侯午以羣諸侯獻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罇鐘。」翁祖庚云：「史記桓公午六年卒。索隱引紀年桓公十九年

而卒。以此銘考之，桓公實不止六年。所稱孝大妃，卽太公和之妃。」此以銅器金文爲證，而可以定史記與紀年之得失者。金陵學報一卷二期有王古魯對於日人武內氏六國表訂誤之商榷一文，主田桓公以六年之說，自誤。惟定齊威王在位三十八年，而武內氏從之，此則王氏之得也。二氏皆未能以史事詳說，故其說多疏。

## 七一 韓哀侯懿侯昭侯三世名諡年數考

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

侯于鄭。

按今年尙借晉桓公命邑鄭，則知年表於上年書滅晉之誤。又年表書鄭康公二十年滅，實不誤。世家以韓哀侯二年邑鄭爲鄭滅之歲，故云康公二十一年也。今本偽紀年韓滅鄭在周安王二十一年，則由魏武侯二十一年而誤。

韓山

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曰：「若山卽懿侯也。」又晉世家索隱引紀年：「韓哀侯以桓公十五年

卒」，是年正當魏武侯二十二年，則韓哀侯卒，在滅鄭之明年也。水經沁水注引紀年：「惠成王元

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是懿侯名若，索隱所引，涉上韓山堅而衍一山字。又濁漳水注

引紀年：「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是同年韓有懿共兩侯。六國表惟有莊

侯，索隱云：「卽懿侯」，志疑據今本偽紀年，謂：「序共侯懿侯於一年之內，而史無共侯，疑共侯

卽莊侯。韓山堅，史所云韓嚴也。山堅弑哀自立，未及一年便卒。懿侯嗣位。憫先君之被害，恨

篡臣之未誅，遂削其年不數，而以為己改元之年。」不悟山堅弑君，遠在六年前，且紀年明云山堅弑君而若立，非山堅自立。索隱又明謂懿侯即莊侯，豈得又謂懿侯嗣莊侯哉？今共侯之名既不他見，疑水經注所引共侯本莊字之誤，而偽紀年依之，遂滋後世之疑。否則懿侯共侯莊侯蓋一侯而三諡。如後有韓威侯即宣惠王，亦一君三諡也。

雷氏義證謂：「紀年同年有懿侯共侯，則懿侯兼諡為共，別諡為莊，猶宣王之兼諡為惠，別諡為威矣。」

自哀侯被弑之翌年紀元，至惠成王八年，凡十二年而卒。是年昭侯立。

呂覽任數篇高注，以昭侯為景明侯子，誤也。梁伯子已辨之。

年，梁惠成王九年，為昭侯元年也。年表昭侯元年在梁惠王十三年，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梁惠

成王十四年，鄭釐侯來朝。」而曰：「鄭釐侯者，韓昭侯也。」是史記昭侯，於紀年稱釐侯。然考

水經河水注引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鄭釐侯來致地。」濟水注引紀年：「梁惠成王九年，王

會鄭釐侯於巫沙。」則梁惠九年時釐侯已立。考諸趙世家：「成侯十三年，與韓昭侯遇上黨」，是

年正惠成王九年。史記載三晉事，韓最疎略，趙則頗詳。蓋趙史猶有存者。此昭侯元不在惠王十

三年之的證也。余考昭侯在位實三十年，史蓋誤增哀侯之年，遂削昭侯以為償。

雷氏義證亦謂：「史記誤將懿昭之立移後

四年。」又韓世家索隱謂戰國策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按嚴仲子乃肅政事，刺韓相俠累，韓策作韓傀，事在列侯三年，相隔二十三年，吳師道戰國策補注已詳辨之。

又按年表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卒，是年實昭侯二十六年。然則申子卒在是年蓋不誤。史公

特誤以申子之卒為昭侯卒年也。

## 七二 老子雜辨

史記老子傳：「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儋見秦獻公，周本紀在烈王二年，上距孔子之死百有六年，

此誤。

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汪中老子考異謂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卽

儋，凡立五證：

一，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

原注：「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己篇，與說符篇文同。」按偽列子襲

此二書耳。

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烈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沒凡

八十二年。

按鄭殺子陽，下距太史儋入秦二十四年，則列子應爲關尹前輩。諸書所載答問語，亦不可信。

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爲關尹著書之老

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

二，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

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

按此凡百一十八年，汪說誤。

老子以燕與秦楚并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

按此凡七十六年。

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

按文子所引，未必眞爲老子語，不足爲證。



三，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

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屈。張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

楊朱篇：「禽子曰：以

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

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其死也，無瘞埋之資。」朱爲老子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

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

按楊朱篇偽書，非楊子親筆，此論亦不足據。御覽四七七又四九三引列子，皆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似誤。

說苑政理

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

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

按惠王元年，距孔子之歿百零九年，惠王稱王，距孔子死百四十五年。楊朱亦未必

見梁惠王之稱王，汪亦誤。

四，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朴子以爲散關，又以爲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

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爲是。函谷之置，

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嶠猶爲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

公據嶠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

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廆。」然則是關之

置，實在獻公之世矣。

按張琦戰國策釋地，秦取轅函在惠王六年至後十一年間。汪說亦誤。

五，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按去文侯之歿已二十三年，史表誤。而老子之

子宗爲魏將封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國策：「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六國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按此在周赧王四十二年，去孔子之歿凡二百零六年（四七九—二七三），汪說錯四年。張文虎舒藝室隨筆卷四，謂「太史儋見秦獻公，其年周赧王十九年，下距漢文元百七十年。而宗至假凡七世，年數略相當。宗乃儋子，與李耳無涉。」按顯王十九年，已爲秦孝公十二年，非獻公，張說誤。至宗爲儋子，語亦難信，辨見後第十六節。

今按汪氏五證，雖未全塙，要爲千古卓識，可以破孔子見出關著五千言之老子之傳說矣。顧猶多未盡者。余嘗謂老子之僞跡不彰，真相不白，則先秦諸子學術思想之系統條貫終不明，其源流派別終無可言。今請詳爲申辨。雖若荒誕無稽，然亦足以備一說。上與司馬遷所謂「或曰卽老子或曰非也」云云相等例，較之朱韜玉札及神仙傳諸書，猶且遠勝萬萬也。

## 一 太史儋與老聃

竊謂秦漢之際言老子，凡有三人，而往往誤以爲一人。此三人者，一爲孔子所見，一爲周太史儋，而又一則尙在晚世。

莊周稱孔子所見爲老子，又曰老聃，而老聃與太史儋每易混。史記老子傳：「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史記索隱，老子音義，後漢書桓帝紀注，文選遊天台山賦注所引皆如此。今本史記作「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乃淺人妄改者。王念孫讀書雜誌有詳辨。說文：「聃，耳曼也。」





卽「驕氣多欲，態色淫志，無益子身」之說也。「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明處，疑當作德得而不明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卽「得時則駕，不得則蓬累而行」者也。史記老子與孔子語，不出此篇及天道天運外物三篇之外，蓋雜採莊子書而意造云爾也。  
莊子書本成於眾手，此獨不曰老聃而云太公任，其實卽一人也。文選卷五十九注，引作太公，則如不稱老聃而僅稱老子矣。

#### 四 任公子卽詹何

莊子書有太公任，又有任公子。太公任卽老聃，而任公子則爲詹何。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鈎巨鎗，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鎗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嚇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涿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文選卷二十五，引作任公。任公子卽詹子也。何以言之？淮南冥覽訓：「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卽五十犗以爲餌之釣也。故詹何者，據莊子任公子之故事言之，乃一隱淪江海漁釣之君子也。  
御覽八百三十二引關子云：「任公子多羅鯉於山阿，衆人皆以爲惑，旣而鵲擊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諒其他關於任公子釣魚之怪談尙多，惜不備見。又按淮南說山：「詹公之釣，得千歲之鯉。」  
 任公子羅鯉，卽詹公之釣鯉也。此又二人爲一人之證。

#### 五 環淵卽關尹

與詹何齊名者有環淵。其人亦以釣稱。史記孟荀列傳云：「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

發明序其指意，著上下篇。」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娟子十三篇。班固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

子。」師古曰：「娟，姓也。」應劭風俗通姓氏篇：「環氏出楚環列之尹，後以爲氏。楚有賢者環淵，著書上下篇。」張

乃本字，娟乃借字。楚策范環，史記甘茂傳作范娟，此娟環相通之證。文選枚乘七發：「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注云：「淮

南子雖有鈎鉞芳餌，加以詹何娟蠺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

略娟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一人也。」是環淵亦名便娟，娟蠺，又名玄淵，亦稱娟子，與詹何齊

名。言詹何便娟之釣者，御覽八三四引宋玉釣賦云：「玄淵之釣，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以蛆蠺，鈎以細針，以出三尺之中，綸不絕，鈎不申，竿不撓。」又列子云：「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鈎，荊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爲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

覽七六七引博物志：「詹何之釣」云云，語亦大同。宋玉從之受釣，則其人在頃襄王世，與詹子年亦相接。

今楚辭有卜居漁父兩篇。卜居乃屈原問太卜鄭詹尹，竊疑卽由詹何誤傳，而漁父亦詹何。以詹何前識，遂誤稱太卜詹尹。以詹何隱於釣，故稱漁父。屈子之所問，與宋玉之所師，其時代固相及。詹子亦楚人，蓋楚人傳說，自有詹何與屈原往復一段情事，後人寄託爲文，乃卜居與漁父並傳也。所著書，史記云上下篇，而漢志稱十三篇，已不同。至其年世，史記與慎到田駢相

次，是謂在齊威宣王梁惠王楚威懷王時，與莊周惠施孟軻相先後。而班固云：「是老子弟子。」

詳班氏所稱老子，當指孔子所從問道之周守藏室史而言。則環淵在莊惠之世，又烏從而師之？

蓋其先言師詹何，則與楚莊王魏公子牟接世。其後言師老子，則年移而益先。故文選枚乘七發，

應璩與從弟書，注皆引高誘注淮南，謂：「娟蠺白公時人。」高氏蓋亦謂娟蠺師老子，則與孔子

應璩與從弟書，注皆引高誘注淮南，謂：「娟蠺白公時人。」高氏蓋亦謂娟蠺師老子，則與孔子

年相當。以其楚人，故推謂與白公同時爾。

此猶誤以文子爲老子弟子，遂推定爲楚平王同時也。關於詹何環淵年世，又見考辨第一四六。

然漢人雖屢稱環

淵，而先秦諸子書，則甚少言及。余又疑環淵卽關尹。環關淵尹，特方音之一轉移耳，非有兩人

也。凡先秦之稱關尹，卽漢世之所謂環淵矣。莊子天下篇以關尹老聃並稱，

近人范耕研呂氏春秋補注（刊載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

六年刊）謂：「史記老子傳，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之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詳史記文義，似謂關尹喜聃之見過，非其名爲喜也。先秦諸子皆稱關尹，無稱喜者。且亦非聃弟子。天下篇列於老子之前，似在師友間。高誘注呂

氏審已，謂師老子，似是老子師之誤，後人習聞俗說，妄乙之耳。」今按范說極是。竊意天下篇關尹乃人名，非官名。篇中引其書亦先老子，則決不爲老子弟子。漢人老子出關，關令尹強之著書之說，其先亦由天下篇關尹老聃兩人並列而起。則猶

劉安枚乘以詹何便蜎俱舉。蓋以老聃爲詹何也。

呂氏不二篇：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賈貴齊，陽生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

後。竊疑此處先後序列，蓋非呂書本真。故以老聃列孔子前，而關尹居墨子後。細玩全文，均以兩人異尚者爲一列。如列賈虛，陳賈齊，是一列。陽貴已，孫賈勢，又是一列。王貴先，兒貴後，又是一列。以後例前，則孔貴仁，墨貴廉，爲一列。關尹貴

清，老聃貴柔，爲又一列。如此乃與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年輩仍可相通。今以老聃移孔子前，則柔仁相類，廉清相似，既與下文不稱，老聃關尹年世輩行，亦與天下篇乖違矣。故知此經後人妄易也。又本篇此下有脫文，則昔人已論之。又呂氏云：「關尹貴

清」，殆卽環淵著書上下篇之宗旨。而今漢志蜎子十三篇，關尹子九篇，豈卽史記所謂上下篇者，而誤分爲十三篇與九篇歟？惜其書均佚，無可深論矣。

而其故事傳說之流變，則尤有離奇荒

誕之甚者。夫環淵爲沉淪江海之釣客，而關尹則爲抱關山谷之官尹，何以謂之爲一人？此則猶詹

何之蹲釣於會稽，而史儋則騎牛而過關。史儋詹何既誤混爲一，橘渡淮則爲枳，隱淪漁釣之處

士，自亦可變而爲抱關守谷之關尹矣。故蜎蜎之蜎非姓也，蜎蜎，子又也，將欲言投餌之大，而

極言其小，如莊生言大魚而舉鯢也。玄淵之淵非名也，淵有九族，皆指水言。玄淵奇蹟，如莊生

言畏壘之居大人也。凡此皆俗談小說之引而益遠者。遷史博古，故稱環淵，而所得猶未盡，不知環

淵之卽關尹耳。

莊子應帝王篇有壺子，呂覽下賢篇作壺丘子林，淮南精神訓作壺子林，人表作孤丘子林，皆一人。韓詩外傳之有孤丘丈人，亦其人也。然僅觀壺子與孤丘子林，則不辨其爲一人矣。僅觀壺子與孤丘丈人，則更不辨其爲一人矣。漢志道家篇子十三篇下，卽關尹子十篇。今試就其故事之演變論之，則詹何便娟之游於釣，與史

子之與關尹子。正如壺子與孤丘子林及孤丘丈人也。

今試就其故事之演變論之，則詹何便娟之游於釣，與史

詹關尹之遇於關，其孰爲眞，孰爲妄乎？曰：論其情則皆妄也。詹之入秦，曰：「離七十歲而霸

王者出。」離字本作合，據王念孫讀書雜誌改。七十年依梁氏志疑所定。此秦人有天下之神識也。關尹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

到，此又無稽之妄譚也。其書既佚無可考。漢志所載，或出漢初人依託，今本則爲唐宋間物。而史詹關尹之故事，則必妄可

知。至於詹何便娟，其事荒晦，非可以作信史。故曰論其情則皆虛也，皆世俗之傳說也。然則此

傳說之起，以詹何便娟爲先歟，抑史詹關尹爲始歟？曰：此則更不可以確論。夫語及於史詹關尹

詹何便娟之事，固已自古多妄，荒渺難稽矣，又何從而必爲之明據確說哉？而孔子之見老子，則

古籍記載較詳，固可爬梳抉剔，以略得其真相者。蓋孔子所見之老子，其始爲南方一隱君子，漸

變而爲北方之王官，一也。孔子之見老聃，其先爲草野之偶值，漸變而爲請於國君，以車馬赴天

子之朝，而北面正弟子之禮，以執經而問道，二也。其先爲老死而友人哭，漸變而爲莫知其所終，

三也。何以攀老子爲王官，則以誤於太史詹。何以謂關令尹強之著書，則以誤於詹何環淵。蓋詹

何環淵之隱乎釣，有其事未必有其技。太史詹之遇關尹，則有其名未必有其人。凡莊子呂氏言關尹，皆人名，非官名，而

其人尙在後，與太史儋不同時。孔子之見老聃，雖有其人，而其事則未必有如後世之所傳也。



## 六 涓子即環淵

余考環淵之事，猶有說者。環淵既稱涓子，亦作涓子。御覽八三四又七三引列仙傳：「涓子

者，齊人，釣於澤，得符於鯉魚腸中。」又九三六引列仙傳云：「涓子，齊人也，好餌朮，接食

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河澤，得鯉魚腹中符，隱於岩山，能

致風雨。」

水經注：芒碭二縣之間，山澤深固，多懷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並隱碭山得道。疑列仙傳岩山，實岩山字魚腸中書，教服食之法，三年，龍來迎去。莊周之蒙邑，老子之瀨鄉，彭城之彭祖，皆在梁宋間，此蓋道術長生之說所自起。後遂與燕齊方士神仙合流。至淮南著書，仍近道術長生誕始之故地也。又六七〇引集仙錄云：

「涓子，齊人也，餌朮，著三才經。淮南王劉安得其文，不解其旨。又著琴書一篇，甚有條

理。」據此諸書，則涓子傳說，又有可得而論者。蓋其初本以涓子爲楚人，其後乃以涓子爲齊人

也。云「三百年乃見於齊」，則亦謂其初非齊人矣。初爲釣者，後爲仙人，乃謂其得鯉魚腸中

符。御覽九三六又引列仙傳云：「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

涿郡間，二百餘年。」是傳說之流播而至燕也。此以涓彭連稱，則涓子亦大年，猶詹何爲老聃，

亦大年也。高士傳稱：「涓子告伯陽九仙法」，後世卽以伯陽指老子，則涓子乃爲老氏師，與云

環淵爲老子弟子者，適相反矣。御覽九三五引符子：「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六年，未嘗得一

魚。」

魚。魯連聞而觀焉，曰：釣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是涓子亦稱太公涓，猶如任公子稱太公任。下及魯連，則固晚世齊人之說也。

余考楚自頃襄王二十一年東遷郢陳，其時齊已滅宋，而淮北入於楚。東楚之與南齊，壤地密接。詹何環淵在是時，謂爲楚人者，殆卽郢陳東楚。故詹何稱蹲釣會稽，而環淵則列齊稷下。其後漢代辭賦，吳梁啟先，淮南翼後，皆當陳楚之地。而神仙黃老，齊楚同風，正自詹何環淵之徒始也。

## 七 臧丈人諷太公望

繼此有附辨者，則呂尚釣渭濱之說是也。在莊子之外篇田子方有之，曰：「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三年，

文王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今按：此即呂尙釣渭濱之說之由來也。莊子寓言無實，本屬虛造。彼所謂臧丈人者，

臧姜同聲，即後世所謂姜太公也。而諸書言釣者，有太公渭，太公任，故事傳說，遂皆與姜太公有涉。曰：「呂尙釣於磻溪三年不獲」，此即太公渭釣五十六年未嘗得一魚之說也。莊子云：「任公子期年不得魚。」

又云：「獲大鯉，得兵鈐於魚腹中」，即渭子魚腸得符之說也。

路史後紀四，呂尙作呂渭，注引符子方外作太公渭。即太公望漁釣乃由太公渭誤傳

一證。而史公不深考，博採雜說，乃亦云：「太公望以魚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曰：「所獲非龍

非彭，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之。曰：「自吾先君太

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此其事荒誕

無稽，自來已多疑者。而無知其出於莊子臧丈人之說也。成玄英頗知之，其疏莊子曰：「丈人

者，寓言於太公也。呂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跡，而云夜遁者，蓋莊生之寓言

也。」是猶不知漁釣干周，亦自莊生寓言來耳。孟子曰：「二老歸周」，則非以屠釣干君也。

離騷，天問，九章惜往日，皆言呂望屠於朝歌，尉繚子，說苑同。呂氏謹聽，則言其釣，同莊子。恐皆不足信。

周語云：「申呂齊許由太姜」，則太公乃以外戚重。

年老而稱太公，亦猶稱丈人老子也。故太公也，丈人也，老子也，皆一而二，二而一者。後之人乃自縻而之鐘，自燭而之籛，如盲人之談日焉。使吾言而可信，史公自以臧丈人之寓言，爲姜太

公之實事，則固可無疑於吾老子之諸辨也。

## 八 孔子所見老子卽老萊子

然則孔子所見之老子固何人乎？莊周述孔子老聃，其固羌無故實，盡出虛構乎？曰：不然。

莊周之言老子，其先固據論語也。莊子外物篇：「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老萊子。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大戴記衛將軍文子

篇，孔子語子貢以近古之賢者，自伯夷叔齊以下十許人，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

內，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而獨不及老子，是卽以老萊子爲老子也。史記仲尼弟子列

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乃分老子與老萊子爲二人。然老子傳又明云老子爲楚人，蓋史公於

此，殊無辨白。今卽據戴記孔子所稱道，如伯夷叔齊羊舌大夫趙文子隨武子桐提伯華羊舌赤。蘧伯玉柳下惠晏

平仲老萊子介子推凡十一人，其他十人，或見於論語，或見於左傳，獨老萊子無聞焉。其事始見

於莊子之雜篇，而記禮者探之，而其名乃特著，亦可怪矣。余考楚策：「或謂黃齊曰：不聞老萊

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志篇謂老萊子教子思，淮南

又以爲商容教老子，一語之傳，譌謬如此，其不足信據可見。

## 九 老萊子卽荷篠丈人

然則莊子雜篇之老萊子者何所來？余嘗爲之搜根掘柢，而知其卽論語之荷篠丈人也。余考莊子書，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馬遷已先言之。而老萊子實有其人。萊者，除草之稱。子路「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其事明見論語。而丈人之姓字不傳。後之記者異其辭，因謂之老萊子，蓋猶云芸草丈人也。惟莊子謂老萊子弟子出薪而遇孔子，則與子路之行後而遇丈人適相反。然此特小節相差，無害爲一事之訛傳。

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妾登極者，仲尼曰：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此與「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往視之，至則行矣。」取徑路相似，亦一事之訛傳也。惟曰市南宜僚，則并其事中之主人而訛之耳。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路史：「老子邑於苦萊音而譌。路史之言，是謂倒因爲果，認虛作實。」

魏源老子本義云：「莊子稱老子居沛，邊韶碑則云：老子楚相縣人。釋文引莊子注：老子陳國相人，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水經陰溝水注，東南至沛爲渦水，渦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南，卽春秋之相，王莽更之爲賴陵，又東逕賴鄉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云云，尤爲詳備。」今按苦縣相城故城，皆在今河南鹿邑縣城東，太康地記，苦縣東有賴鄉村，老子所生。其地距沛不得謂相近。大抵苦縣自有賴鄉，云老子生其地，則涉萊音而譌，不必更牽莊子居沛以爲說。

史又云老子姓李氏，萊李亦聲近。畢沅道德經序：「案古有萊氏，左傳有萊駒，老萊子應是萊子，如列禦寇師老商氏，以商氏稱老矣。」蓋由不得其會

通，而必欲爲之說。故曰老聃老氏，或曰李氏，老萊子則又爲萊氏焉。

魏源云：「老子居沛，沛宋地，宋國有老氏，然則老子其沛人子。」

姓，子之轉爲李，猶姒之轉爲弋歟。」今按古者男子稱氏不稱姓。史稱其姓李氏，猶姓項氏姓劉氏之例，蓋已譌氏爲姓矣。今魏氏既謂老子氏老，又稱其姓子而轉爲李，此皆曲說強解，史固明云其氏李不氏老也。 劉向別錄云：

「老萊子，古之壽者。」丈人卽壽者也。老萊子之卽荷篠丈人，夫復何疑，而猶紛紛爲氏老氏李

氏萊之辨哉？

## 十 老萊子與狂接輿

莊子書原本論語造說者，尙有狂接輿。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云云，卽本

論語微子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一事。接輿

佯狂，故歌而不言。狂人晦其姓名，故云接輿。孔子下者，下車也。莊生易其辭云：「遊孔子之

門，則賓朋之訪問，不類狂者行逕矣。高論直指，辭繁不刪，此溫伯雪子所譏「諫我似子，道我

似父」者也，則不類狂人吐屬矣。莊生寓言，惟取達意。筆之所至，脫落恆蹊。彼固無有不可。

說者必據此而辨孔子下者，下堂也，狂接輿者，接姓而輿名也，此可謂不善審辨之論矣。

閻若璩四書釋

地續：「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強名之以紀。其名如荷蕢之類，非真其人字接輿。邢昺疏云爾，殊附會。余謂孔安國註已如是。又莊子人間世篇如是，豈惟邢昺。」今按微子篇所載，如長沮桀溺，荷篠丈人，荷蕢，晨門，無一眞姓字，何獨疑於接輿？顧說真有見。閻氏又載王復禮說略同。江氏鄉黨圖考，翟氏四書考異，同主此說。近人馬氏莊子義證，復論接輿是姓名，引據莊子，而不悟莊子之不可確據，則甚矣讀書據古之難也。又按水經漁水注，引聖賢家載記曰：南陽葉邑方城

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是接輿與沮溺傳說同屬方城，以其佯狂浩歌而接孔子之輿，故曰接輿，以其姓字淪滅，遞隱不自見，故曰沮溺。是何方城一隅，楚賢者之多歟？是又焉知非一事之兩傳，一謂兩人耦耕，一謂獨夫接輿，要之致譏於孔子之車轍周天下而不知所休止而已。故余既疑老萊子之即荷篠丈人，又疑接輿之即沮溺也。論古者必欲字字而實之，句句而信之，則亦無怪乎其必河漢於我言也。莊子漢陰丈人事，亦可由沮溺接輿而轉化。

莊子逍遙遊篇：「吾間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云云，應帝王：「接輿告肩吾聖人之治」

云云。莊子之稱接輿，猶其稱老子矣。老子者，丈人也，自有不知誰何之五千言，爲老子增重，於是老子遂固爲博大真人。而狂接輿之在天壤間，則若存若亡，可有可無，一似不足齒數者。則試一繙莊子內篇，接輿之與老聃，豈不相爲等夷耶？  
莊子天下篇，列序墨翟禽滑釐，宋鉅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先後似略依時代。天下篇未必莊周作，其所稱老聃，蓋指詹何，亦與內篇老聃不同。

韓詩外傳稱：「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門外車軌，何其深也。接輿以告。妻曰：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今按老萊子亦復然。成玄英疏莊子：「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王遣使召爲相，其妻采樵歸，見門前車馬跡，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我。妻曰：受人有者，必爲人所制。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妻戴，逃于江南，莫知所之。」莊子讓王篇：「鄭子陽遣列子粟，列子再拜辭使者去。」





史儋，尤且以爲卽伯陽甫。自幽王二年下至孔子卒三百餘年，老聃之壽乃至此。抑猶未也。墨子所染，呂氏春秋當染，並稱：「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自舜至孔子，年世不可考。姑依舊說，則老子壽近二千歲。說之離奇至如此。宋翔鳳過庭錄許由伯陽爲一人，卽伯夷，其論殊確。然似墨呂書已誤以爲兩人，無怪高氏以伯陽卽老子矣。然人亦知其難信，乃斷斷致辨於史記無字伯陽云云。然去此一語，老子豈遂盡成信史乎。

## 十二 續耳卽老聃

以老子爲伯陽，乃爲周幽王史官，益遠而爲舜師。牽涉離奇極矣，而猶未也。乃於伯陽之外，重有續耳其人者，同時爲堯舜師。其人實亦爲老子，則尤其離奇荒誕之甚矣。呂覽本味篇：「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畢沅云：「續耳，韓非子作續牙，漢書人表作續身，皆隸轉失之。」余謂續耳卽聃也。說文：「聃，耳曼也。曼，引也。」魯頌毛傳：「曼，長也。」續字正有引長之義。故曰續耳卽聃。淮南有耽耳，說文有瞻耳，山海經有儋耳，又有離耳。注：「卽儋耳也。」水經溫水注亦云：「儋耳卽離耳。」初學記引韓詩：「離，長貌。」詩湛露：「其實離離」，傳：「離，垂也。」文選西京賦：「朱實離離」，薛注：「離離，實垂之貌。」耳垂在肩上，故

稱離耳，又云續耳。離續相反爲訓，益知續耳卽聃。據此則云續耳爲堯舜友，其意實指老聃。然此無足怪。伯陽在周幽王時，可以上友堯舜。安見老聃與孔子同時，卽不得前及唐虞哉？漢書古今人表伯陽續身皆列三等，儼若自古實有其人者，見古人之輕信而好誕也。

### 十三 李耳卽離耳

莊子云：「臭腐化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余觀老子傳說流變，亦有以極平實而化爲荒誕者，如論語荷篠丈人化而爲莊子太公任之類是也。復有極荒誕而化爲平實者，如離耳續耳爲堯舜師，復化而爲孔子師李耳之類是也。史記老子傳：「老子姓李氏，名耳。」余意李耳卽離耳也。離李聲近，聃卽離耳，因譌云姓李名耳矣。萊子離耳亦聲近。譜牒之家，於古人得姓所自，每喜推究，詳其來歷。獨於老子姓李無可說。若知李耳之爲離耳，則紛紛之辨，固可盡廢。而自老子得李姓耳名，遂若其人極平實，眞爲孔子師，眞著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後世遂不敢復以荒誕疑之。嗟夫！此所以荒誕之必化而爲平實矣。

### 十四 老子師商容

孔子所見之老子，其辨既如上述，請再及於老子之師弟子。荀子大略，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呂氏離謂，箕子商容以此窮。史記樂毅傳，燕王喜遺樂間書，箕子不用，商容不達。燕語，未如商容箕子之累。皆明以商容爲人名。淮南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主術訓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又曰：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商容殷賢，豈得下爲老子師乎，故不得不謂之神人。文子說苑言老子學於常縱，常縱卽商容也。僞列子有老商氏，亦襲商容之名而故變以爲飾。後人知其不可信，乃轉以商容爲商之禮樂官名，非人姓名，此皆不免以古人語必無誤而強爲之說耳。夫老子已爲舜友，豈不及師商容哉？宋于庭過庭錄云：「史記殷本紀表商容之間。索隱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則以爲人名。鄭玄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正義曰：鄭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與百姓並稱，可知非一人。」又謂：「老子不能與商容相接。商容卽殷禮，老子爲守藏室史，守藏爲歸藏股易，故所業亦殷禮」，此非以古人凡語爲無誤，而強爲之說乎。

管子小匡：「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方處衛，匡尚處燕，審友處晉，又游士八千人，使出周游於四方。」其文本之大匡，謂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蒙孫無



弟子也。至名家別有尹文子一篇，則如道家既有涓子，復有關尹子，漢代僞書訛說不少，不得以漢時有二書，即證先代有兩人也。  
尹文在齊宣王時，下及湣王，其年代與詹何環淵略相當，惟謂其師詹何，則亦無證。

## 十六 孔子比老彭

老子既爲論語之荷篠丈人，而世有謂論語實別自有老子者，是亦不可以不辨。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鄭曰：「老，老聃。彭，彭祖。」比觀兩說，以包爲勝。大戴禮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四書考異云：「此最足以明聖人竊比之意。」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在仲傀後。呂氏春秋情欲篇：「雖有彭祖，不能爲也。」注：「彭祖，殷之賢臣，治性靖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論語所謂竊比於我老彭是也。」執一篇注亦云：「彭祖，殷賢大夫。」此皆老彭即彭祖之證。若兼指彭祖老聃，則老聃在彭祖後，應云彭老，不應云老彭。以此推之，知鄭說之誤。竊比於我老彭者，猶云竊比我於老彭，猶云竊自比於老彭也。惟莊子釋文引世本云：「彭祖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即老子也。」則即以彭祖爲老子。楚辭天問：「彭鏗掛雉，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



之一身，又爲之粉飾焉，則宜其去實益遠。今爲分別條理，則孔子所見者，乃南方芸草之老人，神其事者由莊周。出關遊秦者，乃周室史官儋，而神其事者屬秦人。著書談道，列名百家者，乃楚人詹何，而神其事者，則爲晚周之小書俗說。其混而爲一人，合而爲一傳，則始史記。而其牽而益遠，以老子上躋堯舜，下及商初，則人知其妄，可勿深論也。

## 十八 老子之子孫

史記載孔子見老子，姓氏，名字，里居，年世，及其師弟子之傳，既一一爲之詳考其來歷，而深著其荒誕不足信如上述。顧猶有疑者，則老子之子孫是也。

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馬遷述老子子孫，詳實如是，豈得以爲虛？顧實有可疑者：梁氏志疑云：「史公既疑老萊子卽老子，又疑太史儋卽老子，史以傳信，奈何恍惚以惑後世？傳中載其國邑，鄉里，姓名，字號，官守，出處，以及其子孫，則非異類矣，而曰莫知所終，曰莫知然否。將所謂子孫者，聃耶？萊耶？儋耶？」此可疑一也。汪中老子考異，據魏安釐王四年，段干崇割地，謂爲魏將封段干者，乃儋之子，詳見前引。是汪氏謂崇卽宗也。然其事在





傳集注。農家有野老十七篇，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蓋道家陰陽家農家之三派者，皆貴遜隱無名，又尙葆真全年，故著書每匿其名而稱老。老子亦其流，烏從而必指其人哉。

其意著於莊子之寓言篇，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謂著艾。」郭象曰：「以其著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道家著書，非藉之外，則托之老。如莊子稱列禦寇、南郭子綦，是藉之外也。參考辨第五十九如老子、鄭長者、南公野老著書，是托之老也。今莊子寓言，知曉者多，其重言則人尠瞭者。故云彭祖八百，則人習養生矣。云老聃仙隱，則人輕儒墨矣。是皆入其重言之彀中也。又曰：「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蓋僅托之於年耆，猶不足以取重而動聽，乃必爲之經緯本末焉。經緯者，上下爲經，旁通爲緯。如言老子，而孔丘師之，楊朱問道，庚桑楚尸祝於畏壘，南榮趨贏糧而往從，是老子爲經，孔丘、楊朱、南榮爲緯也。本末者，如言老子先爲王官，終則遜隱，關尹尼之，乃著五千言，是其本末也。故後人尤重老聃，不信彭祖。則彭祖雖年耆，其經緯本末，不若老聃爾。此則莊生重言之說也。乃後之讀書者，終必以老子爲可信，不敢自越出於十七之數，吾以是不能不愛莊生之智矣。

今不得已而必爲老子五千言尋其作者，則詹何或庶其近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此乃莊周公孫龍以後書耳。魏牟問於詹子，其年粗合。莊子內篇述老聃語，絕不見今老子五千言中。蓋其時尚無老子書，特莊周自爲寓言。至荀子云：「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天論篇。或其時已有老子書。若僅見莊周寓言，荀子博學，未必遽加彈駁。以詹何年世言之，亦當在莊周荀卿間也。又詹何屢見於晚周人之稱述，而漢志獨無詹子書。便娟與娟何齊名，而漢人稱環淵師老子。然則，必不得已而求今道德五千言之作者，與其歸之孔子時之丈人，與秦獻公時之周史，無寧與之公子牟楚襄王同時之詹何爲得矣。

且史公傳老子雖多妄，其言漢初黃老傳統則頗有可信者。史記樂毅列傳：「樂氏之族，有樂

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又

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

隋志道德經注云：「樂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二卷，漢志未載。經典敘錄有漢文帝時河上公。

注，無河上丈人。」四庫提要云：「兩河上公各一人，兩老子注各一書。戰國時河上公書在隋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書也。」余謂河漢上公，卽影射戰國之河上丈人。（此王應麟藝文志考證已言之。）至梁時河上丈人注，又係後世假托，非真戰國時書。不然，漢志何未著錄？提要自誤，未可從。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

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集解索隱俱云：「臣公一作巨公。」田叔

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漢書作鉅公，卽巨公也。御覽五百十引道學傳亦作樂鉅公，臣爲巨譌

無疑。道學傳又云：「樂鉅公宋人，號曰安丘丈人。」沈欽韓謂「鉅公」猶墨家之稱鉅子，非其名。」然其前尚有樂瑕公，沈說恐非是。而論其傳受，則史既謂樂瑕公樂巨公於趙

且爲秦滅時亡之齊，則其人尙在戰國晚世。蓋公受樂巨公黃老術，爲曹參師。田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而仕趙王張敖。則樂巨公下及秦漢之交。今二樂治黃老，得於毛翕公，毛翕公得於安期生，則安期生年世不能甚後。然史公又謂：「蒯通善齊人安期生，列仙傳：「安期生，瑯琊阜鄉人。」安期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已而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及曹參爲相，請蒯通爲客。」蒯生之年，不能高於蓋公，則安期生正與樂巨公同時，何渠爲蓋公四傳之師哉？蓋蒯生頡頏公卿間，說韓信，客曹參所，遂以得名。安期生隱晦不彰。其後至武帝時，李少君乃言：「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安期生乃始與昔者宋毋忌羨門高之徒，同爲海上神仙。史記封禪書

謂：「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然則此數人者，皆出騶衍後。

索隱云：「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王鳴盛曰：「案服虔司馬貞說，最後者，自是謂其在騶子之後耳，非姓名。其實止四人。顏注謬。」又韋昭曰：「皆燕古人之名，效爲神仙者也。」余謂秦人自以此數人名字爲神仙耳，非此四人效古神仙之名。韋說亦誤。而始皇帝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見始皇本紀。已謂之仙人，

無怪安期生與蒯生交游，嘗以術干項羽，而武帝乃想望以爲海上真僊，欲圖一面而不可得矣。當時言黃老者，固引神僊同流，故曰安期生師河上丈人，而漢初治黃老，若蓋公，若田叔，上推之。

於二樂，其傳皆自安期僊人來。此與所傳孔子師老聃者，作用雖異，取徑固同。然則史公言蓋公田叔，其傳受尙荒誕，已不盡信，其言老子，宜乎其迷。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可證當時言老子，多與諸仙通流。余考老子書，蓋興於齊，出於莊周宋鈡之後，荀卿已及見，至韓非呂不韋時已大行。此所謂道德之意五千言者，其殆果出於河上丈人之手乎？人之曰「丈人」，猶書之曰「老子」也。若丈人老壽，得躋百歲，或者其卒世，猶可出荀卿後。毛翕公安期生二樂之徒，皆竝世肩隨，不能大相先後，或者皆嘗得其書而傳其術，而史公某以傳某又以傳某之說，固不足盡據。且鄒衍出燕惠王後，秦人已上歸之齊威宣時。今丈人當晚周，漢人何難升諸孔子之前哉？要之推跡黃老眞源者，當尋索於此，以視猶龍一傳，迷離愴悅，固遠爲近於情實。而詹何以漁釣稱高年，其得爲河上之丈人亦宜。年世既合，邦邑亦近。故曰與不得已而必求道德五千言之作者，則不如歸之詹子之爲適也。

宋陳無己后山集理究：「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慎次之，關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關楊之後，孟荀之間乎？」此疑老子身世最先，而定老子身世亦最的。



## 卷二

### 七三 商鞅考 附甘龍 杜摯

商鞅衛人，與吳起同邦土，其仕魏，事公叔痤，而痤又甚賢起。起之爲治，大倣李克。鞅入秦相孝公，考其行事，則李克吳起之遺教爲多。史稱鞅先說孝公以比德殷周，是鞅受儒業之明證也。其變法，令民什伍相收司連坐，此受之於李克之網經也。通典引吳起教戰法，亦有「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之文。立木南門，此吳起債表之故智也。此容齋隨筆四困學紀聞十均言之。桓譚新論：「魏三月上祀，農官讀法。」其法亦督農事，盡地力之意。其制殆亦始於李悝。則吳起商鞅之立木債表，其先亦師李悝讀法之意也。今周官有讀法

之制，其書出當在後，蓋亦三晉之士所爲。

開阡陌封疆，此李克盡地力之教也。

參讀朱子開阡陌辨。鞅傳：衛鞅變法，甘龍杜摯爭之。孟子論井田引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助有公

田，乃井田舊制，實則使民盡地力而稅之，疑龍子即甘龍。又秦策三王稽杜摯同伐趙，年世不相接，豈別一杜摯耶？今按史文本諸商君書更法篇，而此篇多襲趙策武靈王胡服章。趙策云：武靈王平晝閒居，而商君書認爲孝公平晝，是其證。然則恐杜摯非有二人，而甘龍亦不必與商君同時。遷議令者邊城，此吳起令貴人實廣虛之地之意也。漢志神農二十篇，班注：「六國

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

說。「今按重農政，李悝、吳起、商君一也。顧劉氏獨不及吳起。重法律，亦李悝、吳起、商君一也。桓譚新論稱商君受李悝法經以相秦，亦不及吳起。漢志兵家有李子十篇，沈欽韓曰：「疑李悝。」又有公孫鞅二十七篇，荀子議兵篇：「秦之衛鞅，世俗所謂善用兵者也。」是重兵事，又李悝、吳起、商鞅三人所同也。後人視起僅爲一善用兵者，而獨不及李克、商鞅。其誤蓋始於史記孫吳列傳，以起與孫武、孫臏並列。不知兵家亦有李子、公孫鞅，當時從政者率主兵，乃時代使然，豈得徒以兵家目之。鞅之爲政，宗室貴戚怨之，不獲其死，亦類吳起。人盡誇道鞅政，顧不知皆受之於李、吳。人盡謂法家原於道德，顧不知實淵源於儒者。其守法奉公，卽孔子正名復禮之精神，隨時勢而一轉移耳。道家乃從其後而加之誹議，豈得謂其同條貫者耶？

據當時立論。老子韓非，同出戰國晚世，思想自有相通處。至李、吳、商鞅，乃戰國初期法家，不得與韓非並論。

漢初學術，非道德卽刑名。而史公當武帝時，已尊儒。故升孔子爲世家，而以老莊申韓同傳，自

史記鞅傳：「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痤卒，惠王弗能用，鞅遂入秦。」考惠王九年，公叔痤爲將，敗韓、趙於澮。是年卽爲秦所虜，呂氏大事記謂秦虜痤復歸之，而終於相位，則在明年，爲秦孝公元。秦本紀鞅入秦見孝公在元年，是也。孝公三年，鞅說孝公變法。六年，拜左庶長。秦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疾且不起。」自七年至二十四年，孝公卒，適十八年。蓋自七年以後，商君始見信任也。十年爲大良造，本傳稱行之十年，於是以鞅爲大良造者誤。又本傳稱商君

相秦十年，然本紀列傳年表記鞅在秦爵位升遷甚備，獨無爲相事。年表孝公二十二年封大良造商

鞅。水經濁漳水注在惠成王三十年，較年表前一年。史公據秦紀言軼事宜不誤，或魏史用夏正，尚在今年之末，而秦用周歷，即已改歲，則在明年之端也。又濁漳水注：衡水北逕鄆縣故城東，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衛鞅於鄆，改名曰商，即

此是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今按史記集解，徐廣曰，弘農商縣。索隱謂於商，二縣名。正義：於商在鄆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是謂於商與商乃兩地。今按：史記他處皆言商於，不言於商，則封於商，乃專指商洛，不兼於言。考秦在當時，尚未得河西地，更不得遠封商君達於漳衛之域。且史記明稱封之於商十五邑，趙良亦謂何不歸十五都，園於鄆，此證鄆說之不足信。惟不知紀年說究何自。或鄆即指於商之於，合言之，則曰於商，或商於。單言之，亦可曰商，或曰於，即鄆。要之不在衡。則商君至封列侯，仍爲大良造，非別有爲相一級也。其後惠文王五年，本紀年表均書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魏人因獻陰晉。疑其時秦之大良造即當相職，非別有相位一級也。

至惠文王十年，張儀相，秦官始有相稱。以後例前，故稱商鞅爲秦相耳。又按：趙良之說商君

曰：「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築冀闕在鞅爲大良造後二年，知爲大良造即爲秦相矣。然自此下至孝公卒尙十五年，則史所稱相秦十年者，亦復非也。本傳又云：「築冀闕宮庭於

咸陽，自雍徙都之。後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剿之。」今按，趙良說商鞅：「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趙良進說後五月，孝公卒。今姑定趙良之說在孝公卒前一年，其前八年，爲孝公之

十六年，適當秦遷都行新法後四年。則公子虔之剿，斷在是年。然本傳又云：「鞅爲左庶長，定

變法之令，於是太子犯法，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鞅爲左庶長在孝公六年，其時尙位微，何能遽刑及於太子之傅？且孝公是年不過二十七歲，太子尙幼，不能犯



法。鞅亦何不稱太子幼弱，而云君嗣不可刑，知太子非幼弱矣。然則刑公子虔自在十六年，而史公誤爲在前，遂稱公子虔復犯約耳。二十二年，封於商，二十四年，見誅。鹽鐵論非鞅第七：謂商君入秦期年而相之，亦誤。今姑定商君入秦年三十，則其生年應與孟子相先後。其壽殆過五十，而未及六十也。呂氏春秋無義篇：「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庇不受。」是鞅敗時其母尚在，知鞅非高壽。

漢書藝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兵權謀家公孫鞅二十七篇，今傳二十六篇，亡其二，實二十四篇。然全書開首更法第一，稱孝公平畫，卽已舉孝公之諡，其書非出鞅手，明明甚顯。其他如弱民篇襲荀子，斬令篇同韓非，錯法有烏獲，乃秦武王時人。知其書之成頗晚。而徠民篇且云：

「今三晉之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以來，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不能奪其民也。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又曰：「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之所亡民者幾何？」

此其文明出長平戰後，而所以爲秦謀者亦至精。其意欲乘屢勝之鋒，而使戰敗者不得休息，故有徠三晉民使耕於內，而秦民專戰於外之畫。若在孝公變法時，方務開阡陌，盡地力，內力未充。

其出而戰也，亦闕機抵隙，因便乘勢，非能亟戰而操必勝之權也。

參讀考辨第九十五。

無論秦之聲威未震，

關東之民不肯襁負而至。卽至矣，亦祇以擾秦而亡之，欲求國內一日之安將不可得，更何論於亡三晉而一天下哉！史公序商鞅變法，條理悉備。其一民於耕戰則有之矣，徠三晉民耕於內，驅秦民戰於外，史公無此說也。後世言商君變法，往往以開阡陌徠民並稱，失之遠矣。

商鞅徠民，其說始於杜佑，

蓋本之商君書。

## 七四 齊威王在位三十八年非三十六年辨

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其年爲周慎靚王元年。

林氏戰國紀年，雷氏竹書考訂，據此謂威王卒於周顯王四十八年

也。誤自梁惠王十四年，卽威王元年，至是，則威王之三十八年也。史記年表威王凡三十六年，蓋誤。今考史記所以誤者，滑稽列傳載淳于髡說威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乃奮兵而出，諸侯振驚，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史記此文，當出戰國雜說，史公採之，遂誤認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也。不知此文所云三十六年，乃指其威行天下之年，不得以諸侯並伐之年并入計算。雖淳于髡以隱進諫之事，或未可盡信，然當時爲此說者，固明謂威王在位三十九年，故以不

治之三年，加威行之三十六年，而足成其數。今謂威王凡三十八年者，自其卽位之明年改稱元年計也。田齊世家謂：「威王初卽位，不治，九年後，乃奮發」，與三年之說不同。

淮南汜論訓：「齊威王設大鼎於

庭中，數無鹽令而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卽烹阿大夫之別傳。惟稱三十二歲，則未可據。

卽如國策所載鄒忌諷諫威王，詳其辭氣，正在威王奮

發中興之前。而史記稱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已在威王之二十一年。凡此皆史公博採舊說，疎略致誤。其實威王特始懈終勵，一時傳說紛紛，極言其中興之驟，奮發之奇，乃有三年九年之語，與淳于髡進隱及一日而封卽墨烹阿大夫之說。以余觀之，似國策鄒忌事最爲雅淨可取。且若依紀年，則今史表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之歲，正值威王初立之年。則威王在位年數，正可援紀年與滑稽列傳所採雜說，及年表三端參合而定，斷斷然無可移也。

## 七五 稷下通考

扶植戰國學術，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旣則齊之稷下。稷下者，史記田齊世家集

解引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太平寰宇記卷十八，益都下，引別錄云：「齊有稷門，齊之城西

門也。外有學堂，卽齊宣王立學所也，故稱爲稷下之學。又莒子如齊，盟于稷門。又史記云：「談說之士，會于稷下。皆此地也。」索隱：「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爾。又虞喜曰：齊有稷

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按魯亦有稷門，爲正南門。又左傳定八年：「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杜注：「棘下，城內地名。」疑棘下即稷門，因地近稷門而名。魯南城有三門，正南曰稷門，南城西門曰雩門，其東門曰鹿門。齊城亦有鹿門，則齊之稷門，自與魯同，並不以側系水，亦並不以稷山稱爲稷下。以雩門之例推之，當以社祭得名。而談說之士，期會於此門附近，故稱稷下，仍以別錄之說爲允。又水經淄水注：「系水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陽門乃齊西門，然則稷下在西門。自不誤。又太平寰宇記卷十八亦謂：「棘下，齊城內地名。」亦與魯棘下同。徐幹中論亡國篇：「齊桓公立稷下之宮，

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是稷下始於田午也。

按此說極少見，中論以外無言者。然田桓公之

時，田氏得齊未久，又身行篡奪，正魏文禮賢之風方衰，繼而爲此，攬賢士，收名聲以自固位，恐有之耳。

新序：

「騶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

人，皆輕騶忌，相與往見。」是威王時已有稷下先生之稱也。田齊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

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是至宣王時而稷下大興也。

世家叙此於宣王十八年，殆因宣王十九年而卒，而此事無確年可繫，故書於其卒前耳。狄子奇孟子編年遂謂：

「宣王十八年與稷下」，大誤。周季編略誤亦同。

鹽鐵論：「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

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分散。慎到接子

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是稷下先生散於湣王之末世也。孟荀列傳：「田駢之屬皆已

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是至襄王時而稷下復

興也。至王建之世則無聞。然史稱鄒衍鄒奭皆稷下先生，是其制猶存也。蓋齊之稷下，始自桓

公，歷威宣湣襄，前後五世，垂及王建，終齊之亡，踰百年外，可謂盛矣。新序又云：「齊稷下

先生喜議政事，此稷下之學風也。上自淳于髡，下至荀卿，莫不皆然。田齊世家云：「稷下學士不治而議論。」不治者，田駢設不宦之義，而淳于髡以終身不仕見稱，此稷下之行誼也。故遊稷下者稱學士，其前輩稱先生，尤尊推老師。淳于髡遊梁，惠王稱淳于先生。齊人譏田駢，亦呼先生。孟子遇宋牼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荀卿之來稷下，初稱遊學，後爲老師。宋牼尹文之言曰：「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皆是也。

人，不仕，稱爲先生。疑亦列稷下。

齊策有先生王斗，殆亦稷下先生也。列子書稱尹文先生，新序稱田巴先生。隋書經籍志：「魯連，齊

下，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齊策或人譏田駢曰：「贊養千鍾，徒百人。」齊宣王之於孟子曰：「將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此稷下之生活也。遊稷下者，既得優遊祿養，而無政事之勞，故相率以著書講學爲事。孟荀列傳所謂「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劉向荀子目錄所謂「咸作書刺世」者也。此則稷下之事業也。其姓名顯著者，有淳于髡慎到田駢環淵接子宋鈎尹文鄉衍鄉爽荀卿，既各分篇考辨其年世行事，爰綜述其前後興衰之大要焉。

五經異義云：「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今按博士始於魯，魏亦有之，齊稷下本追魯繆魏文禮賢之制。蓋博士即稷下之先生也。參讀考辨第四十八。



一一王斗	齊		宣	潛(?)		七五、 一三九
一二兒說(?)	宋		宣	潛		一三〇
一三荀況	趙		宣	潛	襄	一六三、 四三
一四鄒衍	齊				襄	一四四、 五二
一五鄒奭	齊				襄(?)	一四四
一六田巴	齊				王建	一五五
一七魯仲連	齊				王建	一五五

## 七六 孟子不列稷下考

孟子遊齊，歷威宣二世，參讀考辨  
第九八。正當稷下盛時，而孟子則似不伍於稷下。鹽鐵論論儒篇：「

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是以孟軻淳于髡同爲稷下齊偶也。余考其說似頗誤。徐幹中論亡國篇：「齊桓公立稷下之宮，孟軻之徒皆遊齊。」亦與鹽鐵論同。桓公之卒，孟子年

不過三十，謂其已遊齊，亦恐不然。雖史記與孟子書均無明文以證其非，而可推跡以求者。史記孟荀傳云：「自如淳于

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數孟子，而云淳于髡以下，此孟子不列稷下之證一也。田齊世家亦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列舉稷下聞人，獨無孟子，此孟子不列稷下之證二也。孟子書載與淳于髡辯難凡兩番。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謂：「一在去齊之後，一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今按淳于詰孟子天下溺而不援，閻氏定爲在梁相值之言。蓋以其時孟子不仕而臆定。然安知不在齊威王時，兩人固同在齊。孟子雖不仕，而好言仕義。淳于之言，非以爲勸，乃以爲譏也。淳于爲稷下先生，不治而議論，此以不仕爲名高者也。孟子則曰：「士不托於諸侯，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爲不恭。」又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又曰：「仕非爲貧，而有時乎爲貧。」又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而所惡則曰「處士橫議」，所願學則在孔子，曰：「可以仕而仕，可以止而止，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至若稷下諸先生，不治而議論，此孟子所謂處士之橫議，庶人不爲臣，無常職，而托於諸侯，皆孟子所深斥也。故孟子在齊爲卿，有官爵，明不與稷下爲類。致爲臣而歸，則非不仕。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此史記所謂開第康莊之衢，欲以稷下之禮敬孟子。孟子曰：是賤丈夫登壟斷罔利者。而淳于又譏之，曰：「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人而去，仁者果如是乎？」凡以見其出處行誼之不同。此孟子不列稷下之證三也。當時如儀、衍、縱、橫之徒，以妾婦之道固祿利。而許行、陳仲則主並耕，不恃人食。淳于髡、田駢稷下之處士，既享儀、衍居官之祿，復慕許、陳在野之名。惟孟子獨高談士禮，自謂本之孔子。然孔子之禮，重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孟子欲以齊王，又自稱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而孟子所謂孔子之仕止久速，當孔子時亦未嘗以此爲禮，而明以告其弟子也。此亦世風之一變，余故以論稷下學士而並及焉。

汪中經義知新記云：「孟子書載孟子爲卿於齊，而其自言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趙氏注孟子將朝王云：孟子雖仕於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諸侯上

大夫，卿也，通謂之卿。是孟子亦列大夫也。劉向荀子叙云：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史記亦云然。則荀子之稱卿，蓋以官著，如虞卿者歟？」是誤以孟子之卿謂即稷下之列大夫也。荀子稱卿，自爲其字。劉向叙曰：「蘭陵人喜字卿，蓋法孫卿。」此荀子字卿之確證。燕有荆卿，不聞其爲卿。荀子書多稱荀卿子，子者尊美之詞。若卿已爲尊美之詞，既曰卿，又曰子，則不詞矣。（參讀江表讀子居言論荀子之姓氏名字篇。）列大夫者，言爵比大夫，自爲稷下學士之祿，與卿大夫不同。胡元儀亦謂孟子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書言爲卿於齊，蓋卿即列大夫之長。皆由未能通讀孟子全書，不知孟子本不與稷下爲伍也。且稷下列大夫不治而議論，今孟子言無言職，明不與列大夫爲類矣。至崔述孟子事實錄云：「孟子在齊爲卿，乃客卿，與居官任職者不同。蓋戰國之士，游於鄰國者多，雖不受祿，有爲時君所禮，亦昇以爵。戰國策所謂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行入邯鄲者是也。公孫丑又稱仕而不受祿者，古者卿大夫之祿皆以邑。若他國之大夫居是邦者，則致饋餼牽，春秋傳所謂秦緘與楚比齒者是也。士之遊是邦者，則饋以粟帛。孟子所謂君饋之則受之者也。孟子既見宣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爲久居之計。齊王雖授以卿之位，而初無卿之職，是以朝王無定期，而孟子亦自謂無官守，無言責也。」今按崔說似晰而實未是。君饋則受，與卿祿絕不同。至卿大夫祿皆以邑，乃春秋時則然，戰國亦未盡然也。惟狄子奇孟子編年謂：「孟子在齊始爲賓師，但受公養之禮，不受祿。其後爲卿，受粟十萬。凡言無官守無言職者，皆在爲賓師時。言當路於齊，加齊卿相者，皆在爲卿時。當分別觀之。」其言似的，惟繫年有誤耳。因辨孟子不列稷下，故附辨之。

## 七七 申不害考

史記申不害傳：「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爲相十五年，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索隱：「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今按史記韓世家，申不害相在昭侯八年，至二十二年而死。然史記於昭侯元實誤後四年，詳考辨第七十一。則昭侯八年乃梁惠王十六年也。其明年，梁伐趙，圍邯鄲。考韓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恐言而未必中。王問申子，吾誰與而可？申子微謂趙卓韓，使各進議於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之，王大悅。」正符初相情事。今史記申不害相尚在邯鄲圍後三年，則與韓策不合。知申子相韓在昭侯八年實不誤，惟當梁惠王十六年，非二十年也。王劭所謂兵寇屢交者，今紀年已佚，其猶可考見，如惠成王

十六年，秦公子壯帥師伐鄭，圍焦城，不克。水經渠水注。

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水經渠水注。今按此殆梁圍邯鄲，韓決從梁後事；參讀下考。又韓策三：「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外靡於天下，是魏

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按紀年：惠成王十三年與鄭釐侯盟巫沙，明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是爲鄭釐侯之六年。八年申不害爲相。九年朝魏於中陽。疑此所謂執珪而見梁君者，乃指九年朝中陽事。六年之朝，申子尚未

當國也。

十八年，王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水經淮水注。

二十六年，敗韓馬陵。史記魏世家索隱。按此條誤，詳考辨百三十四。

二十八年，穰庇。此據今本偽紀年，一本又作穰疵。呂氏無義篇：「秦惠王疑衛鞅，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穰庇不受。」即此人。水經注作穰苴，誤。率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

鄭師敗遁。水經渠水注。

則韓爲魏弱，王氏之辨，洵不虛矣。志疑不知今本偽紀年與王劭司馬貞所見不同，妄據以駁王說，殊誤。至申不害卒，余疑實當韓昭侯二

十六年。詳考辨第七十一。則申子相韓前後當得十九年。史謂相韓十五年，亦誤。申子相韓距鄭滅已二十一

年。依史記當二十五年。又十九年而卒。其先爲鄭賤臣，姑以韓滅鄭申子年近三十計之，則其生年當在周威

烈之末，安王之初，年壽在六十七十之間。

漢書藝文志有申子六篇，今均佚。韓非之書論之曰：「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此人主之所執。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

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於姦令，此人臣之所師。」又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

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

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道者，姦之所道，王先慎讀爲導，非是。



變而爲儀衍，亦戰國時代升降一大節目也。太史公謂：「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其言是矣。又謂其意原於黃老道德，此則託爲黃老道德之說者，本出申子後。當申子之前，固猶無需乎虛無因應，變化無爲，若黃老道德之所稱也。

## 七八 魏圍邯鄲考

梁自惠王十四年，魯宋衛鄭來朝，霸業已形。十七年，挾宋韓以伐趙，圍邯鄲，齊楚並起而救，秦亦乘機攪利，此梁惠霸業成敗一大關鍵也。顧自胡梅顧林梁曜北諸人均疑焉。今按此事甚信，無可疑者。請舉八證明之：

宋策：「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此魏伐邯鄲之證一也。時宋脅於梁威，舉兵圍趙境一城，而不肯深入。及齊救至，宋遂折而入於齊。

韓策云：「魏之圍邯鄲，申不害始合於韓王，未知王之所欲，恐言而未必中。王問吾誰與而

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臣請深維而苦思之。乃激趙卓韓鼂使進議於王。申子微視

王之所悅以言之，王大悅。」韓非子七術載此事微異。申不害相韓在魏圍邯鄲前一年，詳前考。正所謂始合於韓王而

未知王之所欲之時也。此韓圍邯鄲之證二也。其後韓合於魏，韓策所謂：「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水經注引紀年謂：「惠成王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又謂：「魏

與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皆其證。

楚策：「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以強魏。景舍曰：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楚因使景舍救趙。邯鄲拔，而楚取睢濊之間。」此魏拔邯鄲之證三也。

齊策五：「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而字疑北字誤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此魏拔邯鄲之證四也。

魏策三：「須賈之言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此魏拔邯鄲而不有之證五也。史記穰侯列傳亦載此語。

呂氏春秋不屈篇論惠施相魏無功，而曰：「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注：「救邯鄲之兵，從四方來至也。」眾庶誹謗，諸侯不譽，謝于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此魏拔邯鄲而弗能有之證六也。

又士容篇記：「唐尙羞爲史，及魏圍邯鄲，唐尙說惠王而解之圍。」此魏歸邯鄲之證七也。

且猶有證者：秦策：「或爲六國說秦王曰：趙嘗強矣，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

遇。」是魏伐邯鄲，乃承趙氏伐衛之後之證八也。

詳秦策所言，乃指魏惠王時事。然趙策剛平，據趙世家乃在周安王二十年，趙敬侯五年，乃魏武侯時，非魏惠王也。惟

水經注濟水下引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富邱城」，則在魏伐邯鄲前。秦策誤引漆富邱爲剛平耳。又其時爲齊威王四年，而秦策云齊太公，亦誤。其後又稱鄆威王，楚威王正與齊威王同時，與齊太公則不相及也。鮑改太公爲宣王，亦失之。逢澤之遇，即齊策說閔王篇所謂從十二諸侯以朝天子者也。秦策言之未析。又按魏武侯趙敬侯齊太公時，別有魏襲邯鄲事。（參讀考辨第四三。）秦策蓋兩事混說也。

邯鄲之圍，其見於史記者：

一，趙世家：（成侯）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

二，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二十年，歸邯鄲，與盟漳水上。

三，田齊世家：（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策作七月。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今按其時爲威王之五年。楚趙膠鬲，其勢緩。齊趙密鄰，其勢逼。故齊之救趙也誠。梁惠霸業，

由此而推。

四，孫臏傳：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彼必釋趙而自救。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據此諸說，則魏之圍邯鄲，斷在惠王之十七年。齊興師救趙時，邯鄲猶未拔。逮齊圍襄陵不利，

水經注引紀年：「魏以韓師而魏亦拔邯鄲，則在十八年。魏遂分兵反閭，齊亦濟師迎擊，爲桂陵之役。」

「魏以韓師是也。」

而魏亦拔邯鄲，則在十八年。魏遂分兵反閼，齊亦濟師迎擊，爲桂陵之役。

秦降安邑，楚取睢瀆之間，皆其時事。直至惠王二十年，魏既力竭，乃歸邯鄲，與趙言和。此事記述昭昭，絕不容疑。

直至惠王二十年，魏既力竭，乃歸邯鄲，與趙言和。此事記述昭昭，絕不容疑。

考之紀年，有如下之諸條：

齊田期伐我東鄙，戰於桂陽，我師敗逋。

水經。水注。

宋景諷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

水經淮水注。觀宋策，梁徵師於宋，宋本徘徊持兩端，不利梁之滅趙，故至是乃折入於齊。衛亦附齊，梁勢大孤。

此皆在惠王十七年。又：

王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

水經注。

王會齊宋之圍。

水經注。

趙敗魏桂陵。

史記魏世家索隱。

在惠王十八年。陳逢衡氏集證釋之云：「齊田忌救趙，戰於桂陽，雖勝魏，而魏圍邯鄲如故。故齊又合宋衛二國之師以圍襄陵。既而惠王又以魏師敗諸侯之師，遂破邯鄲。齊又擊破魏軍於桂陵。田完世家所謂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又云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是也。蓋桂陽之戰在邯鄲被圍之時，而桂陵之戰在邯鄲已破之日。年表於魏惠王十八書邯鄲降，齊敗我



桂陵，於圍襄陵前一年，誤矣。」今本紀年作「邯鄲之師敗我於桂陵」，蓋是魏史原文。索隱所引，已爲改易。陳氏說之曰：「此諸侯之師敗魏於桂陵也。曰邯鄲之師者，諸國之師俱爲救邯鄲而來，故曰邯鄲也。」

又孫吳列傳索隱：「王劭案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我桂陵。」十七年，戰在桂陽，而王劭作桂陵者，雷氏義證云：「因水經濟水注謂此卽桂陵之戰，故誤從其說。桂陵在曹州濮水之北，桂與陽爲二地，在長垣縣濮水之南，相去幾二百里。水經濟水注謂濮渠之側有漆城，卽邯鄲伐衛所取。又有桂城，卽田期戰處。又引五年景賈戰於陽，謂卽大陵城，此後始謂濮渠，又東徑蒲城北，蒲卽今長垣西北之蒲城，古爲衛邑。據此是漆桂陽蒲四邑，皆在濮之上游，蓋轉戰也。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桂陵城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里，此方是明年齊師敗於桂陵處，此在濮水之下游矣。」今按陳雷兩氏所辨，均極明晰。亦證紀年史記足相符合。而顧氏梁氏猶疑：「邯鄲爲趙都，其君在焉，魏安得拔之？若果拔之，則未歸邯鄲之前，首尾幾及二年，此二年中，趙侯徙居何地？揆諸情勢，深所難信。」不知在六國時人，如須賈輩，固自以魏拔邯鄲與燕取臨淄等觀。燕可以取臨淄，魏豈必不能拔邯鄲？特燕齊之事在後，記載較詳。魏趙之事在前，記載較略。趙侯徙居何地，今已不可考。然不能以記載之闕，遂并疑其猶存者。且齊亦先得燕都而

弗能有，何獨以邯鄲之事而疑之？胡三省疑此事，謂：「趙都邯鄲，何以魏克其國都而不亡」，因疑徙都乃肅侯，非敬侯。見通鑑注卷一。觀於須賈之言，則所疑亦非也。

又按趙世家：「敬侯元年，趙始都邯鄲。」春秋地名考略引竹書：「周安王十六年，趙敬侯始都邯鄲」，校其年正合。今本紀年無其文。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亦未及。黃氏逸書考有之。

## 七九 季梁考 附季眞

列子力命篇言：「楊朱之友季梁病」，仲尼篇言：「季梁死，楊朱望其門而歌。」則季梁先楊朱卒。梁之與朱，殆如惠施之於莊周矣。魏策云：「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而諫梁王」，是惠王圍邯鄲之歲，梁尚在也。鮑注云：「季梁，魏人，非列子所稱。」不知楊朱亦與梁惠王同時，則烏見季梁之非一人哉？荀子成相篇：「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楊注：「或曰：季卽莊子曰季眞之莫爲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按此均見則陽篇。則是梁惠王犀首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今按魏策：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

爲衍謂梁王云云。田需之相，在惠施去相後，當魏襄王之世。則季子惠子莊子同時。季梁死楊朱前，不能至魏昭王時猶存。莊子書稱季子，皆季眞，非季梁。荀子以季惠並稱，殆亦指季眞，非季梁，韓說非也。韓非外儲說左上：「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顧廣圻識誤：「李當作季，季梁也。惠，惠施。宋，宋鈜。墨，墨翟。」今按顧氏改李爲季，是也。然亦季眞，非季梁。又按莊子天地篇有季徹，似魯人。釋文云：「蓋季氏之族。」馬氏義證謂：「季徹疑卽季眞，古讀照紐歸透皆舌音」，未知信否。

## 八〇 楊朱考

自孟子書言楊墨，曰：「楊墨之言盈天下」，又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後世盡人讀孟子書，因莫勿知有楊墨。墨爲先秦顯學，顧無論矣，至於楊朱，其事少可考見。先秦諸子無其徒，後世六家九流之說無其宗，漢志無其書，人表無其名。梁氏人表考，梁書疑五等離朱乃楊朱字謬。謂等次時代皆相近。其實楊朱與梁惠王同時，今人則又烏見其爲盈天下者？莊子天下篇，荀子表離朱在公輸般下，尙出墨子前，與吳王夫差相次，決非楊朱字謬可知。非十二子，天論，解蔽諸篇，歷辨諸家，亦無楊朱。惟劉向說苑稱楊朱見梁王而論治，政理篇。列子書言楊朱友季梁，季梁先楊朱死。而季梁之死，在梁園邯鄲後。詳考辨第七九。則楊朱輩行較孟軻惠施略同時而稍前。淮南汜論訓：「歌舞以爲樂，揖讓以爲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而楊子非之。全果使其言盈天下，則當時文運已興，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而孟子非之。」亦謂楊子在墨後孟前。

又勝孔墨之世，其文字言說，何至放失而無存，不又可疑之甚耶？余故知儒墨之爲顯學，先秦之公言也。楊墨之相抗衡，則孟子一人之言，非當時之情實也。孟子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之名尤不聞，並世無稱，後世無傳，不足以自表見，則亦一曲之士，而孟子以與楊墨並稱。此非孟子之尊子莫，乃其輕楊墨。則楊墨之並稱，非孟子之尊楊，乃其所以輕墨也。孟子既輕楊墨，何以又謂其言盈天下？曰：孟子謂墨氏無父，今未見其果無父也。則謂楊氏之言盈天下，又安見其果爲盈天下哉？且孟子之言則別有指。孟子以謂墨氏之言過於仁，楊氏之言不及於義。故曰楊墨肆行，充塞仁義。蓋人之常情，非自私自利，則又務外爲人，皆不足以合於仁義之道。凡天下之務外爲人者，皆孟子之所謂墨氏之言，而未見其果爲墨也。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孟子之所謂楊氏之言，而未見其果爲楊也。則孟子所謂楊墨之言盈天下者，亦其充類至極之義，非當時之學術分野之真相也。莊子書每

以黃帝形堯舜，老聃形孔子，正如孟子之以楊朱形墨翟耳。後人遂疑黃帝與堯舜於政治史上有同等之地位，老聃與孔子於學術史上有同等之影響，則亦如謂楊墨在當時思想界有同等之勢力，陷於一例之誤。然則莊子亦何以言楊墨？曰：莊子衡量並世學術，備見於內篇齊物論，獨稱儒墨，不言楊墨也。言楊墨者，在其外雜諸篇，固不足盡憑。且其言曰：「駢於辯者，梟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夫堅白同異之辯，此自後相謂別墨者乃有之，非楊朱墨翟之辯

也。又非楊之徒與墨之徒之辯也。猶其言曾史之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也。夫以此言曾子，猶之可也。以此言史，則違之遠矣。今乃據此言春秋時學術，謂有曾參史鯨一派，則人笑之矣。楊墨之言，夫亦猶此。特其書出孟子後，襲用楊墨之名，非確指楊墨之實也。莊子又云：「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亦與此同例。荀子書言史鯨陳仲，又言鄧析惠施，所重只在陳仲惠施，不在史鯨鄧析。先秦書此例極多，會通觀之，可勿拘也。又按文選潘岳西征賦注，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注，引莊子皆作「鉗墨翟之口」，劉峻廣絕交論注引，則作「鉗楊墨」，知古人於此等處，本自不拘。又稱莊子之語惠施曰：「儒墨楊墨四，與夫子而五」，此尤不足

據。何則？夫秉為公孫龍字，則不得為學派之稱。且公孫龍在惠施後，亦不能並世稱雄，則無來有五也。然則楊墨固不當並稱乎？曰非也。昔荀子曾言之，曰：「慎墨季惠百家之言。」成相篇夫

墨子最顯矣，惠施則遜焉。慎到又遜之。季真之名，若存若亡。韓非言之曰：「儒分為八，墨分為

三。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三墨既皆不傳，後

之言儒者，不聞以仲良氏與孟子並稱，又不聞以樂正氏與孫氏齊舉也。今必據韓非之言，謂仲良

氏樂正氏，其學力之所至，風尚之所靡，與孟軻孫卿等量，則惑矣。必據荀卿之言，謂季真之在

當時，與墨翟齊名，則愚矣。必據孟子而謂楊朱之在當時，與墨道相抗衡，平分天下學徒，又何

異於此哉？然必謂楊朱不得與墨翟齊稱，亦妄也。有一人之言，有一時之言，有舉世之言，有歷久之

言。夫以儒墨爲顯學，此舉世之言也。亦歷久之言也。或言楊墨，或言慎墨季惠，或言八儒三墨，則皆一人一時之言也。後人不曉此，據一人一時之言，以評量上世之學術，又安所得其真？

又按莊子應帝王：「陽子居見老聃」，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遇老子。」釋文：「陽子

居姓陽名朱，字子居。」又山木篇：「陽子之宋」，釋文：「司馬云：陽朱也。」字皆作陽。而

駢拇肱篋天地稱楊墨，徐無鬼稱儒墨楊乘四，皆作楊。孟子盡心：「楊子取爲我」，取猶「異取以爲高」之取。

上言取爲我，下言執中執一，取與執略同義。墨子書有小取大取，皆此義也。呂氏春秋不二，則曰：「陽生貴己」。莊子山木篇陽子，韓非說林作

楊子。古書陽楊通段，則陽子卽楊子也。惟莊子書本作陽子，孟子書則作楊子。今莊子書中作楊

字，以楊墨並稱者，其文盡出孟子後。蓋莊子書非出一手，非成於一時，此亦其證。而莊子著書

並不稱楊墨，亦可見。近人馬氏莊子義證疑陽子爲老子弟子，非楊墨之楊，謂有陽楊二子，其

說大誤。山木陽子之宋，寓言陽子居南之沛，兩文均見於列子黃帝篇，均作楊朱，可證馬說之誤矣。

## 八一 子莫考

孟子稱楊墨，因及子莫，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趙岐注：「子莫，魯之

賢人也。」金仁山曰：「莊子謂儒墨楊秉四，疑卽子莫。」黃鶴四書異同商辨之云：「紀聞注以

秉爲公孫龍，則非子莫矣。荀子載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而問禮，豈子莫姓顓孫耶？」孫詒讓籀膏

述林子莫學說考疑子莫卽魏公子牟，謂牟莫聲類同。俞樾茶香室經說卷十六亦有此說。近人羅根澤又辨之。見清華國學論叢

第四期。曰：「魏牟乃魏國公子名牟者，或曰公子牟，莊子秋水篇，趙策，漢書藝文志。或曰魏公子牟，說苑敬慎篇。或曰中山

公子牟，莊子讓王，呂氏審爲，淮南道應。無名之子牟者。惟高誘呂氏春秋訓解曰：「子牟，魏公子也。信如所云，何

解於祇書子牟哉？名衛公子鞅曰子鞅，燕太子丹曰子丹，其可乎？孫氏以子莫卽子牟之異文。子

牟既非其名字，何能有子莫之異文哉？」因謂：「子莫乃說苑修文篇所謂顓孫子莫者。其文曰：

公益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

之，去三者斯可矣。公孟子高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

自取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按本節似有誤字。規規焉

拘謹已極，與孟子執一無權之說相脗合矣。」又引錢大昕云：「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顓孫之後，以字爲氏，故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

之鄙家也。而其子申祥爲魯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按錢氏無此語，殆係崔述之誤。因謂：「說苑雖未明載

顓孫子莫爲魯人，然顓孫得氏日淺，戰國之初當未散居各國。卽顓孫子莫於時已徙居他邦，而顓

孫既出於魯，謂之魯人亦不爲過。孟子所稱子莫，趙氏謂魯之賢者，不得謂之無據。而與顓孫子莫要爲一人矣。」余考魏牟年代，當出孟子後，與楊墨不相及。執中之學，亦近儒家，與魏牟立說不同。孫氏之說自誤。羅氏以顓孫子莫當之，與黃鶴氏之說合。年世既符，其人又儒者，殆或是也。又按公孟子高卽公明高，孟子有公明高長息問答。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長息，公明高弟子。」今公明高問於子莫，而曾子大其言，則子莫輩行，蓋在曾子公明高之間。核其年世，疑卽子張之子申詳其人也。莫者疑辭，莊子人間世：「妄則其信之也。」注：「莫然疑之。」詳者審察之辭，詩牆有茨：「不可詳也。」傳：「詳審也。」書呂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詳字子莫，正符古人名字相反爲訓之例。鄭注檀弓：「申詳，子張子，孟子申詳，檀弓作申詳，詳本字，詳段字。」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梁玉繩人表考云：「鄭說似非。父氏顓孫，子氏申，父子別氏，古多有之，不足異也。」今按顓孫合言爲申，二者聲近，故鄭云然。梁氏以父子別氏說之，誤矣。顓孫之與申，猶田之與陳也。故田仲子亦稱陳仲子，猶申詳稱顓孫子莫也。據此則子莫年世，當魯繆公時，與子思相當，猶前於楊朱矣。

參讀考辨  
第四八。





時。文侯一朝賢者，約略見世家卜相一節。參讀考辨第四十八。未見有白圭爲相。其與暴譴相結，亦戰國中

晚風氣，當文侯世不宜有此。惟貨殖傳以與李克連稱，自是史公文法疎處，亦不足據謂白圭乃文

侯時人也。吳師道國策注云：「史白圭傳首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後復引圭之言曰：吾治生產如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則其人在鞅後。首句特與李克對論，非言其世也。」孫吳指孫臏，亦與白圭同時，參讀

考辨第八二。又考呂覽不屈篇：「惠施遊梁，見白圭，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

新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今惠子遇我尙新，其說我有太甚者。」據此似惠施初遊梁，白圭已

先達。史記六國表：「梁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志疑：「丹封名會四字難

曉，注家皆闕。疑名會乃於澮之譌。澮爲魏地。丹封於澮，猶齊封田嬰於薛耳。」余謂丹殆卽白

圭名。是年卽與齊戰馬陵而敗。後惠施遊梁，漸見信重，故呂覽應言篇有白圭短惠子於梁王之

事。至孟子之來，白圭雖不用事，猶以故相大臣見尊崇。觀其與孟子語，「吾欲二十而稅一，何

如」之問，知其在梁之地位矣。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蓋亦自誇其往昔之政績也。其後

曾遊中山，遊齊，而識其必亡。中山亡於趙惠文王三年，又後十二年，齊湣王敗死。白圭之遊，

必在兩國敗亡之前，而不必親其見亡。吳師道謂：「武靈王二十五年中山已亡，不待惠文王三年。」魏策，白圭謂白圭遊中山，亦當在武靈王二十五年前。遊齊則稍後。

新城君曰云云，新城君卽秦辛戎。吳師道曰：「秦昭王初年，魏冉已用事，則辛戎之貴已久。又按

燕策，白圭逃於秦，則嘗仕秦。新序孟嘗君問白圭，恐亦此時。」此先見呂氏春秋舉難。今按：秦紀，昭襄王



一邑，然後遍行之於竟內。」然原陽屬雲中，高誘注。乃武靈王二十五年，滅中山，攘地始得。非胡服騎射先於此邑，明矣。今據紀年趙策原陽條，及史世家周紹事，則趙之胡服騎射，其大行乃在武靈晚年。至史表「武靈十九年初胡服」，蓋指其最先言之，與紀年並不背。

### 八三 逢澤之會乃梁惠王非秦孝公在梁惠王二十七年

#### 非周顯王二十七年辨

秦策：「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天子。天下皆從。齊太公當作威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齊策亦云：「昔者魏王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鞅見魏王，勸以先行王服。魏王悅，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秦策又云：「梁王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當作齊。今按三說，皆謂梁惠王稱王會諸侯而朝

天子，而其語皆有誤。吳師道曰：「伐邯鄲乃魏惠十八年事。逢澤之遇，秦爲之，非魏也。齊伐魏在會逢澤後，則指馬陵之役。而伐邯鄲後乃敗於桂陵。魏既克邯鄲，卽爲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是謂會諸侯於逢澤者，乃秦孝公，非梁惠王也。徐文靖竹書統箋則云：「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卽秦策魏拔邯鄲而退爲逢澤之遇之地。」是謂秦魏先後均會諸侯於逢澤也。余嘗參稽以考，而知逢澤之遇，實在馬陵戰前，與伐趙邯鄲戰桂陵無涉。又會逢澤者，乃梁惠成王，與秦孝公無涉。其事在梁惠王二十七年，今史表誤係之周顯王之二十七年，而又誤屬之秦孝公耳。何以言之？據齊策：「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鞅勸以先行王服，而齊人伐魏，敗於馬陵。」齊伐魏在二十七年十二月，魏敗在二十八年。故知逢澤之遇，實爲梁惠王之二十七年也。秦自孝公以前，中國諸侯夷翟遇之，攢不得與朝盟。孝公用商鞅，變法圖治，稍侵魏疆，猶不爲中國諸侯所重。何來有會諸侯而朝天子之事？魏既敗於馬陵，其後二年，商鞅虜魏公子卬，以功得封邑。若其前已能會諸侯，朝天子，鞅之功烈大矣，不待至此始封。且馬陵一役以前，魏尙爲中國霸主，秦人何得遠涉其地，而會諸侯？國策三言魏會諸侯而不及秦，知此會乃魏惠王，非秦孝公矣。余讀秦紀：「孝公二十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於逢澤，朝天子」，然後知秦特應魏之徵而赴會，故使一公子往。若秦自會諸侯朝天子，此何等事，孝公商君皆不蒞會，而使一公子

主之耶？史公僅見秦紀，未能詳考，遂謂秦自會諸侯而朝天子焉。此何異夫徒讀魯頌，不證之於左傳，而謂魯僖公乃張撻伐於蠻荆哉？此事既誤，知天子致伯，諸侯畢賀之說皆虛，或亦自梁而誤也。  
後書西羌傳，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因使太子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此僅言秦率戎狄而赴，並不言其主盟而會諸侯。

又按年表：「秦孝公二十年，諸侯畢賀，會諸侯於澤，朝天子。」集解徐廣曰：「紀年作逢澤。」此僅引紀年所會在逢澤，不言會諸侯者爲孝公也。水經渠水注：「徐廣史記音義曰：『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陂，汲郡墓竹書紀年作逢澤，斯其處也。」此亦僅據徐廣引紀年作逢澤，亦不謂紀年有秦孝公會諸侯之事也。今本紀年乃誤於周顯王二十三年有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之文，而戴東原校水經，亦誤改爲：「徐廣音義曰：『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汲郡墓竹書紀年作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云云，實與今年表之文遠爲不符。而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一語，一若早見於紀年，而爲可信之事者。朱謀埠、趙一清本，皆無「秦孝公會諸侯于」七字。而戴校顧謂之脫，豈不大誤？  
按此條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亦有辨，而未能得其要領。

漢書地理志注引紀年：「惠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左傳哀公十一年疏引，亦同。雷氏義證云：「逢忌之數，一名逢澤，乃圃田之餘波，被於梁城東北者，非宋之逢澤矣。秦本紀集解引徐廣音義云：『開封東北有逢澤。』正義引括地志云：『逢澤亦名逢池，在汴州浚儀縣東南十四里。』愚按漢

志河南郡開封縣注云：逢澤在東北。傅瓚謂今浚儀有逢陂忌澤，卽惠王所發以賜民者。考浚儀故城在今開封西北，逢池則在今開封府北，卽阮籍所謂『徘徊逢池上，還顧望大梁』者是也。水經渠水注謂百尺陂卽古之逢澤，故傅氏謂之逢陂。戰國時戴澤皆有厲禁，惠王徙都於此，故弛其禁以加惠於民。」此考逢澤地望極晰，亦可見會逢澤者決爲梁，非秦也。惟雷氏雖知周顯王二十五年爲梁惠王會諸侯朝天子之年，而又謂：「魏敗於秦，獻洛西之地，故顯王致伯於秦，諸侯畢賀，秦乃使少師會諸侯於魏郊，朝王於逢忌之藪」，分諸侯朝王爲兩事。一在顯王二十五年，主其事者爲梁。一在顯王二十七年，主其事者爲秦。則亦牽於舊說，仍襲史文之誤也。史屢書周賀秦，頗多誤。楚世家：「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疆，而魏惠王齊威王尤疆，移此始合。疑周在此年賀齊梁，史公誤爲賀秦，又誤移於楚宣六年，而成兩事。六國表亦依此誤。

韓策：「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云云。韓非子說林作：「魏惠王爲白

里之盟，彭喜謂鄭君曰。」黃丕烈云：「九曰彭房皆聲之轉。鄭君、韓王同。此魏王依彼知爲惠王。」金正煒國策補釋云：「周書作雒篇俘殷獻民，遷於九里。注：九里，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今按此亦魏惠會諸侯而尊周之一證。今周書九里作九畢，證以策文，知畢乃字誤。又按程恩澤國策地名考云：「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鄆，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是九里乃苑名。」

又按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竊疑朝天子者，卽魏會諸侯逢澤，而趙亦應召赴會也。其事應在肅侯六年。明年，齊敗魏馬陵。又明年，齊、秦、趙三面攻魏。紀年：「惠成王二十九年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疑卽趙世家公子刻攻魏首垣事，則應在肅侯八年。商君虜魏公子卬，據鞅傳亦同在此年。至肅侯十一年，秦、魏戰岸門。虜 魏 錯，非公子卬。

呂覽報更篇：「張儀西遊秦，東周昭文君資之至秦，惠王相之。張儀德昭文君，令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名號至今不忘。」此說尤誤。逢澤之會，與秦、惠何涉？

呂氏賓客，尙在先秦，言戰國時事，其疎失轉有甚於史記者，則甚矣考古之難也！又謂魏王乃爲東周昭文君御，則朝天

子似不指獻王，亦不足信。惟謂張儀西遊，乃東周君資之，與蘇秦無涉，似較史記爲勝。

又按秦本紀：「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年表亦云：「與魏王會杜平。」時爲魏、惠王十六年。韓世家：「懿侯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據表，會宅陽在惠王五年。然史公於韓系實有誤，則宅陽之會的在何年尙待考。惟梁之稱王，遠在徐州相會之前，則此又一證也。



# 八四 齊魏戰馬陵在梁惠王二十八年非周顯王二十八年辨

史記孫吳列傳：「魏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齊戰馬陵。」索隱：「王劭按紀

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

按桂陵之戰，據史記趙魏田齊世家，均在惠王十八年。魏世家索隱引紀年亦在十八年。水經濟水注引紀年：「惠成王十七年，戰于桂陽，我師敗逋。」

今本紀年亦分戰桂陽在十七年，桂陵在十八年，王劭此條謂十七年，則戰桂陽也。而水經注又云：「桂陽亦曰桂陵」，故王劭爲所誤。參讀考辨第七十八。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

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札記：「十三歲各本作十五年，今依索隱本。」考異云：「當作十

三。」今按索隱既作十三，則史記原文亦當作十三可知。史記云其後十三年，而索隱乃云相去無

十三年，此謂針鋒相對。否則一云後十五年，而一云相去無十三年，爲不倫矣。考史記年表梁惠王

十八年敗桂陵，至三十年敗馬陵，自十八至三十，前後適得十三年。故知史記自作後十三年，非

十五年矣。今王劭引紀年，自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則爲前後相去十一年，故云無十三歲也。又田

敬仲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馬陵。」考紀年，惠成王十三年，齊桓公卒，

威王立。威王之十四年，正當惠成王二十七年。而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惠王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

於馬陵，則又何也？竊疑齊伐魏，在惠成王二十七年之冬，而魏敗則在二十八年。田敬仲世家索

隱及王劭引紀年，自計齊人伐梁之年，魏世家索隱則舉魏敗之歲也。  
十年者，蓋是年爲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史公誤以梁惠王爲周顯王耳。  
二十七年，乃二十八年之訛，雷氏不得齊威王年，故說如此。  
由

秦本紀：「孝公二十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公子卬。」余考會逢澤在梁惠王二十七年，見考辨第八十三明年，敗於馬陵，則爲二十八年。又明年，衛鞅擊魏，則二十九年矣。商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此其事在二十九年之證。今史表亦誤在周顯王二十九年，故爲秦孝公二十二年，其實則孝公之二十年也。以秦本紀推之，亦可證馬陵之敗，實在惠成王二十八年矣。

又考田敬仲世家，馬陵之戰，其先魏伐韓，韓求救於齊。齊聽孫臏計，許其請而故緩其救。

韓恃魏救，五戰不勝，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水經渠水注引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苴

當作穰底，見考辨第七十七。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遁」，即所謂五戰不勝者。雷氏義證：「梁即南梁，赫即

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即此梁赫也。杜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有霍陽山。服虔注云：梁，在今汝州西南。」齊以去年

冬，即出師救韓，至是乃真與梁遇，戰於馬陵，則亦在惠王之二十八年也。否則魏軍敗於去年之冬，太子被虜，將軍見殺，今年無力復勝韓矣。今僞紀年兩事亦同歲，梁赫之勝在前，而馬陵之





雷氏考訂義證兩書，於此亦無所辨明。於毛本十二年之說，終難符合。因姑誌其異文焉。

又按洪頤煊校紀年，作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而趙紹祖校補紀年則爲梁惠十二年，當齊桓十八年。惟趙氏謂：「桓公卒于顯王十一年，威王立于十二年。」而洪本則於顯王十一年書威王立。蓋是年始立，明年稱元，洪趙所定皆是。陳逢衡疑爲晉桓公十八年，則大誤。

## 八五 田忌鄒忌孫臏考 附司馬穰苴

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三十五年，田忌出奔楚。」梁玉繩志疑辨之云：「田忌出奔在宣王二年戰馬陵之後，不在威王三十五年。忌之戰功可見者，桂陵馬陵二役。若威王時已出奔，則安得馬陵之勝？」世家又云：「宣王召田忌復故位。」吳師道國策注云：「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世。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成侯又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必有誤。」志疑謂：「吳注有以矛刺盾之妙。」今據紀年，馬陵之戰本在威王十五年。見前考。則田忌奔楚，雖在馬陵戰後，無害爲威王時。齊策：「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悅。公孫閒謂鄒忌說王，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公孫閒使人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

也，三戰三勝，欲爲大事，亦吉否？因捕卜者，驗其辭於王。田忌遂走。」又云：「田忌勝梁，孫子勸之爲大事，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則田忌出奔，即在馬陵勝後，爲威王之十五年。史公旣誤前威王之年，疑其過早不合，乃移後二十年，爲威王三十五年也。索隱云：「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按史記繫田忌出奔於桂林一役後，適及十年。索隱引馬陵，以見異同，而未能考定其是非。其謂歷十年乃出奔，自據史記，未可信。其後宣王伐燕，據齊策亦田忌之謀。按美勒德飛亞大學博物館藏戰國銅器陳□壺，文曰：「佳王五年，□□陳旻冉立事歲。」陳夢家考釋：陳旻即陳具，即田忌，是田忌再召即在宣王五年伐燕之歲也。又詳考辨第二一〇。蓋田忌自以威王時出奔，至宣王時復召。吳梁二氏之疑，皆考之未詳也。

又世家：「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如早救。」索隱：「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田對云札記單本：「田各本作巧，與今本國策合。」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已死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爲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爾。」今按索隱此條，語有含混，當分別以觀者。其謂戰馬陵在威王十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是也。然鄒忌之死，決不在馬陵戰前，而引王劭云此時鄒忌已死四年者，一則索隱此語，自據史記此事在宣王二年計之。則鄒忌之死，在宣王立前二年，即威王之卒前一年也。一說則王劭此語，實本宣王五年韓氏請救，田忌曰不如伐燕一事而論。史記旣誤以馬陵之戰謂在宣王時，而索

隱於紀年史記得失，未能明定，遂牽引王劭此語而未加剖辨。則鄒忌之死，應在宣王五年前之四年，即宣王卽位之元年也。王劭亦及見紀年原本，其語當有來歷。今國策有鄒忌事宜王仕人眾，宣王不悅之說，蓋宣王初立，而鄒忌以先朝老臣，擅權用事。則鄒忌卒年，自當在宣王元年。而田忌復召，自在其後。知世家繫諸宣王二年，固自不誤。吳師道所謂「成侯復在豈宜並列」之疑，亦可以釋然矣。至襲臨淄事，孟嘗君列傳謂「襲齊邊邑」，策言「孫臏勸忌無解兵入齊而忌不聽」，則或無其事，尤不足深辨。

又年表：鄒忌以鼓琴見威王在二十一年，封成侯在二十二年。今以紀年推之，二十一年正威王初立之歲，二十二年則威王之元年也。威王四年，魏伐趙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鄒忌主勿救，段干朋主救之。則忌爲威王朝大臣，蓋自威王初政已然。年表忌以鼓琴見威王，適威王新立，其年實不誤，特誤爲威王之二十一年耳。齊策有鄒忌朝魏魏諷諫齊王事，蓋亦威王初政，與淳于髡大鳥之隱，同爲齊威初年奮發之一種傳說，參讀考辨第七四。若定是年忌年近三十，則忌生當在田剡初立之際，至宣王元年卒，壽將及七十也。

史記孫臏列傳：「孫臏以智敗龐涓於馬陵，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又云：「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今按漢書藝文志兵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吳孫子齊孫子分別甚明。余既辨吳孫子無其人，考辨第七。又疑凡吳孫子之傳說，皆自齊孫子而來。史記本傳吳

孫子本齊人，而齊孫子爲其後世子孫。又孫臏之稱，以其臏腳而無名，則武殆卽臏名耳。日人齋藤謙亦有此

疑，見史記會注考證。孫臏從田忌勝魏馬陵，遂勸忌無解兵入齊，忌不聽。後忌終奔楚。孫子既斷其兩足，爲

廢人，常客田忌所，疑當與忌同奔。後杜赫爲鄒忌說楚王封田忌於江南，見齊策。則孫子亦隨至江南

矣。及田忌復返齊，孫子同返與否不可知。據越絕書：「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

里。」則武殆先忌之返而卒於吳者歟？其著兵法，或卽在晚年居吳時。戰國策孫臏曰：「兵法百里而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者軍半至。」

今見孫子軍事篇。又：「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今見計篇，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吳人炫其事，遂謂曾見闔

廬而勝楚焉。後人說兵法者，遞相埒益，均托之孫子。或曰吳，或曰齊，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

誤分以爲二人也。呂覽不二篇高注：「孫臏楚人，爲齊臣。」梁伯子云：「史漢皆以孫臏爲齊人，此獨以爲楚人，當別有據。」今按潛夫論賢難篇：「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刑之。」亦謂孫臏楚人。孫臏固曾從

田忌奔楚。至於本爲楚人齊人，則無可詳論矣。又考通典一四九兵二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爲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顧亭林日知錄，以趙公子成之徒，諫胡服不諫騎射，謂騎射之法必先武靈而有。

然疑當孫臏世，尙不能有騎戰。觀史記叙臏之戰績，亦不見有用騎之徵，則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多出後人依託，亦一證矣。

史記言齊人著兵法，尙有田穰苴。穰苴之事，昔人已辨之。蘇子由古史曰：「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世皆信之。余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

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意者穰苴嘗爲潛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爲景公時耶？」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不應遺落。況伐阿鄆，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蓋作書之人夸大其

詞，而遷信之爾。」余讀其文，疑亦田忌之誤傳也。故曰：「穰苴者，田完之苗裔。」田忌爲田氏，一似也。

穰苴傳云：「晉伐阿鄆，燕侵河上」，而田忌勝馬陵，正義引「虞喜志林曰：馬陵在濮州甄城縣





王之將。以故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眾，猶鞭策者，蓋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閔王亡矣。」此以司馬法爲穰苴書也。余考趙策有云：「將非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正指穰苴。其爲知兵，信矣。然則穰苴實有其人，其人實有兵法之書，史公特誤其時，又誤其事耳。

## 八六 梁惠王二十八年乃齊威王稱王之年非齊威王卒年辨

魏世家：「梁惠王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今按是年齊敗梁、馬陵，非威王卒年，疑乃威王始稱王之年也。田齊世家云：「齊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此史公誤以桂陵爲馬陵，故云然。又云：「齊擊魏，大敗之馬陵。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是則齊、威、勝、馬陵而稱王之證矣。威王既以馬陵勝後稱王，而史公見其前稱侯，後稱王，疑爲兩人，故於是年謂威王卒，宣王立。此如梁惠稱王改元，亦誤爲襄王之元年也。蓋梁惠會諸侯於逢澤，朝天子，先自稱王，乃齊、魏有馬陵之戰。齊勝於馬陵，魏則自貶，而齊則繼魏而稱王。魏用惠施謀，與齊會徐州而相王焉，乃楚、齊有徐州之戰。此齊、魏稱王之史實也。齊魏會徐州前，均已稱王。徐州之會，特國際之相承許。其先大夫稱侯，尙乞周室賜命。今稱王，則與周爲敵體，更不須周命矣。而列強相互間有認有不認，會盟征伐由此起。其後齊、秦稱帝形勢亦然。

# 八七 屈原生卒考

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此屈子自道其生辰也。王逸楚辭章句：「太歲

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庚寅，日也。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後朱子楚辭辨證疑其說，謂：「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其曰攝提貞於孟陬，

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顧炎武日知錄卷二重申王說，曰：「古人必以

日月繫年。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豈有自述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

者？」陳瑒屈子生卒年月考云：「以以五經算術所載，周曆法，自楚懷王以前上推威王九年庚寅，及宣王十五年丙寅

二十二年，屈子殆以是年生。」劉師培古歷管窺云：「以夏曆推之，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距入乙卯部四十九年，積月六百零六，閏餘

月二十一日，屈子相繼推定屈子生年在楚宣王二十七年。按之史記，於屈原事迹，大概符合。據世

家：懷王十六年，張儀至楚。十七年，秦敗屈丐。其時屈原已先紬，屈復楚辭新注謂：「史記被疏，止是

其位當在此年。」林雲銘楚辭燈謂：在前張儀至楚之年。計其年壽爲三十二歲，則爲左徒用事時，年三十左右也。屈復定屈子爲左徒在

年楚爲從約長，惜往日篇所謂：「奉先功以照下，國富強而法立」是也。今按屈說亦無據。惟屈原爲左徒用事，則大致在此，或稍後也。十八年張儀重至楚，屈原使從齊來，諫何不殺

張儀，是歲屈原年三十三。其後十二年，懷王入秦不返。頃襄王元年，屈原若在，年當四十六。

以子蘭之讒而遷，遂沉汨羅以死。其年無考，要當在五十五左右。

洪興祖說悲同風，施黃棘之枉策云：「懷王二十五年入秦，與昭王盟于黃棘，後爲

秦欺，客死於秦。頃襄七年迎婦於秦，是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今按黃棘屬懷王時事，不得牽并襄王爲說。朱子楚辭辨證並不認黃棘爲地名，則屈原之卒，是否在頃襄七年後，實無證。東方朔七諫怨世篇，年既已過大半兮，是或屈子年踰五十之證。此

屈子年世之略可考者也。

王船山楚辭通釋以哀郢爲頃襄遷陳，屈原不欲，讒人以沮國大計爲原罪，遂重見竄逐而作。

考遷陳在頃襄二十一年。屈原若在，年應六十六歲，疑不若是之壽。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謂：「襄王徙陳，其時長沙曾爲秦取，原向得晏然安

身其地乎？」又引：「韓非曰：秦與荆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則是時屈子自沉之長沙亦入秦矣。」實則洞庭五渚江南，並非指今長沙一帶而言。（參讀考辨第二二七。）惟謂屈原卒在襄王遷陳前，則是。

又鄒叔績遺書

有屈子生卒年月日考，亦定屈子生年在周顯王二十六年，

即楚宣王二十七年，並據殷曆推定爲正月二十一日，已先劉說。

而謂卒在秦昭

王三十年，屈子年六十七，自云論證詳讀書偶識。今偶識已佚，不可見，或與王說同據哀郢也。

鄒氏應湘潭王氏聘，校船山遺書，均錄其序跋，附以案語，仿朱竹垞經義考，直齋書錄解題之例，勒爲目錄三卷，則於船山論屈子事，必見無疑。今讀屈子諸篇，其忠君愛國之情，鬱勃既

盛，感傷彌切。苟頃襄初政，原又被讒南遷，當時即無久理。不得又抑塞流徙，至於二十二年之

久，乃始沉湘而去。

哀郢年代參讀考辨第一百三十，鄒叔績又論離騷年代，參讀考辨一百二十一。

抑前人論屈子卒年，猶有異說。則謂屈子之卒，尙在懷王入秦前，並不及襄王時。此王白田

草堂存稿主之。其說曰：「離騷之作，未嘗及放逐之云。與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時之語。而卜

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不復，一返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事。原之被放在十六年，以九年計之，其自沉當在二十四五年間。而諫懷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睢，非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至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無一語及之。至悲回風，惜往日，臨絕之音，憤懣忼激，略無所諱。而亦祇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銜勒，棄舟楫，將卒於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之立，則原之自沉久矣。」又曰：「史所載，得於傳聞，而楚辭，原所自作，固不得據彼以疑此。原所著九章敘事最爲明晰。其所述先見信，後被讒，與史所記懷王時相合。至於仲春南遷，甲之朝以行，發郢都，過夏首，上洞庭，下江湖，時日道里之細，無不詳載。而於懷王入秦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顛倒也。懷王客死，君父之讎，襄王不能以復，宗社危亡將在朝夕，此宜呼天號泣，以發其冤憤不平之氣。而乃徒嘆息於讒諛嫉妬之害，而終之曰：『不畢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則原之反復流連，纏綿齟齬，僅爲一身之故。而忠君愛國之意，亦少衰矣。」草堂存稿卷三書楚辭後

今按王氏此論，多據哀郢，哀郢非屈原原作。悲回風，惜往日，皆非屈子自道之辭。王氏所據，皆未愜當。然楚辭二十五篇，絕不及懷王入秦事，則誠如王氏之論。史公原傳頃襄王怒遷屈原一節，文氣斷續，本頗可疑。則屈原之卒，固在頃襄之世與否，誠未可專據史文爲斷。余考屈原於

居，地在漢北。楚辭所歌，洞庭沅澧諸水，皆在江北。詳考辨第一二七。則原遷江南，事無顯證。屈原之卒，

或早在懷王入秦前，固有可信之理。惟屈子被讒，困居漢北，既已多歷年所，而一旦沈淵以去，則慮必有甚深刺激，益其悲憤。或者正由懷王之入秦，或者則由頃襄之賜謫，憂傷憤懣之既甚，

而不暇見之辭，則今楚辭之無其文，仍不害當時之有其事也。然則屈原之卒，正當在懷王入秦不

反之數年間乎？又按：又有疑屈原之卒，未必自沉者。袁枚隨園隨筆引黃石牧云：屈子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曰：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中，皆寃忿厲言，非實事也。太史公因賈生一弔，遂信爲眞，不知宋玉招魂之作，上天下地，東西南北，無所不招，而獨不及水。何也？惟亂曰：湛湛江水上，有楓，魂兮歸來哀江南，則其善終於汨羅可知。若楚辭注，招魂作於屈子生時，則豫凶非禮，宋玉不應詛其師矣。今按：魯仲連義不帝秦，亦謂惟有蹈東海。屈子云云，發於憤激，其果自沉與否，誠亦無可確證也。

余疑屈原之卒，當在懷襄之交，決不及襄王遷陳時，既具如上論。然哀郢，則自是遷陳後作。

故曰：「哀故都之日遠。」又曰：「民離散而相失，遵江夏以流亡。」又曰：「曾不知夏之爲丘

兮，孰兩東門之可蕪。」此明爲國破民流之辭，非孤臣之被讒見逐矣。然則哀郢非屈原作，而作

哀郢者別自有人也。其人爲誰，則絕無可說。惟篇中有云：「當陵陽之焉至今，淼南渡之焉

如。」楚策：「莊辛諫襄王，不聽，去之趙。」留五月，疑當作五年，參讀考辨第一四五。秦舉鄢郢，襄王復徵莊辛，

授之爲陽陵君。」顧觀光七國地理考疑陽陵卽陵陽。今按魏書穆崇傳：「崇爲陽陵侯」，北史崇

傳作「陵陽」，則顧說容可信。或哀郢陵陽本作陽陵，涉上文「陵陽侯之汜濫」句而誤。按漢志，陵陽屬丹

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則陵陽在江南也。楚策，授哀郢其殆莊辛之辭乎？辛，楚人，擅辭賦。值襄之爲陵陽君，與淮北之地，則陽陵應在淮北，與漢志陽陵自別。王時，目擊郢都之危，諫君不悟。流掩城陽，乃始見召。危言聳聽，因得封賞。而讒謗間之，賦此自悼。較之謂屈大夫之辭，固稍近情焉。

余考莊周書說劍篇，亦莊辛作，參讀考辨第一四五。

否則乃宋玉景差之徒爲之也。

## 八八 莊周生卒考

史記老莊列傳：「楚威王聘莊子爲相，莊子卻之。」莊子秋水篇亦云：「莊子釣於濮水，楚

王使二大夫往。」釋文司馬曰：「威王也。」事雖不必信，

黃氏日鈔云：「楚聘莊周爲相，史無其事。凡方外橫議之士，多自誇時君聘我爲相而逃之，其爲

寓言未可知。又時君尙攻戰權術，未必有禮聘之事。雖孟子於梁齊，亦聞其好士而往說之，非聘也。縱其聘之，何至預名爲相而聘之？」余考御覽四百七十四引韓詩外傳：「楚襄王遣使聘莊子爲相。莊子曰：『獨不見太廟之牲乎？』云云，莊周晚歲可與楚襄王混，然此莊子或指莊辛。周辛二人事相，然可以證莊子與楚威王同時。」焦竑老子翼附錄：「周顯王三十年，楚聘莊周爲相」，即楚威王元年，然此特以意定之耳。又

徐无鬼篇：「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惠施卒在魏襄王九年前，

參讀考辨第一二五。

若威王末年莊子年三十，則至是年四十九。若威王元年莊子年三十，則至是年六十。以此上推，莊子生年當在周顯王

元年十年間。若以得壽八十計，則其卒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間也。又考徐无鬼，莊子送葬，述及宋元君。宋元君乃偃王太子，其爲君當國，當在魏襄王二十年時。

參讀考辨第一三〇。

惠施已死十

年外矣。莊子是時年在六十七十間。其卒年尙當在此後十年二十年間也。史記又云：「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以余推定，周蓋歷齊威宣，梁惠襄，晚年及齊湣魏昭耳。陸德明釋文序引李頤云：「莊子與愍王同時」，蓋指其晚年言。朱子語錄：「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並爲得之。」古今樂錄：「莊周齊人，湣王聘以相位，莊周謝，亦言湣王時。而謂齊人，則異說也。」

史又云：「莊子蒙人，嘗爲蒙漆園吏。」索隱引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按漢志：「蒙屬梁國」，在今歸德城北四十里。劉向謂宋之蒙人，特據初屬宋而言。至戰國蒙地是否屬宋，固已可疑。參讀考辨第九九。逍遙遊：「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是莊惠交遊在惠施仕魏之際也。」

又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惠子大搜國中三日」，姚姬傳謂：「記此語者，莊徒之陋。」然其事信否可勿論，要之記此者，亦謂莊惠之交在惠施相魏時也。然則史稱蒙人，未必卽宋人矣。淮南齊俗訓：「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此亦猶腐鼠之說也。

孟諸澤在商邱東北，此亦謂莊惠交遊，在惠施在梁得意用事時。惟莊子列禦寇兩節，言莊子居宋。蓋莊子居邑，本在梁宋間，其遊蹤所及，應亦以兩國爲多耳。志疑按：「釋文作梁漆園吏，蓋以蒙屬梁國，而潛丘劉記則謂漆園有云在

曹縣，在曹州者，二曹皆春秋之曹國。宋景公滅曹於魯哀公八年，地故爲宋有。莊周亦宋之官，竊以史記蒙漆園吏，蒙當作宋。注以漆園本屬蒙邑，不知一在歸德，一在兗州，相距頗遠。」今按日人中井積德謂：蒙有漆園，周爲之吏，督漆事也。疑漆園本非地名，後人附會，亦如濠梁之類耳。余考惠施以馬陵戰後至魏，及其見逐，先後幾及二十年。其晚年又至魏。莊惠年



事相當，交遊頗密，往復辨難，屢見於莊書。雖兩人議論有異同，要其思想上之相涉者，實不少也。

又按：水經汲水注，汲水東逕蒙縣故城北，卽莊周之本邑也。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矣。是莊子乃終老於蒙者。

## 八九 子華子考

呂氏春秋貴生篇：「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曰：兩臂重於天下，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所爭輕於韓又遠。奈何愁身傷生以憂之？」梁玉繩云：「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懿侯子。此事又見莊子讓王，釋文司馬云：子華子，魏人也。」今按：韓魏爭侵地，的在何年，已無可考。莊子則陽篇又稱：「魏罍與田侯牟約，田侯背之，犀首請伐齊，華子聞而醜之，惠施乃見戴晉人。」牟乃午字之誤。其時在惠王早年，犀首惠施均未仕魏，莊子蓋寓言無實。參讀考辨第七〇。大約子華子與韓昭侯魏惠王同時，乃可信也。呂氏貴生篇又引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其言論實承楊朱一派，爲後來道家宗。故高誘注呂覽，以

爲古體道人也。誣徒知度審爲皆引子華子言，或是秦前原有其書。漢志無著錄，則劉向時書已

亡。今本係宋人僞作，謂子華子卽程本，亦非是。

韓詩外傳九：「戴晉生敝衣冠見梁王，辭而去。」云云。晉生卽晉人。相其議論爲人，亦華子一路。此等皆在楊朱後莊周

前，俱道家思想  
展衍中人物也。

又呂氏去宥篇：「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沈尹華疑卽子華子。如匡章稱章子，

田盼稱盼子，田文稱文子也。沈尹爲楚姓。左傳宣公十二年「沈尹將中軍」，墨子所染篇「楚莊染於孫叔沈尹」，沈尹華當其後人。又楚策有莫敖子華，疑亦一人也。

又按楚威王元，已值韓昭侯二十四年。其後六年，昭侯卒。又五年，威王卒。今姑定威王元，華子年四十，則其生在楚肅王之初年。相其年代，當較楊朱、季梁稍後，較惠施、莊周稍前，而皆爲並世。

## 九〇 尸佼考 附公羊女子及北宮子沈子

漢志雜家尸子二十篇，班注：「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尸子長廬」，集解云：「劉向別錄，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

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宋翔鳳以爲「晉乃魯之誤」。今按劉向云：「疑謂其在蜀」，知非魯人故稱楚矣。則尸子實晉人。其時晉已不國，而魏沿晉稱，尸佼殆爲魏人耶？穀梁兩引其語，隱五年，恒九年。則亦治春秋，正名以治，爲法家師，如吳起之流矣。阮元穀梁傳注疏校勘記序，謂：「佼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逃亡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其事。或傳中所言，非尸佼也。」阮氏疑穀梁成書定在尸佼亡逃入蜀之前，故有預爲徵引之辨。今知尸佼既爲先秦學人稱說，而穀梁成書未必甚早，則阮疑殊亦無據。然

近人輯尸子書，絕不見其爲晉人與鞅謀事及亡逃入蜀之事。又後漢書注：「佼作書二十篇，內十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內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與劉向所謂「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見荀子敘錄。而爲商君師者不類，蓋亦各言其一端。如漢志儒家有李克，法家有李子，而劉氏亦以李悝與尸佼並列，皆稱爲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術也。爾雅疏引尸子廣澤云：「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其學之相非，數世而不已。」田子貴均乃田駢，爲齊稷下先生，在尸子後。山海經注史記集解諸書引尸子，稱述徐偃王，亦後尸子。則所謂尸子二十篇者，在當時固已非出尸子自爲。今則亡逸已多，並不足以見尸子爲學之大綱也。今姑據同時學風以爲推測，則尸子之學，固當與李悝吳起商鞅爲一脈耳。

又按公羊傳引子女子，閔公春秋時晉有女叔寬，女叔齊。魏武侯臣有女商，見莊子徐无鬼，

自稱：「所以說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版六弔，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豈女商亦儒者耶？公羊所引或卽其人。釋文李云：「无鬼女商並魏幸臣」，不可信。左氏既與吳起有關，公穀皆引尸

子，又公羊女子，其姓氏亦惟見於魏，則三傳之學，固頗有出於晉者。又莊子有南伯子葵問女偶，子葵卽子葵也。

公羊又稱子北宮子。哀公四左傳昭二十年，衛有北宮喜，莊子山木有北宮奢，亦衛靈公臣。孟

子稱北宮錡問班爵祿，趙岐云：「衛人。」則北宮氏在衛，亦與吳起商鞅同邦土，宜聞三傳之

緒。公羊之北宮子，其殆問班爵祿之錡其人耶？沈欽韓漢書疏證亦云然。此皆未可確指，姑因尸佼而及之，見

三傳之學之固多流行於晉人焉。

公羊又引樂正子春，昭十則魯人。又子沈子，公羊隱十一，莊十，宣一。又穀梁定一。孟子書有沈猶行，與樂正子春

同爲曾子弟子，殆亦魯人。又屢引魯子，莊三，又二十三，僖五，又二十四，又二十八。郝敬謂是曾子字誤。今考說春秋如

樂正子沈子公明子，見考辨第三十。既多曾子弟子，又吳起初亦出曾氏之門。春秋繁露俞序篇言春秋義，

有曾子，則郝氏說殆是也。然則春秋之義，淵源固自孔門。惟晚起傳統之說，或不可盡信耳。

又公羊昭三十一年有公扈子，其人又見說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

秋」，殆亦春秋師。沈欽韓云：「疑卽孟子之公都子。」列子湯問篇有魯公扈，則公扈氏亦魯人

也。春秋繁露俞序篇有公扈子，肩疑扈子譌。

又公羊文四年引高子。孟子書有高子論小弁之詩。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衛女何以編於詩云云。經典序錄：「子夏授高行子。」周頌絲衣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陳奐疑高子即高行子，與孟子論詩者。則高子治詩與孟子同時，雖孟子稱之曰叟，然不得謂係子夏所授。凡漢以來言古經傳統，未必無其人，而世次淵源往往不可據。若公羊高子即治詩之高子，則亦與公都子略同時，俱與孟子相先後也。梁玉繩人表考謂孟子書中高子係二人，一孟子弟子，一年長於孟子，然要之年世相接也。

## 九一 宋君偃元年乃周顯王三十一年非四十一年乃幼年嗣位非弑兄自立辨

余考宋桓侯元在周安王二十二年，立四十一年而見廢於剔成，爲周顯王之二十九年。剔成即以廢君自立之年稱元，三年而剔成卒，爲周顯王三十一年。詳考辨第六十九是年宋君偃嗣立。世家云：「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則爲周顯王四十一年。年表於是年載宋君偃元年。蓋宋偃亦如梁惠成秦惠文之例，於稱王之翌年更元，而史遂誤以稱王之元爲始立之元也。又年表王偃滅在周赧王二十

九年，前後在位當得五十三年，今年表作四十三年者誤。世家云四十七年，亦誤。王偃在位既

久，又死於逃亡，非其天年，計初立不能甚長。宋策：「或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

無事。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韓非說林下亦云：「白圭謂大

尹曰：君少主也，而務名。令荆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公位，而敬重公，公常用宋矣。」白圭時宋君

乃偃，初立年少，故太后大尹主政用事。而偃已務名，長而好行仁政，有以也。大尹者，高注：

「大尹，宋卿也，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爲政。」則大尹殆宋君之庶兄？孟子至宋，謂戴不勝

曰：「子欲子之王之善歟？我明告子。子以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一薛居州，其如宋

王何？」時王年尚幼，故不勝爲之進賢傅，孟子亦以幼子學語爲譬。又孟子在宋，與其臣如戴不

勝戴盈之皆有問答交際。

論語邢疏：「戴盈之即不勝。」閻氏說同。黃鶴四書商云：「按左傳記人，一篇中前既稱名，後又稱字者，以人數甚多，必曰名某字某，不勝煩瑣，創爲是例，欲互相見也。孟子書王驩一

人，使滕章由王使則名之，樂正子章本何等則字之。公行子章人之有右師而不知是王驩，則書其爵。若不勝盈之果一人，一章名，一章字，是何義例，存疑可也。」又漢書人表有鄭戴勝之，梁考云：「鄭乃宋之誤。不勝字盈之，故此稱爲勝之。惟列魯哀

公時，太先。」今按：不勝字盈之，亦不當稱勝之，仍當闕疑。獨不見與宋王語。萬章之問亦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不明指宋

偃爲說。知其時偃尚幼，殆未親政。然其時王偃在位已十年，或始立僅踰十齡，或尙不足，則至

此纔弱冠，猶少主也。逮及國亡身死，亦不過六十之老耳。呂氏壅塞篇記宋亡事曰：「此戴氏之

所以絕也。」則宋偃亦戴公後，與不勝同氏。不勝豈卽宋策之大尹乎？荀子解蔽篇：「唐鞅蔽於

欲權而逐載子」，楊倞注：「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不勝蓋賢臣，助偃行王政，偃終信讒而逐之，則其晚節非無可議矣。世家：「剔成四十一年，弟偃攻襲剔成而自立。」偃之立時尚少，故乃太后大尹主政，豈爲弑兄自立之主哉？蓋前史及王偃事多誣。子夏曰：「桀紂之無道，不若是甚，居下流而眾惡歸之。」今王偃行仁政而招眾惡，號之桀宋，尚非下流之比矣。

參讀考辨第六十九，第九十九。

## 九二 齊魏會徐州相王乃魏惠王後元元年非魏襄王元

### 年乃齊威王二十四年非齊宣王九年辨

魏世家集解：「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並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今按齊魏會徐州，相約僭稱王，因稱王而改元，故不稱三十七年而改稱元年。其後秦惠文王於十三年

稱王，乃亦改十四年爲元年，與此正類。惠王與孟子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考惠王後五年予秦河西地，後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後十二年楚敗魏襄陵。惠王之言指此。倘以爲在襄王之世，烏容出自惠王之口哉？秦策四：「楚魏戰於涇山，魏許秦以上洛。魏戰勝，效上洛於秦。」高誘注：「魏惠王也。」今按楚魏涇山之役，年表在魏襄王六年，誤。高注云惠王，是也。效上洛即獻西河之外也。蘇代之說燕王曰：「西河之外，上雒之地」，是也。其時犀首爲魏將，張儀在秦，事又見秦策一韓策二。據策則魏效地在勝楚後，而史列勝楚前，亦相歧。此事爲史家一爭案。自杜預氏左傳後序，裴氏史記集解，司馬氏通鑑，王氏困學紀聞，顧氏日知錄，崔氏東壁遺書，梁氏志疑，皆據紀年糾史記。而辨論紛紜，尙未定於一是。則以紀年原書既佚，未能博觀會通。而史記傳習既久，人性樂舊安常，憚於紛更也。今既剖別紀年史記得失，凡二十餘事，自魏文侯田莊子以下齊魏兩家世系年代，逐一辨訂糾正，又旁推之於史記國策以及先秦諸子書。合之大勢而通，比之小節而符。首尾條貫，竟體朗然。庶可以解千古之紛矣。此齊魏徐州相王爲魏惠王後元元年，非魏襄王元年之說也。

余又謂是歲乃齊威王二十四年，非齊宣王元年者，齊之稱王始於威王，不始於宣王，人盡知之。而威王之稱王，則肇始於馬陵之勝，見考辨第八十六。而大定於與魏會徐州之歲。其後十五年威王薨，宣王始立。史記以徐州相王爲宣王之九年者亦非也。不然，使威王先已稱王於數十年前，宣王何事會魏於徐州而後乃相王哉？田完世家叙威王稱王於二十六年後，與今考威王稱王在二十四年者相差兩年。余定齊威王三十八年，史記只三十六，亦差二年也。蓋威王初卽位，



不治政，諸侯竝伐，

據世家。參讀考辨第七十四。

其時固猶稱侯。故齊策邯鄲之難稱田侯。及敗魏馬陵，魏用惠

施策，折節朝齊，乃會徐州而相王。

三。據魏策。

國策稱韓魏之君北面朝齊，亦在戰馬陵後。而世家誤

以威王稱王在桂陵之後者，由其誤以徐州之會爲宣王故也。時七國稱王者惟楚，故楚聞齊王而大

怒，遂有圍齊徐州之舉。蓋齊魏相王一事，當是魏故屈下尊齊爲王，

觀魏策，及呂氏春秋愛類。

而齊亦未敢獨

承，乃亦尊魏爲王，實開當時未有之新局。無緣齊威於數十年前便已稱王也。

梁惠王二十七年從諸

侯朝周天子，其時梁始稱王，而齊威王舉兵伐梁。其後八年，魏齊始相王，而楚威王舉兵伐齊。

然其後又六年而宋亦稱王，又三年而秦亦稱王，韓亦稱王，又二年而燕中山亦稱王。趙世家：「

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則趙之稱王猶在

後。然至是而各國稱王之局卒大定。觀於當時相王之不易，益可證其前二十餘年，不容有齊威獨

王之事。觀以後齊秦稱帝之難，又可證齊之稱王乃爲與魏俱，而猶遭楚人之怒。故徐州一會，實

當時諸侯稱王之初步，戰國驚人一大事。若威王先已稱王於二十餘年前，則此一段史實全無情味

矣。以紀年推之，則徐州之會乃在齊威之二十四年。

田齊世家：「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而論寶」，殆即徐州一會中佚事也。

秦本紀：「

惠文王四年，齊魏爲王」，索隱云：「齊威王魏惠王」，斯得之矣。

又考史記孟嘗君列傳：「齊魏會徐州相王」，正義引紀年云：「梁惠王三

十年，下邳遷於薛，改名徐州。」齊策一：「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徐，鮑本作徐。吳氏補曰：「徐，詞余反。正義引紀年，下邳遷於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郇。」據此，則正義引紀年本作徐，而今亦誤爲徐也。徐州宋地，與此徐州不同。顧

氏日知錄卷三十一徐州條亦辨此。互詳考辨第一一〇。

雷氏考訂：「左傳後序引紀年，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稱惠王卒。史記魏世家集解引荀勗稱和嶠云：「紀年謂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司馬氏資治通鑑從後序說，通鑑考異及朱子通鑑綱目從荀和說。淇案杜與荀和同時，得見竹書，不應言有同異。後序十六年六字，自是七字之訛。乃鈔錄鈐刻者有誤也。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曰：「三十六年改爲後元，觀此知梁之改元與秦惠文之以十四年爲元年事同。非若後世改元，先下詔書，以明年爲元年也。」今按雷氏此辨殊精密，然實未是。何者？齊魏相王，實在會於徐州之歲。而據六國表，魏齊兩世家，及秦本紀，孟嘗君列傳諸篇，會徐州實在惠王三十七年。惠王以是年始稱王，不得於三十六年先改元，其理甚顯。又考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引紀年云：「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索隱於此條，惟辨惠王未卒，而甄會實不在此年，則索隱未之及。余考甄會在平阿會後，皆在惠王後元，索隱亦辨之，語詳孟嘗君列傳。參讀考辨第一〇四。則惠王三十六年齊魏本無會，即不得有相王事。惠王亦自不於此年改元，尤明甚。又田齊世家：「宣王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時，此時

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爲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索隱此條語有誤衍。要之索隱辨惠王未卒，遂謂其改元稱一年。而改元稱一年實在明年，不在今年。索隱此條，及魏世家一條，皆下語未析。孟嘗君傳索隱云：「惠王至三十一年改爲後元年」，顯有字訛。惟魏世家索隱又一條云：「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則與荀勗和嶠爲一致。然竊疑其說終不可信。何者？若惠成王於三十六年改稱後元一年，又十七年而卒，則惠成王當得三十五年，又十七年也。史記雖誤，亦有其所以誤。彼特誤以惠成王後元之年爲襄王年耳。若惠成王前三十五年，改元後十七年，史記何以又奪改元第一年歸之惠成，而別以其後十六年分爲襄王，此實難解。又考今本偽紀年於周顯王三十四年稱：「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又云：「王與諸侯會於徐州」，徐州會事較史記亦前一年。雷氏義證說之云：「史記六國年表於顯王三十五年書魏會諸侯於徐州以相王，又曰齊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卽此事。較竹書差一年者，夏正周正之異。會是在年仲冬後也。」今按梁惠稱王改元，定在與齊會徐州之後。若會徐州如雷說，在惠成王三十六年仲冬之後，其時周正已爲顯王三十五年。惠王歸國稱元，其亦必爲三十七年之新歲決矣。且雷氏辨梁惠稱王改元以秦惠王爲例，不知秦惠王正以十三年四月稱王，而於十四年改稱元年。則梁惠王之改稱元年，定在三十七年，更無疑也。故

知杜氏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後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其言最信。

吳萊曰：自古未嘗有改元，秦惠文王

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惠王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其說亦是。云三十六年改元者，因會徐州

在是年歲底也。云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者，因惠成王會齊徐州已在三十六年仲冬之

後，及歸國改元年稱王，其制定於今年之歲底，而實稱元年則爲明年之歲首也。荀勗和嶠諸人，

殆見竹書原本，有在惠成王三十六年記稱王改元之文，故率以此年卽爲惠成王元年。雷氏依之，

未能深考徐州一會與稱王之先後，故加信據，遂與史記乖僻。又索隱稱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雖

遵荀和之說，而其引惠成王改元後年數，則實自三十七年爲元年起算。如「十三年四月，齊

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諸條，均見孟嘗君列傳。

是也。余已詳於考辨第一〇九，第七四，第一一五，一一七諸篇，茲不詳論。

又按和嶠荀勗杜預引紀年，雖與史遷違異，然

有一節爲諸家之所同者，則惠王前後（或惠襄分算）共得五十二年。是也。今有疑惠王在位五十一年者，其說無稽，殊不足信。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二，孟子年表，以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二年會徐州始稱王，則

改元在稱王前，兩事先後倒置。又惠王後元既前移一年，則索隱引紀年齊威王卒在惠王後元十五

年者，亦遞次移前。故魏氏定孟子去梁已在齊宣王二年，卽宣王卽位之第三年矣。與余考孟子初

見宣王正值宣王未終喪之際亦不合。

參讀考辨第一一七。

### 九三 惠施仕魏考

魏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如何？惠子教以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大怒，自將伐齊，

大敗齊於徐州。」今按馬陵之役，在惠王二十八年。

考辨第八四。

後九年，齊魏會徐州相王。又後一

年，楚伐齊徐州。其時惠施已用事。

呂氏春秋愛類篇：

「匡章謂惠施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

齊，何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必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今王齊而壽黔首之命，是以

石代愛子頭也。」可證魏齊相王，惠施主其謀。

乃呂氏不屈篇云：「惠子之治魏，當惠王之時，五

十戰而二十敗，大將愛子爲禽。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

三年而弗能取，天下之兵四至，謝於翟翦，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則以魏惠十七年圍趙邯鄲

爲惠施相魏後事，細按其說，殆非也。惠子爲相，年事當踰三十。下至周赧王元年，齊破燕，惠

子爲魏使趙，凡四十年，惠子之壽，方踰八十，未必再爲魏效奔走，可疑一也。且據原篇：「惠

施見白圭，白圭曰：新婦至，宜安矜，今惠子遇我尙新，其說我有太甚者」，則白圭蓋先惠施用

事。年表：「惠王二十七年，丹封」，余疑丹卽白圭，詳考辨第八二。其時尙當路。惠施不應先十年已爲相，可疑二也。謂恐天下笑之，而令周太史更著其名，無此情理，可疑三也。惠子墨徒，常主偃兵。馬陵之後，勸王折節朝齊。且曰：「王固先屬怨於趙」，語亦見魏策。見伐趙非出惠子。策文趙字，或係韓字之誤。吳師道已辨之，要以見惠子之不主戰。可疑四也。惠子見逐，在惠王後元十三年。詳考辨第一〇七。其至魏當在惠王二十七八年馬陵敗後，或卽在徐州會前一二年，前後約得十五六年，較爲近情。若如呂氏書，惠施在魏用事垂三十年。魏旣迭經敗衄，而惠王與相終始，尊信之不稍衰，有踰後世漢先主宋神宗遠甚，可疑五也。呂氏書成於眾手，不屈一篇盛毀惠施，因謂惠王之世五十戰而二十敗，盡以爲惠施之罪，吾竊疑其誣。

## 九四 匡章考 附 周最

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齊兵大勝。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高誘注：「秦惠王之子武王也。」焦循云：「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編於威王策中者。卽不然，亦

是威王末年。」

孟子正義

今按焦氏謂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世者，由誤信史記威王年世移前之故。語

既無證，自不足辨。威王卒於周慎靚王元年，當秦惠文王五年。則高注以秦王爲惠王子武王者，

亦誤也。據齊策所記，知匡章信用於齊，自此役始。其後遂爲宣王將而伐燕。燕策所謂：「齊宣

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是也。又其後，則

有與魏戰於濮水之役。齊策：「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

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是也。六國表周赧王三年，魏哀王七年，擊齊，虜聲子於濮。

與秦擊燕，卽此事。魏世家徐廣引表作贅子，證以齊策，則作贅者是也。志疑轉以徐氏爲誤，殆

未考耳。其時猶爲齊宣王之八年，又其後乃有與韓魏共攻楚而殺唐昧之役。秦本紀：「昭襄王八

年，使將軍辛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是

也。志疑云：「其事在昭王之六年，誤書於八年。」今按年表在六年，不誤。呂氏春秋處方篇亦記

其事，云：「齊令章子將，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應之，夾泚水而軍。章子夜奄荆人，殺唐

蔑」，是也。是歲爲齊宣王之十九年。宣王卽以是年卒，勝楚蓋屬潛王事。此後章子事亦無考，

蓋已高年，不復用於世矣。

周最亦見泚水之役，詳呂氏處方。史記周本紀，周最見赧王四十五年，周聚見五十八年，周聚卽周最也。上距泚水之役四十四年，則周最在泚水役時當年三十左右，而老壽及於西

周之末

年矣。至章子與孟子游，遠在威王世將兵勝秦之前。

語詳考辨

第九八。又論惠施於魏惠王

見呂氏春秋

曰：「螳蜋





頭角。其已爲勝秦立功之後乎？年表：「秦惠王三年，拔韓宜陽」，韓世家：「昭侯卒前一年，作高門。屈宜曰：『往年秦拔宜陽，今年作高門，昭侯不出此門矣。』」則此年實有拔宜陽。通鑑答問謂拔而未取，恐或有之。編略謂秦取而復歸於韓。是時梁方怨齊，謀報馬陵之仇。秦或者以其時乘勝韓之餘威，游兵及於齊界。威王使章子應，亦本非舉國以屬，扞禦大敵之比也。明年，即齊魏會徐州相王之年。如此，差爲得之。事乏明證，姑誌以待再定。  
齊策又云：「秦王稱西藩之臣。」鮑云：「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如余所考，則秦已是惠王，惟其時尚未稱王耳。

## 九五 蘇秦考

太史公爲蘇秦傳，稱：「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是史公之傳蘇秦，至慎至謹也。然余考蘇秦之年代，而疑及其行事。史公所謂連六國從親，其智有過人者，以當時列強大勢論之，蓋非情實，亦後世以異時事附之也。

燕世家：「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二十九年，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年，燕君爲王，蘇秦與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今考：伐燕取十城者，乃威王，非宣王，史自誤。而蘇秦之死，則值齊威宣之際。梁氏志疑云：「徐廣謂蘇秦爲齊客卿，在燕易王之十年時。按見蘇秦傳集解。而張儀傳云：居二年秦死，則其死在易王末年。當周顯王四十八年。」今據燕世家燕噲既立之文，周顯王四十八年，正易王卒，噲立，猶未改元之歲。明年，周慎靚元年，燕王噲稱元，而齊威王薨。蘇秦之死，早則在前年，齊威王殺之。遲則在後年，或威王，或宣王，不能定。而宣王用蘇代，則正其初立時也。秦傳：「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函谷關之立尚在後，考辨第七二。）六國亦無十五年之從親。據六國表，蘇秦初說燕後十五年，適燕噲元年，蘇秦死。十五年之說本此。此亦蘇秦卒年一好證也。

余考策史言蘇秦事，有極可疑者：齊策五載蘇秦說齊閔王。蘇秦死，當威宣之際，豈得下及閔王？其書乃後世習老子言者所爲，而假托於秦。不得以此疑閔王立，尚在蘇秦未死前也。史記蘇秦傳亦云：「蘇秦說滑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同屬不可信。齊策三又載：「孟嘗君將入秦，蘇秦欲止之。」孟嘗君入秦在秦昭王八年，距蘇秦死已二





「天下，何異以一服八哉？」使蘇秦言合從，不當逆知宋中山之先亡，而屏此二國不及也。其後張儀與惠施爭用事於魏，惠施主合魏於齊，張儀則欲聯魏於秦。蓋其先爲梁齊分霸者，至是梁日以衰，秦日以強，遂有秦魏齊三國分霸之勢。張儀既相梁，梁韓太子入朝於秦，韓魏之折而入於秦人勢力之下者，自此開其端。而秦人乃駸駸與齊對峙。梁之霸業，自文侯武侯迄於惠王之世而大盛者，及其晚節，乃爲東西兩強齊秦之所平分。而齊以威宣之盛，其聲威遠出秦上。故宣王欲求其所大欲，以一天下爲志。而其時蘇秦已死。當是時，東方六國固絕無合從攢秦之必需，亦絕無合從攢秦之可能。卽據今史記各世家年表所記，亦絕無六國合從攢秦之痕跡也。

且蘇秦合從，始起議在燕，主盟者爲趙。秦之與趙，當其時壤地不相接，與燕則東海西海，風馬牛不相及也。燕固無事乎攢秦，亦未得越趙魏韓三晉而事秦。趙自成侯時，魏圍邯鄲，國幾亡。及肅侯，幸自保，未嘗敢一出兵與齊梁爭中原之霸業。而蘇秦說趙，乃謂：「當今之時，山東建國，莫強於趙」，豈不大謬？趙之強，乃在武靈王後。蘇秦張儀皆已死。若齊梁會徐州相王之歲，斷無尊趙爲六國從長之理。徐州相王後六年，當趙肅侯二十二年，魏盡納上郡於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代蘭離石。是魏失河西而秦趙壤地始相接，兵爭始啟也。蘇秦既死，趙四年，當趙武靈王九年，秦與趙韓戰而敗之，是爲秦趙兵爭之再見。是役也，楚世家亦謂蘇秦約

從六國兵攻秦，而楚懷王爲從長。然與秦戰者惟趙韓，趙韓既敗，而齊乘其弊，復敗趙魏師於觀澤。時六國固無合從，且蘇秦已死，亦不得牽合爲說也。

據楚策，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章，似其事主者實爲楚魏。或由犀首之徒害張儀之重爲秦相

而促成之，（可參讀衍傳。）其事起於一時，決非早有從約，爲大規模之損秦。又據楚策五國約伐秦，昭陽謂楚王章，則敗其事者乃楚，似此事主動實在魏，而趙韓附之。故秦本紀無楚，而田世家云攻魏，樂毅傳則云西摧三晉也。史記各篇記此事極參差，必會合觀之，情事始顯。

自此以後，秦、齊、東、西爭霸之勢益顯。楚世家謂：「秦與齊爭長，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患之，乃使張儀至楚。」是張儀初至魏，乃離間魏、齊之相親，使魏去齊而暱秦。及其再至楚，亦宗至魏之故智，意在離間楚、齊之相親，使楚去齊而暱秦耳。秦之外交，常主折齊之羽翼，散齊之朋從，使轉而投於我。其時情勢，猶是齊爲長而秦爲亞。秦與齊爭則有之，秦欲進連衡之說，使山東諸侯相率西朝，尙未能也。張儀至楚之明年，秦助魏攻燕，是殆爲秦兵及燕之始。而是年秦又敗楚，取漢中。明年，張儀復至楚，秦、楚復和，而翌年，儀即去秦，復至魏，而卒焉。終儀之世，亦絕無六國相率事秦之痕跡也。則所謂蘇秦、張儀一縱一橫，其說皆子虛，由後之好事者附會爲之也。今觀張儀說齊，謂趙朝、澠池，其事在昭王時，儀死及三十年，非儀語可知。其說趙、齊、燕三國，又謂趙割河間，齊獻魚鹽之地，燕獻恆山之尾五城，全謝山經史問答辨之，以爲乃不知地理者之妄說。其實蘇、張縱橫，一切皆虛，不徒不知地理，實又不知當時列國強弱之情勢也。



之老時，蓋武靈王之晚節也。故據張儀說趙之辭，乃知其時主合從者爲趙之奉陽君，即李兌其人。李兌約五國伐秦，史記不載。蘇子由古史謂即慎觀王三年，五國攻函谷，事亦以蘇秦合從爲誤。然李事不能在慎觀三年，子由亦未得其情實。而觀於蘇秦之傳說，則又絕不同。趙策

二：「蘇秦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皆願陳忠於前。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據是言之，奉陽君乃又不主合從。無論其身世與蘇張不相接，即就蘇張兩家之辭比而觀之，而奉陽君之爲人，亦復迥然若兩人。吳師道乃謂：「奉陽君非李兌。趙在李兌前別有奉陽君。」梁氏志疑依信其說。不悟蘇秦見李兌，其事明見於趙燕之策。趙策又明記蘇秦之言曰：「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則李兌明在武靈王時，而奉陽君亦明爲李兌，非趙肅侯時別有一奉陽君矣。史記誤奉陽君爲公子成，亦由公子成與李兌同時，同謀殺主父，故有此誤。因知奉陽君定在趙主父時也。沈欽韓漢書疏證，乃謂：「奉陽君有三人，一奉陽君李兌在主父時，而云蘇秦見之者，蘇秦亦得見齊潛王孟嘗君，何不可見奉陽君，此皆所謂異時事附之也。而其所以爲之附者，又不一時，不一人。故爲張儀連衡之說者，特謂趙奉陽君主合從，而造爲蘇秦合從之說者，乃並謂奉陽君拒蘇秦。兩說俱違於情實，而後之離情實也益遠。豈策士之造說者，先成張儀連衡之辭，其時雖已有蘇秦合從之說，而猶以奉陽君李兌爲親主合從之人。其後繼起者又增造蘇秦合從



之辭，乃並以奉陽君李兌爲拒遠蘇秦而資送之入秦，乃又並以蘇秦爲拒遠張儀而資送之入秦焉。

張儀入秦非蘇秦所資，其造說之益奇益怪，而益遠於情實，亦可以微窺其爲說之先後也。

東方諸國合從伐秦，最先在魏襄

王元年，而蘇秦已死，見本篇。其後有孟嘗合從，（見考辨第一二九。）則張儀亦已死。又後有李兌，更後有魏信陵楚春申，而山東諸國遂次第不救。

且張儀在當時，其聲名績業，蓋遠出蘇秦上。景春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而弗及蘇秦。秦本不得與儀伍。自後世有蘇張分主從衡之說，而兩人遂儼若比偶。又謂秦

身佩六國相印，資儀入秦，其地位名業，遂若轉出儀右焉。

且余考其時言合從，初不專指拒秦。樂毅傳有之，「燕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

趙闢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是聯秦伐齊亦得謂合從也。張

虎舒藝室隨筆：「縱有聚義，橫有散義，合衆攻一曰從，散衆事一曰橫。」漢書敘傳云：「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余又疑謂蘇秦合從起於燕而先約趙，蓋自樂毅之約

趙伐齊而來。其先李兌親齊湣王，趙齊合從而伐秦滅宋。而燕謀則欲結趙以破齊。故燕策有「奉

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或爲蘇秦謂奉陽君，不如善蘇秦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奉陽君乃使

與蘇秦結交」之說，此亦策士妄爲之。而云「燕亡國之餘」，則造此說者，明指燕昭王時，非文

公時矣。其人既在燕昭王趙惠文王時，或猶稍後，故不免以燕昭趙惠文時事勢言之也。

史稱：「蘇秦死，齊宣王復用秦弟蘇代。蘇代與子之交，爲齊使於燕，激勸燕王以厚任子之。



之霸國遂絕。惟秦獨強，破郢殘楚，及范雎相，而有秦趙交鬪之局。至於長平之戰，邯鄲之圍，而後秦之氣燄披靡，達於燕齊東海之裔。夫而後東方策士，乃有合從連衡之紛綸。而造說者乃以上附之蘇張。考其辭說，皆燕昭趙惠文後事。而後世言戰國事者莫之察，謂從衡之議果起於蘇張。遂若孝公用商鞅而國勢已震爍一世。東方諸國，當齊威梁惠時，已攪擾於縱橫之說。則戰國史實，爲之大晦。當時列強興衰轉移之迹全泯。其失匪細，不可不詳辨也。

林春溥開卷偶得卷九有一條云：「賈誼過秦論稱六國合從攻秦事，多與史記不合。考史記秦兼漢中在惠文王十二年，取巴蜀在惠文王九年。而六國攻秦在惠文王七年。論乃云惠王武王兼漢中，取巴蜀，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前後倒置，且與武王無涉，不合一也。楚世家謂蘇秦約從六國攻秦，楚爲從長。楚趙魏韓燕齊年表各世家國策並云五國，齊不與。秦紀又作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通鑑從表，大事記從楚世家。而論又以爲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爲九國，不合二也。平原春申信陵樂毅吳起孫臏田忌廉頗趙奢諸人，與蘇秦前後不同時，不合三也。」余觀賈論體近爲賦，藻采煊染，固不足據以訂史。林氏所舉第三條尤可證。然謂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在秦惠王武王後，則實得戰國情勢，遠勝史記。又入宋衛中山爲九國，亦視史記佩六國相印之說爲勝。賈生博聞，著論在史公前，彼固未有如史公所謂蘇秦主合縱佩六國相印以拒秦之說也。至林

氏舉第二條，蓋指慎靚王三年事。然其時實無五國。楚燕宋預其事，魏兵未與秦接。秦紀言匈奴，即僂渠。且蘇秦已死三四年。辨詳前。又李斯諫逐客書謂：「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縱，使之西向事秦，功施到今。」今按拔三川，據成臯，皆遠在後，不知李斯何以誤說，殆亦非當時真筆歟？要之謂散六國之縱語，自不可信。又賈生文謂商君外連衡而鬪諸侯，是連衡已始商君矣。此等皆當活看，不可拘泥以爲論事之準。

## 〔附〕 蘇代蘇厲考

燕策一，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

按此文亦見史記，然篇中已涉及齊湣王舉宋，此在燕昭王時，豈得見燕王噲而論此，此必後之策士所妄託。

又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

又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

按蘇秦顯於燕，又與子之爲婚，其兩弟厲代當已早在齊燕間，知前篇謂蘇秦死而蘇代乃

始北見燕噲者非其眞。兼觀此兩策，殆蘇厲早已在齊，而蘇代則在燕，子之復使之至齊。以後事觀之，其時厲代皆在壯年，故使侍質子。前條謂齊宣王復用蘇代者，卽蘇代由燕使齊時也。

又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云云。

按此條當爲蘇代初使齊時事也。

又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主。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

又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云云。

按此兩條指一事。

又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按史記亦同。然余考此後代仍留齊，而厲則轉仕楚，又常往來出入於秦魏之間，不終居齊也。

史記田齊世家，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云云。

按此事在赧王三年，陳軫仕楚，而史公係此於田世家，然則其時陳軫方使齊也。時蘇代應

仕齊。

魏策二，犀首東見田嬰，召而相之魏，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云云。

按此事不定在何年，當是魏襄王九年前，蘇代或蘇厲字譌，不能詳說。

又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

按史記同，此事在魏襄王九年。其時蘇代當尙在齊，而蘇厲則在楚，然則此蘇代乃蘇厲之譌。

史記韓世家，韓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蟻爭爲太子，時蟻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云云，於是楚圍雍氏。

按楚圍雍氏，其事應在秦昭王元年。史記志疑據周紀甘茂傳推定，此從之。是其時蘇代乃在韓。

又，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云云。

按此亦同年事，其時蘇代正爲齊使秦，宜可見芊戎。韓策二作冷向，昔人多謂史誤，未知孰是。

西周策，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代爲往見韓相國公仲。  
按此今年蘇代在韓之又一證也。



地於楚。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必不求地。

按此事在楚懷王二十九年，時蘇厲仍留楚，而與秦交密也。

楚策三，蘇子謂楚王云云。

按此條殆亦爲蘇厲語，文中涉及垂沙之戰，當亦與上條略同時。

楚策二，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云云。

按此事不定在何年，要足證楚懷王時秦楚兵爭，蘇厲皆在楚。厲不忠於楚，又與昭睢不睦，亦可於此證之。

又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令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云云。

按此條應在懷王三十年入秦之後，此蘇子當亦蘇厲也。此亦蘇厲主親秦，爲楚謀不忠之證。

楚策三，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云云。

按此條疑卽蘇厲初至楚時事，蘇秦生平殆未入楚。

齊策三，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



按鮑彪曰：此蘇秦非代卽厲。今按其時蘇代在齊，而蘇厲在楚，然史謂頃襄王歸立爲王，而懷王猶在秦，與此策相異，恐此策乃策士妄造，不足據。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怨秦，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孟嘗君曰云云。

按此事在周赧王十七年，西周策作韓慶，非蘇代，與史異。然其時蘇代固尙在齊。

史記孟嘗君傳，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因蘇代，代乃謂孟嘗君云云。

今按此事不定在何年。考呂禮奔齊，在周赧王二十一年，其與蘇代相傾，當在此稍後。呂禮既用事，蘇代乃避而去之燕。

齊策五，蘇秦說齊閔王曰云云。

按此策陳義甚正，殆閔王好用兵，而蘇代能以此諫，其人雖傾詐，其言則可取，代誠智傑士矣。潛王既不用其言，又值呂禮之排軋，代遂去而之燕。蘇秦則蘇代字譌。

燕策一，人有惡蘇秦在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以事足下，不可乎？

又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信如尾生，廉如鮑焦，史謂云云。

按此兩條乃一事，蘇秦一條卽蘇代之譌。蘇代久在齊，今乃轉而至燕，此卽其初見燕王，

自釋前愆之辭也。其事應在秦將呂禮至齊後，當在燕昭二十年前後。

又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曰：處女無謀，老且不嫁云云。

按此亦蘇代初見昭王時語。

趙策一，蘇秦說李兌曰：今君殺主父而族之云云，李兌送蘇秦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入秦。

按蘇秦與李兌不相接，策文多以蘇代譌蘇秦，此殆亦蘇代之譌。李兌弑趙君，在燕昭王十六年，其時蘇代尚在齊，豈蘇代當由齊奔燕之際，自以前隙已深，尙不敢遽往，而先赴趙，乃由李兌介之歟？然此策多舛，昔人已多辨者，殆不足信。

燕策一，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云云，奉陽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按其時蘇代已在燕用事矣。蘇秦乃蘇代字譌。昔人已多知之。

燕策二，蘇代爲燕說奉陽君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云云，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按蘇代之爲燕謀齊，首在絕齊趙之交，猶張儀爲秦謀楚，先絕楚齊之交也。代見李兌而計

不行，乃又轉至齊。其見李兌，不定在何年，當在趙惠文王元年以前，此策乃終言之，故及後事。

燕策二，客謂燕王曰：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眾，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勸之伐宋。

按此事應在蘇代說趙李兌之後，既不得志於趙，乃轉而之齊也。

齊策四，蘇秦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云云。

又蘇秦謂齊王曰：兩帝立，孰與伐宋之利？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而以其間舉宋。按此事在周赧王二十七年，卽燕策昭王奉車五十乘而使蘇代之齊之事也。蘇代離秦伐宋之說既信於齊王，而呂禮遂亡去，重歸秦。

趙策四，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構於秦。

又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構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請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若不得已而必構，願五國復堅約，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



應之，燕人大勝。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按其時蘇代已老，閔王未必屢使將兵。且代雖傾詐，亦不至不仁若此。蓋策士之妄說也。

史記田齊世家，燕世家，樂毅傳，蘇代傳皆不取，爲得之矣。

燕策一，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燕昭王善之，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按蘇代於齊潛伐宋前已自燕來齊，至齊滅宋時，則留齊未返燕也。此策舛失，昔人已辨之。又按荀子臣道篇：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用態臣者亡。張儀亦作張祿，秦用張范，未見亡徵，則其論齊事，亦不定在何時。呂覽知度曰：宋用唐鞮，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以與桀紂並列，則必指齊閔王。然則其時乃蘇代，非蘇秦也。呂氏殆亦字譌，未可據。

趙策二，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爲大王

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

今按此文不能定在何年。然細考所言，適合周赧王二十九、三十年間之情勢。其時齊潛王秦昭王爲東西兩大，又值齊初滅宋，天下皇皇不安。而說者之言曰：莫若安民無事。此乃策士之姑爲淺言之，以探趙王之意旨者。其時奉陽君新卒，趙王新用事，說者不知趙王意旨所在，未敢作深言，乃姑云云。趙王既動聽，乃請屏左右而作深談也。然則說者何爲遲回瞻顧若是？曰：此當先明奉陽君生前之政策。說者之意，在求一反奉陽君之所爲，而未知趙王之果能聽從以變與否，故先遲回瞻顧云之也。然則奉陽君生前之政策又何若？曰：奉陽君固主合從以攢秦，又贊齊滅宋者。然則此說士之意，必爲求趙王反奉陽君之所爲，不復欲趙齊之合也。以此推之，則爲此說者，似莫如以樂毅爲符，樂毅正以周赧王三十年由燕使趙也。而讀其下文，即復不然。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又專勸趙拒秦，此則與奉陽君生前政策正相合，說者何爲必曰今奉陽君捐館舍，臣乃敢效愚忠乎？抑且其時齊新滅宋，天下屬耳目者在齊不在秦，何以說者獨言攢秦，大爲不類。故疑此篇







將呂禮亡至齊，排妬蘇代孟嘗。代既不得意於潛王，遂去至燕，事燕昭王。於是爲燕使齊，復居齊五年，以間齊趙之交，又勸齊勿與秦並稱帝，而伐宋以絕齊秦之權，而招諸侯之忌。代之爲齊謀，實皆所以爲燕也。燕昭破齊時，代尙留齊。其後勸燕昭勿入秦，曲折言秦人之詐，其文駿利，尤爲後之策士所樂稱。故此後言擯秦者，遂羣奉蘇氏爲宗焉。厲代皆以壽終，蓋皆踰七十云。

# 厲代年表

民元前	二二三二	(西元前三二一)	蘇秦死
	二二三一	(三二〇)	燕王噲元 蘇厲侍燕質子在齊蘇代在燕
	二二三〇	(三一九)	齊宣王元 蘇代自燕使齊當在此前後
	二二二九	(三一八)	燕王噲三 三晉攻秦 蘇代自齊使燕當在此年或明年
	二二二八	(三一七)	
	二二二七	(三一六)	燕王噲讓國子之
	二二二六	(三一五)	齊宣王五伐燕

一二二五	(三二四)	燕王噲子之皆死 蘇代蘇厲皆留齊
一二二四	(三二三)	
一二二三	(三二二)	秦敗楚將屈丐 蘇代在齊見陳軫
一二二二	(三一)	
一二二一	(三〇)	魏相田需卒 蘇厲在楚北見梁王
一二二〇	(三〇九)	
一二一九	(三〇八)	
一二一八	(三〇七)	秦拔韓宜陽
一二一七	(三〇六)	秦昭王元 楚圍韓雍氏 蘇代爲齊使秦而過韓 甘茂亡秦奔齊 遇蘇代
一二一六	(三〇五)	蘇代拘於魏應在此稍後
一二一五	(三〇四)	
一二一四	(三〇三)	
一二一三	(三〇二)	
一二一二	(三〇一)	楚敗於重丘 蘇厲在楚 秦涇陽君爲質於齊 齊宣王卒 孟嘗君將入秦蘇代在齊諫止之

二二一	(三〇〇)	楚懷王二十九 使太子質齊 蘇厲在楚
二二〇	(二九九)	楚懷王入秦 齊湣王二 孟嘗君入秦
二一九	(二九八)	楚頃襄元 田文歸相秦 五國伐秦 蘇厲在楚 蘇代在齊
二一〇八	(二九七)	
二一〇七	(二九六)	楚懷王卒於秦 李兌弑趙主父
二一〇六	(二九五)	
二一〇五	(二九四)	秦將呂禮亡奔齊主聯齊秦而排孟嘗蘇代 蘇代去齊當在此稍後
二一〇四	(二九三)	
二一〇三	(二九二)	蘇代自齊至燕當在此前後
二一〇二	(二九一)	
二一〇一	(二九〇)	
二一〇〇	(二八九)	
二一九九	(二八八)	齊秦稱東西帝 蘇代爲燕使齊勸齊釋帝號而伐宋 呂禮重歸秦
二一九八	(二八七)	李兌約五國伐秦 蘇代爲齊見李兌勸定從約

二二九七	(二八六)	齊滅宋 蘇代在齊
二二九六	(二八五)	樂毅爲燕使趙說合從伐齊 李兌卒當在此稍前
二二九五	(二八四)	燕趙入齊 蘇代爲燕使齊至此適五年
二二九四	(二八三)	秦兵至大梁 蘇厲見西周君
二二九三	(二八二)	
二二九二	(二八一)	蘇代蘇厲之卒皆當在此前後

## 〔附〕 鬼谷子辨

又考漢志縱橫家蘇子三十一篇。沈欽韓曰：「今見於史記國策，灼然爲蘇秦者八篇，其短章不與。秦死後，蘇代蘇厲等並有論說。國策通謂之蘇子，又誤爲蘇秦。此三十一篇，容有代厲并入。」今按：秦語見史記國策者均後人偽造，並多與代厲相混，此蓋由後世策士附託，亦未必出代厲之手也。沈氏謂漢志三十一篇有代厲，蓋信。而不知其猶有僞，是辨之猶未盡也。又史記蘇秦傳：「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今按：秦時是否有周書陰符已可疑，



法。」顏師古曰：「今鬼谷子有抵戲篇。」

戲隄同音。

然服虔僅云蘇秦書有抵隄之法，法者術也，謂

其書有此術，非即謂其書有此篇。此亦後之偽鬼谷書者，因服虔而造爲此篇，非服虔見鬼谷有此篇，而引爲此注也。又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云云，此由漢前有蘇秦張儀學於鬼谷子之說，故當

時必有造爲鬼谷子言論行事以傳世者。

按史記蘇秦傳：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裴駰曰：風俗通義，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

家。此或可確有其人，或亦策士僞飾。要之其書既僞，其人又無他事迹言行可考，則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可也。

或說苑所引語，即在漢志蘇子三十一篇或張子十篇中，

或出別書，亦不能據此即謂劉向實曾見鬼谷書。余疑漢志蘇子三十一篇，當如沈氏說，即今傳史

記國策所載蘇氏兄弟之辭，而鬼谷子則猶爲東漢後晚出僞書，不得謂今鬼谷子即出漢志蘇子三十

一篇，故復爲之附辨焉。

據史記索隱引鬼谷子語同莊子法篋篇，而鬼谷子亡篇有法篋，此必襲之莊書，而後人去之。此亦證鬼谷書不盡在張子蘇子二書中也。

## 九六 楚威王與齊威王同時考

史記越世家：「王無疆當楚威王之時，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

兵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北破齊於徐州。」而六國表楚威王之立，齊威王已死四年。

徐州之役，去齊威王已九年，與越世家相背。今以紀年推考，知惟越世家得其實。楚威王元年，

乃齊威王之十九年，徐州之圍，在齊威王之二十五年。參讀考辨第一三四。也。葉大慶考古質疑特舉此事，以

證史記威宣年代之錯誤。其言曰：「戰國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秦死，而齊宣復用代，使於燕，激燕王厚任子之。三年，燕國大

亂。齊宣王因伐燕。由戰國策而觀，則齊宣伐燕與孟子脗合。司馬公作通鑑，乃於周顯王三十六

年云齊威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年云燕易王薨，子噲立。據此則齊宣王正與燕噲同時。溫

公進通鑑表，以爲徧閱舊史，扶摘幽隱，校計毫釐，豈有此大節目不加考究？然卽史記參觀互

考，紀傳世家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應。如伐燕一事，猶未足決史記之爲誤。獨有一

事，或可爲證。越世家云：「越王無疆北伐齊，威王使人說越云，正齊威王時。年表載於顯王三

十六年，爲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歟？然則徐州之圍，既爲威王之時，則宣王非立於顯王二十

七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爲得其實。是伐燕爲宣王明矣。大抵卽此可以明彼，而因其自戾，則尤可

以辨而破也。」今按通鑑據孟子國策，姑移宣湣之年以爲遷就，雖知史記之誤，而亦未能定齊威

宣湣三君年代之眞。參讀考辨第一二八及一二八。葉氏據越世家以證史記之自戾，而亦不能識通鑑之仍非定論也。

今據紀年前後推排，乃始可以得齊燕世系之真相。姑引葉氏之說，以見考古之事之亦未能一探而

卽得爾。至周廣業孟子四考，乃謂：「徐州之圍，由史誤分威宣爲二人，致有歧誤，非止自戾。」

則歧途之中，又轉生歧，引而愈遠，益迷亡羊之所在矣。

楚世家：「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

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竊疑史公此文有謬，以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一節移置威王六年，最爲適合。（參讀考辨第八三。）又黃以周徹季雜著，史說略史越世家補并辨，仍謂兩威王不同時，自誤。惟辨其時越並不爲楚所滅，則是也。余此文僅從史記證兩威王年代之相及，讀者當分別善觀。

又按水經漸江水注：「越王無疆爲楚所伐，去琅邪，止東武，人隨居山下。」是其時越都猶

在琅邪也。

參讀考辨第一一八。

而史記越世家謂：「王無疆時，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齊威王使人

說越，越遂釋齊伐楚，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

州。」楚世家亦載此事，謂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

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竊疑楚伐徐州凡兩役，

參讀考辨第一三四。

無疆與中國爭強，當猶居

琅邪時。楚伐敗齊越，而無疆去琅邪，其時則在楚宣王二十四年之前後。

參讀考辨第一一八。

後楚威王時，

復敗越，殺無疆，而盡取故吳地，則在無疆離去琅邪之後。史所謂越遂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

爲君，或爲王，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者也。而史公誤混說之。今粗爲推校，惜史文闕佚，無

可詳證以著其必然矣。



## 九七 齊因燕文王喪伐取十城乃威王非宣王辨

燕策：「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史記依之。今按燕策誤也。宣王

伐燕在王噲時，其時齊乃威王，非宣王。前二年，威王與魏會徐州相王，至是爲威王之二十五年。宣王之立尙在其後十三年。通觀余前後辨齊世系諸條，則國策之誤自顯。

年，較史表移後十年，亦緣燕策一語而誤。

史記以討子之之亂爲湣王，亦誤。黃氏曰鈔謂孟子宣王伐燕兩章，卽因喪取十

釋史年表依通鑑，以齊伐燕喪之年爲宣王元

城事，亦與孟子原文不合。狄子奇編年辨之云：「所取僅十城，不得云倍地。易王新立，又安用

置君？」燕世家又言蘇秦說齊歸燕十城，則與孟子無涉，審矣。」焦循孟子正義亦有辨，語詳不錄。而余考燕策言蘇秦

說齊歸燕十城語，重有可疑者。燕策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

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曰：燕雖弱，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

強秦爲仇，此食鳥喙之類也。齊乃歸燕城而請罪於秦。」今按秦惠王元年，當燕文公二十五年。

三年，惠王始冠。古禮二十而冠，則其時惠王年不過二十。越二年，燕文公卒。豈秦惠王卽有女

爲燕易王妻哉？惠王十年前，魏未盡納上郡，秦與趙壤地不相接，豈遽遠嫁其女爲燕婦哉？策士



適宋，則必當在齊威王之時，斷無疑矣。崔東壁云：「梁惠王一篇，凡與時君問答之言，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則是至滕至魯，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齊爲前日，在宋薛爲今日，則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齊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鄒，皆滕文未卽位時事，則是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而後至滕也。」其考孟子游仕先後，一以孟子原書爲證，意誠是，而言則猶誤。其謂孟子至滕至魯乃晚年事，皆非也。余考孟子書，其初在齊，乃值威王世。據徐幹中論尚在桓公世，其語不可信，見考辨第七十六。去而至宋滕諸國。及至梁，見惠王襄王，又重返齊，乃值宣王也。崔氏誤以見宣王後乃始去至宋滕，前後相差十許年，請仍據孟子書爲辨。

齊王饋兼金一百，孟子以謂未有處而不受，此必威王之時，孟子猶未仕齊也。若至宣王世，孟子致爲臣而歸，而宣王饋金以驢行，則君臣之間，又何云無處而饋哉？此孟子威王世先已遊齊之證一。

公孫丑下：「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季本孟子事蹟圖譜云：「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此說雖若無據，而實可信。何者？若謂定公之喪，則其時孟子在鄒，固不爲齊卿。若謂弔喪猶在定公前，或尙在文公後，則益遠於事實。謂所弔非君薨，又不應有使貴卿及介往弔之

禮。推此言之，其爲弔文公之喪可知。則孟子見滕文公，固在仕齊宣王之前。而其遊宋，又在見滕文公前。而遊齊尚在遊宋前。此孟子當威王世先已遊齊之證二。又按滕文公卒，當在齊宣王二年至四年間，詳考辨第一三五。

離婁下：「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何也？孟子曰：

夫章子之父，責善而不相遇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事又見於齊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章子母爲父所殺，埋於馬棧之下。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於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後章子勝秦而返。』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父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又謂：『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全氏既誤以章子爲不在威王世，又不知孟子當威王世已先遊齊，故所擬議多誤。公都子之問，孟子之答，其事當尚在章子將兵勝秦之前。通國皆稱不孝者，爲其母葬馬棧之下，而章子不爲更葬也。黜妻屏子，終身不養者，孟子據其前以爲

言，非。要。其。終。以。言。之。也。孟子力辨章子之非不孝，孟子深諒章子之處變而不獲已，未嘗謂章子之非中庸。自章子勝秦歸，威王既明稱其不欺死父，又必爲之更葬其死母，而章子益見親重於齊。觀其後之廢爲齊將可知。不應通國猶稱其不孝。意其時從遊而禮貌之者必多矣，公都子亦何疑於孟子而有此問？余與全氏之說，雖同屬推想，而余說似較有理。此孟子當威王時先已遊齊之證三。

盡心篇：「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孟子謂：「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其語似發於梁敗馬陵之際。公孫丑齊人，蓋其時孟子已遊齊，而丑方及門，故記其一時之問答云爾也。此又孟子當威王時先已遊齊之證四。

至孟子究以何時來齊，以何時去，則書缺有間，無可詳說。今據匡章事，定孟子遊齊當在威王二十四年前。參讀考辨第九四。據宋偃稱王，定孟子去齊當在齊威王三十年後。則孟子當威王世，留齊至少亦得十八年，此則差可推說耳。

今繼此而推校孟子之年歲：其遊梁乃在惠王後元十五年。詳考辨一五。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計其年壽殆及七十，或已過。而稱孟子曰叟，叟是長老之稱，則孟子之年決不下於六十，或亦竟及七十矣。周廣業云：「其不稱夫子而曰叟，正以年齒相當，而王差長，故以此爲尊。」不應至此時始出遊。其前孟子遊宋，在康王稱王初年，則孟

子年亦已五十六十間。又其前孟子先遊齊，與匡章交，則四十五十之年也。

史記：「先遊齊，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

王。先齊後梁不誤，特不知孟子先遊齊當威王世耳。至孟子書序見梁惠王齊宣王在前，而次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於後者，以鄒滕魯皆小國，故並書於後。日知錄集釋七引衛嵩曰：「孟子游歷先後，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以游梁齊在宋滕後，最爲得之。惟以之薛謂在歸鄒後，似誤。又不知孟子先曾游齊耳。

據此，孟子之生，最早在周安王十三四年，離子思之卒至少在十年外。孔叢記孟子見子思，子上以無介爲疑，子思告以昔從夫子於鄒，遇程子云云。王謨

駁之曰：「按左傳，孔子見鄒子在昭公十七年，孔子時年二十八。按以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二年推之，則是年孔子年二十七。」伯魚尚

幼，子思安得遂從夫子？」孔叢不可信率類此。江永羣經補義云：「孟子之言，予私淑之人，人

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接。」崔述亦云：「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有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特爲附

辨於此。孟子外書性善篇，孟子自謂學于子思之子子上。又文說篇，有孟子問於子上，子上謂孟子語。余考孟子幼年，子上亦已先卒。（詳考辨第六三及一四八。）外書所言亦不可信。

## 九九 宋偃稱王為周顯王四十一年非慎靚王三年辨

宋偃元年，在周顯王三十一年，已詳考辨第九一。史云：「偃立十一年而稱王」，高誘注呂氏春秋禁塞，

順說篇均同。則乃周顯王之四十一年也。而史誤以爲宋偃初立之年。循是下算，至周赧王二十九年，齊

滅宋，偃凡稱王四十三年。高注順說作四十五，注禁塞作四十七，皆誤。合前十年，爲在位五十三年也。偃之稱王，去魏齊

徐州相王已六年，而尙在秦韓燕趙稱王之先，故頗爲當時所嫉視。今據孟子書，萬章問：「宋小國，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又觀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其政當有可觀。而國策記其射天笞地，世家書其淫於酒色，並皆謂之桀宋，與孟子萬章之言迥別。蓋出於一時忌嫉之口，非信史也。全祖望焦循皆爲宋偃辨誣，良非無據。參讀考辨第一三〇。史記又稱：「宋偃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考之諸國世家及年表，皆無其事。梁氏志疑亦辨之。呂覽禁黨：「宋康死於溫」，高注：「溫，魏邑，康王敗魏於溫，與齊楚魏爲敵，齊楚魏滅之，故曰死於溫」，似據史爲說，疑不足信。抑余於王偃故事，又別有見。雖若虛臆無證，而考古之事，固時有不限於實證者。則姑陳吾說，以備一見，或亦爲深思眇慮之士所樂聞也。

## 〔附〕 宋王偃卽徐偃王說

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

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韓非五蠹：「徐偃王處漢東，漢疑應作漢。地

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淮南人

間訓：「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二國。陸疑應作割，下引後漢書同誤。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

必反朝徐。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後漢書東夷傳：「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得騶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卽本此爲說。此徐偃王之故事也。史記正義引「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行有周衛，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此事非實。」崔述豐鎬考信錄亦辨之，謂：「前乎穆王者，有魯公之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驚徐方，徐方來庭。則是徐本戎也，與淮夷相倚爲邊患，叛服無常，其來久矣。非能行仁義以服諸侯，亦非因穆王遠遊而始爲亂也。且楚文王立於周莊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餘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與之共伐徐乎？」今按荆文王伐徐者，韓非也。謂楚莊者，淮南也。謂周繆王者，史記秦本紀也。混韓子史記爲一談者，後漢東夷傳也。繆王之事，不載於周紀而見諸秦本紀，此自秦人稱其祖造父，欲神其技，大其功，因附會於偃王之事。趙世家又載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此本以著異聞，非以爲信史。故滅之於周紀，而存之於兩家。史公之意，至慎至顯也。

馬氏繆史亦云：「史稱造父御王巡狩，見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馳千里馬，攻破之。豈王之貳車，遂足以制勝？抑六師之衆，威有此捷足哉？史不錄於周本紀，亦不過雜采異說以傳疑。」此說發明史例，極爲有見。余辨史載蘇縱橫傳說之妄，亦用此



例，參讀考辨第九五。又按檀弓載徐大夫容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齊於河。不知此駒王屬何時，蓋非行仁義之偃王可知。若謂今秦紀趙世家繆王故事，由徐駒王而來，則仍與徐偃王行仁義而見滅於楚者不同。蓋徐偃王自與宋王偃有關，不必以徐駒王疑之也。」至楚文王時，考之春秋傳及楚世家，均無徐偃王事。楚成王伐徐，齊桓公救之，徐恃救而敗，見左傳傳十五年。徐爲吳滅，徐子章羽奔楚，見左傳昭三十年。

此韓說之妄。然稱徐偃王以仁義滅國，則三說皆同。余疑徐偃王卽宋王偃，其見滅時，惟淮南楚莊王之說得之。宋稱徐者，戰國時宋都蓋遷彭城。韓世家：「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年表亦載此語。其時宋當休公世，蓋已遷彭城，而史闕不載。蓋宋都商丘，其地四望平坦，無險可守。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自楚拔彭城以封魚石，晉悼公圍之，重以昇宋，而彭城乃爲形勝所必爭。宋之徙都，實與趙徙邯鄲，韓徙鄭，魏徙大梁同意，皆就衝要以自鎮。故宋亦稱徐，卽指新都彭城言。如韓稱鄭，魏稱梁，是也。彭城卽立徐州，至今猶稱。淮夷徐戎，素屬商。故商宋亦得稱也。又史記封禪書：「周之

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始皇本紀：「二十八年，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亦宋都彭城之證。語詳後。漢東夷傳稱偃王處潢池東，水經濟水篇有黃水黃溝，其東爲沛，秦之泗水

郡，劉備徐州治此。又南爲彭城，東爲武原徐山。泗水注作徐。廟山。此卽偃王之國矣。云其地方五百里者，

宋策墨子說楚，亦言宋方五百里也。偃王者，疑乃王偃之倒。考謚法無偃。秦本紀集解引：「尸

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駟謂號偃由此。』此語無稽，而可以證偃之非謚。志疑云：「偃身死

國亡，未必有謚。然國策墨子呂覽新序諸書，俱以偃謚康王，而荀子王霸篇稱爲宋獻。楊倞注

曰：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諡，故不同。」則是王偃諡康諡獻，於當時本非通行，故野人小民，遂乃倒王之名以爲稱。莊子列禦寇：「曹商爲宋王使秦。」釋文：「司馬云：偃王也。」則王偃後固亦稱偃王矣。謂其見滅，惟淮南楚莊王之時得之者，楚兩莊王，一在春秋時，考之春秋傳及楚世家

莊王元年伐舒蓼，十三年衆舒蓼，楚滅舒蓼，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如是而已。一在戰國時，頃襄王又稱莊王。左氏傳備載莊王事，亦不似有所謂徐偃王，割地而朝者三十二國，而見滅於楚也。

參讀考辨第一三一。六國表宋滅當楚頃襄十三年，故淮南以爲莊王也。宋亡於齊，其後楚得其淮北徐地。當時盛毀之者，擬之桀紂，蓋出諸列國之君卿。而宋之小民，則口道仁義不能忘。凡今先秦書記宋偃之不道者，皆本列國史記。而宋以國亡無史，其仁義之設施，已不足自傳於後世。惟野民小人之所稱譽，謂徐偃王行仁義而亡國者，其流傳失真，乃誤以爲春秋之徐，或乃以謂在楚文王時，或乃以爲當周繆王之世。傳者弗深考，乃不知其卽宋王偃。古事流傳，其漫迤流衍如此者多，不足怪也。

又按：荀子非相列舉徐偃王仲尼周公皐陶云云，似徐偃王年代最在後，則亦非周繆王及春秋楚文莊時人矣。此篇列之聖賢之儔，而王霸篇又並稱宋獻齊湣，此則時人對宋偃評量本不一致，非相亦不必出荀卿手筆耳。



是謂商周之德均不足以復有天下也。亦以社亡鼎淪並言，惟未著年代。又年表附宋於齊，而此事書於秦表，或由史公採之秦史而未經移正耶？又考秦本紀稱武王與孟說舉鼎絕臍而死。甘茂傳稱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合兩說而論，武王既卒於周，知舉鼎亦在周。孟子疏引帝王世紀謂：「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口血出」，是其證。余疑此亦當時傳說，猶如楚子問鼎輕重，而王孫雒謂在德不在鼎。秦武欲通三川以窺周室，竟如其願，身至於周而卒。時人遂謂武窺周鼎，而德不堪之，遭愆而死，因譏之曰舉鼎絕臍死矣。其事與鼎淪之說相隔十九年，而推論根源，實出一致，因附辨之。又按周本紀：「周君王赧卒，周民東亡，秦取九鼎寶器」，此秦人之誇詐也。既已不得周鼎，猶且誇詐於諸侯，曰我得周鼎矣。乃以著之史，而史公承之。又始皇紀：「二十八年，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此秦人之貪愚也。既已詐於天下，曰我得周鼎矣，而猶不忘情於真取，而信其真沉於泗水，乃不覺忘其前言，過彭城則祠以求之，而史公則據以爲載。今史記正義及通考，乃謂一飛入泗水，八入於秦中，則既爲秦人所詐，又過秦人之愚矣。夫漢得秦寶，不聞有鼎，此乃秦未得鼎之驗。水經泗水注：「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乃謂鼎伏」，此乃鼎未淪泗之驗。沈欽韓曰：「九鼎之亡，周自亡之，虞大國之數甘心也，爲宗社之殃。又當困乏時，銷毀爲貨，謬云鼎亡耳。」此雖虛臆，最爲有情。余謂宋都彭城，王偃行仁政，小民心向，列國君卿忌嫉，甚加毀誣。又其稱王在顯王三十二年，及其國亡，遺民猶傳徐偃王，蓋亦會於虛而知之。

太丘屬沛，在河南永城境，距商邱彭城略相等。

# 〔附〕 戰國時宋都彭城證

余考戰國時宋都彭城，又別有說以爲證者。水經睢水注：「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成

王封微子啟於宋，以嗣殷後，爲宋都也。秦以爲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爲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爲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漢以睢陽爲梁，蓋承戰國地理言之。宋亡已在戰

國晚年。竊疑睢陽爲梁，猶在宋亡之前。蓋宋先已遷都而東矣。故漢乃以睢陽爲梁國。此戰國時宋東遷，不都睢陽之證，一也。莊子人間世：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司馬彪曰：「商之丘，今梁國睢陽縣」，今按：此亦證莊周著書時，宋已不都睢陽，否則周亦不稱爲商之丘也。又泗

水注：「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漢志外黃補注：「

王先謙曰：春秋宋黃邑，戰國屬魏。故國策蘇代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亦稱外黃，見魏

世家，太子申過外黃。張耳爲魏外黃令，見耳傳。」是外黃在齊魏馬陵之戰時，固已屬梁，否則魏

軍不得蹶人之別都以爲戰。集解云：「外黃時屬宋」，非是。宋策曰：「過宋外黃」，蓋襲史文而增宋字，不足據。外黃與睢陽相近，外黃既爲魏有，

睢陽之西蔽已失，敵氛及於國都，宋決不安。此宋在戰國時東遷，不都睢陽之證，二也。泗水篇

云：「泗水又南過平陽縣西」，注：「縣卽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

九年，齊田肸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朱右曾云：「平陽故城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其時梁之東鄙，已遠及鄒兗若。宋都睢陽外黃，則爲近在梁肘腋之裏，何緣及齊同師？魏策蘇秦說魏合從，亦曰：「魏地東有淮潁沂黃，黃棗無疎。」若宋都睢陽，魏境不得遠包淮沂。又韓世家集解引紀年：「齊宋圍黃棗」，其事在魏哀王七年。後漢郡國志黃棗在濟陽郡冤朐縣。魏境是時猶東達今山東之曹州。此以地勢言之，又知其時宋必東遷，不都睢陽之證，三也。又淮水注：「惠成王十七年，宋景黻，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王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漢志襄邑，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史記正義：「襄陵，今歸德府睢州也。」程恩澤國策地名考：「襄陵在歸德府睢州西一里。」又齊策：「犀首以梁與齊戰于承匡」，程氏地名考：「承匡在睢州西三十里。」今考惠成十七年，田期伐魏東鄙，敗魏於桂陽，遂乘勝深入，而宋衛會之，至於襄陵。時襄陵已屬魏。襄陵在外黃睢陽間，距睢陽尤近。宋於其時殆已遷梁而東矣。此宋東遷不留睢陽之證，四也。又淮水注：「王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戰國策：「邯鄲之難，楚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此蓋卽一時事。程恩澤國策地名考云：「睢濊，二水名。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浪蕩渠，東南流至宿遷縣，合泗，亦曰睢口，卽汴水支流也。濊水本名渙水，由永城縣東南流入宿州西南境，又睢水支流。二水之間，當在今商邱古睢陽縣。寧陵睢州一帶。魏之

東南境，楚之東北境也。」據此則睢濊之間，實逼宋都。楚魏接壤，宋非遷居無以自安，其證五也。齊策蘇秦按字當作代勸齊王釋帝而舉宋，其言曰：「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此言宋之疆域甚備。且宋偃之世，宇土方廓。然今考之，陽城史記作陽地。集解裴駟云：「濮陽之地。」程氏地名考：「濮陽今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三十里。」淮北，史記正義：「徐泗也。」地名考云：「沛即淮北。」東國，正義謂下相，張氏釋地：「下相故城在今宿遷縣北七十里。」陰平陸，正義：「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正義：「兗州縣也。」然則宋之邦域，西不及於歸德商邱，否則烏言乎有陰平陸而梁門不啟哉？此宋東遷不留睢陽之證，六也。又秦策或人之說秦王曰：「今誤作黃歇，詳考辨第一三二。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碭相，故宋必盡。」程氏地名考：「方與，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北。胡陵，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留，今沛縣東南五十里。碭，今徐州府碭山縣東三里。蕭，今縣北十里。相，今宿州西北。鉅，今宿州西南九十里。」則所謂故宋者，北及濟寧，南至蕭宿，中包沛碭，襟帶徐彭，爲之藩翼，而獨不及睢陽。睢陽豁在西陲，縱列版圖，未可寧居。此宋都東遷，不在睢陽之證，七也。張氏琦國策釋地云：「宋地自今歸德府以東，江蘇之徐州府，安徽宿亳二州，北有山東曹州府之荷澤曹縣，定陶，單縣，城武，鉅野，濟寧之金鄉，魚臺，皆是。」夫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固已無常。然諸家言





又春秋襄十年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偃陽尚在彭城東北，正以宋都東遷，故

其朝臣得遠封至此，證十三也。桓司馬石柳亦在桓山，近彭城。程氏地名考云：「在徐州府東北二十七里，下臨泗水。」證十四

也。說苑立節：「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趙在阿而宋屠單父，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

誅宋。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吾在

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若是而生，何面目見天下士？遂立

槁彭山之上。」竊疑彭山者，彭城之山。今徐州東北三里有彭城山，西五里有大彭山。康公卽康王。稱其病死者，國策云：

「逃倪侯之館，得病而死也。」是又宋都彭城不都睢陽之一證，證十五也。又觀於六國表「韓文

侯伐宋到彭城，執其君」，與夫鼎淪泗水彭城下之說，則宋都彭城，不都睢陽，斷可定矣。楚策一

昭奚恤彭城君議於王前。一高注：「彭城屬楚。」又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田嬰初封彭城」，疑齊楚彭城非一地，蓋如巴蜀分屬秦楚，上黨分屬三晉之類。又春秋時徐國，在今安徽泗縣，東北距徐州彭城可二百里。

又按史記宋世家云：「齊楚魏滅宋而三分其地。」漢志亦云：「宋爲齊楚魏所滅，三分其

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吳師道注國策辨之曰：「蘇代說燕曰：『齊南

攻楚，西困秦，又以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又說秦曰：『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

秦。使當時齊與楚魏合，其言豈若是乎？史稱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是乘滅宋之

強，并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地，豈其實哉？樂毅謂燕昭王曰：『王欲伐齊，莫若結於趙。』且又

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史表燕破齊之年，書楚趙取齊淮北。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張琦戰國策釋地不信吳說，謂：「假使齊獨有宋，則齊界至開封，詎聞有是乎？」余謂張駁固是，而吳辨更的。齊界固不至開封，其實宋界已早不至開封也。漢志所謂魏得其梁陳留者，當戰國初年，宋早已東移，魏之有梁陳留，不俟齊滅宋時。如此庶得當時情實也。戰國時宋都彭城，又可證之於孟子之游踪，參讀考辨第一一〇。又按：水經濟水注：「荷水又東逕東繹故城北，故宋地。鄒衍曰：余登繹城以望宋都者也。」東繹今山東金鄉縣東北二十里，地距商邱銅山，遠近略相似。即衍所指係舊宋都，亦無礙於此篇之闡說也。

又按：水經濟水注引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

陳蔡之間。」全祖望經史問答本此，謂：「開鴻溝，通淮濟，始於徐，繼於吳。」余意春秋諸國，

城築都邑時有之。至於掘溝通渠，舟行千里，則事殊少見。自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引漳水

溉鄴。梁惠王十年，入河水於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水經濟水注引紀年。又云：「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

衣水來歸。」水經濟水注引紀年。魏襄王時，又有史起爲鄴令，亦引漳水溉鄴。又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八

年，漳水大出。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之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之南。八年之中，再徙巨

浸。而稍後秦亦有李冰鄭國。史記河渠書謂：「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

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

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下又敘韓人水工鄭國，爲秦鑿涇水，秦以富強。大抵水利之事，盛興於戰國。竊疑鴻溝之成，蓋戰國梁宋之力爲多。亦必東方水道日闢，而陶衛處其中心，遂成一大都會，乃有陶朱公以鉅富著。此未必在越句踐時，亦未必即范蠡，參讀考辨第三四。全氏以鴻溝遠推春秋時徐偃王，未必是。而若徐州志所記可信，則余論徐偃王即宋王偃，疑其都彭城，又得一證。而宋偃通溝陳蔡之間，又可補故宋文獻之一節也。

## 一〇〇 秦始皇稱王考

志疑云：「秦惠稱王，秦紀秦表均不書。而楚世家懷王四年，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附書之。今按：是年實齊威王三十三年，史記誤。張儀傳亦云：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周本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

王，是年乃秦惠十三年也。明年改元，正以稱王之故。」今按秦惠稱王，後齊魏相王九年。後宋偃稱王三年。志疑考齊宋稱王之年均誤。詳考辨九二又九九。雷氏義證謂：「是年，魏將公孫衍致王號於秦

趙韓燕中山，秦先受之，稱王改元。秦本紀曰：惠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即





據史記秦本紀，秦惠文王十三年，韓亦稱王，是年爲韓威侯八年，其證一。參讀上又若同爲七年事，既與邯鄲圍襄陵句下不著何月，而其下忽著五月十月，於文法亦不合。今若正爲七年云，八年五月云云，十月云云，則文理順愜矣。其證二。陳氏集證謂：「既與趙圍魏襄陵，豈未踰年即朝梁，最爲錯謬，閱者毋爲所惑。」則大誤。梁玉繩亦不信索隱，故論紀年多失。

二，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世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當正爲下敗韓舉在「梁惠王後」八年，而此世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

據今索隱原文：「五月，梁惠王會威侯於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云云，

則威侯之卽鄭宣王，亦甚明顯。惟索隱不之知，故曰不見威侯之卒矣。然索隱既認威侯與宣王爲兩人，則七年十月已有鄭宣王朝梁之文，此下不應再有威侯。若其下又云威侯八年敗韓舉，豈不可怪，而索隱何竟置不言？蓋索隱引紀年敗韓舉在梁惠王後元八年，而今史記即以爲在韓宣王之八年，故索隱以爲可異耳。參讀考辨第一三四。今索隱此條，其前既脫「八年」二字，此處惠王八年，又譌

爲威侯八年，遂致乖戾難讀。又按蘇秦列傳索隱引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合之紀年，

宣王之爲威侯，灼然甚顯。惜其此處又下「不見威侯之卒」一語，遂使後人紛紛辨訂，不得其

解。

梁氏人表考云：「竹書宣王之前有鄭威侯，索隱以爲不可考，或疑卽宣王，未審。」郝懿行紀年通考謂：「梁惠成王元年方稱韓共侯，旋稱韓懿侯。周隱王元年之鄭宣王，卽顯王三十八年之鄭威侯。俱一人而有兩稱。索隱因不見威侯之卒，誤

分威侯與宣王爲二人。」此說極析。然亦不知索隱有爲後人改亂處也。陳逢衡竹書集證，亦定威侯宣王爲一人，而於索隱此文，全未論及。至洪頤煊校紀年謂：「鄭宣王卽韓威侯，古威宣通用。史記齊宣王，紀年作齊威王，其證也。」則又得諸韓而失諸齊矣。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竟認威侯宣王爲兩人，最誤。

又同篇「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云：「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今按此亦有誤。

三，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當正爲其敗當「梁惠王後」八年。參讀考辨第一三四。

據索隱原文云：「紀年與史記不同」，若爲韓威王八年，則本無不同。威侯亦不當稱威王也。此緣索隱雖屢引紀年，而本不之信。故曰：「紀年之書，多是譌謬，聊記異耳。」語見燕世家。

於威侯宣王不能明定其爲一人，而輕曰「不見威侯之卒」。後人益滋疑誤，既認威侯與宣惠王爲兩人，遂并改索隱引及惠成王者爲威侯，而索隱原文乃益增其繆戾。此所以古書之難通也。

## 〔附〕 韓舉乃趙將非韓將辨

又按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於桑邱。」集解徐廣曰：「韓舉，韓將。」

肅侯二十三年，正梁惠成王後元八年。水經河水注：「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於平邑，邯鄲之師敗





當擇而取之。卽如韓舉，紀年於威烈王十六年書齊獲邯鄲韓舉，於隱王四年書魏敗趙將韓舉。若是一人，無論既爲齊獲，不應仍爲趙將，又忽爲韓將。而其爲魏敗時，逆數至爲齊獲之年，已百歲矣，韓舉若是之壽耶？其誤明甚。」然索隱雖誤，尙可卽誤以求是，捨索隱則無以見紀年之真矣。梁氏不知索隱所引紀年，與今本僞書不同，而引今本僞說以折索隱，疏失更甚。而今本僞紀年之誤，則又有可得而論者。其引齊田盼獲韓舉在威烈王十六年者，誤據水經河水注以其事在晉烈公十年故也。參讀考辨第一三四。其於隱王四年又書魏敗趙將韓舉者，其事本在梁惠王後元八年，今本僞紀年又誤以爲梁惠王卒後之八年，故遂別見於此也。然則卽據今本僞紀年，亦可證成余定其事在梁惠王八年之說。而今本又不以韓舉爲韓將，亦可證成余辨史公及集解索隱認爲韓將之誤。梁氏於紀年未識今本之僞，故所辨訂多失之，亦可憾之事矣。

卽如此處，謂趙韓同時有一將，各名韓舉，其爲烈公十年被獲者，亦由不能辨水經注之誤。

## 一〇三 荀卿年十五之齊考

史記孟荀列傳謂：「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至襄王時，而最爲老師」，顧不言其來齊

在何時。劉向序荀卿書，則曰：「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至齊襄時，孫卿最爲老師。」應劭風俗通窮通篇則云：「齊威宣之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三說相舛，以後爲是。

郡齋讀書志引劉向序亦作十五。疑今作五十者皆誤倒。

何者？曰游學，是特來從學於稷下諸先生，而不名一師，非五十以後學成爲師之事也。

黃以周亦謂：「游學必幼年事，五十游學，斷無是理。」惟其他論荀子處多誤，見倣季雜著文鈔讀荀子。

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稱，非五十以後學成爲師之名也。

史記賈生傳：年十八，能誦詩屬書，河南守聞其秀才。潘安仁楊仲武詩：妙年之秀。皆其證。

曰始來游學，此對後之最爲老師言，謂卿始

來，尚年幼，爲從學，而後最爲老師也。且荀卿於潛王末年去齊，至襄王時復來。

詳考辨第一三六及一四三。

則始來者，又對以後之一再重來而言也。據此則荀卿之齊，其爲十五之年，明矣。考威王卒，在

周慎靚王元年。荀卿游學，當在威王晚世。史記儒林傳所謂：「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

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是也。

全謝山鮑琦亭集外編，讀荀子謂：「考儒林傳，齊威王招天下之士於稷下而荀子客焉。」殆即指此。

其後又曾至

燕。韓非子難三云：「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僂。」燕王讓國子之，爲慎靚王五年。去

威王之卒四年。其時荀卿至少亦當二十四五歲。循是上推，則荀卿之生，當在周顯王三十年前。

循是下究，至春申君之死，荀卿年已一百零三歲。荀卿其時尚在人世與否不可知。史記謂：「春

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終老蘭陵。」其語未足據。詳考辨第一四〇。要之荀卿蓋亦壽者也。

李斯遊秦辭荀卿，其時荀卿年當九十三四，荀卿決至是尙存也。又考燕王噲讓國之歲，孟子猶未退隱，而荀卿已以秀才有名譽。孟子外

書謂：「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論性」云云。外書固不可信。荀子趙人，亦不當云自楚。然

孟荀相見論學，則非不可能之事。外書又云：「鄒衍請受業於孟子。」余考兩人年世不相及，此必誤。又稱：「孟子

孫龍。其爲淺人僞作之迹尤顯。此特言孟荀年世可相及，非以外書證也。

## 一〇四 齊魏韓會平阿及齊魏會甄考

史記孟嘗君列傳：「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

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索隱云：「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

十三年會齊威王於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

據此知會平阿在惠王後元十一年，會甄在惠王後元十二年。知索隱十三年係後元者，索隱承上後

元十一年言，故十三年不更著後元字。又云與此明年會甄文同，則知索隱十三年本係十二字誤

也。時當齊威王三十四三十五年，其年五國相王。史公既不知惠王有後元，故魏世家以會平阿會

甄移歸惠王三十五三十六年，而明年謂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魏年既誤，齊亦依之，

而謂是宣王之七年矣。志疑云：「表及魏與田完世家亦作會平阿南，非東阿。而平阿之會止魏齊二王，無韓昭侯。」今按魏策：「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入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此條正指平阿事後。時惠王在位已四十七年，故朱倉云。然則平阿之會有韓，非虛矣。且其前一年，韓宣惠王會惠成王於巫沙而始稱王，故今年魏與韓同會齊於平阿，蓋以乞其認可。

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云：「索隱韓昭侯當作鄭宣王」，則是也。

雷氏義證云：「平阿卽東阿，蓋自馬陵之敗，魏因田嬰以修好於齊，至此已十餘年。集解謂平阿在沛郡，非是。沛之平阿乃楚地，東阿乃春秋之柯，戰國時謂之阿，齊威王烹阿大夫是也。在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東南與東平州接壤。甄齊邑名，卽春秋莊公十四年會於甄者，本爲衛邑，趙成侯嘗取之，此時屬齊，地在今山東濮州東二十里。以史傳證之，卽詩傳說苑會田於郊，惠王問質之事。」又曰：「戰國秦策曰：『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魏策惠施告惠王曰：『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又曰：『田嬰納魏王而與之並朝齊再三。』呂氏春秋不屈曰：『惠王布冠而拘於鄆，齊威王幾弗受。』戰國之士游說騁辭，實多誣誕。阿鄆二會，由於齊魏相王，合從攢秦，與馬陵之敗無與。甄之會距馬陵且二十一年矣。

按實二十年。

今策文俱連屬爲辭，殊不

信。呂覽拘甄之說，秦策作身布冠而拘於秦，蓋拘秦是也。二十八年敗於馬陵，二十九年秦卽詐虜公子卬，使少師勒師近郊，供其會事。前之丹衣星旗，變置而從侯服，承秦命以朝天子，此卽所謂拘於秦也。」今按雷氏辨阿甄二會無預於馬陵，是也。而邊秦策，謂惠王拘於秦，則大謬。惠王雖敗於馬陵，霸國餘威未熄，豈遽有拘於秦之事？謂阿甄之會由於齊魏相王，亦非。齊魏相王會徐州，不會阿甄。會阿甄乃五國相王時矣。謂合從攢秦，尤誤。時秦尙不足攢也。詳考辨九十五。又按梁齊本深仇，惠王雖聽惠施，結好於齊，然常不忘一報之心。其獻河西納上郡於秦，似亦求緩西鄰以務東顧。張儀乘隙抵瑕，惠王爲所惑，遂折而親秦，詳考辨第一〇七。

## 一〇五 五國相王考

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今按齊魏相王，其謀發於惠施，在惠成王之後元年。五國相王，其事主於犀首，在惠成王之十二年。皆自魏發其端。中山策云：「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齊之欲廢中山之王，猶楚之圍徐州，欲廢齊之王也。與事參謀者爲田嬰張丑，皆威王臣。觀齊策知事之在威王時。其時爲威王之三十五年。張丑曰：「同欲者相憎，同

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皆在負海。今召中山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據此則齊自不在五王之內。高誘以齊趙魏燕中山爲五王者，非也。其時楚本稱王，齊亦稱王，魏亦稱王，宋與秦亦稱王，韓亦稱王。而宋韓外，魏勢最弱。犀首，魏臣也，約結於趙。魏趙爲主，又聯韓燕中山，相與稱王。蓋魏欲以此多結與國，以與齊秦抗衡。梁於親齊親秦外，又闢此一路，要之爲外強中乾。其情勢固甚顯。齊則欲割地賂燕趙以攻中山。以魏爲謀主，韓去中山遠，又其稱王亦與魏相約，故於五國中獨離間燕趙。其後燕趙卒俱輔中山而王之，而五國相王之事遂定。趙武靈獨不稱王而稱君者，實不過一時對其國人爲矯情而邀譽，亦以年少自謙抑，而國際往來，從此皆相王矣。魯世家：「平公立，是時六國皆稱王。」余考平公元年乃周顯王四十七年，其前一歲，正惠成王十二年，五國相王在是年，致礪。是年即趙武靈王三年。而趙世家乃謂：「武靈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梁氏志疑辨之云：「趙不肯稱王在三年，非八年也。而八年乃武靈稱王之時，故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今按梁氏謂趙獨不肯稱王在武靈王三年，說猶有據。謂八年乃稱王之年，則未見其必然。梁氏亦不能自堅其說，於周本紀又論之云：「考世家，武靈王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于韓，則趙之爲王，其在愼靚之六年乎？」是又直以史載王召公子職之年，謂即趙稱王之年。不悟史記於前已書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武靈王少云

云，凡及武靈莫不以王稱。其他諸年不書王者，特以行文自無稱王之需，不得援爲武靈於其時猶未稱王之證。則十一年書王召，並不得謂稱王卽始是年。至趙世家武靈八年記五國相王，或由是年五國約攻秦而誤，亦不得卽謂趙以是年稱王也。然武靈究於何年稱王，其事已難考。觀其傳子何而自號主父，主乃往者大夫有國之稱，則似武靈於其國內實未稱王，今已無可確指。惟謂五國相王在梁惠成王後元十二年，卽趙武靈王三年，則斷無大誤。據燕世家周本紀韓世家，在武靈三年均合，在八年均不合。又按大戴禮保傳，說苑尊賢俱云：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邱，則武靈王卽位，殆二十一歲，五國相王，武靈獨令國人謂己曰君，其時年二十三耳。故史稱武靈王年少，在位五年，始娶韓女爲夫人，是真有爲之英主也。其傳國少子何，則正十二齡幼君，武靈蓋亦震於當時讓國之美名而自失其政者。其距燕噲之讓國子之，先後不二十年也。（參讀考辨第一二一。）

雷氏義證謂犀首致王號於秦趙韓燕中山，則不得謂五國相王也。又謂其事在顯王四十四年，是年王者祇秦韓。秦則自稱之，韓則魏約之，非犀首立五王事也。又據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魏獨否，謂中山至武靈八年始稱王，謂距犀首致王已八年，故策曰中山後持。不悟若是年祇中山一國稱王，不得專舉是年爲五國相王之年。雷說均誤。謂秦之稱王亦犀首致王號，尤爲昧於當時列國情勢。據余先後考論各國稱王諸篇可見。史犀首傳：「張儀已卒，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據表，犀首仕秦爲大良造，在張儀前。佩五國相印，殆卽指立五王事，亦在張儀卒前。史公此處不足據。

一〇六 魯平公元年為周顯王四十七年非周赧王元年  
卒在赧王十二年非十九年辨

史記魯世家：「平公立，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今按秦惠王卒於周赧王四年，其前十二年，則周顯王四十七年也，是年當為魯平公元年。前一年，即五國相王之歲。則世家所謂平公立，是時六國皆稱王者，其語致確矣。周本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稱王。四十八年，顯王崩。」是史公所謂諸侯皆稱王一語，明指顯王四十六年五國相王而言。梁氏志疑辨其非是，殊不然。又志疑云：「七國愼觀王六年無不稱王者。魯平公立時為愼觀五年，此語最確。」夫七國皆王，既在愼觀六年，魯平以愼觀五年立，即不得謂是時六國皆稱王。梁下語顯見矛盾，而顧不自知，何也。

六國表記魯列君年數多誤，不可據。又按紀年，是歲尚為齊威王三十六年。威王三十八年卒，嬰歲宣王元，則魯平公四年也。今年表平公與威宣皆不相值。

又按世家：「平公二十二年卒，子文公立。文公七年而楚懷王死於秦。」今以楚懷王死年上溯，平公應止二十年，無二十二年。漢書律曆志引劉歆曆譜，正作二十年，則今世家有誤衍也。據此推之，平公卒應在周赧王十二年。舊說據魯世家列君年數，謂魯平公元在周愼觀王五年，卒



在周赧王十八年，較年表移前兩年，亦未是。詳考辨第四十七。

## 一〇七 惠施去魏考

呂氏春秋不屈篇：「惠王布冠而拘於鄆，齊威王幾勿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

魏境。」是謂惠施去魏，在鄆會之後也。然考楚策：「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則惠子實

見逐於張儀。鄆會在惠王後元十二年，詳考辨第一〇四。時張儀已至魏。去年魏齊會平阿，今年會鄆，皆好

會，無布冠而拘之事。惠子自見排於張儀，非逐於齊也。呂氏於施多誣辭，參讀考辨第九十三。不足信。考

史記，張儀以惠成王後元十二年與齊楚魏三國相會於齧桑，張儀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

東遷而免相，相魏。」志疑云：「據案紀表及魏與田完世家，齧桑之會在取陝之明年，此爲秦將取陝。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云後二年，誤。又秦紀與表及儀傳皆缺書魏。楚世家云：「張儀與楚齊魏相盟，是也。」明年，爲惠成王後元十三年，

儀相魏。施與儀不合，遂去之楚。魏策：「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

以按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又見韓非內儲說上。秦紀：「惠王更元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

是張儀主以魏合於秦韓之說成，而爲相之證也。儀傳又云：「儀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儀慚無

以歸報。」則惠王雖相儀，亦未能大行其事秦之說。呂東萊大事記謂：「惠王後元十三年，張儀相魏，魏王不肯事秦，乃以犀首代相。」雷氏義證謂：「衍之代相，當在惠王後元十四年秦取曲沃平周二邑之後。」然取曲沃平周亦在十三年，雷說誤。要之惠

王之親秦，特欲借秦報齊仇，固未肯大屈節於秦。及惠施素主親齊，齧桑之會，或者施尙身預其列。今定惠

張儀欲令魏事秦，惠王乃知見欺，而儀亦不能留矣。

施去魏在惠成王後元十三年，張儀爲相之歲，後鄆會一年，呂覽蓋得其時而失其事。

## 〔附〕 張儀初入秦考

又按張儀初入秦，據史記蘇秦傳，乃在秦取魏雕陰之後。秦紀取雕陰在惠文王七年，六國表在五年，魏世家則在襄王五年，卽惠成王後元五年，而秦惠文之八年也。梁氏志疑謂以魏世家爲是。是時陰晉人犀首在秦爲大良造。越兩年，惠文王十年，儀卽爲秦相。儀之入秦而奪犀首之位，其事蓋略有似於後之蔡澤與范雎矣。而史公記儀事，其初楚相意其盜璧，執儀掠筴。後儀相秦，爲文檄告楚相云云，事亦酷肖范雎之與魏齊也。惟其事不見於國策，而儀初入秦，蘇秦陰奉給之，其事國策亦不見。呂覽報更篇云：「張儀西遊，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故張儀德昭文君」，其事與史異。然則呂氏賓客尙不知有蘇秦激張儀入秦之說也。考國策及韓非呂不韋書，儀之政敵乃犀首，惠施，非蘇秦。儀入秦而犀首去，儀來魏而惠施去，皆與史公記儀秦合縱連橫事不符。余既辨之於蘇秦篇，考辨第九五。因再附張儀初入秦一節於此。張儀政敵尙有陳軫，見史記本傳。又李斯諫逐客書謂：「張儀散六國之從」，此亦指其離間

楚魏，使之捨齊親秦而言。六國合從事尚在後，斯自據後日語描述前日事也。即如「拔三川之地」一語，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李善注文選已辨之。是亦不得據李斯此文，即謂張儀時確有六國合從矣。

## 一〇八 惠施自楚至宋考

楚策：「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宋王之賢惠子，天下莫不聞，王不如納之於宋。楚王乃奉惠子而納之宋。』施之去魏，在惠成王後元十三年，當宋王偃十七年。其後三年，惠成王卒，施復在梁，則留宋不踰三年。呂氏順說篇：「惠盜說宋康王，康王蹠足疾言曰：寡人所欲者，勇有力也，不樂爲仁義者。惠盜對以孔墨之道」，其言甚辨。高誘注：「惠盜者，惠施族也。」盜之爲人，他無所見，高注未審何據。以古人名字相應之例推之，盜或卽施字。齊弦施字多，王氏春秋名字解詁云：「取厚施之義。」孟子「盜於背，施於四體」，注：「其背盜然盛」，則盜施連文互用，盜有盛厚之義，惠施字盜，亦猶弦施之字多矣。呂書成於眾手，他事皆稱惠施，此獨稱惠盜，後人遂不辨其爲一人。亦如孟子書有許行，而呂書稱許犯，後人亦不辨爲一人也，施本宋人，而講兼愛寢兵，宋康行仁義，宜其賢施。呂書謂康王不悅爲仁義，此又後人之誣。

## 一〇九 靖郭君相齊威宣王與湣王不同時辨

史記年表：「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今按田嬰號靖郭君，事齊威宣王，不與湣王同

時。齊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即田嬰也。鮑云：「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其事在楚威王

七年，當齊威王之二十五年。年表爲宣王十年，此史記誤也。齊策又云：「齊將封田嬰於薛，楚

王聞之大怒，將伐齊。」楚王乃楚懷王。是年，柱國昭陽破魏襄陵，移兵攻齊，陳軫說之以蛇

足，與公孫閒說楚王使封嬰者乃一事而兩傳。薛南近楚，齊以封嬰而居之，猶如往者楚之城陳，

蔡，不羹而窺北方也。故滕人聞之而懼，楚人聞之而怒。乃乘勝魏之勢而來攻。魏齊之交，在魏

主之者爲惠施，而在齊則爲田嬰。楚既不欲齊魏之相親，故既勝魏，乃欲攻齊逐嬰矣。齊策又

曰：「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是靖郭君封薛，明在威王

時。鮑改威爲宣，宣爲閔，吳氏有正。黃丕烈云：「呂氏春秋亦作威宣。」梁氏校補轉據鮑策訂呂，大誤。閔若璣云：「齊貌辨見齊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之

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先王即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之所欲

立。高誘注：『齊威王子宣王也。』按韓非外儲說右上亦載此事，而曰威王，則高誘之註亦誤。閔氏未及訂正。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制其顏色。高

誘注：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人間訓：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疑。」今按閭說是也。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亦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惠王後元十三年，正當年表齊潛王二年。其實乃威王之三十六年。與所注田嬰封薛之年相差僅遲一歲。然孟嘗君傳謂：「潛王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如是並宣王卒潛王立之年數之，則所謂潛王卽位三年者，正當在年表之二年。今年表列於潛王三年，已是卽位之四年。年表自誤後一年，而孟嘗君傳之年並不誤。余又考齊魏會鄆應在梁惠王後元十二年。參讀考辨第一〇四。田嬰封薛，蓋以鄆會後封。國策吳注，謂：「嬰封薛在威王之世，當梁惠王前十三年。疑紀年誤書，此由不知威王至惠王後元尚在，故云然。又狄氏編年亦書封薛於顯王三十四年，而據梁惠王以三十六年改元言之，實非。語詳考辨第九二。」

又按：史記以靖郭孟嘗爲諡，索隱謂：「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雷氏義證云：「嘗卽居常與許之常，在薛之東南者。郭乃近潞邑名。左傳莊公十一年，公敗宋師於郭，襄公十九年，取邾田自潞水。水經注謂潞水西南流入邾國，經鄒山東南，又西南經蕃縣，乃西逕薛城及仲虺城北。據此，郭亦薛南之邑可知。」又曰：「田嬰封薛之時，居仲虺城，去郭邑最近，故曰靖郭君。時任姓之薛尙存，居故薛城，卽奚仲之初封也。是與嘗邑實近。孟子於周赧

王元年燕人畔之後去齊歸鄒，此後又適宋居薛至滕。在宋之時，滕文公尙爲世子，至齊將築薛時，文公已卽位爲君矣。所謂將築薛，卽侵滅任姓之薛并而有之也。故趙注云：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逼滕，蓋自是而奚仲故城及嘗邑皆屬於田薛。」又曰：「築薛之役，自在孟子至滕之後。齊之并薛，當在封孟嘗君時。」今按雷氏辨靖郭孟嘗皆生時稱號，並發明其取號之由，其說是也。惟策史竹書皆言靖郭君封薛，竹書言四月封於薛，十月城薛，國策亦言靖郭君將城薛，城薛自在靖郭君時。雷氏強分靖郭君居故仲虺城，謂田薛封時，任姓之薛尙存，並無明據。而與故記舊文顯背。余又按集解：「裴駰案，皇覽靖郭君冢在魯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蓋田嬰父子皆居薛，故稱薛公薛侯。其死而葬，亦在薛城中。其稱靖郭孟嘗，或當時不欲擬於古諸侯之舊稱，故避薛而稱郭稱嘗以爲號，非爲其封居之不在薛。雷氏所以強爲之說者，由誤認孟子遊跡，必謂齊人築薛尙在後，乃不得不牽強說之也。

## 一一〇 孟子至宋過薛過鄒考

公孫丑下：「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



至薛而餽之五十金者，或乃騶忌，乃齊威王朝有名大臣，豈不能禮孟子而餽之金？何必定屬之田嬰哉？曰：若是，則靖郭封薛，何以處騶子？曰：騶子史稱成侯。成春秋國，作郕。公羊作盛，史記作成。故城在兗北寧陽。又魯有成邑，本孟孫氏邑，齊宣公四十八年，田和取之。故城亦在寧陽。騶子稱成侯，是必食封其地。史公謂鄒忌封下邳，號曰成侯，疑下邳乃初封，成侯乃晚號。如田嬰初亦封彭城，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而晚號靖郭君。然則是田嬰封薛而騶子移封於成也。即不然，「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薛爲齊南疆重鎮，爲之守者，必一時碩望。孟子過薛，烏見齊之守大夫，不能餽金，而必待於田嬰？此皆拘泥之見也。前人論孟子過薛，常牽連於靖郭孟嘗，又疑戰國時薛尚未滅，實皆失之。

孟子既過薛，又過鄒。風俗通：「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甚」，卽其時事。此後齊潛王亡，奔魯，將之薛，假道於鄒。潛王自魯之薛而過鄒，今孟子則自薛返魯而過鄒也。與鄒穆公問答，殆亦在是時。應劭謂其絕糧鄒薛者，豈在鄒以語不相契，遂不見禮而致困乎？此亦無可深論矣。  
新書新序均載鄒穆之賢，後人謂得孟子彈責而改，亦臆測無證。又按鄒亡猶在齊潛王後。楚世家頃襄十八年，西周武公曰：「怨結於西周以塞鄒魯之心」，則是時鄒尚存。

又按元程復心孟子年譜云：「史傳云：孟子鄒人，如云子路卜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











子於平公。」此亦不然。與孟子原書「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之意顯相乖違，豈得爲信？爲此語者，蓋僅知孟子遊齊當齊宣王時，故造爲此說耳。余疑孟子喪母歸葬，當在齊威王時，而其時魯平公尙未立。其去齊適宋，當在宋偃稱王後四五年間，乃過薛過鄒而返魯。魯平公元當齊威王之三十六年。樂正子言於平公而欲見孟子，必在平公初卽位之年，或初稱元年之年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亦其時

事。若以孟子喪母歸葬，事距臧倉之沮不遠，則應在齊威王三十四年稍前，葬畢卽反齊。毛奇齡以

反爲反哭之反，最爲近之。反齊不久而至宋，居宋亦不久而歸，乃復過薛過鄒至魯，而有平公欲

見一段故實也。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是孟母同在齊之

證。「孟子曰：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母曰：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子

義，吾行吾禮。」若列女傳文可信，則固以孟子齊威王時已在齊爲合。若至宣王時，孟子不曰願

行而母老，孟子之行，卽以下至宋薛鄒滕梁一段周遊也。其母亦不曰子成人矣。宣王時孟子已老，不得呼成人。及孟母之卒，其子壽亦且六十。

母年不爲不高。必謂孟母卒在愼觀王時者，以不知孟子當齊威王時先曾在齊而強說也。至樂正子

言孟子於平公，則其時母喪已畢，越有年矣。否則豈有方居母喪，而其徒汲汲爲之謀一見時君之

理？而其時孟子猶未達，故臧倉有匹夫之譏。而其前居母喪，充虞亦有棺木已美之疑。其必欲平

公往見者，則孟子所倡士不見諸侯之義也。孟子既不得志於魯，未久遂至滕，淹留三年而至梁。





論其年歲，許行至滕蓋已垂老。自此惠王後元十三年，田嬰封薛之歲。上推八十年，爲周安王元年，時墨子尙未卒。

若許子至滕壽及八十，而禽子之死不在墨子卒後十年之前者，則許子固得從學於禽子。然猶有疑

者，許行不畏跋涉之勞，自楚而至滕，又親操耕作之苦，推其年壽，或不在七十之上。而禽滑釐

事墨子則在早世。止楚攻宋，禽子已爲弟子魁率。墨子既老而卒，禽子亦且八十之壽矣。或者禽

子卒尙先墨子。

墨子卒十年上下，孟勝致鉅子於田嬰子，見其時禽子或已先卒也。

則謂許行必師禽子，亦難確定。余觀當染篇又稱吳起

學於曾子，與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並舉，則此曾子自爲曾參。然吳起所事乃曾西，

非曾參也。疑許犯之於禽滑釐，正如吳起曾參之比。否則禽滑釐或者固非禽滑釐，而別爲一人

乎？要之許犯卽許行，爲墨徒，則似可無疑耳。

又按呂氏尊師篇：「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非徒免於刑戮死辱，由此爲天下

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其人無可考。或者猶前於許行，如李克之與吳起

乎？姑附於此，以傳其姓名焉。

## 一一四 田鳩考 附腹蘄 唐姑果 謝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有田俛子，隋書經籍志墨家類梁有田俛子一卷，即此傳寫誤脫。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有田鳩。馬驢梁玉繩

孫詒讓並以爲一人。顧孫氏著錄墨子弟子，置田俛子於傳授不可考之列。今按田俛子殆卽田繫，

齊人，學於許行，墨子之三傳弟子也。以古人名字相應之例推之，俛，說文：「冠飾貌。」爾雅

釋言：「俛，戴也。」詩曰：「弁服俛俛」，「載弁俛俛」，俛蓋指其結飾而言。「繫者，系

也。」易繫辭釋文。「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解。」左氏春秋序疏。故名繫字俛，如秦公子繫字顯當作之例矣。

鳩者，俛之聲近而通借也。呂氏淮南稱田鳩見秦惠王。秦惠王與梁惠王同時而後死，田鳩爲許行

弟子，其時亦相當。又按秦惠王時，秦有墨者腹躰，見呂覽去私。淮南修務作唐姑果。又有東方墨者謝

子，亦至秦。見呂覽去有。又見淮南修務，高注：「謝姓，關東人也。」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梁玉繩云：「古謝射通。祁乃地名，屬太原，政是關東也。」其時墨徒乃頗盛於秦矣。余

考秦惠王稱王改元之四歲，正值許行遊滕之年。孟子稱其徒數十人，或者有田鳩預其間。此後又

十年，而秦惠王薨。鳩之遊秦，或當惠王晚節。今姑定許行自楚至滕之歲，田鳩年四十上下，差

可得其世序。而腹躰較前輩。呂覽去私云：「墨者有鉅子腹躰，居秦，其子殺人。惠王曰：先生

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誅矣。腹躰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爲

賜，腹躰不可不行墨子之法。遂殺其子。」今考孟勝死，傳鉅子於田襄子，下距秦惠稱王五十餘

年。若腹躰當秦惠稱王時年六十，而田襄子之卒壽在六十以上，則或者襄子鉅子之位傳於腹躰，

世次正相及。至謝子遊秦，則亦在惠王晚世。呂覽去有云：「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而毀之。王因藏怒以待，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呂氏曰：人之老也，形益衰，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此謝子入秦在惠王晚世之證也。秦之墨者唐姑果，其殆腹鯀之學徒乎？今姑定惠王末年兩人皆四十上下，則秦惠王時墨者，言其年序世次，腹鯀最前，田鳩次之，唐謝又次之。  
自勵，遂來楊莊之放達，此亦學術往復之一象也。  
孟勝、腹鯀又詳考辨第六八。孟勝稍前於楊朱，腹鯀則稍前於莊周。墨徒以苦節

又呂覽首時：「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者，往見楚王，楚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因見惠王。」是田鳩於遊秦之間，又曾至楚。韓非外儲左上：「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言多不辯，何也？』曰：『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忘其用。墨子恐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辯。』」當在其時。楚王蓋懷王。

## 一一五 孟子遊梁考

崔述孟子事實錄論孟子遊梁年歲云：「史記梁子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

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來之事，惠王何由預知之而預言之乎？按杜預左傳後序云：『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然則史記所稱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敗於襄陵，皆惠王時事。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孟子與齊宣王問答甚多，而與梁惠殊少。在梁亦無他事，則孟子居梁蓋不久。然猶及見襄王而後去，則孟子之至梁，當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於年表則周慎靚王之元年二年也。』江永羣經補義則曰：「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慎靚王元年辛丑，是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今按二氏之說甚是。嘗疑孟子在梁與惠施已不相值。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張儀相魏，惠施避之楚。公孫衍與張儀不善，令人說韓公叔以圖秦，秦儀收韓相衍，公叔從之。衍相魏，儀復去相秦。至魏襄王元年，表作哀王。五國約擊秦，公孫衍實與其謀。詳史記張儀傳。景春問孟子：「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正當其時。自儀衍之實情晦，蘇張之浮說興，而後當時國際之真相，遂闇昧而莫明矣。又按年表，孟子至梁書於惠王三十五年，蓋是後元十五年，而史公誤後元謂襄王，乃移之三十五年耳。今推年表致誤之跡，依江說，定孟子至梁在慎靚王元年也。

## 一一六 惠施返魏考

惠施至宋不久而返魏。史記魏世家：「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

攻秦。」襄王卒乃惠王，哀王立乃襄王。張儀於惠王死即去魏，故明年而魏即約五國攻秦也。

參讀考辨第九五。張儀傳：「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不聽，於是陰令秦伐魏。明年，秦敗韓申差，而張儀復說魏王，哀王乃倍從約，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是謂儀去魏在哀王二年，與魏世家相舛。魏背從約請成於秦事，秦紀魏世家均無之。知儀傳自誤。  
惠施重至魏，當在惠王卒年，張儀去後。魏策：「將葬惠王，天大雨雪。羣臣諫太子，莫

能得，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惟惠子乎？」惠子見太子，太子爲弛葬期。」又見呂氏

春秋開春篇。是事在惠王卒歲之冬，故哀王稱太子。又觀羣臣以告犀首，而犀首稱惠子，知其時惠子非

相魏，初無言責。張儀已去，故犀首爲魏廷領袖也。其明年，惠施使楚。楚策云：「五國伐秦，

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是也。後四年，又使趙。趙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令淖滑惠施之

趙，請伐齊而存燕。」是也。此後惠施事無考，蓋不久而卒矣。



## 一一七 孟子自梁返齊考

孟子在威王世先已遊齊，

已詳考辨第九十八。

其後至宋過薛歸鄒至滕而遊梁。惠王卒，襄王新立，孟子

見襄王，謂其不似人君，乃遂自梁返齊。則威王已死，正宣王之初立也。金履祥四書考異引列女

傳母儀篇曰：「孟子道既通，值梁招賢，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魏源孟子年

表考以爲此劉向據孟子外書所述，先梁後齊之證。今按孟子自梁之齊，其證有不在於此者。據魏

策：「梁惠王死，葬有日，天大雨雪，羣臣諫太子。」

呂覽開春論亦同。

是惠王葬期卽在其卒年之冬，故襄王

稱太子。若以諸侯五月而葬，則惠王死定在秋前。疑孟子之去，蓋距惠王死不久，亦在是年至齊

也。

魏氏亦據此策，謂：「惠王實卒於冬。」不悟卒葬不同時也。又謂：「孟子見梁襄王章，明爲殯年卽位始見新君之時。」竊疑孟子在梁，名望甚高，不必殯年始得見新君。孟子書所以稱襄王者，以全書襄王只此一見。若亦變文稱子，則將無以

見其爲襄王爾。不得以稱襄王，卽證其爲殯年也。

孟子盡心上，記：「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孟子曰：

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請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此孟子至齊，威王新死，未及周年

之證也。

若宣王已期年除喪，則孟子公孫丑不復如此問答。又張文虎舒藝室隨筆卷一，亦謂：「短喪卽威王之喪。」又言：「孟子實兩至齊」，惟謂其時猶未見宣王，及梁惠王卒，襄王立，始再適齊云云。則由不知以紀年校齊威宣年世，

故言之多誤。余下說孟子望見齊王之子，正可釋張氏未見宣王之疑。

盡心上又云：「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又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趙岐注：

「范，齊邑也。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還至齊，謂諸弟子云云。」趙氏此注，乃有二誤。孟子自范之齊而見王子，注乃謂孟子之范見王子，而還至齊，明與正文相乖，誤一也。

閻若璩四書釋地云：「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子於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敵國，路經於范，遂與孟子適值乎？亦未可定。要之集註於此等處略矣。」又云：「自楚之滕，自宋之滕，與此自范之齊又少不同。蓋孟子往齊都，實從范邑起程。未之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詳孟子之語，則王子乃嫡子，而注以爲庶子，庶子固非甚貴，孟子何以云云，而其後又以魯君之宋相擬哉？誤二也。」

四書大全辨謂：「齊王之子與國而不名，是潛王世子田法章。此已知齊王之子非庶子，特以不得其時而誤說。」

蓋趙氏先認王子爲庶子，因疑庶子當居下邑，遂謂之范見王子矣。今按王子，宣王也。范爲自梁至齊所經。魏源云：見孟子年表考第一。

「梁襄嗣位之後，值齊宣新政之初，孟子聞其足用爲善，故自范之齊。范今曹州范縣，爲自梁至齊要道。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孟子曰

千里而見王。若由鄒至齊，僅數百里也。」夏斨景繁堂文集亦云。宋翔鳳過庭錄亦以范爲自梁至齊要道。氏魏

又謂：「孟子自范之齊，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即其時事。范距臨淄七百餘里，平陸今汶上縣，距臨淄五百里。」余謂儲子告孟子，王使人囑夫子，亦孟子初見宣王時事也。魏氏又以於崇見宣王退而有去志，謂初見宣王即在崇，狄氏編年說同。

且范本晉士會邑，三家分晉，地當屬魏。孟子自范之齊，其時范邑屬齊與否不可知。又烏得即謂

范乃齊王子封邑哉？然則稱齊王之子者，時威王新死未葬，宣王初立，故變文稱子也。滕文公稱





不久而辭。若謂威王初年，髡年近三十，則其壽殆踰七十矣。

滑稽列傳又云：「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趙王與之精兵十萬，

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其事又見於說苑尊賢篇，云：「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

齊王恐，召其羣臣大夫，博士淳于髡云云，

此稱「博士淳于髡」，則威王時齊已有博士。五經異義曰：「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即指此。其先魯魏亦有博士。魯博士公儀休，

見史記循吏傳。賈山祖父祛為魏博士弟子，未知當值何時。齊之稷下先生，蓋倣魯魏博士制為之。  
(參讀考辨第七五)。又禮記雜記正義引劉向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

於是王立淳于髡為上

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不敢攻齊。」復恩篇亦云：「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召淳于髡。」三文詳略雖殊，實同一事。蓋楚魏同謀伐齊，齊則

請救於趙也。惟尊賢篇開端十三年二字，殊為突兀。劉向為說苑，本雜採戰國舊籍。此十三年三

字，當有來歷，殆係所採故記原文，而未加確芟者。考之齊事，威王初年，魏伐趙，圍邯鄲，而

齊救之。與其後楚聯魏伐齊，齊請救於趙，情事大合。尊賢篇所稱十三年者，殆指齊威王之十三

年歟？又按諸越世家索隱引紀年：「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次鹿郢立。」當史記之

卒，不壽立。十年見殺，次朱勾立。當史記之王翁。張文虎舒藝室續筆謂：「越絕吳越春秋，以翁為句踐孫，無不壽。紀年亦無翁，疑是一人。史誤分之。紀年不壽之後為朱勾，而二書並作不揭，疑

取義於我朱孔揚，亦是一人。」按以不揭與朱勾為一人，徐文靖紀年統箋已有其說。惟徐氏又謂朱勾亦即王翁，恐誤。三十七年卒，子王翳立。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

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也。亂 吳人立孚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

當史記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弑其君奔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爲姦慝。故莊子云：越人

三弑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

呂氏審己：「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

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說，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高誘注：「越王授，句踐五世孫。」畢沅曰：「句踐五世孫則王翳也。爲太子諸咎所弑，見紀年，與此略相合。前貴生篇有王子

搜，疑一人。」今按，王子搜又見莊子讓王篇，曰：「越人三世弑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淮南原道云：「越王翳逃山穴，越人薰而出之，遂不得已。」會而觀之，王翳之即搜即授，殆可信矣。然王翳前惟不壽見

與，非有三世弑君之事也。索隱謂王子搜爲無顓，則諸咎弑王翳，粵殺諸咎，寺區弟思弑君奔安，可得三世弑君之事矣。然莊子淮南之書，自以子授子搜爲王翳，恐是越史荒遺，故莊呂劉三家自說王翳事而誤涉其後事，故曰三世弑君耳。索隱以爲無顓，殆

未確也。蓋無顓後乃次無疆，蓋無顓之弟也。」樂資春秋後傳，以王之侯爲無顓後，乃又曰：「按紀年，無顓

薨後十年，楚伐徐州。」今據自句踐卒歲，至無顓薨後十年，共歷一百十九年。鹿郢六，不壽十，朱句三十七，王翳三十

六，無余之十二，無顓八，適爲齊威王卽位之十三年。若以卽位翌年改元言之，則爲齊威王十二年，是年又爲周顯王之二十三年。尊賢篇十三年三字，若非採自齊記，則爲周年而脫一

又十，共一百一十九。二字。蛛絲馬跡，要可尋玩。今本偽紀年楚入徐州在周顯王二十二年，誤前一年。蓋由無顓立應在周顯王五年，今本偽紀年誤前一年，楚入徐州之歲，遂依次遞誤也。參讀考辨第一三四。梁氏志疑謂：「齊威王在

位三十六年，未嘗與楚相聞。若威王八年，並無他國來伐，安得有楚兵加齊，趙王救齊之事？」

今按史謂齊威王之八年自誤。然梁氏據史表以獻疑，未亦是也。

## 〔附〕 辨越絕書吳越春秋記越年

又考越絕書。卷八，外傳記地傳第十。

「句踐稱王，徙瑯琊，子與夷，子翁，子不揚，子無疆。楚威王

滅無疆，子之侯，子尊，子親。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吳越春秋卷十

亦云然。而越世家索隱引紀年：「王翳三十三年遷吳」，上距句踐都瑯琊凡九十年，無所謂二百

二十四歲也。若自句踐徙瑯琊後二百二十四歲，其時已在春申君封吳後三年。楚考烈王十八年。越烏得尚在

瑯琊？則越絕之誤決矣。然自句踐徙瑯琊下推一百二十四年，則適值楚圍徐州後一年，而世次亦

適得八代。句踐一，鹿郢二，不壽三，朱句四，王翳五，無余之六，無顯七，無顯之後則八也。水經漸江水注云：「越王無疆爲楚所伐，去瑯琊」，

則越都瑯琊，實至王無疆時始離去。則越絕書吳越春秋兩書所載，固有依據，非盡鑿空嚮壁之

談。其謂二百二十四年者，特爲一百二十四年之字譌。其謂八世，並不誤，而特不得其世代傳受

之詳。至謂皆居瑯琊，固失之。大抵越人自王翳徙吳，而淮泗地猶未全失。其後或居吳，或居瑯

琊，南北不常厥都。自無疆去瑯琊，淮泗之地，始不爲越有。故越絕書吳越春秋皆謂句踐以下八

世居瑯琊，凡一百二十四年也。參讀考辨第九六。余嘗謂古書雖多誤，而必有其所以誤。若尋得其所以誤者

而說之，則足以卽誤而顯眞。茲據說苑殘文，及越絕書吳越春秋誤字，證紀年史記楚圍徐州一

事，可以見考古之事，有時如奔局已亂，爲之覆按，儘可一復舊狀，不失本來，有如是之巧也。

越絕卷二又云：「自句踐徙瑯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於瑯琊。」今按：自越徙瑯琊後二百三十九年，據史記則春申封吳

之歲也。後四十餘年，秦并楚。按實二十餘年。復四十年，漢并秦。按實不到二十年。到今二百四十二年。按此指自西漢到漢書人時二百四十二年也。句踐徙瑯琊到建安二十八年，按即上文之今時。凡五百六十七年。按實只五百二十年，誤多四十餘年，辨見隨文所注。此一條亦多誤。要之越絕一書，固非嚮壁鑿空，亦往往有依據來歷。而其書實疏陋，或見增竄，不足當信史也。

## 〔附〕 淳于髡為人家奴考

滑稽列傳：「淳于髡，齊之贅壻也。」索隱：「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今按贅壻蓋家奴也。漢書嚴助傳：「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注：「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淮南本經贅妻鬻子是也。」錢大昕曰：「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壻。」朱駿聲亦同此說。余謂贅壻者，主家以女奴相配，其實奴也，非其壻也。且古人重宗法，孽子庶女本同僕役，故嫁女則娣姪為媵妾。今贅壻，即謂配宗女，固已無夫道，不得與孽庶伍，則其為家奴審矣。今人以就女家為壻曰贅壻，非古之贅壻也。顏師古謂：「無有聘財，以身質錢」，此以情理推之，恐為非矣。故秦發贅壻買人，漢時七科謫戍，贅壻與

吏有罪亡命者並列，以贅壻之本爲奴隸也。漢書陳勝傳：「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今按：奴產子猶贅壻子矣。武五子傳有家人子，亦奴產子類也。贅壻爲家奴，故髡鉗。淳于髡，贅壻也，其後貴顯，人乃曰彼固髡也，而髡呼之。髡滑稽玩世，則亦以髡自呼耳。然則淳于之名髡，猶英布之姓黥矣。孟子對淳于髡曰：「君子之所爲，小人固不知。」小人者，特斥其爲髡鉗奴也。髡以贅壻小人，而名冠稷下，尊駕公卿，亦當時世變一顯例哉。

#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論齊巫兒事及贅壻，附其說於此，加訂辨焉。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言好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爲可霸。蓋本襄公之法。漢書地理志云：初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是其俗至漢猶然。巫兒以令不得嫁，則必贅壻。」（按巫兒必贅壻，臆測無證。）齊人賤贅壻，以其爲巫兒壻，無夫道。（按當時賤贅壻者不獨齊人，贅壻亦不限於巫兒夫。）史記淳于髡，齊人之贅壻也，蓋自無戶籍，依婦家籍者。（按髡鉗，奴也，依人家籍，即是爲人奴耳。）秦策云：太公望，齊之逐夫。說苑尊賢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此或齊巫兒壻造此故實，以相誇耀。齊策：齊人謂田駢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此亦巫兒依令設爲不嫁，而贅壻生子之證。謂之設爲不嫁者，真不嫁則無贅壻。（按此安知其非私生子哉？設爲不嫁者，標樹其名，如今女子自云抱獨身主義也。依令不嫁，非設爲矣。）趙策：趙威后問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女而出於孝者，亦是齊女，無贅壻則已名聞諸侯。（按北宮女之不嫁，特以孝養父母，未見其爲巫兒之依令不嫁也。且既巫兒，例得贅壻。贅壻又不稱嫁，又烏從知北宮女無贅壻哉？以贅壻與巫兒相牽爲說，自難盡合。）贅壻以己無籍，故秦漢於贅壻或加算，或遣戍。賈誼傳云：秦地子長則出贅，本以避賦役，故髮齊巫兒風也。（按子長出贅，與巫兒不嫁自爲兩事，不得混而一之。淮南有贅妻，則贅子僅獨資得貨，出贅未必即得爲壻。蓋贅壻初本爲奴，漸亦成壻。時移事變，未可據後繩前。俞氏論巫兒事或亦其一格，以概一切，則失之耳。）

## 一一九 魏襄王魏哀王乃襄哀王一君兩諡考

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書紀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稱今王，至二十年而書止。杜預左傳後序謂：「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崔述辨之云：「杜氏以史記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謂竹書之今王乃哀王而無襄王，則非也。孟子書稱見梁襄王，孟子門人記此書者，皆當時目覩之人，不容誤哀爲襄。則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稱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則是梁有襄王，無哀王也。」黃式三辨之曰：「韓宣惠王之子諡襄哀王，見留侯傳。魏惠成王之子意亦諡襄哀王，二君薨同年，亦同諡歟？史止稱襄者，正如魏惠成王之稱惠王，韓襄哀王之稱襄王也。」按秦本紀厲共公，年表僅稱厲公。又秦靈公，始皇本紀稱肅靈公。秦武王，始皇本紀稱悼武王。昭襄王，始皇本紀作昭王，趙武靈王，古書或稱武王，或稱靈王。皆其證。史記既分惠王之一世爲二世，因分襄哀之一諡爲二諡矣。」今按三晉之君，自梁惠成以下，率多一君二諡，且有三四諡者，黃以韓有襄哀證魏襄哀爲一君，說最可信。史誤分襄哀二君，猶如後人誤以韓威侯與韓宣王爲二人也。史公記魏諸君名皆可考，獨哀王名無聞，亦一證。

又按魏世家，哀王二十三年卒。索隱曰：「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今按：戰國諸王，未見有行三年之喪者。更未有三年喪畢而始稱元年者。紀年魏史，哀王卒，以之殉葬，蓋所記載終於哀王二十年，其臨薨前三年事，史官未及刊定，故付闕如，小司馬強爲之說，非也。」

## 一二〇 齊伐燕乃宣王六年非湣王十年辨

燕策一：「燕王噲立，蘇秦死於齊，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於燕，激燕王厚任子之。」

子之三年，燕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謂昭王。其敘事甚明晰。齊策二載田臣思勸齊王乘秦韓之戰而攻燕，高誘亦謂是宣王。證之秦

本紀韓本紀，是年乃秦惠王後元十一年，韓宣王十九年，秦韓戰於岸門，而年表均失載。孟子亦

明記與宣王論伐燕事。按諸索隱所引紀年，是乃宣王六年也。歷來儒者於孟子在齊年代，或主當

宣王時，或主當湣王時，紛紛議論不能決。今以諸書參互稽考，則宣王之說自勝。

日知錄：「孟子以伐燕爲宣王事，與

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湣王元年爲周顯王四十六年，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相子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以爲湣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慚於孟子，尙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二十三年，則與孟子

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耶？一今按顧氏此論極疏謬。不博考之紀年之佚文，無以發史表之覆，而以意爲之移易，則終不足以徵信，而重起紛紜之爭，復何益哉？又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謂：「伐燕殺噲，當從通鑑作宣王事。宣王卽位之年，當從史記作顯王二十七年。燕噲與齊宣王前後相左，當移上燕噲之年以合齊宣，不當移下齊宣之年以就燕噲。」此說固若璣孟，子生卒年月考已主之。不論其絕無證佐，全出臆斷。且若燕噲年移前，此後燕昭年又難定。前人種種安排，總緣不肯細心一究紀年耳。

且余謂齊伐燕乃宣王六年，非潛王十年者，猶有旁證，可得而微論者。史記潛王伐燕事僅附見於

燕世家，而田齊世家顧獨不載，又不著於年表，此史公自審其可疑，故掩而沒之也。汪之昌青學齊集卷十

一，齊人伐燕年代考謂：「卽就史記論，齊世家潛王四十餘年中，絕無一語及於伐燕。六國表潛十年正值伐燕之年，亦未嘗及。燕世家全錄國策，其云燕噲立，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亦仍其舊。既與年表蘇秦傳不符，下文又突入諸將謂齊潛王伐燕云云，一篇中忽宜忽潛，似不知燕噲之世當值齊何王之年」，其論最是。

又按田齊世家，有「桓公午五年，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召諸大臣而謀。騶忌主勿救，段干朋主救之。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

公曰：善。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此文殊可疑。史公於齊威王前事皆不能詳，今齊策亦始威王此獨記載

明備，可疑一也。吳師道辨之云：「田臣思卽田忌，與鄒忌段干朋皆仕威宣，何於桓公時已預大

政？」二可疑也。桓公時，秦魏攻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襲燕。其後宣王時，秦魏伐韓，

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舉燕，何其事之脗合？三可疑也。且桓公時，秦魏事無見。年表桓公五

年，魏韓趙伐齊至桑邱，齊伐燕取桑邱。既云三晉伐齊至桑邱，何又云齊伐燕取桑邱？韓自結趙

魏攻齊，則又與求救於齊之文戾。且田臣思之辭曰：是天以燕與齊，而僅爲取桑邱乎？四可疑

也。吳氏因謂：「史乃誤以國策宣王伐燕章附之桓公。」其說甚是。蓋桓宣字相近，史公既以伐燕



爲潛王事，乃以意移此於桓公耳。意當時史公所據本文當有宣王五年之說，而史公乃移以爲桓公之五年也。

按美國斐勒德斐亞大學博物館藏陳壺銘文：「佳王五年，陳再立事歲，孟冬戊辰，內伐郢。」此齊宣王五年伐燕之可證於銅器者。又按宣王五年，鄒忌已先卒。史文與下威王二十六年及宣王二年兩節全同，均不可據。

考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十年，伐取韓石章。十一年，敗韓岸門。」惠文王後元十年，當齊宣王

五年。其十一年，當宣王六年。是秦之伐韓在宣王五年。韓恃救以抗秦，至明年而大敗，齊以此

際襲燕，歲月情事皆恰符。則史公田齊世家桓公五年事，即宣王五年之誤，夫復何疑？

韓策：「秦韓戰於濁

澤，韓氏急，欲爲和，楚僞救韓，韓遂絕和於秦，而大敗於岸門。」大事紀解題云：「濁澤即修魚之戰，事在韓宣懷十六年，在岸門一役前四年。韓和戰之計不安，故兵連禍結，中間重有請救於齊之事也。」然則齊伐燕起宣

王五年，而取燕則在六年，決非潛王之十年矣。

## 〔附〕 燕昭王乃公子職非太子平辨

又按燕策：「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

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寡人國小，不足先後，雖然，惟太

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

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宣王因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

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史記燕世家文略同。索隱：「按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之殺公子平，今此文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爲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駟亦以此系家指燕世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今按小司馬常引紀年而不加遵信，率如此。余疑燕策及史文記太子平將軍市被一節，詞氣支離，多誤衍。當爲「太子因要燕策作數，今黨聚眾，此處應漏將一及字。」軍市被圍，攻子之，不克。此下策史均衍將軍市被四字，又及字乃上文誤移而下者。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以策作已。因策作國構難數月。」蓋太子平及將軍市被始終共事，並及於難。今史策此節文均誤，遂謂市被反攻太子平，而市被又反見殺，於事勢情理均難通也。然則史策下文所云「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者，實爲立「公子職」之字誤。惟今策史同誤，不知先誤者何書，而讀者又以妄易其未誤之本也。今六國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與索隱所引年表文不同。蓋太子二子，又經刊去矣。古書之多經改易，不易審讀，如此。

又按雷氏義證亦謂：「燕策立太子平句，本是立公子職之誤。燕世家又承其譌也。索隱因此信裴駟之解，于年表王噲太子相子之皆死句，刊去太子二字，以扶同後說。校刊紀年者，於燕子

之殺公子平下，又增以不克二字，以彌縫其異。其實皆誤也。夫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可云不克，爲其爲攻也。若上文既云殺矣，下何以復云不克？此種文義，未之前聞。」雷氏論今本偽紀年妄改真本之迹，言極明快。惟市被之冤，雖無的據，固可會合燕策史記今本竹書種種之誤，而據情酌理，以爲申雪也。

又按郭沫若金文餘釋之餘釋羣引唐蘭說，謂：「往年齊地所出北燕兵器，多見鄆王職名，即是燕昭王。」此亦昭王乃職非平一證。

## 一二一 屈原於懷王十六年前被讒見絀十八年使齊非

### 卽放逐辨

史記屈原傳：「上官大夫欲奪屈平憲令稿，屈平不與。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乃令張儀事楚。及楚敗藍田之明年，張儀復如楚。懷王聽鄭袖釋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據此，則屈原見絀，在懷王十六年，張儀去秦事楚之前。其使齊在懷王十八年也。所謂疏屈平，屈平既絀不在位者，屈原初爲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其後稍疏，絀在閒位，卽如使齊，亦其絀後事，然猶未至放流遷逐也。而後人遂謂懷王十六年乃屈

原被放之期，誤矣。詳見近人陸侃如屈原評傳。此誤始於劉向之新序。新序之言曰：「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

原爲楚東使齊，以結強黨。秦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

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向所爲說苑新序，疏謬不可勝辨，此

尤顯與史記相乖。屈原見紂在張儀至楚前，此以爲張儀來楚之後，一誤也。屈原僅見紂，此爲被

放，二誤也。屈原使齊在十八年，此移在十六年，三誤也。張儀賂靳尚鄭袖，在其再來楚之後，

此以爲在初至之時，四誤也。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史記在懷王入秦後，此以爲受張儀之

賂，五誤也。王懋竑疑屈原並不及懷王入秦時，語詳考辨第八七第一二七。此特就史記新序異同言之。屈原使齊，正爲見疏後事，而新序又謂懷王復用

屈原，再使齊，六誤也。離騷言美人香艸多矣。其言椒蘭，亦託物喻意。劉向誤以蘭爲子蘭，又

別造子椒之名，七誤也。朱子楚辭辨證云：「此辭之例，以香艸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於蘭芷不芳之後，更嘆其化爲惡物。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

又誤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艸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嘆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

子椒之屬，蓋不知其幾人矣。」今按朱說甚是。然史記子蘭，未見其必據離騷椒蘭之文而誤。余謂其誤蓋始劉向，誤謂離騷余以

蘭爲可恃句即指令尹子蘭，而妄增司馬子椒之名。王逸又誤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也。至人表又爲令尹子椒子蘭，依其行事當居下

下，而列在第六。與唐勒景差之徒同等，何其謬無高下至此？蓋必有誤，非班氏之本矣。且史固云：「離騷者，猶離憂也。」讀其文字，亦不見有流放

遷逐之跡。今既誤以屈原於懷王十六年前即放逐，遂謂離騷乃被放後作，八誤也。史公屈原傳：「王

始劉向。漢書賈誼傳：「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地理志亦云：「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皆沿劉氏之誤。昔漢武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泣曰：「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也？吾今召君矣。」黯既辭，過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屈原之疏而見紉，不在位，使齊，與其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者，亦猶是耳。後人不辨，率每與劉氏之說同誤，余故詳論之如此。

又按鄒叔子遺書，屈子生卒年月考，論屈子作離騷歲月云：「史記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劉向新序秦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共譖屈原。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考張儀去秦相楚，詐楚絕齊，皆在懷王十六年，則原之見放作離騷，必是年也。離騷曰：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又曰：及華歲之未晏兮，時亦猶未央。又曰：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王叔師注，於前曰及年德盛時，中曰冀及年未晏晚，末曰願及年德方盛壯。以是徵之，則作離騷之時，屈子年方壯。惟老冉冉其將至兮，似非壯年人所宜語。然叔師注引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傳焉，下繼之曰：屈原達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蓋志士惜日，不覺其年之方富也。況冉冉訓漸漸，見五臣文選注。曰將，曰漸漸，皆望而未至之辭。則離騷爲屈子壯時所作，明甚。屈子之生，以周顯王二十六年，下至作離騷之年，適三十一歲。記曰：三十曰壯，則及余飾之方壯

者，正三十之謂也。」今按鄒氏定離騷作於屈子壯歲，似矣，而必牽連史記新序爲說，則誤。屈子作離騷時，張儀來楚與否，今未可考。要之屈子見疏，不係於張儀。其爲離騷，則或與張儀來楚時相先後耳。

## 一一二 孟子去齊考

孟子去齊，當在周赧王三年，齊宣王八年，燕人畔齊之後，此前人已多爲是說者。

林氏戰國編年卷三論此

最析。其言曰：「孟子，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朱子集註引燕人立太子平爲說。則是昭王之立，宣王尚在。而孟子亦未去齊也。陳賈曰：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仁智，周公未之盡，而況於王乎。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孟子去齊，曰：王庶幾改之。皆明明就一人之身言。不得謂過在宣王，而慚在潛王也，則齊宣潛之年，史記固誤，而通鑑亦未合。惟以紀年推之，則燕立太子平在宣王九年，而孟子去，蓋得其實。後人信孟子，即安得不信紀年耶？」按林論孟子去齊時爲宣王極是，至太子平之辨，詳考辨第一二〇，則林氏所未及也。其謂充虞曰：「由周而來七百餘歲矣。」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據此

云：「若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

言之。」因疑孟子去齊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此其誤，江永羣經補義已詳辨

之。謂：「後人於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七十二年。自武王乙卯至赧王己酉三年八百

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合。」江曰：「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始於劉歆曆譜。共和以前之年，史

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豳，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已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食，史記未著卒年，曆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十二年己未，奔豳。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皇極經世通鑑前編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美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曆譜誤衍之數也。」又魏源孟子年表考說同。惟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謂：「劉歆曆譜所謂成王元年者，乃武王崩後之八年，周公攝政七年之明年也。經世諸書所謂成王元年者，乃武王崩後之明年也。又曆譜稱魯武公二年，世家則武公九年，今考定較經世諸書實少五十六年」，與江說異。（參讀本書序文。）

則孟子去齊，當在周赧王三年後，更無疑矣。

宋翔鳳過庭錄有論孟子去齊年歲一節云：「俗傳孟子譜云：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此言誕不足信。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章，言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是蓋在孟子去齊之前。當赧王三年，孟子年過七十，故云齒尊。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則五六十雖在養老之列，而尚無此隆禮，安得以齒尊自居？若孟子生於烈王四年，至赧王三年僅六十一歲，不宜云爾矣。計孟子致爲臣而歸時，已合七十致事，故云致爲臣。若曰不可更仕矣。他日王謂時子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此亦養老優賢之義，不能更令孟子仕，但留其歸也。孟子去齊，宿于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曲禮：七十賜几杖。孟子對客隱几，正是年過七十之證。則生於烈

王四年之說，全不可據也。」今按宋氏信黃震日鈔，謂孟子仕齊潛王，故其論孟子事多誤。獨此條辨舊譜孟子生於烈王四年之說，頗爲精確有見。然其論亦僅足爲孟子去齊年過七十之證，未見其必爲始踰七十也。孟子仕齊八年，將朝王章一事，未知定在何時，不得卽謂赧王之三年。致爲臣與中國授室，亦未可全據七十致事之禮爲說。

參讀考辨第七六。且曲禮亦有不得謝之說，則亦非一踰七十必致事也。

宋氏又謂：「以赧王三

年孟子七十餘歲，知生於安王二十年前後。自安王二十年至赧王三年，恰得七十一年。前尙可言，後則非矣。」宋氏必欲抑後孟子生年者，爲以孟子書載魯平公諡，宋氏必以出孟子親筆，而謂孟子卒後魯平公，故爲此也。若更核以梁惠王稱孟子爲叟之事，知孟子年不應再後。故余謂孟子之生，最晚在周安王二十年者，以此。宋氏之論，蓋有未盡。閻氏釋地又論孟子在齊辭十萬鍾之祿云：「陳戴蓋祿萬鍾，爲齊公族。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祿同於戴，則仕齊當十年。倍戴，當五年。或少倍，亦不下六七十年。」今按孟子言辭十萬鍾，此成數，非確數也。宋氏謂孟子趙注補正云：「王謂時子，養弟子以萬鍾，言致卿祿一歲之粟，若後世致仕食俸之法」，疑爲近是。今卽以宣王元年起算，至宣王八年，固不及十萬鍾。

狄氏編年謂：「孟子其始爲賓師，但受公養之禮，不受祿。其後爲卿，受粟十萬。凡言無官守無言職者，皆在爲賓師時，言當路

於齊加齊卿相者，皆在爲卿時，當分別觀之。」其說極是。然謂受粟十萬，仍不知其非確數也。宋氏四書釋地辨證謂：「孟子在齊二十二年，辭十萬，蓋謂潛王時所辭之祿。」則更大誤。孟子不仕潛王，辨不勝辨，歷觀余前後關係諸篇，自見其失。

又按孟子去齊，居於休。或據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屬宋境，謂孟子去齊之宋。余考孟子



之宋尚在前，此時孟子已年老，既謂至宋，亦何遠居潁川？閻若璩釋地謂：「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此差近是。從此孟子歸隱不復出矣。

又按孟子書，齊宣王梁惠王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俱稱

諡，獨宋王僂不稱諡。書中亦不見述及宋僂亡國。或孟子書成於魏襄王卒後宋亡前十年之內，上距孟子去齊二十餘年。此亦孟子書未必出孟子親自論次之證也。閻若璩曰：孟子道不行，歸而作孟子七篇，卒後，書為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孟子生卒年月考。）又曰：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已手，故但記言語出處。（全上。）周廣業曰：此書敘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於孟子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師訓，謹授受，兼法論語也。至其後編次遺文，又擬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為之。何者？諸子皆孟門高第，七篇中無斥其名者。（孟子出處時地考。）兩說皆近是，而似當以周氏為尤信。如萬章亦有稱萬子，則非盡出章丑之徒之證也。

## 一二三 宋鉞考

漢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篇，班固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又名家尹文子一篇，班云：

「說齊宣王。」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遊稷下。」今按荀子書以墨翟宋鉞並稱，則鉞乃墨

徒也。陶潛羣輔錄以宋鉞尹文為三墨之一，後世惟俞正燮已類稱墨學。班氏稱其書近黃老意者何？荀子曰：「子宋

論，亦以宋鉞為墨徒，而孫詒讓聞詰非之，則古今知此者渺矣。

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正論又曰：「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解蔽

此老子所謂「少施寡欲，絕學無憂」，而稱「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者也。又曰：「





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二三子之善於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礙傷其身也。」又曰：「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典，然而說不免於以治爲至亂，豈不過甚矣哉？」凡此云云，足徵荀卿著書，宋鉏猶在，同居稷下，故其辭氣如是。余考荀卿年十五，始游學來齊，至宣王末年，荀卿年近四十。成學著書，當始其時。宋鉏之沒，或值潛王之世，要與尹文相次。又考鹽鐵論論儒篇，歷述潛王末世，稷下諸儒散亡，有愼到接子田駢孫卿而無宋子尹文，疑兩人或先卒。今姑定宋子遇孟軻於石邱年近五十，則其生當周顯王十年前，或視莊周稍晚。若壽及七十，則與莊卒年亦相先後。莊宋同時，故莊周著書亦時時稱述及之也。

荀子楊倞注：「宋鉏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

愼到同時。孟子作宋，與鉏同音口莖反。一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宋榮即宋鉏，榮偏旁相通。月令腐艸爲螢，呂覽淮南作鉏，榮之爲鉏，猶螢之爲鉏也。」

莊子天下篇稱：「宋鉏尹文接萬物，以別有爲始。」別有之說，又見呂氏春秋去有篇。謂：「

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有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有也。夫人有所有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有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皆甚有所有邪。故

人必別有，然後知。別有則能全其天矣。」此蓋宋尹別有說之猶存者。呂氏篇首即引東方墨者諸子，亦由宋尹墨徒，故引墨家事爲說。言亦就近取譬，類於街談巷語，故漢志以入小說家。余疑呂氏去有一篇，或取之宋子十八篇也。

尸子廣澤篇稱：「料子貴別囿，料子或疑卽宋子。」馬叙倫莊子義證主其說，惟宋有的證。又謂尸子正與宋子同時，則大謬。

## 一二四 尹文考

漢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班固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今道藏本上下二篇，云出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詮次。其序曰：「尹文子者，蓋出周之尹氏，隋志亦云：「尹文子，周之處士，遊齊稷下。」與高注呂覽不同。齊宣

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余黃初末始到

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誤脫。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晁公武讀書志：「

李獻臣云：仲長氏，統也。熙伯，繆襲字也。傳稱統卒於獻帝遜位之年，而此云黃初末到京師，

豈史之誤乎？」四庫提要謂：「仲長氏未必是統，晁氏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近人唐鉞據魏

志劉劭傳註引文章志，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云云，謂：「撰序人故作狡猾，影射仲長

統。未曾細考，遂露破綻。周廣業意林註以爲恐是序出僞托，非是史誤，誠然。」見唐著中國史的新頁尹文和尹文子。

此論撰序者之僞也。

至序稱同學於公孫龍云云，後人疑辨者亦多。余謂偽序所據，本爲「尹文先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今乃誤脫一先字也。考漢志凡云稱之者，皆謂後之稱前。如「列子名圖寇，先莊子，莊子稱之。」「公子牟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班氏此說自誤，詳考辨第一四六。「鄭長者，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將鉅子，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慎子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班謂慎到先申亦誤，詳考辨第一三七。皆其例。亦有單稱其人在某之先者，如「閭丘子在南公前」，「尹文子先公孫龍」，「田俅子先韓子」，皆是。知其在某之先者，正以其見稱於某而定。此與前例一意，語有詳略耳。復有僅舉其見稱於某者，如宋子下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則知宋子先孫卿也。今班氏云：「尹文先公孫龍」，而偽序云：「公孫龍稱之」，正足發明班氏之例。蓋班氏自據當時公孫龍書有稱尹文語而言。惟今公孫龍書既缺，故所稱尹文語皆不見耳。高誘注呂覽亦云：「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與偽序相同。知偽序自有據，而今本之爲脫誤也。

又謂尹文居稷下，與宋鉅彭蒙田駢同學者，以當時稷下先生皆不治而論議。古者宦學齊稱，今稷下之流皆不仕，乃相謂同學。猶史記稱「荀卿年十五，始來遊學於齊」也。當時稷下先生自避仕宦之名而稱學者，後人不深曉，不察同學二字之意，遂妄疑其同學於公孫龍，遂爲減去一先

字矣。容齋隨筆十四引劉歆說：「尹文居稷上，與宋鉏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按：藝文志顏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鉏俱遊稷下」，不謂同學於公孫龍也。近人馬叙倫莊子義證謂洪氏取僞仲長統尹文子叙而訛為歆說。唐鉞云：「馬總意林有尹文子二卷，劉歆注，或者唐代所行尹文子有僞托劉歆注本。容齋所引劉歆云云，即出於此。」（見唐氏尹文和尹文子。）所言似較馬氏為確。

孔叢子：「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而告子思。」今按呂覽正名篇載文與齊潛王論士，則尹文乃宣王時稷下舊人，至潛王時尚在。潛王立，子思死已百年。尹文見潛王，即不及見子思，遑論生子而告哉？孔叢僞書，其言鄙陋，不足信。

書，而沈說又無據，姑以誌一說於此。

列子黃帝篇：尹生從列子居，曰：章戴有請於子。張湛注：章戴尹生名。沈欽韓謂此尹生即尹文。列子既僞

說苑：齊宣王問尹文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以「無為而能容下，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呂覽正名篇載文與齊王論士，謂見侮不鬪，全國之法令，不當以為辱。莊子天下篇謂：「宋鉏尹文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則尹文實承墨氏之緒，陶潛羣輔錄列宋鉏尹文為三墨之一。成玄英莊子疏：「宋鉏尹文咸師於黔而為之名也。」其名書開公孫之辨，無為容下，標道家之的。韓非內儲說上載尹文與齊宣王論治國以賞罰為利器，則通於法家之囿也。兼名墨，啟道法，此自是稷下學風。蓋略當於魏文之鄴下。一時學者廣收並納，包孕富有，散而為天下之道術，則不勝其異也。今傳上下篇，仲長氏序謂即漢志一篇之本而加條次，然其書頗可疑，殆非漢志之舊矣。

大道上：「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驚，禁暴息兵，救世之鬪」云云，明襲莊子天下篇。莊書乃約述宋尹論學宗

邛，決非襲取尹文書也。又聖人下序田駢彭蒙事尤爲誤襲天下篇之顯見者。（詳考辨第一三九。）書中屢引老子，亦爲其書晚出一證。

## 一二五 惠施卒年考

史記魏世家：「哀王九年，與秦會臨晉，張儀歸于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魚曰：『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其言不及惠施。以施在魏地位言，猶高於三人，疑其時已先卒。然則惠施卒年，殆在魏襄王五年使趙後，魏襄九年田需卒前。自此上溯徐州相王，凡二十五年。惠施壽蓋六十左右，其生當在烈王之世。

魏策：「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周宵，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今按策文云：「犀首謂魏王曰：『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又曰：「犀首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蘇代爲田需說魏王，魏王復盾需於側。」則田文初相魏在襄王初年，時田嬰猶尚在。其後至襄王九年而田需卒。孟子曾見襄王，豈有相去三十年之說？

## 一二六 張儀卒乃魏哀王九年非十年辨

六國表魏哀王十年，張儀死。考儀傳，儀以秦武王元年重至魏，當哀王九年。相魏一歲，卒



於魏，則哀王十年也。

秦紀亦同。

惟核之魏世家，哀王九年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三人相，蘇

代爲說魏使相太子，

亦見魏策。

則張儀未相魏。儀傳索隱引紀年云：「張儀以哀王九年五月卒」，郝

氏竹書紀年校正論之云：「史記哀王卽紀年襄王也。」

韓世家集解徐廣亦云：「魏哀王十九年，紀年

于此亦說楚入雍氏，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是張儀之卒，在魏襄王九年。」今按：郝說是也。今本

僞紀年張儀卒在周隱王三年，當魏襄王七年，誤前二年。史記則誤後一年也。雷氏義證定儀死在

哀王十年，並謂九年曾相魏。蓋初以太子相，而卒以張儀爲相。其說皆誤。

齊策：「秦武王出張儀於魏，齊人與兵伐之。」張儀

使馮喜說齊，謂伐秦卽所以信儀於秦王，此亦未可信。蓋襲魏策「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欲攻之，雍湫說齊楚」云云，與此說

合。儀欲以魏合秦韓，惠施欲以合齊楚。惠施見逐，故齊楚怒儀而欲伐魏，似較有據。然尙在惠成王十三年，至武王逐張儀，策

士本雍湫之說，造爲馮喜之事，而史誤取之耳。周季編略謂：「張儀逐惠施在哀王九年」，尤誤。日本瀧川氏史記會注考證

有正儀佚文云：「張儀秦武王元年卒，赧王之五年。」正與索隱引紀年符會。

又考儀傳及楚世家，張儀以楚懷王十八年重至楚，是年卽秦惠王末年。楚囚張儀，旣而釋

之。儀得返秦，值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已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遂

至魏，以魏哀王九年五月卒。卽秦武王之元年也。計其自秦至楚，復返秦而至魏以卒，前後最多

不出十七月，其間更無時北說韓，東說齊，又西說趙而北說燕，甚明。且儀之去楚，懷王已悔

之，使人追儀勿及。時齊尤惡張儀，儀決不敢幸脫楚禍，復說齊趙。且張儀去秦，乃見逐於武

王，又何爲爲之說六國，令相率事秦哉？余觀儀生平足跡所到，僅爲魏秦楚三國。燕齊非所及。至秦本紀稱：「武王立，韓魏齊楚越皆賓從。」集解徐廣曰：「越一作趙。」此乃秦史誇大之辭。然亦並不及燕，亦非張儀連橫之效。今史策載張儀爲秦連橫事，皆虛，已著其辨於蘇秦篇。

考辨第九十五  
又一〇七。

又按楚世家：「懷王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使使遺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懷王二十年，齊乃宣王，非湣王。參讀考辨第一二八。張儀已死，公孫衍亦不在秦。書中又先舉武王謚，皆誤。下文昭睢曰：「秦破韓宜陽」云云，集解：「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然則已非二十年事。』」通鑑載此事於懷王二十三年，梁氏志疑定其事在二十六年。然其時張儀死已久，秦已爲昭王，昭王元適當懷王二十三年。齊仍爲宣王，與書中語益不合。史公此書，蓋不足信。然據書中云云，亦見張儀去秦，本由見逐，當時亦並無六國聽張儀語連橫事。秦事。則此書雖策士妄造，亦可證張儀連橫之不實也。

## 一二七 屈原居漢北爲三閭大夫考

屈原自懷王十八年使齊返，至三十年懷王入秦，中間凡十二年，事跡無考。昔人謂屈子嘗居漢北，證諸九章，如抽思：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指屈原居漢北最顯。而姚鼐云：「懷王入秦，渡漢而北，故托言有鳥，而悲傷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不悟入秦不得曰集漢北。不忘欲返，乃屈原自望返郢，非悲懷王不得返也。姚氏不信屈子居漢北，故強爲之說。又望南山，一本作北山。王夫之云：「北山，襄鄧西北楚塞之山。」要之抽思若爲屈原作，則必在漢北，無疑。又下云：「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則故作快意之談也。

主屈原居漢北，似始王船山楚辭通釋。方晞原亦謂以抽思考之，屈子始放，蓋在漢北，語見戴震屈原賦注引。又屈復楚辭新注，謂抽思篇當作於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三國伐楚時。林雲銘楚辭燈，蔣驥楚辭注，亦以抽思思美人爲屈原居漢北作。

思美人：

「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吾且儵佗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南人卽指楚人。原居漢北，故云然。嶓冢山，漢水所出，原居近之。

而死諫。」

屈復謂：「思美人篇，當作於懷王二十五年，與秦會黃棘時。屈子尚欲南行

悲回風：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跡。」此屈子居漢北，與河域淮源皆近，故云然也。

及九歌湘君：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王夫之云：「九歌應亦懷王時作。原時不用，退居漢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今按洞庭在江北，與漢水通流，參讀本篇附辨一。今日北征而遭道於洞庭，則原居猶在洞庭北也。又「望沅陽兮極浦」，水經：「沅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沔即漢水。沅陽者，漢之陽也。史記：「沅既道」，鄭玄云：「水出江爲沅，漢爲沔。」原居漢北，與沅陽極浦正合。王逸云：「沅陽，江崎名，近附郢。」說文：「沅陽渚在郢中」，此皆以意強說。近人疑九歌非屈原作，固無的據。若王逸以爲屈原放逐南郢沅湘之間而作，以湘君篇論之，尤可斷其必誤。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北渚即洞庭之北渚，

亦卽湘君篇夕彌節兮北渚者也。若江南洞庭，浩瀚黏天，日月若出沒其中，決無秋風木葉之象。參讀本篇附辨一。

國殤

林雲銘楚辭燈：「懷王時，秦敗屈匄，復敗唐昧，又殺景缺，大約戰士多死於秦。」余謂原居漢北，實近其地。觸景傷懷，故有此作。篇中「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嚴殺盡兮棄原野，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云云，皆言北方戰事，與南郢沅湘之間不合。近人或謂曲禮孔疏春秋正義及玉海皆言戰國時通行騎戰，而此篇仍言車戰，以爲九歌出戰國以前。然余考齊策二：「秦具革車三十乘納張儀於梁」，高誘云：「革車，兵車也。」魏策三：「孟嘗君說趙救魏，趙王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至燕，燕王爲起兵八萬，車二百乘。」韓策一：「秦韓戰於濁澤，陳軫說楚王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此均戰國時有車戰確證。蘇秦說齊云：「齊車之良。」說楚趙云：「車千乘，騎萬匹。」說魏云：「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說燕云：「車七百乘，騎六千匹。」張儀說楚韓亦言：「秦車千乘，騎萬匹。」皆計車騎，與徒步持戟之士而爲三。趙武靈王令國人習騎射，國人初不從令，則戰國時固非純行騎戰。又史記燕世家：「

燕王喜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其事遠在戰國末年，去趙武靈胡服騎射踰五十年矣。豈得謂戰國無車戰哉？又豈得據此疑九歌之不出戰國哉？其言吳戈長劍秦弓，亦明係戰國時人語。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與女遊兮河之渚」云云，以漢北近河，故及河伯。若南郢沅湘之間，則去河已遠，不應祀河神也。

以至漁父：

水經沔水注引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云云。」又曰：「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纏絡鄢郢，地連紀都，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王夫之云：「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在今均州武當山東南。漁父觸景起興，則此篇爲懷王時原居漢北所作可知。孟子亦載此歌，蓋亦孔子自葉鄧適楚時所聞漢上之風謠也。」今按近人亦疑漁父非屈原作，然亦足爲原居漢北一助證耳。史記敘之頃襄王怒遷屈原之後，亦誤。

諸篇，皆可見。余則謂原爲三閭大夫，蓋卽其居漢北時也。何以言之？王逸云：「三閭之職，掌

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此凡有二誤。以任三閭大夫混於爲左徒任職用事時，一也。不知三閭乃邑名，因謂職掌昭屈景三族，二也。以公邑稱大夫，私邑稱宰之例，如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凡稱某某大夫者，率以邑名。楚則有縣尹縣公，然亦有大夫。如上官大夫譖屈原，上官卽邑名也。姓纂：「楚莊王少子蘭爲上官大夫，後以爲氏。」莊王卽頃襄王，子蘭乃莊王弟，懷王稚子，此誤。通志氏族略：「楚王子蘭爲上官大夫，因以爲氏。秦滅楚，徙蘭西之上邽」，亦以子蘭卽上官大夫，而上官則爲邑名。又據策，靳尚死在懷王入秦前，而上官大夫下及襄王。人表上官大夫五等，而靳尚列七等。劉向新序王逸離騷序，乃以上官大夫爲靳尚，非也。應邵風俗通：「三閭大夫屈原之後有三閭氏。」通志亦入以邑爲氏類，則亦謂三閭乃邑名。惟三閭之邑，不見於他書。余又考楚有三戶，蓋卽三閭也。左氏僖公二十五年傳：「秦晉戍郢都，楚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限以圍商密。」杜注：「郢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都縣。商密今南陽丹水縣。析，南陽析縣。」水經注：「丹水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是都本在商密，後都既遷，而其地乃改稱三戶。左哀四年傳：「以界楚師於三戶」，杜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卽此矣。」蓋商密之郡，以畏秦之逼而遷楚南，爲楚之附庸。楚遂踞其故地，而更名三戶。三戶者，表楚昭屈景三族。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南陽府志：「內鄉縣有屈原。括地志云：「內鄉卽析縣故地」，正古商密都國境也。殆屈原爲三閭大夫，正在丹析之三





其時洞庭亦在江北，不在江南也。

史記蘇秦傳：「秦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至郢。漢中之

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集解：『駢案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

荆，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爲五渚宛鄧

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卽五湖，與劉氏說不同。』今按集解引戰國策，其文見於

秦策。『張儀說秦王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

陳。』其文又見韓非初見秦篇，作洞庭五湖江南。五渚卽五湖，而五都亦卽五渚也。史記蘇秦傳

文，亦見齊策。鮑云：『五渚，史註在洞庭。』吳云：『今詳本文，即上引史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

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今按司馬貞吳師道兩人，謂五渚應臨漢水，在其下

流。此所云下流，乃對秦之在上流而言，應善會。此絕無疑者。然裴駰五渚在洞庭，此據策史原文，亦必無疑。後人自疑洞

庭在江南，故迷惘不得其解。若知戰國時洞庭本在江北，則策史原文已明，不煩紛紜也。水經湘水注：「資

沅湘澧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以資沅湘澧兼江水而足五渚之數，牽強難信，所不待辨。而後人必不忍捨江南洞庭之成見，眞所謂積非之成是也。又余考戰國楚都鄢郢，在宜城不在

江陵。荀子議兵篇：『楚人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

鄢郢舉，若振槁然。』是其證。史記白起傳：『昭王二十八年，攻楚，拔鄢郢五城。明年攻楚，拔

郢，燒夷陵。」此所謂郢，即郢郢也。參讀考辨 第四二。蘇秦傳又曰：「秦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郢郢

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此最得之。水經沔水注：「夷水東注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

長谷水，即是水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故郢郢之舊都，城南有宋

玉宅。」是也。楚世家云：「頃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

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衰，遂不復戰，東北

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高誘曰：秦兵出武關則臨郢，下黔中則臨郢。此誤釋郢郢爲郢與郢也。秦兵先拔郢，再拔黔中，則高說之誤，顯然矣。水經

注：「郢水歷宜城西山，謂之夷谿。」則西陵夷陵皆近郢郢，爲楚先王墳墓所在。後人以宜昌之夷陵說之，不知秦

拔巫郡黔中，尙在其後，且係蜀師東下，與白起不涉。故毛遂曰：「白起率數萬之眾，一戰而舉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

之先人」也。蔡澤亦云然。秦拔郢郢，而襄王東退保陳，若楚都江陵，秦兵已先取郢，南下破楚都，何

能轉迎秦鋒，越其兵路而遠避至陳哉？楚自昭王徙郢，本無復回江陵之明文，後人疑楚都仍在江

陵者，徒爲班氏漢志所誤耳。班志謂楚始封在丹陽郡之丹陽縣，此豈可信者？曾鞏襄州宜城縣長溪記，荆及康狼，楚之

白起將攻楚，去郢百里，立碣壘是水爲渠，以灌郢。郢，楚都也，遂拔之，是宋人猶知白起拔郢在宜城，不在江陵。先秦故籍，不較班書爲可據乎？楚都郢郢既近漢

水，則襲郢而取洞庭五渚，洞庭五渚亦必近漢水矣。故知洞庭五渚當臨漢，與漢水相通流也。

又水經江水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郢郢，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

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勿能制，南氏用分爲二。按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今按酈氏釋南郡名義至確。然既知南郡爲二南之南，則鄢郢必指宜城，決非江陵，自可見矣。自鄢郢殘破，漢封臨江王乃在江陵，不在宜城，惜乎酈氏之未能辨也。

然則江南何指？曰：秦本紀：「昭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正義引括地

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則所謂江南者殆指此。程恩澤國策地名考謂：「下漢至五渚者，仍由漢入江而後至洞庭也。」不悟如

此則非四日可至。秦之攻楚，亦何待遠至洞庭？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謂：「燕策所謂取洞庭五渚者，由江取洞庭，由漢取五渚。」則江南二字又難安放。此皆不得洞庭五渚地望而強爲之說者。今再以九歌言之，曰：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此決非江南、洞庭，湖水廣員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之

所有也。曰：「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今按湘卽漢

也。參讀下篇。湘君爲漢水之女神，而祭神者居漢北，故望神之來享，而曰北征，又曰遭道洞庭，正

以洞庭與漢通流，而祭者猶在洞庭之北也。

又按山海經中山經有洞庭之山，曰：「其木多相梨橘櫟，其草多薺靡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

居之，是常遊於江湖，豐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今按中山經諸山皆在江北，

此又洞庭瀟湘，戰國人以爲在江北不在江南之一證也。

吳任臣廣注引：「劉會孟曰：洞庭之山，今屬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中有一穴，深不可測。」嘉慶一統志：「洞

庭山在德安府應山縣西四十里，山下一穴，其深不測。」山海經洞庭之山，固在應山縣境與否不可定，要之在湖北不在湖南，則無疑也。

## 〔附〕 屈原沉湘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楚辭歌洞庭，在江北，其言湘沅沅諸水，亦江北水也。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飲湘波之魚。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高蔡卽上蔡，是與上蔡相近有湘水也。水經沅水注：「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卽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卽襄陽縣之故城，王莽之相陽矣。」襄陽可以爲相陽，則襄水亦得爲相水。楚辭湘水，或卽襄之異字。樂史曰：「荊楚之地，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爲襄，其名無定。故陸澄之地記曰：『襄陽無襄水。』其說與水經不同，然同謂楚地有襄水之名也。滄浪卽襄之聲緩，故漁父歌滄浪，而屈子則曰：『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中』，今鄂人猶呼漢水下流曰襄河。然則襄湘滄浪，皆漢水也。瀟湘亦卽湘之聲緩，後人以湖南有瀟湘二水，而必謂山海經之瀟湘卽是，此皆不識古代地名之造成及其遷徙之理者也。史公疑湘水在江南，故改漁父篇湘流爲常流，乃成不辭。又涉江篇：「哀南夷之莫吾知，且余濟乎江湖。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鄂渚，漢志南陽有西鄂，其地望正值丹析漢北。則湘水所在，斷可知

耳。余疑沅卽涇，今漢北有涇陽。則所謂「乘舸船而上沅」者，亦在其地。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四十三，均州風俗下，謂：「漢中風俗與汝南同，有漢江川澤山林，少原

隰，多力耕火種。人性剛烈躁急，信巫鬼，重淫祀，尤好楚歌。」原文引漢書地理志，而略變其辭。余意屈原九

歌，蓋產其地，遠承二南遺響。自王逸以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說之，近人乃有主九歌爲湘江

流域之民歌者。湘域在兩漢時，尙爲蠻貊荒區，豈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則之民歌哉？又寰

宇記一百四十五，襄州風俗下，引襄陽風俗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今俗其日食粽，並有

競渡之戲。」隋書地理志亦謂：「楚人因屈原赴汨羅，乃有競渡之戲，而以南郡襄陽爲尤盛。」

春秋「楚屈瑕渡鄢伐羅。」杜注：「襄陽宜城縣西二十里羅川城乃羅故國」，水經江水注：羅故居宜城西山。又湘水注亦

云。惟謂楚文王遷之長沙，則殊無確據。又按：水經湘水注：秦滅楚，立長沙郡，卽青陽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荆王獻

青陽以西，已而敗約，擊我南郡。漢書鄒陽傳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不悟遠在昭襄時，秦已拔楚巫黔

中，甯待至是復獻長沙以西乎？越世家：擊龍長沙，楚之衆也，竟陵澤，楚之材也，越窺兵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復貢事於鄢

矣。此長沙青陽與無假之關，皆當在楚北。越之伐楚，亦循春秋時吳楚兵爭故道。知青陽以西，卽指南郡一帶地矣。而後人都以

大江以南地穿釋之，此皆不知古地名遷徙之例，故每往而多誤也。然則羅之與湘，地望同近鄢郢，襄陽風俗，蓋有由來，安見屈原之死

必在大江之南，長沙之外也哉？

## 〔附〕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解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語解者不一。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此最得之。春秋列國宗族，其見於左氏內外傳者，如魯有三桓，鄭有七穆，宋有戴桓之八族，晉有八姓，見左昭三年傳。十一族，見晉語。及殷民六族，七族，懷姓九宗，見左定四年傳。祝融八姓，見鄭語。之類，以數字計宗姓者，不勝縷舉。楚之三戶，亦其例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皆望文生解，非其義矣。蓋南公意謂楚之公族雖祇三家，足以亡秦，不泛指民戶言也。其後陳吳發難，亂者四起，皆重立六國後。楚懷以外，如魏豹趙歇韓成田市，皆以故國舊族。其他一時將率，亦多往時大家名族之裔。雖云將相無種，而平民崛起以亡人國，究是當時創局。雖陳嬰之母，亦知驟貴不祥，欲倚名族。況南公遠在亂前，其不以興滅繼絕，復國報仇之大任，期之誰何三家之小民，亦已明矣。而司馬貞索隱獨謂諸說皆非，按左氏「以昇楚師於三戶」之文，因謂三戶是地名。孟康遂稱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是南公之善識。不悟三戶之爲地名，本由楚起丹陽，以其三族而名發跡之地。而南公之







北。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惟敗燕無注。盧文弼曰：「當在齊閔王十年，載史記燕世家。」今按楊注所引年歲，皆依史表而誤。此三事均在潛王初年。盧說誤信史記，疑本文敗燕即子之之亂，亦非也。蘇代之說燕昭也，燕策誤爲喻曰：「今夫齊王，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其言潛王事，序次正與荀文一例。若敗燕誠當子之之亂，則應序於最先，不下列詛秦舉宋之間矣。鮑氏注燕策謂：「覆三軍得二將事，史竝不書。」志疑亦謂：「此齊與燕戰事無考。」二人皆不以爲即子之之亂，是也。今爲證之於荀子書而益信。又史記樂毅傳云：「當是時，齊潛王強，南敗楚相當作將，唐昧於重邱，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今考敗楚重丘，正潛王初立之歲。吳師道梁玉繩皆定是年趙已滅中山，謂潛王助之者，誣也。梁氏志疑亦力辨趙滅中山不借助於齊又三年，與魏韓共擊秦。又十年，爲東帝。其後三年，燕伐齊，潛王走莒，在位前後十八年。若以翌年改元計，則爲十七年。其事略如此。毅傳不載敗燕事者，事輕故略。雷氏學淇說之云：「齊策司馬穰苴乃潛王大臣，而史記穰苴傳謂燕侵河上，穰苴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竟，此即齊潛敗燕之一證。」

卷九 觀於蘇代之言，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其事啟釁自燕，齊則始敗而終勝，則雷氏之

說洵信。

史記穰苴傳，又以燕侵河上與晉伐阿甄并說，則誤混於田忌馬陵之役而言也。參讀考辨第八十五。

由此而論，潛王正一好戰喜事之君，而不久其位。

者。若如史記，敗楚重丘已爲潛王之二十三年，其戰禍皆在晚年，而早歲則默無舉動。不應精壯

務偷息，投老勤遠略也。

蘇代稱其爲長主，亦謂即位而年事已長，非言其在位之久。新序卷二：齊婦人無鹽見宣王，諫其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宣王乃立太子，拜無鹽君爲王后云云。列女傳長

同。劉向撫春秋戰國時事，往往多誤，不可盡信據，然如此條，似宣王亦以長君即位，參之孟子見齊王之章而益信。蓋威王在位久，宣潛皆以壯歲始登極，此亦齊運隆昌之一因也。

齊策：「張儀爲秦連衡說齊王。」高誘注：「齊宣王也。」史記則謂是潛王。張儀之說，在

周赧王四年。

此姑依舊傳爲說。若實論則本無其事，詳考辨第九五。

其時當齊宣王九年。又十年，潛王始立。則高說是也。楚世

家：「懷王二十年，齊潛王欲爲從長。」其時齊亦爲宣王，非潛王。

參讀考辨第一二六。

秦策：「甘茂亡

秦之齊，道遇蘇代，蘇代爲說齊潛王。」史記甘茂傳取之。甘茂亡，在秦昭王元年，時當齊宣王

十四年。下距潛王立尙五年。史記秦昭元當潛王十八年，不足據。劉川姚氏本作「蘇秦謂王

曰」。時秦已死，當係代字之譌。而王不作潛王，則爲得之。馬驢釋史卷一百一十六探秦策此文，亦僅

作齊王，無潛字。又水經汶水注引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今本紀年亦

然。其時尙爲威王，而蘇秦傳正義引紀年作齊潛王。顧氏日知錄卷二十五杞梁妻條已辨之。古書於

此等處率多誤。通論大體，自不據此生疑也。

# 一二九 魏襄王十九年會薛侯於釜邱考 附馮驩

水經濟水注引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於釜邱。」是年爲齊湣王元年，即湣王立後一年也。史記孟嘗君列傳：「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今竹書稱薛侯，即中立於諸侯時矣。然則齊襄王立者，乃齊湣王立之誤。湣王立於魏襄王十八年，即孟嘗離齊稱侯之歲也。秦本紀昭襄王八年，魏公子勳諱公子長爲諸侯，在孟嘗稱侯後二年。孟嘗君稱薛公者，孟嘗傳索隱：「嘗邑名，在薛之旁。」集解：

「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於薛城。」方其封邑，避古侯稱而不居，故曰孟嘗君。及其自擬於諸侯，故曰薛侯也。其前田嬰未卒，孟嘗已爲相於魏。詳考辨第一二五。其與

襄王固有素。其後當宣王晚節，而孟嘗君揮齊柄。方是時，魏自惠成王卒，襄哀王初立，聯三晉伐秦不勝，又東敗於齊，而霸國餘威，遂一蹶不振。參讀考辨第九五。自是乃成秦齊爭長之勢。楚世家云：「齊湣王伐敗趙

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是也。惟誤宣王爲湣王耳。

而楚懷王惑於張儀，反覆依違其間。秦武王卒，昭王立，楚懷又背齊

合秦，而齊韓魏三國伐楚。時懷王二十六年，則齊宣王之十七年也。史誤爲齊湣王二十一年。其時孟嘗方擅

齊，特使公孫宏於秦，觀昭王之爲人。

參讀齊策及呂覽不侵。惟此事的在何年，已難考。所可知者，必昭王新立未久，孟嘗未入秦，未識昭王時，故有此舉。黃氏編略定在周赧王十三年，即

齊宣王之十八年，亦以意言之，無確證也。而昭王問公孫宏則曰：「薛之地大幾何，而欲以離寡人。」則孟嘗在齊，固已

戴震主之威名，天下知有薛，不知有齊矣。及楚失秦權，而秦亦聯齊伐楚，敗楚重丘。參讀楚世家。於

是昭王慕孟嘗君，欲招之入秦，使涇陽君來質於齊，孟嘗以賓客諫，不果行。參讀孟嘗列傳。而是年，宣

王卒，湣王初立。史記誤爲湣王之二十四年。史記謂：「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

之權，遂廢孟嘗君。」孟嘗列傳。齊策亦謂：「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而孟嘗

君就國於薛」者，正其時矣。孟嘗傳又謂：「文乘間問其父嬰，君相齊於今三王矣。」云云，三王蓋指威宣湣言。呂氏大事記附田嬰卒於湣王元，林春溥戰國紀年依之。竊意史公於嬰文威宣年世多

譌，此亦未足信據。今田嬰卒歲雖無考，要之在宣王時。而孟嘗見廢，則正湣王初立之際。此則大體可見也。孟嘗既見廢而之薛，於是乃有馮驩之歷說。史謂其至

秦，策謂其至韓。今據水經注引紀年，魏襄王十九年，釜邱之會，適當湣王元年。即湣王立後之一年。孟嘗

本爲魏相，則其見逐於齊湣，使驩先容，而與魏爲會，情事恰符。明年，秦昭王八年，即齊湣王

二年，涇陽君復歸秦，而田文亦入相秦。則謂馮驩入說秦王，亦非盡無因也。孟嘗列傳謂：「湣王卒而載馮驩事，又謂齊王恐秦召之，即復用孟嘗君，若孟嘗見逐復返，並未入秦者，亦誤也。」固誤。

則爲湣王之三年。林氏戰國紀年謂：「薛侯會魏王之明年，齊與魏會，韓以兵合於三晉，因使孟嘗君入秦，即齊策所謂孟嘗君爲從，先觀秦王之謀也。及秦覺其詐，孟嘗君幾不免，歸遂與韓魏伐敗秦軍。史但謂孟嘗君怨秦，而不知其謀從非一日也。」今按孟嘗合從固非一日，然謂其入秦在許觀秦王，則恐未必。馬驢繹史謂薛侯會魏王釜邱，即孟嘗合從伐秦事，亦誤。林氏則承襲馬說而誤也。若考定齊宣湣之年代，則諸誤自釋矣。又同時復有趙武靈詐爲使者窺秦事，未知信否。

至湣王七年，田甲劫王，田文走，湣王復召田文，則史記所載舍人魏子事也。自是孟嘗君謝病歸

老於薛，不與齊政。其後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

趙策：李兌約五國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構於秦，或謂魏王曰：「今王挾故薛公以爲相，云云，考李兌約

五國伐秦在魏昭王之九年。（考辨九五。）則孟嘗相魏當在此年或稍前。又按：呂禮相齊，與蘇代孟嘗相嫉。秦昭王十九年，齊秦稱東西帝，而蘇代勸齊釋帝號，背秦約而攻宋。是歲齊稱帝二月即去之，秦亦不果稱帝。呂禮即以是年亡歸秦。不二年，齊

遂滅宋。蓋當時欲合齊於秦者，呂禮也。欲離齊於秦者，蘇代孟嘗也。齊合於秦則存宋，齊離於秦而宋滅。齊去帝號即離秦，故呂禮亡歸。黃氏編略定呂禮逃歸秦在齊滅宋後，恐未是。荀子王霸篇：「齊閔薛公，燕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誅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一若齊滅宋，孟嘗未去齊，尙預其事，亦非也。別有附辨詳後。後齊湣王敗，魏昭王十三年，秦取魏安城。孟嘗君爲魏

求救於趙燕。是年，乃齊襄王元年，孟嘗君尙在魏。以後孟嘗事無聞，蓋已年老，不久而卒。史

稱：「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襄王畏之，與和」，誤矣。蓋史記之誤，由於不辨宣湣之

年也。余因考湣王年，故並論孟嘗事以相證。

又說苑善說篇：有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求爲書寄秦王事，張祿即范雎也。爲秦客卿，已在昭王三十六年，距孟嘗爲魏求救燕趙又十二年，孟嘗若老壽，固未嘗不可及，然史公傳張祿，其事雖譌說，委悉備至，不能謂不信。今向敍張

祿告昭王語，似昭王之與孟嘗，爲未嘗相知者，則年代先後不相當矣。說苑不可據，往往如是。

馮驩之事，昔人多疑之。史載魏子爲孟嘗收邑入，評林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

聞異邪？」考證張照按則謂：「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大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尙如此，則流言亦

如此，舉不足信。」張氏又謂：「客背孟嘗，驩爲客謝云云，本國策譚拾子語。馮驩各節，疑亦

褚先生續爲之，與史文不類。」又史記載馮驩事與策文不同，葉氏習學記言謂：「史記蓋別有所

本，其義爲勝。」而梁氏志疑又摘指其不合者有四，謂爲倣撰無疑。余又考史記李牧傳索隱，以

馮煖爲龐煖，信如其說，馮驩在孟嘗後，蓋不及爲孟嘗客也。參讀考辨一五七。戰國雜說，附會假托，何可

勝辨？馮煖之事，徒以其文采斐亹，爲世傳誦。至於魏子譚拾子云云，則早已在若存若亡之間，孰信孰僞，無可深論。而傳說之興，亦有其因。雖其人姓名不必盡確，其事始末不必盡實，而語時有可採以證史跡之眞者。則馮驩一事之傳說，要本於宣王末湣王初，孟嘗離秦中立，而自附於秦魏以爲重之際，如余前所考論，固甚彰彰也。

## 〔附〕 孟嘗去齊相魏考

孟嘗去齊之魏，在齊湣王滅宋前，凡有二證。魏策：「齊欲伐宋，或謂魏王曰：臣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云云，孟嘗奉陽同數爲三晉吏，一證也。又趙策：「齊援趙以伐宋，齊人設謂魏王曰：王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趙世家惠文王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卽其人。尊虞商以爲大客，此皆齊人之去齊者」，是二證也。孟嘗曾主伐齊，亦有二證。東周策：「或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君獨修虛信爲茂行，不與伐齊以忿強秦，不可。」一證也。秦策：「薛公爲魏，謂魏冉曰：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是二證也。魏世家：「昭王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

西。潛王出亡。燕獨入臨淄，而魏王與秦王會西周。」蓋卽其事矣。史記孟嘗君傳謂：「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一誤也。又於滅宋前載孟嘗君與穰侯書，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考田齊世家秦世家伐齊均在滅宋後一年，此在滅宋前，二誤也。呂禮亡，據秦紀再傳在齊秦稱帝之歲，而此又相歧，三誤也。至稱孟嘗齊襄時中立，其誤已辨在前，則四誤也。余考孟嘗以田甲劫君之歲見疑，卽不任用。其後乃鬱鬱而之魏，而呂禮亦以田甲劫君之歲至齊。禮主合齊秦，而孟嘗居魏，不利齊秦之合，其相嫉誠有之。然其伐齊，卽在燕與三晉合軍之歲，時呂禮已去。孟嘗之告魏冉曰：「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此推言將來，非謂呂禮時值大用也。要之孟嘗去齊在滅宋前，主伐齊在滅宋後，事理甚顯。今史記孟嘗列傳載孟嘗召秦伐齊逐呂禮於滅宋之前，又於宋滅後書孟嘗去齊，則兩失之。梁氏志疑爲孟嘗辨無主伐齊事，亦可不必。惟荀子王霸篇謂：「齊閔薛公，疆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荀子親與潛王孟嘗同時，其言不應有誤。蓋破楚詘秦，孟嘗皆在齊。燕事無考，或亦孟嘗在齊時。故行文牽連而下，遂若舉宋時孟嘗猶在齊。此乃古人爲文未分析處，當分別善觀也。

爲此計者。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此史公載范雎告秦昭王語，亦不言孟嘗去齊在滅宋之後。

史記范雎傳：「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辟地千里，而齊尺寸無得焉。諸侯見齊之罷弊，與兵伐齊，大破之。皆咎其王，曰：誰

## 一三〇 宋元王兒說考

韓非外儲說左上：「兒說，宋人善辨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辨也。乘白馬而過

關，則顧白馬之賦。」呂覽君守篇：「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莫之能解。兒說之弟

子請往解之。」淮南人間訓高誘注：「兒說，宋大夫也。」莊子外物篇有宋元君得神龜事，釋

文：「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案元公名佐，平公之子，在春秋世。而史記龜策傳元君作元

王，且云問博士衡平。春秋固無博士，名家白馬之論，亦戰國後起之說。是宋於戰國時別有元王，

亦稱元君，不得謂即春秋時之元公也。莊書雖有仲尼聞之之說，然寓言無然。宋自王偃稱王，及身而滅，實正猶魯哀公問莊子，固不可據。

諸書俱以偃諡康王，荀子王霸篇則稱獻王，不見稱元王。考趙策李兌之謂齊王曰：「宋置太子以

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是王偃時曾置太子爲王，竊疑宋元

君即其人，乃王偃所置太子爲王者，故稱元君，亦稱元王也。又考李兌之說曰：「臣之所以堅三

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此謂非爲毀秦有利於齊，特以便齊之乘間攻宋而已。而宋置太子以爲王，

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天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



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是宋置太子爲王，正三晉攻秦之際。其時齊先已攻宋而無利。其後太子去國，齊乃乘隙而殘之耳。齊湣王二年，楚懷王入秦不返。其明年，齊湣王三年，陳軫說魏韓趙燕齊五國合縱而戍魏韓之西邊以擯秦。詳據釋史卷百三十一，周季編略卷八上。此卽李兌所謂「

臣之堅三晉以攻秦」之事也。然是時孟嘗新自秦歸，方怨秦，故率韓魏以攻秦，而趙宋則持兩端。東周策：「或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與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是也。趙策：「富丁欲以趙合秦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亦其時事。

其後湣王六年，秦與楚粟五萬石。九年，楚迎婦於秦，秦楚既和，故策言：「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乃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李兌乃對」云云，是已在湣王十三年後，至十五年間也。據此知當楚懷王入秦，三國攻秦之際，正宋置太子爲王之時。考楚懷入秦之年，趙武靈王傳國少子，自稱主父。宋置太子爲王，正與趙同時，特不能定其孰先孰後爾。按戰國策：「秦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又犀首

謂張儀曰：「請令魏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先生不受，亦許由。」呂氏春秋：「魏惠王謂惠施曰：寡人實不若先生，請得傳國。」其時學者方唱尚賢傳國之高論，策士和之，時君震於其說，燕噲竟讓子之而國亡。今去其事僅十五年，趙武靈宋偃皆六國賢君，好名，同傳其國於子。後武靈餓死沙邱，而宋亦父子失和。太子出走，仇之者乘機傾利。宋王既老，國人解體，而四隣皆敵。李兌本主殺武靈者，至是亦贊齊攻宋，而宋遂以亡。觀李兌其民親上守堅之說，亦足證宋之爲誣也。神龜所在，亦有天下之徵兆，此必當時民間傳說，與周鼎入宋同例，參讀考辨第九九。又按韓非子說疑：燕君子噲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煙汙池臺榭，外不羈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據此，則燕噲實亦賢君也。以燕噲趙武靈之賢，可以旁推宋偃。凡其時能感動於學者所高唱禪賢讓國之美論，而不惜身親爲之者，要之皆一時非常之君，必有其可取之一端，惟宋偃燕噲皆身死

國亡，不如趙武靈尚有功業震赫於當代，身雖不終，而國祚幸保，故宋假燕噲獨濟世俗譏詬之鋒。韓非書距燕噲特近，其言必可據信，亦猶如孟子之論宋王之仁政也。（參讀考辨第九九。）又考穰侯傳：「趙人樓緩

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秦相。」索隱：「仇液，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

而記別也。」今按仇液卽宋相仇赫。蓋宋趙時和睦。至於趙惠文十一年，齊秦稱帝之歲，趙使董

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見趙世家。而蘇代於是年自燕至齊，亦勸齊伐宋，不兩年宋亡。則宋之

逐太子而招來外患，蓋在是年，卽王偃五十年，正齊秦稱帝之歲。

兒說弟子爲宋元王解閉，則兒說亦與元王同時，而年不後於元王可知。是時惠施卒踰十年，

下距公孫龍說燕尚十五年，兒說年輩，蓋在施龍兩人間。上承惠施，下接公孫龍。公孫龍白馬非

馬之論，殆自兒說啟之。莊周年先於龍，而齊物論已有以馬喻馬之非馬，不如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之論，足證白馬非馬，非創始於龍矣。又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呂東萊說：「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

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辨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今考墨經亦有仁義內外之辨，則名家論題淵源，固自甚遠，不始兒公孫。余旣爲宋康王辨誣，又考元王

兒說，聊爲言故宋文獻者鈎沉焉。

## 〔附〕 唐鞅田不禮考

又按趙世家：「惠文王三年，主父滅中山，還歸行賞，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



# 一三一 楚頃襄王又稱莊王考

余考楚頃襄王又稱莊王。楚策：「莊辛謂楚襄王。」高誘注荀子，作：「莊辛謂楚莊王。」

其證一也。金氏國策補釋亦言之。

韓非喻老：「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

王先慎據楊倞注荀子，改作莊子，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作莊周子。莊周年世固可與楚襄王相接，

或乃莊辛，周字蓋或人旁注耳。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騫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莊騫之事，又見荀子議兵篇，云：「楚兵殆於

垂沙，唐蔑死。金氏國策補釋云：「垂沙乃重丘之譌，唐蔑即唐昧也。」

莊騫起，楚分而爲三四。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此三事相續。垂沙之敗在懷王時，鄢郢之舉在襄王時，莊騫爲盜，據韓非書在莊王時。然

懷襄之間別無莊王，則莊王即襄王之證二也。楊倞注荀子引韓非書杜子諫曰作莊子。莊子即莊

辛，與楚襄王同時，此莊王即襄王之證三也。御覽八二，文選鮑照擬古時注，引韓詩外傳云：「楚襄王聘莊子爲相」，亦莊辛。

莊周，謂與楚威王同時，遂誤以莊騫亦楚威王時。故西南夷傳云：「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騫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高誘注淮南主術，亦從史記，謂莊騫在威王世。又高注呂氏介立云：「騫在楚威王時」，同出一人，不應互歧。成亦威字形近而誤。而曰：「莊騫

者，故楚莊王苗裔也。」此由史公見先秦古籍以莊騫爲莊王時人，而不知莊王即襄王，遂誤謂莊

王在春秋世，不得其解，而以莊。驕乃莊。王。苗。裔。矣。

索隱云：「莊驕，楚莊王弟。」則亦謂莊王時人。惟謂莊王弟，未審何據。

又云：「驕定漢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通典辨之曰：「楚自威王後，

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取巫。黔。中。若驕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陷巫。黔。中，道

塞不還，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後漢書則言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驕也。」通志亦以

范。史。爲。定。

志疑讀：「蔚宗蓋依華陽國志。」今按史記西南夷傳正義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引國志，皆云頃襄之時，則梁說是也。惟今本國志南中志云：楚成王遣莊。驕伐夜郎，蓋經後人妄改。此又莊王即襄王之

證四也。韓。非。姦。劫。紂。篇。又。云：「楚。莊王之弟春。申。君。」夫春。申。君侍頃襄太子質。秦，則韓。非。所。指。莊。

王，上不能爲懷王，下不能爲考。烈王，其即謂襄王明矣。此又莊王即襄王之證五也。

史記滑稽列傳

時，有優孟語王曰：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集解：「晏。嬰案：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然史序優。孟事在湣。子。完後，優。旃前，楚莊王在齊。威王秦始皇之間，亦即襄王也。惟史公不能辨，又誤以牽涉於春秋時之莊王與孫。叔。敖，遂轉迷歧耳。

戰國時君多有異諡兼行，後人不考，如莊。驕之事，遂糾結而不可解矣。

## 一三二 春申君乃頃襄王弟不以游士致顯辨

史記春。申。君列傳有說秦。昭王書，其文見秦策四，鮑氏本僅作「說秦王曰，物至而返」云云，無起首一節，並不以爲春。申語。高注：「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則亦不以爲昭王。其下又

云：「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高注：「文王，始皇祖，莊王始，故曰三世。」史記亦作文王、莊王。金正煒國策補釋云：「秦至文莊以後，齊君王后事秦謹，秦地得接於齊，則要絕天下。韓非所謂荆趙之意絕，趙危而荆孤也。魏策：梁者山東之要也。秦之連年伐魏，意即在此。若昭王時，齊方與秦爭帝，說者不爲此言矣。」則其文顯出昭王後。鮑改莊爲武，是誤從史記黃歇說昭王之說而妄改策文也。新序收此事，無先帝文王、莊王以下三句，亦誤於史記，知其不合而削之。又拔燕酸棗虛，集解徐廣曰：「在始皇五年」，事見始皇本紀。又：「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地策文誤北字，據金氏補釋改。入秦。策文誤燕字，據秦補釋改。」金云：「史記始皇紀，王弟長安君成、驕將軍擊趙反，此即其人。」均見此文在始皇時。其下又云：「王申、息眾二年，然後復出」。策文誤之字，據補釋改。則此文至早乃始皇八年事。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則爲此說者，決非春申。李善注文選辨亡論引此文「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以爲頓弱說秦王，蓋蒙上章爲說。知鮑氏本無起首一節，實爲國策舊文。自新序後語皆本史記，襄此文在頃襄遷陳後秦昭王時。至刻川姚氏據以增補入策，後人遂羣以此文歸諸春申矣。余考史記載春申事，不足信者頗有之。韓非書茲劫弑臣第十四以春申爲楚莊王弟，莊王即襄王，見前考。與史記絕不同。韓非親與春申同時，其言當可信。如屈原以楚宗姓，爲懷王左徒之例，春申以游學博聞事頃襄王，爲左徒，蓋不以游士躋要職。

中包胥國策作楚冒勃蘇。楚冒即勃蘇，勃蘇則包胥。蓋楚武王兄蚡冒之後，食邑於申，因以爲氏。然則黃歇猶申包胥之例，其先或封於黃耳。且七國自秦外多用宗戚主政。四君竝稱，如信陵平原孟嘗皆貴戚，知春申正亦以王弟當朝。太史公不得其說，以爲春申必有大功奇績，始獲信任，而考實無從，因以或人之說始皇者，誤以屬之春申也。史記游俠列傳：「近世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之賢者。」則亦以春申爲王者親屬矣。漢書游俠傳：「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亦稱春申爲公子。金氏國策補釋云：「春申與孟嘗，信陵平原並稱四公子，當亦楚之疎屬，故朱英說以代立。」

又按楚策：「虞卿說春申君曰：楚王春秋高，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爲主君慮封，莫如遠楚。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春申君曰：魏齊新怨，雖欲攻燕，將何道？虞卿因請使魏。」吳師道注謂：「按史考烈王元年，封歇春申君，賜淮北地。後十五年以地邊齊，言於王，以爲郡，請封江東，因城故吳墟。此策言楚王春秋高，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則在未封之前，頃襄之時乎？頃襄之三十四年，趙嘗伐燕，豈或此時勸以踐燕定封，亦欲其取地於他國，如魏冉乎？淮北邊齊，猶難之，況燕地乎？亦非計之便也。然遠楚徙封，卒用於城吳之時，皆斯言有以啟之。」及門黃少荃謂：「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齊楚相約攻魏，秦救魏，乃罷兵，此在頃襄三十三年，故曰齊魏新怨。又虞卿言：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秦逐穰侯正在頃襄三十四年，乃眼前事，故虞卿以說春申遠封自全也。知吳說大體可信。」據此





志疑以惠文相樂毅，孝成相田單，證平原三相三去之說。然樂毅相在惠文十四年，十八年魏冉來相，孝成又相虞卿，此未可刻劃求之。

## 一三四 王氏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補正

余著繫年粗就，得讀海寧王氏所爲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喜其持論與余正合。其訂正史記晉世家索隱引敬公十八年魏文侯初立，謂十八二字乃六字誤離爲二之類，與余說若合符節。知考古之事，其究歸於一是，無可逃避遯逸，有如此也。惟其書頗有脫誤，不及一一寫入考辨，爰逐條彙記於此。三晉以上與余書無涉者不復及。王氏自云：「考證所得，當別爲札記。」恨未見其成書也。

輯校出公十九年，（燕孝公卒，次成侯載立。）

史記燕世家：「孝公十二年，韓趙魏滅智伯。十五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三年。」又曰：「案紀年成侯名

載。」「今據此補。」

案：索隱作智伯滅在成侯二年，輯校誤作三年。成侯之立，應在晉出公二十年。明年稱元，又明年智伯滅，則成侯之二年也。

輯校敬公（十一年），田莊子卒。

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十二年，田莊子卒。案宣公十二年，當晉敬十一年。」



伐鄭在周威烈王十二年，則不誤。

校輯

(十七年)，於粵子朱句年。史記越世家索隱。卒。

案：朱句卒年當晉烈公五年，輯校誤與前同。

又按：即依輯校推算，亦應在幽公十八年，今遞次誤前一年。今本紀年朱句卒在周威烈王十四年，則不誤。

校輯

烈公元年，趙簡子城茲氏。水經沁水注。

案：水經注作趙獻子。其時實獻子，簡係字誤。

校輯

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水經河水注。

王氏原案：「田居思即戰國策之田期思，巨思之史記田敬仲世家之田臣思，諱。水經濟水注引

紀年作田期，史記田敬仲世家按此下原本似脫索隱二字。引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而據濟水注齊田期伐我東

鄙，在惠成王十七年，距此凡五十三年。且此時三家尚未分晉，趙不得有邯鄲之稱，疑河

水注所引晉烈公五年，或有誤字也。」

案：水經河水注引紀年：「晉烈四年，初學記卷八太平寰宇記卷五十四，所引同，官本校作二年。趙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

思伐邯鄲，圍平邑。十年官本校作九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於平邑，邯鄲之師敗逋。獲韓舉，取



韓世家，乃妄改爲威王耳。

水經泅水注：「趙肅侯二十年，韓將舉與齊魏戰於乘丘」，此條必據史記，而脫一三字，衍一將字。若引紀年，不當改算爲趙肅侯之年。而趙與齊魏戰，亦無緣及韓將。

至水經注九年十年皆字誤。又考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

兵去。」田敬仲世家六國年表均載此事，去韓舉之敗五年。其時爲梁惠王後元三年。則水

經注五年，田居思伐邯鄲圍平邑，或卽此事，而誤三爲五也。則此兩條，均係惠王後元以

後事，水經注均以事關平邑，牽聯而引，遂以誤承晉烈公之後。故後二事皆稱邯鄲，而前

一事獨稱趙，則事之先後顯然。又前條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輯校脫漏未載，不曉何

故。今考趙世家：「獻侯十三年，城平邑」，時爲周威王十五年，實當晉烈公之六年。而今

水經注作四年，官校本作二年，三說參差，必有一誤。疑水經注本文當爲晉烈公二年，趙

城平邑，後三年云云，後八年云云，後三年後八年者，本指惠成王後元，而誤承晉烈公之

後。後人不察，遂以後三年謂二年後之三年，而改爲五年。以後八年謂二年後之八年，而

改爲十年也。今本紀年趙獻子城茲氏在威烈王七年，原注晉烈公元年。趙城平邑，在威烈

王八年，則亦是晉烈公二年矣。知趙世家獻侯十三年城平邑者誤。

陳氏集證亦本今本紀年，主趙城平邑在晉烈公二年，是也。

然亦誤謂田居思伐邯鄲在烈公五年，故有邯鄲之都，自趙獻侯烈侯已然之說，皆由未能細讀水經注原文而誤。楊守敬水

經注疏要刪，據朱謀瑋箋，謂：「成邯鄲本作伐趙邯鄲，趙戴據今本竹書作邯鄲者誤。」不知今本竹書亦有來歷，未必朱

箋是水經注原本。當通觀其全，以定從違。楊氏徒以趙敬侯始都邯鄲，故疑此

條不應作邯鄲，其實田居思已出趙敬侯後，所誤不在邯鄲二字，而別有在也。



……一四		文公 一（二四卒）	
幽公 一（一八卒）		……六	
烈公 一	即幽公之十八年	……二三	
……二		簡公 一	即文公二四年簡公以是年立
……一四	魏文侯四四 三晉命邑爲諸侯	……一二	即簡公立後第十三年

輯校 十一年，田悼子卒，（次田和立），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田布圍廩

邱，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邱，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布敗逋。水經瓠子水注。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引「齊宣公五

和立」四字，亦據索隱補。十二月，齊宣公薨。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

輯校 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水經汝水注。

案：此實一事也。翟員即翟角字訛。趙韓皆系國名，而翟角否者，以紀年乃魏史，故省略

也。齊宣王五十年，當晉烈公之十一年，其年田悼子卒，田會反，皆在宣公卒前。索隱引

紀年，乃在宣公五十一年者，疑索隱此條實衍「一」字。宣公實薨於五十年之十二月，











亦字誤。晉桓公十五年，正當魏武侯二十二年，蓋卽哀侯入鄭之翌年也。

校輯 趙敬侯卒。史記晉世家索隱引「晉桓公十五年，趙敬侯卒。」

案：與韓哀侯卒同年，亦魏武之二十二年也。

校輯 (二十六年)，燕簡公四十五年卒。史記燕世家索隱。

案：索隱云：「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妄也。」索隱不信紀年，故遂以爲妄。今考桓公以下燕君年數，索隱不復引紀年爲說，知史與紀年相同。桓公元年在周烈王四年，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燕簡公立，說見前。下數至周烈王三年卒，得四十三年。是年桓公立，翌年改稱元

年也。然則簡公四十五年，乃四十三年之誤。若以卽位翌年改元之例，則簡公得四十二年。索隱數其始立至於卒歲，故云四十三年耳。此條當移前至魏武侯二十四年，方合。

校輯 (惠成王) 六年，於粵寺區弟思殺其君莽安，次無顓立。史記越世家索隱。

案：無顓之立，應在惠成王七年，輯校誤前一年，說詳前。今本偽紀年在周顯王四年，亦誤前一年。

校輯 (八年)，齊桓公十二年弑其君母。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

案：索隱作十一年，此注十二年，乃字誤。齊桓十一年當梁惠成王六年，齊桓十二年，當



案：無顯卒在惠成王十五年，則其後十年，乃惠成王之二十五年，當楚宣王二十四年，齊威王之十二年也。輯校誤前一年，均依朱氏存真而誤，說詳前。朱氏又辨與楚世家威王七年事不同，則是也。徐文靖紀年統箋以楚策齊魏戰馬陵一節說此，誤矣。陳氏集證亦有辨。

校輯

二十六年，敗韓馬陵。

史記魏世家索隱。

案：今本偽紀年顯王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陳氏集證云：「顯王二十四，當魏惠二十

六，魏世家于此年無韓魏戰馬陵事，而於惠王二年有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之語，與韓世家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合。蓋烈王七年事，正梁惠王懿侯二年。

按此實韓懿侯之六年，陳氏本史記年表誤，詳考辨第七一。

伐韓趙，所以報濁澤之役。

原注：「中緩爭立，韓趙來伐，大敗魏于濁澤。」

六國年表載韓魏馬陵之戰，亦同在烈王七

年。惟敗趙于懷在前一年，與世家不同。魏策亦云：「魏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

樂祚，敗韓馬陵，敗趙于懷。鮑注云：「惠王二年，樂祚趙將。並以此爲惠王二年事，則當

在烈王七年，我師伐趙圍濁陽之上。又魏世家索隱云：「案紀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

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夫所謂又上二

年者，蓋指惠成王之二年而言，非謂在戰馬陵上二年也。輯紀年者似誤會此語。」今案：

陳氏說極是。輯校與今本偽紀年同一誤會。朱氏存真錄敗韓馬陵於惠王十八年，則涉索隱

下文趙敗魏桂陵之年而誤。

校輯 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索隱。

王氏原案：「魏世家索隱引，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二十七年十二月，在周正爲二十八年二月，是魏世家索隱已改算爲周正也。田敬仲世家索隱引，齊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考紀年齊威王以梁惠王十三年立。至此正得十四年。」

案：王氏謂索隱改紀年夏正爲周正之說，他無可驗。而水經泗水注引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與魏世家索隱所引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同爲一事，而又加詳。水經注所引正亦作五月，不得謂其亦已改從周正。若水經注所引係紀年原文，則索隱又何以改於彼而仍於此？王說不足信。蓋齊師自上年冬出征，魏師自以翌年敗北耳。詳考辨第八四。

校輯 二十九年，（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史記六國表：惠王二十九年，秦孝公二十年，會諸侯于逢澤。徐廣曰：「紀年作逢澤。」水經渠水注引徐說略同。

案：會諸侯于逢澤者乃梁惠王，非秦孝公，詳考辨第八十三。輯校誤。

校輯 後元（九年，鄭）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史記韓世家索隱。

案：索隱此條五月上脫八年二字，詳考辨第一〇二。輯校隨文鈔錄，未能訂正。

輯後元（十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遁，獲韓舉，取平邑新城。水經河水注。

案：敗韓舉事在惠王後元八年，輯校誤從朱說，已詳前辨。參讀考辨第一〇二。

輯後元十一年，（會韓威侯齊威王于）平阿。史記孟嘗君列傳：「田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但齊之威

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案韓昭侯紀年亦當作韓威侯。

案：輯校改齊宣王爲齊威王，是也。然據上條韓世家索隱梁鄭會巫沙後，鄭威侯已稱鄭宣王，則此處亦當作鄭宣王。

## 一三五 宋康王滅滕考

宋策：「康王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金正煒國策補釋云：「世本稱齊景公亡滕，漢地理志

水經注並云齊滅滕。竹書紀年書於越滅滕，春秋正義謂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春秋釋例又云：「

滕自叔繡以下至公丘三十一世，爲秦所滅。今據趙策蘇代所言，秦起中山與滕，而趙宋同命，以

證此策，自視諸書爲可據。」趙策作起中山與滕，金云：「廣雅，起，立也。勝當爲滕。宋策於是滅滕伐薛，中山滅於趙，滕滅於宋，秦起復二國，故曰趙宋同命也。」今按滕先滅

於越，後又復立，其詳已不可考。參讀考辨第四九。孟子至滕，當梁惠王後元十三年，爲宋王偃之十六年。



滕文公好賢，行仁政。時定公初薨，問孟子而定三年之喪。又使畢戰問井地。惜不壽，孟子遊梁返齊爲卿，而文公卒。參讀考辨第九八，計其在位先後不踰八年。其後，滕事復無考。蘇代之說，在五國攻秦後，當趙惠文王三年。時中山新滅，在五年前。與滕俱舉，則滕滅亦不甚久。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謂竹書今王終二十年，今王者魏襄王二十年，正趙武靈王傳國少子何，自稱主父之歲。明年爲趙惠文王元年。索隱不謂竹書有宋滅滕，知宋康滅滕在魏襄二十年後，故竹書不及載。然則滕滅於宋，正在趙惠文王元年，至三年間，其後踰十年而宋亦爲齊滅矣。呂氏大事記，王氏通鑑答問，馬氏文獻通考，皆謂滕滅在周赧王二十九年，此由史記齊滅宋在赧王二十九年而誤。

又按譚貞默孟子編年略云：「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此所謂傳記者，不審何書。然余定滕滅之年，上推二十一年，適滕文公卒，固無誤。任啟運孟子考略謂：「記言孟子去滕二十一年而滕亡」，則決不然。或任氏誤記文公卒後二十一年爲孟子去後二十一年也。

## 一三六 荀卿自齊適楚考

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及齊湣王薨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

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四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攻之。」今按潛王滅宋在十五年，

年表誤讀三十八年，詳考辨第二八。

其明年爲燕昭王二十七年，燕使樂毅謀伐齊。又明年，齊潛王之十七年，而樂毅

以秦魏韓趙之師入齊至臨淄。潛王走莒。是荀卿諸人之去，當在潛王五十六年間也。是時荀卿年當五十五六。殆自遊燕以後，重復至齊，亦爲稷下列大夫，而慎到田駢之屬爲老師，至是而相率散亡也。

胡元儀卿別傳據鹽鐵論此文，謂是卿適潛王末年，至齊。鹽鐵論明謂荀子以潛王末年去，何得卽推以謂潛王末年來，胡說非也。

史記孟荀列傳敘荀卿至楚在齊襄王時

三爲祭酒之後，蓋誤。至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益不足信，辨詳後。

汪中荀子年表謂：「荀書疆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鎭吾後，勁魏鈞吾

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

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潛王之世。潛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

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淄，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又曰：「此齊相爲薛公

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今按田文相齊潛，其去位在齊潛之七年。詳考辨第一二九。若

汪氏言可信，則荀卿之說，乃在潛王七年前。自是迄於潛王之敗尙十年，則荀卿在齊殊久。若以

燕子之之亂卽來齊，則前後可得二十許年矣。

近人有疑荀卿來齊，已在王建之世者，不能與鹽鐵論背，而荀子本書王霸一節，更爲難通。

# 一三七 慎到考

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趙注：「滑釐，慎子名。」焦循云：「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飴我釐麴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知之，注云：至，來也。到與來爲義同。然則慎子名滑釐，其字爲到，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爲慎子卽禽滑釐，或以爲慎子師事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今按焦說是也。馬氏莊子義證，又以孟子書離，說益支，不可信。漢志法家者流，有慎子四十二篇，注：「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夫到與孟子同時，而按鹽鐵論，慎子以潛王末年亡去，則慎子輩行猶較孟子稍後，豈得先申子？荀子非十二子以慎到田駢齊稱。莊子天下篇稱彭蒙田駢慎到。田駢學於彭蒙而與慎到同時，是慎到後於彭蒙也。近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謂慎到稍在前，彭蒙次之，田駢最後，亦非矣。

至孟子慎子在魯相遇之年，今已不可確指。薛方山云：「魯爲齊弱久矣，安能伐齊？此必因潛王敗而走莒時。」黃鶴四書異同商辨之云：「薛說非也。燕人畔，立昭王，孟子因此致爲臣



及。今既趙策無此語，則慎子侍云云，乃慎氏襲趙策以爲慎子書，以慎子乃趙人，故云侍趙王也。此亦不足據。又云：「藺相如困秦王歸，有矜色，謂慎子」云云。秦趙會澠池在魏昭王十七年，其獻璧在趙惠文王十八年秦拔趙石城之前，亦在魏昭王十三四年，與鄭同事時亦相當，而又稍後。豈慎子誠晚年及見藺子哉？

慎氏書又有「許犯問慎子」云云，許犯學於禽滑釐，卽許行。見考辨第一三二。慎氏以孟子有滑釐不識之語，故僞撰許犯問慎子矣。又「田繁問」云云，益不足據。

又有「環淵問慎子」云云，今按史記稱：「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到環淵接子田駢騶爽之徒各著書。」故慎氏妄造環淵問。又稱：「孟子與說齊宣王而不說，謂慎子。慎子曰：行無隱而不形，夫子居魯而魯削，何也？」是又襲淳于髡之言爲慎子也，皆不足信。

又有「鄒忌以鼓琴見齊王，稷下先生淳于髡到田駢接子環淵相與往見鄒忌子」云云，此事見史記田齊世家及劉向新序，皆僅說淳于髡。慎氏竊取其說，又加以孟荀列傳所舉慎到田駢諸人，遂以實慎子書，其僞跡益顯。

今據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爲齊稷下先生，與田駢齊名，至潛王時而去，則慎子事之可信者。太平寰宇記卷十三，謂：「慎子墓在齊陰縣西南四里，則慎子自潛王末亡去，蓋老死於齊，或未適他國。又郡齋讀書志以慎子爲瀏陽人，未識何據。唐志十篇，而讀書志只一篇，蓋已僞物矣。至其學術宗旨，



世，蓋與慎到相先後，較孟軻淳于髡略晚，亦與惠施、季真同時。季惠或先接子而亡也。漢志人表皆作捷子，接捷古字通。通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本邾公子捷菑之後，以王父字爲氏。」人表捷子在尸子後，鄒衍前，年亦相當。孟荀傳稱其：「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漢志捷子二篇，在道家，其殆主命定之論者耶？季真莫爲，則近於機械的自然論。要之二人，既不信有天神主宰（莫爲），又不許有人力斡旋（或使），皆處不得已而爲隨順。與莊周同時而持義亦相近。  
孟荀傳索隱：「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其事不詳，無可考矣。

# 一三九 田駢考 附 彭蒙 王觸

史記孟荀列傳：「田駢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漢志道家有田子二十五篇，呂覽高誘注云：「消書十有五篇。」  
班固曰：「名駢，莊子釋文引慎子云：「田駢名廣。」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七略曰：「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語見文選宣德皇后令注。莊子天下篇稱其學，與彭蒙慎到並列。呂覽不二篇：「陳駢貴齊」，高誘注：「齊生死，等古今也。」田子之齊生死，蓋與莊生略似，皆承楊朱重生貴己之說而微變之者。

齊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與義通。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









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鑒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紆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賦詞乃荀子俚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向又謂：「春申君得書，恨，復因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此尤無理。黃式三周季編略信有荀卿答書，而亦不信有反楚復仕，曰：「荀卿是時年已八十餘，反趙之後，無棄趙卿而再仕蘭陵之理。」又曰：「書賦之辭嚴厲，無應召之意。」余謂春申誠賢荀卿而再聘，亦不仍以蘭陵屈。凡此皆史記之所無，而尤不近情理之甚者。且余觀荀卿書，如說齊相，應秦昭王，應侯問，議兵於趙孝成王前，凡其行迹所至，皆有記載。其論列時事亦詳，然至於邯鄲之解圍則止。獨自爲蘭陵令後十八年，無片辭涉及，又絕不言春申君。有之惟成相一語，曰：「春申道綴基畢輸。」盧文弨疑之，曰：「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郝懿行則云：「此荀卿自道。荀本受知春申，爲蘭陵令，蓋將借以行道。迨春申亡而道亦連綴俱亡，基亦墮輸矣。」今按卿以八十頽齡，爲令蘭陵垂二十年，親著書數十篇，曾無一語自道政績。其弟子如韓非李斯之徒眾矣，亦不一語及其師治道，並又不見於他之稱述。則所謂畢輸之基者安在？郝氏道亦連綴之語，尤強解非文理，則盧氏之疑是也。劉師培荀子斟補云：「春申當作魯申，左傳定四年晉重魯申，魯申卽魯僖公，此句承上文展禽三紆言，

展禽與魯僖同時，魯不用展禽，周公之基業至僖公而竟墮也。」此承盧氏而創新解，殆可信。余讀成相一詩，皆有遭讒憤世之辭，殆卿當齊湣王時以讒去楚之所感而作也。故卿之遭讒在齊湣王世，非楚春申也。其之楚在爲齊襄王時稷下老師之前，非在襄王後也。其至趙在自齊至秦之後，非爲令蘭陵而後之趙也。其退老而著書，所論止於邯鄲之役，正卿八十之年，非其後尙爲縣令二十年，然後乃廢退而家居也。史記所傳，失情實者多矣。荀卿春申之事，豈必以見於史記而信之哉？然則史說無本，何以又確指其年，謂荀卿封蘭陵在春申爲相之八年乎？曰：非也。蘭陵屬東海，爲魯地，故史姑附之楚滅魯之歲。史固未能確指，而後人乃確信之也。又按：史記滅魯年亦誤，詳考辨第一五四。

曰：然則荀卿之爲令蘭陵，果盡無稽乎？曰：是不然。荀卿適楚在湣王末年，當頃襄王之十五年。是年取齊淮北，蘭陵或以其時歸楚，而荀卿爲之令，非不可有之事。又春申既頃襄弟，其時或已用事，而進言荀卿於楚王。史自誤爲春申爲相之後也。又按荀子堯問篇：荀卿弟子概述其師之所以不遇，亦無一語及春申。史記又云：「荀卿卒，因葬蘭陵。」劉向序錄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蓋卿。』」蓋卿與蘭陵洵有淵源，至於是是否卒而葬焉，而遂令後人思慕之如是，則亦無可詳考矣。要之，史說之誤，自有可得而辨者，因爲之辨如此。

又按應劭風俗通卷七窮通篇：「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云云，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作書數十篇。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遣春申



楊秉四，與夫子而五，果孰是耶？」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然惠施卒，龍在童年，莊周之死，龍亦其學初成，豈遽與儒墨楊惠爲五？若公孫龍誠字子秉，則其語蓋出莊子卒後，公孫龍成名之際。又按洪頤煊曰：「秉疑宋誤。」馬氏莊子義證謂：「尸子廣澤篇料子貴別園，即宋子字譌。案料形音均相近。故尸子作料，秉與案形亦近，故此又作秉也。」

又按淮南道應訓：「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能呼，龍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史記孟荀傳：「龍爲趙人。」又見漢藝文志班固注，及列子釋文。則龍之說燕，蓋自趙而往，爲初出也。

## 一四二 公孫龍說趙惠文王偃兵考

呂氏春秋審應覽：「趙惠文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不可以虛名爲，必有其實。今蘭離石入秦，而王綽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是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史記趙世家：「惠文十七年，秦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十九年，秦敗我二城。」志疑云：「敗當作取。」趙奢將攻麥邱，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龍言蓋指是時事。石城者，通鑑胡注謂即漢西河之離石縣。高誘注呂

覽，亦謂蘭離石二縣，今屬西河。梁氏志疑據趙世家肅侯二十二年，秦取代蘭離石，謂何待是時始拔。然考同篇武靈王十三年，亦云秦拔我蘭，已復復出，況惠文時乎？趙策：「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請納焦黎牛狐三城以易之。已而背之。秦怒，令衛胡傷伐趙，攻閼與，趙奢敗之。」年表閼與之役在趙惠文二十九年。秦本紀在昭王三十八年，較年表後一年。合之趙策，是其事由蘭離石。此惠文時秦拔趙蘭離石之的證也。又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高注：「殺犀武於伊闕。」按年表，其事在秦昭王十四年，前攻趙拔兩城十一年，然則兩城者，蘭與祁也。云蘭離石者，兼言兩年事。若當武靈王十三年，則白起尚未用事。此亦秦拔蘭離石當趙惠文時之的證也。志疑又不信趙奢廉頗伐齊得地之事，云：「是時齊尚止二城，麥邱屬燕，齊無可攻。年表田完世家他處皆無其事，疑史誤。」不知史策言齊獨存二城者，指其五年中最後而言，非齊一敗而諸城皆下，即無地可攻也。謂餘城皆屬燕，特舉大數言之，以燕獨入齊臨淄，又始終主其事也。非謂其他三晉諸國，均不得尺土一城。不博觀會通，而一切以繩，失者多矣。

林氏戰國紀年謂：「據國策，鄒忌謂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是在威王之世已然。況宣  
湣以來，取燕滅宋，楚割淮北，西侵三晉，拓地愈廣。而謂七十餘城之外惟餘宮與即墨，其他別無可取，豈其然乎？」此亦一說。

今以呂覽公孫龍之言參之，知趙世家所記固不誤。然則公孫龍對惠文王之言，乃在惠文二十年後審矣。考燕昭王以惠文二十年卒，公孫龍蓋即以燕昭卒後去燕適趙。趙惠文初

立年幼，主父尚在，未能當國。四年李兌殺主父，其後惠文始自臨事。此云事偃兵十餘年，語亦適合。龍之說燕昭趙惠文兩君，皆以偃兵兼愛，蓋亦治墨學之遺緒，而文以妙辨，故乃與惠施齊名也。

又呂覽淫辭篇：「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

居無幾何，秦攻魏，趙欲救之，秦使人讓趙，曰：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龍曰：此亦可以發使而讓秦，曰趙欲救之，秦獨不助，此非約也。」高注：「趙王，趙惠王也。」梁云：「空雄，聽言篇作空洛，此疑爲作空雒，寫者誤耳。」今按年表，趙惠文二十年，

與秦會涇池，蘭相如從。二十三年，秦拔魏兩城。空洛疑涇池字誤。公孫龍正以會涇池之年來

趙。據此文，龍蓋自始即客平原君家。

林春溥戰國紀年，以公孫龍此說係於周赧王三十二年秦取魏安城，孟嘗君求救于燕趙事下。時燕昭入齊之翌歲，公孫龍方在燕。又不悟空雄乃涇池字

訛，臆定無。自此至邯鄲解圍凡二十年，公孫龍常在趙。平原君之厚待公孫龍，可見也。

文選鄒陽上書吳王注，引新

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今按劉向新序說宛多不可信，此殆以史記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而誤。

## 一四三 荀卿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考



史記孟荀列傳：「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閼辨，夷也文具難施，淳于

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

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此文謂荀卿初來，稷下尙盛，及

後諸儒零落，而荀卿獨在，最爲老師也。然鄒衍、鄒奭尙在荀卿後，不當與淳于髡並列。參讀考辨第一四四。

至年五十，乃十五誤倒。荀卿自十五游學來齊，其後曾至燕，見燕王噲。燕王噲不之用，後重適

齊，則爲稷下列大夫。至潛王滅宋驕矜，稷下先生慎到、田駢之徒皆散，其時荀卿則適楚。以上均詳考辨第一

〇三及一。是皆爲史文所不具。此云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者，以稷下之制壞於潛王末年，至襄王而重修

也。今考襄王五年，田單殺騎劫。重修列大夫之缺，當在此後。是時荀卿年踰六十，自楚復返

齊。而往者田駢之屬同時散亡者，皆已死，故荀卿最爲老師也。汪中荀子年表謂：「荀子年五

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潛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是誤謂田駢已死於荀子來齊之

前。近人有疑史文鄒衍之術以下一節爲衍文，謂當以田駢之屬一語直接始來游學云云，是荀卿始

來，乃在齊襄王時，亦不與田駢諸人相接，皆與鹽鐵論所記背繆，殊不足信。參讀考辨一二三。及襄王死，

荀卿乃游秦。詳考辨一四九。史謂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亦誤。蓋史記述荀子行跡，僅及齊楚兩

國，不知其有之秦、趙之事。又謂其爲蘭陵令而終老於楚，故以適楚移之三爲祭酒而去齊之後。

今自襄王六年至襄王十九年，前後凡十有四年，荀卿之三爲祭酒，當在其時。

## 一四四 鄒衍考 附鄒爽

史記孟荀列傳：「鄒衍至梁，梁惠王郊迎。至趙，平原君側行檄席。至燕，燕昭王擁簪先驅。」漢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班注云：「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王應麟引封禪書「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齊人奏之」爲證。今按：衍至趙，見平原君，在信陵破秦存趙之後，

事見平原君列傳。其時梁惠王死已七十二年，燕昭王亦死二十二年矣。張守節云：「鄒衍與公孫

龍同時」，是也。衍已不及見燕昭，齊宣，遑論齊威、梁惠乎？

文選阮嗣宗詣蔣公奏記注，揚子雲解嘲注，引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

皆郊迎而擁簪。其言或爲史公所本，而語差無誤。

燕世家又云：「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

趙往，士爭趨燕。」燕策亦云然。

大戴禮保傅篇：燕昭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無劇辛。

然其說殊誤。時僅有一樂毅耳，鄒衍、劇

辛皆在後。史策爲盛言士爭趨燕，遂誤攀後來者爲說，非情實也。韓非亡徵篇：「鑿龜數筮，兆

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



鄒衍後。而史記以夷與淳于髡慎到田駢同稱稷下先生。余考鄒衍自齊使趙，已在王建八年前後，則稷下故事，疑下逮 王建時，猶未全泯矣。

又漢書人表有軋子 熙子。錢大昕三史拾遺謂：「即治春秋之夾氏鄒氏。軋與夾音相近，熙即聚字，鄒與聚聲亦不遠。」沈欽韓前漢書疏證亦謂：「熙子乃鄒子之誤。藝文志有春秋鄒氏傳，蓋孟荀列傳所稱三鄒子之一。」今按：人表軋子熙子後，即次以沈子 北宮子 魯子 公扈子 尸子，皆治春秋，則錢氏之言信矣。而史記孟荀傳稱：「鄒衍深觀陰陽消息，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漢書嚴安傳，嚴安上書曰：「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此皆言鄒子學術大旨之僅存者。凡漢儒治公羊春秋，言通三統，改制質文諸說，其實源自陰陽，與鄒衍說合。今所謂春秋鄒氏傳，雖不知於三鄒子中當何屬，又不知其所論者何若，要之或亦與公羊家言相近，淵源同自鄒衍，則沈說亦可從也。

漢王吉能治鄒氏春秋。又鹽鐵論論儒篇，謂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則鄒衍陰陽之術，其先本之儒，漢儒尚多能言之者。

## 〔附〕 鄒衍著書考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班注：「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是鄒衍書有四十九篇，與終始五十六篇兩種。考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此終始五十六篇書，出於齊也。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中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是也。」史又云：「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漢志五行家有羨門式法二十卷，疑即羨門高，亦傳騶子之術而不能通者也。此騶子四十九篇傳於燕齊海上之方士，而尤盛於燕也。集解引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索隱：「主運是騶子之書篇名」，是也。然則兩書雖俱出鄒子，而實不同。周禮大司馬「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鄒司農說：「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王應麟謂卽鄒衍四十九篇文，其語良是。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皇疏云：「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



起。呂氏春秋應同篇始見其說，已在秦始皇時。齊人之奏鄒子終始，明以媚秦，而上托於鄒子。其果爲鄒子說否，未可定。後人皆言鄒衍言五德主相勝，若與月令時則言相生一派不同。余考漢志鄒子書，及班固如淳諸家舊注，乃知鄒子言五行，實爲月令時則所祖，而五德終始之篇，其果爲鄒子當時創說，抑其徒所托，轉屬未定之疑問也。

## 一四五 莊子見趙惠文王論劍乃莊辛非莊周辨

莊子說劍篇：「昔趙文王喜劍，太子惲請莊子。」釋文：「司馬云：趙文王，惠文王也。」

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洞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彪之言誤。」今按：自惠文王元上推三百五十年，乃當齊桓管仲之世，彪言固誤，然不應一誤至此。田子方篇：「莊子見魯哀公」，釋文：「司馬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公後百二十年。」今自周貞定王元魯哀公卒下數百二十年，乃爲周顯王二十一年，其時當梁惠王二十三年，齊威王之十年也。依年表乃三十一年自此而下五十年，適當趙惠文王元年。因知釋文所引司馬本云「趙惠文王後莊子五十年」，傳寫之誤，乃爲「三百五十年」。古書多

誤，而於年世數字尤甚，率如此矣。然考周顯王二十一年，莊子年僅十齡，至二十齡。則下至趙惠文元年，莊周亦六七十，固與惠文相值，如長歷所推不虛矣。惟依趙世家，惠文初立，年不過十一歲。今說劍篇謂其太子患王之好劍，乃募能說王止劍士者。量其意緒，非甚童弱。則其事最早當在惠文初元二十餘年後。世家：「惠文二十二年，置公子丹爲太子。」即孝成王，不言其前有廢太子事，烏得別有太子哩？且其時莊子年最少亦踰八十，而謂其遠道而來，爲太子治劍服三日，以見趙王論劍，而冒不測之險，必不然矣。昔人均斷說劍爲僞篇不足信，然未能詳考其年者，余故爲論定如此。

參讀考辨第八八。又按：抱朴子歛士謂：「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不知是即據說劍，抑別有他據。若使別有他據，是莊周固曾至趙，然亦仍無以證說劍篇之真。

又按楚策：「莊辛說楚襄王，不聽，去而之趙。留五月，新序雜事二作：「不出十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

地。新序雜事三，作：「王果亡巫山，漢鄢郢之地。」

襄王於是使人徵莊辛於趙。」秦拔巫，在頃襄王二十二年，正趙惠文王

二十二年，置公子丹爲太子之歲。

周季編略亦定楚召莊辛在此歲。然則莊辛嘗留趙，推其時，與說劍篇所云略相

當。豈傳說之初，本以爲莊辛而後乃誤以屬之莊周者耶？

韓非喻老：「楚莊王欲伐越，莊子諫。」亦莊辛，而文選卷五十五注引，亦誤作莊周。

金正煒國策補釋云：「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燒夷陵，襄王東北保於陳

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白起傳：「白起攻楚，拔鄢郢五城。其明年，攻楚，伐郢，燒

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去郢，東走徙陳。秦本紀載武王二十八年取鄢郢，二十九年取郢，與起





世。史記魏世家索隱：「文侯既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史記志疑論中山復立事云：

「中山復立不知的在何時，國策述常莊談謂桓子，中山復立之故，殊不可信。中山滅於魏文十七年，當趙烈侯元年，安得在桓子之世？」按：中山策言桓子自誤，然志疑依史記言文侯年亦誤，辨已見前。樂毅傳有中山復國之語，亦不

言在何時也。經史問答謂：中山復立在魏惠王二十八年後，亦非。趙世家書與中山戰於房子，在

敬侯十年，即魏武侯十年，按：此記趙魏年數亦誤。明年，趙又伐中山，戰於中人，安得復立在惠王之二十八

年後。殆不可考矣。」今按韓詩外傳卷八：「文侯封子擊於中山，其使趙倉唐來言曰：北蕃中

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倉唐再拜獻之。」又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賜敝邑，使得小國侯，

君聞不當以名。」則自擊時，中山已儼爲一國，同諸侯矣。說苑奉使篇亦載此事謂：「倉唐曰：

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然則中山非能復國，乃魏之別封耳。趙襄子滅代，乃封其兄子周爲代成君，與此略

似。其後更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則中山之君乃魏文侯少子魏摯之裔，而公子牟亦其後

人。墨子所染篇：「中山尙染於魏義權長。」閒詁引蘇說云：「中山爲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摯，至赧王二十年，爲趙武靈王所滅。其君有武公桓公，見世本。此名爲尙者，當爲最後之君。」今按呂氏春秋高注：「趙

尙，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其說誤。蘇氏謂中山封自文侯少子摯，是也。考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一，引史記：「趙武靈王以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君尙于膚施。」則中山最後一君名尙，又得其證矣。閒詁據水經注，及太平御覽百六十

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桓公，爲魏所滅。」謂：「尙或即桓公」。不知桓公爲魏滅，尙爲趙滅，不得混并爲說。然則桓公乃中山之君，而武公則爲魏滅中山後，中山別封之君。蘇說姑引世本，未能剖辨，亦失之。（參譚考辨第五四。）又魏世家索

隱：「魏文侯滅中山，子擊守之，後尋復國。」張文虎札記據毛氏單行本索隱，乃「其弟守之」。按呂覽自知：「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其弟即指少子摯。」索隱此條，下語未瞭，疑有脫誤。



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代乃中山之誤。

參讀考辨第三十三。

呂氏

春秋應言篇：「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可證當時中山之信墨。

寶字記引國策云：「中山專行仁義，貴儒

學，賤壯士，不教人戰，趙武靈王襲而滅之。」此則即據李疵一節潤澤自爲文也。

公子牟與公孫龍交好，而篤信其說。龍爲墨徒，則牟亦墨徒，其

所好皆墨徒也。

其書漢志入道家，如宋鉞亦墨徒，而班注稱其言黃老意。戰國晚世道家，本頗取墨義也。

故後人謂中山爲墨而亡矣。公子牟或如平原信

陵，當國而見信於其君者也。

趙策：「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

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

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前世坐此者多矣。」此可以定公子

牟之年代，又可以窺公子牟之爲人。牟雖亡國之公子，其見重於當時者，有以也。考應侯封在秦

昭王四十一年，明年爲趙孝成王元年，上距趙武靈攻中山三十六年。其後十一年，應侯免相，又

四年平原君卒。上距滅中山五十年。慮中山之滅，公子牟不出三十。至平原之卒，牟年已踰七

十。趙策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通趙，趙王迎之，論尺帛。建信君與秦文信侯呂不韋楚春申君

黃歇同時，其貴幸或在平原卒後。則公子牟之卒，殆亦後於平原，年壽當近八十也。

說苑敬慎篇作公子牟遊秦辭

穰侯，穰侯較應侯稍前，亦無不合。然固當從趙策爲是。

余前論莊子卒歲當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間，

考辨第十八。

周赧二十六







今姑謂魏信陵破秦邯鄲之歲蒼生，則蒼凡百有五歲。下至春申君死，蒼年二十，而荀卿已及百齡。荀卿年壽今既不可詳考，要之以鐸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之例觀之，謂荀卿授左傳於張蒼，恐亦未見其必信也。

余又考虞卿行事，邯鄲解圍後，曾欲爲平原君謀封。此後卽少見。惟魏欲合從，虞卿過平原君一事，的在何時，已難定。黃氏編略系之秦昭王五十三年，平原君下二年卽卒，黃說蓋近是。若依其說，上距虞卿棄相印，偕魏齊走大梁，亦不過十二年。虞卿以游說士，躡躡擔簦而說趙孝成王，量其年事當在四十左右。則其息影謝事，亦僅踰五十。若非早世，其耽意著述，當在五十之後。時荀卿已耄，或者抄撮九卷，正受之荀卿。由是而下傳張蒼，則世隔庶乎近是。然虞卿年壽既不詳，則此亦姑備之一說，非可據以推左氏之傳統也。  
又按孔叢子：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春秋，孔聖所以名經，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乎？卿答云云。齊問子順，子順曰云云。余考孔穿來趙，略與虞卿魏齊奔魏同時，虞卿著書，既不在此以前，又其時子順年不過三十，恐難據信。若此條可據，則虞卿著書，遠在初爲趙相時。或者殆其經始草創之事乎。要之孔叢僞書，則此亦無可確論也。（參讀考辨第一六〇。）

## 〔附〕 國語采及鐸氏虞氏鈔撮考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鐸叔虞卿呂不韋之徒，各摺摭春秋之文以著書。」此春秋謂左氏

也。鐸氏虞氏書並不傳，然劉向別錄記左氏源流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

期授楚人鐸叔，鐸叔作鈔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

見王應麟考證。其傳授不

可信，已辨如前。

則鐸叔虞卿於傳授左氏之外，別自有抄撮，正史記所謂摺摭其文以著書矣。余讀今國語周

語上中下三卷，魯語上下二卷，鄭語一卷，楚語上下二卷，共八卷，其文略相近，是豈鐸氏所抄

撮耶？又晉語九卷，則殆虞氏之所摺摭歟？而漢志又云有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虞氏微傳二

篇。余疑鐸氏微三篇者，即其抄撮之八卷，鄭語廬一事，蓋以語涉楚先而錄合於楚爲一篇。周語

魯語各自分篇，則凡爲三篇也。左氏微二篇者，或出吳起子期所抄撮，殆即周魯二篇。鐸叔又益

以楚事成三篇也。故別錄有鐸氏鈔撮八卷而漢志無之。漢志有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二篇，而別錄

不之及。殆以此。至於虞氏書，漢志既錄虞氏微傳二篇於春秋家，而儒家又著虞氏春秋十五篇。

余疑別錄所謂抄撮九卷，與史記所稱摺摭春秋以著書者，當在儒家十五篇中。今國語晉語九篇，

最後多言趙簡子事，良以虞卿居趙著書，故終晉之事而獨詳於趙。又今戰國策記六國事多出秦孝

公後，獨趙策最前，詳及知伯之滅，及豫讓行刺，其文近儒家言，與其後策士縱橫不類。又記趙武

靈胡服，亦侈陳儒義，非出縱橫策士之手。疑劉向集國策，此蓋採自虞氏十五篇中。虞氏春秋十五

篇者，其前春秋時事，則多摭左氏，即今晉語九卷，故劉氏別謂之抄撮。許曰：經史事，左氏所無，或可亦出虞氏。而尚有春秋後事，在抄撮九卷之外者，則合而爲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也。今趙策所錄三晉滅知伯，豫讓行刺，及趙武靈胡服，或係其書之一部，而其全不可得而考。史公謂虞氏八篇，有節義稱號揣摩政謀以刺譏國家得失。竊疑豫讓事在節義，趙武靈胡服事在政謀。推此以求，或可鈎沉發覆，頗得其一二。至微傳二篇，其與春秋十五篇同異出入何如，更難詳論。史記云：「鐸氏卒四十年」，亦不可說。惟余疑今國語有出鐸氏虞氏之鈔撮者，則殆爲可有之事也。

清儒自武進劉逢祿爲左氏春秋考證，及康有爲承其說而益肆，乃謂左傳爲漢劉歆析國語僞造，崔適和之，近人頗多信者。實則其說無據，可以破之者非一端。余讀國語諸篇，文體不相類。如越語之與魯，楚語之與齊，晉語之與周，皆不同，其非出一手甚顯。而左氏叙諸國事，非若是可以國別邦異，分體而列也。且今左傳既析國語而成，設爲之復分左氏歸國語，其一事兼綜諸國，未能定誰屬者，當居十五六，決不若今國語晉記晉事，齊載齊故，爲昭晰而無疑矣。又左氏文字上下二百四十年，有可循次年代而比量其不同者。隱桓之文異於成襄，成襄復異於定哀。文字隨時變易，猶可考見。而國語所採文體，以國別，不以年異，與左氏自判。烏得謂左氏析自國語哉？余既考周魯鄭楚四國語八卷，出自鐸氏，晉語九卷惟出虞氏，其餘惟齊吳越三國。齊語同於

管子，吳越語疑本當時范蠡大夫種書。漢志兵權謀有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今吳語及越語上篇蓋

采大夫種，而越語下則采范蠡也。漢書甘延壽傳注，左傳桓五年疏，文選潘安仁賦注，皆引范蠡兵法，惟及飛石一

爲范蠡兵權謀，乃宛肖。賀濤松坡集讀國語亦曰：「吳語以越事爲主，又詳及大夫種之謀而不及范蠡，越之上是國語綴緝爲

篇亦如之，下篇則專言范蠡而不及大夫種，皆非史法，而近於晚周諸子之所爲，疑後人取種蠡書附之國語。」是國語綴緝爲書，與國策正相似。太史公曰：「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五帝紀又曰：「

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十二諸侯年表其所謂春秋，即指左氏，與國語分言，亦不

以兩書爲一書也。若史公僅見國語，何說而謂之春秋國語耶？史公既言之，曰：「魯君子左邱

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曰：「左邱失明，乃著國語。」正以國語并包鐸椒虞

卿諸家，而諸家書皆採左氏，故史公亦遂以國語歸之左氏爾。史公上言仲尼厄而作春秋，避上春秋字，其故左氏書改舉國語，此行文遷就法也。其

後劉向校書，定國策爲三十三篇，亦本非一家之言，其號亦不一，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

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其有國別者八篇，他篇未盡以國分。劉向乃彙萃編次而成

今書。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劇通論戰國權變，八十一首，太史公記有戰國策，所無者，豈取之於此乎？今按，今國策亦必采及劇通權變，惟或不盡備耳。考漢志縱橫家有蘇子三十一篇，

張子十篇，爲國策所收者必多。正如鐸氏虞氏之見收於國語也。而虞氏「上采春秋，下觀近世」，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語。其論近世者，因亦採於國策。古書之重見疊出，如此者夥矣。故韓詩外傳大小戴皆採荀

子，呂氏春秋採並世諸家，何論國語國策本屬綴集？余謂其採及鐸氏虞氏種蠡儀秦書，其論雖

子，呂氏春秋採並世諸家，何論國語國策本屬綴集？余謂其採及鐸氏虞氏種蠡儀秦書，其論雖

創，例繁，情近，非任臆逞怪之比也。

又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十二，謂以國語左氏二書參較，左氏雖有全用國語文字者，然所採次僅十一而已。至齊語不復用，吳越語則採用絕少，蓋徒空

文，非事實也。左氏合諸國記載成一家言，工拙煩簡，自應若此。惜他書不存，無以偏觀。而漢魏相傳，乃以左氏國語一人所爲，左氏雅志未盡，故別著外傳。餘人爲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爾。今按葉氏言，若亦不知國語文字有儘多出左傳後者，此亦可異也。

又漢志春秋家有新國語五十四篇，班氏注云：「劉向分國語。」夫國語分二十一篇，周魯齊

晉鄭楚吳越八國，固已甚細，何待於再分？余疑此五十四篇者，蓋國語二十一篇，合之國策三十三篇，并而爲書，適得五十四篇。晚世以國語國策合刻，其例先啟於向矣。向蓋以二書大體既類，故爲合續，如古虞夏商周書合爲尚書，先有其事。而班氏不深考，遂輕名曰新國語，而謂劉向所分。實則應曰向所并合，乃得耳。康有爲乃疑新國語乃國語原本，未經劉歆竊取，故卷數較今國語爲多。不悟劉歆主中秘，若誠竊國語爲左傳，決不留原書以自白己僞。且其書至東漢猶存，當時學者亦不應昧昧不辨如此也。

又余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其分年繫事，多據左氏。如魯桓六年，楚武王侵隨，隨爲善政得

止。八年，楚伐隨，弗拔，但盟罷兵。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夫人心動，王卒軍中。志疑：「夫

有。」此等皆明據左氏，而孔子春秋無其事。若如康氏說，今左氏春秋，由劉歆於國語析出。國

語固不編年，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復爲歆所僞羈也？如此例極多，姑舉一端言之。劉逢祿謂：「左氏後於聖

人，未聞口授微言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爲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爲傳春秋，或緣經飾說。」則謂左氏體本編年，尙不以爲即是國語，惟不傳春秋，而劉歆強附之。其說較康氏遠勝。然劉說亦殊未可信。陳澧辨之曰：見東塾讀書記卷十。

「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以爲劉歆所增益，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今按十二諸侯年表亦云：「國亂再赴。」惟誤下一格。然則左氏在史公前，本編年，又有解經語，顧必謂其不傳春秋，何也？若謂其書本稱左氏春秋，與虞氏呂氏等類。

此亦劉氏說。則公羊在漢初，亦稱春秋，何以又與虞氏呂氏不同？至於左氏公羊，孰爲得孔子之真傳，此則別是一事。不得以經生門戶家法之見，遂不認有左氏書，乃輕語自國語析出也。史有事有義，左氏詳事，公羊重義，謂各傳春秋之一偏可也。清代公羊家深斥左氏，謂孔子春秋主義不主事。春秋經世之志，豈反不主於事哉？

## 一四八 孔穿與公孫龍辨於平原君所考 附子思以下孔裔生卒年表

孔穿與公孫龍辨於平原君，其事見呂氏淫辭，公孫龍子跡府，及孔叢公孫龍篇。孔叢僞書，

跡府尤晚出，殆皆襲取淫辭以爲文。

跡府「白馬非馬」，孔叢作「白馬非白馬」，誤多一白字。淫辭「臧三牙」，孔叢作「臧三耳」，則實今呂覽字誤。畢氏沉盧氏文昭皆據孔叢以改呂覽，是也。黃式

三曰：「莊子天下，惠子言雞三足，與臧三耳相似。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爲三耳。」今按黃說甚是，惟改臧爲羊則非。呂氏下文有「荆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日，而其父曰在天」云云一節，均所答非所問，正證明臧獲之聽言從令，於兩耳之外更有一耳之意。則臧是臧獲，謂僕人耳。

而其事自爲先秦故實，則無可疑者。周季編略書其事於趙孝成王元年，平原爲相之始，此亦無所繫而歸之，非確有證據也。余考史記孔子世家載子思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順孔鮒年歲均備。雖不必盡可據，然史公親受業於安國，又先秦傳記或猶有遺文可徵。今捨此亦無以推尋孔裔之年世。姑依以爲排比推算，若亦無大乖謬者。則子高之卒，或在趙敗長平之前，而鄒衍至趙則在邯鄲解圍之後。要之穿龍之辨，雖不能證其的在何年，而大略則前於鄒衍公孫龍之相辨也。今姑約略擬列子思以下孔裔生卒年世如次表，上下前後以求之，倘亦不中不遠之意乎！

周敬王三十七，（四八三）……子思生，伯魚卒。年五十。

周敬王四十一，（四七九）……孔子卒。年七十

周考王十二，（四二九）……子思生。子思年五十五。

周威烈王二十四，（四〇二）……子思卒。年八十二，參讀考辨第五十八。

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

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今按子思非適子，乃庶出，生於伯魚晚年，已詳前考。考辨第五十八今以孔氏年世推之，則子思上之生，亦在子思五十以後，殆亦非適出。所謂出母者，乃其生母，猶「康公我之自出」之出，非出妻也。既爲妾媵，非正妻，故子思曰「不爲伋也妻」爾。先君子謂孔子，孔子母顏徵在，其嫁叔梁紇，亦在紇之晚年，非正妻。正妻施氏無子，其妾生孟皮，顏氏生孔子。孔子既早孤，故生母死而喪之。至子上母卒，子思尚在，故不使其子喪出母也。伯魚之母死，期而復哭，孔子止之。顧氏曰知錄謂：「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其辨甚是。古人正妻卒，其子尙止期服，妾媵之卒，故不使爲後之子喪之也。後世乃謂孔氏三世出其妻，細按皆誤。

周安王十二，（三九〇）……子家生。子上年四十。

周安王十九，（三八三）……子上卒。年四十七。闕里譜系載齊威王召子上爲相，史策均無證。今考其年世亦不合，殆妄者之誇詞也。

周顯王十八，（三五二）……子京生。子家年四十。

周顯王二十三，（三四六）……子家卒。年四十五。

周赧王三，（三二二）……子高生。子京年四十。

周赧王九，(三〇六)……………	子京卒。	年四十
周赧王二十二，(二九三)……………	子慎生。	子高年二十。
周赧王五十一，(二六四)……………	孔鮒生。	子慎年三十。
周赧王五十三，(二六二)……………	子高卒。	年五十
秦始皇十，(二三七)……………	子慎卒。	年五十
秦二世二，(二〇八)……………	孔鮒卒。	年五十

## 一四九 荀卿赴秦見昭王應侯考

齊襄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范雎相秦，封應侯。荀子儒效篇載秦昭王與荀卿答問之語，疆國篇載應侯與荀卿答問之語，是荀卿在齊襄王十八年後曾赴秦也。至昭王五十二年應侯罷相，荀卿赴秦當在此十二年間。惟自劉向已不曉其的在何時，故爲荀卿書錄叙之最後。胡元儀鄒卿別傳以入秦謂在爲蘭陵令去而之趙以後，並謂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是誤讀劉向文也。凡如此類甚多。史記魏世家叙文侯受經子夏於二十五年後，讀者遂謂其事即在二十五年。



孔子世家叙適周見老子在十七歲後，讀者遂謂其事即在十七年。不悟古人行文，自有伸縮。刻劃以求，宜其謬也。今考荀卿與應侯問答，稱秦四世有勝，彊國篇，指自孝公至昭王也。而曰：「憂患不可勝校焉，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彊國篇。並不及秦師失利事，則荀卿遊秦尚在邯鄲一役之前。周季編略列荀況如秦於周赧王五十一年，是年爲齊王建元年，荀卿殆以襄王死而去齊，如孟子以惠王死去梁之例，黃氏之說則信。

## 一五〇 陳仲考

孟子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身織屨，妻辟纊，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又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故曰：「齊國之士，我必以仲子爲巨擘焉。」然又譏其「亡親戚君臣上下」。今按仲子蓋墨徒也。韓非外儲說右：「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人而食。然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凡其不恃人而食，與其亡親戚君臣上下，皆墨子兼愛節用之旨也。時其邦人匡章子亟稱之。

孟子與匡章自齊威王時

已交游。（詳考辨第九八。）而匡章孟子論陳仲子廉士一節，則在宣王世。以年事論，孟子最長，匡章次之，陳仲爲後。匡章曰：「陳仲豈不誠廉士。」孟子曰：「齊國之士，我則以爲巨擘。」其時匡章皆仕甚顯，而陳仲壯歲苦行，名譽已播，故二人之言如此。而仲子既名高，爲當時在上位者所深嫉。趙威后問齊使：「於陵仲子尙存乎？是其爲人也，

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見齊策。則仲子之傾動天下，而爲世貴所忌者，可知矣。

鮑彪注：「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周柄中辨之云：「陳仲子齊宣王時，趙威后齊王建時。考六國表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

凡七十有九年。仲子若壽考，何妨是時尙在？」今按：自宣王元至王建元，實祇五十六年，六國

表誤也。今姑定宣王元年仲子年三十左右，則至王建時亦僅八十許人。趙太后所謂「於陵仲子尙

存乎，何爲至今不殺乎」，正是遲之之意。鮑氏遽以生疑，非也。其時荀子盛毀之，曰：「盜名

不如盜貨，田仲史鱣不如盜也。」不荀篇。又曰：「忍性情，慕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

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鱣也。」非十二子。此乃儒墨

門戶之爭，然可以證陳仲之譽聞焉。

史記索隱引孟子曰：「陳仲子適楚，居於於陵。」四書異同商引宋云：「觀下其母殺鵲與食，則去其母不遠。」又趙威后問齊使，於陵仲子尙存乎，使其適

楚，則威后亦不得問齊使。閻若璩四書釋地云：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隱處，漢於陵故城。章懷注：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計仲子家離其母居二百里。」則仲子信居齊。劉向列女傳有楚王聞於陵子終賢，願以爲相，其妾諫之，遂相與逃，爲人

灌園。皇甫謐高士傳因謂陳仲子將妻子適楚，其實非也。鄒陽獄中上書：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此謂仲子可以希三公之貴而不爲，猶論語稱泰伯三以天下讓也。劉向遂以楚王聘爲相實之，皇甫氏乃謂仲子適楚。近人又疑楚實有於陵其地，別有子終其

人，皆失之。又按於陵子：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居也，云云。於陵子乃偽書，更不足據。

# 一五一 荀卿至趙見趙孝成王議兵考

范雎爲相之明年，爲趙孝成王元年。孝成王二十一年而卒，荀卿嘗至趙，論兵趙孝成王前。

今亦不能考其的在何年。劉向叙錄謂：「孫卿爲蘭陵令，客或讒之春申君，春申君謝之，孫卿去而之趙。客又說春申君，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遣春申君書，刺楚國。春申君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今按：春申以荀卿爲蘭陵令，事既不足信。詳考辨第一四〇。則避讒適趙，愈益無據。

汪中荀卿子通論謂：「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韓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

卽因此以爲緣飾。周秦間記載若此者多。」是也。至爲荀子年表，謂：「荀卿去齊遊秦，不遇

而歸趙。王建初年，復自趙來齊。至楚考烈王八年，齊王建十年，乃至楚，爲蘭陵令，終老於

楚。」則復誤。余考荀卿自齊避讒適楚，乃當湣王季年。其後重返齊，爲稷下祭酒，當襄王時。

至王建之立，乃去齊適秦。返而歸於趙。大抵荀卿留秦決不久，其去秦東歸，當在長平一役之

前。遂留趙而值邯鄲之圍。荀子臣道篇極稱平原信陵兩人功，卽爲邯鄲解圍事發。以荀卿在趙，

身歷其事，故盛加稱許如此也。

汪中荀子年表謂：「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余按臣道一篇，不徒可證爲荀卿在趙所作，且可推想荀卿實

身經邯鄲之圍，故特爲作論歎揚耳。汪氏其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亦疑在邯鄲解圍後。參讀考辨第一五七時荀

卿年已八十踰外，殆終老於趙也。參讀考辨一四〇蓋史記叙荀卿行迹，僅及自齊適楚，而無游秦游趙之

事。劉向叙錄荀書，始以適趙綴諸爲令蘭陵之後，而適秦見昭王則散叙文後，意亦不能定在何

時。今詳審荀子原書，參以諸家記載，合諸當時史實，重爲考定，則情節宛符矣。楚策又云：「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

卿。」姚校云：「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金正煒國策補釋云：「按韓詩外傳亦云：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此策不必爲誤。墨子小取篇：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史記田世家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

而議論。漢書陳平傳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孟荀之上卿，蓋致祿而已，非任之也。齊策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即此類也。」

## 一五二 鄒衍與公孫龍辨於平原君家考 附 綦母子 毛公 桓園

史記平原君列傳：「邯鄲圍解，虞卿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勸勿

受，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又云：「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辨，及鄒衍至趙，言

至道，乃絀公孫龍。」是龍之見絀，當在邯鄲解圍後也。此後五年而平原君卒。趙世家，平原君卒在

在十五年。年表格線前後易誤，又據秦記，秦以十月爲歲首，或平原君卒在十月後，在秦已爲翌年也。今從世家。龍卒當亦在其時前後。又與孔穿相辯，未詳在何時。

要先於鄒衍。集解引劉向別錄云：「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



絕祀。」則楚取魯在八年，滅魯在十四年，凡分兩節。

又按之漢書律曆志劉歆之說，魯滅在周滅後六年，則楚考烈王之十三年也。今覈而論之，魯世家與歆譜皆詳載魯列君年數，並引同時列國大事爲準，其言明備，應較無訛。而兩書相差凡六歲。余考魯世家載隱公前列君年，與歆譜差至七十餘歲，而實合於孟子紀年諸書。則史公爲魯世家應有古文舊史爲據，非苟而已也。其記哀公以下列君年，如穆公元，平公元，皆較今年表及漢志歆譜爲前。余既詳爲考論，又知其合於檀弓孟子紀年諸書。則史記魯世家實有古文舊史爲據，非苟，可信，益顯。其載魯滅，不應獨誤。歆譜記哀公以下列君年，本與魯世家盡同，惟悼公較世家多六年，故魯滅亦遂遞後六年。其載隱公前年數，既不如史記之確，其於穆公平公年世，亦不如史記爲得。則魯滅，亦當不如史記可信。至年表取魯滅魯凡分兩節者，世家本有取徐州及滅魯兩事，今年表取魯一條文有脫誤，當云取魯徐州封魯君於莒。春申君傳索隱引表，正作「封魯君於莒。」而徐州兩字已脫。與世家合。惟年表僅於楚譜附載魯君元，不別著年數，先後易誤。如與取魯一條同格，秦譜取西周，即係前年誤移而下者。或後人妄動年表，以同歆曆，因與世家違異。而復年格遷移，遂亦與歆曆有歧也。至春申傳：「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言滅不言取，知指頃公二十四年滅魯而言。余本魯世家考定頃公二十四年爲楚考烈王七年，則史記此語，實差一歲。上云：「春申君相楚四年，秦破趙長平。」實三年，亦差一歲。又蓋春申君傳云：「五年圍邯鄲，春申君救之。」圍邯鄲在六年，復差一歲。









康公 三 亦適得七十六歲。

(三)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爲戊子，距滑公七十六歲，其細數如下：

康公 六 康公九年，自四年起算共六年。

景公 二九

平公 二〇

滑公 二一 亦適得七十六歲。

(四)滑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曆以爲丁卯，距楚元七十六歲，其細數如下：

滑公 二 滑公二十三年，自二十二年起算，共二年。

頃公 秦滅周。

秦昭公 五 無天子五年。

秦孝文王 一 楚考烈王滅魯，頃公爲家人，則頃公亦二十四年也。

秦莊襄王 三

秦始皇 三七

秦二世 三 凡秦五世，四十九歲。

漢高祖 七 亦適得七十六歲。

則漢志於魯悼公年決不作三十一，灼然可見。漢志本劉歆曆譜，歆推魯年本與史說不同。自伯禽以下至隱公，已與史記相差有七十餘年之多，其不本史記，明矣。武內氏謂：「史記世家記悼公年數，本當作三十一。十一兩字誤合爲七字，遂成三七年，傳寫者疑脫一十字，因改爲三十七年。周禮職方氏方三百里則七伯，鄭玄注七伯乃十一伯之誤，卽其證。」其立說殊巧。然謂史記至劉歆時卽已傳鈔有誤，而歆顧輕據誤文以草成其三統曆，不加別察乎？斯不然矣。則與其謂史文本三十一，誤爲三十七者，無寧謂歆曆本作三十七，或人乃據歆曆以改史記之爲得耳。武內氏又據漢志魯平公年數校改世家，謂：「漢志云：平公世家卽位二十年，此世家卽指史記魯世家。」然余讀漢志「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而今史記魯世家煬公僅六年。又云「世家獻公卽位五十年」，而今魯世家獻公僅三十二年。又「武公世家卽位二年」，而今魯世家作九年。則漢志所稱世家自別有據，非卽史記之魯世家，又可見矣。今證魯世家平公二十二年乃二十年之誤者，卽據魯世家本文「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文公七年楚懷王死於秦」，兩語合算已定。至漢志之魯平公二十年，僅足爲其旁證，不得謂漢志卽本魯世家也。

且余謂漢志記列君年數，不本魯世家，又別有說。蓋今世家數既有誤，而卽據世家本文可以



十二年，秦惠王卒。

文公 二三 七年，楚懷王死於秦。

據本文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兩語對勘，非文公五年楚懷王死，即平公二十年而卒，世家兩語必有一誤。證之於其下頃公二年秦拔郢一條，定知誤在平公也。

頃公 二四 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頃王東徙於陳。

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爲家人。魯絕祀，頃公卒於柯。

上列世家原文，見世家誤字即據世家可正，初不必涉及漢志。而世家記魯君年數，指自哀公以下。實

與漢志相差有六年之多。其歧點可自魯滅一端論之。世家記頃公二十四年，二年秦拔楚之郢，下至二十四年而滅，則爲楚之考烈王八年。漢志記魯頃公僅十八年，然其時魯尚未滅，下六歲魯滅，則亦得二十四年。惟漢志頃公十八年秦滅周，正值史記魯世家魯滅之歲，則豈非世家與漢志記魯滅前後相差六年乎？至今年表於楚考烈王八年書取魯，又於十四年書滅魯，重見疊出，兼存世家漢志兩說，無所抉擇，轉與世家矛盾，其跡甚顯。史記既兩載魯滅，見考辨第一五三。又魯世家於隱公





又按宋翔鳳過庭錄卷十一謂：「太史公六國表，俱以秦記傳合，中間容有錯亂。而魯世家獨與年表及列國世家異者，以有魯曆可據也。漢書律曆志云：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失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紀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卽世家所據也。」若如宋說，史公據魯曆言魯事，當無大誤。今魯世家記共公康公景公諸君年，必有後人妄改，故徐廣有未詳何故之疑。余茲所論，特取其「平公立時六國皆稱王，十二年秦惠王卒，文公七年楚懷王死於秦」三語，而凡今世家記平公前諸君年數全同劉氏者，不盡據守。冥心會古之士，其亦有契於斯乎？

## 一五五 魯仲連考

漢志儒家魯連子十四篇，已亡不可考。史記正義引魯連子云：「齊辨士田巴，服沮丘，議稷

下。藝文類聚引新序，稱「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知巴亦稷下學士。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

有徐勰者，其弟子曰魯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糞，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之眾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之何？若不能者，言有似梟鳴，出唇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終身不說。」御覽四六四引略同。今按秦



圍邯鄲，魯連義不帝秦，尚在信陵君奪兵救趙前，則爲趙孝成王之七八年。至孝成王十五年，趙敗殺燕將栗腹，魯連與聊城燕將書，所謂「栗腹將百萬之眾，五折於外，公聞之乎」者也。詳其語氣，知距栗腹敗不遠。故徐廣以聊城事爲在長平後十餘年，而通鑑大事記均系之栗腹死後一年，即燕王喜五年者，蓋爲得之。是上距邯鄲之圍已十年。若其時魯連年十二，則義不帝秦時，其殆爲襁褓之嬰孩乎？從來爲僞書者，好事誇飾，而於年數每不仔細。此雖小節，可以示例。其堂上不糞云云，乃襲荀子書。

今史記魯連傳載不帝秦及與聊城燕將書二事，又見於趙策齊策。余考趙策不帝秦篇，蓋襲史記，詳玩其文體而可知。史作潛王，齊策作閔王，而今趙策不帝秦篇亦作潛王，其爲採自史記甚顯。文中「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云云，在史記時有此類語法。又前後敘事極簡湊。在策文徑自秦圍趙說起，至此亦云「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云云，殊爲不稱。當云「齊人魯仲連游趙聞之」，即得也。推此類轉之，自見乃策文襲史記，非史記策文矣。國策襲史記，昔人多有論及，此篇亦其一例。余讀其文，亦多譌。邯鄲之圍，潛王已死二十餘年，文云：「今齊潛王

已益弱」，似其人尙存，一誤也。余據紀年考齊威王與周烈王不同時，此云：「齊威王爲仁義，率諸侯朝周，周烈王崩，齊威王後至」，則齊威王與周烈王同時，乃與史記六國表合。然又曰：「尊秦昭王爲帝」，鮑注：「稱諡，非當時語」，吳注：「追書之辭。」然則此文自出後人追記文飾，語已多誤，決非魯連當日之言，更非魯連親筆所記，則亦不可爲典要。當與上舉兩例同等視之。否則

齊潛事去魯連不遠，不應有誤。其言齊威又可知也。

雷氏義證亦謂：「烈王字未確。劉向國策序所謂錯亂相採，本字多誤。」

史記因此遂謂齊威王十年當周烈王七年，此時齊威王尚未立，惟威之末年周顯王陟，是趙策烈王或顯王之訛，史記承其誤而不悟，故凡言田齊事多與周秦以前古書不合。」今按史記之誤，乃由漏去兩世，非由據趙策，且趙策此文，亦未必定先於史記也。

余疑史公此文，或亦採自魯連子十四篇中，正與年十二彈田巴先生同例耳。

又按魯連傳：「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周

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也，與徐不同。」其語盡同，何云不同，顯係有誤。

張氏札記依毛本改集解作「烈王十年崩，威王之七年」，謂：「此十與七互誤，故正義引紀表以糾之。各本依紀表改，則正義贅矣。」又「天子下席」，索隱云：「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考

證：「烈王太子宜爲顯王。」今考周本紀顯王乃烈王弟，亦不應稱太子。索隱此條，顯係有誤。

雷氏義證謂：「索隱誤以此烈王爲威烈王」，其說是也。惟雷氏極斥索隱，謂：「此烈王漢書人表

作夷烈王，乃威烈王之孫，元安王之子。威烈王時，齊田和始立，威王安得而及之？」余疑齊威

王不及威烈王，其事至顯，索隱不應於此有誤。或者索隱本自以率諸侯而朝周者爲齊太王，而今

索隱復異其初，如集解之類歟？蓋齊太公田和亦稱太王，如墨子書稱墨子見齊太王是也。而威王

與太王則常相混。如史記田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是以太王誤爲威王也。

戰國策：「魏伐邯鄲，因退而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太公聞

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其事乃齊威王，是又以威王誤爲太王也。疑魯仲連書所謂「齊威王爲仁義率諸侯朝周」者，其實乃自梁惠王朝周而齊威王伐之一事所誤。又誤齊威王爲齊太公，因有威烈王崩而太王後至之說。故索隱以威烈王爲說耳。否則烈王之後爲顯王，及烈王七年卒，爲齊威王十年，此俱一按年表即得，何以集解索隱於此俱誤？且張氏札記據毛本，知各家本集解均已依紀表改動，則安保集解索隱原文不又先有改動耶？張氏稱：「裴氏集解序稱：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鈔納。今史文之下著注寥寥，大非完帙。」索隱亦多改竄。今僅知集解索隱於此條統有誤，又安從而推見其誤前之真哉？毛氏本集解此條已誤，故正義糾之，今諸本乃誤中又誤。至集解原文，其在唐前有無更竄，則不可知。且正義經後人刪削，舛誤彌甚。則此條之糾集解，其原文是否如此，亦不可考也。集解索隱可以經後人之改竄，卽史記正文亦安保無之？余於此條，殊深有疑。

其敘與聊城燕將書一事，錯誤亦多。史云：「田單圍聊城」，又云：「遂屠聊城。」吳師道皆辨之，謂非事實。其言曰：「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爲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爲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卽墨之混，而誤指以爲單也。」又云：「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所殺燕將惟騎劫耳，





按莊襄卒歲，當春申爲相之十六年，其時荀卿年踰九十，於先秦諸子中，最爲壽矣。然余讀史文，有可疑者。夫斯之爲人，縱不足道，然何至面辭其師，如此云云？是蓋鄙斯者假爲之說也。則斯之入秦，荀卿果尙在世否，亦不足據此爲斷矣。鹽鐵論毀學篇：「李斯相秦，始皇任之，人臣無二，而荀卿爲之不食。」考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李斯爲廷尉。二十八年尙爲卿，三十四年始稱丞相李斯。其時荀卿若在，年已百二十餘，殆亦鄙斯者造爲之說，與史文同例也。

沈欽韓亦謂當先卒。又按荀子堯問篇：「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贖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紂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此蓋荀子弟子之辭。其時秦猶未并六國，故曰「上無賢主，下遇暴秦」，謂秦以暴力侵凌諸侯，而諸侯亦自以無賢主，故其師不見用，而致於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也。故又曰「行全刺之，諸侯大傾」，則其時諸侯猶未滅，荀卿弟子憾其師以行全見刺，不用於諸侯，而諸侯亦大傾也。據此又荀卿未必到秦一六國時尙存之證。或乃轉以此節文字疑荀卿至秦滅諸侯時猶在，疏矣。然人壽逾斯之誅在二世二年。始皇本紀：二世三年冬案殺李百，亦非異事。即謂李斯相秦，荀卿猶在，亦於余前考荀卿諸節無搖。斯之誅在二世二年。始皇本紀：二世三年冬案殺李至十二月而執行。計其去楚入秦，已四十年矣。然其謂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時其長子由爲三川守，慮二子皆年長。使其中子於入秦前已能隨父牽犬逐兔，則至此當踰五十，斯已年老，踰七十矣。斯初爲小吏，後乃從學荀卿，入秦蓋三十餘歲。

李斯傳獄中上書，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此乃斯之自誇，不足據。荀子議兵篇有李斯問答，卿著是篇若在長平役後留趙之際，則斯年方二十餘，正從學荀卿時也。

韓非與李斯同學於荀卿，其使秦在韓王安五年。翌年見殺，時斯在秦已十五年。若韓李年略



餘年，何詳論於前而不略及於其後，不類二也。篇中稱大王非有兩人。其事盡在昭王時，不應對始皇稱昭王爲大王，不類三也。又云：「前者穰侯之治秦也」，語氣正合昭王時言。若在始皇時，應稱昔，不稱前，不類四也。然則初見秦一篇，蓋昭王時策士，當長平邯鄲戰後進言者耳。故其精神所注，亦以趙韓爲重。因長平之事，始於韓而終於趙也。近人有疑爲蔡澤或澤之徒爲之者，殆或近是。至存韓一篇，所謂韓客上書言韓未可舉，自爲韓非無疑。余讀其後李斯駁議，謂：「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爲重於韓也。辨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辨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辨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云云，疑史稱李斯譖殺非，卽據此言之。然此自政論之不合，斯之爲秦謀者如此，未見其卽爲譖。非傳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此亦可疑。天下寧有愛好其國一公子之書，因遂急攻其國者？始皇本紀三十四兩年，惟載攻趙，無攻韓事。又云：「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韓世家非使秦在王安五年，始皇紀年表皆在十四年，卽王安六年。疑非以王安五年十月後至秦，史公據秦紀，則在翌年也。此卽存韓一篇之所來也。而秦始皇本紀：「十年，李斯說秦王，請先取韓。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則又誤。斯之下秦，乃在非入秦之後，豈得謂斯下韓，韓王乃與非謀弱秦哉？非傳又云：「非使秦，秦王悅之，



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然考秦策韓非姚賈相譖事，與此又不合。史公之言，亦多乖矣，恨無他書可以詳定。惟下流未易居，自古已然。李斯晚節不終，爲世詬病，眾惡皆歸。所謂譖殺非者，今亦未見其必信耳。

韓非短姚賈，謂其「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則賈亦三晉功利之士，與李斯略同類。高誘注國策：「姚賈譖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今按誘所指乃陳賈，齊宣王時，年世不相及，籍貫履歷皆不合，非一人也。

## 一五七 龐煖劇辛考

史記燕世家：「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李牧傳索隱：「龐煖卽馮煖也。」鶡冠子兵政篇有龐子問，而虞般佑高士傳亦云：「馮煖師事鶡冠子，後顯於趙。」是亦以龐煖爲馮煖。漢志縱橫家有龐煖二篇，班固云：「一爲燕將」，燕蓋趙字之譌。兵權謀家又有龐煖三篇，是龐煖習縱橫之術而言兵，爲人將帥，殆犀首甘茂之類也。史策所傳馮煖事，正爲縱橫遊士者言。惟史策言馮煖，當在宣王末，潛王初。

詳考辨第一二九。下至龐煖殺劇辛，已六十年。則孟嘗客馮煖，決非趙將龐煖矣。豈索隱之誤以龐煖爲馮煖者耶？

將莊周之上見魯哀公，下說趙惠文王，鄒衍之前過梁惠王，後客趙平原君，而馮煖實卽龐煖，特人之誤以爲嘗客孟嘗者耶？

卽以孟嘗卒歲計之，下距龐煖殺劇辛亦當在三十五年之上，則龐煖終不爲孟嘗客。

今史策馮煖事，既無以見其必

信，則索隱之說，亦無以見其必誤矣。又孟荀列傳稱趙有公孫龍之辨，劇子之言。漢志法家有處

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是處子卽劇子也。劇辛與公孫龍同時，又與鄒衍齊

名，亦學者。則史記劇子殆卽劇辛，史策謂其於燕昭王時至燕則誤。

辨見考辨第一四四。

又考趙世家：「龐煖殺劇辛之明年，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不拔，移攻齊，取饒安。」

此卽始皇六年，五國攻秦事，有韓，而趙世家脫之。始皇十一年，拔趙鄴，據韓非書，龐煖尙爲

趙將。詳下篇附考。其後據趙世家及李牧傳，皆不見龐煖事，蓋亦不久而卒，否亦老不任兵矣。然今鵠

冠子有悼襄王問龐子，又有武靈王問龐煖，王闔運以煖卽煖。然武靈之卒，去龐煖殺劇辛已五

十四年。若武靈卒歲，龐子年三十，是八十外猶爲將也，疑不然矣。舊注煖乃煖兄，然余意龐子

生年，蓋與武靈卒歲相先後。馮煖年世則正與武靈相當。則煖縱有兄，亦不及與武靈相問答。鵠冠僞書，固不足

據。

〔附〕 龐煖卽臨武君考

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楊倞注：「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以爲距秦之將。或曰：劉向叙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案孫臏爲齊軍師，敗魏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楊倞之說如是。余意楊辨臨武君非孫臏，是也。至據國策謂爲楚將，則非。觀於荀子原書，臨武君蓋亦趙臣耳，未見爲楚將之跡。今疑臨武君殆卽龐煖。何以言之？自春申相楚，而山東合從之事，前後凡三。一爲邯鄲之圍，而楚魏救之，是春申爲相之五年也。一爲信陵君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外，是春申爲相之十六年也。其後六年，楚爲從長，擊秦。魏加之使，蓋在最後一役。若言邯鄲圍時，平原君自往請救，而毛遂從。春申君自將救楚，楚家。楚世不待魏加之使，更無臨武君之將。又荀卿議兵，蓋在邯鄲解圍之後。盛稱魏氏武卒，謂勝齊之技擊，而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獨不及楚。若臨武楚將，無緣留趙，荀卿亦不若是爲

春申列傳。

說。至信陵合五國攻秦，又何俟趙使赴楚而問春申以將選？惟楚爲從長之役，其事當秦始皇六年，趙悼襄王四年，楚世家謂春申君用事，而趙世家則謂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以攻秦。則此役也，春申爲之主，而使趙將龐煖爲之帥。魏加謂臨武君不可以爲距秦之將，其後果無功，所論驗矣。移之前兩役，亦復不符。則楚策之臨武君，卽趙世家之龐煖可知。

林氏紀年黃氏編略均以魏加論臨武君係之此役，皆是。惟惜不能

參合趙世家，發明臨武君卽爲龐煖其人耳。

而劉向叙誤以爲孫臏者，蓋亦有故。考孫臏與龐涓同學兵法，而龐涓見殺於孫

臏。正如劇辛在趙與龐煖相善，而劇辛敗死於龐煖。其事既相類，又孫臏龐煖皆有兵書傳世，

孫書詳考辨第八五，龐書詳考辨第一五八。

而龐涓龐煖名字又易混。劉向自出一時筆誤，遂以殺劇辛之龐煖，爲殺龐涓之

孫臏耳。今推尋劉氏致誤之跡，亦足知余龐煖卽臨武君之說非虛也。

藝文志兵形勢有孫臏五篇，圖三卷，沈欽韓曰：「臏與臏聲近，或臨武君

是此孫臏。劉向序爲後人不知妄改。」今按沈說無據，姑備異意。

余求龐煖生年，蓋與趙武靈卒歲相先後。邯鄲解圍時，龐煖已年及四

十。自如趙括之徒，相率好言兵，下至魏公子破秦，集諸侯賓客兵法，當時風氣如是，而龐煖亦其一人矣。

余既爲龐煖卽臨武君考，重檢韓非書，有足爲助證者。韓非飾邪篇云：「鑿龜數筮，兆曰大

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

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

王先慎曰：「按趙世家四年移攻齊，取饒安，卽其事也。」國亂節高，

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筭而北伐燕，將覬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

出大梁，而秦攻上黨矣。原文攻出二字互誤，依王先慎校改。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

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關與鄴，取九城，即其事也。」龐援揄兵而南，則鄴盡矣。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又有

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王先慎曰：「趙世家悼襄王九年卒。」盧文弨曰：「龐援即龐媛，亦作龐

涓。」據此，龐媛亦有誤作龐涓者。則劉向誤臨武君爲孫臏，正自龐媛龐涓而誤可知。又此數年，

龐媛爲趙將用事。此後趙將有扈輒，趙王遷二年爲秦所殺。李牧，王遷三年後皆李牧將。無龐媛。

## 一五八 鵠冠子辨

漢志道家鵠冠子一篇，班云：「楚人，居深山，以鵠爲冠。」隋志三卷。韓愈讀鵠冠子十六

篇。陸佃鵠冠子序：「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退之云十六篇者非全書。」沈欽韓曰：「其

中龐媛論兵法，漢志本在兵家，爲後人傳合。」王闔運曰：「道家鵠冠子一篇，縱橫家龐媛二

篇，隋志道家有鵠冠子三卷，無龐媛書，而篇卷適相合，隋以前誤合之。凡龐子言皆宜入媛

書。」近人顧實漢書藝文志疏證云：「兵家龐媛三篇，汪刻本漢書作二篇，合此鵠冠子一篇，正符三篇之

數。本志兵權謀家原有鵠冠子言兵之篇，此亦後世所以誤合兵家龐煖爲一歟。今按鵠冠書世兵篇多同賈誼鵬賦，顯出後人剽襲。柳宗元辨鵠冠子謂其：「盡鄙淺言，好事者僞爲其書，而用賈誼鵬

賦文飾之」，是也。

四庫提要謂：「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而列子以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而左傳仲尼稱志有。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左

傳記爲穆姜語。」以此爲鵠冠辨護。其所稱引是非姑勿論。然賈誼鵬賦，與鵠冠世兵，文字大段相合，則非提要之例。荀兩文並讀，非誼襲鵠冠，即鵠冠襲誼，無所謂引用舊文也。既非賈生竊先秦成書爲己賦，則爲後人襲賈賦飾僞書，決矣。崔述考古餘說

亦謂：「賈誼感鵬而賦，明不剽竊。」

韓愈頗稱其博選篇五至之論，然亦襲燕策郭隗對昭王語。

吳師道注國策，已有此論。

則鵠冠子既

明爲僞書，更何紛紛論篇卷之多寡哉？抑余復有疑者。據今書鵠冠爲龐煖師，而班氏注語不之

及。注曰：「楚人，居深山」，而本書未之有。書中可見其爲楚人者，惟王鈇篇言柱國令尹，然文

意均襲管子。郡縣之名，雖秦前已有，然廢封君而全國以郡縣相統屬，其制始於秦，未必楚人先

有其制。蓋後人見漢志有鵠冠楚人之說而妄托者耳。

困學紀聞十謂：「鵠冠子博選篇用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鵬賦而已，柳子之辨，知言

哉。」已先余言之。

後漢書續輿服志：「鵠雄雉，爲武冠。」

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鵠而朝，趙國化

之。」玉篇：「鵠，南方雉名。」然則雉冠乃趙之武服。龐煖而趙將，漢志兵權謀有龐子，豈煖

書有論及鵠冠者，而後人因僞爲鵠冠子，遂以爲龐煖所師耶？將龐煖著書別題鵠冠，如范蠡書之

名計然，而後人亦遂以計然爲范蠡師者耶？今其書所傳既不足信，秦漢間又少知有鵠冠子其人，

則此一卷書者，縱在，固無大觀，姑置勿論可爾。

又龐煖僅詳居趙，未見其國籍。春甲合從以龐煖爲將，豈煖與楚人固自有淵源者耶？

又龐煖僅詳居趙，未見其國籍。春甲合從以龐煖爲將，豈煖與楚人固自有淵源者耶？

## 一五九 呂不韋著書考

呂氏春秋謹聽篇：「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高注：「周厲王無道，流於彘而滅，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絕。」畢沅云：「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亡，十年而始皇帝繼爲王。又二十六年，始爲皇帝。所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未爲皇帝之時。」注非是。「今按史記呂傳：「秦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呂不韋乃使其賓客人人著所聞，號曰呂氏春秋。」其自序篇曰：「維秦八年，歲在涸灘。」黃氏周季編略謂：「呂傳書作春秋于始皇七年前，八蓋六之譌也。近畢氏校呂氏春秋引錢竹汀超辰說。按畢氏所引乃錢塘概亭說，竹汀之說見十駕齋養新錄卷上，文繁不具引。嚴鐵橋以八爲四之譌。四年太陰在申，皆未是。」姚文田濠雅堂集，呂覽維秦八年歲在涸灘考。云：「超辰之說，起於漢人，當時亦未一行，安得強先秦以就我法？又讀者據太初元年歲稱丁丑，溯而上之，遂改始皇爲乙卯，因欲并改呂覽之八年爲六年。不知班史實以鄧平曆爲本，實不足爲確據。考淮南王安封於孝文之十六年，子長著之史記，孟堅仍其舊文。計

孝文十六年下至太初改元，六甲適一周，則是年亦當爲丁丑。淮南子云：「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太一卽太歲，與班史顯差一歲。上推始皇元年，實爲甲寅。不韋死於始皇十二年，後十五年而秦有天下。不韋著書以前，昭襄孝文莊襄世及相繼，安得斷自始皇直書曰秦。其稱秦者，必在莊襄既滅二周之後。秦本紀昭襄五十六年卒，孝文王立。卽位後三日卒，莊襄王立。在位四年。六國表分一年入孝文，故莊襄僅三年。又記昭襄之立，在周赧王九年，下推赧王五十九年，歲在甲辰，後來作乙巳者，從漢志改。乃昭襄之五十一年。又五年而卒。孝文嗣位一年，明年爲莊襄元年，歲在辛亥。紀表皆云是年滅二周，置三川郡。周本紀亦云：「王赧五十九年，西周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王赧卒，周民遂東亡。似是一年事中。又云：「後七載，秦莊襄滅東西周。今考韓非子五蠹篇云：「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是史公所紀，中間尙少一年。所謂後七載者，當由滅西周計算。而莊襄之滅東周，乃二年事，並非元年，紀表皆誤矣。西周之滅歲在乙巳，王應麟作丙午，亦從漢志。後七載爲壬子，東周亦亡。其明年癸丑，天下始易周而爲秦。困學紀聞云：「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於七國之上。以韓非及王氏之言證之，知自癸丑以後乃可書秦。而呂覽之文，實統莊襄言之矣。」今按：姚氏之說甚辨而覈。不韋著書，實在始皇之七年，而稱維秦八歲者，乃始於癸丑。始皇元年實爲甲寅，而不韋不



以始皇紀元，乃統莊襄言之，其事甚怪。且呂不韋爲秦相國，乃絕不稱道秦政，曰：「周室既滅，天子已絕，以兵相殘，不得休息。」顧抑秦與六國同例。特以周亡而書秦，亦並不許秦爲天子，則又何耶？功名篇又云：「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行不異亂，雖信今，信仲也，猶言得志於今。民猶無走。民無走，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故當今之世，有仁人，不可不此務。有賢主，不可不此事。」此明譏秦政，雖以武強伸於一時，猶不爲民之所走也。高似孫曰：「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駿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春秋之言曰：千里之間，耳不得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晤，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儋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譏始皇。」方孝孺亦稱其書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史又稱不韋書成，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余疑此乃呂家賓客借此書以收攬眾譽，買天下之人心。儼以一家春秋，托新王之法，而歸諸呂氏。如昔日晉之魏，齊之田。爲之賓客舍人者，未嘗不有取秦而代之意。卽觀其維秦八年之稱，已顯無始皇地位。當時秦廷與不韋之間，必有猜防衝突之情，而爲史籍所未詳者。

史記蔡澤傳，其說應侯曰：「賁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此已入戰國晚世，其先游仕如吳起商鞅之徒，得

爲將相，已滿初志。其後如梁惠王欲讓國於惠施，燕王噲讓國於子之，於是游士之意氣益盛，期望益遠，蔡澤乃明白有天下皆願以爲君王之想。客說春申君，以湯武況荀卿。即荀子弟子之頌其師，亦曰：「嗚呼賢哉，宜爲帝王。」（見堯問篇。）又曰：「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亦見堯問。）是可見當時學者間意態。李斯入秦，爲呂不韋舍人，呂覽之書，斯亦當預，彼輩推尊不韋，謂其宜爲帝王，夫豈不可。此意至西漢尚未全泯，故昭宣以下，頗有主張漢廷推擇賢人而讓國者，王莽即應運而起。自此義隱晦不彰，而謂不韋著書有自爲帝王之志，則有疑其言之若誕者矣。

**誅或逐。**

史云：「始王十二年，呂不韋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是年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此秦廷忌呂氏舍人而寬嫪毐舍人之明證。又見呂氏舍人自有三晉賓客與秦人之別。不韋本籍山東，故於東方游士，秦廷尤所歧視。不韋初死，秦廷即有逐客之令，則呂氏賓客，秦廷所以忌而防之者至矣。又秦策五：「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金氏國策補釋云：「與，黨與也，馬爲文信黨人，故文信走而馬亦亡。」又曰：「馬逐於秦，則亦三晉人也。」

**其事遂莫肯明言，而乃妄造呂政之譏，與嫪毐自不韋薦身之說，同爲當時之誣史而已。**

**史而已。**

魏策：「或謂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轆者，故畢曰與嫪毐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因以嫪毐，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由嫪毐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氏。天下畢舍呂氏而從嫪毐氏，則王之怨報矣。」據此則呂之與嫪，邪正判然。嫪氏顯與呂氏爭政，太后傾私嫪氏。未見嫪之必爲不韋所進也。又秦始皇本紀嫪毐封長信侯。索隱云：「按漢書嫪氏出邯鄲。」錢氏廿二史考異云：「班氏無此文，當是漢書注也。南越傳嬰齊取邯鄲嫪氏女。索隱云：『嫪音紀虬反，嫪姓出邯鄲。此嫪字正義亦音紀虬反，蓋嫪嫪古文通用。今人讀嫪爲郎到切，非也。』」據此嫪毐乃邯鄲人。疑始皇母在邯鄲，本識毒，不俟於不韋之進顯。而史傳所稱私求大陰人嫪毐，使以其陰開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者，皆故爲醜語，非事實也。毒與始皇母私生二子容有之，因并謂始皇乃不韋子，則亦無稽之醜詆耳。余別有辨詳下。

**死，李斯得志，因有焚坑之禍。先秦學脈，竟以此絕，亦可惜也。**

又考秦本紀昭王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四十七年，白起破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其明年正月，秦政生於邯鄲。則不韋入秦游說華陽夫人，應在長平一役前。今姑以昭王四十六年爲說，其先不韋本爲陽翟大賈，積貲甚富，其年事當近四十。下至始皇之元又十五年，不韋則年五

說，其先不韋本爲陽翟大賈，積貲甚富，其年事當近四十。下至始皇之元又十五年，不韋則年五

十五左右。而不韋之卒，年踰六十也。然余考秦策載不韋事與史有異。其入秦說立子楚已在孝文王時，以其時年四十外計之，其卒蓋年踰五十，猶未及六十耳。

參讀考辨第一六一。又考呂氏安死篇，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皆亡矣，宋中山已亡

矣。趙韓魏皆亡矣，其皆故國矣。顯亭林日知錄謂：作書之時，秦初并三晉。然考始皇七八年間，三晉皆無恙，韓最先亡，在始皇十七年，已在不韋卒後五年，趙以王遷之虜爲亡，則在韓亡後兩年，魏最後，其亡已在始皇二十二年，去不韋之卒已十年。然則呂書之成，其最後者豈在始皇之二十二年乎？是年燕薊亦拔，越三年，楚亡，又越兩年齊亡，皆安死作時所未及也。史記謂不韋遷蜀而著呂覽，然則呂書確有成於遷蜀之後，並有成於不韋之身後者，此亦考論秦代學術思想情況一至堪注意之點也。

## 一六〇 孔叢子載孔子順事跡辨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後六世爲子高穿，穿生子順，嘗爲魏相。子順生鮒，爲陳涉博士，死

陳下。」後世有孔叢子，詳記穿順鮒三世行事。孔叢僞書，本可無辨。顧朱子語類謂：「其書蓋

孔氏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若其記載猶有來歷，故後世多據以爲說。余考其書中事實，多有大

謬不然者。因知朱子之說，亦不可信。姑摘論其載子順事有關史實者以示例。如齊攻趙，圍廩

丘，趙使孔青擊之，獲尸三萬，子順聘趙，勸歸齊尸。此事見呂氏春秋，勸歸齊尸者爲寧越。證

之紀年，其事遠在威烈王時。參讀考辨等五五。下距子順之世尚百七十年。孔叢輕爲剽竊，其妄如此。又秦

急攻魏，子順請以國贊嫪毐，其語疎鄙，蓋本魏策或人之言，妄人竊取，不悟其不足重子順也。

且子順爲魏相，既負隆譽，魏策亦不應不著其名。又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云云，季節乃子順父執，子順如何又爲季節尊長？妄人者乃併此而不知。虞卿早達，立談相趙，迨其棄趙相印，偕魏齊亡之魏。魏齊既自剄，虞卿窮愁乃著書。長平之役，虞卿復在趙用事，則略當子高世耳。子順猶爲晚進。奈何虞卿著書，魏齊誠之以謂不當稱春秋，而又以詢之子順？顛倒史實，抑何甚也！凡此皆其疎謬之尤易見者。

周季編略書子順相魏於魏安釐王十七年，當秦攻趙長平之時，則據孔叢本書情事考之，亦覺未愜。本書稱子順相魏九月，遂寢於家，則此後必不復出。編略又

以魏景潛元年，趙相魏相會魯柯，

魯柯之盟，趙魏兩世家均未載。志疑云：「魯地無名柯者，又此時魯已滅，尙安得稱魯柯？而趙魏會盟亦不得至魯地，疑有誤。」史記札記云：「春秋襄十九，叔孫

豹曾晉士句於柯，杜注在魏郡內黃縣西北，蓋魏地也。」

謂子順之謀，一不合也。又其後一年，五國共擊秦，本書謂子順會之，

不應謝事高隱之後，無端復出，二不合也。又其後二年，嫪毐封長信侯，本書謂秦急攻魏，魏王

駕如孔氏，子順進以國贊嫪毐之謀，其時去謝事去相已二十餘年，其爲魏國老，較之乃祖孔子之

於魯，遠過之矣，恐亦無此情事，三不合也。子順既退，其語新垣固曰：「當今山東之國，弊而

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

宋已久亡，此原書之妄也。

不出二十年，天下將

盡爲秦。」若當秦趙相搏長平，諸侯合從救趙之際，豈得云此，四不合也。本書又有魏王使相國

子順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問所以求北狄。若當秦攻趙長平，趙王何來有此遐思，五不合

也。此條子順答語，乃漢人襲取中行說說耳。本不足信，今姑據以折。黃說之未當。繹史年表，孔軾相魏在安釐王十八年，同一不合。今子順相魏事，既他無可考，如不得已而必據孔叢所載，以定其年，亦當以在信陵君既死，楚約五國伐秦之後，於嫪毐敗死之前，約當魏景湣王之三四年，差爲得之。卽上推之於其父穿，下推之於其子鮒，年世相及，亦略當也。韓策一有魏順謂市丘君一節，吳師道補注云：「此楚懷王爲從長，合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時事，在懷王十一年。策文見孔叢子，以爲子順之言。其注謂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兵敗蒙恬，尤爲誤。」如吳考，其時尚未有平原君，烏得有孔穿之子孔順？是孔叢書僞竊魏順爲孔子順也。要之孔叢書不可據，而孔子順當在戰國末年，則可推耳。

## 一六一 春申君見殺考

戰國晚年，有兩事相似而甚奇者，則呂不韋之子爲秦始皇政，而黃歇之子爲楚幽王悼是也。然細考之，殆均出好事者爲之，無足信者。不韋之事，梁氏志疑力辨之。史記本傳云：「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集解徐廣曰：「期，十二月也。」梁云：「左傳僖十七，孕過期。」疏云：十月而產，婦人大期。則大期乃十月之期，不作十二月解。卽如史注，十二月曰大期，夫不及期，可疑也。過期，尙何疑？若謂始皇之生不及期，隱之至大期而乃以生子告，則子楚決無不知之理，豈非欲蓋彌彰乎？祇緣秦犯眾怒，惡盡歸之，遂有呂政之譏。史公於本紀特書生始皇之

年月，而于此更書之，猶云世皆傳不韋獻匿身姬，其實秦政大期始生也。別嫌明微，合于春秋書

子同生之義，人自誤讀史記爾。

按史記考證：「大期猶言誕彌厥月也。史以明始皇之爲不韋子，言及大期而非期，乃子楚猶不悟也。若如徐廣言，期十二月，則又何以信其爲不韋子也。」今按：史記

果信始皇誠爲不韋子與否，非卽始皇誠爲不韋子與否之判據。則大期一語，非所必爭。

王世貞讀書後辨說之曰：「毋亦不韋故爲之說，而泄之秦皇，使

知其爲眞父，長保富貴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爲是以詈秦皇。而六國之亡人，侈張其事，欲

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亡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復不敢言，而大期之子，烏知其非嬴出

也？」又明湯聘尹史稗辨之曰：「異人請婦至，大期而誕子，未必請之時遽有娠也。雖有娠，不韋

其肯輕泄之，而亦孰從知之？果有娠而後獻，當始皇在趙，母子俱匿，其嫗獨不能語子以呂氏之

胤，如齊東昏妃之于蕭續邪？如語之故，始皇必不忍忘一本之系，何至忿然曰何親於秦，號爲仲

父？以奉先王之功，且躬出其後，而俾之遷蜀以死。雖賓客游說萬端，而莫之阻，亦自知嬴非呂

矣。」此辨呂氏之事也。而余考秦策，記不韋使秦事，有與史大異者。史謂不韋入秦當昭王時，

而秦策呂不韋爲子楚遊秦，已當孝文王世，一異也。史謂不韋先說華陽夫人姊，而秦策不韋所說

乃秦王后弟陽泉君，二異也。

高注：「秦王后，孝文王后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悟若昭王時，孝文不得稱王，華陽亦不得稱后。其下策文又云：「太子門下無賓者。」高注：「太子，

子侯。」不悟若昭王時，子侯亦不得稱太子。策文又云：「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又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皆明屬孝文時語。高氏自以史說注策文，未可信。又昭王生十九年立，五十六年薨，則七十五歲。孝文生五十三年立，一年薨，則五十四歲。史稱不韋說華陽夫人，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誰欲開一語，尙可得乎？而據史考實，則華陽夫人固非繁華時。又按年表，昭王二年楚懷王二十四年，秦來迎

婦，是歲昭王年二十一，尚未有子，孫臏秦會要卽以此婦爲華陽太后，亦非。考諸楚世家，則年表是年乃迎婦於秦之誤耳。

史謂子楚於邯鄲之園脫亡赴秦軍，而秦策乃王后

請之趙，而趙自遣之，則三異矣。果如秦策所言，不韋遊秦，始皇生已及十年。

始皇生昭王四十八年正月，見本紀。

不韋安得預爲釣奇？不韋納姬事，秦策固無之，更何論始皇之爲嬴爲呂？史公載六國事，多本國

策，此則別據他說，乃史公之好奇也。

又史記呂不韋傳：「子楚夫人，豪家女也。」顧與不韋獻姬相乖。錢大昕云：「一不韋資助之，遂爲豪家。」洪亮吉云：「子楚在趙，本自有夫人，後

見不韋姬說之，復取而生政耳。此夫人是指子楚之正配。若政生母爲邯鄲之倡，卽資之安得爲豪家乎？」按洪駿錢說是矣。然不韋傳明云：「子楚遂立姬爲夫人。」又豈得謂其下夫人又別指一人哉？至春申之事，黃式三

周季編略亦辨之，曰：「策史言春申君納李園妹，知娠而獻之。據越絕書十四篇則云：烈王娶李

園妹，十月產子男，則策史之說非矣。春申君果知娠而出諸謹宮，言諸王而入幸之，則事非一

月，安必其十月後生子乎？生而果男乎？行不可知之詭計，春申君何愚？此必後負芻謀弑哀王猶

之誣言也。」而余考越絕書，其言又不僅如黃氏所辨者。越絕云：「春申君與女環通未終月，女

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公也。」夫通

未終月，烏得懷子已一月？此全寫女環之愚春申，而欲假借以得幸於楚王，與下言十月產子，同

一筆法，凡以明幽王之非春申子也。黃氏既援據越絕駁史記，而曰「春申何愚」，不知誠如越絕

之言，春申固不免爲愚耳。黃氏又曰：「列女傳有云：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

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族。然則負芻謀篡構釁造謗也。」此則確有依據，明白得

實。又按索隱：「楚悼（幽王）有母弟猶（哀王），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則史記春申傳之不可信，小司馬已先辨之。惟列女傳以負芻為考烈遺腹子，以負芻為考烈弟，今已無可詳論。此辨春申之事也。昔人以桀紂暴行，情節相類，疑其不實。今文信春申之事，一何若符節之合，而又同出於一時，不奇之尤奇者邪？後之疑而辨者，縱不盡得，然幃闔之事，本難全詳。傳者既無的據之驗，疑者亦何從為稽詰之地哉？今並舉而著之，亦足使讀史者知此故實之不盡可信耳。

又史記載李園殺春申君在考烈王末年，而越絕書二篇，言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徵為令尹，使其子為假君攝吳事。十一年，幽王徵其子，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然考史記，幽王僅得十年，無十四年。春申君徙封於吳亦遠在考烈王十五年。不知越絕何以言此。及細檢之，秦滅楚前十六年，正合史表李園殺春申君之年。又前十一年，正合史表春申君徙封於吳之年。然則越絕書言春申卒年與史同，越絕言春申子假君治吳之年，即史之春申封吳年也。越絕言春申封吳尚在前三年，則史無其說。越絕卷十四春申外傳又謂：「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前言幽王立三年召春申，今乃為三年而封春申矣。此又越絕之自相違異也。至云：「幽王後懷



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滅之，而張儀轉在黃歇後。卷二卷十，四均見。此則與史大背，疏繆斷然。王充有云：「君高越紐錄，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見論衡案書篇。越紐錄即越絕書，君高，吳平字。相傳越絕出會稽袁康吳平手也。余觀其書頗荒陋，不足信，因附辨一二端以概其餘。參讀考辨第三四又第一一八。

## 一六二 尉繚辨

漢志雜家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尉繚三十一篇。據史記始皇本紀，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在始皇十年，而今傳尉繚書有梁惠王問，年世不相及。後人因謂今所傳者乃兵家尉繚，在梁惠王時，而始皇時雜家尉繚則佚。然考史記，繚既見秦王，欲亡去，秦王覺，因止以爲秦國尉。則所謂尉繚者，尉乃其官名，如丞相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之例，而逸其姓也。今漢志雜家稱尉繚子，官本南雍本闕梁人？以此言之，知非二人矣。漢志如齊孫子吳孫子，所以別同名之嫌。若尉繚係兩人，則亦應書秦尉繚梁尉繚也。且繚之說秦，與秦策頓弱之言同。其稱秦王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事類范蠡。竊疑史記載繚事已不足盡信，書又稱梁惠王問，則出依托。

劉向別錄：繚爲商君學。商君於惠王早年入秦，今云繚爲其學，



從遊，當在孔子晚年。參讀考辨第二九。而漆雕馬人嘗事臧氏三世。文仲卒於魯文公十年，前孔子之

生尙六十六年。及事文仲者，豈得與孔子相問答？說苑妄也。即謂果有其人，亦在漆雕開

前。李氏尙史云：「說苑馬人嘗事臧氏三世，與開不仕者正相反，非開，明矣。而弟子中又無所謂漆雕馬人者。家語作漆雕憑，亦無之。」此辨開非馬人，而並疑馬人之無其人。烏得爲其後人哉？

葉說殊疎。論衡本性篇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余考公

孫尼子乃荀子弟子，此書論性情，折衷孟荀兩家之見，顯出荀子後。王氏謂漆雕開者，或

即據漆雕子書中稱引所及。疑此十三篇書，亦出戰國晚世，而傳述漆雕子之說，與宓子十

六篇同出後人撰述。班氏以其書名漆雕子，遂疑爲漆雕啟之後。或啟自有後人爲此書，亦

未可知。要非說苑之漆雕馬人也。參讀考辨第二九。

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宓子見考辨第三〇，其書疑出後人傳述，如漆雕子之類。皆當在戰國晚世，而宓子或稍

前，故其書頗爲韓非呂不韋所稱引。景子三篇，據班注亦說宓子語，惟年世殊無考，不知

其書在宓子十六篇前，抑在其後。孟子書有景丑，翟灝考異云：「漢志景子列儒家，此稱

景丑爲景子，其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即

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於其家，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焉。」沈欽韓亦主景子即景丑。若然，

則其書或尚在十六篇前。當孟子時已有主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者，景子殆其一人歟？然亦不得爲宓子弟子。大抵漢志說七十弟子，皆約略言之，非可據也。黃鶴云：「世本齊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則景子亦齊之公族。又按兵形勢家有景子十三篇，蓋非同書。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今按當孟子時論性者，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世子則謂「性有善有惡」，蓋出三說之外，兩取孟荀以爲說。其書應出荀卿後。春秋繁露序篇亦引世子，其書據春秋發議，尤爲晚出一證，殆與公孫尼子同時耳。班注以爲陳人，陳亡遠在前。論衡謂之周人，不知謂周代人耶？抑周地人耶？與班異，無可定。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隋志公孫尼子一卷，云：「似孔子弟子」。又隋書音樂志引沈約奏答，謂：「樂記取公孫尼子。」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作。」余考緇衣篇文多類荀子。如：「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浚

焉，豈必盡仁。」姚際恆曰：「鄭氏謂非本性能仁，其言類荀子。」又：「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夫溺於民。」姚曰：「荀子，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本其意，故以溺字爲說。」又：「子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姚曰：「即荀子水能載舟覆舟之義。」今按：繹衣襲荀子，猶不止此。如：「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又：「爲上可達而知，爲下可述而志，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荀子「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之說也。又：「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又：「政之不行，教之不成，爵祿不足勸，刑罰不足恥也。」此皆荀韓之論。又篇中屢言「壹德」，又曰：「義不壹，行無類。」壹字類字皆見荀子，類字尤荀書所重，所謂統類者也。每節皆引詩書然尾，文體亦倣荀子。（上引姚說，均見杭世駿續禮記集說。）樂記刺襲荀子呂覽易繫諸書，其議論皆出荀後。則公孫尼子殆荀氏門人，李斯韓非之流亞耶？沈欽韓曰：「荀子彊

國篇稱公孫子語」，則其爲荀氏門人信矣。楊倞以公孫子爲齊相，殊無據。蓋本下文荀卿

子說齊相而妄臆之爾。又篇中譏之曰云云，正公孫子譏子發，而楊倞謂公孫子美子發，荀

子譏之，亦誤。漢志謂是七十弟子者已失之。隋志乃謂其似孔子弟子，則所失益遠矣。

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芋音弼。」

王念孫曰：「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

今芋亦如字。正義：藝文志芋子十八篇，顏云音弼。案是齊人，阿亦屬齊，恐顏誤也。案

正義說是也。芋有吁音，故別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子，作芋者字之誤耳。」

周史六張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六乃大字之誤。人表有周史大張，張當爲張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

問於太史大弢，蓋卽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師古以謂太公六韜，誤矣。」今按人表大弢列周景王悼王時，當魯昭公世，與孔子正相及。惟班注「惠襄之間」，若指春秋時周惠襄王言之，則距孔子尙遠。又稱獻王時，則當魏惠王之世。魏惠王後亦爲襄王，豈魏惠襄之間，魏史官有其人，與莊子略同時，其書稱魏惠王襄王周獻王，而班誤以爲周惠王周襄王，如文子書平王問，乃楚平王，而班注亦誤爲周平王也。至則陽孔子之間，莊書寓言，固不足據。然大弢苟魏史，漢志又何以稱周史？竊疑自魏惠王會逢澤朝天子，常挾周室以爲名。呂氏不屈篇，惠王請令周太史更著惠施之名，此周太史卽魏史也。卽以漢志次序，大弢書列孫卿子芋子後，亦顯爲戰國書。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兵形勢家有王孫子十六篇，蓋非同書。嚴可均鐵橋漫稿：「王孫姓也，不知其名，巧心亦未詳。意林僅有目錄，而所載王孫子文爛脫。從北堂書鈔等書采出二十四事，省并復重僅得五事，繹其言，蓋七十子之後言治道者。」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一曰巧心者，書之別名也。」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據春秋之文以著書。」呂覽

齊閔王居衛，問公玉丹。其事又見劉向新序。李氏向史謂：「公玉丹或即公孫固。」殊無據。呂氏正名篇：「潛王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耶。」公玉丹乃淖齒之流，知非著書之公孫固矣。

李氏春秋二篇。

葉德輝曰：「公孫固，齊閔王時人。羊子，秦博士。志敘此書於二子間，則李氏當是戰國

時人。呂覽勿躬篇引李子，其言泛言名理，疑即此李子也。」沈欽韓曰：「疑是李兌。」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論衡福虛篇：「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

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錢大昕曰：「無心

蓋六國時人。風俗通亦引其語。」王應麟考證云：「館閣書目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神非，纏子屈焉。」今按：墨子書非早布，董纏必在晚世。

俟子一篇。李奇曰：或作俛子。

沈欽韓曰：「說苑反質篇秦始皇後得侯生，侯生云云，疑即此。」王先謙曰：「官本侯作

俟，風俗通云：「俟子古賢人，通志氏族略五，作「六國賢人。」著書。應仲遠嘗爲漢書音義，則所見本必作

俟。」





王狄子一篇。或本作正狄子。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屈，威王下之。

高士傳：「黔婁先生，齊人，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欲以爲相，不受。齊王又禮之，聘

以爲卿，又不就。」今按魯共公卒，六國表在周顯王十六年，當齊威王五年。

今誤爲齊威王二十六年。

余定魯共公卒，較六國表後二年。參讀考辨第一五四。則爲齊威王七年。黔婁殆其時人。

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

曾子與門人往弔。」計其時曾申亦已早死，殆不可信。

宮孫子二篇。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據班注，知非兵家兩孫子。梁玉繩云：「見莊子達生篇，名休。」亦無證。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韓非外儲說右引鄭長者說，謂：「田子方問唐易鞫，而鄭長者聞之。」一說：「齊宣王問

唐易子，而唐易子稱鄭長者以對。」當是一事兩傳。唐易爲氏，鞫或其名也。人表有唐易

子，在顏歟王斗尹文子後，則信與齊宣王同時。鄭長者在其前，故述其言以爲對也。陶憲

曾曰：「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下引風俗通云：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云



也。」可證沈葉之說。南父卽下文南公也。鄭樵氏族略：「桑邱氏，蓋以地爲氏者。」姓纂云：「今下邳有此姓。」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韓人也。」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史記項羽本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秦本紀：「武王三年，南公揭卒。」志疑：「項羽紀稱南公，揭豈其人歟？」今按南公預言，蓋以楚之於秦，怨毒之深，知之。其人當在頃襄王後。且楚人無緣入秦紀，揭非其人也。

又廣韻注。南公複姓，戰國時有南公子著書，言陰陽五行事。

容成子十四篇。

王應麟考證云：「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按釋文：「容成，老子師也。」漢志列容成書於南公之次，張蒼之前，則容成蓋戰國晚世，楚頃襄前後人。云爲老子師，此老子指詹何，年世亦合。參讀考辨第七十二。後人乃以容成爲上古之君，黃帝之臣，則其書不應列此。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世本氏姓篇：「閭丘氏，齊大夫閭丘嬰之後。齊宣王時，有閭丘叩，閭丘光。」今按漢書人表有閭丘叩閭丘光，梁氏引孫侍御曰：「光乃先字之譌，漢人每單稱先生爲先。閭丘先

生，齊宣王時人，見說苑善說篇。按又見新序卷五。未曉此閭丘子名快者，與說苑閭丘先生是一人

否。

馮促子十三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將具氏，齊太公子將具之後，見國語。漢藝文志：六國時，將具子

彰著書五篇。」林寶元和姓纂：「將具彰著子書五篇」，今志作鉅，又脫彰字。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按閭丘將具周伯皆齊人，馮促杜文公皆韓人，可見陰陽學在戰國時流傳之地域。

## 名家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師古曰：「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

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 墨家

我子一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墨子之學。」

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我子，六國時人。」

### 縱橫家

闕子一篇。

後漢書獻紀注引風俗通：「闕姓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 雜家

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將，忠直遇讒死。

兵技巧有伍子胥十篇。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錢大昕曰：「魯繆公臣有子服厲伯，見論衡非韓篇。藝文志有子晚子，晚服字形亦相似。」

## 農家

按子服厲伯事見韓非難三。又按趙策有服子，當平原君時，似儒者言。疑均與晚子不近。

## 野老十七篇。

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老年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

## 兵權謀家

### 姪一篇。

師古曰：「蓋說兵法者人名也。」

### 兒良一篇。

師古曰：「六國時人也。」

呂覽不二篇：「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賈誼過秦論：「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之倫制其兵。」王念孫曰：「易林益之臨云，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

當。趙魏以強。帶季蓋卽帶佗，二人爲趙魏將，故云趙魏以強。但未知孰趙孰魏也。」

又按宋元君時有兒說，（見考辨第一三〇。）未知與兒良爲一人否？沈欽韓曰：周策有宮佗，或卽帶佗。今按：孔叢子亦有宮佗，其人與周最孔穿同時，蓋當秦昭王之世。若孔叢可信，則宮佗當爲魏將，而兒良則趙將也。又按說苑尊賢：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懷敗西戎。王廖他無考，豈穆公時之王子廖歟？韓詩外傳九作王繆，韓非十過說死反質又稱之曰內史繆，乃穆公遺戎女樂而得由余者。



盧縈繳，神感飛禽。卽蒲且。」今按：詹何蒲且似皆出戰國晚年。其言弋，似襲莊子痾癢丈人承蜩。達生篇。

## 五行家

### 羨門式法二十卷。

王應麟曰：「日者傳分策定卦，旋式正基。周禮太史抱天時，鄭司農云：抱式以知天時。梁元帝洞林序云：羨門五將，韓終六壬。」今按：封禪書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人。」充尚無所見。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漢書郊祀志充尚作元尚。沈濤云：「當作元谷，卽列仙傳之元俗也。谷俗之淆，篆書谷字與尚字相近，訛而爲尚。史記又誤元爲充，遂不可曉。列仙傳言元俗河間人，亦與燕人相合。」司馬相如大人賦謂：「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非帝王之仙意。」又曰：「蹕征伯僑而役羨門。」張揖曰：「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今據史記，此輩皆在鄒衍





「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誤斷申字作句。宋志亦稱石申甘德，俱誤。至晁公武讀書志載甘石星經一卷，註曰：「漢甘公石申撰」，其言石申名字亦誤。而云甘石乃漢人，則別有本。據御覽二百三十五引應劭漢官儀曰：「當春秋時，魯梓慎，晉卜偃，宋子韋，鄭裨竈，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言屢中，有備無害。漢興，甘石唐都，司馬父子，抑亦次焉。」是亦以甘石爲漢人也。史記張耳傳：「耳欲之楚，甘公曰：『漢王入關，五星聚東井。』楚雖強，必屬漢。」集解：「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則甘公固及漢初矣。疑甘石二氏，殆如張蒼，生六國而下逮漢世者。始皇本紀：「三十二年，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疑此石生或卽石公。漢書天文志：「古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爲有逆行。」沈欽韓曰：「隋志：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則甘石明及秦漢之際。邵康節皇極經世謂：「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然當甘石時，鄒衍鄒奭談天而推五德之說已盛，人帝之五德，本之列天之五星。甘石之與二鄒，其說相桴鼓。則甘石蓋說五星之精善者，非可謂五星之說，自甘石始也。又天官書謂：「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祲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縱橫者繼踵，





其諸子生卒行事可考者外，並列當時大事，用資推證。惟大體以見於考辨者爲限。其未詳於考辨者，表亦勿列，恐有不可信必也。

表中所列，其一仍舊史無所改定者，僅書某年某事而止。其考辨所及，或與舊史不同，或雖同舊史而重有論訂者，則於書某年某事條下，加一星符（\*），下注數號。讀者按符下數號求之考辨，即知某年某事，爲考辨某篇所討論。如周靈王二十一，魯表孔子生，下注\*（一），周敬王四十一，魯表孔子卒，下注\*（二八），即爲關於孔子生卒之討論，詳考辨第一及考辨第二十八兩篇也。

考辨百六十餘篇，因事命題，因題裁篇，各不相蒙。而通表則先後一貫。今以考辨所詳，依次散注通表某年某事之下。通表爲綱，而考辨爲之目。通表如經，而考辨爲之緯。亦有考辨所論，關涉廣泛，未可確歸某年某事者，亦隨宜附列。如孔子卒年下，列考辨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三篇。第二十八爲孔子卒年考，二十九爲孔門弟子通考，三十爲孔門傳經辨之類是也。

亦有其人不定在何年，或實無其人。而舊史傳說如此，又考辨已加論訂者，亦隨宜附列。如孔子至衛條下，附見蘧瑗史鮪，此兩人至此存否不可知，詳考辨第十六。吳伐楚入郢條下，





## 通表第一

本表與考辨第一卷相應，起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迄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凡七十二  
年。

本表大體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而刪其晉秦曹燕四國，僅載魯齊衛宋鄭陳蔡楚吳九國。先後  
次序，亦有更易。

表中所引時事，其爲十二諸侯年表所不載者，如鄭鑄刑書，晉鑄刑鼎之類，因考辨所及，並  
以增入，牽據左傳，不復一一分注。

本表大體屬諸孔子之一生，及其門弟子事業之一部，乃先秦諸子學術淵源所自也。





(五三三)	九	一五	二	四三	三三	惠元公	一〇	八	一一
(五三一)	八	一四	靈元公	四二	三二	殺陳亂哀公自	九	陳樂疾將兵定	一〇
(五三〇)	* (三三) 子爲相	一三	九	四一	三一		八	六	九
(五二九)	* (二九) 閔損生	一二	八	四〇	* (二九) 鑄刑書	三三	七	五	八
(五二八)	五	一一	七	三九	二九	三二	六	四	七
(五二七)	四	一〇	六	三八	二八	三一	五	三	六
(五二六)	三	九	五	三七	二七	三〇	四	二	五
(五四〇)	二	八	四	三六	二六	二九	三	靈王元	四
(五四一)	昭元公	七	三	三五	二五	二八	二	王叔自立爲靈郊	三
(五四二)	* (二九) 仲由生	六	二	三四	二四	二七	靈侯元	三	二

[illegible]

(五二四)	一八	二四	一一	八	六	一〇	七	五	三
(五二三)	一九	二五	一二	九	七	一一	八	六	四
(五二二)	二〇	二六	一三	一〇	八	一二	九	七	五
(五二一)	二一	二七	一四	一一	九	一三	悼侯 元	八	六
(五二〇)	二二	二八	一五	一二	一〇	一四	二	九	七
(五一九)	二三	二九	一六	一三	一一	一五	三	一〇	八
(五一八)	二四	三〇	一七	一四	一二	一六	昭侯 元	一一	九

周	魯	齊	衛	宋	鄭	陳	蔡	楚	吳
(五三) (一七)	(二五) (二五) 三桓氏政公 公孫於齊 孔子適齊 *(五一)	三一	一八	一五	一三	一七	二	二二	一〇
(五一) (一四)	公居鄆 二六	三二	一九	景公 元	一四	一八	三	一三	一一
(五一) (一五)	孔子返魯常 在此年或稍 前 *(六)	三三	二〇	二	一五	一九	四	昭王 元王	季札聘上國 公子光殺僚 自立
(五一) (一四)	公處乾侯 二八	三四	二一	三	一六	二〇	五	二	闔廬 元
(五一) (一三)	晉鑄刑鼎 二九 *(一一)	三五	二二	四	獻公 元	二一	六	三	二
(五一) (一二)	濬臺滅明生 三〇 *(二九)	三六	二三	五	二	二二	七	四	三
(五一) (一一)	三一	三七	二四	六	三	二三	八	五	四
(五一) (一〇)	公卒乾侯 三二 漆雕開生 *(二九)	三八	二五	七	四	二四	九	六	五

(五〇九)	定公 元	三九	二六	八	五	二五	一〇	七	六
(五〇八)	二	四〇	二七	九	六	二六	一一	八	七
(五〇七)	*魏卜商生三 (二九)	四一	二八	一〇	七	二七	一二	九	八
(五〇六)	*言偃生四 (二九) *晏嬰當卒是 年稍前 (五)	四二	二九	一一	八	二八	一三	一〇	九
(五〇五)	陽虎執季桓 子 曾參樊須生 (八) (二九)	四三	三〇	一二	九	懷公 元	一四	一一	一〇
(五〇四)	六	四四	三一	一三	一〇	二	一五	一二	一一
(五〇三)	*顓孫師生七 (二九)	四五	三二	一四	一一	三	一六	一三	一二
(五〇二)	三桓攻陽虎 虎奔陽關 公山不狃自 費召孔子 (一〇) *(九) *顏高卒 (一七)	四六	三三	一五	一二	四	一七	一四	一三

周	魯	齊	衛	宋	鄭	陳	蔡	楚	吳
(五〇二)	陽虎奔齊 陽子仕魯爲 中都宰嗣爲 司寇 (一二)	四七	三四	一六	鄭 駟歇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 (一一一)	潛公 元	一八	一五	一四
(五〇〇)	公會齊侯夾 谷孔子相 侯犯以郡叛 *(一四) *(一三)	四八	三五	一七	聲公 元	二	一九	一六	一五
(四九九)	孔子見信於 季孫仲由爲 季氏宰墮邱 墮費將墮成 弗克 (一三)	四九	三六	一八	二	三	二〇	一七	一六
(四九八)	孔子去魯適 衛 (一五)	五一	三八	二〇	四	五	二二	一九	一八
(四九七)	孔子去魯適 衛 (一五)	五一	三八	二〇	四	五	二二	一九	一八
	相攻 (一七)								

(四九六)	一四	五二	衛侯逐公叔 孔成子過蒲 *(一七)	二二	五	六	二三	二〇	越元常卒句 踐元*(六)
(四九五)	邾隱公來朝 子貢觀焉 *(二九)	五三	四〇	二二	六	七	二四	二一	指伐越闔廬傷 死
(四九四)	哀公元公	五四	四一	二三	七	吳來侵 八	二五	二二	夫差元
(四九三)	二	五五	靈公薨晉納 蒯瞶於威 孔去衛 *(二〇九)	二四	八	九	遷於州來 二六	二三	句踐棲會稽 *(一八)
(四九二)	桓僖廟災	五六	出公元公	孔子過宋 *(二二)	九	孔子至陳 *(二九)	二七	二四	四
(四九一)	四	五七	二	二六	一〇	一一	二八	二五	五
(四九〇)	齊公子陽生景公薨 來奔	五八	三	二七	一一	一二	成公元公	二六	追句踐歸 *(一八)



周	魯	齊	衛	宋	鄭	陳	蔡	楚	吳
(三八一) (四八九)	陽生返齊宰 我從 *(二七)	晏孺子 田乞殺姜孺 子立陽生	孔子自楚反 衛 *(二四)		吳伐陳 孔子去陳 *(二二)			救陳王卒於伐陳 城父 孔子來負函 就葉公 ** (三三)	
(三八二) (四八八)	會吳於櫓 子貢時仕魯 *(二九)	悼公 元	五	二九	一四	三	惠王 元	與魯會櫓	八
(三八三) (四八七)	吳來伐有若 與於師 *(二九)	二	六	三〇	一五	四	二	伐魯	九
(三八四) (四八六)	九	三	七	三一	一六	五	三	一〇	
(三八五) (四八五)	一〇	悼公被弑 四	八	三二	一七	六	四	與魯伐齊	一一
(三八六) (四八四)	得有一 宰帥與齊 戰於郊 召孔子 *(二五)	簡公 元 伐魯	九 孔子去衛反 魯 *(二五)	三三	一八	七	五	與魯敗齊艾 陵	一二

(三七四八三)	孔鯉卒 此後生當在 此時前後 *(二六) *(五八) 與吳會聚 子貢拒吳 盟 *(二九)	二	一〇	三四	一八	一九	八	六	一三
(三八四八二)	池與吳晉會黃	三	一一	三五	一九	二〇	九	七	與晉會黃池 一四
(三九四八二)	西狩獲麟 顏回卒 *(二六) 小邾射來奔 田常弑簡公 宰我死之 *(二七)	四	一二	三六	二〇	二二	一〇	八	一五
(四〇四八〇)	子服景伯使 齊子貢爲介 齊歸成 *(二九)	平公 元	莊公 元	三七	二二	二三	一一	九	一六
(四一四七九)	孔子卒 *(二八) *(二九) *(三〇)	二	二	三八	二二	二三	一二	白公勝作亂 葉公入楚白 公自殺	一七





周 (西曆紀元前)	魯	齊	宋	晉	魏	趙	韓 鄭	楚	越
敬王 (四二八) (四七八)	哀公 一七 墨翟生於此 時前後 *** (三三二)	平公 三	景公 三九	定公 三四			鄭聲公 (二三三)	惠王 一一 滅陳 公孫寬爲司 馬	句踐 一九
(四三七)	一八	四	四〇	三五			(二四)	一一	二〇
(四七六)	一九	五	四一	三六			(二五)	一三	二一
元王 (四七五)	二〇	六	四二	三七	田子方當生 此時前後 (四〇〇)	簡子卒 襄子立滅代 *(三三三)	(二六)	一四	二二 園吳 *(一八)
(四七四)	越人始來 二一	七	四三	出公 元		襄子 元	(二七)	一五	二三
(四七三)	二二	八	四四	二		二	(二八)	一六	二四 滅吳 *(一八) 范蠡 *(三四)
(四七二)	二三	九 夫人卒季康 子使冉有來 弔	四五	三		三	(二九)	一七	二五

(四六五)	三	一六	四	一〇	一〇	(三六)	二四	越衛悼公卒於
(四六三)	二	一五	三	九	九	(三五)	二三	句踐卒
(四六七)	悼公 元	一四	二	八	八	(三四)	二二	三〇
(四六八)	貞定王 元	一三	昭公 元	七	七	(三三)	二一	使后庸聘魯 徙都琅瑯 *(三五) *(三八)
(四六九)	叔孫舒會越 納衛侯不克 子貢時仕衛 *(二九)	一二	四八	六	六	(三二) 與齊伐衛 (紀年)	二〇	二八
(四七〇)	公至自越	一一	衛出公來奔	五	五	(三一)	一九	二七
(四七一)	公如越	一〇	四六	四	四	(三〇)	一八	二六

周	魯	齊	宋	晉	魏	趙	韓 鄭	楚	越
(四六五)	四	一七	五	一一		一一	(三七)	二五	鹿郢 元
(四六三)	五	一八	六	一二		一二	(三八)	二六	二
(四六二)	六	一九	七	一三		一三	鄭哀公 (元)	二七	三
(四六一)	七	二〇	八	一四		一四	(二)	二八	四
(四六〇)	八	二一	九	一五		一五	(三)	二九	五
(四五九)	九	二二	一〇	荀瑤伐中山 一六		一六	(四)	三〇	*鹿郢卒 (四九)
(四五八)	一〇	二三	一一	知伯與趙韓 魏盡分范中 行故地 (三六)		一七	(五)	三一	不壽 元
(四五七)	一一	二四	一二	一八		一八	(六)	三二	二
(四五六)	一二	二五	一三	城犇龍取慮氏 (紀年)		一九	(七)	三三	三

(四四七)	* 顯孫師卒 (二二九)	九	二三	五	二八	(八)	滅蔡 四二	二
(二二)								
(四四八)	二〇	八	二二	四	二七	(七)	四一	朱勾 元
(二〇)	一九	七	二〇	三	二六	(六)	四〇	* 不壽見殺 (四九)
(四四九)								
(一八九)	一八	六	一九	二	二五	(五)	三九	九
(四五〇)								
(一八)	一七	五	一八	* 敬公 (三六)元	二四	(四)	三八	八
(四五二)	一六	四	一七	* 出公奔楚 (三三)	二三	(三)	三七	七
(一六)								
(四五三)	一五	三	一六	二二	* 地知與韓魏共殺 伯盡并其 (三六)	(二)	三六	六
(一五)	一四	二	一五	* 燕成侯元年 (四三)	智伯圍晉陽 二一	鄭共公 (元)	三五	五
(四五四)								
(一四)	一三	宣公 元	一四	智伯率韓魏 之師攻趙 二〇	襄子奔晉陽 二〇	康子 (八)	三四	四
(四五五)						* 鄭人弑其君 (六一)		



周	(二四三) (四四六)		(二四四) (四四五)	(二四五) (四四四)	(二六) (四四三)
魯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言偃卒 *(二九)
齊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宋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晉	六		七	八	九
魏	文侯 (三七元)	*子夏居西河 (三八九)	*田子方 (三九九)	*段干木 (四〇〇)	四
趙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韓鄭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楚	四三		*此般至泗水 時遊楚當在 (四一)	墨子止楚攻 宋當在此時 或稍後 *(四二)	禽滑釐 *(四二) (六二)
越	三		四	五	六



周	魯	齊	宋	晉	魏	趙	韓 鄭	楚	越
(四三六) 二	(四三七) 三	(四三三) 四	(四三二) 五	(四三一) 六	(四三〇) 七	(四二九) 八	(四二八) 九	(四二七) 一〇	(四二六) 一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一七	*敬公卒 (三八) 一八	幽公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二二〇)	(二二一)	(二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五四	五五	五六	*遷都 還鄭 (四二) 五七	簡王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四一八) 八	一九	三八	四	一六	七(二九)	六	七	一四	三一
(四一九) 七	一八	三七	三	一五	六(二八)	五	六	一三	三〇
(四二〇) 六	一七	三六	二	一四	五(二七)	四	五	一二	二九
(四二一) 五	一六	三五	悼公 元	一三	四(二六)	三	四	一一	二八
(四二二) 四	一五	三四	*昭公卒 (四五)	一二	*子擊生 (四六)	二	(鄭繻公元)	一〇	二七
(四二三) 三	一四	三三	四六	一一	二(二四)	獻子 元	(鄭幽公元 年)韓殺之	九	二六
(四二四) 二	一三	三二	四五	一〇	*更元年(二 三) (四三)	桓子 元	(三二) 武子 (元?)	八	二五
威烈王 (四二五) 元	一二	三一	四四	九	*始稱侯 (四三) 子夏年八十 四(三八) *(三)	*襄子卒 (五五)	(三〇)	七	二四
(四二六) 一五	一一	三〇	四三	八	二一	四九	(二九)	六	二三

周	(四一七)	二〇	三九	五	一七	八(三〇)	七	八	一五	三二
魯	(四一六)	二一	四〇	六	一八	九(三一)	八	九	一六	三三
齊	(四一五)	四一	七一	二	一〇(三二)	九	一〇	一七	三三	
宋	(四一四)	二	四二	八	三	一〇	一	一八		
晉	(四一三)	二	四三	九	四	一一	二	一九		
魏	(四一二)	三	四四	五	五	一二	三	二〇		
趙	(四一一)	四	四五	六	六	一三	四	二一		
韓鄭	(四一〇)	五	四六	七	七	一四	五	二二		
楚	(四〇九)	六	四七	八	八	一五	六	二三		
越	(四〇八)	七	四八	九	九	一六	七	二四		
周威公始立爲 西周君 甯越 (五五) (五五)	(四一四)	二	四二	八	三	一〇	一	一八	三五	
繆公 (四七) 元	(四一三)	三	四三	九	四	一一	二	一九		
曾申 (四七) 公儀休	(四一二)	四	四四	五	五	一二	三	二〇		
泄柳 (四八) 申詳	(四一一)	五	四五	六	六	一三	四	二一		
子思 (四八) 墨子皆	(四一〇)	六	四六	七	七	一四	五	二二		
在魯 (四八)	(四〇九)	七	四七	八	八	一五	六	二三		
幽公卒 (三六) 烈公 (三六) 元	(四〇八)	八	四八	九	九	一六	七	二四		
燕簡公元 (四三) (一三四)	(四〇七)	九	四九	一〇	一〇	一七	八	二五		
城平邑 (一三四)	(四〇六)	一〇	五〇	一一	一一	一八	九	二六		
城茲氏 (一三四)	(四〇五)	一一	五一	一二	一二	一九	一〇	二七		
都平陽 (一三四)	(四〇四)	一二	五二	一三	一三	二〇	一一	二八		
伐晉南鄙至 於上洛 (紀年)	(四〇三)	一三	五三	一四	一四	二一	一二	二九		
滅鄰 (四九)	(四〇二)	一四	五四	一五	一五	二二	一三	三〇		
滅滕 (四九)	(四〇一)	一五	五五	一六	一六	二三	一四	三一		

(一四一三)	三	伐晉毀黃城 圍陽狐	九	四	敗秦鄭下李 克秦鄭下李 (四〇)	一一	一二	一九	三六
(一四二二)	四 吳起仕魯常 在其時 (五〇)	陽伐魯莒及安	一〇	五	一三(三五)	一二	一三	二〇	朱勾卒 三七 *(一三四) *(五一)
(一五一)	五	伐魯取一城 田莊子卒 悼子立 *(五一) *(五二)	一一	六	一四(三六)	一三	一四	二一	元翳
(一六〇)	六	四六	一二	七	一五(三七)	一四	一五	二二	二
(一七〇九)	七	四七	一三	八	一六(三八) 伐秦至鄭還 築洛陰郤陽 吳起爲魏將 (五三)	一五	一六	二三	三
(一八〇八)	八	取魯郕 *(四八)	一四	九	一七(三九) 伐中山 樂羊爲將 *(四〇)	烈侯 元	景侯 元	二四	四
(一九〇七)	九	伐衛取毋丘	一五	一〇	一八(四〇)	二	鄭敗韓負黍	聲王 元	五

周	秦簡公卒 (紀年) (四〇六?)		秦敬公卒 (紀年) (四〇五?)		三晉命邑爲諸侯 (四〇三) (四三)
魯	一〇		一		二三
齊	出悼子卒 公孫會以廩 丘叛於趙 (五六)		宣公卒 田和始立 墨子遊齊當 在此時稍後 (五六) (五七)	康公元	二
宋	一六		一七	悼公卒 (六九)	休公元
晉	二		二		一四
魏	一九(四二) 滅中山 (五四) *使子擊守之 (四六) 屈侯鮒爲傅 李克守中山 李侯起守河 吳在此後 皆在此後 或稍前 *與趙韓師救 廩邱敗齊 (五六)		與韓趙伐齊 入長城 (五七) *翟璜 (四〇)	二(四三) 二(四四)	見中山使者 趙倉唐 (四六) *始稱侯 (四三)
趙	三		四		六
韓鄭	三		四		六
楚	二		三		五
越	六		七		九

(四〇二)	子思卒至晚 在是年 (五八)	三	二	一五	二三(四五) 召子擊以中 山封少子 公仲連 是為中山 公武 *(四三) *(五四) *(四六) *(四六)	徐越 *(四〇)	七	盜殺聲王 六	一〇
安王 (四〇二)	一五	四	三	一六	二四(四六)	二(八)	悼王 元	一	
(四〇〇)	一六	*田午生 (六六)	四	一七	二五(四七)	三(九)	九	三晉來伐	一二
(三九三)	一七	六	五	一八	二六(四八)	四(一〇) 山武公初立	烈侯 元	三	一三
(三九八)	一八	七	六	一九	二七(四九)	五(一一)	鄭殺其相 鄒伐鄭	四	一四
(三九七)	一九	八	七	二〇	二八(五〇) 文侯卒 (六〇)	六(一二)	最政刺殺韓 相俠累 (七一)	五	一五
(三九六)	二〇	九	八	二一	*武侯 (六〇)	七(一三)	鄉子陽之徒 弑其君繻公	六	一六



周	魯	齊	宋	晉	魏	趙	韓 鄭	楚	越
(三九二) (三九〇)	二六 敗齊平陸	一五	一四	二七 烈公卒 *(三六)	七 衛鞅常生於 此時前後 *(七三)	一三(一九)	一〇	一二	一二
(三九一) (三九〇)	二五	* 田和遷康公 於海上 (六七)	一三	二六	六	一二(一八)	九	三晉敗楚	二一
(三九〇) (三九二)	二四	一三	一二	二五	五	一一(一七)	八	墨子卒當在 此時前後 *** (六二)(六一)(六〇)	二〇
(三九三) (紀年) 秦惠公元(?)	二三	一二	一一	二四	四	一〇(一六)	七	伐韓取負黍 墨子與魯陽 文君論伐鄭 *(六一)	一九
(三九四) (紀年) 秦敬公卒(?)	二三	伐魯取最	一〇	二三	三	九(一五)	六 鄭負黍反韓	八	一八
(三七五) (三七九)	二二	一〇	九	二二	二	八(二四)	五 鄭康公元	七	一七

(三八九)	孟子當生於此時稍後 (六三)	一六	一五	* 桓侯 (三六)	八	一四(二〇)	一一	一三	二三
(三八八)	二八	一七	一六	二	伐齊至靈邱 吳起將 (六〇)	一五(一一)	一二	一四	二四
(三八七)	二九	一八	一七	三	一〇	一六(一二)	一三	一五	二五
(三八六)	三〇	一九	一八	四	城洛陰及安 邑王垣 *(四六) 敬侯 始都邯鄲 元 更元年 (一四) *(四三)	一六	二六		
(三八五)	三一	二〇	一九	五	一	二	二(一五)	一七	二七
(三八四)	三二	二一	二〇	六	吳起奔楚常 在此時前後 *(六六)	三	三(一六)	一八	二八
		田和卒 (六四)							
		田和立 (六五)							
		鄒忌淳于髡 當生此時前 後 *(八四) *(二一八)							

周	魯	齊	宋	晉	魏	趙	韓 鄭	楚	越
(一八三) 繆公卒 (四七)	(三八二) 共公 元	(二二)	(二二)	(七)	(一四)	(四)	(四二七)	(一九)	(二九)
(二〇)	(二二)	(二二)	(二二)	(八)	(一五)	(五)	(五二八)	(二〇)	(三〇)
(二一)	(二)	(二四)	(二二)	(九)	(一六)	(六)	(六一九)	(二一)	(三一)
			休公卒 (二二)					悼王卒 楚人 殺吳起 (六六) 孟勝 (六七) 田襄子 (六八)	
(二二) (三八〇)	(三)	(二五)	桓侯 元 (六九)	(一〇)	(一七)	(七)	(七二〇)	肅王 元 沈尹華生當 在此稍後 (八九)	(三二)
(二三) (三七九)	(四)	康公卒 (二六)	(二)	(一一)	(一八)	(八)	(八二二)	(二)	遷於吳 (二一八)
(二四) (三七八)	(五)		(三)	(一二)	(一九)	(九)	(九二二)	(三)	(三四)

(三七五)	二	五	一〇	一九	伐楚取魯陽 武侯卒	四	四	一〇	五
(三七四)	一	四	九	一八	二五	三	三	九	四
(三七三)	一〇	三	八	一七	二四	二	二	八	三
太史儋入秦見 獻公(?) (三七二)	九	二	七	一六	二三	成侯 元	懿侯 元	七	二
列王 元 (三七五)	八	桓公 元	六	鄭哀侯於 韓(七一)	二三	二	韓山堅統其 君哀侯懿侯 立(七一)	六	無余之 元
(二六 三七六)	七	田午弑君剡 自立(七〇)	五	一四	二一	一	哀侯 元	五	太子諸咎統 若翳粵殺諸 咎吳人立乎 錯枝爲君
(二五 三七七)	六		四	一三	二〇	一〇	一〇(二三)	四	三五



## 通表第三

本表與考辨第三卷相應，起周烈王六年，梁惠王元，下迄周赧王十四年，齊宣王卒，凡七十年。

本表大體依史記六國表，刪燕國，附於齊。增宋。增越，附於楚。

本表在史記爲已詳，表中凡有增列改訂，除注見考辨某篇外，亦有旁採史記各世家列傳及紀年諸書者逐條注明其出處。至其在考辨中或詳或否，不一一再注，以期簡淨。

表中所詳，自商鞅申不害，下及惠施莊周孟軻宋鉞許行陳仲，爲先秦學術漫爛壯盛之期。時事之大者，爲秦孝公變法，梁惠王齊威王相王，遂及秦宋，而至五國相王。諸侯莫不稱王，而周室爲贅旒。齊興稷下，游仕奮起，蓋戰國之主要期也。

(三六六)三	一	五	九	九	四	一〇	一五
(三六七)二	一八	四	八	八	三	九	一四
(三六八)元	秦子向命爲藍君 (紀年)	三	七	七	二	八	一三
(三六九)七	一六	王錯出奔韓 * (六六) 敗韓馬陵 * (一三四)	六	六	宣王 元	燕孝公(?)元 後未詳 田壽伐魏觀 降 (紀年)	二
(三七〇)六	獻公 一五	惠王 元	懿侯 五	成侯 五	肅王 一一	桓公 六	桓侯 一一
(西曆紀元前)	秦	魏	韓	趙	楚 越	齊 燕	宋
周							
烈王							
封公子緩 韓趙伐我 敗鄴師邯鄲師于 平陽 * (四六)	與趙遷晉桓公 於屯留 * (三六)	魏伐我圍濁陽 (紀年)		燕簡公卒 * (一三四) 趙伐我取鄆			
顯王							
秦子向命爲藍君 (紀年)							
城邢邱 (紀年)							
中山築長城 (世家)							
與韓分周以爲 兩 (世家)							
前惠施生此時稍 * (一二五) 莊周生此時稍 後 (八八)							

(三六四)	二〇	六	一〇	一〇	五	* 弑其君母 (七〇)	一六
(三六五)	二一	七	二	二	六	二	一七
(三六四)五	與魏戰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六國表) *(八三)	公子緩如邯鄲 *(四六)	二	二	越無余之十二 年寺區弟思弑 其君葬安次無 顓立(一三四)	二	一七
(三六三)六	二二	伐趙取列人取肥 (紀年)	二	二	越無顓元 七	一三	一八
(三六二)七	與魏戰少梁虜魏將公孫痤 二三	梁四月甲寅徙都大 *(四六) 與趙榆次陽邑會 鄭釐侯于巫沙 (四六)	昭侯元 (七一)	一三	八	一四	一九
(三六一)八	孝公元 衛公孫鞅自魏入 *(七三)	一〇	二	一四	九	一五	二〇
(三六〇)九	東周惠公傑薨 (紀年)	鄭來致地平邱戶 驪首垣諸邑及鄭 馳道我取軹道與 鄭鹿 (紀年)	三	一五	一〇	一六	二一



周	秦	魏	韓	趙	楚越	齊燕	宋
(三五〇)	用衛鞅定變法之令 甘龍 杜摯 *(七三)	使龍賈築長城于西邊(紀年)	取屯留向子涅*(三六)	與韓分晉遷晉君於端氏*(三六)	伐魏決白馬以水長垣之外*(紀年)	桓公卒威王立*(七七〇) 匡章當生此時或稍前*(九四) 鄒忌見威王*(八四) *(七四)	桓公卒威王立*(七七〇) 匡章當生此時或稍前*(九四) 鄒忌見威王*(八四) *(七四)
(三五八)	四	與鄭釐侯盟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紀年)	五	一七	一二	一八	二三
(三一七)	五	魯共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一五四) *(七八) *(六九)	六	一八	一三	威王元	二四
(三五六)	衛鞅拜右庶長	一五	以築長城自亥谷以南(紀年)	與燕會阿	越無顯薨*(一三四)	二	二五
						致遊士當在此時前後*(七五) *(七六)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一〇〇)	

(三五五) 一四	公子壯帥師伐鄭 圍焦城不克 (紀年) 與魏會杜平 *(八三)	一六	*申不害相 (七七)	伐衛取漆富丘 城之 *(七八)	越無疆元 一五	及燕師戰于洵 水齊師遁 (紀年)	二六
(三五四) 一五	梁與魏戰元里取少 季梁 *(七八) 楊朱 *(七九) *(八〇) *(八一)	一七 伐趙邯鄲 *(七八)	九 朝魏于中陽 *(七七) 東周與鄭高都 利(紀年)	二一	一六	田期伐魏東鄆 戰於桂陽魏敗 *(七八) 襄陵 *(七八)	二七 宋景公衛公孫 倉會齊師圍魏
(三五三) 一六	九 以韓師敗諸侯師 于襄陵齊侯使楚 景舍來求成 *(七七) *(七八) 拔邯鄲 *(七八)	一八 以韓師敗諸侯師 于襄陵齊侯使楚 景舍來求成 *(七七) *(七八) 拔邯鄲 *(七八)	一〇	二三	一七	*敗魏桂陵 *(七八)	二八
(三五二) 一七	衛鞅爲大良造伐 魏安邑降之 *(四六)	一九 晉取絃武獲澤 *(三六)	一一	二三	一八	六	二九
(三五) 一八	衛鞅圍魏固陽降 之 一 歸趙邯鄲與盟漳 水上 *(七八)	二〇 歸趙邯鄲與盟漳 水上 *(七八)	一二	二四 慎到當生此時 前後 *(一三七)	一九	七 樂防以爲長城 *(一二八) 田駢當生此時 前後 *(一三九)	三〇

周	秦	魏	韓	趙	楚越	齊燕	宋
(三五〇)	自雍徙都咸陽 (一二)	二	一三	二五	二〇	八	三一
(二四九)	一三	二二	韓姬弑晉君 (一四) (三六)	肅侯元 奪晉君端氏徙 處屯留 (三六)	二	九	三二
(二四八)	一四	二三	昭侯如秦 (一五)	二	二二	陳仲當生此時 前後 (一五〇)	三三
(二四七)	一五	二四	一六	三	二三	一一	三四
(二四六)	太子犯法衛鞅刑 其傅公子虔 (七三)	二五	一七	四	楚伐徐州 (二四) (一一八)	一二	三五
(二四五)	一七	敗韓馬陵(紀年) (二六)	一八	五	二五	一三	三六
(二五四)	公子少官帥師會 諸侯于逢澤 (八三)	白圭封於滄 (二七) (八二) 會諸侯于逢澤 (八三)	一九	六	二六	田盼伐梁 (一四) (八四)	三七

(二六) (三四三) 杜赫 *(五五) *(八五) *(二六三)	一九	二八 穰疵率師及鄭孔 夜戰于梁赫鄭師 敗*(八四) 惠施遊梁在此稍 *(九三)	二〇	七	二七 屈原生 *(八七)	一五 敗梁馬陵 *(八四) *(八六) 田忌以與鄒忌 相惡奔楚孫臏忌 從*(八五)	三八
(二七) (三四二)	二〇 衛鞅伐魏虜公子 印(鞅傳)	二九 五月齊田盼伐我 東鄆九月秦衛鞅 伐我西鄆十月邯 鄆伐我北鄆王攻 衛鞅敗績 *(八四) *(一四六) 中山君爲相 **	二	八	二八	一六 田盼及宋人伐 魏東鄆圍平陽 (紀年)	三九
(二八) (三四一)	二一 封衛鞅於商十五 邑號曰商君 *(七三)	三〇 城濟陽 (紀年)	二	九	二九	一七	四〇
(二九) (三四〇)	二二	三一 下邳遷於薛改名 徐州 *(一一〇)	二三	一〇	三〇	一八	四一 剔成廢君自立 稱元年 *(六九) 剔成元



(三五四)	四	後元 與齊會徐州相王 * (九二) 惠施用事於魏 * (九三)	二九 作高門 * (九四)	一六	六	二四 燕文公二十八 年 蘇秦至燕(?) * (九五)	四
(三三六)	五 公孫衍爲大良造	二	三〇	一七	七 伐齊敗之圍徐州 * (九六)	二五 燕文侯卒齊伐 燕取十城 * (九七)	五
(三三七)	六	三	宣惠王 元	一八	八	二六 燕易王元 與魏伐趙	六
(三三一)	七	四	二	一九	九	二七	七
(三三〇)	八 魏獻河西地 張儀初入秦應在此年或稍前 * (一〇七)	五	三	二〇	一〇	二八	八
(三二九)	九 渡河取魏汾陰皮氏與魏會應	六	四	二一	一一	二九	九
(三二八)	一〇 張儀相 魏納上郡	七	五	二二	懷元王	三〇	一〇 始稱王 * (九九)
(三二七)	一一	八	六	二三 韓舉與齊戰死於桑邱 * (一〇二)	二	三一	一一 太丘社亡周鼎淹泗水下(?) * (九九)

周	秦	魏	韓	趙	楚越	齊燕	宋
(三二六) (四三)	一二	九	*與趙圍襄陵 (一〇三)	二四	三	三二	一二
(三二五) (四四)	*四月始稱王 (一〇〇)	一〇	*五月會梁王於 巫沙始稱王 十月朝梁王 (一〇〇三)	武靈王 元	四	*荀卿來遊學當 在此時稍前 (一〇三)	一三
(三二四) (四五)	後元	*與齊韓會平阿 (一〇四)	九	二	五	三四	*孟子遊宋當在 此時或稍前 (一一八)
(三二三) (四六)	張儀會齊楚魏之 大臣於齧桑	犀首約魏趙韓燕 中山五國相王 (一〇五) 會齊威王於鄆 (一〇四)	一〇	三	敗魏襄陵 六	燕易王十年始 稱王 (一〇五) 孟子自宋過薛 (一一〇) 孟子歸魯之際 (一一一)	一五
(三二二) (四七)	辟魏太子來朝 (本紀) 之伐魏曲沃平周取	*惠施去張儀相 (一〇七)	二	四	*惠施自魏來 魯平公元 (一一〇六)	*四月封田嬰於 薛十月城薛 (一〇九)	*楚納惠施 (一〇八)

(三二四八)	田馮煥 唐姑果 謝子 (一一四)	四	薛子嬰來朝 (紀年)	一四	二	五	八	孟子在滕 許行遊滕當在此時 (一一三) 蘇秦死或在此年 (九五)	三七	一七
愼靚王 (三二〇元)	五	孟子遊梁 (一一五) 中山公子牟當生此時或稍前 (一四六)	一三	六	九	威王卒 (七四) 燕王噲元(?) 蘇厲侍燕質子在齊 蘇代在燕 (九五) 荀子遊燕當在此時稍後 (一〇三)	三八	一八		
(三二九二)	六	惠成王卒 (一六) 惠施返魏張儀去 (一一六)	一四	七 公孫龍生當在此時或稍後 (一四一)	一〇	宣王元 孟子自魏來 (一一七) 鄒忌卒 (八五) 樓下學士復盛 澹于髡 田駢 環淵 尹文 蘇代自燕使齊 當在此前後 (九五)	一九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齊	宋
(三一八) 三	(三一七) 四	(三一六) 五	(三一五) 六	(三一四) 七	(三一三) 八	(三一二) 九	(三一) 十
五國約擊秦不勝 而還 *(九五)	敗趙公子渴韓太子樊斬首八萬 張儀復相 義渠襲敗我於李帛 *(九五)	襄哀王元 *(一八九) 惠施使楚 *(一一六) 孟嘗君初相魏當 在此年或稍後 *(一二五)	秦敗我脩魚虜 將申差 *(九五)	與韓魏共擊秦 齊敗我觀澤 *(九五)	田忌復歸 孫臏卒在前 蘇代自齊使燕 當在此年或明年 *(九五)	與宋敗魏趙於觀澤 *(九五)	滕文公卒在昴 年或稍後 *(一三五)
九	三	一七	一〇	一三	四	五	二
一〇	四	一八	一一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屈原爲左徒當 在此時或稍前 *(一二二)	冬伐燕 *(一二〇) 匡章爲將 *(九四)	燕王噲五年 讓國於相子之 *(?)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三二四)元	赧王	一	敗韓師於岸門	五	*惠施使趙 (一一一六)	一九	一	立燕公子職 (一二二〇)	一五	六	齊取燕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 (一二二〇) *蘇代厲皆留齊 (九五)	二四
(三一二)二		二		六		二〇	一三	屈原見疏作離騷當在此時或離 *張儀來 (一二二一)	一六	七		二五
(三一二)三		一三	敗楚屈丐取漢中	七	秦王來見于蒲阪關(紀年) 四月越王使來獻乘舟(紀年) 擊齊於濮贅子死章子走 (九四)	二一	一四	景翠圍韓雍氏(紀年)	一七	八	孟子去當在此時或稍後 (一二二二) *王殺其王后(紀年) 蘇代在齊見陳軫 (九五)	二六
(三一四)四		一四		八		襄元王	一五	*張儀復來 (一二二六) 屈原使齊返	一八	九		二七
(三一〇)五	武元王				稍前 *惠施卒常在此時 (一二二五) *五月張儀卒 (一二二六)	二	一六	納孟姚生子何蘇厲在楚北見梁王 (九五) *庶章率師會魏於襄丘 (紀年)	一九	一〇		二八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齊	宋
(三〇九)	初置丞相樗里疾 甘茂爲丞相 (紀年)	河水溢酸棗郭 (紀年)	三	一七	二〇	一一	二九
(三〇八)	伐韓宜陽 (本紀)	二	四	一八	二一	一二	三〇
(三〇七)	拔宜陽涉河城武 遂 王卒於周 *(九九)	秦擊皮氏 (紀年)	五	*初胡服 (八九)	屈原居漢北爲 三閭大夫當在 此時或稍前 (一二七)	魯仲連當生此 時或稍後 (一五五)	三一
(三〇六)	昭襄王 甘茂奔齊遇蘇代 *(九五) *(二二八)	城皮氏 (紀年)	秦復與我武遂 (世家) 楚圍我雍氏 *(九五) 蘇代爲齊使秦 過韓 (九五)	略中山胡地 (世家) 白圭遊中山當 在此時或稍後 *(八二)	*圍韓雍氏 (九五)	一四	三二
(三〇五)	二	蘇代拘於魏應在 此稍後 *(九五)	七	伐中山中山獻 四邑以和 (世家)	迎婦於秦 *(一六二) *環淵詹何 (一四六)	一五	三三
(三〇四)	三	一五	八	二二	與秦盟黃棘秦 歸我上庸 (世家)	一六	三四

(三〇二)	四	秦拔我蒲阪晉陽 封谷	秦取武遂	攻中山 (世家)	齊韓魏伐楚楚 使太子質秦	一七	三五
(三〇一)	五	與秦會臨晉復我 蒲阪	一〇	命更大夫奴遷 于九原又命將 軍大夫適子戊 更皆貉服 (八二)	二七	一八 公孫宏使秦 (一二九)	三六
(三〇一)	六	會韓魏齊之師伐 楚韓魏齊之師伐 涇陽君為質於齊 (九五)	一八	伐中山中山君 奔齊 公子牟 (一四六)	二八	宣王卒 孟嘗君將入秦 蘇代諫止之 (九五) 匡章將與韓魏 攻楚殺唐昧 (九四) 鄒衍生在此時 稍前 (一四四)	三九







(二九八)	一〇	二二	一五	二	二	四	一五
(二九六)	一	二三	一六	三	三	五	一六
(二九五)	樓緩免魏冉爲丞相 予楚粟五萬石 (本紀)	昭王 樂毅使元燕當在此 (時或稍後) (毅傳)	釐王 元王	四	四	六	樂毅來燕當在此 此時或稍後
(二九四)	呂禮亡奔齊 蘇代去齊當在此 稍後 *(九五)	二	二	五	五	田甲劫潛王相 田文走王重召 文子(?) *(一二九) *(一二九) *(一二九) *(一二九)	一八
(二九三)	白起敗韓魏于伊闕	三	三	六	六	八	一九
(二九二)	白起攻魏取垣攻 楚取宛(本紀) 魏冉免相	四	四	七	迎歸于秦七	九	蘇代自齊至當 在此前後 *(九五)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齊 宋	燕
(二九二) (二九一)	魏冉復相(冉傳) 取魏軹及鄧 (本紀)	五	五	八	八	一〇	二
(二九〇) (二八五)	魏入河東地四百 里以垣易魏蒲阪 皮氏	六 成陽君朝秦 (秦紀) 白圭卒當在此時 前後 (八二)	六	九 劇辛當生此時 前後 (一五七)	九	一一	二二
(二八九) (二八六)	擊魏取城大小六 十一	七	七 呂不韋生當在 此時前後 (一五九)	一〇	一〇	一二 莊周卒當在此 時或稍後 (八八) 舊譜孟子卒在 此年 (六三)	二三
(二八八) (二八七)	十月為帝十二月 復為王 呂禮來自歸 *(九五)	八	八	一一 董叔與魏伐宋 得河陽於魏 (世家)	一一	一三 為東帝二月復 為王蘇代自燕 來勸齊伐宋 *(九五) 宋王偃五十年 逐太子當在此 時或稍前 (一三〇)	二四
(二八七) (二八)	二〇	九	九	一二 李兌約五國伐 秦 (九五)	一二	一四 蘇代為齊見李 兌勸定從約 *(九五)	二五

(二八九)	魏冉免(冉傳)	孟嘗君相當在此 *稍前(一二九)	一〇	一三	荀卿自齊來 *(一三六)	宋王偃五十二 年齊滅宋 *(九一)	蘇代在齊 *(九五)	殺執政司馬讓 直當在此時或 稍後 *(八五)	稷下諸儒慎到 接子田駢荀卿 皆散當在此稍 後 *(一三六至 一三九)	孟嘗君去之魏 當在此稍前 *(一二九)	一六	一四	李兌卒當在此 稍前 *(九五) 以樂毅爲相國 (世家)	一五	取齊淮北 荀卿爲楚蘭陵 令或在此時稍 後 *(一四〇)	潛王卒於莒 *(一二八)	王蠋 *(一二三九)	樂毅以秦魏韓 趙之師入齊至 臨淄潛王走	二八	二六
(二八〇)	擊齊拔九城		一一	一二							一七	一四							二七	
(二八一)			一二	一三							一八	一五							二八	
(二八二)			一三	一四							一九	一六							二九	
(二八三)			一四	一五							二〇	一七							三〇	
(二八四)			一五	一六							二一	一八							三一	
(二八五)			一六	一七							二二	一九							三二	
(二八六)			一七	一八							二三	二〇							三三	
(二八七)			一八	一九							二四	二一							三四	
(二八八)			一九	二〇							二五	二二							三五	
(二八九)			二〇	二一							二六	二三							三六	
(二九〇)			二一	二二							二七	二四							三七	
(二九一)			二二	二三							二八	二五							三八	
(二九二)			二三	二四							二九	二六							三九	
(二九三)			二四	二五							三〇	二七							四〇	
(二九四)			二五	二六							三一	二八							四一	
(二九五)			二六	二七							三二	二九							四二	
(二九六)			二七	二八							三三	三〇							四三	
(二九七)			二八	二九							三四	三一							四四	
(二九八)			二九	三〇							三五	三二							四五	
(二九九)			三〇	三一							三六	三三							四六	
(三〇〇)			三一	三二							三七	三四							四七	
(三〇一)			三二	三三							三八	三五							四八	
(三〇二)			三三	三四							三九	三六							四九	
(三〇三)			三四	三五							四〇	三七							五〇	
(三〇四)			三五	三六							四一	三八							五一	
(三〇五)			三六	三七							四二	三九							五二	
(三〇六)			三七	三八							四三	四〇							五三	
(三〇七)			三八	三九							四四	四一							五四	
(三〇八)			三九	四〇							四五	四二							五五	
(三〇九)			四〇	四一							四六	四三							五六	
(三一〇)			四一	四二							四七	四四							五七	
(三一〇)			四二	四三							四八	四五							五八	
(三一〇)			四三	四四							四九	四六							五九	
(三一〇)			四四	四五							五〇	四七							六〇	
(三一〇)			四五	四六							五一	四八							六一	
(三一〇)			四六	四七							五二	四九							六二	
(三一〇)			四七	四八							五三	五〇							六三	
(三一〇)			四八	四九							五四	五一							六四	
(三一〇)			四九	五〇							五五	五二							六五	
(三一〇)			五〇	五一							五六	五三							六六	
(三一〇)			五一	五二							五七	五四							六七	
(三一〇)			五二	五三							五八	五五							六八	
(三一〇)			五三	五四							五九	五六							六九	
(三一〇)			五四	五五							六〇	五七							七〇	
(三一〇)			五五	五六							六一	五八							七一	
(三一〇)			五六	五七							六二	五九							七二	
(三一〇)			五七	五八							六三	六〇							七三	
(三一〇)			五八	五九							六四	六一							七四	
(三一〇)			五九	六〇							六五	六二							七五	
(三一〇)			六〇	六一							六六	六三							七六	
(三一〇)			六一	六二							六七	六四							七七	
(三一〇)			六二	六三							六八	六五							七八	
(三一〇)			六三	六四							六九	六六							七九	
(三一〇)			六四	六五							七〇	六七							八〇	
(三一〇)			六五	六六							七一	六八							八一	
(三一〇)			六六	六七							七二	六九							八二	
(三一〇)			六七	六八							七三	七〇							八三	
(三一〇)			六八	六九							七四	七一							八四	
(三一〇)			六九	七〇							七五	七二							八五	
(三一〇)			七〇	七一							七六	七三							八六	
(三一〇)			七一	七二							七七	七四							八七	
(三一〇)			七二	七三							七八	七五							八八	
(三一〇)			七三	七四							七九	七六							八九	
(三一〇)			七四	七五							八〇	七七							九〇	
(三一〇)			七五	七六							八一	七八							九一	
(三一〇)			七六	七七							八二	七九							九二	
(三一〇)			七七	七八							八三	八〇							九三	
(三一〇)			七八	七九							八四	八一							九四	
(三一〇)			七九	八〇							八五	八二							九五	
(三一〇)			八〇	八一							八六	八三							九六	
(三一〇)			八一	八二							八七	八四							九七	
(三一〇)			八二	八三							八八	八五							九八	
(三一〇)			八三	八四							八九	八六							九九	
(三一〇)			八四	八五							九〇	八七							一〇〇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齊	燕
<p>蘇厲見西周君 *(九五)</p> <p>(二八三) (二八三)</p>	<p>取魏安城 二四</p>	<p>秦兵至大梁孟嘗 君求救於燕趙 *(一二九)</p> <p>一三</p>	<p>韓非當生此時 *(一五五)</p> <p>一五</p>	<p>秦拔我兩城 一七</p> <p>一六</p>	<p>莊辛去遊趙 *(一四五)</p> <p>李說當生此時 *(一五五)</p> <p>一八</p>	<p>襄王 元</p> <p>一六</p>	<p>公孫龍說昭王 以偃兵當在此 時或稍後 *(一四二)</p> <p>三〇</p>
<p>(二八二)</p>	<p>二五</p>	<p>一四</p>	<p>一四</p>	<p>秦拔我石城 魏冉來相(世) 家</p> <p>一八</p>	<p>一七</p>	<p>三</p>	<p>蘇代蘇厲卒皆 當在此前後 *(九五)</p> <p>三一</p>
<p>(二八一)</p>	<p>魏冉復相 二六</p>	<p>一五</p>	<p>丘與魏攻齊取麥 (世家)</p> <p>一六</p>	<p>秦拔鄢西陵 *(一二七)</p> <p>二〇</p>	<p>四</p>	<p>昭王卒 樂毅奔趙 公孫龍自燕入 趙 *(一四二)</p> <p>三三</p>	<p>三</p>
<p>(二八〇)</p>	<p>二七</p>	<p>一六</p>	<p>一七</p>	<p>秦拔鄢西陵 *(一二七)</p> <p>二〇</p>	<p>殺燕騎劫 五</p>	<p>三二</p>	<p>三</p>
<p>(二七九)</p>	<p>二八</p>	<p>一七</p>	<p>廉頗將攻齊 (世家)</p> <p>與秦會盟池蘭 相如從 公孫龍與惠文 王論偃兵 *(一四二)</p> <p>二二</p>	<p>秦拔鄢西陵 *(一二七)</p> <p>二〇</p>	<p>四</p>	<p>三</p>	<p>三</p>
<p>(二七八)</p>	<p>二九</p>	<p>一八</p>	<p>一八</p>	<p>秦拔鄢西陵 *(一二七)</p> <p>二〇</p>	<p>六</p>	<p>惠王 元</p> <p>後鄒衍遊燕在此 時或稍後 *(一四四)</p> <p>三</p>	<p>三</p>

(二七三) 三八	三〇	一九	一九	置公子丹爲太子 與趙王論秦拔巫黔中 徵莊辛於趙 *(一四五)	七	二	
(二七六) 三九	三一	安釐王 元 封弟公子無忌爲 信陵君	二〇	二三	二三	八	三
(二七五) 四〇	三二	二	二二	二四	二四	九	四
(二七四) 四一	三三	三	二二	二五	二五	一〇	五
(二七三) 四二	三四 白起敗魏芒卯於 華陽斬首十五萬 秦	四 段干崇請割地和	二三	二六	二六	一一	六
(二七二) 四三	三五	五	桓惠王 元	二七 封弟豹爲平陽 君(世家)	二七 太子完質秦左 徒黃歇侍(世 家)	一二	七
(二七一) 四四	三六 范雎爲客卿 (雅傳)	六	二	二八	二八	一三	武成王 元
(二七〇) 四五	三七	七	三	二九 秦圍韓闕與綰 奢救之大破秦 軍	二九	一四	二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齊	燕
(二六九) (二六八)	三八	八	四	三〇	三〇	一五	三
(二四七) (二六八)	三九	九	五	三一	三一	一六	四
(二四八) (二六七)	四〇	一〇	六	三二	三二	一七	五
(二四九) (二六六)	四一 逐襄侯范離相 (離傳) 魏牟遊秦應在此 稍後 *(一四六)	一一	七	三三	三三	一八	六
(二五〇) (二六五)	四二 安國君爲太子 (本紀)	一二	八	孝成王 元 平原君相 *(一三三) 平原君如秦 虞卿與魏齊逃 之魏 *(一四七) 孔穿來趙與公 孫龍辨於平原 君所當在此時 前後 *(一四八)	三四 虞卿來 *(一三二)	一九 田單將趙師攻 燕中人拔之 (趙世家) 荀卿去齊當在 此時 *(一四九)	七

(二六四) 五一	荀卿遊秦約在此 *時 (一四九)	一三	九	惠文后卒(世家) 田單相(世家)	三五	王建 陳仲卒當在此 *時前後 (一五〇)	八
(二六三) 五二	四四	一四	一〇	三	三六	二	九
(二六二) 五三	四五	一五	一一	受韓上黨 四	考烈王 元 黃歇相封春申君	三	一〇
(二六一) 五四	四六	一六	一二	荀卿自秦來當 在此時前後 * (一五一)	取魯徐州封魯 君于莒 * (一五三)	四	一一
(二六〇) 五五	白起破趙長平殺 卒四十五萬 四七	一七	一三	廉頗軍長平拒 秦七月免趙括 代將九月敗 (白起傳)	三	五	一二
(二五九) 五六	正月秦政生 (始皇本紀) 使王陵攻趙邯鄲 (白起傳)	一八	一四	七	四	六	一三
(二五八) 五七	便王龁代陵將 圍邯鄲 四九	*張蒼生此時前後 (一四七)	一五	平原君如楚 魯仲連遊趙在 此時或稍前 * (一五五)	五	七	一四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齊	燕
(二五八) (二五七)	五〇	二〇 信陵君救趙	一六	九 邯鄲圍解 公孫龍勸平原 君勿受封 荀卿議兵於王 前當在此時 (一五一)	六 春申君救趙	八	孝王 元王
(二五九) (二五六)	五一	二一	一七	齊使鄒衍過趙 當在此時前後 (一五二) * 減魯 (二五三) (二五四)	七	九	二
(二五五)	五二 蔡澤入秦代范雎 相	二二	一八	一一	八	一〇	三
(二五四)	五三	二三	一九	一二	九	一一	王喜 元
(二五三)	五四	二四	二〇	一三	一〇	一二	二
(二五二)	五五	二五	二一	平原君卒(世家) 公孫龍卒當在此時前後 * (一四二) * (一四一) * (一四〇)	一一	一三	三
(二五一)	五六	二六	二二	破燕軍殺燕將 栗腹 一五	一二	一四	一四

(二五〇)	孝文王 元	二七	二三	廉頗圍燕 以樂乘爲武襄 君(世家)	一六	一三	魯仲連說燕聊 城守將事當在 此時(一五五)	一五	五
(二四九)	莊襄王 元 呂不韋相	二八 魏中山公子牟卒 當在此時稍後 *(一四六)	二四	武襄君攻燕圍 其國(世家)	一七	一四	君王后卒 (世家)	一六	六
(二四八)	二	二九	二五	一八	春申君徙封於 吳	一五	一七	七	七
(二四七)	三 李斯遊秦爲呂不 韋舍人(李傳) *(一五六)	三〇 信陵君率五國兵 敗秦軍於河外	二六	一九	一六	一八	八	八	八
(二四六)	始皇帝 元	三一	二七	二〇	一七	一九	九	九	九
(二四五)	二	三二	二八	二一	一八	二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二四四)	三	三三	二九	悼襄王 元	一九	二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二四三)	四	三四 信陵君卒	三〇	二	二〇	二二	一二	一二	一二



(二四二)	秦	五 蒙驁取魏酸棗燕 虛長平(本紀)	景湣王 元 魏相趙相會魯柯 盟(?) *(二六〇)	三一	三 龐煊敗殺燕將 劇辛 *(一五七) 鵠冠子 *(一五八)	二一	二三	一三
(二四一)	六	二	三二	四 龐煊將五國兵 攻秦(世家)	二二 楚魏趙韓燕合 從擊秦楚爲從 長無功楚東徙 壽春	二四	一四	
(二四〇)	七 呂不韋賓客著書 *(一五九)	三 孔子順相(?) *(一五九)	三三	五	二三	二五	一五	
(二三九)	八 王弟長安君成蟜 將軍擊趙死屯留 (本紀)	四	三四	六	二四	二六	一六	
(二三八)	九 嫪毐封長信侯 殺嫪毐	五	王安 元	七	二五 李園殺春申君 *(一六一)	二七	一七	
(二三七)	一〇 呂不韋免相 *(一五九) 下令逐客以李斯 諫止(本紀) 大梁人尉繚來說 (本紀) *(一六二)	六	二	八	幽王 元	二八	一八	

(二三六)	一一	七	三	九	二	二九	一九
(二三五)	呂不韋卒 一二	八	四	王遷 元	三	三〇	二〇
(二三四)	一三	九	* 韓非使秦(世家) (一五六)	二	四	三一	二一
(二三三)	* 韓非死於秦 (一五六)	一〇	六	三	五	三二	二二
(二三二)	一五	一一	七	四	六	三三	歸太子丹質秦亡 二三
(二三一)	一六	一二	八	五	七	三四	二四
(二三〇)	一七	一三	秦虜王安 九	六	八	三五	二五
(二二九)	一八	一四	韓滅	七	九	三六	二六
(二二八)	一九	一五		秦虜王遷 公子嘉自立爲 代王 八	幽王卒弟哀王 立三月負芻殺 哀王 一〇	三七	二七
(二二七)	王翳將擊燕 二〇	王假 元		代王嘉 元	王負芻 元	三八	太子丹使荆軻 刺秦王 一八

(二二六)	二一	二		二			三九	二九	秦 魏 韓 趙 楚 齊 燕
(二二五)	二二	秦虜王假三		三		三	四〇	三〇	秦拔我薊得太子丹王徙遼東
(二二四)	二三	魏滅		四		四	四一	三一	
(二二三)	二四			五	秦虜王負弼五		四二	三二	
(二二二)	二五			秦虜代王嘉六	楚滅		四三	三三	秦拔我薊得太子丹王徙遼東
(二二一)	二六	初并天下更號皇帝李斯爲廷尉議去封建爲郡縣從		趙滅		秦虜王建四四		三三	燕滅
(二二〇)	二七					齊滅			
(二一九)	二八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封禪望祭山川之事遂登泰山至瑯琊李斯爲卿從行							

	秦
(二一八)	登之栗刻石 <small>二九</small>
(二一七)	三〇
(二一六)	三一
(二一五)	<small>三二</small> 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又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 <small>一六三</small> 將軍蒙恬北擊胡
(二一四)	<small>三三</small> 略取陸梁爲桂陵象郡南海
(二一三)	<small>三四</small> 博士道于越議封建丞相李斯奏請焚書以吏爲師從之
(二一二)	<small>三五</small> 使御史案問諸生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坑之咸陽後益發謫徙邊

	秦
(一一一)	<small>三六</small> <small>使博士爲僊真人詩</small>
(一一〇)	<small>三七</small> <small>始皇出遊刻石會稽</small> <small>始皇道崩沙丘少子胡亥立</small>
(一〇九)	<small>二世皇帝</small> <small>元</small> <small>郡縣皆反楚兵至戲章邯擊却之</small>
(一〇八)	<small>二</small> <small>誅丞相李斯</small> <small>* (一五六)</small>
(一〇七)	<small>三</small> <small>趙高殺二世皇帝立子嬰子嬰刺殺高諸侯入秦嬰降見殺秦亡</small>





三年，剔成四十一年。王偃元誤後九年。通表俱依紀年改排。

越年據紀年新增。

其間以史表之誤，而關涉史實全部者，莫如魏田齊二表。魏文武兩侯年數之誤後，梁惠王後元之誤爲襄王，齊威王年之誤前，及湣王年之誤增，皆爲自來考論戰國史跡者嘔心難解之處。雖多疑及史記之誤，然亦無以重顯誤前之眞。通表所定，庶爲近是。

其間幽晦難理者，則如晉韓田宋四表。四表定，而梁田齊之眞年亦從而益定。蓋晉魏田韓之世系顯，而三晉稱侯，田氏篡齊之史實得矣。梁惠襄，齊威宣，宋偃，韓宣惠之年代正，而六國稱王之層折著矣。此皆戰國重要之變局，非加理董，則不見也。

至於諸子生卒行事出處，皆待諸國世系年數既正，乃可排比，再見於附表第三，讀者會合參究，庶得繫年大體之影像也。



二	元王 定王	八 7	七 6	六 5	五 4	四 3	三 2	二 1元	元王 敬 44元	周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厲共 元	秦
										魏
										韓
五 一 9	五 〇 8	四 九 7	四 八 6	四 七 5	四 六 4	四 五 3	四 四 2	四 三 1 襄子	簡子 四二	趙
二 二	二 一	二 〇	一 九	一 八	一 七	一 六	一 五	一 四	惠王 一三	楚
二 六	二 五	二 四	二 三	二 二	二 一	二 〇	一 九	一 八	獻公 一七	燕
										田齊
一 四	一 三	一 二	一 一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平公 五	齊 表田舊見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元 出公	三 七	定公 三六	晉 魏表舊見
二 八 1悼	二 七	二 六	二 五	二 四	二 三	二 二	二 一	二 〇	哀公 一九	魏 楚表舊見
五 〇 2	四 九 1昭	四 八	四 七	四 六	四 五	四 四	四 三	四 二	景公 四一	宋 齊表舊見
三 四	三 三	三 二	三 一	三 〇	二 九	二 八	二 七	二 六	聲公 二五	鄭 韓表舊見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句踐 21	越 缺舊

通表之部附表第一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五二 10	五三 11	五四 12	五五 13	五六 14	五七 15	五八 16	五九 17	六〇 18	襄子 元19	二二〇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二七	二八	孝公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哀公 元19
悼公 元2	二三	三四	四五	五六	六七	七八	八九	九一〇	一〇一一	一一一二
五一 3	五二 4	五三 5	五四 6	五五 7	五六 8	五七 9	五八 10	五九 11	六〇 12	六一 13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哀公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31	32	鹿野 史作 1	2	3	4	5	6	不壽 1	2	3

二三	三二	二二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周
三一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秦
1 文							桓			魏
							康			韓
一二三〇	一二二九	一〇二八	九二七	八二六	七二五	六二四	五二三	四二二	三二一	趙
四三	四二	四一	四〇	三九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楚
四九	三八	二七	成公 元六	一五五	一四四	一三三	一二二	一一一 成	一〇	燕
										田齊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宣公 元		齊 舊見 表田齊
九六	八五	七四	六三	五二	四一 敬	三三	二二	懿公 元今脫 二一	二二〇	晉 舊見 魏表
二二二二	二〇二一	一九二〇	一八一九	一七一八	一六一七	一五一六	一四一五	一三一四	一二一三	魯 舊見 楚表
五二三	四二二	三二一	二二〇	昭公 元一九	六六一八	六五一七	六四一六	六三一五	六二一四	宋 舊見 齊表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共公 元今脫	八	鄭 舊見 韓表
3	2	1 朱 勾	10	9	8	7	6	5	4	越 缺舊

六	五	四	三	二	考 元王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躁 元公	三四	三三	三二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二三 41	二二 40	二一 39	二〇 38	一九 37	一八 36	一七 35	一六 34	一五 33	一四 32	一三 31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五〇	四九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一五 4	一四 3	一三 2	一二 1文	一一 16	一〇 15	九 14	八 13	七 12	六 11	五 10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三 17	二 16	幽 元公 15	一七 14	一六 13	一五 12	一四 11	一三 10	一二 9	一一 8	一〇 7
三二 2	三一 1元	三〇 31	二九 30	二八 29	二七 28	二六 27	二五 26	二四 25	二三 24	二二 23
一六 34	一五 33	一四 32	一三 31	一二 30	一一 29	一〇 28	九 27	八 26	七 25	六 24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周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威烈王 元
秦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懷公 元	二	三	四
魏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韓										
趙	二四 四二	二五 四三	二六 四四	二七 四五	二八 四六	二九 四七	三〇 四八	三一 四九	三二 五〇	三三 五一
楚	五五	五六	五七	簡王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燕	一六 五	潛公 元 六	二七	三八	四九	五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田齊										
齊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晉	四八	五一 幽	六二	七三	八四	九五	一〇 六	一一 七	一二 八	一三 九
魯	三三 三	三四 四	三五 五	三六 六	三七 七	三八 八	元公 元 九	二九 九	三〇 一〇	三一 一一
宋	一七 三五	一八 三六	一九 三七	二〇 三八	二一 三九	二二 四〇	二三 四一	二四 四二	二五 四三	二六 四四
鄭	二二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越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二	三
靈公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簡公 元
文侯 元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一一
武子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二
桓子 元	獻侯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〇一五	一一一六	一二一七	一三一八	一四一九	一五二〇	一六一一	一七二二	一八二三	一九二四	二〇二五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一四一〇	一五一	一六二	一七三	烈公 元	二一五	三一六	四一七	五烈 一八	六一	七一
五十三	六十四	七十五	八十六	九十七	一〇十八	一一十九	一二二十	一三二一	一四三一	一五二
二七四五	二八四六	二九四七	三〇一	三一二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一	幽公 元	繻公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十四	三五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周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秦
三一 43	二〇 42	一九 41	一八 40	一七 39	一六 38	一五 37	一四 36	一三 35	一二 34	魏
五	四	三	二	景侯 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韓
五	四	三	二	烈侯 元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趙
四	三	二	聲王 元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楚
三〇 11	二九 10	二八 9	二七 8	二六 7	二五 6	二四 5	二三 4	二二 3	二一 2	燕
2	1 和	5	4	3	2	和子 悼	莊子			田齊
康公 元	五一	五〇	四九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四三	齊 表田齊見
一七 13	一六 12	一五 11	一四 10	一三 9	一二 8	一一 7	一〇 6	九 5	八 4	晉 魏表見
四 12	三 11	二 10	穆公 元	二一 8	二〇 7	一九 6	一八 5	一七 4	一六 3	魯 楚表見
四七 18	四六 17	四五 16	四四 15	四三 14	四二 13	四一 12	四〇 11	三九 10	三八 9	宋 齊表見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鄭 韓表見
8	7	6	5	4	3	2	翳 1	37	36	越 缺舊

通表之部附表第一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安王 元	二四	二三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惠公 元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三二 4	三一 3	三〇 2	二九 1武	二八 50	二七 49	二六 48	二五 47	二四 46	二三 45	二二 44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烈侯 元	九	八	七	六
七 16	六 15	五 14	四 13	三 12	二 11	武公 元	九	八	七	六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悼公 元	六	五
一〇 22	九 21	八 20	七 19	六 18	五 17	四 16	三 15	二 14	一 13	三 12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二八 24	二七 23	二六 22	二五 21	二四 20	二三 19	二二 18	二一 17	二〇 16	一九 15	一八 14
一五 23	一四 22	一三 21	一二 20	一一 19	一〇 18	九 17	八 16	七 15	六 14	五 13
三 11	二 10	休公 元	八 8	七 7	六 6	五 5	四 4	三 3	二 2	悼公 元
三	二	康公 元	二 七	二 六	二 五	二 四	二 三	二 二	二 一	二 〇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周
二	獻 元公	二	出 元子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秦
四 14	三 13	二 12	武 元侯	三八 10	二七 9	三六 8	三五 7	三四 6	三三 5	魏
四	三	二	文 元侯	二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韓
四	三	二	敬 元侯	一三 22	一二 21	一一 20	一〇 19	九 18	八 17	趙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楚
二〇 32	一九 31	一八 30	一七 29	一六 28	一五 27	一四 26	一三 25	一二 24	一一 23	燕
二 2	桓 元公	二	和 元始	19	18	17	16	15	14	田 齊
二三	二二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齊 表田齊見
一〇 7	九 6	八 5	七 4	六 3	五 2	四 1 桓	三 27	二 26	孝 元公	晉 魏表見
二五 33	二四 32	二三 31	二二 30	二一 29	二〇 28	一九 27	一八 26	一七 25	一六 24	魯 楚表見
一三 21	一二 20	一一 19	一〇 18	九 17	八 16	七 15	六 14	五 13	四 12	宋 齊表見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鄭 韓表見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越 缺舊

通表之部附表第一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四	三	二	元 烈王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一五 25	一四 24	一三 23	一二 22	一一 21	一〇 20	九 19	八 18	七 17	六 16	五 15
五 3	四 2	三 1 懿	二	元 哀侯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三	二	元 成侯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元 肅王	二一	二〇
桓公 元43	三〇 42	二九 41	二八 40	二七 39	二六 38	二五 37	二四 36	二三 35	二二 34	二一 33
七 4	六 3	五 2	四 1	三 桓9	二 8	元 威王	六 6	五 5	四 4	三 3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18	17	16	15	二四	元 靜公	一五 12	一四 11	一三 10	一二 9	一一 8
五 11	四 10	三 9	二 8	元 共公	三一 6	三〇 5	二九 4	二八 3	二七 2	二六 1 共
辟公 元9	二三 8	二二 7	二一 6	二〇 5	一九 4	一八 3	一七 2	一六 1 桓	一五 23	一四 22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4	3	2	1 無余之	36	35	34	33	32	31	30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顯 元王	七	六	五	周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秦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惠 元王	一六 26	魏
九 昭	八 12	七 11	六 10	五 9	四 8	三 7	二 6	莊 元侯	六 4	韓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趙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宣 元王	一一	一〇	楚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孝	三 45	二 44	燕
一七 14	一六 13	一五 12	一四 11	一三 10	一二 9	一一 8	一〇 7	九 6	八 5	田齊
										齊 <small>舊見 田齊表</small>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晉 <small>舊見 魏表</small>
一五 21	一四 20	一三 19	一二 18	一一 17	一〇 16	九 15	八 14	七 13	六 12	魯 <small>舊見 楚表</small>
八 19	七 18	六 17	五 16	四 15	三 14	二 13	剔 元成	三 11	二 10	宋 <small>舊見 齊表</small>
										鄭 <small>舊見 韓表</small>
2	無 1 韻	12	11	10	9	8	7	6	5	越 <small>舊缺</small>

通表之部附表第一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孝公 元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二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八 <sub>12</sub>	七 <sub>11</sub>	六 <sub>10</sub>	五 <sub>9</sub>	四 <sub>8</sub>	三 <sub>7</sub>	二 <sub>6</sub>	昭侯 元 <sub>5</sub>	二 <sub>4</sub>	一 <sub>3</sub>	一〇 <sub>2</sub>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文公 元
二八 <sub>7</sub>	二七 <sub>6</sub>	二六 <sub>5</sub>	二五 <sub>4</sub>	二四 <sub>3</sub>	二三 <sub>2</sub>	二二 <sub>1</sub> 威	二一 <sub>18</sub>	二〇 <sub>17</sub>	一九 <sub>16</sub>	一八 <sub>15</sub>
7	6	5	4	3	2	1 靜	32	31	30	29
二 <sub>32</sub>	康公 元 <sub>31</sub>	二 <sub>4</sub> 三 <sub>30</sub>	二 <sub>3</sub> 三 <sub>29</sub>	二 <sub>2</sub> 三 <sub>28</sub>	二 <sub>1</sub> 三 <sub>27</sub>	二〇 <sub>26</sub>	一九 <sub>25</sub>	一八 <sub>24</sub>	一七 <sub>23</sub>	一六 <sub>22</sub>
一九 <sub>30</sub>	一八 <sub>29</sub>	一七 <sub>28</sub>	一六 <sub>27</sub>	一五 <sub>26</sub>	一四 <sub>25</sub>	一三 <sub>24</sub>	一二 <sub>23</sub>	一一 <sub>22</sub>	一〇 <sub>21</sub>	九 <sub>20</sub>
5	4	3	2	無疆 1	8	7	6	5	4	3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周
二二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秦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魏
一八 22	一七 21	一六 20	一五 19	一四 18	一三 17	一二 16	一一 15	一〇 14	九 13	韓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肅侯 元	二五	趙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楚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燕
二七	二六 宣王 元16	二五 三六 15	二四 三五 14	二三 三四 13	二二 三三 12	二一 三二 11	二〇 三一 10	一九 三〇 9	二八 九	田齊
										齊 表田齊舊見
										晉 表魏舊見
								9	8	魯 表楚舊見
三 1景	二 9	景公 元8	九 7	八 6	七 5	六 4	五 3	四 2	三 1康	宋 表齊舊見
二九 40	二八 39	二七 38	二六 37	二五 36	二四 35	二三 34	二二 33	二一 32	二〇 31	鄭 表韓舊見
										越 表缺舊
					10	9	8	7	6	

通表之部附表第一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三九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三〇	二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惠文王 元	二四	二三	二二
五 5	四 4	三 3	二 2	元王襄 元後惠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三	二	王宣惠 元	二六 30	二五 29	二四 28	二三 27	二二 26	二一 25	二〇 24	一九 23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威王 元	三〇
三	二	易王 元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一三 28	一二 27	一一 26	一〇 25	九 24	八 23	七 22	六 21	五 20	四 19	三 18
一四 12	一三 11	一二 10	一一 9	一〇 8	九 7	八 6	七 5	六 4	五 3	四 2
四〇 8	三九 7	三八 6	三七 5	三六 4	三五 3	三四 2	三三 1 假	三二 3	三一 2	三〇 41 別成

周	四〇	九	六	四	二	楚	二	懷王 元	二	四	燕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秦	九	六	四	二	二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魏	六	四	二	二	二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韓	五	五	三	二	二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四二	一〇	七	七	五	三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四一	一〇	七	七	五	三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四〇	九	六	四	二	二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四三	一二	九	七	六	三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四四	一三	一〇	八	七	二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四五	元更	一一	九	八	二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四六	二	一二	一〇	九	二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四七	三	一三	一一	一〇	二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四八	四	一四	一二	一一	二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慎 元靚	五	一五 一三	一四 一二	一三 一一	二	趙	二	懷王 元	二	二	楚	四	一四 二九	田齊	齊 舊見 表田齊	晉 舊見 表魏表	魯 舊見 表楚表	宋 舊見 表齊表	鄭 舊見 表韓表	越 缺舊

通表之部附表第一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五	四	三	二	報 元王	六	五	四	三	二
武 元王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九 九	八 八	七 七	六 六	五 五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元哀 襄王 一	一六 一六
二	襄 元王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二	昭 元王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四 一〇	一三 九	一二 八	一一 七	一〇 六	九 五	八 四	七 三	六 二	五 一
五 一三	四 一三	三 一三	二 一〇	平 元公 九	二 九 八	二 八 七	二 七 六	二 六 五	二 五 四
一 九 二八	一 八 二七	一 七 二六	一 六 二五	一 五 二四	一 四 二三	一 三 二二	一 二 二一	一 一 二〇	一 〇 一九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燕	田齊	齊	晉	魯	宋	鄭	越
六	二	一〇	三	一七	二〇	三	一五	一五	六	六	二〇	一〇	缺
七	三	一一	四	一八	二一	四	一六	一六	七	七	二一	一一	缺
八	四	一二	五	一九	二二	五	一七	一七	八	八	二二	一二	缺
九	昭 元王	一三	六	二〇	二三	六	一八	一八	九	九	二三	一三	缺
一〇	二	一四	七	二一	二四	七	一九	一九	一〇	一〇	二四	一四	缺
一一	三	一五	八	二二	二五	八	二〇	二〇	一一	一一	二五	一五	缺
一二	四	一六	九	二三	二六	九	二一	二一	一二	一二	二六	一六	缺
一三	五	一七	一〇	二四	二七	一〇	二二	二二	一三	一三	二七	一七	缺
一四	六	一八	一一	二五	二八	一一	二三	二三	一四	一四	二八	一八	缺
一五	七	一九	一二	二六	二九	一二	二四	二四	一五	一五	二九	一九	缺

通表之部附表第一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二六	一八	七	七	一〇	一〇	二三	三五 12			七 14	四〇 49		
二五	一七	六	六	九	九	二二	三四 11			六 13	三九 48		
二四	一六	五	五	八	八	二一	三三 10			五 12	三八 47		
二三	一五	四	四	七	七	二〇	三二 9			四 11	三七 46		
二二	一四	三	三	六	六	一九	三一 8			三 10	三六 45		
二一	一三	二	二	五	五	一八	三〇 7			二 9	三五 44		
二〇	一二	昭王 元	元	四	四	一七	二九 6			文侯 元	三八 43		
一九	一一	二三 23	一六	三	三	一六	二八 5			一九 7	三三 42		
一八	一〇	二二 22	一五	二	二	一五	二七 4			一八 6	三二 41		
一七	九	二一 21	一四	惠文王 元	頃襄王 元	一四	二六 3			一七 5	三一 40		
一六	八	二〇 20	一三	二七	三〇	一三	二五 2			一六 4	三〇 39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燕	田齊	齊	晉	魯	宋	鄭	越
二七	一九	八	八	二一	二一	二四	三六 13			八 15	四一 50		
二八	二〇	九	九	一二	一二	二五	三七 14			九 16	四二 51		
二九	二一	一〇	一〇	一三	一三	二六	三八 15			一〇 17	四三 52		
三〇	二二	一一	一一	一四	一四	二七	三九 16			一一 18			
三一	二三	一二	一二	一五	一五	二八	四〇 17			一二 19			
三二	二四	一三	一三	一六	一六	二九	襄王 元			一三 20			
三三	二五	一四	一四	一七	一七	三〇	二			一四 21			
三四	二六	一五	一五	一八	一八	三一	三			一五 22			
三五	二七	一六	一六	一九	一九	三二	四			一六 23			
三六	二八	一七	一七	二〇	二〇	三三	五			一七 1頃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五〇	四九	四八	周
四九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四〇	秦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魏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韓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孝成王 元	三三	三二	趙
五	四	三	二	考烈王 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楚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燕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王建 元	一九	一八	一七	田齊
										齊 <small>舊見 田齊表</small>
										晉 <small>舊見 魏表</small>
一五 22	一四 21	一三 20	一二 19	一一 18	一〇 17	九 16	八 15	七 14	六 13	魯 <small>舊見 楚表</small>
										宋 <small>舊見 齊表</small>
										鄭 <small>舊見 韓表</small>
										越 <small>舊缺</small>

									五九	五八
三	二	莊襄王 元	孝文王 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五〇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王喜 元	三	二	孝元王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24	一六 23

通表之部附表第一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燕	田齊	齊	晉	秦	宋	鄭	越
始皇帝 元	三二	二七	二〇	一七	九	一九	舊見 田齊表	舊見 魏表	舊見 楚表	舊見 齊表	舊見 韓表	舊	舊
二	三二	二八	二一	一八	一〇	二〇							
三	三三	二九	悼襄王 元	一九	一一	二一							
四	三四	三〇	二	二〇	一二	二三							
五	景濬王 元	三一	三	二一	一三	二三							
六	二	三二	四	二二	一四	二四							
七	三	三三	五	二三	一五	二五							
八	四	三四	六	二四	一六	二六							
九	五	王安元	七	二五	一七	二七							
一〇	六	二	八	幽王 元	一八	二八							

通表之部附表第一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illegible]



						周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三二	秦
					三	魏
						韓
		六	五	四	三	趙
			五	四	三	楚
		三三	三二	三一	三〇	燕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四〇	田齊
						齊 <small>舊見 田齊表</small>
						晉 <small>舊見 魏表</small>
						宋 <small>舊見 楚表</small>
						宋 <small>舊見 齊表</small>
						齊 <small>舊見 韓表</small>
						趙 <small>舊缺</small>



371	376	386	396	397	425	426	446	447	468	478
魏武侯卒	韓滅鄭	田和始侯	魏武侯元	魏文侯卒	魏文侯始侯		魏文侯始立		越徙都琅瑯	孔子卒後一年
(四) (三晉分立期三) (魏國漸盛期二) (26)				(三) (三晉分立期二) (魏國漸盛期一) (29)		(二) (三晉分立期一) (21)		(一) (越國稱霸期) (32)		
(後半期) (55) 魏國霸業之形成						(前半期) (53) 越國霸業之漸衰				
(初期) (108) 東方霸業自越轉而至魏										

325	328	330	333	334	343	344	350	353	362	370
秦韓稱王	魏納上郡於秦	魏河西地入秦	齊(威王)伐燕(燕文侯元)	齊(威)梁(惠)會徐州相王	齊威王敗梁馬陵	梁惠王會諸侯逢澤	秦遷咸陽	魏拔趙邯鄲 齊敗魏桂陵	魏遷大梁	梁惠王元
(三) (齊秦爭強期一) (23)			(二) (齊梁爭強期二) (10)		(一) (魏國全盛期) (齊國爭強期一) (27)					
(後半期) (35) 齊秦爭強齊弱燕秦弱楚				(前半期) (37) 齊梁爭強秦乘機東侵						
(中期) (72) 東方霸業自梁轉移至齊										

260	261	285	286	288	298	299	310	311	314	323
秦(昭王)敗趙長平	趙受韓上黨拒秦長平	樂毅使趙 合從攻齊	齊(湣王)滅宋	秦昭王齊湣王約稱東西帝未果	齊田文歸自秦	楚懷王入秦	張儀卒	張儀二次至楚	齊(宣王)伐燕(燕王噲七年)	魏約趙韓燕中山五國相王
三(秦趙爭強期二) (11)	二(秦趙爭強期一) (25)	一(齊秦爭強期三) (13)				四(齊秦爭強期二) (12)				
	齊勢漸弱趙起伐齊與秦 爭強 (前半期) (38)									
東方霸業自齊轉移至 趙而歸于秦 (晚期) (78)										









諸子生卒年世，除表以世線外，並隨線附注以醒眼目。

其生卒年世，有確實年壽，及生年卒年可考者，則附注其生卒年及歲數，如孔子書73(551—479)之類。

有生年可考，而卒年難定，或卒年可知，而生年已昧者，則著其可稽，而存其闕疑，如顏孫師則書(503……)，孟勝則書(……381)之類。

其生卒年有一端可考，而中間行事亦復有年數可稽者，則著其可稽之年，並詳其生卒之一端，而闕其彼端，如子貢書(520—468……)，吳起書(……412—381)之類。

亦有生卒年俱不可考，而其中間事業尚有年數可稽者，則詳其中身，而略其首尾，如墨翟書(……444—393……)，惠施書(……334—314……)之類。

其有生卒年既不可考，而其行事亦難數年而定，生平惟有孤立一事，可資推證者，則姑據其僅見之一事，立爲計年之標準，而上下推測其生卒。如列禦寇僅據鄒子陽卒一事，季梁僅據魏圉邯鄲一事之類。

亦有既無生卒年及享壽歲數，又無行事年歷，即僅見孤出之事，可資爲論年之標準者，並亦無有，則惟據其並世或前後諸賢，姑爲推排比次，而約略表其年序，如彭蒙鄒爽之類。





# 附 諸子生卒年世約數

孔子	五五一—四七九	(七三)
鄧析	五四五—五〇一	(四五)
仲由	五四二—四八〇	(六三)
孔鯉	五三二—四八三	(五〇)
冉求	五二二—四六二	(六一)
顏回	五二一—四八一	(四一)
宰我	五二〇—四八一	(四〇)
端木賜	五二〇—四五〇	(七一)
有若	五一八—四五七	(六二)
漆雕開	五一〇—四五〇	(六一)
卜商	五〇七—四二〇	(八八)



孟勝	四二〇——三八一	(四〇)
告子	四二〇——三五〇	(七一)
田襄子	四一〇——三五五	(五六)
申不害	四〇〇——三三七	(六四)
楊朱	三九五——三三五	(六一)
季梁	三九五——三四〇	(五六)
孟軻	三九〇——三〇五	(八六)
商鞅	三九〇——三三八	(五三)
尸佼	三九〇——三三〇	(六一)
許行	三九〇——三一五	(七六)
淳于髡	三八五——三〇五	(八一)
鄉忌	三八五——三一九	(七七)
田忌	三八五——三一五	(七一)
腹蘄	三八五——三一五	(七一)









## 跋

此書草創，在民國十二年之秋。時余始就江蘇省立無錫師範學校講席，助諸生治論語，編要

略一書。

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入萬有文庫第一集。

先及孔子生卒行事，爲傳略，而別撰其考訂，自藏篋衍，未以示諸生

也。明年秋，論語終，又講孟子，亦如前例，編要略。

後由大華書店出版。

先爲孟子傳，考訂益富。

時余治諸子，謂其淵源起於儒，始於孔子，而孔子之學見於論語春秋。易繫非孔子書，老子不得在孔子前。既粗發孔子學術大體於要略，又先成易傳辨僞老子辨僞兩篇。

兩文均成於民國十二年夏前。易傳辨僞未發

表，老子辨僞於民國十九年刊布於燕京學報第八期，易名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

及十三年秋，論孟要略既成，始專意治易，擬爲書三卷，發明

易意。謂易與老子之思想不明，則諸子學之體統不可說也。

十四年一月，奉軍南下，閭里大受其擾。學校既輟業，余家又遭散軍劫略，窘困無以爲活，乃始售論語要略稿於商務。而是年十月，奉浙之戰又啟，滬寧人心大震。余慮戰事非一日可了，

欲移情新業，藉忘外氛，乃作意爲公孫龍子作新注。初余於十二年春，在福建私立集美師範，曾草墨辯探源及公孫龍白馬論注，均未成。及十三年四月，墨辯一題，賡續成篇，投刊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二十一卷八號。

而公孫龍注迄未再理。至是始竟體改作。又附舊稿說惠施歷物及辨者二十一事，稿成於民國七年。并彙繫年

考惠施公孫龍事跡諸篇爲惠公孫小傳，合訂一本。余意治先秦學術，孔墨孟莊荀韓諸家，皆有書可按，惟名家陰陽家，其思想議論，關係先秦學術系統者甚大，而記載散佚，特爲難治。竊欲於治老易外，先爲先秦名學鈞沉，及先秦陰陽學發微兩書，攻木先堅，而後其易，自此乃爲先秦諸子學通論。而考求諸子生平行事先後，亦當先通論成書。否則諸子之年世不明，其學術思想之淵源遞變，亦自無可確說也。余既埋首爲公孫龍子作新注，未逾旬，而浙軍已越境，社會人心亦稍寧。然余事已發軔，因遂勿輟。及冬，可百日，而稿首尾粗具。束裝歸鄉舍，度殘臘，私意甚欣欣，非始料也。是年歲底，易書三卷，亦增訂有完帙。

十五年夏，始爲諸生講國學概論，其第二章爲先秦諸子。雖限於聽受者之學力，未能罄其所見，著語不多，而余數年來治諸子，大體意見，略如所論，實至今未變也。後此書成，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十六年春，國民軍北伐，學校歇業，復遷羣居鄉，得閒可兩月，乃始從容整理繫年積稿，居然成卷帙矣。是年秋，改就蘇州中學教職。及明年十七年之春，而國學概論亦完書。

時友人某君爲史學與地學雜

誌徵稿，以考辨第四卷王氏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補正文應之，爲余繫年最先刊布之第一篇也。

然秋後家禍大作，兒殤妻歿，兄亦繼亡，百日之內，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幾無人趣。

又明年秋後，得友人介，爲商務草萬有文庫墨子一小冊，

商務編印萬有文庫，書目中有墨子王陽明未有撰人，友某君介余承乏，余憂痛未銷，先作墨

子一小冊，七日而成。王陽明一冊，於明年開學前旬日爲之。

又本擬爲先秦名家鈎沉，而久未有好懷，姑售惠施公孫龍舊稿於商務，以濟家困。

又明年，十九年之春，余始續姻。枯槁之餘，重得生理，頗有意刊繫年，先爲自序一篇，今

列書首，卽余新婚後十日內所草也。

春間繫年稿爲友人携之南京，以無副，不久卽索還，而頗有傳鈔，曾載史學雜誌，後又轉錄入古史辨第四冊，是爲繫年再度刊布之稿。

大抵余

草繫年，始壬戌，迄庚午，先後九年。其先有齊盧之戰，其後有浙奉之爭，又後而國軍北伐，蘇

錫之間，兵車絡繹，一夕數驚。余之著書，自譬如草間之孱兔，獵人與犬，方馳騁其左右前後，

彼無可爲計，則藏首草際自慰。余書，亦余藏頭之茂草也。如此爲書，固宜勿精。

又余家貧無書，非能博覽，本不樂專爲考據，草創繫年，乃爲通論之地。初不自意成巨帙。

先惟以諸子書與史記國策對勘，又於史記索隱中得古本紀年鱗爪，冥行摘埴，尋索漸遠。所至學校，藏書無多，又不能恣意討究。課務雜碎，敗其深思。每一擾攔，如泥牛之入海，追探便無蹤跡。偶得一日或數刻之清暇，燈前人靜，精力未灰，展紙疾書，獲成一篇。累積既多，稍得系

統。乃逐逐繙書參考，遇及異同，過寫眉端，積久之後，更復改爲。然初繙甲籍，繼閱乙冊，目光所及，時有轉移。精思貫注，未能盡賅。而乙書在手，甲書已去。乙書既去，丙書方來。記誦難周，摘錄不盡。又隔之以時日，雜之以冗擾，乘之以疲惫，遇之以疏闊，雖用力之多，而所得實寡，職以此也。況自己已以來，饑寒之懼稍紓，骨肉之痛方切。聰明與血淚同盡，記誦隨哭泣並衰。憤然木然，盡喪其所有。所以余書雖成，終自知其疏陋，恐多謬誤，未敢輕以問世也。

及十九年秋，始來北平，任教於燕京大學，七日則得三日暇，爲余有生以來所未有。又所居靜悅，獨處一室，重繙陳稿，改寫通表四卷，因得稍訂其罅漏。凡三閱月而迄。二十年夏後，改任北京大學史學講席，而九一八之警訊已傳。自念此書，雖耗我精力，而無當覆瓿之用，目擊艱危，徒增慚恨。二十一年春，又成再論老子成書年代一文，刊載北大哲學系哲學論叢。又輯前稿爲老子辨，由大華書店出版。而所欲作通論者，迄未暇爲。及二十二年，長城戰事起，日軍飛機盤旋北平城上，仰首如睹蜻蛉之繞簷際也。余恐此書即爾散失，始覓人寫副本，因亟亟謀刊布焉。

去年夏，始定議由商務刊行，余自任校對，又得從頭逐字細讀，因改定其疏謬者十餘處。然以所涉既廣，亦不獲一一覆勘也。回顧夙志，十不一酬，此區區一冊書者，特足供余身世悵觸之





# 考 辨 索 引

注：各條後阿拉伯數字爲考辨篇次。

## 二 畫

卜商（即子夏） 29, 40

## 三 畫

子產誅鄧析 14

子產卒年 21

子桑戶（子桑伯子） 29

子路主墮費 10

子路結纓而死 32

子路冠雄雞 29, 32

子貢從遊孔子 29

子貢觀朝禮 25

子貢問孔子爲衛君乎 20

子貢使楚 29

子貢仕衛 29

子貢仕魯 29, 25

子貢相魯衛 27

子貢善爲說辭 27

子貢存魯亂齊亡吳強晉霸越 27

子貢貨殖 29

子貢廬墓 29

子貢卒於齊 29

子游從遊年 29

子游宰武城 29

子游與禮運 29

子夏 29, 40

子夏溫人 29, 39

子夏從游年 29

子夏爲莒父宰 29

子夏爲魏文侯師 38

子夏居西河 29, 38, 39

子夏居河濟之間 39

子夏喪子 39

子夏喪明 39, 48, 67

子夏傳詩 30

子夏傳春秋 30

子夏與古經傳統 90

子張陳人 29, 81

子張魯之鄙家 29

子張從遊年 29

子張從遊陳蔡 27

子張氏之儒 29, 80

子張卒年 29

子弓 29, 30

子羽居楚 29

子羽南遊至江 29

子羔爲費宰 29

子羔去衛仕魯 29



## 2 · 先秦諸子繫年

子襄 29  
子思 48, 58  
子思生年 58, 148  
子思有兄 58  
子思非適子 148  
子思不師曾子 58  
子思居衛 58  
子思與魯繆公 58, 47  
子思遊齊 58  
子思與田子方 58  
子思作中庸 58  
子思卒年 58, 148  
子思氏之儒 80  
子上生卒 148  
子家生卒 148  
子京生卒 148  
子高生卒 148  
子慎生卒 148  
子原 48  
子庚 48  
子莫 48, 81  
子莫執中 80  
子晚子 163  
子服子 163  
子池 30  
子女子 90  
女商 90  
子罕 44  
子華子見韓昭釐侯 89  
子之 120  
大夫種書 147

尸佼 90  
尸子十二篇 90, 123  
已齒 62  
女偶子 90  
上官大夫 121, 127  
三家分晉 36  
三晉始侯 43  
三晉命邑爲諸侯 134

## 四 畫

孔子生年 1  
孔子娶宋之开官氏 2  
孔子爲委吏 2  
孔子爲乘田 2  
孔子問官於鄭子 2  
孔子始設教 3  
孔子適齊 5  
孔子與齊景公晏子問答 5  
孔子爲高昭子家臣 5  
孔子居齊年 6  
孔子自齊返魯 6  
孔子宰中都 6, 12, 4  
孔子爲司空 12  
孔子爲司寇 10, 12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14  
孔子行攝相事 14  
孔子相夾谷之會 13  
孔子主墮三都 13, 10  
孔子誅少正卯 14  
孔子去魯 15  
孔子適衛 15

- 孔子主蘧伯玉家 16  
 孔子過蒲 17  
 孔子爲寧武子家臣 17  
 孔子要盟於公叔氏 17, 39  
 孔子西見趙簡子 17, 25  
 孔子仕衛靈公 24  
 孔子見衛夫人南子 20  
 孔子爲衛靈公次乘 20  
 孔子對衛靈公問陳 20  
 孔子過曹 19, 21  
 孔子過宋 17, 19  
 孔子遭宋桓魋之難 19, 21  
 孔子畏匡 17, 21  
 孔子貌似陽虎 17  
 孔子適鄭 21  
 孔子與子產 21  
 孔子去衛適陳 19, 20  
 孔子主司城貞子 19  
 孔子在陳絕糧 21  
 孔子自陳適蔡 19, 22, 31  
 孔子厄於陳蔡之間 19, 21, 27  
 孔子至蔡見葉公 19, 23  
 孔子使子貢（子夏）如楚 21, 29  
 孔子自楚反衛 24, 19  
 孔子仕衛孝公 24  
 孔子自衛反魯 15, 25  
 孔子未有終三年淹 19, 24  
 孔子卒年 28  
 孔子年七十三 28  
 孔子出妻 58  
 孔氏三世出妻 148  
 孔子觀季札葬子 6  
 孔子訪樂萇弘 4  
 孔子脩詩書禮樂 9  
 孔子脩春秋 4  
 孔子春秋絕筆 4  
 孔子五十學易 9  
 孔子作十翼 9  
 孔子師老聃 4  
 孔子南之沛見老子 4  
 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 4, 38  
 孔子從老聃助葬於巷黨 4  
 孔子於周太廟見欽器 4  
 孔子於魯桓公廟見欽器 4  
 孔子與左丘明如周 4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 4  
 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4  
 孔子弟子七十人 29  
 孔子弟子分布之地域 38  
 孔子弟子至自遠方 29  
 孔門弟子先後風尚不同 29  
 孔門弟子多爲家臣 29  
 孔門弟子多出微賤 29, 4  
 孔門四科 27  
 孔門傳經 30, 9  
 孔鯉（伯魚）生年 2  
 孔鯉出妻 58  
 孔鯉卒年 26  
 孔青（即孔屑） 55, 56, 160  
 孔穿 33  
 孔穿與公孫龍 148

#### 4・先秦諸子繫年

- 孔穿卒年 148  
孔子順 160  
孔鮒生卒 148  
孔叢子偽書 4, 124, 160  
公山弗擾（不狃）以費畔召孔子  
10  
公西華（公西赤） 29  
公西華使齊 29  
公冶長 29  
公皙哀 29  
公良孺 17  
公輸般生年 41  
公輸般自魯遊楚 41  
公輸般製鉤強 41, 42  
公輸般製雲梯 42  
公輸般與墨子 31  
公季成 40  
公仲達 40  
公尚過 32, 62  
公儀休（公儀潛） 48  
公明儀 30, 81  
公明高（公孟子高） 30, 81  
公明子 90  
公明賈 30  
公羊賈 30  
公羊高 30  
公羊平 30  
公羊地 30  
公羊敢 30  
公羊壽 30  
公羊春秋 147  
公羊春秋與鄒子 144  
公羊成書年代 90  
公叔座 73  
公叔座與吳起 66  
公廩子（公肩子） 90  
公都子 90, 98  
公孫段 30  
公孫會（田會） 56  
公孫丑 98, 117  
公孫龍字子秉 80  
公孫龍與平原君 142  
公孫龍說燕昭王 141  
公孫龍說趙惠文王 142  
公孫龍卒年 141, 152  
公孫龍與惠施 141  
公孫龍與莊周 141  
公孫龍書 152  
公孫龍跡府 148  
公孫龍白馬非馬論 130  
公孫龍與墨家 142  
公孫固 163  
公孫尼子 29, 163  
公孫發 163  
公禱生 163  
公勝子 163  
公仲緩居鄴 46  
公中緩與梁惠王爭立 46  
公孫衍（犀首）相梁 115, 116  
公王丹 163  
王登 40  
王慎 58

王錯 46, 66  
 王斗(王升) 75, 139  
 王氏 163  
 王廖(內史廖) 163  
 王狄子 163  
 王蠋(王觸) 139  
 王孫子 163  
 尹文 72, 75, 123, 124  
 尹文與公孫龍 124  
 尹文與墨家 124  
 尹文華山冠 32  
 尹文僞書 14, 124  
 尹臯 163  
 文種 34  
 文子計然 34  
 文子(子夏弟子) 31  
 文子 72  
 太史屠黍 54, 55  
 太史儋見秦獻公 72  
 太公任 72  
 太公涓 72  
 中山武公 43, 54  
 中山桓公 54  
 中山尚 146  
 中山公子牟 72, 146  
 中山亡國 146  
 中山復國 146  
 中山墨學 33, 146  
 毛翕公 72  
 毛公 152  
 五侯 62

五行相勝與相生 144  
 五國相王 105  
 五國伐秦 95  
 六藝之學 32  
 六國皆王 105, 106  
 六國合從 95, 157  
 少正卯 14  
 牛畜 40  
 中章胥已 40  
 仇赫(仇液) 130  
 元俗 163

## 五 畫

田子方 38, 40  
 田邑 55  
 田開之 55  
 田襄子(田讓) 68  
 田常弑簡公 35  
 田悼子年 51  
 田悼子立 56  
 田悼子卒 56, 134  
 田莊子請攻越 51  
 田莊子卒年 51, 56, 47  
 田和立 56  
 田和會諸侯濁澤 43  
 田和始侯 43, 64  
 田侯剌立 65, 52  
 田桓公始立年 65, 70  
 田桓公在位年 70, 134  
 田齊十二世 52  
 田忌 85

## 6・先秦諸子繫年

- 田忌奔楚 78, 85  
田臣思（田居思）四期 120, 134, 94  
田盼（田肸）（盼子）（胥子） 102  
田嬰 85  
田嬰封薛 109, 110, 111  
田嬰城薛 111  
田嬰封彭城 110  
田嬰卒年 110  
田鳩 114  
田鳩見秦惠王 114  
田鳩見楚懷王 114  
田繁 114  
田俅子 114  
田需 125  
田文相魏 125, 129  
田駢 75, 139, 109  
田駢學於彭蒙 139  
田駢與淳于髡之不仕 139  
田仲史鮪 80, 150  
田穰苴（參看司馬穰苴） 85, 7  
田巴 75, 155  
田單 155  
田單相趙 155  
田單圍聊城 155  
田不禮（田不禪） 130  
左邱明 30  
左邱明爲春秋傳 4  
左邱明與左氏 67  
左邱失明與子夏失明 67  
左氏傳統 30, 67  
左氏源流 147  
左氏微 147  
左氏與國語 147  
左氏不傳春秋 147  
左傳成書年代 67  
左傳與吳起 40, 67  
冉求 29  
冉有問孔子爲衛君乎 20  
冉有仕魯 27  
冉求爲季氏宰 29  
冉有爲季氏宰及齊戰於郎 24, 25  
冉求年 29  
冉耕（伯牛） 29  
冉伯牛爲仲弓父 29  
司馬耕 29  
司馬唐 40  
司馬穰苴（參看田穰苴） 50, 85, 128  
司馬子椒 121  
司馬喜 146  
司空馬 159  
申徒狄 29  
申詳 29, 48, 81  
申不害 77  
申不害卒年 71  
申子書 77  
申不害與商鞅 77  
申子與黃老 77  
北宮子 90  
北宮黝 29  
北宮錡 90

北宮嬰兒 118  
 史魚 16  
 史鱸陳仲 150, 80  
 史起 40  
 史起引漳水溉鄴 99  
 史驎（史理） 55  
 史疾 29  
 史氏 163  
 甘龍 73  
 召滑 146  
 甘茂亡秦之齊 128, 146  
 甘公 163  
 甘均 163  
 甘德 163  
 石申 67  
 石公 163  
 石生 163  
 白圭 82  
 白圭取中山 40  
 世子（世碩） 29, 163  
 市南宜僚 72  
 玄淵 72  
 正伯僑 72, 163  
 句踐元 18  
 句踐棲會稽 18  
 句踐入宮於吳 18  
 句踐滅吳 18  
 句踐徙都瑯琊 18, 35, 118  
 句踐卒 18  
 平原君爲相 133  
 平原君卒年 152

令尹子蘭 121  
 代爲墨而殘 33

## 六 畫

仲由 29  
 仲由爲季氏宰 29  
 仲由爲郈令 29  
 仲由爲衛大夫孔惺邑宰 29  
 仲由爲蒲大夫 29  
 仲由年 29  
 仲弓年 29  
 仲弓父賤人 29  
 仲良氏之儒 80  
 有若 29  
 有若似孔子 29  
 有若不能對弟子問 29  
 有子卒年 29  
 老子姓李 72  
 老子字伯陽 72  
 老子居賴 72  
 老子楚人 4  
 老子師容成 163  
 老子爲周守藏室史 4  
 老子教楊朱 72  
 老子出函谷關 72  
 老子西遊入秦 4  
 老子死 4  
 老子真相 72  
 老子成書年代 72  
 老子與韓非 73  
 老子之子宗封段干 72

8 · 先秦諸子繫年

老子子孫 72  
老聃（老耽） 72  
老萊子 72  
老萊子與荷蓀丈人 72  
老萊子教子思 72  
老彭 4, 72  
老成子 163  
列禦寇 59, 72  
列禦寇師老商氏 72  
列子學術 59  
列子書 59, 146  
安丘丈人 72  
安期生 72, 163  
西門豹 40  
西門豹治鄴 46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 99  
任座 40  
任公子 72  
吁子 163  
芋子 163  
充虞 112, 122  
充尚 72, 163  
成公生 163  
成公趙 99  
伍子胥 163  
光羽子乘 30  
羊子百章 163  
名家與小說家 123

七 畫

言偃（即子游） 29

言思 29  
伯髻無人 59  
伯陽 72  
李耳 72  
李克（李悝）（李離） 40  
李克法經 40, 11  
李克傳詩 30  
李子 40  
李兌主合從 95, 130  
李冰 99  
李疵 146  
李氏春秋 163  
李斯 156  
李斯從學荀卿年 156  
李斯相秦年 156  
李斯卒年 156  
李斯譖殺韓非 156  
李斯焚坑之禍 14  
李山 156  
吳起 40  
吳起左氏人 67  
吳起游仕破家 50  
吳起學於曾子 40, 48, 113  
吳起仕魯繆公 48, 50  
吳起爲魏將 53  
吳起涇水之戰 53  
吳起攻中山 53  
吳起爲西河守 40  
吳起仕魏武侯 60  
吳起去魏 66  
吳起奔楚年 60

吳起相楚 66  
 吳起支解 66  
 吳起年壽 50  
 吳起與李克 66  
 吳起與商鞅 40  
 吳起與左傳 40, 67  
 吳期 67  
 吳越春秋紀越年 118  
 杜摯 73  
 杜赫 55, 85, 163  
 杜文公 163  
 宋昭公年 45  
 宋昭公被弑 44  
 宋囚墨翟 44  
 宋桓侯辟兵 69  
 宋桓侯在位年 69  
 宋剔成 69  
 宋遷彭城 99, 111  
 宋王偃元 91  
 宋王偃立年 69  
 宋偃弑兄自立 91  
 宋偃稱王年 91, 99, 110  
 宋偃王（宋康王，宋獻王） 99  
 宋偃王行仁政 91, 98, 99, 130  
 宋康王滅滕 135  
 宋康公滅滕伐薛 49  
 宋大尹 91  
 宋太丘社亡 99  
 宋王偃即徐偃王 99  
 宋王偃與惠施 108  
 宋王偃禪國 130

宋元王（宋元君） 130, 88  
 宋鉏（宋輕） 75, 123  
 宋鉏與荀卿 123  
 宋鉏與莊周 123  
 宋鉏與老子 123  
 宋鉏與墨子 123  
 宋鉏華山冠 32  
 宋榮子 123  
 宋玉 72, 87  
 宋毋忌 72, 163  
 沈猶行 90  
 沈尹華 89  
 呂禮 129  
 呂不韋獻姬 161  
 呂不韋入秦年 159, 161  
 呂不韋著書年 159  
 呂不韋著書動機 159  
 呂氏賓客 159  
 辛文 34  
 辛寬 48  
 匡章 94, 98  
 匡章與惠施 94  
 匡章與陳仲 94, 150  
 匡簡子 17  
 佛肸召孔子 17  
 巫馬施 29  
 狂接輿 72  
 告子 62  
 我子 163  
 祁射子 114  
 夾氏 144



形名之學 40

## 八 畫

孟僖子卒年 3  
孟懿子生年 3  
孟懿子學禮於孔子 3  
孟子反 29  
孟勝 28  
孟軻生年 63, 122  
孟子鄉人 110  
孟子受業子思 98  
孟子學於子上 98  
孟子游歷先後 98  
孟子齊威王時已在齊 98, 112  
孟子不列稷下 76  
孟子與匡章交游 94, 98  
孟子自齊歸葬 112  
孟子遊宋 91, 98, 110  
孟子過薛 110  
孟子過鄭 110  
孟子遊滕 111  
孟子遊梁年 63, 115  
孟子見梁惠王 98, 115  
孟子與莊周 88  
孟子見梁襄王 117  
孟子自梁返齊 117  
孟子兩至齊 117  
孟子爲卿於齊 76  
孟子出弔於滕 98  
孟子仕齊年 122  
孟子去齊年 122

孟子與淳于髡辨難 76  
孟子論仕義 76  
孟子拒楊墨 80  
孟子遇宋鉏於石邱 123  
孟子卒年 63  
孟子年歲 98  
孟子書 122  
孟子成書年代 112  
孟子言五行 144  
孟子外書之僞 103  
孟氏之儒 80  
孟仲子 30  
孟嘗君 109  
孟嘗君好客年 155  
孟嘗君使公孫宏於秦 129  
孟嘗君見廢 129  
孟嘗中立稱侯 129  
孟嘗入秦 129  
孟嘗合從 129, 130  
孟嘗相魏昭王 129  
孟嘗去齊相魏 129  
季札 16  
季桓子受女樂 15  
季康子以幣迎孔子 25  
季康子使子夏辭吳 24  
季次（季衰，季襄） 29  
季成子 40  
季子 138  
季梁 79  
季眞 75, 79, 86  
季澈 79

季任 110  
 季節 160  
 東郭順子 40  
 東郭子惠（東郭子思） 40  
 東周惠公薨年 46  
 東周昭文君資送張儀入秦 107  
 東方墨家 114, 123  
 屈侯鮒 40  
 屈宜臼 66, 94  
 屈宜咎，屈宜若 66  
 屈穀 150  
 屈原生年 87  
 屈原爲楚左徒年 87  
 屈原使齊 121  
 屈原放逐 121  
 屈原作離騷年月 121  
 屈原居漢北 78, 127  
 屈原爲三閭大夫 127  
 屈原遷江南 87  
 屈原沈汨羅 127  
 屈原卒年 87  
 屈原天問 116, 127  
 周豎子家 30  
 周桓公（周威公） 54  
 周威烈王二十九年鼎震 99  
 周九鼎淪泗水彭城下 99  
 周昭文君 107, 83  
 周霄 125  
 周史大弼 163  
 周伯 163  
 宓子（宓不齊） 39, 163

宓子治單父 29  
 長息 30, 58, 81  
 長盧子 90, 163  
 長梧 163  
 兒說 130, 163, 75  
 兒良 163  
 狐丘子林 72  
 狐喧 14  
 河上公 72  
 河上丈人 72  
 牧皮 29  
 帛妙子 30  
 泄柳 48  
 苦獲 62  
 庚桑楚 72  
 於陵仲子（於陵子終） 150  
 軋子 144  
 易經傳統 30  
 法家之興 40  
 法家與儒家 73  
 法家與道家 73  
 知伯滅 43  
 奉陽君 95  
 奉陽君資送蘇秦入秦 95  
 武安君與蘇秦 95  
 泗上十二諸侯 99, 111

## 九 畫

南宮敬叔生年 3  
 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 3  
 南宮敬叔與孔子適周 4

## 12・先秦諸子繫年

南宮敬叔卒年 4  
南宮括 3, 29, 48  
南宮 3, 48  
南宮滔 3, 48  
南宮邊 48  
南郭惠子 40  
南郭子綦 59, 72  
南榮趯 72  
南榮趯見老子 4  
南公 72  
南方墨師 62  
范蠡 34  
范蠡流於江 34  
范蠡三徙成名 34  
范蠡書 147  
范睢（張祿） 129  
范蠡 146  
范環 146  
段干木 38, 40  
段干朋 40, 120  
段干宗 40  
段干崇 72  
相夫氏 62  
相夫氏之墨 80  
相里勤 62  
相里氏之墨 80  
春申君乃頃襄王弟 132  
春申君說秦昭王 132  
春申君爲相封淮北 132, 153  
春申徙封吳 118, 132, 153, 161  
春申君封荀卿爲蘭陵令 140

春申君獻李園妹 161  
春申君見殺 161  
祝腎 55  
扁鵲 33  
計然（計硯，計倪，計研） 34  
柳若 58  
胡非子 62  
盼子（盼子） 94  
便娟 72  
昭睢 87, 127  
姚賈 156  
哀郢作者 87  
函谷關之始建 95  
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 87, 127

## 十 畫

晏子沮孔子 5  
晏子卒年 5  
晏子送曾子 29  
宰我（宰予） 29  
宰我生卒年 27  
宰我與田常作亂 27  
宰我死齊 27  
宰我善爲說辭 27  
宰我利口 27  
宰我從孔子在陳蔡 27  
宰氏 34  
高柴 29  
高柴爲費邸宰 29  
高行子 30, 90  
高子 90

高石子 62  
 原憲 29  
 原憲爲孔氏家邑宰 29  
 荀欣 40  
 荀卿（孫卿） 75  
 荀子字卿 76  
 荀卿年十五之齊 103, 123, 124  
 荀卿見孟子論性 103  
 荀子遊燕 103  
 荀子說齊相 136  
 荀卿自齊適楚 136  
 荀子與春申君 140  
 荀卿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 143  
 荀卿赴秦 149  
 荀卿與應侯問答 149  
 荀卿至趙 140, 151  
 荀卿在趙爲上卿 151  
 荀卿與臨武君論兵趙孝成王前  
 151  
 荀卿爲蘭陵令 140  
 荀卿遺春申君書 140  
 荀卿作成相年 140  
 荀卿終老蘭陵 140  
 荀卿著書年 123, 140, 151, 156  
 荀卿卒年 140, 156  
 荀子與孔門經學 30  
 荀卿子傳詩毛公 30  
 荀卿唱誅士之論 14  
 孫虞子乘 30  
 孫武 7  
 孫武兵書十三篇 7

孫武與孫臏 83  
 孫臏 78, 85  
 孫子兵法 85  
 孫軫 157  
 孫子 163  
 孫休 163  
 孫卿子（即荀卿） 75  
 孫氏之儒 80  
 徐越 40  
 徐弱 68  
 徐州子忌 110  
 徐州子期 134  
 徐州相王 43, 86, 92  
 徐偃王通溝陳蔡之間 99  
 徐刼 155  
 徐子 163  
 徐尚 163  
 唐尚 78  
 唐昧（唐蔑） 94, 163  
 唐鞅 91, 130  
 唐姑果 114  
 唐易鞠 163  
 料子 141  
 料子別宥 123  
 料子與宋鉞 123  
 鬼谷子 34, 95  
 鬼谷子偽書 95, 51  
 娟環 72  
 涓子 72  
 根牟子 30  
 耕柱子 62

14 • 先秦諸子繫年

荀蘧丈人 72  
長沮 72  
莫敖子華 89  
索盧參 113  
桓團 152  
狗彘丈人 163  
俟子 163  
侯生 163  
桑丘先生 163  
乘丘子 163  
容成子 163  
宮孫子 163  
烏獲 99  
師春 67  
晉出公奔齊 36  
晉出公奔楚 36  
晉敬公 36, 49  
晉哀公 36  
晉懿公 36  
晉幽公 36, 49  
晉烈公 36  
晉烈公在位年 134  
晉桓公 36  
晉桓公邑韓哀侯於鄭 36  
晉桓公遷屯留 36  
晉孝公 36  
晉太史屠黍 54, 55  
秦嬴（晉幽公夫人） 36  
秦簡公在位年 134  
秦敬公在位年 134  
秦降魏安邑 46

秦地東至河 46  
秦虜魏公孫座 46  
秦虜魏公子卬 46  
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 83, 134  
秦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95  
秦置函谷關年 72  
秦惠王女爲燕易王妻 97  
秦惠王稱王年 100  
秦之墨 114  
秦武王舉鼎 99  
秦始皇爲呂不韋子 159, 161  
秦零陵令信 163  
桂陵之戰 46, 78, 84, 85, 86  
桂陽之戰 78, 84, 134  
馬陵之戰 46, 84, 85, 86, 134

十一 畫

閔損 29  
閔子騫爲費宰 29  
閔子騫不事大夫 29  
桀溺 72  
商容 72  
商容教老子 72  
商瞿 29  
商瞿生年 30  
商瞿傳易 29, 30  
商文 60  
商鞅 73  
商鞅車裂 66  
商鞅與李悝 40, 73  
商鞅與吳起 73

商鞅徠民 73  
 商君書 73  
 梁鱣 29  
 梁惠王生年 40  
 梁韓會巫沙 46  
 梁惠王觴諸侯於范臺 78, 154  
 梁圉邯鄲 46, 78, 79, 85, 154  
 梁惠王拔趙邯鄲 36  
 梁敗韓馬陵 134  
 梁惠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 78, 83  
 梁惠王逢澤之會 83, 86  
 梁惠王爲汜里之盟 83  
 梁惠稱王 83  
 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92  
 梁惠王卒年 117  
 梁惠襄年 92  
 梁襄王 119  
 梁哀王 119  
 莊周生年 88  
 莊子爲蒙漆園吏 88  
 莊子與惠施 88  
 莊子與季真 79  
 莊子卒年 88  
 莊子述老聃 72  
 莊子見趙惠文王 145  
 莊子與魯哀公 145  
 莊子與莊辛 88, 131, 145  
 莊辛 131  
 莊辛作哀郢 87  
 莊辛爲陽陵君 87  
 莊騫 131

陳戴 40  
 陳臻 98, 110  
 陳軫 107  
 陳軫合從 130  
 陳駢（即田駢） 109  
 陳仲 150  
 陳仲子適楚 150  
 許行至滕 32, 113  
 許行與禽滑釐 113  
 許行與陳仲 76  
 許犯（即許行） 108  
 張儀 95  
 張儀初入秦 83, 107  
 張儀相秦 107  
 張儀與齊楚魏三國會齧桑 99, 107  
 張儀逐惠施 107, 108, 126  
 張儀相魏 107, 115  
 張儀去梁歸秦 116  
 張儀見逐於秦 126  
 張儀卒年 126  
 張儀散六國之從 107  
 張儀連衡 95, 126  
 張儀書 95, 147  
 張祿（范雎） 129  
 張蒼傳左氏春秋 30  
 郟子來魯 2  
 陶朱公 34, 99  
 猗頓 34  
 曹公子 62  
 常縱 72  
 野老 72, 163

接子 75, 138  
畢戰 111  
淖滑 116  
處子 157  
尉繚 162  
帶佗（帶季） 163  
國筮子 163  
國語 147  
國語與左氏 167  
國策 147  
國策襲史記 155  
術士 32  
術數之學 77  
陰陽家之分衍 163  
陰陽家與神仙 163

## 十二 畫

曾蒧（曾皙） 29  
曾參 29, 81  
曾子南武城人 29, 35  
曾子居武城 29, 35  
曾子處費 29  
曾子南遊越 29  
曾子卒年 48  
曾子獨得孔門一貫之傳 29  
曾子與春秋 90  
曾子弔子夏 39  
曾子問不可信 4, 29  
曾元 48  
曾申 48  
曾申傳詩 30

曾史 80  
琴張 29  
琴張從游孔子 3  
琴張弔孟縶喪 3  
琴牢 29  
琴高 72  
陽貨欲見孔子 8  
陽虎暴匡 17, 21  
陽虎執季桓子 10  
陽虎逐於魯 8  
陽虎逃譖陽關以叛 10  
陽虎奔齊 10  
陽虎見趙簡子 8  
陽子居見老子 4  
惠施墨徒 93  
惠施見白圭 82, 93  
惠施仕魏年 93  
惠施見逐於魏 126  
惠施去魏 107  
惠施之楚 108  
惠施之宋 108  
惠施反魏 116  
惠施使齊 95, 116  
惠施使趙 116  
惠施卒年 116, 125  
惠施與莊周 88  
惠盎 108  
犀首（公孫衍）仕秦 107  
犀首爲秦大良造 73  
犀首立五王 105  
犀首佩五國相印 105

淳于髡 74, 75, 118  
 淳于髡見梁惠王 118  
 淳于髡爲人家奴 118  
 淳于髡田駢之不仕 76, 118  
 馮煖 157  
 馮煖躡屣見孟嘗君 32  
 馮煖與龐煖 129  
 馮驩 129  
 馮促子 163  
 景春（景丑） 115, 163  
 景差 87  
 景陽 163  
 景子 163  
 越王迎墨子 32  
 越攻費 35  
 越徙瑯琊 18, 35, 118  
 越句踐以下世系年數 118  
 越不壽與王翁 118  
 越朱句滅滕 49, 134  
 越朱句滅郟 49, 134  
 越朱句猛虎 51  
 越朱句卒年 134  
 越朱句與不揚 118  
 越王翳立年 118  
 越王翳徙吳 134  
 越王翳見弑 134  
 越王子搜逃山穴 118  
 越無余之立 134  
 越王無颺立年 118, 134  
 越絕書紀越年 118  
 越絕書疏謬 161

黃歇 116, 132  
 黃繚 116  
 黃公疵 163  
 黃老淵源 72  
 黃老起於晚周 123  
 費惠公 35, 58  
 寧越 55, 160  
 勝綽 75, 62  
 項子牛 57  
 彭蒙 75, 139  
 程本 89  
 寒泉子 95  
 捷子 123, 138  
 聚子 144  
 將鉅子 163  
 游仕之風 50, 62  
 博士之制 48, 118  
 博士與稷下先生 75  
 湘江在江北 127

### 十三畫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23  
 葉公問政於孔子 23, 31  
 楚昭王與師迎孔子 21, 23  
 楚子西沮孔子 21, 23  
 楚惠王滅蔡 42  
 楚惠王滅杞 42  
 楚惠王都西陽 42  
 楚惠王遷郢 42  
 楚威王與齊威王同時 96  
 楚圍徐州 96, 118, 134



楚莊王聘莊子相 88  
楚襄王遷屈原 87  
楚襄王聘莊辛 88  
楚頃襄王又稱莊王 72, 99, 131, 146  
楚襄王傳慎子 137  
楚子 163  
楚南公 127, 163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127  
楚辭九歌作者 127  
楚辭九歌產地 127  
楚辭與黃老 72  
楊朱 80  
楊朱見梁王 72  
楊朱爲我 7  
楊子取爲我 80, 89, 139  
楊子居 72  
楊子居見老聃 80  
楊墨之言盈天下 80  
詹子（詹何） 72, 146  
蜎淵（蜎子）（蜎環） 72, 146  
壺子（壺子林）（壺邱子林） 72, 59  
道家思想之展衍 89, 139  
道家陰陽家與農家之相通 72  
農家並耕與墨家兼愛 113  
禽滑釐 32, 62  
禽滑釐守宋 42  
禽滑釐與子夏 62  
禽滑釐與楊朱 62  
禽滑釐卒年 113

禽滑釐 62, 113  
鄒忌 72, 75, 85, 120  
鄒忌諷諫齊王 47, 85  
鄒忌封成侯 110  
鄒忌卒年 85  
鄒穆公 110  
鄒衍 75, 144, 157  
鄒衍與梁惠王 144  
鄒衍與平原君 144  
鄒衍與公孫龍辨於平原君家 152  
鄒衍與燕昭王 95, 144  
鄒衍與劇辛 144  
鄒衍與燕惠王 144  
鄒衍與孟子 103  
鄒衍著書 144  
鄒子終始 144  
鄒子主運 144  
鄒衍學術 144  
鄒赫子 144  
鄒氏 144  
鄒衍與漢儒 30  
鄒爽 75, 144  
虞卿躡屣擔簦 32  
虞卿說趙孝成王 147  
虞卿說春申君 132  
虞卿傳春秋 67  
虞卿與荀卿 147  
虞卿與張蒼 147  
虞卿著書年 146  
虞氏春秋 147  
虞氏微傳 147

虞氏抄撮 147  
 虞商 129  
 慎到 75, 137  
 慎子學術 137  
 慎到與田駢 137  
 慎到與孟子 137  
 慎子偽書 137  
 慎墨季惠 75, 80  
 舜華 17  
 駢臂子弘（子弓） 30, 29  
 義蒔 55  
 腹蘄 68, 114  
 萬章 98  
 靖郭君 109  
 靳尚 121, 127  
 姬 163  
 董子無心 163  
 羨門高 72, 163  
 詩經傳統 30  
 新國語 147

## 十四畫

齊景公問孔子魯禮 5  
 齊宣公卒年 56  
 齊康公興樂 57  
 齊取魯郕 57  
 齊太王諱威王 155  
 齊威王立年 70, 84, 118  
 齊威王在位年 74  
 齊威王敗梁馬陵 134  
 齊威王始王年 36

齊威王因燕喪伐燕 97  
 齊威王卒年 109, 117  
 齊威王諱太公 155  
 齊威王與周烈王 155  
 齊威宣年 85, 92, 94, 96, 97, 104, 105, 109, 128  
 齊魏會徐州相王 92  
 齊魏會甄 92, 104, 107, 109  
 齊魏會平阿 104  
 齊封田嬰於薛 109  
 齊人將築薛 109, 111  
 齊宣王立年 117  
 齊宣王伐燕 120  
 齊宣湣年 120, 129  
 齊湣王在位年 128  
 齊湣王敗燕 128  
 齊稷下 75, 76, 103, 123, 124, 136, 143, 144  
 趙夙居耿 46  
 趙簡子居晉陽 46  
 趙簡子卒年 33  
 趙襄子元 33  
 趙襄子居原 46  
 趙襄子滅代 33  
 趙桓子元 37  
 趙獻子居中牟 46  
 趙城平邑 134  
 趙列子（即趙烈侯） 43  
 趙始侯 43  
 趙武公 43  
 趙敬侯始都邯鄲 43, 46, 78

## 20・先秦諸子繫年

趙以中牟易魏 46  
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 36  
趙成侯封晉君端氏 36  
趙肅侯奪晉君端氏 36  
趙肅侯爲六國從長 95  
趙武靈王胡服 32, 82  
趙武靈王稱王年 105  
趙武靈讓國 105, 130  
趙蒼唐 40, 46  
趙駢（趙巽） 55  
趙良 73  
翟璜（翟觸） 40  
翟角（即翟員） 40, 43, 56, 134  
翟剪（翟煎） 40, 78, 93  
閻丘子 163  
閻丘卬 163  
閻丘光 163  
端木賜（子貢） 29  
管黔傲 62  
蓋公 72  
漁父 72, 127  
漢陰士人 72  
蒯通 72, 163  
蔡母子 152  
蒲苴子 163

## 十五 畫

墨子生年 31  
墨子非姓墨 32  
墨子摩頂放踵 32  
墨子無黔突 32

墨子至楚 32  
墨子至郢 42  
墨子止楚攻宋 31, 42  
墨子獻書楚王 42  
墨子爲宋大夫 44  
墨子囚於宋 44  
墨子與魯繆公 48, 57  
墨子遊齊 57  
墨子見齊太王 57  
墨子遊楚魯陽 42, 61  
墨子卒年 31, 61  
墨子學儒者業 31  
墨子行迹 42, 62  
墨子弟子 62  
墨子弟子遊越 42  
墨字名義 32  
墨爲禹道 32, 31  
墨者以跂蹻爲服 32  
墨與薄葬 32  
墨家鉅子傳統 68, 114  
墨分爲三 62, 80  
墨家分衍 114  
墨經 62  
墨翟 32  
魯哀公奔越 18, 35  
魯哀公卒於有山氏 35  
魯哀公被弑 35, 50  
魯悼公年 47  
魯悼公非見弑 50  
魯悼公以下世系年數 153, 154  
魯繆公立 51

魯繆公年 47  
 魯繆公禮賢 48, 50  
 魯共公年 154  
 魯平公年 47, 106, 123, 154  
 魯平公元 106, 112  
 魯平公立六國皆稱王 105  
 魯平公欲見孟子 112  
 魯滅年 153  
 魯顏氏 29  
 魯欲使樂政子爲政 112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137  
 魯子（公羊引） 90  
 魯連 75, 155  
 魯仲連義不帝秦 155  
 魯仲連與聊城燕將書 155  
 魯仲連見孟嘗君 155  
 魯連僞書 155  
 魯陽文君 61  
 魯陽文君攻鄭 31  
 鄭繻公 59  
 鄭繻公被弑 31, 61  
 鄭子陽 99  
 鄭釐侯 71  
 鄭詹尹 72  
 鄭長者 72, 163  
 鄭國 99  
 鄭同 137  
 鄧析 14  
 鄧析竹刑 40  
 鄧析子僞書 163  
 鄧析惠施 30

鄧陵氏 62  
 鄧陵氏之墨 80  
 樂羊 40, 82  
 樂羊圍中山 53  
 樂正子春 48, 90  
 樂正子言孟子於魯平公 112  
 樂正氏傳春秋 67  
 樂正氏之儒 80  
 樂毅合從 95  
 樂瑕公 72  
 樂巨公（樂臣公） 72  
 樂克 112  
 樂池 120  
 劇辛（劇子） 157  
 劇辛與燕昭王 65, 157  
 滕文公聘孟子 110  
 滕文公在位年 135  
 滕文公卒年 98  
 樊須 29  
 穀梁赤 30  
 穀梁喜 30  
 穀梁寘 30  
 穀梁叔 30  
 穀梁傳統 30  
 穀梁成書年代 90  
 駟顓殺鄧析 14  
 鮑焦 29  
 微虎 29  
 樓季 40  
 樓緩 40

## 十六 畫

儒之名義 32  
儒書 32  
儒服 32  
儒學與六藝 30  
儒墨 32, 42, 62  
儒墨楊秉 80, 141  
儒家與法家 40  
儒禮之變 48  
儒分爲八 30, 80  
漆雕開 29, 163  
漆雕后 29  
漆雕子 123  
雕雕馬人 163  
漆雕憑 163  
漆雕氏之儒 29, 80  
燕成公年 43  
燕成公立年 134  
燕成公卒年 134  
燕簡公卒 134  
燕策言蘇秦不可信 95  
燕策載蘇代事難信 95  
燕策多不可信 97  
燕王噲之讓國 130, 105  
燕王噲與荀卿 103  
燕昭王乃公子職非太子平 102  
澹臺滅明 29  
穆賀見墨子 32  
鷗夷子皮 34  
縣子 47, 48, 51

錡疇 55  
駱滑釐 62  
隨巢子 62  
黔婁子 163, 124  
盧生 72, 163  
諸侯稱王 92  
戰國諸王讓賢 130  
戰國之車戰與騎戰 127

## 十七 畫

環淵 72, 75, 146  
環淵師老子 146  
關尹子（關尹喜） 72  
關尹老聃 146  
瞻子與魏牟 146  
薛倉子 30  
薛居州 91, 130  
薛滅年 110  
矯疵子庸 30  
檀弓 47  
龍子 73  
襄疵 73  
贅子（聲子） 94  
謝子 114  
臨武君與荀卿議兵 157  
優孟與楚莊王 131  
闕子 163  
縱橫之學 77  
鴻滑 99

## 十八 畫

顏無繇 29  
 顏回 29  
 顏子居陋巷 29  
 顏淵從孔子過匡 17, 26  
 顏回短命 26  
 顏回卒年 26  
 顏回年 29  
 顏氏之儒 26, 80  
 顏剋 17  
 顏高 17  
 顏般 58  
 顏偃，顏成子遊 59  
 顏率 46  
 顏觸 139  
 顓孫師（子張） 29  
 顓孫子莫 81  
 魏桓子居安邑 46  
 魏文侯始立年 37  
 魏文侯始封鄴 46  
 魏文侯禮賢 40, 50  
 魏文侯師事子夏 29, 38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 38  
 魏文始侯 43  
 魏文侯立晉烈公 36  
 魏文侯伐秦 53  
 魏文侯築洛陰郤陽 46, 53  
 魏文奪秦河西地 53  
 魏文侯伐中山 38  
 魏文滅中山 46, 54  
 魏文太子擊守中山 38  
 魏文太子擊稱中山君 54

魏文侯少子訴 46  
 魏成子 40  
 魏成子東得卜子夏 29  
 魏武侯生年 46  
 魏武侯元 60  
 魏武侯別都 46  
 魏城安邑王垣 46  
 魏徙都大梁 46  
 魏營與公子緩爭國 36  
 魏營與田侯牟 70  
 魏圍趙邯鄲 46  
 魏爲逢澤之遇 46  
 魏襄王會薛侯於釜邱 129  
 魏牟 72, 146  
 魏牟遊秦 146  
 魏牟年壽 146  
 魏牟與莊周 146  
 魏牟與公孫龍 146  
 魏牟與子莫 81  
 魏越 62  
 魏子 129  
 魏加 157  
 魏公子兵法 163  
 韓武子元 37  
 韓景子 43  
 韓列侯（即武侯，亦稱文侯） 43  
 韓始侯 43  
 韓傀即俠累 71  
 韓哀侯 71  
 韓哀侯滅鄭 36, 71, 134  
 韓懿侯 71

## 24・先秦諸子繫年

韓共侯遷晉桓公於屯留 36  
韓昭侯 71, 76  
韓姬弑悼公 36  
韓宣王即韓威侯 102  
韓始稱王 101, 102, 104  
韓舉 102, 134  
韓檀 152  
韓徐 129  
韓非 156  
韓非使秦 156  
韓非書 156  
韓非初見秦篇作者 156  
韓眾 163  
戴晉人（戴晉生） 89  
戴不勝 91, 110, 130  
戴盈之 91  
聶政 71  
儲子 110, 117, 120

## 十 九 畫

離耳 72  
離朱 80

## 二 十 畫

蘇秦 95  
蘇秦卒年 95  
蘇秦說六國合從 95, 97  
蘇秦佩六國相印 95  
蘇秦與張儀 83, 107  
蘇秦資送張儀入秦 95  
蘇秦書 95, 147

蘇代 95, 120, 128  
蘇厲 95  
龐涓 85  
龐涓與龐煖 157  
龐煖生年 157  
龐煖與馮煖 157  
龐煖與臨武君 157  
龐煖書 158  
龐煖國籍 158  
龐煖 157  
龐援 157  
鷗冠子 157  
鷗冠子偽書 158  
蘧伯玉 16  
竇鳴犢 17  
嚴仲子 71  
騶忌（鄒忌） 72  
譚拾子 129  
纏子 163

## 二十一畫

鐸叔 67  
鐸叔與虞卿 147  
鐸氏抄撮 67, 147  
鐸氏微 67, 147  
續耳（續牙，續身） 72

## 二十二畫

穰疵 77, 84

## 書 名 人 名 索 引

注：各條後阿拉伯數字爲考辨篇次。

### 二 畫

十三州志 146

### 三 畫

小戴記 3, 30, 147

曾子問 4, 29

檀弓 12, 21, 29, 30, 32, 35, 39,  
41, 47, 48, 51, 58, 99, 148, 153

檀弓正義 29, 163

禮運 29, 144

雜記 30

祭法 32

王制 32

內則 32

喪服 58

曲禮 122, 127

月令 144

緇衣 163

大戴記 16, 147

五帝德 27

衛將軍文子篇 29, 72

虞戴德篇 72

保傳篇 105, 144

三國志吳志孫登傳 26

魏志 46, 124

王昶增邑遷官詔 46

劉邵傳注 124

三輔決錄 72

山海經大荒北經 72

中山經 127

尸子 99

廣澤篇 59, 90, 123, 141

子華子 89

小爾雅廣言 113

### 四 畫

王欽若冊府元龜 1

王圻續文獻通考 1

王世懋 3

王弼 4

王若虛淳南遺老集五經辨惑 13,  
21, 29

王荊公行述 15

王荊公春秋解 67

王應麟困學紀聞 17, 27, 39, 48,  
58, 67, 73, 81, 92, 158, 159

漢書藝文志考證 67, 72, 130,  
156, 163

通鑑答問 94, 135



26 · 先秦諸子繫年

王應麟 29, 144, 147, 163  
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 17, 108  
王鑿 17  
王崧樂山集 20  
王肅 26, 39  
王充論衡實知篇 26  
    自紀篇 29  
    本性篇 29, 163  
    案書篇 161  
    福虛篇 163  
    非韓篇 163  
王念孫讀書雜誌 72  
王念孫 29, 163  
王先謙漢書補注 34, 42, 46, 72,  
    99, 163  
王符潛夫論 35  
    氏姓篇 62  
    賢難篇 85  
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46, 78,  
    134  
王劭 69, 70, 95  
王古魯武內氏六國表訂誤之商榷  
    70  
王復禮 72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123  
王先慎 77, 131, 157  
王逸楚辭章句 87, 116  
    離騷序 127  
王夫之楚辭通釋 87, 127  
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 87, 121  
    白田草堂存稿書楚辭後 87

王之昌青學齋集 120  
王闕運 158  
王世貞讀書後辨 161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 1, 48, 58  
孔傳孔家雜記 1, 28  
孔元措祖庭廣記 1  
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日考 1, 28  
孔子家語 2, 12, 13, 14, 17, 26, 29  
    家語觀周篇 4  
    家語好生篇 163  
孔廣森經學卮言 4, 17  
孔穎達春秋左氏傳正義 4, 11, 13,  
    18, 28, 49, 83, 127, 147  
    論語正義 28  
孔安國注論語 10, 22, 28  
孔安國 26, 29  
孔叢子詰墨篇 25  
    抗志篇 72  
    公孫龍篇 148  
孔叢子 29, 30, 32, 34, 39, 48, 58,  
    98, 124, 147, 160, 163  
孔平仲談苑 27  
毛奇齡論語稽求篇 9, 10, 16, 26,  
    27  
    四書改錯 2, 16, 17, 29  
    毛氏經問十二 4, 12  
    四書謄言 8, 58  
毛詩周南正義 30  
毛氏汲古閣重刻北宋秘省本史記索  
    隱 84  
水經注 4, 38, 40, 43, 46, 99, 109,

113, 127, 129, 134, 135  
 水經注引京相璠 29  
 水經濟水注 29  
   灋水注 35, 72  
   淮水注 35, 77, 78, 99, 134  
   漳水注 36, 73  
   沁水注 36, 46, 71  
   河水注 39, 46, 53, 71, 102, 134  
   瓠子河注 40, 56, 134  
   汶水注 40, 56  
   濁漳水注 40, 46, 71  
   沔水注 42, 127  
   渠注 46, 77, 83, 84, 134  
   汝水注 53  
   滄水注 54, 146  
   陰溝水注 72  
   漁水注 72  
   溫水注 72  
   酸水注 78  
   汜水注 88  
   漸江水注 96, 118  
   泗水注 99, 110, 134  
   睢水注 99  
   青水注 99  
   淄水注 102  
   襄水注 127  
   江水注 127  
   湘水注 127  
   汶水注 128, 134  
   伊水注 134  
 尹文子 72, 124

尹文子聖人篇 14  
 文選注 20, 72, 121, 144, 145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 26  
   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131  
   班固答賓戲注 32, 34  
   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注 39  
   左太冲招隱詩注 39  
   陸機辨亡論注 40, 107, 132  
   孫綽游天臺山賦注 72  
   潘岳西征賦注 80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80  
   鮑照擬古詩注 131  
   任昉宣德皇后令注 139, 144  
   鄒陽上書吳王注 142  
   阮嗣宗詣蔣公奏記注 144  
   魏都賦注 144  
   揚了雲解嘲注 144  
   潘安仁賦注 147  
 文子 32, 163  
   精誠篇 72  
 文章志 92  
 文鏡秘府 139  
 方觀旭論語偶記 27  
 方以智通雅 46  
 方晞原 127  
 尤侗良齋雜說引陳善辨 27  
 中庸 32, 58  
 中井積德 88  
 太平御覽 32, 36, 39, 40, 53, 72,  
   88, 131, 134, 144, 146, 155, 163

太康地記 72  
今本紀年 35, 36, 53, 56, 71, 92,  
102, 118, 128, 134  
元和郡縣志 35, 46  
公孫龍子跡府 148

## 五 畫

包咸注論語 4, 29  
田藝蘅留青日札 9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20  
司馬光通鑑 46, 48, 58, 92, 95, 96,  
97, 126, 147, 154  
通鑑考異 92  
通鑑大事記 155  
司馬彪郡國志 46  
司馬彪 53, 59, 80, 88, 99, 145  
司馬相如大人賦 163  
四書大全辨 29, 117  
四庫提要 124, 156, 158  
白虎通 32  
史繩祖學齋佔畢 32  
世本 36, 42, 43, 49, 54, 58, 72, 92,  
119, 146  
左思三都賦 40  
古今樂錄 88  
玉篇 32, 158  
北堂書鈔 163

## 六 畫

江永鄉黨圖考孔子年譜 1, 5, 6,  
10, 13, 15, 23, 26

羣經補義 1, 98, 110, 115, 122  
春秋地名考實 17  
江永 12, 14, 28  
江瑔讀子扈言 32  
讀子扈言論荀子姓氏名字篇 76  
江淹別賦 144  
朱熹論語序說 1  
論語集注 10  
孟子集注 63  
開仟陌辨 73  
楚辭辨證 87  
楚辭集注 121, 122  
通鑑綱目 92, 147  
朱子 14, 16, 48, 67, 72  
朱子語類 20, 23, 88, 160  
朱右曾竹書紀年存真 46, 51, 52,  
99, 122, 134, 146  
朱韜玉札 72  
朱駿聲 118  
朱謀瑋水經注箋 134  
全祖望鮚埼亭集 7  
鮚埼亭集外編 103  
經史答問 13, 16, 17, 22, 26, 27,  
29, 67, 98, 99, 146, 147  
全祖望 98  
邢昺論語疏 8, 29, 91  
列子 59, 62, 72, 75, 80  
楊朱篇 8, 72  
力命篇 11, 26, 79  
周穆王篇 32, 163  
說符篇 72

仲尼篇 79, 146, 152  
 黃帝篇 72, 80, 124  
 湯問篇 90, 163  
 列仙傳 72, 163  
 王隱地道記 35  
 竹書紀年 36, 37, 39, 40, 43, 46,  
 49, 51, 52, 54, 56, 60, 65, 69, 70,  
 71, 73, 74, 77, 78, 82, 83, 84, 85,  
 92, 96, 99, 101, 102, 104, 109,  
 110, 115, 118, 119, 120, 122, 126,  
 128, 129, 134, 135, 155  
 伏生尚書大傳 , 39, 40  
 如淳 43, 118  
 任兆麟孟子時事略 112  
 任啟運孟子考略 135  
 老子 123, 139  
 臣瓚 127

## 七 畫

何休公羊解詁 1, 13  
 何休 36  
 何晏論語集解 3, 8, 20  
 何焯 4  
 何孟春餘冬序錄 58  
 宋濂宋學士集 1  
 宋翔鳳論語發微 27, 29  
   過庭錄 27, 29, 72, 117, 122, 127  
   論語說義 8, 72  
   孟子趙注補正 48, 122  
   四書釋地辨證 122  
 宋翔鳳 90

宋白續通典 58  
 宋玉釣賦 72  
 李惇羣經識小 1  
 李鐸尚史 1, 29, 37, 163  
 李斯上秦二世書 27  
   諫秦逐客書 95, 107  
 李斯 44  
 李暹 34  
 李延壽北史 34  
   史穆崇傳 87  
 李賢 35, 150  
 李垂導河形勢書 39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 58  
 李頤 116  
 狄子奇孔子編年 1, 6, 10, 25, 29,  
 75, 77, 112, 117, 122  
 狄子奇 6, 28  
 呂祖謙大事記 1, 35, 46, 54, 72,  
 73, 82, 107, 129, 135  
 呂祖謙 35, 130  
 呂元善聖門志 1  
 呂氏春秋 29, 40, 42, 48, 54, 114,  
 130, 146, 147, 160, 163  
 當染篇 4  
 雜謂篇 11  
 貴直篇 14  
 召類篇 16, 44  
 慎勢篇 27  
 慎大篇 27  
 遇合篇 29  
 尊師篇 29, 1, 113

愛類篇 32, 42, 92, 93, 94  
 不苟篇 32  
 長攻篇 33  
 悔過篇 34  
 音初篇 39  
 察賢篇 40  
 期賢篇 40  
 自知篇 40, 146  
 舉難篇 40, 82  
 下賢篇 40, 43, 59, 72  
 樂成篇 40  
 長利篇 48  
 順民篇 51  
 先識篇 54, 55, 82  
 不廣篇 55  
 適威篇 59  
 首時篇 59, 114  
 審己篇 59, 72, 118  
 執一篇 60, 66, 72  
 高義篇 62  
 義貴篇 66  
 觀表篇 66  
 貴卒篇 66  
 上德篇 68  
 去私篇 68, 114  
 禁塞篇 69, 99  
 不二篇 72, 80, 85, 139, 163  
 審爲篇 72, 81, 89  
 重言篇 72  
 本味篇 72  
 離謂篇 72

情欲篇 72  
 謹聽篇 72, 159  
 無義篇 73, 77  
 不屈篇 78, 82, 93, 94, 104, 107,  
 163  
 士容篇 78  
 應言篇 82, 141, 146  
 知分篇 82  
 聽言篇 82, 142  
 報更篇 83, 107  
 貴生篇 89  
 誣徒篇 89  
 去有篇 89, 114, 123  
 壅塞篇 91  
 處方篇 94  
 知度篇 95, 121  
 新序篇 99  
 順說篇 99, 108  
 開春篇 116, 117  
 正名篇 124, 163  
 不侵篇 129  
 君守篇 130  
 淫辭篇 130, 142  
 審應篇 142  
 應同篇 144  
 自序 159  
 功名篇 159  
 安死篇 159  
 勿躬篇 163  
 成蓉鏡經義駢枝 1  
 成蓉鏡 28



120, 122, 130, 137, 150, 153, 163  
滕文公章 8, 98, 110  
盡心章 29, 80, 98, 117  
離婁下 35, 98  
公孫丑下 98, 110  
孟子外書 103  
性善篇 98  
文說篇 98  
孟氏譜 30, 63  
孟子疏 46, 99, 123  
孟康 27, 127  
林春溥孔子世家補訂 4  
孔門師弟年表後說 6, 15, 20  
開卷偶得 9, 29, 95, 137  
戰國紀年 40, 42, 51, 74, 112,  
122, 129, 137, 142, 157  
孟子時事年表後說 137  
林少穎 13  
林寶元和姓纂 34, 62, 127, 163  
林雲銘楚辭燈 87, 94, 127  
易緯乾坤鑿度 9, 30  
易繫辭 163  
易繫辭釋文 83  
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 17, 20, 29,  
35, 111, 112, 120, 150  
周禮 32, 163  
職方 153  
周廣業孟子四考 46, 63, 96, 98,  
110  
孟子出處時地考 122  
意林注 124

尚書 32, 44  
洪範 26  
武內義雄孟子與春秋 30  
論穀梁氏名字 30  
六國表訂誤 70  
武內義雄 153  
典略 32, 95  
和嶠 43  
枚乘七發 72  
屈復楚辭新注 87, 127  
東方朔七諫怨世 87  
季本孟子事蹟圖譜 98  
於陵子 150  
杭世駿續禮記集說 163  
邵康節皇極經世 163

## 九 畫

胡安國春秋傳 1  
胡廣四書大全 1  
胡渭禹貢錐指 39  
胡渭 46  
胡三省資治通鑑注 46, 78, 142  
胡寅 47  
胡非子五勇 62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137  
胡適 68  
胡元儀荀卿別傳 136, 149  
胡元儀 76  
洪興祖闕里譜系 1, 148  
洪興祖 87, 127  
洪亮吉四史發伏 26

洪亮吉 161  
 洪邁容齋隨筆 27, 29, 38, 73, 92  
 洪邁 34  
 洪頤煊經義叢鈔 30  
     讀書叢錄 50, 69  
     校紀年 70, 84, 102  
 洪頤煊 141  
 春秋 12, 20, 28, 49, 67, 127  
     穀梁傳 1, 13, 28, 90  
     公羊傳 1, 13, 14, 26, 28, 90, 99, 111  
     左氏傳 2, 3, 5, 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23, 24, 25, 27, 28, 29, 32, 33, 35, 45, 46, 61, 67, 72, 75, 84, 89, 90, 113, 127, 147  
 春秋說 4  
 春秋後語 132, 139  
 皇甫謐高士傳 4, 26, 40, 72, 150, 163  
 皇王大紀 18  
 皇侃論語義疏 27, 29, 144  
 姚鼐惜抱軒集讀孫子 7  
 姚鼐 4, 67  
 姚際恆春秋通論 13  
 姚際恆 163  
 俞樾續論語駢枝 9  
     茶香室經說 81  
 俞樾 1, 29, 70  
 俞正燮癸巳存稿 11, 118, 123  
     癸巳類稿 29, 35

項橐考 26  
 范寧 29  
 范耕研呂氏春秋補注 72  
 後漢書 131  
     張衡傳注 31  
     安帝紀 40  
     桓帝紀 72  
     明帝紀注 72  
     西羌傳 82  
     西羌傳注 90  
     東夷傳 99  
     李通傳注 155  
     輿服志 158  
     獻帝紀注 163  
 括地志 17, 35, 39, 42, 46, 53, 78, 83, 102, 127  
 柳宗元辨列子 59  
 相里金碑 62  
 狩野直喜左氏辨 67  
 郝敬 90  
 韋昭 18, 72, 113, 127  
 南陽府志 127  
 洞記 145

## 十 畫

孫志祖讀書勝錄 1, 29  
 孫詒讓墨子閒詁 5, 29, 31, 32, 41, 42, 57, 61, 62, 123  
     墨子弟子考 32  
     墨子傳略 42, 57  
     墨子年表 44, 45, 54



34·先秦諸子繫年

- 墨學傳授考 62  
縉膏述林 81  
孫詒讓 48, 62, 68, 83  
孫子十三篇 7  
五校 7  
軍事篇 85  
計篇 85  
孫奕示兒篇 27  
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 34, 163  
孫星衍校水經注 39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1  
袁枚隨園隨筆 58, 87  
夏洪基孔子年譜 1  
夏斡檀弓辨誣 58  
景紫堂文集 117  
馬驥繹史孔子年譜 1  
繹史 12, 19, 51, 72, 114, 128, 129, 130  
繹史年表 60, 70, 97, 99, 160  
馬端臨文獻通考 1, 39, 99, 135  
馬敘倫莊子義證 29, 40, 59, 79, 80, 123, 137, 141  
馬總意林 34, 163  
馬國翰 62  
馬融 144  
荀子 32, 81, 123, 144, 147, 155, 163  
宥坐 4, 11, 14  
不苟 11, 16  
非十二子 11, 14, 16, 80  
非相 29, 32, 99  
大略 29, 72  
富國 22  
禮論 32  
王霸 32, 99, 128, 129, 130  
天論 72, 80, 123  
議兵 73, 127, 131, 156, 157  
漸令 73  
成相 79, 80  
解蔽 80, 91, 123, 130, 137  
堯問 92, 140, 159  
臣道 95  
正論 123  
疆國 136, 149, 163  
晏子春秋 5, 14, 29, 50, 85  
徐堅初學記 17, 72  
徐整 30  
徐彥公羊疏引戴宏 30  
徐文靖竹書紀年統箋 46, 56, 83, 118, 134  
徐幹中論序 63, 75, 76, 98  
徐廷槐 116  
高誘淮南子注 29, 40, 61, 72, 130, 131  
呂覽注 33, 36, 44, 69, 71, 72, 81, 82, 85, 139, 142, 146, 159, 161  
戰國策注 37, 39, 54, 55, 82, 132, 142, 156  
荀子注 131  
高誘 78, 83, 85, 91, 92, 94, 95, 99, 105, 127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 42, 78  
 高瀨博士回曆紀念支那學論叢  
     67, 153  
 高似孫 159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103, 137, 163  
 晁公武 30  
 唐書藝文志 34, 137  
 唐蘭 120  
 唐鉞中國史的新頁 124  
 唐順之評林 129  
 唐仲友 140  
 晉書刑法志 40  
 晉灼 44  
 桓寬鹽鐵論 23, 29, 137, 143  
     廣地 8  
     殊路 27  
     頌賢 27  
     相刺 48  
     非鞅 73, 75  
     論儒 123, 136, 139, 144  
     毀學 156  
     箴石 163  
 桓譚 40  
 鬼谷子 52, 95  
 郝懿行竹書紀年通考 102  
     竹書紀年校正 126  
 郝懿行 53  
 班固西京賦 72  
 班固 62, 72, 146, 157  
 翁祖庚 70  
 神仙傳 72

涓子 72  
 凌稚隆史記評林 84  
 倪文蔚禹貢說 127  
 殷敬順列子釋文 141, 163

## 十一畫

崔述洙泗考信錄 1, 2, 5, 8, 10, 13,  
     14, 16, 20, 25, 27, 29  
     洙泗考信錄餘錄 29  
     考古續說 36  
     考古餘說 158  
     孟子事實錄 76, 115, 146  
     東壁遺書 92, 98  
     豐鎬考信錄 99  
     夏考信錄 127  
 崔述 3, 4, 6, 10, 12,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9, 30, 67, 98,  
     119  
 崔適史記探源 1, 16, 19, 30, 40,  
     147  
 陸德明經典釋文 1, 21, 30, 32, 40,  
     48, 52, 59, 72, 79, 80, 88, 89, 90,  
     99, 116, 130, 145, 147, 154, 163  
 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30  
 陸機豪士賦序 34  
     辨亡論 132  
 陸侃如屈原評傳 121  
 陸澄之地記 127  
 陸佃鶡冠子序 158  
 梁玉繩史記志疑 1, 3, 4, 5, 12, 13,  
     14, 17, 19, 22, 23, 26, 27, 29, 33,

- 36, 38, 40, 41, 43, 46, 50, 53, 59,  
69, 70, 72, 77, 78, 82, 85, 88, 89,  
92, 94, 95, 99, 100, 101, 102, 106,  
107, 114, 118, 128, 131, 133, 142,  
146, 147, 155, 160, 161, 163  
古今人表考 1, 34, 40, 48, 69,  
72, 80, 81, 82, 90, 91, 102, 114  
呂氏春秋校補 33, 44, 72, 109  
梁玉繩 78, 89  
梁啟超墨子年表考 31, 61, 62  
梁啟超 68  
梁伯子 71, 85  
梁元帝洞林序 163  
陳宏謀四書考輯要 1  
陳鱣論語古義 9  
陳玉澍卜子年譜 28, 29  
陳玉澍 39  
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 36, 46, 53,  
78, 102, 134, 146  
陳逢衡 53, 84  
陳漢章 46  
陳振孫書錄解題 67  
陳無己后山集 72  
陳旻壺銘文 85, 120  
陳瑒屈子生卒年月考 87  
陳奐 90  
陳澧東塾讀書記 147  
莊子 4, 21, 55, 62, 65, 69, 72, 118,  
123  
寓言 4, 16, 80  
養生 4, 72  
天道 4, 72  
則陽 16, 70, 72, 79, 89, 163  
肱篋 16, 52, 72, 80  
秋水 17, 81, 88, 146  
讓王 27, 59, 72, 81, 89, 118, 146  
山木 29, 72, 80, 90  
天運 32, 72  
天下 32, 62, 68, 72, 80, 116,  
123, 124  
在宥 32  
說劍 32, 87  
列禦寇 32, 88, 99  
田子方 32, 40, 59, 72  
天地 32, 79, 80  
大宗師 59, 116  
德充符 59  
應帝王 59, 72, 80  
達生 59, 163  
齊物論 59, 163  
徐无鬼 59, 80, 88, 90  
外物 72  
逍遙遊 72, 88, 123  
人間世 72, 81, 99  
騁拇 80  
淮南子 4, 11, 29, 83, 144, 163  
主術訓 16, 29, 32, 66, 72, 131,  
158  
原道訓 16, 118  
修務訓 26, 32, 114  
人間訓 27, 33, 99, 109, 130,  
139, 146

- 要略 29, 31  
 泰族訓 29, 40, 66  
 汜論訓 29, 34, 59, 74, 80, 163  
 道應訓 40, 44, 66, 67, 72, 81, 141, 146  
 冥覽訓 61, 72  
 繆稱訓 66, 72  
 地形訓 72  
 說山訓 72  
 齊俗訓 88  
 本經訓 118  
 時則訓 144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 5  
 文錄徵信論 58  
 章學誠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7  
 章如愚山堂考索三家墮都辨 13  
 國語 67, 147  
 越語 18, 147  
 晉語 35, 113, 147  
 齊語 39, 72, 147  
 楚語 61, 147  
 燕語 72  
 周語 72, 147  
 魯語 147  
 鄭語 147  
 張文釐螺江日記 20, 34  
 張晏 22, 40, 43  
 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 46, 51, 70, 102, 104  
 孟子七篇諸國年表 49, 123  
 張爾岐蒿菴閒話 58  
 張文虎史記札記 64, 84, 85, 146, 155, 160  
 舒藝室隨筆 72, 95, 117, 118  
 張湛注列子 72, 124  
 張湛 146  
 張琦戰國策釋地 72, 95, 99  
 張樹輯注風俗通 72  
 張照史記考證 129  
 張茂先 163  
 張揖 163  
 許慎說文 32, 72, 92, 114  
 五經異義 67, 75  
 許慎 26, 40  
 陶弘景真靈位業圖 26  
 陶潛集聖賢羣輔錄 29, 30, 62, 123, 124  
 陶潛 67  
 陶憲曾 163  
 掘坊志 29  
 郭璞山海經注 35, 90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70  
 金文餘釋之餘 120  
 郭慶藩莊子集釋 116  
 畢沅道德經序 72  
 畢沅 42, 118, 148  
 啖助 67  
 商君書 73  
 更法 73  
 弱民 73  
 康有爲 147  
 尉繚子 155

## 十二畫

- 黃宗羲南雷文約 1  
黃震黃氏日鈔 1, 88, 97, 122  
黃氏孔子門人考 29  
黃式三周季編略 48, 51, 54, 61,  
75, 82, 94, 126, 129, 132, 134,  
140, 145, 147, 148, 149, 157, 159,  
160, 161  
黃式三 31, 119, 148  
黃少荃 35, 132  
黃奭逸書考 70, 78  
黃鶴四書異同商 81, 91, 137, 150,  
163  
黃丕烈 83, 109  
黃石牧 87  
黃以周敬季雜著史說略 96  
彭大翼山堂肆考 1  
馮景解春集 4  
惠棟論語古義 9  
九經古義 17  
惠士奇禮說 85  
惲敬大雲山房集仲子廟立石文 24  
嵇康高士傳 26  
越絕書 29, 34, 35, 85, 118, 161  
焦循孟子正義 32, 35, 40, 94, 97,  
99, 123  
焦循 137  
焦竑老子翼 88  
隋圖經 26, 39

- 隋書經籍志 62, 72, 75, 114, 124,  
158, 162, 163  
地理志 127  
音樂志 127  
博物志 72  
集仙錄 72  
揚雄法言 82, 152  
程恩澤國策地名考 83, 99, 102,  
127  
程迥(沙隨程氏) 156  
曾鞏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95  
華陽國志 131  
賀濤松坡集讀國語 147  
湯聘尹史稗辨 161

## 十三畫

- 賈逵左氏解詁 1  
國語注 61  
賈逵 28, 29  
賈子新書 29, 34, 45, 110  
先醒 44  
過秦論 55, 72, 95, 146, 163  
賈誼鵬鳥賦 158  
楊士勳穀梁疏 1, 30  
楊時 27  
楊倞注荀子 29, 79, 91, 99, 123,  
128, 130, 131, 157  
楊寬 43  
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 83, 127, 134  
禹貢本義 127  
葉大慶考古質疑 1, 96

葉適習學記言 7, 14, 85, 118, 129, 147  
 葉適 118  
 葉夢得春秋讞 13  
     春秋攷 67  
     左氏解 67  
 葉夢得 29, 30, 67  
 葉德輝 32, 34, 62, 163  
 萬斯大禮記偶箋 1  
 董仲舒對策 26  
     春秋繁露俞序 29, 90, 163  
     春秋繁露 34  
 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 36, 40, 46, 54, 56, 69, 71, 73, 76, 83, 92, 102, 105, 107, 109, 120, 146, 155  
     竹書紀年考訂 46, 70, 74, 84  
     介菴經說 46, 48, 67, 84  
     戰國年表 84  
 雷學淇 29, 128  
 聖門志 29, 39  
 聖賢冢墓記 72  
 楚辭涉江 29, 127  
     天問 72, 116, 127  
     九章 72, 127  
     卜居 72  
     悲回風 87, 127  
     惜往日 87  
     哀郢 87  
     離騷 87, 121  
     抽思 127  
     思美人 127

九歌 127  
 湘君 127  
 湘夫人 127  
 國殤 127  
 河伯 127  
 楚曾侯鐘文 42  
 鄒陽 29, 40, 150  
 鄒叔子遺書 87, 121  
     屈子生卒年月攷 87, 121  
     讀書偶識 87  
 葛洪神仙傳 31  
     抱朴子 34, 72, 163  
 詩經 53, 67, 72, 114  
 虞喜志林 72  
 虞喜 75  
 虞般佑高士傳 157  
 道學傳 72  
 慎子 137  
 慎懋賞 137

## 十四畫

齊召南帝王表 1  
 齊地記 75  
 趙岐孟子注 2, 8, 29, 30, 39, 48, 62, 63, 76, 81, 82, 90, 111, 117, 137  
 趙翼陔餘叢考 10, 27  
 趙翼 10  
 趙東潛 39  
 趙匡 67  
 趙紹祖校補竹書紀年 84

翟灝四書考異 10, 15, 26, 72, 84, 163  
翟灝 4, 7  
臧琳經義雜記 4  
臧庸拜經文集 19, 21, 24  
拜經日記 15, 26, 29  
漢書藝文志 7, 11, 29, 30, 31, 40, 55, 58, 59, 62, 67, 72, 73, 77, 80, 81, 85, 89, 95, 99, 114, 123, 124, 137, 139, 141, 144, 146, 147, 152, 155, 157, 158, 162, 163  
藝文志序 29  
古今人表 14, 29, 34, 54, 59, 72, 91, 121, 139, 144, 163  
楚元王傳 29  
儒林傳 30, 32  
卜式傳注 32  
佞幸傳 32  
地理志 33, 35, 39, 42, 46, 53, 83, 88, 102, 118, 121, 127, 131, 135  
敍傳 34  
食貨志 40  
溝洫志 40  
揚雄傳 41  
鄒陽傳 44  
高帝紀注 46  
五行志 72  
杜業傳贊 95  
郊祀志 99, 163  
嚴助傳 118

陳勝傳 118  
武五子傳 118  
賈誼傳 121  
游俠傳 132  
劉向傳 137  
嚴安傳 144  
甘延壽傳注 147  
陳平傳 151  
律曆志 153  
南越傳 159  
天文志 163  
管子 46, 72, 147  
管子注 39  
小匡 30, 118  
爾雅疏 59, 90  
爾雅釋言 114  
釋詁 137

## 十五畫

劉恕通鑑外紀 1  
通鑑外紀目錄 18  
劉安世元城語錄 1  
劉師培左菴外集達巷黨人考 26  
左菴集 32, 58  
古曆管窺 87  
荀子斟補 140  
劉師培 1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 4, 147  
論語述何 29  
劉向說苑 5, 16, 29, 30, 33, 34, 35, 39, 44, 46, 50, 54, 67, 72, 118,

- 121, 124, 142, 163  
 敬愼 4, 81, 146  
 雜言 4, 40, 48, 114  
 正諫 27, 66  
 指武 27, 85, 95  
 脩文 29, 30, 81  
 奉使 40, 146  
 尊賢 40, 68, 105, 118, 134, 163  
 政理 48, 72, 80  
 至公 48  
 復恩 53, 118  
 權謀 55, 66  
 建本 90  
 善說 95, 129, 163  
 立節 99  
 反質 163  
 七略別錄 7, 31, 39, 40, 48, 59, 67, 72, 73, 75, 76, 88, 90, 118, 130, 139, 144, 147, 149, 151, 152, 157, 162, 163  
 新序 26, 29, 34, 75, 82, 110, 121, 127, 132, 142, 155  
 雜事 40, 145  
 列女傳 112, 117, 128, 150, 161, 163  
 劉寶楠論語正義 9, 17, 27  
 劉光蕡煙霞草堂文集卷一孔子周遊列國說 15  
 劉端臨經傳小記 23, 41  
 劉孝標辨命論 39  
 劉成國徐州地理志 99  
 劉蕡騶山記 110  
 劉晝新論九流篇 123, 163  
 劉會孟 127  
 劉知幾史通雜說 147  
 劉歆三統曆 153, 154  
 劉歆 147  
 劉琳 163  
 蔡孔圻孔子年譜 1  
 蔡謨 34  
 鄭樵通志 1, 49, 62, 131  
 通志氏族略 116, 127, 138, 163  
 鄭樵 67  
 鄭環孔子世家考 1, 4  
 孔子年譜 1  
 鄭環 10, 29  
 鄭玄注檀弓 29, 39, 48, 58, 81  
 注禮運 29  
 詩譜 30  
 注鄉飲酒義 32  
 注曾子問 72  
 注周禮 153  
 鄭玄 19, 20, 22, 29  
 鄭眾 29, 163  
 鄧元錫函史 1  
 鄧析子 11  
 墨子 32, 99  
 所染 4, 72, 89, 130, 146  
 非儒 5, 29, 34, 40  
 耕柱 29, 31, 62  
 尙賢 32



非攻 35  
魯問 41, 42, 48, 57, 61  
公輸 42, 62  
備梯 42  
貴義 42  
非樂 57  
公孟 62  
親士 66  
小取 151  
墨經 11, 130  
墨子佚文 32  
論語 8, 9, 10, 14, 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30, 31, 32,  
48, 72  
論語微子 15, 72  
論語比考識 27  
樂史太平寰宇記 35, 36, 39, 46,  
54, 75, 118, 127, 137, 146  
樂資春秋後傳 65, 118  
樂彥 72  
廣韵 62  
廣雅叢書重刊毛本史記索隱 83  
廣文選 112  
廣弘明集 152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 87, 94  
潘安仁楊仲武誄 103  
魯連子 155

### 十六畫

錢曾讀書敏求記 1  
錢大昕三史拾遺 1, 144

十駕齋養新錄 28, 29  
十駕齋養新錄餘錄 159  
廿二史考異 159  
錢塘漑亭述古錄 159  
錢大昕 19, 118, 163  
錢坫論語後記 29  
閻若璩困學紀聞箋 1, 39  
潛丘劄記 1, 88  
四書釋地 20, 27, 29, 117, 122,  
150  
四書釋地續 1, 4, 29, 72, 82, 111  
四書釋地又續 8, 26, 27, 29, 62,  
76  
四書釋地三續 29  
孟子生卒年月考 46, 111, 120,  
122  
閻若璩 5, 12, 91, 98, 109, 123  
歷聘紀年 6  
隨國集記 39  
鮑彪國策注 42, 44, 72, 78, 79, 82,  
109, 125, 146, 150, 155  
積古齋鐘鼎款識 42  
盧文弨羣書拾補 48  
盧文弨 128, 148  
衛嵩 98

### 十七畫

薛應旂四書人物考 1  
薛方山 137  
韓非外儲 1, 8, 14, 29, 32, 39, 40,  
45, 53, 67, 79, 107, 114, 130, 150,

163  
 內儲 15, 40, 44, 45, 67, 72, 82,  
 124, 146, 156  
 難言 27, 29, 40  
 說林 27, 34, 50, 54, 80, 83, 91,  
 156  
 五蠹 29, 40, 99, 156, 159  
 八說 29  
 顯學 29, 30, 62, 123  
 喻老 33, 50, 82, 131, 145  
 問田 66  
 說難 95, 156  
 難三 103, 163  
 初見秦 117, 156  
 說疑 130  
 姦劫弑臣 131, 132, 140  
 存韓 156  
 孤憤 156  
 韓非子 11, 34, 40, 44, 67, 69, 72,  
 114, 123, 132, 153  
 韓詩外傳 4, 12, 16, 17, 21, 29, 37,  
 38, 40, 44, 45, 46, 72, 89, 127,  
 131, 146, 147, 151, 163  
 韓怡竹書紀年辨正 36  
 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 99  
 應劭風俗通義 30, 40, 127, 138,  
 140, 163  
 風俗通義姓氏篇 72, 132, 137,  
 163  
 風俗通義窮通篇 127, 140  
 漢官儀 163

應璩與從弟書 72  
 蕭大圓 34  
 輿地廣記 39  
 潯縣舊志 39  
 齋籐謙 85

## 十八畫

闕里志年譜 2, 3, 12  
 闕里廣志 29  
 闕里志 63  
 魏禧 13  
 魏源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 63, 92,  
 117, 122, 127  
 魏源老子本義 72  
 顏氏家訓 26, 29  
 顏氏世系 58  
 顏師古刊謬正俗 72  
 顏師古 30, 32, 34, 42, 58, 73, 95,  
 99, 118, 124, 131, 162, 163  
 戴震屈原賦注 85  
 校水經注 127

## 十九畫

羅泌路史 42, 72  
 路史餘論 1  
 路史後記 72  
 路史國名記 46, 49, 122  
 羅根澤 81  
 邊韶老子銘 1, 72  
 關尹子 26, 59, 72  
 藝文類聚 39, 53, 155

44 · 先秦諸子繫年

譙周 43, 60, 95, 99

瀧川龜次郎史記會注考證 85, 126

譚貞默孟子編年略 135

二十畫

蘇轍古史 1, 10, 20, 27, 54, 85, 95, 147

蘇軾志林 27

蘇時學爻山筆話 69

蘇時學 146

蘇林 127

嚴氏春秋 4

嚴可均全三代文 51

嚴可均鐵橋漫稿 159, 163

釋名 32, 72

釋法琳對傳突廢佛僧事 152

釋慧苑華嚴經音義 72, 163

鵠冠子世賢 33

兵政 157

博選 158

武靈王問 158

世兵 158

王鈇 158

鵠冠子 157, 158

二十一畫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17, 35, 41

顧棟高 46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21, 39, 99

顧炎武日知錄 28, 29, 30, 37, 46, 67, 85, 87, 92, 112, 120, 128, 148, 159

天下郡國利病書 39

顧炎武 78

顧成章論語發疑 29

顧觀光七國地理攷 36, 87

顧觀光 99

顧廣圻韓非子識誤 79

顧廣圻 77, 157

顧野王輿地志 150

顧寶漢書藝文志講疏 158

續漢書郡國志 35, 46, 99, 110

二十二畫

龔畏齋四書客難 48

注：本書凡引史記、國策、及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各條，以文繁，均不編入本索引之內。

## 《錢賓四先生全集》甲編書目

- ① 國學概論
  - ② 四書釋義、論語文解
  - ③ 論語新解
  - ④ 孔子與論語、孔子傳
  - ⑤ 先秦諸子繫年
  - ⑥ 墨子、惠施公孫龍、莊子纂箋
  - ⑦ 莊老通辨
  - ⑧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 ⑨ 宋明理學概述
  - ⑩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陽明學述要
  - ⑪ 朱子新學案（一）
  - ⑫ 朱子新學案（二）
  - ⑬ 朱子新學案（三）
  - ⑭ 朱子新學案（四）
  - ⑮ 朱子新學案（五）
- 朱子學提綱（存目，不佔冊。）
- ⑯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
  - ⑰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
  - ⑱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 ⑲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 ⑳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 ㉑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
  - ㉒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 ㉓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 ㉔ 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學齋
  - ㉕ 中國學術通義、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